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七七冊目次

北史一百卷（一）（唐）李延壽撰 元大德信州路儒學刻明嘉靖元年修本 〇〇一

北史一百卷（一）

（唐）李延壽撰

元大德信州路儒學刻明嘉靖元年修本

北史一百卷、内府刊本
唐李延壽撰。延壽表進其書、稱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爲北史、與今本卷數符合。文獻通考作八十卷者誤也。延壽既與修隋書十志、又世居北土、見聞較近。參覈同異、於北史用力獨深、故敘事詳密、首尾典贍。如載元韶之姦利、彭樂之勇敢、郭琬沓龍超諸人之節義、皆具見特筆。出酈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離合編次、亦深有別裁。視南史之多仍舊本者、迥如兩手。惟其以姓爲類、分卷無法。南史以王謝分支、北史亦以崔盧繫派。故家世族、一例連書。覽其姓名、則同爲父子。稽其朝代、則各有君臣。參錯混淆、殆難辨別。甚至長孫儉附長孫嵩傳、薛道衡附薛辨傳、遙遙華胄、下逮雲仍、隔越抑又甚矣。考延壽之敘次列傳、先以魏宗室諸王、次以魏臣、又次以齊宗室及齊臣、下逮周隋、莫不皆然。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斷分明。乃獨於一二高門、自亂其例、深所未安。至於楊素父子、有關隋室興亡、以其系出宏農、遂附見魏臣楊敷傳後。又魏收及魏長賢諸人、本非父子兄弟、以其同爲魏姓、遂合爲一卷、尤爲舛迕。觀延壽敘例、凡累代相承者皆謂之家傳。豈知家傳之體不當施於國史哉。且南北史雖曰二書、實通爲一家之著述。故延壽於裴藴傳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傳。王頒傳云、父僧辯、南史有傳。卽互相貫通之旨也。乃南史既有晉熙王昶傳矣、北史復有劉昶傳。南史既有鄱陽王寶寅傳矣、北史復有蕭寶夤傳。南史既有豫章王綜、樂良王大圜傳矣、北史復有蕭贊蕭綜入魏改名贊、蕭大圜傳。朱修之、薛安都諸人、南史則取諸宋書、北史則取諸魏書、不爲刪併。殆專意北史、無暇追刪南史、以致有此誤乎。然自宋以後、魏書北齊書周書皆殘闕不全。惟此書僅麥鐵杖傳有闕文、荀濟傳脫去數行。其餘皆卷帙整齊、始末完具。徵北朝之故實者、終以是書爲依據。故雖八書具列、而二史仍竝行焉。

北史目録

凡一百卷

本紀一十二卷

列傳八十八卷

魏本紀第一　北史一

魏本紀第二　北史二

魏本紀第三　北史三

魏本紀第四　北史四

魏本紀第五　北史五

齊本紀上第六　北史六

齊本紀中第七　北史七

齊本紀下第八　北史八

周本紀上第九　北史九

周本紀下第十　北史十

隋本紀上第十一　北史十一

隋本紀下第十二　北史十二

列傳第一　北史十三

后妃上

魏神元皇后竇氏　文帝皇后封氏

桓皇后惟氏　平文皇后王氏

昭成皇后慕容氏　獻明皇后賀氏

道武皇后慕容氏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　明元密皇后杜氏

太武皇后赫連氏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

文成元皇后李氏　獻文思皇后李氏

孝文貞皇后林氏　孝文廢皇后馮氏

孝文幽皇后馮氏　孝文昭皇后高氏

宣武順皇后于氏　宣武皇后高氏

宣武靈皇后胡氏　孝明皇后胡氏

孝武皇后高氏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

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　廢帝皇后宇文氏

恭帝皇后若干氏　孝靜皇后高氏

列傳第二　北史十四

后妃下

齊武明皇后婁氏　蠕蠕公主郁久閭氏

彭城太妃尒朱氏（小尒朱氏）　上黨太妃韓氏

馮翊太妃鄭氏　高陽太妃游氏（馮娥　李娘）

文襄敬皇后元氏（琅邪公主）　文宣皇后李氏（段昭儀　王嬪　薛嬪）

孝昭皇后元氏　武成皇后胡氏

弘德李夫人　後主皇后斛律氏
後主皇后胡氏　後主皇后穆氏
馮淑妃　周文皇后元氏
文宣皇后叱奴氏　孝閔皇后獨孤氏
明皇后獨孤氏　武皇后阿史那氏
武皇后李氏　宣皇后楊氏
宣皇后朱氏　宣皇后陳氏
宣皇后元氏　宣皇后尉遲氏
靜皇后司馬氏　隋文獻皇后獨孤氏
宣華夫人陳氏　容華夫人蔡氏
煬愍皇后蕭氏

列傳第三　北史十五
魏諸宗室
六谷公紇羅 建德公嬰文 真定侯陸　武陵侯因 長樂王壽樂
望都公頹　曲陽侯素延 廣陽公翰 宜都王目辰
六修
吉陽男比干 江夏公呂 西河公敦 司徒石　高涼王孤
武衛將軍謂 淮陵侯大頭 扶風公處真　河間公齊 文安公泥
寔君　秦王翰
常山王遵 五世孫可　陳留王虔 五世孫詳

毗陵王順　遼西公意烈
窟咄
列傳第四　北史十六
道武七王　明元六王
太武五王
列傳第五　北史十七
景穆十二王上
列傳第六　北史十八
景穆十二王下
列傳第七　北史十九
文成五王　獻文六王
孝文六王

列傳第八　北史二十
衛操　莫含
劉庫仁 弟子顯眷 羅辰曾孫尼之　尉古真 從玄孫瑾
穆崇　奚斤
叔孫建　安同
庾業延　王建
羅結　樓伏連 曾孫寶
閭大肥　奚牧

和跋　莫題
賀狄干　李栗
奚眷

列傳第九　北史二十一

燕鳳　許謙
崔宏 子浩　張袞 弟恂
鄧彥海

列傳第十　北史二十二

長孫嵩 五世孫儉 從子平
長孫道生 玄孫幼明 弘 子熾 熾弟晟 從曾孫紹遠 紹遠子覽
長孫肥

北史目錄　五

列傳第十一　北史二十三

于栗磾 孫勁 六世孫謹 謹子寔 寔子顗 仲文 寔弟翼 翼子璽 璽弟義 義子宣道 宣敏

列傳第十二　北史二十四

崔逞 子頤 孫[illegible] [illegible] 休 [illegible] 六世孫[illegible] 儦 [illegible]
王憲 曾孫昕 晞
封懿 [illegible]曾孫回 回子隆之 [illegible] 回族[illegible]

列傳第十三　北史二十五

古弼　張黎
劉潔　丘堆
拔清　周幾
乙瓌
豆代田　車伊洛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來大千　宿石
萬安國　周觀
尉撥　陸真
呂洛拔　薛彪子 子琡
尉元　慕容白曜
和其奴　苟頹

北史目錄　六

宇文福

列傳第十四　北史二十六

宋隱 從子愔 愔孫弁 弁孫欽道 弁族弟翻 弟子世良 世軌 翻弟世景
許彥 五世孫惇
刁雍 子遵 曾孫[illegible] 柔
辛紹先　韋閬 孫子粲
杜銓

列傳第十五　北史二十七

屈遵　張蒲
谷渾 曾孫楷　公孫表

張濟　李先
賈彝　竇瑾
李訢　韓延之
袁式　毛脩之 朱脩之
唐和　寇讚 孫雋
酈範 子道元　韓秀
堯暄 孫雄　柳崇

列傳第十六　北史二十八
陸俟　源賀
劉尼　薛提

列傳第十七　北史二十九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曾孫裔 司馬叔璠　司馬景之 司馬天助
劉昶　蕭寶夤 兄子贊
蕭正表　蕭祗
蕭退　蕭泰
蕭撝　蕭圓肅
蕭大圜

列傳第十八　北史三十
盧玄 玄孫思道 昌衡　盧柔

盧觀 弟仲宣 兄子文偉
盧同 子斐 光
盧誕

列傳第十九　北史三十一
高允 從祖弟祐 祐曾孫德正 昂 季式　祐從子乾

列傳第二十　北史三十二
崔鑒 兄孫伯謙　崔辯 孫士謙 士謙弟說 說子弘度
崔挺 子孝芬

列傳第二十一　北史三十三
李靈

李順　李孝伯 兄孫豁
李裔 子子雄　李義深 弟幼廉

列傳第二十二　北史三十四
游雅 從祖弟明根　高閭
趙逸　胡叟
胡方回　張湛
段承根 宗欽　闞駰
劉延明　趙柔
索敞　宋繇 曾孫遊道
江式

列傳第二十三　北史三十五
王慧龍　玄孫松年　五世孫劭
鄭羲　孫述祖　從曾孫道邕　道邕子譯　譯叔孫儼　儼族孫偉
列傳第二十四　北史三十六
薛辯　五世孫端　端子胄　端從子孺　端從祖弟湖　湖子聰　聰子孝通　通子道衡　衡弟子善　善弟慎
薛寘　薛憕
列傳第二十五　北史三十七
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田益宗
孟表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李叔仁
列傳第二十六　北史三十八
裴駿　從孫敬憲　莊伯　從弟安祖　裴延儁
裴佗　子讓之　皇甫和　孫矩　裴果
裴寬　裴俠　子祥　肅
裴文舉　裴仁基
列傳第二十七　北史三十九
薛安都　劉休賓
房法壽　曾孫豹　族子景伯　玄孫彥謙
畢眾敬　曾孫義雲　羊祉　子深　孫肅　弟子敦　烈
列傳第二十八　北史四十
韓麒麟　程駿
李彪　孫志　高道悅
甄琛　高聰
列傳第二十九　北史四十一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津子遁　逸　謐　謐弟愔　燕子敷　鄭愨
楊敷　子素　敷叔父寬　孫玄感　素弟約　約從叔异　寬子文思　紀

列傳第三十　北史四十二
王肅　劉芳　孫逖　芳從子懋
常爽
列傳第三十一　北史四十三
郭祚　張彝　孫晏之　曾孫乾威
邢巒　弟子昕　叔孫臧　邵　李崇　從弟平　平子奬　諧
列傳第三十二　北史四十四
崔光　子勸　弟子鴻　崔亮　從弟光韶　叔祖道固
列傳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張讜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列傳第三十四　北史四十六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悆
張熠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四十七

袁翻 弟躍 [illegible] 子聿脩
陽尼 從孫固 固子休之 [illegible] 從祖弟藻 [illegible]
賈思伯　祖瑩 子珽

列傳第三十六　北史四十八

十一

尒朱榮 子文暢 [illegible] 兆 [illegible] 仲遠 世隆 世承 [illegible] 子天光

列傳第三十七　北史四十九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子悅　賈顯度 弟智
樊子鵠　侯深
賀拔允 弟勝 [illegible]　侯莫陳悅
念賢　梁覽
雷紹　毛遐 弟鴻賓
乙弗朗

列傳第三十八　北史五十

十二

辛雄 族祖琛 琛子術 [illegible]　楊機
高道穆 兄謙之　綦儁
山偉　宇文忠之
費穆　孟威

列傳第三十九　北史五十一

齊宗室諸王上
趙郡王琛 子叡　清河王岳 子勱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弟思好

平秦王歸彥（[illegible]） 長樂太守靈山
神武諸子
列傳第四十 北史五十二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列傳第四十一 北史五十三
万俟普（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劉貴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任祥（子冑） 莫多婁貸文（子敬顯）
厙狄迴洛 厙狄盛
張保洛（賀拔仁 [illegible] 段琛 尉摽 子[illegible] 康德 [illegible]建業 封輔相 范舍樂 [illegible]舍樂）
侯莫陳相 薛孤延
斛律羌舉（子孝卿） 張瓊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叱列平
步大汗薩 薛脩義
慕容儼（厙狄伏連） 潘樂
彭樂 暴顯
皮景和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鮮于世榮 傅伏
列傳第四十二 北史五十四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子消難 兄子膺之 [illegible]） 竇泰
尉景 婁昭（兄子叡）

厙狄干（孫士文） 韓軌
段榮（子韶 孝言） 斛律金（子光 羨）
列傳第四十三 北史五十五
孫搴 陳元康
杜弼（子臺卿） 房謨（子恭懿）
張纂 張亮（趙起 徐遠）
張曜 王峻
王紘 敬顯儁
平鑒 唐邕
白建 元文遙

北史目錄

赫連子悅

魏收 郎基 子茂

列傳第四十四 北史五十六

魏收

魏長賢

魏季景

魏蘭根 [illegible]

列傳第四十五 北史五十七

周宗室

邵惠公顥 [illegible]

杞簡公連 莒莊公洛生

虞國公仲 廣川公測 [illegible]

東平公神舉 弟慶

列傳第四十六 北史五十八

周室諸王

文帝十三王 孝閔帝一王

明帝三王 武帝六王

宣帝二王

列傳第四十七 北史五十九

寇洛 趙貴 [illegible]

李賢 [illegible] 梁禦

列傳第四十八 北史六十

李弼 [illegible] 宇文貴 子忻 [illegible]

侯莫陳崇 [illegible] 王雄 子謙

列傳第四十九 北史六十一

王盟 [illegible] 獨孤信 子羅

竇熾 子[illegible] 賀蘭祥

叱列伏龜 閻慶 子毗

史寧 子雄 權景宣

列傳第五十 北史六十二

王羆 [illegible] 王思政

尉遲迥 [illegible] 王軌 樂運

列傳第五十一 北史六十三

[illegible]達 馮景

蘇綽 [illegible]

列傳第五十二 北史六十四

韋孝寬 [illegible] 韋瑱 子師

柳虯 [illegible]

列傳第五十三 北史六十五

達奚武 若干惠

怡峰 劉亮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厙狄昌　梁椿
梁臺　田弘 子仁恭 孫德懋
列傳第五十四　北史六十六
王傑　王勇
宇文虯　耿豪
高琳　李和 子徹
伊婁穆　達奚寔
劉雄　侯植
李延孫　韋祐
陳忻　魏玄
泉企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列傳第五十五　北史六十七
崔彥穆　楊纂
段永　令狐整 子熙
唐永 子瑾　柳敏 子昂

王士良
列傳第五十六　北史六十八
豆盧寧 子勣 [illegible]　楊紹 子雄
王雅 子[illegible]　韓雄 子擒
賀若敦 子弼 弟誼
列傳第五十七　北史六十九
申徽　陸通 弟逞
厙狄峙　楊荐
王慶　趙剛 子仲卿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元定
楊摽
列傳第五十八　北史七十
韓褒　趙肅 子軌
張軌　李彥
郭彥　梁昕
皇甫璠 子誕　辛慶之 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呂思禮　徐招
檀翥　孟信

宗懍　劉璠 子祥 兄子行本
柳遐 子靖
列傳第五十九　北史七十一
隋宗室諸王
蔡景王整　滕穆王瓚
道宣王嵩　衛昭王爽
河間王弘　義城公處綱
離石太守子崇　文帝四王
煬帝三子
列傳第六十　北史七十二
高熲　牛弘
李德林
列傳第六十一　北史七十三
梁士彥　元諧
虞慶則　元冑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兄詮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陳永貴 王撝 楊武通 房兆
杜彥　周搖
獨孤楷 弟盛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列傳第六十二　北史七十四
陰壽 子世師 骨儀　楊義臣
劉昉　柳裘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裴蘊　袁充
李雄
列傳第六十三　北史七十五
趙煚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弼　伊婁謙
李圓通 陳茂　郭榮
龐晃　李安
楊尚希　張煚
蘇孝慈　元壽
列傳第六十四　北史七十六
段文振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睺
周法尚　衛玄
劉權　李景

薛世雄

列傳第六十五　北史七十七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趙綽　杜整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張定和　張奫

麥鐵杖　[illegible]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　陳稜

趙才

列傳第六十七　北史七十九

宇文述　[illegible]

王世充　段達

列傳第六十八　北史八十　外戚

賀訥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閭毗　馮熙

李惠　高肇

胡國珍　[illegible]　楊騰

乙弗繪　趙猛

胡長仁　隋文帝外家呂氏

列傳第六十九　北史八十一　[illegible]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illegible]

徐遵明　董徵

李業興　[illegible]　李鉉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illegible]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illegible]　張[illegible]

權會　張思伯

張彫武　郭遵

列傳第七十 儒林下 北史八十二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辛彥之 何妥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沖
王孝籍

列傳第七十一 文苑 北史八十三

溫子昇 荀濟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荀士遜
王褒 庾信
顏之推 弟之儀 虞世基
柳䛒 許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讓
劉臻 諸葛潁
王貞 虞綽
王胄 庾自直
潘徽

列傳第七十二 孝行 北史八十四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荊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王頒
楊慶 田翼
紐因 劉仕儁
翟普林 徐孝肅
華秋

列傳第七十三 節義 北史八十五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馬八龍　文門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彪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閭
郭琰　沓龍超
乙速孤佛保　李棠
杜叔毗　劉弘
游元　張須陁

楊善會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杜松贇
郭世儁　郎方貴
列傳第七十四 循吏　北史八十六
張膺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竇瑗
蘇淑　張華原
孟業　蘇瓊
路去病　梁彥光

樊叔略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郭絢 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列傳第七十五 酷吏　北史八十七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illegible]　張赦提 [illegible]
崔暹　郎珍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王文同

列傳第七十六 隱逸　北史八十八
眭夸　馮亮
鄭脩　崔廓 子賾
徐則　張文詡
列傳第七十七 藝術上　北史八十九
晁崇　張深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沙門靈遠
李順興 檀特師　由吾道榮
顏惡頭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麹紹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蔣昇
强練　庾季才 子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胄玄
列傳第七十八 藝術下　北史九十

周澹　李脩
徐謇 從孫之才　王顯
馬嗣明　姚僧垣
褚該　許智藏
萬寶常　蔣少游
何稠
列傳第七十九 列女　北史九十一
魏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兕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妻魯氏　西魏孫道溫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隋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譙國夫人洗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女王舜
韓覬妻于氏　陸讓母馮氏
劉昶女　鍾士雄母蔣氏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列傳第八十 恩幸　北史九十二
王叡　王仲興 寇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徐紇 宗愛
佽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默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嶷
王遇 符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欒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齊諸宦者
列傳第八十一 北史九
僭僞附庸
夏 赫連氏 燕 慕容氏
後秦 姚氏 北燕 馮氏

西秦 乞伏氏 北涼 沮渠氏
梁 蕭氏
列傳第八十二 北史九十四
高麗 百濟
新羅 勿吉
奚 契丹
室韋 豆莫婁
地豆干 烏洛侯
流求 倭
列傳第八十三 北史九十五

蠻獠 林邑
赤土 眞臘
婆利
列傳第八十四 北史九十六
氐 吐谷渾
宕昌 鄧至
白蘭 党項
附國 稽胡
列傳第八十五 北史九十七
西域

列傳第八十六　北史九十八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高車

列傳第八十七　北史九十九

突厥　鐵勒

列傳第八十八　北史一百

序傳

魏本紀第一　北史一

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勳舜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積六七十代至成皇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成帝崩節皇帝貸立節帝崩莊皇帝觀立莊帝崩明皇帝樓立明帝崩安皇帝越立安帝崩宣皇帝推寅立宣帝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景皇帝利立景帝崩元皇帝俟立元帝崩和皇帝肆立和帝崩定皇帝機立定帝崩僖皇帝蓋立僖帝崩威皇帝儈立威帝崩獻皇帝鄰立時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獻帝年老乃以位授子聖武皇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似馬其聲類牛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時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

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帝崩神元皇帝立

神元皇帝諱力微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內侵依於沒鹿迴部大人竇賓神元有雄傑之度後與賓攻西部賓軍敗失馬步走神元使以所乘駿馬給之賓歸求焉主帝隱而不言賓後知大驚將分國之半奉帝帝不受乃進其愛

女賓猶思報恩乃從帝所欲徙所部北居長川積數年舊部人咸來歸附及賓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神元其子不從乃陰謀逆帝召殺之盡并其衆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盛樂四月祭天諸部君長皆來助祭唯白部大人觀望不至徵而戮之遠近肅然帝乃告諸大人為與魏和親計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是歲魏景元二年也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後文帝以神元春秋已高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五十六年文帝復如晉其冬還國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文帝雄異恐為後患請留不遣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五十八年方遣帝神元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帝酒酣帝仰視飛鳥飛丸落之時國俗無彈衆大驚相謂曰太子被服同南夏兼奇術絕人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帝並先馳還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自帝在晉後諸子愛寵神元頗有所惑及聞諸大人請因曰當便除之於是諸大人馳詣塞南矯害帝其年神元不豫烏丸王庫賢親近任勢先受衛瓘之貨欲沮動諸部因於庭中礪鉞斧曰上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諸大人長子殺之大人皆信各各散走神元尋崩凡饗國五十八年年一百四歲道武即位尊為始祖子

章皇帝悉鹿立時諸部離叛帝九年而崩弟平皇帝綽立七年而崩文帝少子思皇帝立

思皇帝諱弗政崇寬簡百姓懷服一年而崩神元子昭帝祿官立帝九年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使文帝長子桓帝諱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桓帝弟穆帝猗盧統之自神元以來與晉和好是歲穆帝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度河擊匈奴烏丸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二年葬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至是述成前意焉三

年桓帝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凡積五歲諸部降附者三
十餘國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
容一石帝曾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參合陂土無榆故時
人異之十年匈奴別種劉元海反晉於離石自號漢王并
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與帝大舉以助之大破元海
衆於西河上黨桓帝與騰盟於汾東而還乃使輔相衛雄
段繁於參合陂西累石為亭樹碑以記行焉十一年晉假
桓帝大單于金印紫綬是歲桓帝崩桓帝統部凡十一年
後定襄侯衛操樹碑於大邗城以頌功德子普根代立十
三年昭帝崩穆帝遂總攝三部為一統帝天姿英峙勇略

過人元年劉元海僭帝號自稱大漢三年晉并州刺史劉
琨遣子遵為質乞師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助琨破白部大
人次攻鐵弗劉武晉懷帝進帝大單于封代公帝以封邑
去國縣遠從琨求句注陘北地琨大喜乃徙馬邑陰館樓
煩繁畤崞五縣人於陘南更立城邑盡獻其地東接代郡
西連西河朔方數百里帝乃徙十萬家以充之六年城盛
樂以為北都脩故平城以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
勢乃更南百里於灅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
小平城使子六脩鎮之統領南部八年晉愍帝進帝為代
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先是國俗寬簡至是明刑峻法

諸部人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皆舉部戮之或有室家
相攜而赴死所人問何之曰當就誅其威嚴若此九年帝
召六脩不至怒討之失利遂崩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攻
六脩滅之晉根立月餘而薨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又薨
思帝子平文皇帝立
平文皇帝諱鬱律姿質雄壯甚有威略元年歲在丁丑二
年劉武據朔方來侵西部帝大破之西兼烏孫故地東吞
勿吉以西控弦士馬將百萬是歲晉元帝即位於江南劉
曜僭帝位帝聞晉愍帝為曜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
主天其資我乎曜遣使請和帝不納三年石勒自稱趙王

遣使乞和請為兄弟帝斬其使以絕之五年晉元帝遣使
韓暢加崇爵服帝絕之講武有平南夏之志桓帝后以帝得
衆心恐不利己子害帝遂崩大人死者數十人天興初追
尊曰太祖
桓帝中子惠帝賀傉立以五年為元年帝未親政事太后
臨朝遣使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四年帝始臨朝
以諸部人情未悉款順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都之五年
帝崩弟煬帝紇那立以五年為元年三年石勒遣石季龍
寇邊部帝禦之不利遷於大寧時平文帝長子烈帝居於
舅賀蘭部帝遣使求之賀蘭部帥藹頭擁護不遣帝怒召

宇文部并力擊蒍頭宇文衆敗帝還大甯五年帝出居於
宇文部賀蘭及諸部大人共立烈帝
烈皇帝諱翳槐以五年為元年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昭
成帝如襄國從者五千餘家七年蒍頭不脩臣職召而戮
之國人復貳於是煬帝自宇文部還入諸部大人復奉之
煬帝以烈帝七年為後元年時烈帝出居於鄴三年石季
龍納烈帝於大甯國人六千餘落叛煬帝出居於慕
容部烈帝復立以煬帝三年為後元年城盛樂城在故城
東南十里一年而崩弟昭成皇帝立
昭成皇帝諱什翼犍平文皇帝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
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臥則乳垂至席烈帝
臨崩顧命迎帝曰立此人則社稷乃安故帝弟孤自詣鄴
奉迎與帝俱還建國元年十一月帝即位於繁畤北時年
十九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衆職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
莫不款附五月朝諸大人於參合陂議定都灅源川連日
不決乃從太后計而止娉慕容晃妹為皇后三年春移都
雲中之盛樂宮四年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皇后慕容
氏崩十月劉武寇西境帝遣軍大破之武死子務桓立始
來歸順帝以女妻之七年二月遣大人長孫秩迎后慕容
氏於和龍晃送女於境七月慕容晃遣使來聘求交婚帝

許之以烈帝女妻焉十四年帝以中州紛梗將親率六軍
乘石氏之亂廓定中原諸大人諫乃止十八年太后王氏
崩十九年正月劉務桓死其弟閼頭立潛謀反二十一年
閼頭部人多叛懼而東走度河半濟而冰陷後衆盡歸其
兄子悉勿祈初閼頭之叛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在帝左右
盡遣之歸欲其自相猜離至是悉勿祈奪其衆閼頭窮而
歸命帝待之如初二十二年春帝東巡桑乾川四月悉勿
祈死弟衛辰立二十三年六月皇后慕容氏崩七月衛辰
來會葬因求婚許之二十五年帝南巡君子津二十八年
正月衛辰謀反度河東帝討之衛辰懼遁走三十年十月
帝征衛辰時河冰未成帝乃以葦絙約澌俄然冰合乃散
葦於上冰草相結若浮橋衆軍利涉衛辰與宗族西走收
其部落而還三十四年春長孫斤謀反伏誅斤之反也拔
刃向御坐太子寔格之傷脅五月薨後追諡為獻明
皇帝七月皇孫珪生大赦三十九年苻堅遣其大司馬苻
洛帥衆二十萬及其將朱彤張蚝鄧羌等諸道來寇王師
不利帝時不豫乃率國人避於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
四面寇抄不得芻牧復度漠南堅軍稍退乃還十二月至
雲中旬有二日皇子寔君作亂帝暴崩時年五十七道武
即位尊曰高祖帝性寬厚時國少繒帛代人許謙盜絹二

叟守者以告帝匿之謂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洩
之謙或慙而自殺為財辱士非也帝嘗擊西部叛賊流矢
中目賊破後諸大臣執射者各持錐刀欲屠割之帝曰各
為其主何罪也釋之其仁恕若此

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帝之子也母
曰獻明賀皇后初因遷徙游於雲澤寢夢日出室內寤而
見光自牖屬天欻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
帝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羣臣稱慶大赦
告于祖宗保者以帝體重倍於常兒竊獨奇怪明年有榆
生於藏胞之坎後遂成林帝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廣顙大

耳六歲而昭成崩苻堅遣將內侮將遷帝長安藉燕鳳乃
免堅軍既還國衆離散堅使劉庫仁劉衛辰分攝國事南
部大人長孫嵩及元他等盡將故人南依庫仁帝於是
轉幸獨孤部元年葬昭成皇帝於金陵營梓宮木柿盡生
成林帝雖冲幼而嶷然不群劉庫仁常謂其子曰帝有高
天下之志必興復洪業七年十月晉敗苻堅於淮南慕容
文等殺劉庫仁弟眷代攝國部八年慕容暐弟沖僭立姚
萇自稱大單于萬年秦王慕容垂僭稱燕王九年劉庫仁
子顯殺眷而代之乃將謀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於衆
中帝乃馳還是時故大人梁盖子六眷為顯謀主盡知其

計密使部人穆崇馳告帝乃陰結舊臣長孫犍元他等因
幸賀蘭部其日顯果使人殺帝不及語在獻明太后傳是
歲乞伏國仁私署秦河二州牧大單于姚萇殺苻堅子
丕僭即皇帝位於晉陽

登國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會於牛
川復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以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是
月慕容垂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國號燕二月幸定襄之盛
樂息衆課農慕容沖為其部下所殺夏四月改稱魏王五
月姚萇僭即皇帝位於長安國號大秦秋八月劉顯遣弟
亢泥迎皇叔父窟咄于慕容永以兵隨之來逼南境帝左

右于桓等與諸部大人謀應之事泄誅造謀者五人餘悉
不問帝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阻山為固遣行人
安同長孫賀徵師于慕容垂垂令其子賀驎率師隨同等
軍未至而寇逼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等十三人及諸
烏丸亡奔衛辰帝自弩山幸牛川屯于延水南出代谷會
賀驎於高柳大破窟咄悉收其衆冬十月苻丕為晉將馮
該所殺慕容永僭即皇帝位於長子十一月苻登僭即皇
帝位於隴東十二月慕容垂遣使奉帝西單于印綬封上
谷王帝不納

二年夏五月遣安同徵兵於慕容垂垂遣子賀驎率衆來

會六月帝親征劉顯顯奔慕容永盡收其部落冬十二月巡松漠還幸牛川

三年夏五月癸亥北征庫莫奚大破之六月乞伏國仁死其弟乾歸立私署河南王秋七月庫莫奚部帥鳩集遺散夜犯行宮縱騎撲討盡滅之八月使九原公儀於慕容垂冬十月垂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甲寅襲高車諸部落二月癸巳遂至女水討叱突隣部並大破之是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夏五月使陳留公虔於慕容垂冬十月垂遣使朝貢

五年春三月甲申西征次鹿渾海襲高車袁紇部大破之慕容垂遣子賀驎來會夏四月丙寅行幸意辛山與賀驎討賀蘭紇奚諸部落大破之秋八月還幸牛川使秦王觚於慕容垂九月壬申討叱奴部於囊曲水破之冬十月討高車豆陳部於狼山破之十二月帝還次白漠

六年春正月幸紐垤川三月遣九原公儀陳留公虔等西討黜弗部大破之夏四月祭天秋七月壬申講武于牛川慕容垂止秦王觚而求名馬帝絕之乃遣使於慕容永永使其大鴻臚慕容鈞奉表勸進尊號九月帝襲五原屠之收其積穀還紐垤川於棝陽塞北樹碑記功冬十月戊戌北征蠕蠕追破之於大磧南商山下十一月戊辰還幸紐垤川戊寅衛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壬午帝大破之於鐵岐山南衛辰父子奔遁十二月滅之衛辰少子屈丐亡奔薛干部自河以南諸部悉平收衛辰子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殺之是歲起河南宮

七年春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鹽池饗宴羣臣北之美水三月還幸河南宮秋七月行幸漠南仍築巡臺冬十二月慕容永遣使朝貢

八年春正月南巡二月幸羖羊原赴白樓夏六月北巡秋

九年春三月北巡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至於棝陽塞外夏五月田於河東秋七月還幸河南宮冬十蠕蠕社崘等率部落西走是歲姚萇死子興襲位殺苻登容垂滅永

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來寇五原八月帝親征河南冬十月辛未寶燒船夜遁己卯帝進軍濟河乙酉夕至參合陂丙戌大破之禽其王公以下文武將吏數千人於俘虜中擢其才識者賈彝賈閏晁崇等參謀議憲章故實十二月還幸雲中之盛樂

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于定襄之虎山因東幸善無北陂三月慕

史177 023

容垂寇桑乾川陳留公虔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甚遂遁走死於上谷子寶秘喪還至中山乃僭立夏六月丁亥皇太后賀氏崩是月葬獻明太后呂光僭稱天王國號涼秋七月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於是改元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八月己亥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駱驛二千餘里鼓行而前人屋皆震別詔將軍封真等從東道襲幽州圍薊九月戊午次陽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寶并州牧遼西王農棄城遁走并州平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人得盡言少有微能咸蒙敘用己未詔輔國將軍奚牧略地晉川獲慕容寶丹楊王買得等於平陶城九月晉孝武帝殂冬十一月庚子朔帝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別詔東平公儀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栗等攻信都軍所行不得傷人桑棗戊午進軍中山己未圍之帝曰朕量寶不能出戰必憑城自守急攻則傷士久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後還取中山諸將稱善丁卯車駕幸魯口城

二年春正月壬戌帝引騎圍信都其夜寶冀州刺史宜都

王慕容鳳踰城奔中山癸亥寶輔國將軍張驤護軍將軍徐超舉城降是月鮮卑禿髮烏孤私署大單于西平王二月丁丑帝軍于鉅鹿之栢肆塢臨滹沲水其夜寶悉衆犯營燎及行宮兵人駭散帝驚起不及衣冠跣出擊鼓俄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集帝設奇陣列烽營外縱騎衝之寶衆大敗走還中山獲其器械數十萬計寶尚書閔亮秘書監崔逞等降者相屬賜拜職爵各有差三月己酉車駕次盧奴寶求和請送秦王觚割常山以西奉魏乞守中山以東帝許之已而寶背約辛亥車駕次中山命將圍之是夜寶弟賀驎將妻子走西山寶恐賀驎先據和龍壬子夜北遁城內共立慕容普隣為主夏四月帝以軍糧不繼詔東平公儀罷鄴圍徙屯鉅鹿五月庚子帝以中山城內為普隣所脅乃招喻之甲辰曜兵揚威以示城內命諸軍罷圍南徙以待其變甲寅以東平公儀為左丞相封衛王進襄城公題爵為王秋七月普隣遣烏丸張驤率五千餘人出城求食寇常山守賀驎自丁零中入驤軍因其衆復入中山殺普隣而自立八月景寅朔帝進軍九門時大疫人馬牛死者十五六中山猶拒守羣下咸思北還帝知之謂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為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人羣臣乃不敢言九月賀驎飢窮率三萬餘

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問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
曰何也對曰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
勝乎崇無以對冬十月景寅帝進軍新市賀麟退阻泒水
依漸洳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賀
麟單馬走鄴慕容德殺之甲申賀麟所署公卿尚書將吏
士卒降者二萬餘人其將張驤李沈慕容文等先來降尋
皆亡還是日復獲之皆赦而不問獲其所傳皇帝璽綬圖
書府庫珍寶中山平乙酉襄城王題薨
天興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衛王儀克鄴庚子行
幸眞定遂幸鄴百姓有老病不能自存者詔郡縣振䘏之

帝至鄴巡登臺榭徧覽宮城將有定都之志乃置行臺遂
還中山所過存問百姓詔大軍所經州郡皆復貲租一年
除山東人租賦之半車駕將北還發卒萬人通直道自望
都鐵關鑿恆嶺至代五百餘里帝慮還後山東有變乃於
中山置行臺詔衛王儀鎮之使略陽公遵鎮勃海之合口
右軍將軍尹國先督租于冀州聞帝將還謀反欲襲信都
安南將軍長孫嵩執送斬之辛酉車駕發中山至于望都
堯山徙山東六州人吏及徙何高麗雜夷三十六署百工
伎巧十餘萬口以充京師車駕次于恆山之陽博陵勃海
章武諸郡羣盜並起略陽公遵等討之是月慕容德自稱

燕王據廣固二月車駕自中山幸繁畤宮更選屯衛詔
給內徙新戶耕牛計口受田三月徵左丞相衛王儀還京
師詔略陽公遵代鎮中山夏四月壬戌以歷陽公穆崇為
太尉鉅鹿公長孫嵩為司徒進封略陽公遵為常山王南
安公順為毗陵王祭天於西郊旗幟有加焉廣平太守遼
西公意烈謀反與郡人韓奇矯假讖圖將襲鄴城郡吏者
就郡賜死是月蘭汗殺慕容寶而自立為大單于昌黎王
六月景子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奏曰昔周秦以前帝王
居所生之土及王天下即承為號今國家啓基雲代應以
代為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

定九州逮于朕躬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
號為魏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慕容
寶子盛殺蘭汗而自立為長樂王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
郊甸端徑術樹道里平五權較五量定五度遣使循行郡
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覽察黜陟之冬十月起天文殿十
一月辛亥尚書吏部郎中鄧彥海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呂
協音樂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三公
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吏
部尚書崔宏總裁之閏月左丞相衛王儀及王公卿士詣
闕上書曰臣等聞宸極居中則列宿齊其晷帝王順天則

羣后仰其度伏惟陛下德協二儀道隆三五仁風被于四
海盛化塞于天區澤及昆蟲恩霑行葦謳歌所屬八表歸
心而躬履謙虛退身後己宸儀未彰衮服未御非所以上
允皇天之意下副樂推之心臣等謹昧死以聞帝三讓乃
許之十二月己丑帝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咸
稱萬歲大赦改元追尊成帝以下及后號謚樂用皇始之
舞詔百司議定行次尚書崔玄伯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黃數
用五祖以未臘以辰犧牲用白五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
人時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吏人二千家
于代都

二年春正月甲子初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
降壇視燎成禮而反乙丑大赦京師始制三駕之法庚午北
巡分命諸將大襲高車常山王遵等三軍從東道出長川高
涼王樂眞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車駕親勒六軍從中道
自駮髯水西北出二月丁亥朔諸軍同會破高車雜種三
十餘部衛王儀督三將別從西北絕漠千餘里破其遺迸
七部還次牛川及薄山並刻石紀功以所獲高車衆起鹿
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
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爲三溝分流宮城內外又穿
鴻鴈池三月己未車駕至自北伐甲子初令五經羣書各

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是月氐人李辯叛慕容
德求援於鄴行臺尚書和跋以輕騎應之剋滑臺收德宮
人府藏秋七月起天華殿辛酉大閱于鹿苑八月增啟京
城十二門作西武庫除州郡人租賦之半辛亥詔禮官備
撰衆儀著于新令范陽人盧溥聚衆海濱稱幽州刺史攻
掠郡縣殺幽州刺史封沓干九月禿髮烏孤死其弟利鹿
孤立遣使朝貢冬十月太廟成遷神元平文昭成獻明皇
帝神主于太廟十二月天華殿成呂光立其子紹爲天王
自稱太上皇及死庶子纂殺紹而僭立
三年春正月戊午材官將軍和突破盧溥於遼西獲之及

其子煥傳送京師轘之癸亥[illegible]北郊分命諸官循行州郡
觀風俗察舉不法二月丁亥詔有司祀日于東郊始耕籍
田壬寅皇子聰薨三月戊午立皇后慕容氏是月穿城南
渠通於城內作東西魚池夏四月姚興遣使朝貢五月戊
辰詔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己巳東巡遂幸涿鹿遣使者
以太牢祀帝堯帝舜廟西幸馬邑觀㶟源六月庚辰朔日
有蝕之秋七月乞伏乾歸爲姚興所破壬子車駕還宮
起中天殿及雲母堂金華室時太史屢奏天文錯亂帝親
覽經占多云宜改王易政於是數革官號欲以防塞凶狡
消弭災變已而慮臣下[illegible]冬十二月景申下詔述成敗

之理鑒殷周之失革秦漢之弊以喻臣下是歲河右諸郡
奉涼武昭王李玄盛爲秦涼二州牧涼公鑒與霸業年號
庚子
四年春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丁
酉分命使者巡行州郡聽察辭訟糾劾不法是月呂光弟
子隆弑呂纂而自立三月戊午親祀薦于寢廟夏四月辛卯
罷鄴行臺詔有司明揚隱逸五月起紫極殿玄武樓涼風
觀石池鹿苑臺六月盧水胡沮渠蒙遜殺段業涼州牧張掖
公秋七月詔兗州刺史長孫肥南徇許昌彭城詔賜天下
鎮戍將士布帛各有差八月段璣殺慕容盛叔父熙盡誅

段氏僭即皇帝位冬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
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是歲涼武昭王沮渠蒙
遜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帝聞姚興將寇邊庚寅大閱輿徒詔并州諸
軍積穀于平陽乾壁三月禿髮利鹿孤死夏五月姚興遣
其弟義陽王平來侵平陽攻陷乾壁秋七月戊辰朔車駕
西討八月乙巳至乾壁平固守進軍圍之姚興悉舉其衆
來救甲子帝度蒙坑逆擊興軍大破之冬十月平赴水而
死俘其餘衆三萬餘人獲興尚書左僕射狄伯支以下四
品將軍以上四十餘人獲前亡臣王次多靳勤並斬以徇

興頻使請和帝不許羣臣請進平蒲坂帝慮蠕蠕爲難戊
申班師十一月車駕次晉陽徵相州刺史庾岳爲司空十
二月辛亥至自西征越勤莫弗率其部萬餘家內屬
六年春正月辛未朔方尉遲部別帥率萬餘家內屬入居雲
中夏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五月大簡輿徒將略江淮秋
七月鎮西大將軍司隸校尉毗陵王順有罪以王還第戊
子北巡築離宮于豺山縱士校獵東北踰罽嶺出參合代
谷九月行幸南平城規度㶟南夏屋山背黃瓜堆將建新
邑辛未車駕還宮冬十月起西昭陽殿乙卯立皇子嗣爲
齊王加車騎大將軍位相國紹爲清河王加征南大將軍

熙爲陽平王曜爲河南王封故秦愍王子夔爲豫章王陳
留桓王子悅爲朱提王丁巳晉人來聘十一月庚午將軍
伊謂大破高車十二月晉桓玄廢其主司馬德宗爲平固
王而自立僭號楚
天賜元年春二月晉劉裕起兵誅桓玄三月初限縣戶不
滿百罷之夏五月置山東諸冶發州郡徒謫造兵甲秋九
月帝臨昭陽殿分置衆職引朝臣文武親自簡擢量能叙
用制爵四等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號追錄舊臣加封爵
各有差是秋江南大亂流人繈負奔淮北者行道相尋冬
十月辛巳大赦改元築西宮十一月幸西宮大選朝臣令

各辯宗黨，保舉才行，諸部子孫失業賜爵者二千餘人。

二年春正月，晉主司馬德宗復位。夏四月，祀西郊，車旗盡黑。冬十月，慕容德死。

三年春正月甲申，北巡，幸豺山宮，校獵，還至屋孤山。二月乙亥，幸代園山，建五石亭。三月庚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申，復幸豺山宮。占授著作郎王亘弟造兵法孤虛立成圖三百六十時。遂登定襄角史山，又幸馬城。甲戌，車駕還宮。六月，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灅南宮，門闕高十餘丈，引溝穿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經塗洞達，三十日罷。秋七月，太尉穆崇薨。八月甲辰，行幸豺山宮，遂至青牛山。景辰，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造石亭，遂之石漠。九月甲戌朔，幸漠南鹽池。壬午，至漠中，觀天鹽池，度漠北之吐鹽池。癸巳，南還長川。景申，臨觀長陂。冬十月庚申，車駕還宮。

四年春二月，封皇子脩為河間王，處文為長樂王，連為廣平王，黎為京兆王。夏五月，北巡，自參合陂東過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輜車數百乘，殺百餘人。遂東北踰石漠，至長川。幸濡源。常山王遵有罪，賜死。六月，赫連屈丐自稱大單于、大夏天王。秋七月，西幸參合陂，築北宮垣，三旬而罷，乃還宮。慕容寶養子高雲殺慕容熙而自立，僭號天王。八月，誅司空庾岳。

五年春正月，行幸豺山宮，遂如參合陂，觀漁于延水，至寧川。三月，姚興遣使朝貢。秋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冬十月，禿髮傉檀僭即涼王位。

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醫令陰羌死後，藥數動發，至此愈甚。而災變屢見，憂懣不安，或數日不食，或不寢達旦。歸咎羣下，喜怒乖常，謂百寮左右不可信，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敗得失，終日竟夜獨語不止，若傍有鬼物對揚者。朝臣至前，追其舊惡，皆見殺害。其餘或以顏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辭失措，帝以為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於是朝野人情各懷危懼，有司懈怠，莫相督攝，百工偷劫，盜賊公行，巷里之間，人為稀少。帝亦聞之，曰：「朕故縱之使然，待過災年，當更清整之耳。」秋七月，慕容支屬百餘家謀欲外奔，發覺，伏誅，死者三百餘人。八月，衛王儀謀叛，賜死。十月戊辰，清河王紹作亂，帝崩於天安殿，時年三十九。永興二年九月甲寅，上謚曰宣武皇帝，葬於盛樂金陵，廟號太祖。泰常五年，改謚曰道武。

太宗明元皇帝諱嗣，道武皇帝之長子也。母曰劉貴人，登國七年生於雲中宮。道武晚有男，聞而大悅，乃大赦。帝明

敬寬毅非禮不動天興六年封齊王拜相國初帝母既賜
死道武召帝告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
與國政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帝素純孝哀不自勝道
武怒帝還宮哀不自止道武知而又召帝帝欲入左右諫
請待和解而進帝從之及元紹之逆帝還而誅之
永興元年冬十月壬午皇帝即位大赦改元追尊皇妣為
宣穆皇后公卿大臣先罷歸第者悉復登用之詔南平公
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人訟簡賢任能是月馮跋殺其
主高雲僭號天王國號北燕閏十月丁亥朱提王悅謀反
賜死詔郡將軍山陽侯奚斤巡諸州問人疾苦十二月

戊戌封衛王儀子良為南陽王進陰平公列爵為王改封
高涼王樂真為平陽王己亥帝始居西宮御天文殿蠕蠕
犯塞是歲乞伏乾歸自稱秦王
二年春正月甲寅朔詔南平公長孫嵩等北征蠕蠕因留
屯漠南夏五月嵩等自大漠還蠕蠕追圍之於牛川壬申
帝北伐蠕蠕聞而遁走車駕還幸參合陂六月晉將劉裕
滅慕容超秋七月丁巳立射臺於陂西仍講武乙丑至自
北代
三年春二月戊戌詔簡宮人非御及伎巧者悉以賜鰥人
己亥詔北新侯安同等持節循行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
胡丁零問其疾苦察舉守宰不法者辛丑簡宮人工伎之
不急者出賜人不能自存者三月乙未詔侍臣常佩劍夏
五月景寅復出宮人賜鰥人辛卯車駕謁金陵於盛樂己
巳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伏誅六月姚興遣使朝貢秋七
月戊申賜衛士酺三日冬十一月丁未大閱于東郊
四年春二月癸未登獸圈射猛獸夏四月乙未宴群臣於
西宮使各獻直言勿有所諱六月乞伏乾歸為兄子公府
所殺閏月景辰大閱于東郊秋七月己巳東巡置四廂
大將又故十二時置十二小將以山陽侯奚斤元城公屈
行左右丞相己卯大獮于石會山戊子臨去畿陂觀漁庚

寅至于濡源西巡幸北部諸落八月壬子幸西宮臨板殿
大饗群臣命百姓大酺二日乙卯賜王公以下至宿衛將
士布各有差冬十一月己丑賜宗室近屬南陽王良以下
至于緦麻親布帛各有差是月沮渠蒙遜僭稱西河王十
二月丁巳北巡至長城而旋
五年春正月己巳大閱畿內男年十二以上悉集己卯幸
西宮頓披大渠帥四十餘人詣闕奉貢賜以繒帛錦罽各
有差乙酉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匹庚寅大閱于東郊
置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為前軍衆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
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二月庚戌幸高柳川癸

丑穿魚池於北苑庚午姚興遣使朝貢己卯詔使者巡行
天下招延儁彥搜揚隱逸夏四月乙卯西巡五月乙亥行
幸雲中舊宮之大室東幸于大赦六月西幸五原校獵于骨
羅山獲獸十萬秋七月己巳還幸薄山帝登觀太祖游幸
刻石頌德之處乃於其旁起石壇而薦饗焉賜從者大酺
於山下前軍奚斤等破越勤倍泥部落於跋那山西徙二
萬餘家而旋景戍車駕自大室西南巡諸部落遂南次定
襄大洛城東踰七嶺山田于善無川八月癸卯車駕還宮
癸丑奚斤等班師甲寅帝臨白登山觀降人數軍實賞新
人於大寧給農器計口受田冬十一月癸酉大饗于西宮

姚興遣使朝貢請進女帝許之
神瑞元年春正月辛酉以神瑞頻集大赦改元辛巳行幸
繁畤賜王公以下至于士卒百工布帛各有差二月戊戌
車駕還宮乙卯起豐宮於平城東北夏六月乞伏熾磐滅
禿髮傉檀秋七月晉將朱齡石滅蜀八月戊子詔馬邑侯
元陋孫使於姚興姚興遣使朝貢九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冬十一月壬午詔使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資財非自家
所齎悉簿為贓守宰不如法聽百姓詣闕告之十二月景
戌朔蠕蠕犯塞景申車駕北伐
二年春正月景辰車駕至自北伐二月丁亥大饗于西宮

甲辰立宣武廟于白登西三月丁丑詔以刺史守宰率多
逋慢今年貲調縣違者謫出家財以充不聽徵發於人夏
四月晉人來聘己卯北巡五月丁亥次於參合東幸大寧
丁未田于四岬山六月戊午臨去畿陂觀漁辛酉次于濡
源立蟠壽遂射白熊於頹牛山獲之丁卯幸赤城親見長
老問人疾苦復租一年南次石亭幸上谷問百年訪賢儁
復田租之半壬申幸涿鹿登橋山觀溫泉使以太牢祠黃
帝廟堯廟癸酉幸廣寧事如上谷己卯登廣寧之歷山以
太牢祠舜廟帝親加禮焉庚辰幸代秋七月癸未車駕還
宮復所過田租之半八月庚辰晦日有蝕之九月京師人

飢聽就食山東冬十月壬子姚興使奉其西平公主至帝
以后禮納之辛酉行幸沮洳城癸亥車駕還宮景寅詔以
頻遇霜旱年穀不登命出布帛倉穀以振貧窮
泰常元年春二月丁未姚興死三月己丑長樂王處文薨
夏四月壬子大赦改元庚申河間王脩薨五月甲申彗星
二見六月丁巳北巡秋七月甲申大獮于牛川登釜山臨
殷繁水南觀于九十九泉戊戌車駕還宮辛亥晦日有蝕
之九月晉劉裕泝河伐姚泓遣部將王仲德從陸道至梁
城兗州刺史尉建畏懦棄守北渡仲德遂入滑臺詔將軍
叔孫建等度河曜威斬尉建於城下冬十一月戊寅起蓬

臺于北苑。十二月，南陽王良薨。
二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蝕之。二月景午，詔使者巡行天下，觀風俗，問其所苦。是月，涼武昭王薨。五月，西巡至雲中，遂濟河，田于大漠。秋七月乙亥，車駕還宮。乙酉，起白臺於城南，高二十丈。是月，晉劉裕滅姚泓。冬十月癸丑，豫章王夔薨。十二月己酉，詔河東、河內購泓子弟播越人間者。
三年春三月，晉人來聘。庚戌，幸西宮。以勃海、范陽郡去年水，復其租稅。夏四月己巳，徙冀、定、幽三州徒何於京師。五月壬子，東巡至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帥師襲馮跋，遂至龍城，徙其居人萬餘家而還。秋七月戊午，車駕至京師。八月，鴈門、河內大雨水，復其租稅。冬十月戊辰，築宮於西苑。十一月，赫連屈丐剋長安。十二月，晉安帝殂。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車駕臨河大蒐于犢渚。癸卯，還宮。三月，赫連屈丐僭即皇帝位。癸丑，築宮於蓬臺北。夏四月庚辰，有事東廟，遠蕃助祭者數百國。辛巳，南巡幸鴈門，賜所過無出今年租賦。五月庚寅朔，觀漁于灅水。己亥，車駕還宮。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祠恒岳。甲申，車駕還宮，賜所過無出今年田租。九月甲寅，築宮於白登山。冬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蝕之。十二月癸亥，西巡至雲中，踰白道，北獵野馬於辱孤山，至于黃河，從君子津西度，大狩於薛林山。

五年春正月景戌朔，自薛林東還，至屋竇城，饗勞將士，大酺二日，班禽以賜之。己亥，車駕還宮。二月景戌，南陽王[illegible]文薨。夏四月景寅，起灅南宮。五月乙酉，詔曰：「宣武皇帝體得一之玄，遠應自然之沖妙，大行大名，未盡盛美。今啓緯圖，始覩尊號，其更上尊謚曰道武皇帝，以章靈命之先啓，聖德之玄同。」庚戌，淮南侯司馬國璠、池陽侯司馬道賜等謀反，伏誅。六月景寅，幸翳犢山。是月，晉恭帝禪位于宋。秋七月丁酉，西至五原。丁未，幸雲中大室，賜從者大酺。八月癸亥，車駕還宮。閏月甲午，陰平王烈薨。是歲，西涼亡。
六年春二月己亥，詔天下戶二十，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三月甲子，陽平王熙薨。乙亥，制六部人羊滿百口者，調戎馬一匹。發京師六千餘人築苑，起自舊苑，東包白登，周回四十餘里。夏六月乙酉，北巡至于蟠羊山。秋七月乙卯，車駕還宮。癸酉，西巡，獵于柞山，親射猛獸，獲之。遂至于河。八月庚子，大獮于犢渚。九月庚戌，車駕還宮。壬申，宋人來聘。冬十月乙亥，行幸代。十二月景申，西巡于雲中。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自雲中西幸屋竇城，賜從者大酺二日。二月景戌，車駕還宮。三月乙丑，河南王曜薨。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燾為太平王，拜相國，加大將軍；丕為樂平王，加車騎大將軍；彌為安定王，加衛大將軍；範為樂安王，加

軍大將軍健為永昌王加撫軍大將軍崇為建寧王加輔
國大將軍俊為新興王加鎮軍大將軍獻懷長公主子嵇
敬為長樂王拜大司馬大將軍初帝服寒食散頻年動
不堪萬機五月立太平王燾為皇太子臨朝聽政是月宋
武帝殂秋九月詔司空奚斤等帥師伐宋乙巳幸灅南宮
遂如廣寧乙酉詔皇太子率百國以法駕田于東苑車乘
服物皆以乘輿之副辛亥築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辛
酉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唐堯廟因東幸幽州見耆年問
其所苦賜以爵號分遣使者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冬十月
甲戌車駕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奚斤等濟河攻滑臺不

拔求濟師帝怒不許議親南征為其聲援壬辰南巡出自
天門關踰恒嶺四方蕃附大人各帥所部從者五萬餘人
十一月皇太子親統六軍鎮塞上安定王彌與北新公安
同居守景午曲赦司州殊死以下景辰次於中山問人疾
苦十二月景戌行幸冀州存問人俗遣壽光侯叔孫建等
率衆自平原東度徇下青兗諸郡
八年春正月景辰行幸鄴存問人俗司空奚斤既平兗豫
還圍武牢宋守將毛德祖距守不下蠕蠕犯塞二月戊辰
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
備置戍衛三月乙卯濟自靈昌夏四月丁卯幸成皋觀武

牢而城內乏水懸綆汲河帝令連艦上施轒轀絕其汲路
又穿地道以奪其井丁丑幸洛陽觀石經閏月丁未還幸
河內北登太行幸高都己未武牢潰士衆大疫死者十二
三辛酉至晉陽班賜王公以下至於廝役五月景寅還次
鴈門皇太子率留臺王公迎于句注之北庚寅車駕至自
南巡六月己亥太尉宜都公穆觀薨景辰北巡至于參合陂
秋七月幸三會屋侯泉詔皇太子率百官以從八月幸馬
邑觀于灅源九月乙亥車駕還宮冬十月癸卯廣西宮起
外牆周回二十里是歲饑詔所在開倉振給十一月己巳
帝崩於西宮時年三十二遺詔以司空奚斤所獲軍實賜

大臣自司徒長孫嵩以下至于士卒各有差十二月庚子
上謚曰明元皇帝葬于雲中金陵廟稱太宗帝兼資文武
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
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該洽古義云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誠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方致靈心
有魏奄宅幽方代世君長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於晉室
斯符人事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包君人之量征伐
四剋威被遐荒乃立號改都恢隆大業終百六十載光宅
區中其原固有由矣道武顯晦安危之中屈申潛躍之際
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剪方難遂啟中原垂拱人神顯登

皇極雖冠履不暇棲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出長久所謂
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
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爲之明元承運之初實廓定
之始于時狼顧鴟跱猶有窺覦加以天賜之末內難尤甚
帝孝心敏悟[illegible]內和外撫克能周鄭款
服將[illegible]南被[illegible]功宗[illegible]其義良已遠矣

魏本紀第一　北史一

方洽　周益　周　乙千　孫　梓然　校正

魏本紀第二　北史二

世祖太武皇帝諱燾明元皇帝之長子也母曰杜貴嬪天
賜五年生於東宮體貌瓌異道武奇之曰成吾業者必此
兒也泰常七年四月封太平王五月立爲皇太子及明元
帝疾命帝總攝百揆帝聰明大度意豁如也八年十一月
己巳明元帝崩壬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十二月追
尊皇妣爲密皇太后進司徒長孫嵩爵爲北平王司空奚
斤爲宜城王藍田公長孫翰爲平陽王其餘普增爵位各
有差於是除禁錮釋嫌疑開倉庫振窮乏河南流人相率
內屬者甚衆
始光元年春正月景寅安定王彌薨夏四月甲辰東巡幸
大寗六月宋徐羨之弒其主義符秋七月車駕還宮八月
蠕蠕率六萬騎入雲中殺略人吏攻陷盛樂帝帥輕騎討之
虜乃退走九月大簡輿徒於東郊將北討冬十二月遣平
陽王長孫翰等討蠕蠕車駕次祚山蠕蠕北遁諸軍追之
大獲而還
二年春正月己卯車駕至自北伐二月景辰尊保母竇氏
曰保太后丁巳以北平王長孫嵩爲太尉平陽王長孫翰
爲司徒宜城王奚斤爲司空庚申營故東宮爲萬壽宮起
永安安樂二殿臨望觀九華堂初造新字千餘夏四月詔

龍驤將軍步堆使宋五月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
塞上秋八月赫連屈丐死九月永安安定二殿成丁卯大
饗以落之冬十月癸卯車駕北伐東西五道並出平陽王
長孫翰等絕漠追寇蠕蠕北走
三年春正月壬申車駕至自北伐乞伏熾盤遣使朝貢請
討赫連昌二月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回配夏五月
辛卯進中山公纂爵為王復南安公素先爵常山王六月
幸雲中舊宮謁陵廟西至五原田於陰山東至和兜山秋
七月築馬射臺于長川帝親登臺觀走馬王公諸國君長馳
射中者賜金錦繒絮各有差八月車駕還宮宋人來聘帝

以赫連屈丐死諸子相攻冬十月丁巳車駕西伐幸雲中
臨君子津會天暴寒數日冰合十一月戊寅帝率輕騎襲赫
連昌壬午徙萬餘家而還至祚山班所虜獲以賜將士各有
差十二月詔奚斤西據長安秦隴氐羌皆叛昌詣斤降武
都王楊玄及沮渠蒙遜等使使內附
四年春正月乙酉車駕至自西伐賜留臺文武各有差從
人在道多死到者裁十六七乙亥行幸幽州赫連昌遣其
弟定向長安帝聞之遣就陰山伐木造攻具二月車駕還
宮三月景午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丁丑廣平王
連薨夏四月丁未詔員外散騎常侍步堆使於宋五月車

駕為討赫連昌次拔鄰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先行
戊戌至黑水帝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六月癸卯朔
日有蝕之甲辰大破赫連昌昌奔上邽乙巳車駕入城虜
昌羣弟及其母妹妻妾宮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
可勝計辛酉班師留常山王素執金吾桓貸鎮統萬秋七
月己卯築壇於祚嶺戲馬馳射賜中者金帛繒絮各有差
蠕蠕寇雲中聞破赫連昌懼而遁八月壬子車駕至自西
伐飲至策勳告宗廟班軍實以賜留臺百寮各有差冬十
一月以氐王楊玄為假征南大將軍都督梁州刺史南秦
王十二月行幸中山守宰貪汙免者十數人癸卯車駕還

宮復所過田租之半
神䴥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
辛未京兆王黎薨二月改元司空奚斤進軍安定監軍侍
御史安頡出戰禽昌其餘衆立昌弟定為主走還平涼三
月辛巳侍中古弼送赫連昌至于京師司空奚斤追赫連
定於平涼馬髦嶺為定所禽將軍丘堆先在安定聞斤敗
東走長安帝大怒詔頡斬之夏四月赫連定遣使朝貢
壬子西巡戊午田于河西大赦以南秦王楊玄遣使朝貢五
月乞伏熾盤死秋八月東幸廣甯臨觀溫泉以太牢祭黃
帝堯舜廟九月車駕還宮冬十一月乙未朔日有蝕之是

月行幸河西大校獵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
二年夏四月宋人來聘庚寅車駕北伐五月丁未次于沙
漠舍輜重輕騎兼馬至栗水蠕蠕震怖焚廬舍絕跡西
走冬十月振旅凱旋于京師告于宗廟列置新人于漠南
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十一月西巡田于河
西至祚山而還
三年春正月庚子車駕還宮壬寅大赦癸卯行幸廣寧臨
溫泉作溫泉歌二月丁卯司徒平陽王長孫翰薨戊辰車
駕還宮三月壬寅進會稽公赫連昌爲秦王夏四月甲子
行幸雲中敕勒萬餘落叛走詔尚書封鐵追滅之五月戊

午詔天下敕勒功大明賞罰秋七月己亥詔諸征鎮將軍王
公杖節邊遠者聽開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員庚子詔大鴻
臚卿杜超假節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行征南大將軍
太宰進爵爲王鎮鄴爲諸軍節度八月宋將到彥之自清
水入河泝流西行景寅彥之遣將度河攻冶坂冠軍將軍
安頡督諸軍擊破之九月癸卯立密皇太后廟于鄴甲辰
行幸統萬遂征平涼界丹遇跋死冬十月乙卯冠軍將軍
安頡濟河攻洛陽丙子拔之辛巳安頡平武牢十一月乙
酉車駕至平涼己亥行幸安定庚子帝自安定還臨平涼
遂掘塹圍之行幸安定詔令初附赦秦隴之人賜復七

年辛酉安頡帥諸軍攻滑臺沮渠蒙遜遣使朝貢壬寅封
壽光侯叔孫建爲丹楊王十二月丁卯赫連定弟社干度
洛孤面縛出降平涼收其珍寶定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
奔走關中平壬申車駕還東留巴東公延普等鎮安定
四年春正月壬午車駕次木根山大饗食群臣景申宋將檀
道濟王仲德從清水救滑臺丹楊王叔孫建汝陰公長孫
道生拒之道濟等不敢進是月赫連定滅乞伏慕末二月
辛酉安頡司馬楚之平滑臺癸酉車駕還宮飲至策勳告
于宗廟賜留臺百官各有差戰士賜復十年定州人飢詔
開倉以振之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東走三月庚戌冠軍將

軍安頡獻宋俘萬餘人甲兵三萬夏六月赫連定北襲沮
渠蒙遜爲吐谷渾慕璝所執閏月乙未蠕蠕國遣使朝貢
詔散騎侍郎周紹使于宋秋七月己酉行幸河西起承華
宮八月乙酉沮渠蒙遜遣子安周入侍吐谷渾慕璝遣使
奉表請送赫連定己丑以慕璝爲大將軍封西秦王九月
癸丑車駕還宮庚申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以左光
祿大夫崔浩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爲司空癸亥
詔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西河王沮渠蒙遜爲假節加侍中
都督涼州及西域羌戎諸軍事行征西大將軍太傅
涼州牧涼王壬申詔曰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

閭殊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冑冠
冕州邦有羽儀之用詔曰朕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
比隱跡衡門不耀名譽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
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皆差次敘用冬十月戊寅詔司徒
浩改定律令行幸漠南十一月景辰北部敕勒莫弗庫
若于率其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詣行在所帝因而大
狩以賜從者勒石漠南以記功德宣城公奚斤坐事降爵
為公十二月車駕還宮
延和元年春正月景午尊保太后為皇太后立皇后赫連
氏立皇子晃為皇太子謁于太廟大赦改元二月丁未追
尊皇妣賀氏為皇后壬申西秦王吐谷渾慕璝送赫連定
於京師夏五月宋人來聘六月庚寅車駕伐和龍詔尚書
左僕射安原等屯于漠南以備蠕蠕辛卯詔兼散騎常侍
鄧穎使於宋秋七月己巳車駕至和龍穿塹以守之是月
築東宮九月乙卯車駕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
玄菟六郡人三萬家于幽州開倉以振之冬十月吐谷渾
遣使朝貢十一月己巳車駕至自和龍十二月己丑
馮文通長樂公崇及其母弟朗朗弟邈以遼西內屬先是
辟召賢良而州郡多逼遣之詔以禮申喻任其進退
二年春正月景午遣兼大鴻臚卿李繼持節假崇車騎大

將軍遼西王承制聽置尚書已下壬午詔兼散騎常侍宋
宣使於宋夏四月沮渠蒙遜死以其子牧犍為車騎將軍
改封西河王六月遣永昌王健尚書左僕射安原督諸軍
討和龍辛巳詔樂安王範發秦雍兵一萬築小城於長安
城內秋八月遼西王馮崇上表求說降其父帝不聽九月
宋人來聘并獻馴象一戊午詔兼大鴻臚卿崔頤持節拜
征虜將軍楊難當為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南秦王冬
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辛未幸陰山北詔兼散騎常侍盧
玄使於宋
三年春正月乙未車駕次于女水大饗群臣戊戌馮弘遣
使來和帝不許景辰南秦王楊難當克漢中送雍州流人
七千家于長安二月戊寅詔以頻年屢征有事西北運輸
之役百姓勤勞令郡縣括貧富以為三級富者租賦如常
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辛卯車駕還宮三月甲寅行
幸河西閏月甲戌秦王赫連昌叛走景子河西候將格殺
之驗其謀反群弟皆伏誅己卯車駕還宮進彭城公粟爵
為王秋七月辛巳東宮成備置屯衛三分西宮之一壬午
行幸美稷遂至隰城命諸軍討山胡白龍于河西九月戊
子剋之斬白龍及其將帥屠其城冬十一月車駕還宮十
二月甲辰行幸雲中

太延元年春正月乙未朔日有蝕之壬午降死罪刑已下
各一等癸未出道武明元宮人令得嫁甲申大赦改元二
月庚子蠕蠕焉耆車師各遣使朝貢詔長安及平涼人徙
在京師其孤老不能自存者聽還鄉里丁未車駕還宮夏
五月庚申進宜都公穆壽爵為宜都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為
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為恒農王廣陵公婁伏連為廣陵王
遣使者二十輩使西域甲戌行幸雲中六月甲午詔曰夫
春小旱東作不茂憂勤剋己祈請靈祇上下咸秩精誠有感何
報應之速雲雨震灑流澤霑渥有鄙婦人持方寸玉印詣
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為龍鳥之形

要妙奇巧不類人迹文曰旱疫平推尋其理蓋神靈之報
應也比者以來禎瑞仍臻甘露流液降於殿內嘉禾
生于中山野木連理殖於魏郡在先后載誕之鄉白燕集
于盛樂舊都玄鳥隨之蓋有千數嵩禾穎歲合秀於恒農
白兔並見於勃海白雉三隻又集於平陽太祖之廟天降
嘉貺將何德以酬之其令天下大酺五日禮報百神守宰
祭界內名山大川上答天意景午高麗鄯善國並遣使朝
貢秋七月田於棝陽己卯樂平王丕等五將東伐至和龍
徙男女六千口而還八月景戌行幸河西粟特國遣使朝
貢九月車駕還宮冬十月癸卯尚書左僕射安原謀反伏

誅甲辰行幸定州次于新城宮十一月己酉校獵于廣川
景子行幸鄴祀密太后廟詔所過親問高年褒禮賢俊十
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岳
二年春正月甲寅車駕還宮二月戊子馮弘遣使朝貢求
送侍子帝不許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高麗東夷諸國詔
喻之三月景辰宋人來聘辛未遣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
軍古弼討馮弘弘求救於高麗高麗遣其大將葛蔓盧
迎之夏四月甲寅皇子小兒苗兒並薨五月乙卯馮弘奔高
麗戊午詔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徵送馮弘丁卯行幸河
西赫連定之西也楊難當竊據上邽秋七月庚戌命樂平

王丕等討之詔散騎常侍游雅使於宋八月丁亥遣使六
輩使西域帝校獵于河西詔廣平公張黎發定州七郡一
萬二千人通莎泉道甲辰高車國遣使朝貢九月庚戌樂
平王丕等至略陽公難當奉詔攝上邽守高麗不送馮弘
帝將伐之納樂平王丕計而止冬十一月己酉幸棝陽驅
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車駕還宮乙丑改封潁
川王提為武昌王河西王沮渠牧犍遣使朝貢是歲吐谷
渾慕璝死
三年春正月癸未中山王纂薨戊子太尉北平王長孫嵩
薨乙巳丹楊王叔孫建薨二月乙卯行幸幽州存恤孤老

問人疾苦還幸上谷遂至代所過復田租之半三月己卯車駕還宮丁酉宋人來聘夏五月己丑詔天下吏人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景申行幸雲中秋七月戊子使永昌王健上黨王長孫道生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八月甲辰行幸河西九月甲申車駕還宮丁丑遣使者拜西秦王慕璝弟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冬十月癸卯行幸雲中十一月壬申車駕還宮是歲河西王沮渠牧犍世子封壇來朝高麗契丹龜茲悅般焉耆車師粟特疏勒烏孫渴盤陁鄯善破洛者舌等國各遣使朝貢

四年春三月庚辰鄯善王弟素延耆來朝癸未罷沙門年五十以下江陽王根薨是月高麗殺馮弘其五月戊寅大赦秋七月壬申車駕北伐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十二月車駕至自北伐上洛巴泉午等相帥內附詔遣散騎常侍高雅使于宋

五年春正月庚寅行幸定州三月辛未車駕還宮庚寅以故南秦王世子楊保宗為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夏五月癸未遮逸國獻汗血馬六月甲辰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

蠕蠕秋七月己巳車駕至上郡屬國城大饗群臣講武馬射壬午留輜重分部諸軍八月景申車駕至姑臧牧犍兄子祖踰城來降乃分軍圍之九月景戌牧犍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軍門帝解其縛待以藩臣之禮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稱計進張掖公禿髮保周爵為王與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略諸郡牧犍弟張掖太守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太守無諱復奔晉昌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及子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都大駭皇太子命上黨王長孫道生等拒之冬十月辛酉車駕東還徙涼州人三萬餘家于京師留樂平王丕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癸亥遣張掖王禿髮保周喻諸部鮮卑保周因率諸部叛於張掖十一月乙巳宋人來聘并獻馴象一十二月壬午車駕至自西伐飲至策勳告于宗廟楊難當寇上邽鎮將元勿頭討走之是歲鄯善龜茲疏勒焉耆高麗粟特渴盤陁破洛那悉居半等國並遣使朝貢

太平真君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圍酒泉辛亥遣侍臣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問人疾苦二月己巳詔假通直常侍邢穎使於宋發長安人五千浚昆明池三月酒泉陷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庚辰沮渠無諱寇張掖禿髮保周屯刪丹六月丁丑皇孫濬生大赦改元秋七月行幸陰

山己丑永昌王建大破秃髮保周定之景申保太后竇氏
崩于行宮癸丑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八月甲申沮渠無諱
降九月壬寅車駕還宮是歲州鎮十五飢詔開倉振恤之
以河南王曜子羯兒爲河間王後改封略陽王
二年春正月癸卯拜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
泉王三月辛卯葬惠太后於崞山庚戌新興王俊略陽王
羯兒有罪黜爲公辛亥封蠕蠕郁久閭乞歸爲朔方王沮
渠萬年爲張掖王夏四月丁巳宋人來聘秋八月辛亥詔
散騎侍郎張偉使于宋九月戊戌永昌王健薨冬十一月
庚子鎮南大將軍奚眷平酒泉十二月景子宋人來聘

三年春正月甲申帝至道壇親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
三月壬寅北平王長孫頹有罪削爵爲侯夏四月酒泉王
沮渠無諱走渡流沙據鄯善涼武昭王孫李寶據敦煌遣
使內附五月行幸陰山北六月景戌楊難當朝於行宮先
是起殿於陰山北殿成而難當至因曰廣德焉秋八月甲
戌晦日有蝕之冬十月己卯封皇子伏羅爲晉王翰爲秦
王譚爲燕王建爲楚王余爲吳王十二月辛巳太保襄城
魯元薨丁酉車駕還宮李寶遣使朝貢以寶爲鎮西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
四年春正月庚午行幸中山二月景子次于恒山之陽詔
有司刊石勒銘是月剋仇池三月庚申車駕還宮夏四月
武都王楊保宗謀反諸將禽送京師氐羌復推保宗弟文
德爲主圍仇池六月庚寅詔復人貲賦三年其田租歲輸
如常牧守不得妄有徵發癸巳大閱于西郊九月辛丑行
幸漠南甲辰捨輜重以輕騎襲蠕蠕分軍爲四道冬十一
月甲子車駕還至朔方詔曰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
授子任賢所以休息蓋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
摠統百揆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
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
百官明爲科制以稱朕心十二月辛卯車駕至自北伐

五年春正月壬寅皇太子始摠百揆侍中中書監宜都王
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侍中建興公古
弼輔太子以決庶政諸上書者皆稱臣上疏儀與表同戊
申詔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私養沙門巫及金銀工巧之
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以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
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庚戌詔自三公已下至於卿士其
子息皆詣太學其百工伎巧騶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
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二月辛未中山王
辰等八人以北伐後期斬于都南癸酉樂平王丕薨庚辰
行幸陰山三月戊辰大會于那南遣使者四輩使西域甲辰

車駕還宮夏四月乙亥大寧陽平王杜超爲帳下所殺五
月丁酉行幸陰山北六月西平王吐谷渾慕利延殺其兄
子緯代立緯弟叱力延等來奔乞師以叱力延爲歸義王
秋八月乙丑田于河西壬午詔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使於
宋九月帝自河西至于馬邑觀于崞川己亥車駕還宮辛
未行幸漢南冬十月癸未晉王伏羅大破慕利延慕利延
走奔白蘭其部一萬三千內附十一月宋人來聘十二月
景戌車駕還宮
六年春正月辛亥行幸定州引見長老存問之詔兼員外
散騎常侍宋愔使于宋二月遂西幸上黨觀連理樹於玄

氏至吐京討徙叛胡出配郡縣三月庚申車駕還宮詔諸
有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夏六月戊子朔日有蝕之
壬辰北巡秋八月壬辰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以輕騎
至鄯善執其王真達以詣京師帝大悅厚待之車駕幸陰
山北次于廣德宮詔發天下兵三取一各當戒嚴以須後
命徙諸種雜人五千餘家於北邊令人北徙畜牧至廣漠
以餌蠕蠕壬寅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討吐谷渾慕利
延軍到曼頭城慕利延驅其部落西度流沙那急追故西
秦王慕璝世子被囊逆軍拒戰那擊破之中山公杜豐追
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慕利延兄子什歸熾盤子成龍

送于京師慕利延遂入于闐國九月盧水胡蓋吳聚衆
反於杏城冬十一月高涼王那振旅還京師庚申遼東王
竇漏頭薨河東蜀薛永宗聚黨入汾曲西通蓋吳受其位
號蓋吳自號天台王署百官辛未車駕還宮選六州兵勇
猛者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領爲二道南略淮泗以北
徙青徐之人以實河北癸未西巡
七年春正月戊辰車駕次東雍圍薛永宗斬之其男女無
少長皆赴水死辛未南幸汾陰蓋吳退走北地二月景戌
幸長安存問父老丁亥幸昆明池遂田于岐山之陽所過
誅與蓋吳通謀反害守將者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

像徙長安城內工巧二千家於京師夏四月甲申車駕至
自長安戊子毀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
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
璽五月蓋吳復聚杏城自號秦地王景戌發司幽定冀四
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于河廣袤皆千里六
月癸未朔日有蝕之秋八月蓋吳爲其下人所殺傳首京
師復略陽公羯兒王爵
八年春正月癸未行幸中山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謀反
伏誅夏五月車駕還宮六月西征諸將扶風公處眞等八
將坐盜沒軍資所在虜掠贓各千萬計並斬之秋八月樂

安王範薨冬十一月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薨十二月
晉王伏羅薨
九年春正月宋人來聘二月癸卯行幸定州山東人飢詔
開倉振之罷塞圍作遂西幸上黨詔於壺關東北大王山
累石爲三封又斬其鳳皇山南足以斷之三月車駕還宮
夏五月甲戌以交阯公韓拔爲假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
尉鄯善王鎮鄯善賦役其人比之郡縣六月辛酉行幸廣
德宮丁卯悅般國遣使求與王師俱討蠕蠕帝許之秋八
月詔中外諸軍戒嚴九月乙酉練兵于西郊景戌幸陰山
是月成周公萬度歸千里驛上大破焉耆國其王鳩尸畢

那奔龜茲冬十月辛丑恒農王奚斤薨癸卯以婚姻奢靡
喪葬過度詔有司更爲科限癸亥大赦十二月詔成周公
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茲皇太子朝于行宮遂從北討至
受降城不見蠕蠕因積糧城內留守而還北平王長孫敦
坐事降爵爲公
十年春正月戊辰朔帝在漠南大饗百寮甲戌蠕蠕吐賀
眞懼遠遁三月蒐于河西庚戌車駕還宮夏四月景申朔
日有蝕之九月閱武於碻上遂北伐冬十月庚子皇太子
及羣官奉迎於行宮十二月戊申車駕至自北伐己酉以
平昌公託眞爲中山王

十一年春正月乙丑行幸洛陽所過郡國皆親
恤孤寡二月甲午大蒐于梁川皇子眞薨是月大修宮室
皇太子居于北宮車駕遂征懸瓠夏四月癸卯車駕還宮
賜從者及留臺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六月己亥誅司徒
崔浩辛丑北巡陰山秋七月宋將王玄謨攻滑臺八月辛
亥田于河西癸未練兵於西郊九月辛卯車駕南伐癸巳
皇太子北伐屯于漠南吳王余留守京都庚子曲赦定冀
相三州死罪已下冬十月乙丑車駕濟河玄謨棄軍而走
乃命諸將分道並進車駕自中道十一月辛卯至鄒山使
使者以太牢祀孔子是月頓丘國獻師子一十二月丁卯

車駕至淮詔刈雚葦作筏數萬而濟淮南皆降癸未車駕
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諸軍同日皆臨江所過城邑莫不
望塵奔潰其降附者不可勝數甲申宋文帝使獻百牢貢
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
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野報之帝詔皇孫爲書致馬
通問焉
正平元年春正月景戌朔大會羣臣於江上文武受爵者
二百餘人丁亥車駕北旋二月癸未次于魯口皇太子朝
於行宮三月己亥車駕至自南伐飮至策勳告於宗廟以
降人五萬餘家分置近畿賜留臺文武所獲軍資生口各

有差夏五月壬寅大赦六月壬戌改元車師國王遣子入
侍詔以刑網太密犯者更衆命有司其案律令務求厥中
自餘有不便於人者依比增損詔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
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濮陽王閭兄爲涼王郁有罪賜死
戊辰皇太子晃薨壬申葬景穆太子於金陵秋七月丁亥行
幸陰山省諸曹吏員三分之一九月癸巳車駕還宮冬十
月庚申行幸陰山宋人來聘詔殿中將軍郎法祐使於宋
己巳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薨十二月丁丑車駕還宮封
皇孫濬爲高陽王尋以皇孫世嫡不宜在藩乃止改封秦
王翰爲東平王燕王譚爲臨淮王楚王建爲廣陽王吳王
余爲南安王

二年春正月庚辰朔南叛降人五千餘家於中山謀叛州
軍討平之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與降人通謀賜死
三月甲寅中常侍宗愛構逆帝崩於永安宮時年四十五
祕不發喪愛又矯皇后令殺東平王翰迎南安王余立大
赦改元爲承平尊謚曰太武皇帝葬於雲中金陵廟號世
祖帝生不逮密太后及有所識言則悲慟哀感傍人明元
聞而嘉歎及明元不豫衣不釋帶性清儉率素服御飲膳
取給而已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綵
羣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
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
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
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
至於賞賜皆是勳績之家親戚愛寵未嘗橫有所及臨敵
常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
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命將出師指授節度從命者無
不制勝違教者率多敗失性又知人拔士於卒伍之中唯
其才效所長不論本末兼甚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
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常曰法者朕與天
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法無所寬假雅長聽察瞬息

之間下無以措其姦隱然果於誅戮後多悔之司徒崔浩
死後帝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爲卒帝聞而
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
李宣城可哀褒貶雅意皆此類也
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賀夫人延和元
年正月景午立爲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強識聞則不忘
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太武甚奇之及西征涼州皇太
子監國初太武之伐河西李順等咸言姑臧無水草不可
行師太子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臧乃詔太子曰姑臧城東
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

年少多言亦可惡也太子謂宮臣曰為人臣不實誠此
豈是忠乎吾初聞有疑但帝決行耳幾誤人大事言者復
何面目見帝也眞君四年從征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虜
惶怖擾亂太子言於太武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中書令
劉潔固諫以為塵盛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由賊恇擾
何有營上而有此塵太武疑之遂不急擊蠕蠕遠遁既而
獲虜候騎乃云不覺官軍至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
知無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子所言軍國大事多
見納用遂知萬機及監國命有司使百姓有牛家以人牛
相貿又禁飲酒雜戲棄本沽販者於是墾田大增正平元

年六月戊辰薨於東宮時年二十四庚午命持節兼太尉
張黎兼司空竇瑾奉策即柩謚景穆太子文成即位追尊
為景穆皇帝廟號恭宗

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景穆皇帝之長子也母曰閭氏眞君
元年六月生於東宮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
孫年五歲太武北巡帝從在後逢虜帥桎一奴將加罰帝
謂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太武聞之曰此兒
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奇之及長風格異常每參決大政
可否正平二年三月中常侍宗愛弒逆立南安王余十月
景午朔又賊余於是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奉

迎世嫡皇孫
興安元年冬十月戊申皇帝即位於永安前殿大赦改元
正平二年為興安以驃騎大將軍元壽樂為太宰都督中
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尚書長孫渴侯為尚書令儀同三司
十一月景子二人爭權並賜死癸未廣陽王建臨淮王譚
薨甲申皇妣閭氏薨進平南將軍宋子侯周忸爵為樂陵
王南部尚書章安子陸麗為平原王文武各加位一等壬
寅追尊皇考景穆太子為景穆皇帝妣閭氏為恭皇后尊
保母常氏為保太后十二月戊申祔葬恭皇后於金陵乙
卯初復佛法丁巳以樂陵王周忸為太尉平原王陸麗為

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為司空保達沙猴等國各遣使朝
貢戊寅進建業公陸俟爵為東平王進廣平公杜遺爵為
王癸亥詔以營州蝗開倉振恤甲子太尉樂陵王周忸有
罪賜死進濮陽公閭若文爵為王
二年春正月辛巳進司空杜元寶爵為京兆王廣平王杜
遺薨進尚書僕射東安公劉尼爵為王封建寧王崇子麗
為濟南王癸未詔與百姓雜調十五景戌進尚書西平公
源賀爵為王二月己未司空京兆王杜元寶謀反伏誅建
寧王崇崇子濟南王麗為元寶所引各賜死乙丑發京師
五千人穿天泉池是月宋太子劭殺文帝三月尊保太后

爲皇太后進安豐公閭武皮爵爲河間王夏五月宋孝武帝殺太子劭而自立閏月乙亥太皇太后赫連氏崩秋七月辛亥行幸陰山濮陽王閭若文永昌王仁謀反乙卯仁賜死若文伏誅己巳車駕還宮是月築馬射臺於南郊八月戊戌詔曰朕即位以來風雨順序邊方無事衆瑞兼呈又於苑內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羣公卿士咸曰休哉豈朕一人克臻斯應實由天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思與兆庶共茲嘉慶其令百姓大酺三日降殊死已下囚九月壬子閱武於南郊冬十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觀察風俗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復北平公長孫敦王爵是歲疏勒渴槃陁庫莫奚契丹罽賓等國各遣使朝貢

興光元年春正月乙丑以侍中河南公伊馛爲司空二月甲午帝至道壇登受圖籙禮畢曲赦京師夏六月行幸陰山秋七月景申朔日有蝕之庚子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元八月甲戌趙王深薨乙亥車駕還宮乙丑皇叔武頭龍頭薨九月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閉都門大索三日獲姦人亡命數百人冬十一月戊戌行幸中山遂幸信都十二月景子還幸靈丘至溫泉宮庚辰車駕還宮出于叱萬單等國各遣使朝貢

太安元年春正月辛酉奉太武景穆神主于太廟樂平王拔有罪賜死二月癸未武昌王提薨三月己亥以太武景穆神主入太廟改元曲赦京師死囚已下夏六月壬戌詔名皇子弘曲赦癸酉詔尚書穆眞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大明賞罰冬十月庚午以遼西公常英爲太宰進爵爲王是歲遮逸波斯疏勒等國各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乙卯立皇后馮氏二月丁巳立皇子弘爲皇太子大赦夏六月羽林中郎于判元提等謀逆誅秋八月田於河西平西將軍漁陽公尉眷北擊伊吾克其城大獲而還九月辛巳進河東公閭毗零陵公閭紇爵並爲王冬十月甲申車駕還宮甲午曲赦京師十一月改封西平王源賀隴西王嚈噠普嵐等國各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徵漁陽公尉眷拜太尉進爵爲王錄尚書事夏五月封皇弟新成爲陽平王六月癸卯行幸陰山秋八月田於陰山之北己亥還宮冬十月將東巡詔太宰常英起行宮於遼西黃山十二月州鎮五蝗百姓飢使開倉振給之是歲栗特于闐等五十餘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景午朔初設酒禁乙卯行幸廣甯溫泉宮遂東巡庚午至遼西黃山宮遊宴數日親對高年勞問疾苦二月景子登碣石山觀滄海大饗羣臣於山上班賞進爵各有差改碣石山爲樂遊山築壇記行於海濱戊寅南幸

信都田於廣川三月丁未觀馬射於中山所過郡國賜復
一年景辰車駕還宮起太華殿乙丑東平王陸俟薨夏五
月壬戌詔曰比年以來雜調減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懸
非在職之官綏導失所貪穢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常調不
充人不安業宰人之徒加以死罪六月景申田於松山秋
七月庚午行幸河西九月丁巳還宮辛亥太華殿成丙寅
饗羣臣大赦冬十月甲戌北巡至陰山有故冢毀廢詔曰
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墳隴者斬之辛卯次
于車輪山累石記行十一月車駕渡漠蠕蠕絕迹遠遁十
二月中山王託真薨

五年春二月己酉司空河南公伊馛薨三月庚寅曲赦京
師死罪已下夏四月乙巳封皇弟子推為京兆王五月當
居國遣使朝貢六月戊申行幸陰山秋八月庚戌遂幸雲
中壬戌還宮九月戊辰儀同三司敦煌公李寶薨冬十二
月戊申詔以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徧遇災旱年穀不
收開倉廩振之有徙流者喻還桑梓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赦改元庚午詔散騎侍郎馮
闡使於宋夏四月戊戌皇太后常氏崩於壽安宮五月癸
酉葬昭太后於廣寧鳴雞山六月甲午詔征西大將軍陽
平王新城等討吐谷渾什[illegible]崔浩之誅也史官遂廢至是

復置秋七月西征諸軍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庚申
朔日有蝕之是月諸軍濟河追什寅遇瘴氣多病疫乃引
還庚午車駕還宮冬十月居常王獻馴象三十一月詔
散騎侍郎盧度世使於宋
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刺史牧人為萬里之表自頃每因
發調逼人假貸大商富賈要射時利上下通同分以潤屋
為政之弊莫過於此其一切禁絕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
告天下咸令知禁二月行幸中山遂幸信都三月宋人來
聘車駕所過皆親對高年問疾苦詔年八十一子不從役
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羣臣仰射山峯無能踰者

帝彎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
銘是月發并肆州五千餘人修河西獵道辛巳車駕還宮
夏四月乙未河東王閭毗薨五月癸未詔南部尚書黃盧
頭李敷等考課諸州秋七月戊寅封皇弟小新成為濟陰
王天賜為汝陰王萬壽為樂良王洛侯為廣平王八月波
斯國遣使朝貢冬十月詔假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使于
宋廣平王洛侯薨
三年春正月壬午以東郡公乙渾為太原王癸未樂良王
萬壽薨二月壬子朔日有蝕之癸酉田於崞山遂觀漁于
旋鴻池三月甲申宋人來聘高麗蓰王契嚙思厭於師疏

勒石那悉居半渴盤陁等國並遣使朝貢夏六月庚申行幸陰山秋七月壬寅幸河西九月壬辰常山王素薨冬十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使于宋十一月壬寅車駕還宮十二月乙卯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戊午零陵王閭拔薨

四年春三月乙未賜京師人年七十以上太官厨食以終其年皇子胡仁薨追封樂陵王夏四月癸亥上幸西苑親射猛獸三頭五月壬辰侍中漁陽王尉眷薨壬寅行幸陰山秋七月壬午詔曰朕每歲閑月命群臣講武所幸之處必立宮壇糜費之功勞損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也八月景寅遂田于河西九月辛巳車駕還宮冬十月　以定相二州霣霜殺稼免其田租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使於宋十二月辛丑詔以喪葬嫁娶大禮未備命有司為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壬寅詔曰婚姻者人道之始比者　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賂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擇選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庶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為婚犯者加罪

五年春正月丁亥封皇弟雲為任城王二月詔以州鎮十四去歲蟲水開倉振恤夏四月癸卯進封頓丘公李峻為

王閏月戊子帝以旱故減膳責身是夜澍雨大降五月宋孝武帝殂六月丁亥行幸陰山秋七月壬寅行幸河西九月辛丑車駕還宮冬十月琅邪侯司馬楚之薨十二月南秦王楊難當薨吐呼羅國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景申大赦二月丁丑行幸樓煩宮巳尚離拔王對曼等國各遣使朝貢三月戊戌相州刺史西平郡王吐谷渾權薨乙巳車駕還宮夏四月破洛那國獻汗血馬普嵐國獻寶劒五月癸卯帝崩于太華殿時年二十六六月景寅奉尊謚曰文成皇帝廟號高宗八月葬雲中之金陵

顯祖獻文皇帝諱弘文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李貴人興光元年七月生於陰山之北太安二年二月立為皇太子和平六年五月甲辰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車騎大將軍乙渾矯詔殺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于禁中戊申司徒公平原王陸麗自湯泉入朝又殺之己酉以渾為太尉公以錄尚書事東安王劉尼為司徒公以尚書左僕射和其奴為司空公六月封繁陽侯李嶷為丹楊王征東大將軍馮熙為昌黎王秋七月癸巳以太尉乙渾為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決焉九月庚子曲赦京師丙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人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人然牧司寬非

其人從于與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民望忠
信以爲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冒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
是月宋義陽王劉昶自彭城來奔冬十月徵陽平王新成
京兆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汝陰王天賜任城王雲入朝
十一月宋湘東王彧殺其主子業而自立
天安元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改元二月庚申丞相太原
王乙渾謀反伏誅丁亥以侍中元孔雀爲濮陽王侍中陸
定國爲東郡王三月庚子以隴西王源賀爲太尉公辛丑
高宗文成皇帝神主祔于太廟辛亥帝幸道壇親受符籙
曲赦京師秋九月己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

人學生六十人冬十二月皇弟安平王長樂薨是歲州鎮十
一旱人飢開倉振恤
皇興元年春正月癸巳鎮南大將軍尉元大破宋將張永
沈攸之於呂梁東宋人來聘庚子東平王道符謀反於長
安其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京師道符兄弟皆伏誅閏月
以頓丘王李峻爲太宰二月濟陰王小新成薨宋東平太
守申纂戍無鹽遏絕王使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督諸
軍往討三月甲寅克之秋八月丁酉幸武州山石窟寺戊
申皇子宏生大赦改元九月己巳進馮翊公李白爲梁郡
王冬十月己亥朔日有蝕之癸卯田於那男池濮陽王

孔雀以罪降爲公
二年春二月癸未田于西山親射虎豹三月慕容白曜進
圍東陽戊午宋人來聘夏四月朔日有蝕之辛丑以昌
南郡公李惠爵爲王五月乙卯田于崞山遂幸繁畤辛酉
車駕還宮六月庚辰以河南闕地曲赦京師殊死已下以
昌黎王馮熙爲太傅秋九月辛亥封皇叔禎爲南安王長
壽爲城陽王太洛爲章武王休爲安定王冬十月癸酉朔
日有蝕之辛丑田于冷泉十一月州鎮二十七水旱開
倉振恤十二月甲午詔曰頃張永敢拒王威暴骸原野天
下之人一也其來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敕

州縣收瘞之
三年春正月乙丑東陽潰虜沈文秀戊辰司空平昌公和
其奴薨二月己卯進上黨公慕容白曜爵爲濟南王夏四
月壬辰宋人來聘景申名皇子宏大赦丁酉田于崞山五
月徙青齊人於京師六月辛未立皇子宏爲皇太子冬十
月丁酉朔日有蝕之是月太宰頓丘王李峻薨十一月進
襄城公韓頹爵爲王
四年春正月州鎮大飢詔開倉振恤二月以東郡王陸定
國爲司空公詔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討吐谷渾什
寅廣陽王石侯薨三月景戌詔天下人病者所在官司遣

堅就家訪視所須藥任醫所量給之夏四月辛丑大赦戊
申長孫觀軍至曼頭山大破什寅五月封皇弟長樂為建
昌王六月宋人來聘秋八月蠕蠕犯塞九月景寅車駕北
伐諸將俱會于女水大破虜軍司徒東安公劉尼坐事免
壬申車駕至自北伐飲至策勳告于宗廟冬十月誅濟南
王慕容白曜高平公李敷十一月詔弛山澤禁十二月甲
辰幸鹿野苑石窟寺陽平王新成薨
五年春二月乙亥詔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使于宋夏四
月北平王長孫敦薨六月丁未行幸河西秋七月景寅遂
至陰山八月丁亥車駕還宮帝幼而神武聰叡機悟有濟
人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及即位雅薄時務常有遺世
之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羣臣固請乃止景午使
太保建安王陸馛太尉源賀奉皇帝璽綬冊命皇太子升
帝位於是羣公奏上尊號太上皇帝己酉太上皇帝徙御
崇光宮采椽不斲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承明元年
文明太后有憾帝崩於永安殿年二十三上尊諡曰獻文
皇帝廟號顯祖葬雲中金陵
論曰太武聰明雄斷威靈傑立籍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
遂戎軒四出周旋險夷平秦隴掃統萬翦遼海蕩河源南
夷荷擔北蠕絕迹廓定四表混一華戎其為武功也大矣
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叡經綸事當命世至於
初則東儲不終末乃釁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景穆
明德令聞夙世殂夭其戾園之悼歟文成屬太武之後內
頗虛耗既而國釁時艱朝野楚楚帝與時消息靜以鎮之
養威布德懷緝中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為心亦何能若
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獻文聰叡夙成兼資雄斷故能更
清漠野大啓南服而早有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
意也

魏本紀第二　　北史二

周　乙千　孫　粹然　校正

魏本紀第三　北史三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皇帝之太子也母曰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室天地氛氳和氣充塞帝潔白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弘裕仁孝綽然有人君之表獻文尤愛異之三年六月辛未立為皇太子五年受禪延興元年秋八月景午皇帝即位於太華前殿改皇興五年為延興丁未宋人來聘九月壬戌詔在位及人庶進直言甲午青州高陽人封辯聚黨自號齊王州軍討平之冬十月丁亥沃野統萬二鎮敕勒叛詔太尉隴西王源賀追擊至枹罕滅之徙其遺迸於冀定相三州為營戶

十二月乙酉封駙馬都尉穆亮為趙郡王壬辰詔求韓後漢東萊人趫苟之後復其家畢世以彰盛德之不朽復前濮陽王孔雀本封辛丑徙趙郡王穆亮為長樂王癸卯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大陽蠻酋桓誕率戶內屬拜征南將軍封襄陽王曲赦京師及河西南至秦涇西至枹罕北至涼州及諸鎮詔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使於宋二月丁巳詔曰頃者淮徐未賓尼父廟隔非所致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雜合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蠕蠕犯塞太上皇帝次於北郊詔諸將討之虜遁走北部敕勒叛奔蠕蠕太上皇帝追至石磧不及而還三月戊辰以散騎常侍駙馬都尉萬安國為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庚午親耕藉田連川敕勒謀叛徙配青徐齊兗四州為戶夏四月庚子詔工商雜伎盡聽赴農諸州課人益種菜果辛亥宋人來聘癸酉詔沙門不得去寺行者以公文是月宋明帝殂五月丁巳詔軍警給璽印傳符次給馬印六月安州遭水雹詔丐租振恤景申詔今年貢舉尤為猥濫自今所遣皆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戊午行幸陰山秋七月壬寅詔州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

對者赴九月講武當親問風俗八月百濟遣使請兵伐高麗九月辛巳車駕還宮戊申統萬鎮將河間王閭武皮坐貪殘賜死己酉詔以州鎮十一水旱丐其田租開倉振恤又詔流迸之人皆令還本違者徙邊冬十月蠕蠕犯塞及五原十一月太上皇帝親討之將度漠蠕蠕聞之北走數千里丁亥封皇叔略為廣川王壬辰分遣使者巡省風俗問人疾苦帝每月一朝崇光宮十二月庚戌詔曰頃者以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人之心競為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人志隆政道也自今牧守溫良仁儉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貪

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以為彝準詔以代郡事同豐沛代人先配邊戍者免之是歲高麗地豆干庫莫奚高昌等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辰詔員外散騎常侍崔演使於宋丁亥改崇光宮為寧光宮二月壬午太上皇帝至自北討飲至策勳告於宗廟甲戌詔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三縣者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三月壬午詔諸倉囷穀麥充積者出賜貧人夏四月戊申詔假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等討吐谷渾拾寅壬子詔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

為崇聖大夫給十戶以供灑掃六月甲子詔曰往年縣召秀才二人問守宰善惡而賞者未幾罪者眾多肆法傷生情所未忍諸為人所列者特原其罪盡可代之秋七月詔河南六州人戶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乙亥行幸陰山八月庚申帝從太上皇帝幸河西拾寅謝罪請降許之九月辛巳車駕還宮乙亥宋人來聘己亥詔以今京師及天下囚未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給衣衾棺櫝葬之不得暴露丑詔遣十使循行州郡檢括戶口冬十月太上皇帝將南討詔州郡之人十丁取一充行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十二月戊寅詔以河南州郡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

百姓莫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獄黜陟幽明搜揚振恤癸巳太上皇帝南巡至懷州所過問人疾苦賜高年孝悌力田布帛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蝕之庚戌詔關外苑囿聽人樵採是歲高麗契丹庫莫奚粟特萬斤等國並遣使朝貢州鎮十一水旱丐人田租開倉振恤相州人餓死者二千八百四十五人妖人劉舉自稱天子齊州刺史武昌王平原捕斬之

四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蝕之丁丑太尉隴西王源賀以病辭位二月甲辰太上皇帝至自南巡辛未禁寒食三月丁亥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武使於宋夏四月丁卯詔曰

今非謀反大逆干紀外奔罪止其身而已秋七月己卯曲赦仇池八月戊申大閱於北郊九月以宋亂故詔將軍元蘭等伐蜀漢冬十月庚子宋人來聘十一月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觀察風俗撫慰初附是歲粟特敕勒吐谷渾高麗曹利闍悉契丹庫莫奚地豆干等國並遣使朝貢州鎮十三大饑丐人田租開倉賑之

五年春二月癸丑詔定考課明黜陟夏四月詔禁畜鷹鷂開相告之制五月景午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武使於宋丁未幸武州山辛酉幸車輪山六月庚午禁殺牛馬壬申曲赦京師死罪遣備蠕蠕秋九月癸卯洛州人賈伯奴稱

悰義丁謀反人田智度謀上洛王郡討平之冬十月太上皇帝大閱於北郊十二月景寅詔封建昌王長樂為安樂王己丑城陽王長壽薨庚寅宋人來聘是歲高麗吐谷渾龜茲契丹庫莫奚地豆干蠕蠕等國並遣使朝貢

承明元年春二月司空東郡王陸定國坐事免官爵為兵夏五月冀州人宋伏龍聚衆自稱南平王郡縣捕斬之六月甲子詔中外戒嚴分京師見兵為三等第一軍出遣第一兵二等亦如之辛未太上皇帝崩壬申大赦改元大司馬大將軍安城王萬安國坐法賜死戊寅以征西大將軍安樂王長樂為太尉尚書左僕射南平公目辰為司徒進

封宜都王以南部尚書李訢為司空奇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臨朝稱制秋七月甲辰追尊皇妣李貴人為思皇后濮陽王孔雀有罪賜死八月甲子詔羣公卿士有便人益國者具狀以聞甲戌以長安二蠶多死丐人歲賦之半九月丁亥曲赦京師冬十月丁巳起七寶永安行殿乙丑進假東陽王丕爵為王己未詔羣官卿士下及吏人各聽上書直言極諫勿有所隱諸有益政利人可以正風俗者有司以聞辛未幸建明佛寺大宥罪人進濟南公羅拔爵為王是歲蠕蠕高麗庫莫奚波斯契丹石昌粟特萬斤等國並遣使朝貢

太和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辛亥起太和安昌二殿己丙秦州略陽人王元壽聚衆自號衝天王京中飢開倉振恤二月辛未秦益二州刺史武都公尉洛侯討破王元壽三月庚子以雍州刺史東陽王丕為司徒景午詔曰去年牛疫死傷太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肆業其敕在所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年一夫制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夏四月樂安王良薨癸巳復前東郡王陸定國官爵五月車駕祈雨於武州山俄而澍雨大洽秋七月壬辰京兆王子推薨庚子定三等死刑己酉起朱明思賢門是月宋人殺其主昱八月壬

子大赦景子詔曰工商皂隸各有厥分而有司縱濫或染清流自今戶內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已下準次而授若階藉元勳以勞定國者不從此制戊寅宋人來聘九月乙酉詔羣臣定律令於太華殿庚子起永樂遊觀殿於北苑穿神泉池冬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已上於太華殿賜以衣服詔七十已上一子不從役宋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襲仇池十一月丁亥懷州人伊祁苟自稱堯後應王聚衆於重山洛州刺史馮熙討平之閏月庚午詔員外散騎常侍李長仁使於宋十二月壬寅征西將軍皮歡喜攻陷葭蘆斬楊文度傳首京師丁未

州郡八水旱蝗人飢詔開倉振恤是歲高麗契丹庫莫奚
蠕蠕車多羅西天竺舍衛疊伏羅粟揚婆賁閭普國並遣
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丁巳封昌黎王馮熙第二子始興為北平王
二月丁亥行幸代之湯泉所過問人疾苦以宮女賜貧人
無妻者癸卯車駕還宮乙酉晦日有蝕之三月景子以河
南公梁彌機為宕昌王夏四月己丑宋人來聘京師旱甲
辰祈天災於北苑親自禮焉減膳避正殿景午澍雨大洽
曲赦京師五月詔曰迺者人漸奢尚婚葬越軌又皇族貴
戚及士庶之家不惟氏族高下與非類婚偶先帝親發明

詔為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朕今憲章舊典祗案先制著之律令永為
定準犯者以違制論六月庚子皇叔若薨秋八月分遣使
者考察守宰問人疾苦景戌詔罷諸州禽獸之貢九月乙
巳朔日有蝕之景辰曲赦京師冬十月壬辰詔員外散騎
常侍鄭羲使於宋十二月癸巳誅南郡王李惠是歲龜茲
國獻名駝龍馬珍寶甚衆吐谷渾蠕蠕勿吉等國並遣使
朝貢州鎮二十餘水旱人飢詔開倉振恤
三年春正月癸丑坤德六合殿成甲申詔羣行祭宮二月
辛巳帝太皇太后幸代郡湯泉問人疾苦鰥寡貧者賜以
宮女己亥還宮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甲辰曲赦京師夏
四月壬申宋人來聘癸未樂安王良樂平王薨甲午宋順帝禪
位于齊庚子進淮陽公尉元爵為淮陽王宜都王目辰有罪賜
死五月丁巳帝祈雨於北苑閉陽門是日澍雨大洽六月
辛未以雍州人飢開倉振恤起文石室靈泉殿於方山秋
七月壬寅詔免宮人年老及病者八月壬申詔羣臣進直
言乙亥幸方山起思遠佛寺丁丑還宮九月壬子以司徒
東陽王丕為太尉趙郡公陳建為司徒進爵魏郡王河南
公苟頹為司空進爵河東王進太原公王叡爵中山王隴東
公張祐新平王乙未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有罪賜死庚
申隴西王源賀薨冬十月己巳朔大赦十一月癸卯賜京

師貧窮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衣服布帛各有差癸丑進假
梁郡公元嘉爵為假王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元琛三將
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三將出廣固至壽春是歲吐谷渾
高麗蠕蠕地豆干契丹庫莫奚龜茲粟特州逸河龍員伏
羅員闊悉萬斤等國各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癸卯乾象六合殿成乙卯廣川王略薨丁巳
罷畜鷹鷂之所以其地為報德佛寺戊午襄城王韓頹有
罪削爵徙邊二月癸巳以旱故詔天下祀山川羣神及能
興雲雨者修飾祠堂薦以牲璧人有疾苦所在存問夏四
月己卯幸廷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詔隨輕重決遣以赴

耕耤田甲申賜天下貧人一戶之內無雜財穀帛者廩一年
六月丁卯以澍雨大洽曲赦京師秋七月辛亥行幸太山
壬子詔會京師耆老賜錦綵衣服几杖稻米蜜麪復家人
不從役閏月丁亥幸虎圈親錄囚徒輕者皆免之壬辰頓
丘王李鍾葵有罪賜死八月乙酉詔諸州置冰室九月乙
亥思義殿成壬午東明觀成戊子詔曰隆寒雪降可遣侍
臣詣廷尉獄及囚所察飢寒者給以衣食桎梏者代以輕
鎖是歲郡鎮十八水旱人飢詔開倉振恤蠕蠕悉萬斤等
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己卯南巡丁亥至中山親見高年問人疾苦

二月辛卯朔大赦賜孝悌力田孤貧不能自存者穀帛各
有差免宮人之老者還其親丁酉至信都存問如中山癸
卯還中山己酉講武于唐水之陽庚戌車駕還宮沙門法
秀謀反伏誅假梁郡王嘉大破齊俘獲三萬餘口送京師
三月辛酉朔幸肆州癸亥講武于雲水之陽所經考察守
宰黜陟之己巳車駕還宮詔曰法秀妖詐亂常妄說符瑞
蘭臺御史張求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為大逆有司科
以族誅誠合刑憲但矜愚重命猶所不忍其五族者降止
同祖三族止一門門誅止身夏四月己亥行幸方山建永
固石室於山立碑焉銘太皇太后終制于金冊又起鑒玄

殿甲寅以旱故詔所在掩骼骨祈禱神祇任城王雲薨六
月庚申以澍雨月時要詔天下勿使有留獄六月甲辰中山
王叡薨戊午封皇叔簡為齊郡王猛為安豐王秋七月庚
申朔日有蝕之甲子齊人來聘九月庚午閱武於南郊大
饗群臣齊使車僧朗以班在宋使殷靈誕後辭不就席宋
降人解奉君刃僧朗於會中詔誅奉君等乙亥封昌黎王
馮熙世子誕為南平王冬十二月癸巳州鎮十二飢詔開
倉振恤是歲鄧至蠕蠕等國並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甲戌大赦二月辛卯詔以靈丘郡土既褊塉
又諸州路衝復其人租十五年癸巳白蘭王吐谷渾翼世

以誣罔伏誅乙未詔曰蕭道成逆亂江淮戎旗頻舉七州
之人既有征運之勞深乖輕徭之義其復常調三年癸丑
賜王公已下清勤著稱者穀帛有差三月庚辰幸虎圈詔
曰虎狼猛暴食肉殘生從今勿復捕貢辛巳幸武州山石
窟寺賜貧老衣服是月齊高帝殂夏四月甲辰賜畿內鰥
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帛各有差秋七月發州郡五萬人
修靈丘道八月癸未朔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處丙
其租賦貧儉不自存者賜以粟帛庚子罷山澤禁九月辛
酉以氐楊後起為武都王是歲地豆干吐谷渾等國並遣
使朝貢

七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每思知百姓疾苦以增修寬政
故具問守宰苛虐之狀於州郡使者秀孝計掾對多不
實甚乖朕虛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
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下使知後犯無恕丁卯詔青齊光
東徐四州户運倉粟二十萬石送瑕丘琅邪復租筭一年
三月甲戌以冀定二州飢詔郡縣為粥於路以食之又弛
關津之禁夏四月庚子幸崞山賜所過鰥寡不能自存者
衣服粟帛壬寅車駕還宮閏月癸丑皇子生大赦六月定
州上言為粥所活九十四萬七千餘口秋七月甲申詔假
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於齊改封濟南王羅拔為趙郡王

九月壬寅詔求讜言冀州上言為粥所活七十五萬一千
七百餘口冬十月戊午皇信堂成十一月辛丑齊人來聘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癸丑詔曰夏殷不嫌一族之婚
周世始絕同姓之娶斯皆教隨時設政因事改者也皇運
初基日不暇給古風遺樸未遑釐改自今悉禁絕之有犯
者以不道論庚午開林慮山禁與人共之州鎮十三飢詔
開倉振恤
八年春正月詔隴西公琛尚書陸叡為東西二道大使褒
善罰惡夏五月己卯詔振賜河南七州戍兵甲申詔員外
散騎常侍李彪使於齊六月丁卯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

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顧憲章
舊典始班俸祿罷諸商人以簡人事戶增調三匹穀二斛
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均預調為二匹之賦即兼商用雖有
一時之煩終克永逸之益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變法
改度宜為更始其大赦天下與之惟新戊辰武州水壞人
居秋八月甲辰詔以班制俸祿更與刑書冀寬猛兼允人或
異之戊戌詔百辟卿士工商吏人各上便宜勿有所隱九月甲
午齊人來聘戊戌詔俸制十月為首每季一請於是內外
百官受祿有差冬十一月乙未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
于齊十二月州鎮十五水旱人飢詔使者開倉振恤是歲

蠕蠕高麗等國各遣使朝貢
九年春正月戊寅詔禁圖讖秘緯及名為孔子閉房記者
以大辟論又諸巫覡假稱神鬼妄說吉凶及委巷諸非墳
典所載者嚴加禁斷癸未大饗群臣於太華殿班賜皇誥
二月己亥制皇子封王者皇孫及曾孫紹封者皇女封者
歲祿各有差封廣陽王建第二子嘉為廣陽王乙巳詔百
辟卿士工商吏人各上書極諫靡有所隱三月景申封皇
弟禧為咸陽王幹為河南王羽為廣陵王雍為潁川王勰
為始平王詳為北海王夏五月齊人來聘秋七月景午朔
新作諸門癸未遣使拜宕昌王梁彌機兄子彌承為宕昌

王八月庚申詔曰數州災水飢饉荐臻致有賣鬻男女者天譴在予一人百姓橫羅艱毒今自太和六年已來買定冀幽相四州飢人良口者盡還所親雖娉為妻妾遇之非理情不樂者亦離之冬十月丁未詔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以生死為斷勸課農桑興富人之本辛酉司徒魏郡王陳建薨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於齊十二月乙卯以侍中淮南王他為司徒是歲京師及州鎮十三水旱傷稼宕昌高麗吐谷渾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袞冕朝饗萬國二月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人戶籍三月庚戌齊人來聘夏四月辛

酉朔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帝初法服御輦祀西郊六月己卯名皇子曰恂大赦秋八月乙亥給尚書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珮大小組綬九月辛卯詔起明堂辟雍冬十月癸酉有司議依故事配始祖於南郊十一月議定州郡縣官依口給俸十二月乙酉汝南潁川飢詔丐人田租開倉振恤是歲蠕蠕高麗吐谷渾勿吉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二月甲子肆州之鴈門及代郡人飢詔開倉振恤夏五月癸巳南平王渾薨甲午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緦服已上賦役無所與六月辛巳秦州人飢詔開倉振恤秋七月己丑詔今年穀不登聽人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振恤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叡討之庚辰大議北伐辛巳罷山北苑以其地賜貧人冬十月辛未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甲戌詔曰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孟冬十月人閑歲隙宜於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十一月丁未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百姓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羅錦繡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太半班賚百官及京師人庶下至工商皁隸逮於六鎮戍士

各有差戊申詔今寒氣勁切杖捶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又歲飢輕囚宜速決了無令薄罪久留獄犴十二月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國記依紀傳之體是歲大飢詔所在開倉振恤吐谷渾高麗蠕蠕萬斤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二年春正月辛巳朔初建五牛旌旗乙未詔鎮戍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以聞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三月丁亥中散梁衆保等謀反伏誅夏四月甲子大赦己巳齊將陳顯達攻陷醴陽長樂王穆亮率騎討之五月丁酉詔六鎮雲中河西及關內

郡各脩水田通渠溉灌壬寅詔罷畜鷹鷂於太廟秋九月甲
午詔曰日蝕脩德月蝕脩刑迺者癸巳夜月蝕盡公卿已
下宜慎刑罰以答天意丁酉起宣文堂經武殿癸卯淮南
王他薨冬閏十月甲子帝觀築圓丘于南郊十一月雍豫
二州人飢詔開倉振恤梁州刺史臨淮王提坐貪縱配北
鎮是歲高麗宕昌吐谷渾勿吉武興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初備大駕乙丑兗州人王伯
恭聚衆勞山自稱齊王東萊鎮將孔伯孫討斬之戊辰齊
人寇邊淮南太守王僧儁擊走之二月庚子引羣臣訪政
道得失損益之宜三月兗州刺史章武王彬以貪財削封
夏四月丁丑詔曰升樓散物以賚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
有毀傷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鄉老貧獨者州鎮十
五大飢詔所在開倉振恤五月庚戌祀方澤六月汝陰王
天賜南安王楨並坐贓削爵免爲庶人秋七月立孔子廟於
京師八月乙亥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使齊九月出
宮人賜北鎮人貧鰥者冬十一月己未安豐王猛薨十二
月庚子司空河東王苟頹薨甲午齊人來聘乙亥以尚書
令尉元爲司徒左僕射穆亮爲司空是歲高麗吐谷渾陰
平中赤武興宕昌等國各遣使朝貢
十三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蝕之二月戊寅初詔定起居

注詔遣侍臣巡行州郡問人疾苦夏四月地豆干頻犯
塞甲戌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甲午詔兼員外散
騎常侍邢產使於齊五月己酉庫莫奚犯塞安州都將樓
龍兒擊走之沙門司馬惠御自言聖王謀破平原郡禽獲
伏誅秋七月甲辰詔罷都牧雜制八月詔議國之行次九
月癸丑太皇太后馮氏崩詔聽諸鎮留經內侍者前後奔
赴冬十月戊辰詔將親侍龍輿奉訣陵隧諸常從之官悉
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於
永固陵甲戌車駕謁永固陵羣臣固請公除帝不許己卯
車駕謁永固陵庚辰帝居廬引見羣寮於太和殿太尉東
陽王丕等據權制固請帝引古禮往復羣臣乃止京兆王
太興有罪免官削爵詔曰公卿屢依金冊遺旨中代權制
或請過葬即吉朕思遵遠古終三年之制依禮既虞卒哭
此月二十一日授服以葛易麻既以衰服在上公卿不得
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服變從練禮已下復爲御膳酌
古今以制厥衷且取遺旨速除之一端粗申臣子罔極之
臣猶癸未詔曰朕遠遵古式欲終三年之禮百辟羣臣據
金冊顧命將奪朕心從先朝之制朕仰惟金冊俯自推省
取諸二衷不許衆議以衰服過期綜四聊之慕又奉遵聖
訓卑修諮旨不敢暗默自居以廢機政庶不傲遺令之意

羣臣哀慕之情並下州鎮長至三元絕告慶之禮甲申車駕謁永固陵十一月甲寅詔內外職人先朝班次及諸方雜客冬至之日盡聽入臨三品已下衰服者至夕復臨其餘唯旦臨而已其拜哭之節一依別儀丁巳齊人來聘十二月壬午詔依準丘井之式遣使與州郡宣行條制隱口漏丁即聽附實若朋附豪勢陵抑孤獨罪有常刑是歲吐谷渾宕昌武興陰平高麗鄧至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五年春正月丁巳帝始聽政於皇信東室初分置左右史官癸亥晦日有蝕之二月己丑齊人來聘三月甲辰車駕謁永固陵夏四月癸亥帝始進蔬食乙丑謁永固陵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奏祈百神詔曰何宜四氣未周使行禮事唯當考躬責己以待天譴甲戌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於齊己卯經始明堂改營太廟五月己亥議改律令於東明觀折疑獄乙卯枹罕鎮將長孫百年攻吐谷渾所置洮陽泥和二戍剋之俘獲三萬餘人詔悉免歸甲辰詔造五輅六月丁未濟陰王鬱以貪殘賜死秋七月乙丑謁永固陵規建壽陵己卯詔議祖宗以道武皇帝為太祖乙酉車駕巡省京邑聽訟而還八月壬辰議養老又議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之禮帝親臨決詔郡國有時物可以薦宗廟者貢之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乙亥詔諸州舉秀才先盡才學乙巳親定禘祫禮丁巳議律令事仍省雜祀九月辛巳齊人來聘冬十月庚寅車駕謁永固陵是月明堂太廟成十一月丁卯遷七廟神主於新廟乙亥大定官品戊寅考諸牧守詔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聘於齊景戌初罷小歲賀丁亥詔二千石考上上者假四品將軍賜乘黃馬一匹上中者五品將軍上下者衣一襲十二月壬辰遷社於內城之西癸巳班賜刺史已下衣冠以安定王休為太傅齊郡王簡為太保帝為高麗王璉舉哀於城東行宮己酉車駕迎春於東郊辛卯詔簡選樂官是歲吐谷渾悉萬斤高麗鄧至宕昌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六年春正月戊午朔朝饗群臣於太華殿帝始為王公興縣而不樂己未宗祀顯祖獻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遂升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每朔依以為常辛酉始以太祖配南郊壬戌詔定行次以水承金甲子詔罷袒裸乙丑制諸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為王者皆降為公公為侯侯為伯子男仍舊皆除將軍之號戊辰帝臨思義殿策問秀孝景子始以孟月祭廟二月戊子帝移御永樂宮庚寅壞太華殿經始太極殿辛卯罷寒食饗壬辰幸北部曹歷觀諸省巡省京邑聽理冤訟甲午車駕初朝日于東郊遂以為常丁酉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寧

夏禹於安邑周文於洛陽丁未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告
謚孔廟三月丁卯巡省京邑癸酉省西郊郊天雜事乙亥
車駕初迎氣於南郊自此為常辛巳以高麗王璉孫雲為
其國王齊人來聘夏四月丁亥朔頒新律令大赦甲寅幸
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五月癸未詔群臣於皇信堂更定
律條流徒限制帝親臨決之秋七月壬戌詔曰自今選舉
每以季月本曹與吏部銓簡甲戌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宋
弁使於齊八月庚寅車駕初祀夕月於西郊遂以為常乙
未詔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督十二將北討蠕蠕景午宕
昌王梁彌承來朝司徒尉元以老遜位己酉以尉元為三

北史帝紀三上　十九

老游明根為五更又養國老庶老將行大射之禮雨不克
成癸丑詔曰國家雖崇文以懷九服修武以寧八荒然於
習武之方猶為未盡將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可敕
有司豫修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別俟後敕九月甲
寅朔大序昭穆於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於玄堂辛未帝
以文明太皇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三日哭不輟
聲辛巳武興王楊集始來朝冬十月己亥以太傅安定王
休大司馬特進馮誕為司徒甲辰詔以功臣配饗太廟
庚戌太極殿成饗群臣十一月乙卯依古六寢權制三室
以安昌殿為內寢皇信堂為中寢四下為外寢十二月賜

京邑老人鳩杖齊人來聘是歲高昌鄧至契丹地豆干吐谷渾
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七年春正月壬子朔饗百寮於太極殿乙丑詔大賜諸
蕃君長車旗衣馬錦綵繒纊多者一千少者三百各以命
數為差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邢巒使於齊景子以吐谷渾
伏連籌為其國王戊辰以大司馬安定王休為太傅齊郡王
簡為太保二月乙酉詔賜議律令之官各有差己酉車
駕始藉田於都南三月戊辰改作後宮夏四月戊戌立皇
后馮氏是月齊直閤將軍蠻酋田益宗率部落內屬五月
壬戌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帝親與之齒行家人禮甲子

北史帝紀三上　二十

帝臨朝堂引見公卿以下決疑政錄囚徒丁丑以旱撤膳
襄陽蠻酋雷婆思等率其部內徙居於太和川六月庚辰
朔日有蝕之景戌帝將南伐詔造河橋乙未講武乙巳詔
曰比百秩雖陳事典未叙自八元樹位躬加省覽作職員
令二十一卷事迫戎期未善周悉須待軍回便論所闕權
可付外施行立皇子恂為皇太子秋七月癸丑以皇太子
立詔賜人為父後者爵一級為公士曾為吏屬者爵二級
為上造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戊午中外戒嚴
是月齊武帝殂八月乙酉三老山陽郡公尉元薨景戌車
駕類於上帝遂臨尉元喪己亥帝辭永固陵己丑發京師

高伐步騎三十餘萬太尉丕奏請以宮人從詔以臨戎不語內事不許壬寅車駕至肆州人年七十已上賜爵一級路見眇跛者停駕親問賜衣食復終身戊申幸并州親見高年問疾苦九月壬子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高聰等使於齊丁巳詔車駕所經傷人秋稼者畝給穀五斛戊辰濟河詔洛懷并肆所過四州賜高年爵恤鰥寡孤獨各有差其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又詔斷養戶不得與庶士婚有文武之才積勞應進者同庶族例聽之庚午幸洛陽周巡故宮基趾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荒毀至此遂詠黍離之詩為之流涕壬申觀河橋幸太學觀石經乙亥六軍發軫

丁丑帝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議遷都計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己卯幸河南城乙酉幸豫州癸巳次於石濟乙未解嚴設壇於滑臺詔京師及諸州從戎者賜爵一級應募者加二級主將加三級癸卯幸鄴城乙巳詔安定王休率從官迎家口於代車駕次於漳水上初帝之南伐起宮殿於鄴西十一月癸亥宮成徙御焉十二月戊寅巡省六軍乙未詔隱恤軍士死亡疾病務令優給是歲勿吉吐谷渾宕昌陰平契丹庫莫奚高麗鄧至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八年春正月丁未朔朝羣臣於鄴宮澄鸞殿癸亥南巡詔相兗豫三州賜高年爵恤鰥寡孤老各有差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戊辰經殷比干墓祭以太牢乙亥幸洛陽西宮二月己丑行幸河陰規建方澤之所壬申徙封河南王幹為趙郡王潁川王雍為高陽王壬寅北巡癸卯齊人來聘甲辰詔喻天下以遷都意閏月癸亥次句注陘南皇太子朝于蒲地壬申至平城宮癸酉臨朝堂部分遷留甲戌謁永固陵三月庚辰罷西郊祭天壬辰帝臨太極殿喻在代羣臣遷移之略夏五月甲戌朔日有蝕之乙亥詔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六月己巳詔兼員外散騎

常侍盧昶使於齊秋七月乙亥以宋王劉昶為大將軍壬辰北巡戊戌謁金陵辛丑幸朔州是月齊蕭鸞殺其主昭業八月癸亥皇太子朝於行宮甲辰行幸陰山觀雲川丁未幸閱武臺臨觀講武因幸懷朔武川撫冥柔玄等四鎮乙丑南還所過皆親見高年問人疾苦貧窮孤老者賜以粟帛景寅詔六鎮及禦夷城人年老孤貧廢疾者賜粟有罪各有差戊辰車駕次旋鴻池庚午謁永固陵辛未還平城宮九月壬申朔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已下

尚書異曹闕五品已上[small]朕將親覽[/small]上上者遷
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壬午帝臨朝堂親加黜
陟壬辰陰平王楊炅來朝冬十月甲辰以太尉東陽王丕
為太傅戊申親告太廟奉迎神主辛亥車駕發平城宮壬
戌次於中山之唐湖乙丑分遣侍臣巡問疾苦己巳幸信
都庚午詔曰比聞緣邊之蠻多有竊掠致有父子乖離室
家分絕可詔荊郢東荊三州勒敕蠻人勿有侵暴是月齊
蕭鸞殺其主昭文而自立十一月辛未朔詔冀定二州賜
高年爵恤鰥寡孤老各有差孝義廉貞文武應求者具以
名聞丁丑幸鄴甲申經比干墓親為弔文樹碑刊之乙丑

車駕至洛陽十二月辛丑朔分命諸將南征壬寅革衣服
之制癸卯詔中外戒嚴戊申復代遷戶租賦二歲乙酉詔
王公伯子男開國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
食一子男五分食一辛亥車駕南伐丁卯詔郢豫二州賜
高年爵恤孤寡鰥老各有差絲路之丁復田租一歲孝悌
廉貞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戊辰車駕至懸瓠己巳詔壽
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女口皆放還南是歲高麗國遣
使朝貢
十九年春正月辛未朔朝饗群臣於懸瓠癸酉詔禁淮北
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壬午講武於汝水西大赦六

軍平南將軍王肅左將軍元麗並大破齊軍己亥車駕濟
淮二月甲辰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詔去蓋見軍士病者親
隱恤之戊申車駕巡淮南東人皆安堵租運屬路景辰幸
鍾離戊午軍士禽齊人三千帝曰在君為君其人何罪於
是免歸辛酉發鍾離將臨江水司徒馮誕薨壬戌詔班師
丁卯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三月戊子太師馮熙薨夏四
月丁未曲赦徐豫二州其運轉之士復租三年辛亥詔賜
高年爵恤孤寡老疾各有差德著丘園者具以名聞齊人
降者給復十五年癸丑幸小沛使以太牢祭漢高祖廟己
未幸瑕丘使以太牢祠岱嶽詔宿衛武官增位一級庚申

幸魯城親祠孔子廟辛酉詔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為官
詔兗州刺史舉部內士人堪軍國及守宰政績著者具以名
聞詔賜兗州人爵及粟帛如徐州又詔選諸孔宗子一人
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祀命兗州為孔子起園柏
修飾墳隴更建碑銘褒揚聖德戊辰行幸碻磝太和廟成
五月己巳城陽王鸞為赭陽失利降為定襄縣王廣川王諧
薨庚午遷文成皇后馮氏神主於太和廟甲戌行幸滑臺
景子次于石濟庚辰皇太子朝於平桃城癸未車駕至自
南伐甲申減閑官祿以裨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禮班賜
各有差甲午皇太子冠於廟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

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辛丑詔復軍士從駕渡淮者
租賦三年癸卯詔皇太子赴平城宮壬子詔汾州東郡滎
陽及河南諸縣車駕所經者賜高年爵恤孤寡老疾各有
差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癸丑求天下遺書祕
閣所無有裨時用者加以厚賞乙卯曲赦梁州復人田租
三歲景辰詔遷洛人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
者悉為河南洛陽人戊午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
之天下秋八月辛酉宮路見壞塚露棺駐輦埋之乙巳詔
選天下勇士十五萬人為羽林武賁以充宿衛丁巳詔諸
從兵從征被傷者皆聽還本金墉宮成甲子引群臣歷宴

殿堂九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景戌行幸鄴丁亥詔諸
墓舊銘記見存昭然為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
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
墾殖壬辰遣黃門郎以太牢祭比干墓乙未車駕還宮冬
十月甲辰曲赦相州賜高年爵恤孤老痾疾各有差景辰
車駕至自鄴辛酉詔州郡舉士壬戌詔諸州牧考屬官為
三等之科以聞將加親覽以定升降詔徐兗光南青荊洛
六州嚴篡戎備應須赴集十一月行幸委粟山議定圓丘
甲申祀圓丘景戌大赦十二月乙未朔引見群臣於光極堂
宣下品令為大選之始辛酉以咸陽王禧為長兼太尉復

前安南王楨本爵甲子引見群臣於光極堂班賜冠服是歲
高麗鄧至吐谷渾等國各遣使朝貢
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詔改姓元氏壬辰封始平王勰為彭
城王復封定襄王鸞為城陽王二月辛丑幸華林聽訟於
都亭壬寅詔自非金革皆聽終三年喪景午詔畿內七十
已上暮春赴京師將行養老禮庚戌幸華林聽訟於都亭
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為寒食自餘禁斷三月景寅宴群臣
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黃耇以上假中散大夫郡
守耆年以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
裳丁丑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鄉人望年五十已上守素衡

門者授以令長夏五月景子詔敦勸農功令畿內嚴加課
督惰業者申以楚撻力田者具以名聞景戌初營方澤於
河陰遣使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詔漢魏晉
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藉丁亥車駕幸方澤秋七月
廢皇后馮氏戊寅帝以久旱咸秩群神自癸未不食至于
乙酉是夜澍雨大洽八月壬辰朔幸華林園親錄囚徒咸
降本罪二等決遣之丁巳南安王楨薨幸華林園聽訟九
月戊辰車駕閱武于小平津癸酉還宮丁亥將通洛水入
穀帝親臨觀庚寅晦日有蝕之冬十月戊戌以代遷之士
皆為羽林武賁司州之人十二夫調一吏為四年更卒歲

閑者假以供公私力役己酉曲赦京師十一月乙酉復封前汝陰王天賜孫景和為汝陰王前京兆王太興為西河王十二月甲子以西北州郡旱儉遣侍臣巡察開倉振恤乙丑開鹽池禁景寅廢皇太子恂為庶人戊辰置常平倉樂陵王思譽知恒州刺史穆泰謀反不告削爵為庶人二十一年春正月景申立皇子恪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己亥遣侍臣巡方省察問人疾苦黜陟守宰乙巳北巡二月壬戌次於太原親見高年問所不便乙丑詔并州士人年六十巳上假以郡守先是定州人王金鈎詭言自稱應王景寅州郡捕斬之癸酉車駕至平城甲戌謁永固陵乙未南巡甲寅詔汾州賜高年爵各有差景辰次平陽使以太牢祭唐堯夏四月庚申幸龍門使以太牢祭夏禹癸亥幸蒲坂使以太牢祭虞舜修堯舜夏禹廟辛未幸長安壬申武興王楊集始來朝乙亥親見高年問所疾苦景子遣侍臣分省縣邑振賜穀帛戊寅幸未央殿阿房宮遂幸昆明池癸未宋王劉昶薨發京戊使以太牢祀漢帝諸陵五月丁亥朔衛大國遣使朝貢己丑車駕東旋汎渭入河庚寅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華縣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巳上賜爵三級其營船夫賜爵一級孤寡

鰥貧各賜穀帛其孝友德義文武才幹悉仰言舉壬辰使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酆祭周武王於鎬癸卯遣使祭華岳六月庚申車駕至自長安壬戌詔冀定瀛相濟五州發卒士二十萬將以南討癸亥司空穆亮遜位秋七月甲午立昭儀馮氏為皇后甲寅帝親為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八月景辰詔中外戒嚴壬戌立皇子愉為京兆王懌為清河王懷為廣平王戊辰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車駕南討九月景申詔司州洛陽人年七十以上無子孫六十以上無朞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遣醫救護給太醫師四人豫請藥物療之辛丑帝留諸將攻赭陽引師南討丁未車駕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前將軍元英攻之己酉車駕至新野冬十月丁巳四面進攻不尅詔左右軍築長圍以守之乙亥追廢貞皇后林氏為庶人十一月丁酉大破齊軍於沔北於是人皆復業九十以上假以郡守六十五以上假以縣令十二月丁卯詔流徙之囚皆勿決遣登城之際令其先鋒自效庚午車駕臨沔遂東還戊寅還新野己卯親行營壘恤六軍以齊郡王子瑯紹河間王若後高昌國遣使朝貢

二十二年春正月癸未朔饗羣臣於新野行宮丁亥拔新

野斬其太守劉思忌於宛庚午帝自新野幸宛
歸大順始終若一者給復三十年標其所居曰歸義鄉
降者給復十五年三月壬午朔大破齊將崔慧景蕭衍
於鄧城庚寅行幸樊城觀兵襄沔耀武而還曲赦二荊魯
陽辛亥行幸懸瓠夏四月趙郡王幹薨秋七月壬午詔后
之私府損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恒恤恒供亦令減半在
戎之親三分省一以供賞是月齊明帝殂八月辛亥皇太
子自京師來朝壬戌高麗國遣使朝貢九月己亥帝以禮
不伐喪詔反旆景午車駕發懸瓠冬十月己酉朔曲赦二
豫州殊死已下復人田租一歲十一月辛巳幸鄴

二十三年春正月戊寅朔朝饗群臣於鄴先是帝不豫至
是有瘳庚辰饗群臣上壽大饗於澄鸞殿壬午幸西門豹祠
遂歷漳水而還戊戌車駕至自鄴癸卯行飲至策勳之禮
甲辰大赦太保齊郡王簡薨二月辛亥以長兼太尉咸陽
王禧爲太尉辛亥以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爲司徒復樂
陵王思譽本封癸酉齊將陳顯達攻陷馬圈戍三月庚辰
車駕南伐癸未次梁城景戌帝不豫丁酉車駕至馬圈戍
戍蕭衍戰破之己亥收其戎資億計諸將追奔漢水斬獲及
赴水死者十八九庚子帝疾甚車駕北次穀塘原甲辰詔
賜皇后馮氏死詔司徒勰徵太子於魯陽踐阼以北海王

詳爲司空公王肅爲尚書令廣陽王嘉爲左僕射尚書宋弁
爲吏部尚書與太尉咸陽王禧右僕射任城王澄等六人
輔政夏四月景午朔帝崩于穀塘原之行宮時年三十三
祕諱至魯陽發喪還京師上謚曰孝文皇帝廟曰高祖五
月景申葬長陵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
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獻文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
內切於心獻文甚歎異之文明太后以帝聰聖後或不利
馮氏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咸陽王
禧將立之元丕穆泰李沖固諫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深德
丕等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介惇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

大臣持法不縱然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覆帝手又曾
於食中得蟲穢物並笑而恕之宦者先有譖帝於太后太
后杖帝數十帝默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後亦不以介意聽
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
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爲倦尚書奏案多自尋
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凡爲人君患於不
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常
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
不書將何所懼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帝曰粗修橋梁
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爲之

之不為不急之事，重損人力。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人苗稼無所傷踐。諸有禁忌禳厭之方，非典籍所載者，一皆除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又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髆骨，射禽獸莫不隨所至而斃之。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論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土經世，咸以威武為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孝文纂承洪緒，早著叡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夫生靈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萬乘，幸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內黔黎，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己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魏本紀第三　　北史三

方洽周　趙周　巳千　務　杉欽　校正

世宗宣武皇帝諱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母曰高夫人初夢為日所逐避於牀下日化為龍繞己數匝寤而驚悸遂有娠太和七年閏四月生帝於平城宮二十一年正月丙申立為皇太子二十三年四月景午孝文帝崩丁巳太子即皇帝位諒闇委政宰輔五月高麗國遣使朝貢六月乙卯分遣侍臣巡行州郡問人疾苦考察守令黜陟幽明集禮名賢戊辰追尊皇妣曰文昭皇后秋八月戊申遵遺詔孝文皇帝三夫人已下悉免歸家癸丑增宮臣位一級冬十月癸未鄧至國王象舒彭來朝景戌謁長陵丁酉享太

廟十一月幽州人王惠定聚眾反自稱明法皇帝刺史李肅捕斬之是歲州鎮十八水饑分遣使者開倉振恤

景明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壬寅謁長陵乙巳大赦改元丁未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二月戊戌復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齊將胡松李居士軍屯宛陳伯之水軍逼壽春三月景申司徒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大破之巳亥皇弟恌薨五月甲寅北鎮饑遣兼侍中楊播巡撫振恤六月景子以司徒彭城王勰為大司馬秋七月巳亥朔日有蝕之齊將陳伯之寇淮南八月乙酉彭城王勰破伯之於肥口九月齊州人柳世明聚眾反冬十月丁卯謁長陵庚寅齊兗二州討世明平之丁亥改授彭城王勰司徒錄尚書事十一月丁巳陽平王頤薨是歲州鎮十七大饑分遣使者開倉振恤高麗吐谷渾等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景申朔謁長陵庚戌帝始親政遵遺詔聽司徒彭城王勰以老歸第進太尉咸陽王禧位太保以司空北海王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丁巳引見羣臣於太極前殿告以覽政之意壬戌以太保咸陽王禧領太尉以大將軍廣陵王羽為司空分遣大使黜陟幽明二月庚午進宿衛之官位一級甲戌大赦三月乙卯朔詔以比年連有軍

旅正調之外皆蠲罷壬戌青齊徐兗四州大饑人死者萬餘口是月齊雍州刺史蕭衍奉其南康王寶融為主東赴建鄴夏五月壬子廣陵王羽薨壬戌太保咸陽王禧謀反賜死六月丁亥考諸州刺史加以黜陟秋七月癸巳朔日有蝕之乙巳蠕蠕犯塞丙寅大赦九月丁酉發畿內夫五万五千人築京師三百二十坊四旬罷己亥立皇后于氏乙卯免壽春營戶為揚州人冬十一月景申以驃騎大將軍穆亮為司空丁酉以大將軍北海王詳為太傅領司徒壬寅改築圜丘於伍水之陽乙卯仍有事焉十二月齊直後張齊殺其主寶卷以降蕭衍是歲高麗吐谷渾等國

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二月戊寅以旱故詔州郡掩骸骨三月齊建安王
寶夤來奔夏四月詔撫軍將軍李崇討魯陽反蠻平之蕭衍殺齊和帝
寶融遂僭位於梁閏四月丁巳司空穆亮薨秋七月丁巳朔
日有蝕之八月丁卯以前太傅平陽公丕為三老九月
丁巳行幸鄴丁卯詔使者弔比干墓戊寅閱武於鄴南冬
十月庚子帝親御弧矢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群臣刊銘於
射所甲辰車駕還宮十二月壬寅以太極前殿初成饗群
臣賜布帛有差是歲河州大饑死者二千餘口西域二十
七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乙亥親耕藉田三月己巳皇后先蠶於北郊
四月癸未朔以蕭寶夤為東揚州刺史封丹楊郡公齊王
庚寅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戊戌為旱故命勒冤獄己亥
減膳徹懸辛丑澍雨大洽五月甲戌行梁州事楊椿大破
叛氐六月壬午朔封皇弟悅為汝南王秋七月乙卯三老
平陽公元丕薨庚午詔復收鹽池利辛未以彭城王勰為
太師八月勿吉國貢楛矢冬十一月己未封武興國世子
楊紹先為武興王
正始元年春正月丙寅大赦改元夏五月丁未朔太傅北
海王詳以罪廢為庶人六月以旱故徹樂減膳癸巳詔有
司循案舊典祗行六事甲午帝以旱故親薦享於太廟
戊辰立周旦夷齊廟於首陽山庚子以旱故公卿以下引
咎責躬又錄京師見囚殊死以下皆減一等鞭杖之坐悉
原之秋七月景子假鎮南將軍李崇大破諸蠻八月景子
假鎮南將軍元英破梁將馬仙琕於義陽詔洛陽令有大
事聽面敷奏乙酉元英攻拔義陽辛卯英又大破梁軍仍
清三關丁酉封英為中山王九月詔諸州蠲停徭役不得
橫有徵發蠕蠕犯塞詔左僕射源懷討之冬十月乙未詔
斷群臣白衣募吏十一月戊午詔有司依漢魏舊章營繕
國學十二月景子以苑牧公田分賜代遷戶己卯詔群臣

議定律令閏月癸卯朔行梁州事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
乙丑以高陽王雍為司空是歲高麗國遣使來朝貢
二年春正月景子封宕昌世子梁彌博為宕昌王二月梁
州氐蜀反絕漢中運路州刺史邢巒頻大破之夏四月己
未城陽王鸞薨乙丑詔曰中正所銓但為門第吏部彝倫
仍不才舉八坐可審議往代擢賢之體必令才學並申資
望兼致邢巒遣統軍王足西伐頻破梁諸軍遂入劍閣秋
七月戊子王足擊破梁軍因逼涪城八月壬寅詔中山王
英南討襄沔冬十一月戊辰朔武興王楊紹先叔父集起
謀反詔光祿大夫楊椿討之王足圍涪城益州諸郡戍降

[illegible]遣編籍者五萬餘戶既而足引軍退是歲鄧至

國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丁卯朔皇子昌生大赦壬申梁秦二州刺史邢巒連破氐賊剋武興秦州人王智等聚衆自號王公尋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為主年號建明巳卯楊集起兄弟相率降二月景辰詔求讜言戊午詔右衛將軍元麗等討呂苟兒三月巳巳以戎旅興詔停諸作巳卯樂良王長命坐殺人賜死庚寅平南將軍曲江縣公陳伯之自梁城南奔夏四月丁未詔罷鹽池禁五月景寅詔以時澤未降春稼巳旱或有孤老餧疾無人贍救因以致死暴露溝塹者令洛陽部尉依法棺埋秋七月庚辰元麗大破秦賊降呂苟兒及其王公三十餘人秦涇二州平戊子中山王英大破梁徐州刺史王伯敖於陰陵巳丑詔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卒十萬以濟南軍八月壬寅安東將軍邢巒破梁將桓和於孤山諸將所在剋捷兗州平壬戌曲赦涇秦岐涼河五州九月癸酉邢巒大破梁軍於淮南遂攻鍾離冬十一月甲子帝為京兆王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汝南王悅講孝經於式乾殿是歲高麗蠕蠕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夏四月戊戌鍾離大水中山王英敗績而還六月巳丑朔詔有司準前式置國子立大學樹小學於四門秋八月巳亥中山王英齊王蕭寶夤坐鍾離敗除名辛丑青[illegible]人饑詔開倉振恤九月巳未詔以徙五[illegible]極[illegible]司空高陽王雍為太尉尚書令廣陽王嘉為司空百官[illegible]進位一級庚申夏州長史曹明謀反伏誅甲子開斜[illegible]道是月司州人饑詔開倉振恤閏月甲午禁大司馬門[illegible]得車馬出入冬十月丁卯[illegible]自碣石[illegible]東西七千里置二十二郡尉是歲高[illegible]十餘國[illegible]遣使朝貢

永平元年春三月戊子皇子昌薨景午以去年旱儉[illegible]者所在振恤夏五月辛卯帝以旱故減膳撤懸六月壬[illegible]詔依洛陽舊圖脩聽訟觀秋七月甲午立夫人高氏為皇后八月壬子朔日有蝕之癸亥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丁卯大赦改元九月景戌復前中山王英本封戊戌殺太師彭城王勰癸卯假鎮北將軍李平剋信都冀州平之十月豫州彭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十二月巳未尚書邢巒剋懸瓠斬早生會汝將齊苟兒等是歲北狄東夷西域十八國並遣使朝貢高昌國王麴嘉表求內徙

二年春正月涇州沙門劉慧汪聚衆反詔[illegible]生討之夏四月巳酉武川鎮饑詔開[illegible]

州鎮自今一不聽寇盜境外犯者罪同境內五月辛丑帝以旱故減膳徹懸禁斷屠殺甲辰幸華林都亭錄囚徒死罪以下降一等六月辛亥詔曰江海方同車書宜一諸州軌轍南北不等令司申敕四方遠近無二秋八月景午朔日有蝕之戊申以鄧至國世子像舒彭爲其國王九月辛巳封故北海王子顥爲北海王壬午詔定諸門闥名冬十月癸丑以司空廣陽王嘉爲司徒庚午郢州獻七寶牀詔不納冬十月甲申詔禁屠殺含孕以爲永制己丑帝於式乾殿爲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十二月詔五等諸侯其同姓者出身公正六下侯從六上伯從六下子正七上男正

七下異族出身公從七上侯從七下伯正八上子正八下男從八上清脩出身公從八下侯正九上伯正九下子從九上男從九下是歲西域東夷二十四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二月壬子秦州沙門劉光秀謀反州郡捕斬之癸亥秦州隴西羌殺鎮將趙儁反州軍討平之三月景戌皇子詡生大赦夏四月平陽郡之禽昌襄陵二縣大疫自正月至此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五月丁亥冀定二州旱儉詔開倉振恤六月甲寅詔重求遺書於天下冬十月辛卯中山王英薨庚申詔太常立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嚴敕醫署分師療治考其能否而行賞罰又令有司集諸醫工惟所精要取三十卷以班九服十二月辛巳江陽王繼坐事除名甲申詔於青州立孝文皇帝廟殿中侍御史王敞謀反伏誅是歲西域東夷北狄十六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丁巳汾州劉龍駒聚眾反詔諫議大夫薛和討之二月壬午青齊徐兗四州人饑甚遣使振恤三月壬戌司徒廣陽王嘉薨夏四月梁遣其鎮北將軍張稷及馬仙琕寇朐山詔徐州刺史盧昶率眾赴之五月己亥遷代京銅龍置天泉池西景辰詔禁天文學冬十一月朐山城陷盧昶大敗而還十二月壬戌朔日有蝕之是歲西域東

夷北狄二十九國並遣使朝貢

延昌元年春正月乙巳以頻年水旱百姓饑弊分遣使者開倉振恤景辰以尚書令高肇爲司徒清河王懌爲司空三月甲午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振恤以京師穀貴出倉粟八十萬石以振恤貧者己未安樂王詮薨夏四月詔以旱故斷食粟之畜丁卯詔曰遷京嵩縣年將二紀博士端然虛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嚴敕有司國子學孟冬使成太學四門明年暮春令就戊辰以旱故詔尚書與羣司鞫理獄訟辛未詔饑人就穀六鎮丁丑帝以旱故減膳徹懸癸未詔曰肆州地震陷裂死傷甚多亡者不可復追生

疾宜加療救可遣太醫折傷醫并給所須藥就療乙酉大赦改元詔立理訴殿申訟車以盡冤窮之理五月景午詔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饑人自二月不雨至於是月己未晦日有蝕之六月壬申澍雨大洽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庚辰詔出太倉粟五十萬石以振京師及州郡饑人冬十月乙亥立皇子詡為皇太子十一月景申詔以東宮建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廉夫節婦旌表門閭量給粟帛十二月己巳詔守宰為御史彈劾免者及考在中第皆代之是歲西域東夷十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戊戌帝御申訟車親理冤訟二月景辰朔振恤京師貧人甲戌以六鎮大饑開倉振贍己卯進太尉高陽王雍位太保閏月辛丑以苑牧地賜代遷人無田者是春人饑死者數萬口夏四月庚子以絹十五萬疋振河南郡人五月甲寅朔日有蝕之是月壽春大水遣平東將軍奚康生等步騎數千赴之六月乙酉青州人饑詔使者開倉振恤甲午曲赦揚州辛亥帝御申訟車親理冤訟是夏十二郡大水秋八月辛卯詔以水旱饑儉百姓多陷罪辜降死以下刑九月景辰以貴族豪門崇習奢侈詔尚書嚴立限級御其流宕冬十月詔以恒肆地震人多死傷蠲兩年租賦十二月景戌丙洛陽河陰二縣租賦乙巳詔以恒肆地震人多離災其有課丁沒盡老幼單立家無受復者各賜廩粟以接來稔是歲東夷西域十餘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二月乙未詔曰肆州秀容郡敷城縣鴈門郡原平縣並自去年四月以來山鳴地震于今不已告譴彰咎朕甚懼焉可恤瘼寬刑以答災譴夏四月青州人饑辛巳開倉振恤乙巳上御申訟車親理冤訟秋八月甲申帝臨朝堂考百司而加黜陟冬十一月辛亥詔司徒高肇為大將軍平蜀大都督步騎十五萬西伐益州丁巳幽州沙門劉僧紹聚衆反自號淨居國明法王州郡捕斬之十二月庚寅詔立明堂是歲東夷西域八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甲寅帝不豫丁巳崩于式乾殿時年三十三二月甲戌朔上尊謚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甲午葬景陵

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雅性儉素初孝文欲觀諸子志尚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競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孝文大奇之及庶人恂失德孝文謂彭城王勰曰吾固疑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乃立為儲貳性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善風儀美容貌臨朝淵嘿端嚴若神有人君之量矣

肅宗孝明皇帝諱詡宣武皇帝之第二子也母曰胡充華

永平三年三月景戌生於宣光殿之東北有光照於庭中
延昌元年十月乙亥立為皇太子四年正月丁巳宣武帝
崩是夜太子即皇帝位戊午大赦己未徵西討東防諸
軍庚申詔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決庶政以任城王
澄為尚書令百官摠己以聽二王二月庚辰尊皇后高氏
為皇太后辛巳司徒高肇至京師以罪賜死癸未進太保
高陽王雍位太傅領太尉以司空清河王懌為司徒以驃
騎大將軍廣平王懷為司空乙亥尊胡充華為皇太妃三
月甲辰朔皇太后出俗為尼徙御金墉城景辰詔進宮臣
位一級乙丑進文武羣官位一級夏六月沙門法慶聚衆

反於冀州殺阜城令自稱大乘秋八月乙亥領軍于忠矯
詔殺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太傅高陽王雍官以王還
第景子尊皇太妃為皇太后戊子帝朝太后於宣光殿大
赦己丑進司徒清河王懌為太傅領太尉以司空廣平王
懷為太保領司徒任城王澄為司空庚寅以車騎大將軍
于忠為尚書令特進崔光為車騎大將軍並儀同三司壬
辰復江陽王繼本國復濟南王彧先封為臨淮王羣臣奏
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巳皇太后親覽萬機甲寅征
西大將軍元遙破斬法慶傳首京師安定王燮薨冬十二
月辛丑以高陽王雍為太師己酉鎮南將軍崔亮破梁將

趙祖悅軍遂圍硤石丁卯帝皇太后謁景陵是歲東夷西
域北狄十八國並遣使朝貢
熙平元年春正月戊辰朔大赦改元荊沔都督元志大破
梁軍以吏部尚書李平為行臺節度討硤石諸軍二月乙
巳鎮東將軍蕭寶夤大破梁將於淮北癸亥初聽秀才對
策第中上已上敘之乙丑鎮南崔亮鎮軍李平等克硤石
斬趙祖悅傳首京師盡俘其衆三月戊辰朔日有蝕之夏
四月戊戌以瀛州人饑開倉振恤五月丁卯朔以亢旱命
察獄訟權停作役庚午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秋七月
庚午重申殺牛禁八月景午詔古帝諸陵四面各五十步

勿聽耕稼九月丁丑淮堰破梁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
皆漂入海是歲吐谷渾宕昌鄧至高昌陰平等國並遣使
朝貢
二年春正月大乘餘賊復相聚攻瀛州刺史宇文福討平
之甲戌大赦庚寅詔遣大使巡行四方問疾苦恤孤寡黜
陟幽明二月丁未封御史中尉元匡為東平王三月丁亥
太保領司徒廣平王懷薨夏四月丁酉詔京尹所統年高
者板賜郡縣各有差戊申以開府儀同三司胡國珍為司徒
乙卯皇太后幸伊闕石窟寺即日還宮改封安定王超為
北平王五月庚辰重申天文禁犯者以大辟論秋七月乙

方儀同三司汝南王悅坐殺人免官以王還第己巳享太
廟八月戊戌宴道武以來宗室年十五以上於顯陽殿申
家人禮己亥詔庶族子弟年未十五不聽入仕庚子詔戍
陽京兆二王子女還附屬籍丁未詔太師高陽王雍入居
門下參決尚書奏事冬十月以幽冀滄瀛光五州饑遣使
巡撫開倉振恤是歲東夷西域氐羌等十一國並遣使朝
貢
神龜元年春正月甲子詔以氐酋楊定為陰平王壬申詔
給京畿及諸州老人板郡縣各有差及賜鰥寡孤獨粟帛
庚辰詔以雜役戶或冒入清流所在職人皆令五人相保

無人任保者奪官還役乙酉秦州羌及幽州大飢死者三
千七百九十人詔刺史開倉振恤二月己酉詔以神龜表
瑞大赦改元東益州氐反三月南秦州氐反夏四月丁酉
司徒胡國珍薨甲辰改封江陽王繼為京兆王六月自正
月不雨是月辛卯澍雨乃降秋七月河州人卻鐵怱聚衆
反自稱水池王閏月甲辰開恒州銀山禁八月癸丑朔詔
京師見囚殊死以下減一等甲子卻鐵怱詣行臺源子
恭降九月戊申皇太后高氏崩于瑤光寺冬十月丁卯以
尼禮葬高太后於芒山十二月辛未詔曰人生有終下歸
兆域京邑隱振口盈億萬貴賤攸憑未有定所今制乾脯

山以西擬為九原是歲東夷西域北狄十一國並遣使朝
貢
二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蝕之丁亥詔曰皇太后撝挹之
居稱號弗備宜遵舊典稱詔宇內以副黎蒸元元之望是
月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二月乙丑齊郡王祐薨庚午羽
林千餘人焚征西將軍張彝第毆傷彝燒殺其子均乙亥
大赦丁丑詔求直言壬寅詔以旱故命依舊雩祈察理冤
獄掩骼埋胔振窮恤寡三月甲辰澍雨大洽夏五月戊戌
以司空任城王澄為司徒京兆王繼為司空秋八月乙未
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坐事削除官爵九月庚寅皇太后幸

嵩高山癸巳還宮冬十二月癸丑司徒任城王澄薨庚申
大赦詔除淫祀焚諸雜神是歲吐谷渾宕昌鄧至等國並
遣使朝貢
正光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景辰詔尚書
長孫承業巡撫北蕃觀察風俗五月辛巳以炎旱故詔八
坐朝見囚申枉濫秋七月景子侍中元叉中常侍劉騰奉
帝幸前殿矯皇太后詔歸政遜位乃幽皇太后北宮殺太
傅清河王懌總勒禁旅決事殿中辛卯帝加元服大赦改
元內外百官進位一等八月甲寅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舉
兵欲誅騰不果見殺九月壬辰蠕蠕主阿那瓌來奔戊戌

以太師高陽王雍為丞相冬十月乙卯以儀同三司汝南
王悅為太尉十一月己亥封阿那瓌為朔方郡公蠕蠕王
十二月壬子詔送蠕蠕王阿那瓌歸北辛酉以司空京兆
王繼為司徒
二年春正月南秦州氐反二月車駕幸國子學講孝經三
月庚午幸國子學祠孔子以顏回配甲午右衞將軍奚康
生於禁中將殺元叉不果為叉所害以儀同三司劉騰為
司空夏四月庚子進司徒京兆王繼位太保壬寅以儀同
三司崔光為司徒五月丁酉朔日有蝕之秋七月己丑以
旱故詔有司修案舊典祗行六事八月己巳蠕蠕後主郁

久閭俟匿伐來奔懷朔鎮十二月甲戌詔司徒崔光安豐
王延明等議定服章庚辰以東益南秦州氐反詔河間王
琛討之失利是歲宕昌居密波斯高昌勿吉伏羅高麗等
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辛亥耕籍田夏四月庚辰以高車國主覆羅
伊匐為鎮西將軍西海郡公高車國王五月壬辰朔日有
蝕之六月己巳以旱故詔分遣有司馳祈岳瀆及諸山川
百神能興雲雨者命理冤獄止土功減膳徹懸禁止屠殺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蝕之乙巳祀圜丘景午詔班曆大
赦十二月癸酉以太保京兆王繼為太傅司徒崔光為太
保是歲波斯不漢龜茲吐谷渾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二月壬申追封故咸陽王禧為敷城王京兆王愉
為臨洮王清河王懌為范陽王以禮加葬丁丑河間王琛
章武王融並以貪汙削爵除名己卯蠕蠕主阿那瓌率衆
犯塞遣尚書左丞元孚為北道行臺持節喻之蠕蠕後主
郁久閭俟匿伐來朝司空劉騰薨夏四月阿那瓌執元孚
北遁秋八月癸未追復故范陽王懌為河間王九月丁酉
詔太尉汝南王悅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尚書
奏事冬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蝕之景申趙郡王謐薨丁酉
太保崔光薨十二月以太尉汝南王悅為太保徐州刺史

北海王顥坐貪汙削爵除官是歲宕昌庫莫奚國並遣使
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三月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
聚衆殺鎮將號真王元年夏四月高平酋長胡琛反自稱
高平王攻鎮以應拔陵別將盧祖遷擊破之五月都督北
征諸軍事臨淮王彧攻討敗於五原削除官爵壬申詔尚
書令李崇為大都督率廣陽王深等北討六月秦州城人
莫折大提據城反自稱秦王殺刺史李彥大提尋死子念
生代立僭稱天子年號天建置立百官丁酉大赦秋七月
戊午復河間王琛臨淮王彧本封是月涼州幢帥于菩提

呼延雄執刺史宋穎據州反念生遣其兄高平王天生下
隴東寇八月甲午雍州刺史元志西討大敗於隴東退守
岐州景申詔諸州鎮軍元非犯配者悉免為編戶改鎮為
州依舊立稱九月壬申詔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夤為西
道行臺大都督復撫軍北海王顥官爵為都督並率諸將
西討乙亥帝幸明堂餞寶夤等吐谷渾主伏連籌遣兵討
涼州于菩提走追斬之城人趙天安復推宋穎為刺史冬
十月營州城人劉安定就德興據城反執刺史李仲遵城
人王惡兒斬安定以降德興東走自號燕王十二月詔太
傅京兆王繼為太師大將軍率諸將西討汾州正平平陽
胡叛逆詔復征東將軍章武王融封爵為大都督率衆討
之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人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
是歲嚈噠契丹地豆于庫莫奚等國並遣使朝貢

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反自稱宋
王年號天啓遣其子景仲歸梁梁遣其將豫章王綜入守
彭城法僧擁其僚屬南入詔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為都督
安豐王延明為東道行臺俱討徐州癸巳蕭寶夤及征西
將軍崔延伯大破賊於黑水天生退走入隴涇岐及隴東
平以太師大將軍京兆王繼為太尉二月詔追復故樂良
王長命爵以其子忠紹之戊戌大赦三月甲戌詔五品以
上各舉所知夏四月辛卯皇太后復臨朝攝政引羣臣面
陳得失壬辰征西將軍都督崔延伯大敗於涇州戰殁六
月癸未大赦改元蠕蠕主阿那瓌大破拔陵安豐王延明率諸將逼
彭城蕭綜夜潛出降梁諸將奔退衆軍追躡免者十一二
秋八月癸酉詔斷遠近貢獻珍麗違者免官柔玄鎮人杜
洛周反於上谷年號真王九月乙卯詔減天下諸調之半
壬戌詔五品以上各舉所知辛未曲赦南北秦州冬十月
蠕蠕遣使朝貢十一月辛亥詔父母年八十以上者皆聽
居官時四方多事諸蠻復反十二月山胡劉蠡升反自稱
天子

二年春正月庚戌封廣平王懷長子誨為范陽王壬子以
太保汝南王悅領太尉是月五原鮮于脩禮反於定州年
號魯興二月庚申帝及皇太后臨大夏門親覽冤訟三月
庚子追復中山王熙本爵以其子叔仁紹之夏四月大赦
戊申北討都督河間王琛長孫承業失利奔還詔並免官
爵五月丁未車駕將北討內外戒嚴前給事黃門侍郎元
略自梁還朝封義陽王以丞相高陽王雍為大司馬六月
己巳曲赦齊州絳蜀陳雙熾聚衆反自號始建王曲赦平
陽建興正平三郡詔假鎮西將軍都督長孫承業討雙熾
平之景子改封義陽王略為東平王戊寅詔侍中京兆王繼

本封江陽王戊子詔曰自運屬艱棘戎狄交侵朕不
能遐被經略無以及遠何以苟安黃屋無愧黔黎今便避
居正殿蔬餐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諫
之士敢決徇義之夫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
共論得失秋八月景子進封廣川縣公元邵為常山王戊
子進武城縣公子攸為長樂王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
脩禮請降為賊黨葛榮所殺九月辛亥葛榮敗都督廣陽
王深章武王融於博野白牛邏融歿於陣榮自稱天子國
號齊年稱廣安冬十一月戊戌杜洛周攻陷幽州執刺史
王延年及行臺常景景子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

者畝一斗閏月稅市人出入者各一錢店舍為五等梁將
元樹逼壽春揚州刺史李憲力屈而降初置州縣及長史
司馬戊申以皇子於京師詔頃舊京淪覆中原喪亂宗室
子女屬籍在七廟內為雜戶濫門拘辱者悉聽離絕是歲
疊伏羅庫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甲戌以司空皇甫度為司徒儀同三司蕭寶
夤為司空辛巳葛榮陷殷州刺史崔楷固節死之甲申詔
峻鑄錢之制蕭寶夤大敗于涇州北海王顥等亦敗走曲
赦關西及正平平陽建興戊子以司徒皇甫度為太尉己
卯以四方未平詔內外戒嚴將親征二月丁酉詔開輸賞

格輸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賞一階入二華
州者五百石賞一階不限多少粟畢授官虜賊據潼關三
月甲子詔將西討中外戒嚴虜賊走投潼關秋七月相州
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己丑大赦八月都督源子邕李神
軌裴衍攻鄴丁未斬鑒相州平九月己未東豫州刺史元
慶和以城南叛秦州城人杜粲殺莫折念生自行州事冬
十月戊申曲赦恒農巴西河北正平平陽邵郡及關西諸
州軍甲寅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自號齊年稱隆緒十
一月己丑葛榮攻陷冀州執刺史元孚逐出居人凍死者
十六七十二月戊申都督源子邕裴衍與葛榮戰敗於陽平

東北並歿是月杜粲為駱超所殺超遣使歸罪是歲嚈噠
遣使朝貢
武泰元年春正月乙丑生皇女妄言皇子景寅大赦改元
丁丑雍州人侯終德相率攻蕭寶夤寶夤走雍州平
二月癸丑帝崩於顯陽殿時年十九甲寅皇子即位大赦
皇太后詔曰皇家握曆受圖年將二百祖宗累聖社稷載
安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繼世大行在御重以寬
仁奉養率由溫明恭順實望穹靈降祐麟趾衆繁自潘充
華有孕椒宮冀誕儲兩而熊羆無兆唯虺遂彰于時直以
國步未康假稱統胤欲以底定物情係仰宸極何圖一旦

弓劒莫追皇曾孫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illegible]
卓異大行平日養愛特深義齊若子事符當璧[illegible]
即日踐祚可班宣遠邇咸使知之乙卯幼主即位儀同三
司大都督尒朱榮抗表請入奔赴勒兵而南是月杜洛周
為葛榮所并三月甲申上尊謚曰孝明皇帝乙酉葬於定
陵廟號肅宗四月戊戌尒朱榮濟河庚子皇太后幼主崩

論曰宣武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為邊徼稽
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之漢世安順
宣武之後繼以元成孝明沖齡統業[illegible]婦人專制任用
非人賞罰乖舛於是釁起宇內禍延邦畿卒於享國不長
抑亦淪胥之始也

魏本紀第四　北史四

方洽周益　周口干　孫　梓然　校正

魏本紀第五　北史五

敬宗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母曰李妃
明帝初以勰有魯陽翼衛之勳封帝武城縣公幼侍明帝
書於禁中及長風神秀慧姿貌甚美雅為明帝親待孝昌
二年八月進封長樂王歷位侍中中軍將軍以兄彭城王
劭事轉為衛將軍左光祿大夫中書監兄見出也武泰元
年二月明帝崩大都督尒朱榮謀廢立以帝家有忠勳且
兼人望陰與帝通榮乃赴帝與兄弟夜北度河會榮於
河陽

永安元年夏四月戊戌帝南濟河即皇帝位以皇兄彭城
王劭為無上王皇弟霸城公子正為始平王以尒朱榮為
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
領左右封太原王己亥百僚相率有司奉璽綬備法駕奉
迎於河梁西至陶渚榮以兵權在己遂有異志乃害靈太
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又害丞相高陽王
雍已下王公卿士二千人列騎衛帝遷於便幕榮尋愧悔稽
顙謝罪辛丑車駕入宮御太極殿大赦改武泰為建義元
年壬寅榮表請追謚無上王為皇帝餘死河陰者諸王刺
史贈三司三品者令僕五品者刺史七品已下及庶人郡
鎮諸死者子孫聽立後授封爵詔從之癸卯以前太尉江

陽王繼為太師，以司州牧、相州刺史、北海王顥為太傅、開
府，仍刺史；封光祿大夫、清水縣侯李延寔為陽平王，位太
保；還太傅，以并州刺史元天穆為太尉，封上黨王；以儀同
三司楊椿為司徒；以儀同三司、頓丘郡公穆紹為司空，領
尚書令，進爵為王；以雍州刺史長孫承業為開府儀同三
司，進封馮翊王；以殿中尚書元諶為尚書右僕射，封魏郡
王；以給事黃門侍郎元頊為東海王。甲辰，以敷城王坦為
咸陽王；以諫議大夫元貴平為東萊王；以直閤將軍元肅
為魯郡王；以秘書郎中元曄為長廣王；以馮翊郡公源紹
景復先爵隴西王；扶風郡公馮冏、東郡公陸子彰、北平公

長孫悅並復先王爵；以北平王超還復為安定王。丁未，詔
中外解嚴。庚戌，封大將軍尒朱榮次子义羅為梁郡王。詔
蠕蠕王阿那瓌讚拜不名，上書不稱臣。是月，汝南王悅、北
海王顥、臨淮王彧前後奔梁。五月丁巳朔，以右僕射元羅
為東道大使，光祿勳元欣副之，循方黜陟，先行後聞。辛酉，
大將軍尒朱榮還晉陽，帝餞於邙陰。六月癸卯，以高昌王
世子光為平西將軍、瓜州刺史，襲爵泰臨縣伯、高昌王。帝
以寇難未夷，避正殿，責躬撤膳；又班募格，收集忠勇，有直
言正諫之士者，集華林園，面論時事。幽州平北府主簿河
間邢杲率河北流人十餘萬戶反於北海，自署漢王，年號

天統。秋七月乙丑，加大將軍尒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
事。壬子，光州人劉舉聚衆反於濮陽，自稱皇武大將軍。是月
高平鎮人萬俟醜奴僭稱大位。臨淮王彧自江南還朝。八
月，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甲辰，詔大都督宗正珍孫討劉
舉，平之。九月己巳，以齊州刺史元欣為沛郡王。壬申，柱國
大將軍尒朱榮率騎七千討葛榮於滏口，破擒之。冀、定、滄、
瀛、殷五州平。乙亥，以葛榮平，大赦，改元為永安。辛巳，以尒
朱榮為大丞相，進榮子平昌郡公文殊、昌樂郡公文暢爵
並為王。以司徒楊椿為太保，城陽王徽為司徒。冬十月丁
亥，尒朱榮檻送葛榮於京師，帝臨閶闔門，榮稽顙謝罪，斬

於都市。戊戌，江陽王繼薨。癸丑，從膠東縣侯李侃希襲爵
南郡王。是月，大都督費穆大破梁軍，禽其將曹義宗，檻送
京師。梁以北海王顥為魏主，年號孝基，入據南兗之銍城。
十一月戊午，以無上王世子韶為彭城王，陳留王子寬為
陳留王，寬弟剛為浮陽王，剛弟質為林慮王。癸亥，行臺于
暉等大破羊侃於瑕丘，侃奔梁。戊寅，封前軍元凝為東安
王。是歲，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
二年春二月甲午，追尊皇考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皇妣
為文穆皇后。夏四月癸未，遷文穆皇帝及文穆皇后神主
於太廟，降繫內死罪已下刑。辛丑，上黨王天穆大破邢杲

於淮南杲降送於京師斬於都市五月壬子朔元顥剋梁
國乙丑內外戒嚴癸酉元顥陷滎陽甲戌夜車駕北巡乙
亥幸河內景子元顥入洛丁丑進封城陽縣公元祉為平
原王安昌縣公元鷙為華山王戊寅太原王尒朱榮會車
駕於長子即日反斾上黨王天穆北度會車駕於河內秋
七月戊辰都督尒朱兆賀拔勝從破石濟破顥子冠受
擒之又破安豐王延明軍元顥敗走庚午車駕入居華林園升大
夏門大赦壬申以柱國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為天柱大
將軍癸酉臨潁縣卒江豐斬元顥傳首京師甲戌以大將
軍上黨王天穆為太宰以司徒城陽王徽為大司馬太尉

己卯以前青州刺史元旭為義陽王南兗州刺史元暹為
汝陽王閏月辛巳帝始居宮內辛卯以兼吏部尚書楊津
為司空八月己未以太傅李延寔為司徒丁卯封汾州刺
史元太宗為東陽王九月大都督侯深破韓樓於薊斬之
幽州平冬十月乙酉朔日有蝕之丁丑以前司空丹楊王
蕭贊為司徒十一月己卯就德興自營州遣使請降壬午
以大司馬太尉城陽王徽為太保以司徒丹楊王蕭贊為
太尉以雍州刺史長孫承業為司徒
三年夏四月丁卯雍州刺史尒朱天光討万俟醜奴蕭寶
寅於安定破禽之囚送京師甲戌以關中平大赦斬醜奴寶寅

於都市賜寶寅死六月戊午吐谷渾國獻師子一是月白馬
龍涸胡王慶雲僭稱帝號於永洛城秋七月景子尒朱天
光平永洛城禽慶雲九月辛卯天柱大將軍尒朱榮上黨
王天穆自晉陽來朝戊戌帝殺榮天穆於明光殿及榮子
菩提乃升閶闔門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侯
淵率衆鎮北中是夜左僕射尒朱世隆榮妻鄉郡長公主
率榮部曲自西陽門出屯河陰己亥攻河橋禽毅等害
之據北中城南逼京師冬十月癸卯朔封大鴻臚卿寶炬
為南陽王汝南縣公脩為平陽王新陽伯誕為昌樂王琅
邪公鷙為太原王甲辰從封魏郡王諶為趙郡王諶弟子

遐君王宣為平昌王戊申皇子生大赦乙卯通直散騎常
侍李苗以火船焚河橋尒朱世隆退走壬申世隆停建興
之高都尒朱兆自晉陽與會共推長廣王曄為主大赦
所部年號建明以徐州刺史尒朱仲遠反率衆向京師十一
月乙亥以司徒長孫承業為太尉臨淮王彧為司徒
子進雍州刺史廣宗郡公尒朱天光爵為王十二月壬寅
尒朱兆尒朱度律自富平津上率騎涉渡以襲京邑
倉卒禁衛不守帝步出雲龍門兆逼帝幸永寧寺殺皇子
亂兵殺司徒臨淮王彧左僕射范陽王誨戊午尒朱度律
自鎮京師甲寅尒朱兆遷帝於晉陽甲子帝遇弒於城內

三級佛寺時年二十四并害陳留王寬中興二年廢帝奉諡為武懷皇帝及孝武立又以廟諱故改諡孝莊皇帝廟號敬宗葬靜陵

節閔皇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王羽之子也母曰王氏帝少有志度事祖母嫡母以孝聞正始中襲爵位給事黄門侍郎帝以元叉擅權託稱瘖病絕言垂一紀居於龍花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莊帝言帝不語將有異圖人間遊聲又云當有天子氣帝懼禍逃匿上洛尋見追躡送京師拘禁多日以無狀獲免及莊帝崩尒朱世隆等以元曄疏遠又非人望所推以帝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帝所親申意兼迫脅帝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及元曄至邙南世隆等奉帝東郭外行禪讓禮太尉尒朱度律奉路車進璽紱服袞冕百官侍衛入自建春雲龍門

普泰元年春二月己巳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羣臣拜賀禮畢遂登閶闔門大赦以魏為大魏改建明二年為普泰元年罷稅市及稅鹽之官庚午詔曰自秦之末競為皇帝忘負乘之深殃垂貪鄙於萬葉予今稱帝已為褒矣可普告令知是月鎮遠將軍清河崔祖螭聚青州七郡之衆圍東陽幽州刺史劉靈助起兵於薊河北大使高乾及其弟

昂夜襲冀州執刺史元嶷共推前河內太守封隆之行州事三月癸酉封長廣王曄為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為太師沛郡王欣為太傅司州牧改封淮陽王以徐州刺史彭城王尒朱仲遠雍州刺史隴西王尒朱天光並為大將軍以柱國大將軍并州刺史潁川王尒朱兆為天柱大將軍封晉州刺史平陽郡公高歡為勃海王以特進清河王亶為太傅以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為太保以趙郡王諶為司空景申定州刺史侯深破劉靈助於安國城斬之傳首京師夏四月壬子享太廟癸亥隴西王尒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禽送京師斬之景寅以侍中尒朱彥伯為司徒詔有司不得復稱偽梁罷細作之條無禁隣國還往五月景子尒朱仲遠使其都督魏僧勗等討崔祖螭於東陽斬之六月己亥朔日有蝕之庚申勃海王高歡起兵信都以誅尒朱氏為名秋七月壬申尒朱世隆等害前太保楊椿前司空楊津景戌司徒尒朱彥伯以旱遜位九月以彭城王尒朱仲遠為太宰庚戌以隴西王尒朱天光為大司馬癸巳追尊皇考為先帝皇妣王氏為先太妃封皇弟永業為高密王皇子恕為勃海王冬十月壬寅高歡推勃海太守元朗即皇帝位於信都

二年春閏二月高歡敗尒朱天光等於韓陵夏四月辛巳

高歡與廢帝至芒山使魏蘭根慰喻洛邑且觀帝之爲人
蘭根忌帝雅德還致毀謗竟從崔㥄議廢帝於崇訓佛寺
而立平陽王脩是爲孝武帝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
可患紫極非情翫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
唯有脩真觀五月景申帝遇弒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三十
五孝武帝詔百司赴會葬用王禮加九旒鑾輅黃屋左纛
班劍百二十人後西魏追謚節閔皇帝
廢帝諱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母曰程氏帝少稱
明悟元曄建明二年正月戊子爲勃海太守普泰元年十
月勃海王高歡奉帝以主號令

中興元年冬十月壬寅皇帝即位於信都西大赦改普泰
元年爲中興以勃海王高歡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以
河北大使高乾爲司空辛亥高歡大破尒朱兆於廣阿十
一月梁將元樹入據譙城
二年春二月甲子以勃海王高歡爲大丞相柱國大將軍
太師及歡敗尒朱氏於韓陵四月辛巳帝於河陽遜位於
別邸五月孝武封帝爲安定郡王十一月殂於門下外省
時年二十永熙二年葬於鄴西南野馬崗
孝武皇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母曰
李氏帝性沈厚學涉好武事遍體有鱗文年十八封汝陽

縣公夢人有牧謂謂巳曰汝當大貴得二十五年永安三
年封平陽王普泰中歷侍中尚書左僕射中興二年高歡
既敗尒朱氏廢帝自以疎遠請遜大位歡乃與百寮議以
孝文不可無後時召汝南王悅於梁至將立之宿昔而止
又諸王皆逃匿帝在田舍先是嵩山道士潘彌望見洛陽
城西有天子氣候之乃帝也於是造第密言之居五旬而
高歡使斛斯椿求帝椿從帝所親王思政見帝帝變色曰
非賣我耶椿遂以白歡歡遣四百騎奉迎帝入氈帳陳誠
泣下霑襟讓以寡德歡再拜帝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
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

帷門磬折延首而不敢前帝令思政取表曰視便不得不
稱朕矣於是假廢帝安定王詔策而禪位焉即位于東郭
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氈上西
向拜天訖自東陽雲龍門入
永熙元年夏四月戊子皇帝御太極前殿羣臣朝賀禮畢
升閶闔門大赦改中興二年爲太昌元年壬辰高歡還鄴
五月景申節閔帝殂以太傅淮陽王欣爲太師改封沛郡
王以司徒趙郡王諶爲太保以司空南陽王寶炬爲太尉
以太保長孫承業爲太傅辛丑復前司空高乾位己酉以
儀同三司清河王亶爲司徒乙卯內外解嚴六月癸亥朔

帝於華林園納訟丁卯南陽王寶炬坐事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以王歸第己卯臨顯陽殿納訟詔曰間者以權設之法令變常遂立夷貊輕賦異收天下之庶咸以其斂之重終納十倍之征掩目捕雀何能過此今歲租調且兩收一丙耕年復舊秋七月庚子以南陽王寶炬為太尉乙卯帝臨顯陽殿親理冤獄是月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大破梁軍於譙城禽其將元樹八月丁卯封西中郎將元寶為高平王九月癸卯進燕郡公賀拔允爵為王癸丑改封沛郡王欣為廣陵王衛陽子勃海王子恕為沛郡王冬十月辛酉朔日有蝕之十一月丁酉祀圓丘甲辰殺安定

王朗及東海王曄己酉以汝南王悅為侍中大司馬開府葬太后胡氏十二月丁亥殺大司馬汝南王悅大赦改元為永興以同明元時年號尋改為永熙是歲蠕蠕嚈噠高麗契丹庫莫奚高昌等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庚寅朔朝饗群臣于太極前殿辛酉勃海王高歡大敗尒朱氏山東平罷諸行臺丁巳追尊皇考為武穆皇帝太妃馮氏為武穆皇后皇妣李氏曰皇太妃二月以咸陽王坦為司空三月甲午太師魯郡王肅薨丁巳以太保趙郡王諶為太尉以太尉南陽王寶炬為尚書令太保開府是月阿至羅十萬戶內附詔復以勃海王高歡為大行臺隨機裁處夏四月己未朔日有蝕之秋七月壬辰以太師廣陵王欣為大司馬以太尉趙郡王諶為太師並開府庚戌以前司徒燕郡王賀拔允為太尉冬十月癸未以儀同沛瓜州刺史泰臨縣伯馬邑王趙子睽為儀同三司進爵郡公十二月丁巳狩於嵩陽[illegible]己巳遂幸溫湯丁丑還宮

三年春二月壬戌大赦壬午封左衛將軍元斌之為潁川王夏四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辛未高平王寶坐事降爵為公五月辛卯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騎官廂別二百人閤內部曲數千人帝內圖高歡乃以斛斯椿為領軍使與

王思政等統之以為心膂軍事朝政咸決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辛卯下詔戒嚴揚聲伐梁實謀北討是夏契丹高麗吐谷渾並遣使朝貢秋七月己丑帝親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高歡引軍東度亭年帝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斛斯椿以五千騎宿於瀍西楊王別舍沙門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有牛百頭盡殺以食軍士衆知帝將出其夜亡者過半清河廣陽二王亦逃歸略陽公宇文泰遣都督駱超李賢和各領數百騎赴駱超先至甲戌賢和會帝於崤中己酉高歡入洛遣婁昭及河南尹元子思領左右侍官追帝請迴駕高歡舉勒

騎及帝於陝西帝鞭馬長騖至湖城王思村人
以麥飯壺漿獻帝帝甘之復一村十年先是熒惑入
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梁武跣而下殿以禳星變
及聞帝之西慚曰虜亦應天乎帝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
洪賓迎獻食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梁禦甲騎二千
來赴乃奉迎帝過河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
謁洛陽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帝於
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為宮
大赦甲寅高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為大司馬承制總萬機
居尚書省歡追車駕至潼關九月己酉歡東還洛陽帝親

督衆攻潼關斬其行臺薛長瑜又剋華州其冬十月高歡
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為主徙都鄴是為東魏魏於此始分
為二帝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主明月南
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懌女也三曰蒺藜亦
封公主帝內宴令諸婦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門九
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帝既以明月入關蒺藜自縊
宇文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
推案君臣由此不安平閏十二月癸巳潘彌奏言今日當
甚有急兵其夜帝在逍遙園宴阿至羅顧侍臣曰此處彷
彿華林園使人聊增悽怨命取所乘波斯騮馬使南陽王

躍之將攀鞍蹶而死帝惡之日晏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
鞭打入謂潘彌曰今日幸無他不彌曰過夜半則大吉須
臾帝飲酒遇酖而崩時年二十五謚曰孝武殯於草堂佛
寺十餘年乃葬雲陵始宣武孝明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
焦梨狗子齧斷索識者以為索謂本索髮焦梨狗子指宇
文泰俗謂之黑獺也

文皇帝諱寶炬孝文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也母曰楊
氏帝正始初坐父愉罪兄弟皆幽宗正寺及宣武崩乃得
雪正光中拜直閤將軍時胡太后多嬖寵帝與明帝謀誅
之事泄免官武泰中封邵縣侯永安三年進封南陽王孝

武即位拜太尉加侍中永熙二年進位太保開府尚書令
三年孝武與高歡構難以帝為中軍四面大都督及從入
關拜太宰錄尚書事孝武崩丞相略陽公宇文泰率羣公
卿士奉表勸進三讓乃許焉

大統元年春正月戊申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追尊
皇考為文景皇帝皇妣楊氏為皇后己酉進丞相略陽公
宇文泰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公
以尚書令斛斯椿為太保廣平王贊為司徒乙卯立妃乙
弗氏為皇后立皇子欽為皇太子甲子以廣陵王欣為太傅
以儀同三司万俟壽樂干為司空東魏將侯景攻陷荊州

二月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斬兗州刺史樊子鵠以州降
東魏夏五月降罪人加汝南公宇文泰位柱國秋七月以
開府儀同三司念賢為太尉以司空万俟壽樂干為司徒
以開府儀同三司越勒肱為司空梁州刺史元羅以州降
梁九月有司詔煎御香澤須錢萬貫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冬十月太師上黨王長孫承業薨十二月以太尉念賢為
太傅以河州刺史梁景叡為太尉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改以神元皇帝配東魏攻陷夏
州二月儀同三司毀敬討叛羌梁企定平之三月以涼州
刺史李叔仁為司徒以司徒万俟壽樂干為太宰夏五月

司空越勒肱卒秦州刺史建中王万俟普撥及其子太宰
壽樂干率所部奔東魏秋九月以扶風王孚為司空以太
保斛斯椿為太傅冬十一月追改始祖神元皇帝為太祖
道武皇帝為烈祖是歲關中大饑人相食死者十七八
三年春二月槐里獲神璽大赦夏四月太傅斛斯椿薨五
月以廣陵王欣為太宰賀拔勝為太師六月以司空扶風
王孚為太保以太尉梁景叡為太傅以司徒廣平王贊為
太尉以開府儀同三司王盟為司空冬十月安定公宇文
泰大破東魏軍於沙苑拜柱國大將軍十二月司徒李
叔仁白梁州通使於東魏魏興太守賀蘭植攻斬之

四年春正月辛[illegible]二月東
魏攻陷南汾州[illegible]以三月立蠕蠕女郁
久閭氏為皇后[illegible]七月東魏將
侯景等圍洛陽[illegible]自
東伐以[illegible]南汾州刺史[illegible]西蕃
五年春二月[illegible]五月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弼為
司空免妓樂雜役之徒皆從編戶秋七月詔自今恒以朔
望親[illegible]以司空扶風王孚為太尉冬十月
於陽武門外縣鼓置紙筆以求得失
六年春正月庚戌[illegible]自西還至此禮樂始備太尉扶

風王孚薨二月鑄五銖錢降罪人冬十一月太師念賢薨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順陽王仲景以罪賜死三月夏州
刺史劉平謀反大都督于謹討擒之秋九月[illegible]之
法[illegible]冬十一月叛羌梁企定徙[illegible]刺
[illegible]之為尚書奏班十二條制十二月[illegible]觀
引見諸王叙家人之禮手詔為宗誡十條以賜之
八年春三月初置六軍夏四月鄴縣王兄鄴失[illegible]
[illegible]秋八月以太尉王盟為太保冬十月詔皇太子鎮河東
十二月行臺華州起萬壽殿於沙苑北
九年春正月降罪人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為婚閏月

車駕至自華州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武牢內附以仲密為侍中司徒封勃海郡公秋七月大赦以太保王盟為太傅以太尉廣平王贊為司空冬十二月以司空李弼為太尉

十年春正月甲子詔公卿已下每月上封事三條極言得失刺史二千石銅墨已上有讜言嘉謀勿有所諱夏三月太師賀拔勝薨秋七月更權衡度量

十一年夏五月太傅王盟薨詔諸勳大辟獄皆命三公覆審然後加刑冬始築圓丘於城南封皇子儉

十二年春二月涼州刺史宇文仲和反秦州刺史獨孤信

討平之三月鑄五銖錢夏五月詔女年不滿十三以上勿得以嫁秋九月東魏勃海王高歡攻玉壁晉州刺史韋孝寬力戰據守冬十二月歡燒營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開白渠以溉田二月詔自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亡奴婢應黥者止科亡罪以開府儀同三司若干惠為司空東魏勃海王高歡薨其司徒侯景據潁川來附授景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郡公三月大赦夏五月以太傅侯景為大將軍以開府儀同三司獨孤信為大司馬晉王謹薨秋七月司空若干惠薨大將軍侯景據豫州叛封皇子寧為趙王

十四年春正月赦領豫廣北洛東荊襄等七州以開府儀同三司趙貴為司空皇孫生大赦夏五月以安定公宇文泰為太師廣陵王欣為太傅太尉李弼為太宗伯前太尉趙貴為大司寇以司空于謹為大司空

十五年己巳五月侯景殺梁武帝初詔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並令復舊六月東魏勃海王高澄攻陷潁川秋八月盜殺東魏勃海王高澄冬十二月封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為梁王

十六年夏四月封皇子儒為燕王公為吳王五月東魏靜帝遜位于齊秋七月安定公宇文泰東伐至恒農齊師不

出乃還九月大赦

十七年春三月庚戌帝崩于乾安殿時年四十五夏四月庚辰葬於永陵上謚曰文皇帝帝性強果始為太尉時侍中高隆之恃勃海王高歡之黨驕狎公卿因公會帝勸酒不飲怒而毆之罵曰鎮兵何敢尒也孝武以歡故免帝太尉歸第命羽林守衛月餘復位及歡將改葬其父朝廷追贈太師百僚會弔者盡拜帝獨不拜曰安有天子公而拜贈太師耶及踐大位權歸周室嘗登逍遙觀望嵯峨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宮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機也既而大運未終竟保天

祿云

廢帝諱欽文皇帝之長子也母曰乙弗皇后大統元年正月
乙卯立為皇太子十七年三月即皇帝位是月梁邵陵王
蕭綸侵安陸大將軍楊忠討擒之

元年冬十一月梁湘東王蕭繹討侯景擒之遣其舍人魏
彥來告仍嗣位於江陵

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尉遲迥剋成都劍南平冬十一月安
定公宇文泰殺尚書元烈

三年春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廢帝而立齊王廓帝自元烈
之誅有怨言淮安王育廣平王贊等並垂泣諫帝不聽故
及於辱

恭皇帝諱廓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大統十四年封為齊王廢
帝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

元年夏四月蠕蠕乙旃達官寇廣武五月柱國李弼追擊
之斬首數千級收輜重而還冬十一月魏師滅梁獲梁元
帝梁太尉王僧辯奉元帝子方智為王承制居建業

二年秋七月梁太尉王僧辯納貞陽侯蕭明於齊奉以為
主梁王方智為太子九月梁司空陳霸先殺僧辯廢蕭明
復奉方智為帝是歲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大將軍豆盧
寧帥師討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安定公宇文泰為
太師冢宰以柱國李弼為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以
尚書令獨孤信為大司馬以于謹為大司寇以侯莫陳崇
為大司空冬十月乙亥安定公宇文泰薨十二月庚子帝
遜位於周

周閔帝元年正月封帝為宋公尋殂

東魏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母曰胡
妃永熙三年八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孝武帝既入關勃海
王高歡乃與百僚會議推帝以奉明帝後時年十一

天平元年冬十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城東北大赦改元庚

午以太師趙郡王諶為大司馬以司空咸陽王坦為太尉
以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為司徒以開府儀同三司高昂為
司空壬申立太廟丙子車駕北遷于鄴詔勃海王高歡留
後部分改司州為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為驃騎儀同三司洛州
刺史鎮洛陽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南青州刺史大野
拔據瑕丘反庚寅車駕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
史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魏尹徙鄴舊人西徑百里以居
新遷之人分鄴置臨漳縣以魏郡林慮廣平陽丘汲郡黎陽
東濮陽清河廣宗等郡為皇畿十二月丁卯燕郡王賀拔
允薨庚午詔內外戒嚴百司悉依其舊並從公雅服不得以

務彰從軍景子進侍中封隆之等五人為大使巡喻天下
丁丑赦畿內閏月梁以元慶和為魏王入據平瀨鎮李武
崩壬辰長安初置四中郎將於石橋置東中蒲泉置西中
濟北置南中洛水置北中
二年春正月乙亥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元晏討元
慶和破走之二月壬午以太尉咸陽王坦為太傅以司州
牧西河王悰為太尉己丑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斬樊子
鵠以降兗州平戊戌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寇豫州刺史堯
雄擊走之三月辛酉以司徒高盛為太尉以司空高昂為
司徒濟陰王暉業為司空勃海王高歡討平山胡劉蠡升
辛未以寇故詔京邑及諸州郡縣收瘞骸骨是春高麗使
丹國遣使朝貢夏四月前青州刺史侯淵反攻掠青齊癸
未濟州刺史蔡儁討平之壬辰降京師見囚五月大旱
勒城門殿門及省府寺署坊門澆人不簡王公無限日得
雨乃止 元慶和寇南頓豫州刺史堯雄大破之秋七
月甲戌 濟南王彧孫綽為琅邪王八月辛卯司空濟陰
王暉業坐事免甲午發衆七萬六千人營新宮九月丁巳
以開府儀同三司襄城王旭為司空冬十月丁未梁將柳仲
禮寇荊州刺史王元軌擊破之癸丑祀圜丘甲寅閶闔門災
龍見并州人家井中十二月壬午車駕狩于鄴東甲午文

武百官量事各給祿是歲高麗 不許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朔勃海王歡自晉陽朝于京師詔百官舉士舉
不稱才者免之二月丁未梁兗州刺史郝樹以州內附
丁酉加勃海王世子澄為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三月甲
寅以開府儀同三司華山王鷙為大司馬丁卯陽平太守
盧懷條擊郡南叛大都督元整破之夏四月丁未高樂王
誕薨五月癸卯賜鰥寡孤獨貧窮者布 戊辰以
錄尚書事 悰為司州牧戊辰太尉高盛薨六月辛
巳趙郡王諶薨秋七月庚子大赦梁夏州刺史田獨鞞潁
川防城都督劉鑒等並以州內附八月并肆汾建四州霜
旱大飢九月壬寅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
行臺節度諸軍南討景辰平陽人路季礼聚衆反辛酉御
史中尉竇泰討平之冬十一月戊申詔遣使巡檢河北流
移飢人侯景攻剋梁楚州獲刺史桓和十二月以并州刺
史尉景為大保辛未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歲已下各有
差壬申大司馬清河王亶薨癸未以太傅咸陽王坦為太
師是歲高麗勿吉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以汝陽王暹為錄尚書事夏四月辛未遷七
帝神主入新廟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一階先是滎陽人張
儉等聚衆於大騩山通西魏壬辰武衛將軍高元盛討

破之六月乙巳幸華林園理訟辛未詔尚書等[illegible]錄囚徒壬午閶闔門災秋七月甲辰遣兼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八月西魏剋陝州刺史李徽伯死之九月侍中元忠與其弟子華謀西入並賜死閏月乙丑衞將軍右光祿大夫[illegible]欒謀反伏誅禁京師酤酒冬十月以咸陽王坦為錄尚書事壬辰勃海王高歡西討敗于沙苑己酉西魏行臺宮景壽都督楊白駒寇洛州大都督韓賢大破之西魏又遣其大行臺元季海大都督獨孤信逼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闕季海信遂據金墉十一月景子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為太尉十二月甲寅梁人來

聘河間人邢磨納范陽人盧仲禮等各聚眾反是歲高麗蠕蠕並遣使朝貢

元象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蝕之有巨象自至碭郡陂中南兗州獲送于鄴丁卯大赦改元二月景戌遣兼散騎常侍鄭伯猷聘于梁夏四月庚寅曲赦畿內開酒禁六月壬午帝幸華林都堂聽訟秋七月乙亥高麗遣使朝貢是夏山東大水蝦蟇鳴于樹上秋八月辛卯大敗西魏于河陰九月大都督賀拔仁擊邢磨納盧仲禮等破平之冬十月梁人來聘十二月庚寅遣陸操聘于梁

興和元年春正月辛酉以尚書令孫騰為司徒二月甲寅朔封常山郡王邵第二子昭為陳郡王五月甲戌立皇后高氏乙亥大赦是月高麗遣使朝貢六月乙酉以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為山東黜陟大使尋為東北道行臺選勇士庚寅以前潁州刺史堯雄為河南大使簡練勇士丁酉梁人來聘戊申開府儀同三司汝陽王暹薨秋八月壬辰遣兼散騎常侍王元景聘于梁九月甲子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辛未曲赦畿內死罪已下各有差冬十一月癸亥以新宮成大赦改元八十已上賜綾帽及杖七十旁無期親及有疾廢者各賜粟帛築城之夫給復一年

二年春正月壬申以太保尉景為太傅以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為太保丁丑徙御新宮大赦內外百官並進一階營構主將別優一階三月乙卯梁人來聘夏五月己酉西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元慶率戶內屬置之河北馬場振廩各有差壬子遣兼散騎常侍李象聘于梁閏月丁丑朔日有蝕之己丑封皇兄景植為宜陽王皇弟威為清河王謙為潁川王六月壬子大司馬華山王鷙薨冬十月丁未梁人來聘十一月乙卯遣兼散騎常侍崔長謙聘於梁是歲高麗蠕蠕勿吉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二月甲辰阿至羅出吐救斛律大寧部來降三月乙酉梁州人公孫貴賓聚眾反自號天王陽夏鎮將討禽

夏四月戊申阿至羅國主副伏羅越君子去賓來降封為高車王六月乙丑梁人來聘秋七月己卯宜陽王景植薨八月甲子齊文襄王請論於麟趾閣議定新制冬十月甲寅班於天下己巳發夫五萬人築漳濱堰三十五日罷癸未車駕狩于西山十一月戊寅還宮景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彭城王韶為太尉以度支尚書胡僧敬為司空是歲蠕蠕高麗勿吉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景辰梁人來聘夏四月景寅兼散騎常侍李繪聘于梁乙酉以侍中廣陽王湛為太尉以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為司徒以太尉彭城王韶為錄尚書事丁亥太傅尉景坐事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卯以太保庫狄干為太傅以領軍將軍婁昭為大司馬封隆之為尚書右僕射六月景申復前侍中樂良王忠爵丁酉徙陳留王景皓為常山王紹高密王叔業爵秋八月庚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為兼尚書僕射河南行臺隨機討防冬十月甲寅梁人來聘十一月壬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西河王悰薨十二月辛亥使兼散騎常侍陽斐使于梁是歲蠕蠕高麗吐谷渾並遣使朝貢

武定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大赦改元己巳車駕蒐于邯鄲之西山癸酉還宮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武牢西叛三月景午帝親納訟戊申勃海王高歡大敗西魏師于邙山追奔至恒農而還豫洛二州平夏四月封[illegible]韶弟[illegible]為武安王五月壬辰以克復武牢降天下死罪已下囚乙未以吏部尚書侯景為司空六月乙亥梁人來聘戊寅封前員外散騎侍郎元長春為南郡王八月乙丑以汾州刺史斛律金為大司馬壬午遣兼散騎常侍李渾聘于梁冬十一月甲午車駕狩于西山乙巳還宮是歲吐谷渾高麗蠕蠕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二月丁卯徐州人劉烏黑聚衆反遣行臺慕容紹宗討平之三月梁人來聘以旱故宥死罪已下囚景午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為太保壬子以勃海王世子高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元弼為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為尚書令以太原公高洋為左僕射夏五月甲午遣散騎常侍魏季景聘于梁丁酉太尉廣陽王湛薨秋八月癸酉尚書令司馬子如坐事免九月甲申以開府儀同三司濟陰王暉業為太尉太師咸陽王坦坐事免以王還第冬十月丁巳太保孫騰大司馬高隆之各為括戶大使凡獲逃戶六十餘萬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甲申以司徒高隆之為尚書令以前大司馬婁昭為司徒庚子祀圜丘

辛丑梁人來聘是歲吐谷渾地豆干室韋高麗蠕蠕勿吉等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景申遣兼散騎常侍李諧聘于梁二月庚申吐谷渾國奉其從妹以備後庭納為容華嬪夏五月甲辰大赦秋七月庚子梁人來聘冬十月遣中書舍人尉瑾聘于梁十二月以司空侯景為司徒以中書令韓軌為司空戊子以太保孫騰為錄尚書事是歲高麗吐谷渾蠕蠕並遣使朝貢

四年夏五月壬寅梁人來聘六月庚子以司徒侯景為河南大行臺庶機討防秋七月壬寅遣兼散騎常侍元廓聘

于梁八月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是歲室韋勿吉地豆干高麗蠕蠕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蝕之景午勃海王高歡薨辛亥司徒侯景降于西魏以求救西魏遣其將李弼王思政赴之思政等入據潁川景乃出走豫州乙丑梁人來聘二月侯景復背西魏歸梁夏四月壬申大將軍高澄來朝甲午遣兼散騎常侍李緯聘于梁五月丁酉朔大赦戊戌以尚書右僕射襄城王旭為太尉甲辰以太原公高洋為尚書令領中書監以青州刺史尉景為大司馬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為太師以錄尚書事孫騰為太傅以汾州刺史

賀拔仁為太保以司空韓軌為司徒以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為司空以司徒高隆之錄尚書事以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為尚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為右僕射戊午大司馬尉景薨六月乙酉帝為勃海王舉哀於東堂服緦衰秋九月辛丑梁貞陽侯蕭明寇徐州堰泗水於寒山灌彭城以應侯景冬十一月己酉以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大都督高岳潘相樂大破禽之及其二子瑀道牛二月乙亥蕭明至帝御閶闔門誚而宥之岳等迴師討侯景是歲高麗勿吉並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己亥大都督高岳等於渦陽大破侯景俘斬

五萬餘人其餘溺死於渦水水為不流景走淮南二月己卯梁遣使求和許之三月癸巳以太尉襄城王旭為大司馬以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為太尉辛亥以冬春亢旱赦罪人各有差夏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張永和青州人崔闊等偽假人官事覺糺檢首者六萬餘人甲戌太尉高岳司徒韓軌大都督劉豐生等討王思政於潁川引洧水灌其城九月乙酉梁人來聘冬十月戊申侯景濟江推梁臨賀王正德為主以攻建業是歲高麗室韋蠕蠕吐谷渾並遣使朝貢

七年春正月戊辰梁北徐州刺史中山侯蕭正表以鎮內

附封蘭陵郡公吳郡王三月丁卯侯景剋建業夏五月景
殺梁武帝戊寅勃海王高澄帥師赴潁川六月剋
之獲西魏大將軍王思政等秋八月辛卯立皇子長仁為
太子盜殺勃海王高澄癸巳大赦內外百官並進一級甲
午太原公高洋如晉陽冬十月癸未以開府儀同三司咸
陽王坦為太傅甲午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為司空十
二月甲辰吳郡王蕭正表薨己酉以并州刺史彭樂為司
徒是歲蠕蠕地豆干室韋高麗吐谷渾並遣使朝貢
八年春正月辛酉帝為勃海王高澄舉哀於東堂戊辰詔
太原公高洋嗣事徙封齊郡王甲戌地豆干契丹並遣使

朝貢二月庚寅以尚書令高隆之為太保三月庚申進齊
郡王高洋爵為齊王夏四月乙巳蠕蠕遣使朝貢五月甲
寅詔齊王為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以齊國太妃為王
太后王妃為王后景辰遜帝位於齊
天保元年己未封帝為中山王邑一萬戶上書不稱臣答
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為
縣公邑各一千戶奉絹一萬疋錢一萬貫粟二萬石奴婢
三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於中山國立魏宗廟
二年十二月己酉中山王殂時年二十八
三年二月奉謚曰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發之陵

死者六十人帝好文美容儀力能挾石師子以踰墻射
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群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勃
海王高澄嗣事甚忌焉以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為中
書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澄與季舒書
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帝嘗與獵於鄴東馳逐如飛
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帝曰天子莫走馬大將
軍怒澄嘗侍帝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帝不悅曰自古
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腳朕澄使季
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勞帝帝亦謝焉賜
絹季舒未敢受以啓澄澄使取一段帝束百疋以與之曰

亦一段爾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
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志義動君子常侍侍講荀濟知帝意
乃與華山王大器元瑾密謀於宮中偽為山而作地道向
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動以告澄澄勒兵入宮曰
陛下何意反耶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耶及將殺諸
妃嬪帝正色曰王自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況妃
嬪澄下床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
帝於含章堂大器瑾等皆見烹於市及將禪位於文宣襄
城王昶及司徒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
奏事帝在昭陽殿見之昶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

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
斂容荅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詔書
侍郎崔劼裴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卽付楊愔進於帝凡十
條書訖曰將安朕何所復若爲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別
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衞而去帝乃下御坐步就東廊
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
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欲與六宮
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後宮乃與
夫人嬪以下訣莫不歔欷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
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德以
故犢車一乘候於東上閤帝上車德超上車持帝帝肘之
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尚不下及
出雲龍門王公百僚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
漢獻帝衆皆悲愴高隆之泣灑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
宅及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隨帝后封太原公主常爲帝嘗
食以護視焉護遇酖而崩

論曰莊帝運接屯否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
猾逆所除權強擅命神覽獨斷芒刺未除而天未忘亂禍
不旋踵自茲之後魏室土崩始則制屈強胡終乃權歸霸
政主祭祀者不殊於寄坐遇黜辱者有甚於弈棋雖以鄭
閔之明孝武之氣秖以速丕奔波文帝以剛強之質然以
守雌自寶靜帝業遜終天祿高蹈唐虞各得其時也

魏本紀第五

北史五

己未 漆 鄭麟 校正

齊本紀上第六　北史六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蓨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二子謐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謐生皇考樹生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婿鎮獄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娉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為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啖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為慢己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

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待客因自言善暗相徧捫諸人言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為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透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尒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廄廄有惡馬榮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尒意神武曰方今天子

男弱太后淫亂嬖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上赤氣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為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為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為第號為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為宮既而榮以神武為親

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為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伯及爾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於太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於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眾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穿鼻乃以神武為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

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爾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偽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為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

敗走初孝莊之誅爾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為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天下苦之葛榮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舉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

愛分如屬天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
請殺之兆以神武為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
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
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見
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搤殺人者乃署為親信
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
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
徒污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
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
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

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
讒紹宗與神武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
晉陽出滏口路逢爾朱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
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
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
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
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眾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
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己神
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
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

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為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
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
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
勁捷而凶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
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
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為營神武偽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
之以殺其從者盡散於是士眾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
中內學者奏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
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為三封斬其北鳳皇山以毀其形
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大

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
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
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
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
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爾朱度律廢
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
為勃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
臺第一鎮人酋長庶賓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為行臺郎
尋以為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
姓歸心乃詐為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

衆皆愁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
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
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尒俱失鄉客義同一家
不意在上乃尒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
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
人為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尒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
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欺
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尒不能為取咲天下
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
以討尒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

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
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尒朱氏及李元忠與
高乾平殷州斬尒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
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狀尒
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尒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
奔孫騰以為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
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為皇帝年號中興是為
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陽平尒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
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
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為地道往建

天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為湯陰令神武呼之曰
麻都祥慚而逃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
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
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尒朱天
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
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摠督
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
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
於是將士皆為死志四面赴擊之尒朱兆責神武以背己

神武曰本勠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
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
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
大敗之尒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此將輕
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
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
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
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
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
椿執天光度律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

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
時凶蠹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
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勑紹為軍導向鄴公佐
受命者除殘賊紹回視之兵不測數衆無聲將至鄴乃放
焉及戰之日尒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既
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
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
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鄴魏帝餞於
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伐尒朱兆封隆
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尒朱普有反噬

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為然乃歸天光度律
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尒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
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尒朱兆
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
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
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
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尒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
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
宗以尒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烏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
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尒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

已後多魏紀年

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
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
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勑大不
敬故魏帝心貳於神武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
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
拔言俱將衰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
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勑長樂
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槊刺柱伏壯
士執紹業於路得勑書於袍領遂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
天子枉害司空遂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
光州為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

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弃衣推鹿車歸勃
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
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
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
臺隨機處分神武尋其粟帛議者以為徒費無益神武不
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
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苦池
河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

河西滅之遷其部落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既
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
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
勃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
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
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
來奔稱魏帝過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
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
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
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

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
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為濟州
儁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
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
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略但表啟未全背戾
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
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
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蠻
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
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厙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

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大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違津
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
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
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
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聽處分魏帝
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
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
曰臣為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今猖狂之罪爾朱時討
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
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辛

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使舍人溫子昇草敕
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為敕曰前
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
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
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啟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
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
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
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為亂賀拔勝
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為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
所為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為國立功念無可責

若君欲分討何以為辭東南不賓為日已久先朝已來置
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
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
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
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
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
送誰不怪王騰既為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
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
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
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

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
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他所圖
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王殺幽辱齏粉了無遺恨何者王
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
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疏到此古語云越人
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
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欷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為洛陽
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
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
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

謀焉遣兵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
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勑神武曰王若厭
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
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
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
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
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為社稷宗廟出
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魏帝
時以任祥為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
郡待神武魏帝乃勑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

武為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尒朱擅權舉大
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構以誠節
為逆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
而已以高昂為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
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為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
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
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
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
伐蔡儁神武使竇泰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
韓賢逆暹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

約降引軍逃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歿七月魏帝躬率大眾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群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還紿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遂遁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委而逃竄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

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為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弘農遂西剋潼關執毛鴻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為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啟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至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沙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為自孝昌喪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

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為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為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護軍祖瑩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

之胡荒

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眾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為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二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眾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廩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衆應之六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豳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

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軍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二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飢流散請所在開倉振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卻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振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宋顯死之西師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率衆

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為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下跪而稱賀又辭勃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于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敵論事，明揚仄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一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尒為懷州；若死，則用尒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鬭，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徇地至恒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為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隥，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於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縣責，振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分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尒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並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三月乙未，神武朝鄴，景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人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殷州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蟻陣鬭，占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蟻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興孤虛術，

華其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眾驢並鳴士皆讋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於亭樹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為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相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

深加殊禮委以經略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邪死亦何恨景午陳啟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秘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緦衰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為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統軍御眾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效力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

六合濕門至雞鳴城止 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為勃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儁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於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

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群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為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牓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

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眾討之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文襄啟辭爵位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 八月戊辰文襄啟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于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壬辰尚書祠部郎中元瑾梁降人荀

濟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華山王大器濟北王徽等謀害文襄事洩伏誅九月己亥文襄請舊勳灼然未蒙齒錄者悉求旌賞朝士名行有聞或以年耆疾滿告謝者準其本秩授以州郡不得[illegible]子孫自天平元年以來遇事亡官者聽復本資[illegible]之家不任[illegible]山澤其第宅[illegible]服婚姻送葬奢侈[illegible]太昌元年以來將帥有效功異効者其子孫年十歲以上請聽依第出身其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徭役若有藏器避世者以禮招致隨才擢敘罷營構之官在朝百司怠惰不勤[illegible]免所居官若清幹克濟皎然可知者即宜超

啟不拘常式辛丑文襄還晉陽武定六年正月己未文襄
朝于鄴二月己卯梁遣使懟文襄并請通和文襄許其和
而不答書以侯景之叛也南兗州刺史石長宣頗相影響諸
州刺史守令佐史多被詿誤景破後悉被俘獲尚書成處
極刑文襄並請恕降於是斬長宣其餘並從寬宥三月戊
申文襄請朝臣及牧守令長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
邊城者務在得才不拘職業其稱事六品散官五品以上
朝廷所悉不在舉限其稱事七品散官六品以下并及州
郡縣雜白身不限在官解職並任舉之隨才進擢辛亥文
襄南臨黎陽濟於武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遣

百朝士以相戒屬於是朝野承風莫不砥礪六月文襄巡
北邊城戍振賜各有差七月乙卯文襄朝于鄴八月庚寅
還晉陽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討
王思政於潁川先是文襄遣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
淮之北凡所獲二十三州七年四月甲辰魏帝進文
襄位使持節相國封齊王綠綟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
萬戶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大行臺並如故丁
未文襄入朝固讓魏帝不許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鄴赴
潁川六月景申克潁川禽西魏大將軍王思政以忠於所

事釋而待之七月文襄歸于鄴詣魏帝太子復辭爵
位殊禮未報八月辛卯遇盜而崩初梁將蘭欽子京為東魏所虜
文襄以配廚欽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廚蒼頭薛
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文襄
將受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謀于北城東柏堂太
史啟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謂
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置刀於盤下
冒言進食文襄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曰將
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牀下賊黨去牀因見殺時年二
十九秘不發喪明年正月辛酉魏帝舉哀於太極東堂詔

贈物八萬段凶事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
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轀輬車黃
屋左纛後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備九錫禮諡曰文襄王
二月甲申葬於義平陵之北天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廟
號世宗陵曰峻成文襄美姿容善言笑談謔之際從容弘
雅性聰警多籌策當朝作相聽斷如流愛士好賢待之以
禮有神武之風焉然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
南叛非直本懷狼戾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淫動乖制度
嘗於宮西造宅牆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極殿神武入朝
責之乃止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英姿傑出首創大號異方
蠭戰而羣兇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匡國功濟天下既而
魏武帝規避權逼曆數既盡適所以速關河之分焉文襄
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內除姦逆外拓淮夷擯斥貪殘存情
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
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符影響總而論之積善
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齊本紀上第六　北史六

方洽　周益　周　學　孫　梓　校正

齊本紀中第七　北史七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
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
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以生於晉陽一名晉陽樂
時神武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
尚未能言欻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及長黑
色大頰兌下鱗身重踝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
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禿師太后見諸
子焉歷問祿位至帝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
異之神武嘗與諸子過歷陽有龍出於一處神武與帝見
之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
書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發揚曾問以時
事略不所難俱以語一事必得事要又嘗試觀諸子各使理
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各配兵
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勒眾與彭
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
史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欲亦私怪之幼時師事范陽盧
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
封太原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後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
見天門開餘無人見者武定五年神武崩祕凶事眾情

疑駭。帝雖內嬰巨痛，外若平常。人情頗安。魏帝授帝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七年八月，文襄遇賊，帝在城東雙堂，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臠斬群賊而漆其首，祕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乃諷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大赦。乃赴晉陽，總庶政。帝內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帝。於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群情始服。八年正月辛酉，魏帝為文襄舉哀於東堂。戊辰，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三月庚申，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勃海、長樂、

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戶。帝自居晉陽，寢室每夜有光如晝。既為王，夢人以筆點己額。旦日以語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拜賀曰：「王上加點為主，當進也。」五月辛亥，帝如鄴。光州獲九尾狐以獻。甲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奉冊進帝位相國，總百揆，以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景辰，魏帝遜位別宮，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冊禪位，致璽書於帝，并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虞、漢、魏故事。帝上表固辭，詔不許。於是尚書令高隆之

率百僚勸進。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是日，京師獲赤雀，獻于南郊。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百官進兩大階，六州緣邊職人三大階。自魏孝莊已後，百官絕祿，至是復給焉。己未，詔封魏帝為中山王。追尊皇祖文穆王為文穆皇帝，皇祖妣為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為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為文襄皇帝，命[illegible]司議程宗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為皇太后。乙酉，降魏朝[illegible]有差，[illegible]及宣力霸朝者，又西來人并武[illegible]來投化者，[illegible]在降限。辛未，遣大使於四方[illegible]神主於太廟。六月辛巳，詔故

[illegible]邑一百戶，以奉孔子祀，并下魯[illegible]章服制度，各為等差，具立條式，使[illegible]獲中[illegible]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又詔冀州之勃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朝所在，[illegible]基本，君子有作，貴不忘本。齊郡、勃海可並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壬午，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敖曹、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illegible]、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

濟州刺史蔡儁等並左右先帝經綸盛業或不幸早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又詔封宗室太尉高岳為清河王太保高隆之為平原王開府儀同三司高歸彥為平秦王徐州刺史高思宗為上洛王營州刺史高長弼為廣武王兼武衛將軍高普為武興王兼武衛將軍高子瑗為平昌王兼北中郎將高顯國為襄樂王前太子庶子高叡為趙郡王揚州縣開國公高孝緒為脩城王又詔封功臣太師庫狄干為章武王大司馬斛律金為咸陽王并州刺史賀拔仁為安定王殷州刺史韓軌為安德王瀛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為扶風王司徒公彭樂為陳

留王司空公潘相樂為河東王癸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為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為平陽王定州刺史浟為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為常山王冀州刺史渙為上黨王儀同三司淯為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為長廣王湝為任城王湜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凝為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為皇太子王后李氏為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干為太宰司徒彭樂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為司空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州死罪已下降餘州死罪已下囚秋七月辛亥尊文襄妃元氏為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又封

文襄子孝琬為河間王孝瑜為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封隆之為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為尚書令改御史中尉還為中丞詔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悉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依舊銓補往者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又詔求直言正諫之士待以不次命牧人之官廣勸農桑庚寅詔曰朕以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獎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庶人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

旁說凡可載之文籍悉條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為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群官可更論討新令未成之間仍以舊格從事九月癸丑以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丁卯詔以梁侍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為梁王庚午帝如晉陽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國冬十月己卯備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乙酉以特進元韶為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為右僕射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

立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是月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十二月辛丑車駕至自晉陽是歲高麗蠕蠕吐谷渾庫莫奚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祀圜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乙丑享太廟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三月景午襄城王淯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為梁使持節假黃鉞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王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是月梁交梁義新四州

刺史各以地內附西魏文帝崩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秋七月己卯改顯陽殿還為昭陽殿辛卯改殷州為趙州以避太子之諱是月侯景廢梁簡文帝立蕭棟為主九月壬申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癸巳行幸趙定二州因至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僭即偽位於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是歲蠕蠕室韋高麗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景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以其口配山東為百姓二月蠕蠕主阿那瓌為突厥所破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發注子庫提並擁眾來奔蠕蠕餘眾立注次子鐵伐為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詔清河王岳司徒潘相樂行臺辛術帥師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為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為尚書右僕射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乙卯車駕幸晉陽冬十月乙未次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干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主蕭繹即位於江陵是為元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壬子車駕還宮戊午幸晉陽是歲西魏廢帝元年

四年春正月景子山胡圍離石戊寅帝親討之未至而逃因巡三堆戍大狩而旋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自魏末用永安錢又有數品皆輕濫己丑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送蠕蠕鐵伐父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為主仍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為主夏四月車駕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六月甲辰章武王庫狄干薨秋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車駕至平州遂西道趣長塹甲辰帝步踰山嶺為士卒先指麾奮

擊大破契丹是行也帝露頭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
食肉飲水氣色彌厲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
帝自平州還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人來聘十二月己未
突厥復攻蠕蠕蠕蠕舉國來奔癸亥帝北討突厥迎納蠕
蠕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置之馬邑川
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丑帝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二已上皆斬
女子及幼弱以賞軍士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代所不
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伏是役也有都督戰傷其什
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刳其五藏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穢

惡皆盡自是始行威虐是月周文帝廢西魏帝而立齊王
廓是為恭帝三月蠕蠕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
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緩拔其髮免為庶人使負炭輸晉
陽宮夏四月蠕蠕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時
虜騎散走大軍已還帝帥麾下二千餘騎為殿夜宿黃瓜
堆蠕蠕別部數万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帝安臥平明方
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而出虜走追擊之伏尸二十
里獲菴羅辰妻子生口三万餘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並
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蠕蠕又大破之六月蠕蠕遠遁秋七
月戊子肅慎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至自北伐八月

庚午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為太保以安德王韓軌為大司馬
以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為大將軍以司空尉粲為司徒以
太子少師侯莫陳相為司空以尚書令平陽王淹為錄尚
書事以常山王演為尚書令以上黨王渙為尚書左僕射
丁丑行幸晉陽辛巳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以冀州
刺史段韶為平原王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
岳平原王段韶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
南城四鎮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西師西師不出乃如
晉陽冬十月西魏攻陷江陵殺梁元帝梁將王僧辯在建
業推其晉安王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

百官十二月庚申車駕北巡至達速嶺親覽山川險要將
起長城是歲西魏恭帝元年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度江剋夏首梁司徒郢州刺
史陸法和請降詔以梁貞陽侯蕭明為梁主遣尚書左僕
射上黨王渙送之江南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為使持節都
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三月丙戌上
黨王渙剋東關斬梁將裴之橫甲申車駕至自晉陽封文
襄二子孝珩為廣寧王延宗為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
決獄是月發寡婦以配軍士築長城夏五月蕭明入于建
業六月甲子河東王蕭[illegible]壬申帝親討蠕蠕甲戌諸

軍大會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厙狄谷百餘里無水泉六軍渴之俄而大雨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壬午及之懷朔鎮帝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壬辰還晉陽九月己卯車駕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殺王僧辯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為主辛亥行幸晉陽十一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並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帥眾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度江鎮石頭己亥太保清河王岳薨柳達摩為霸先攻逼以石頭降是歲高麗庫莫奚並遣使朝貢詔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辛丑封司空侯莫陳相為白水郡王車駕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眾庶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案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眾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三司婁叡討魯陽蠻大破之丁卯造金華殿五月濮陽王淯薨帝以肉為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並沒士卒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秋七月乙丑周文帝殂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十二三十一月壬子併省州三郡一百五十三縣五百八十九鎮二戍二十六十二月庚子梁敬帝禪位於周是歲庫莫奚突厥并使朝貢修廣二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六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禁取蝦蟹蜆蛤之類唯許私家捕魚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鷂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以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為太傅以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為司空以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尚書令以尚書右僕射楊愔為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為左僕射以上黨王渙為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敕京師士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人劉向於鄴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祭皆市取少牢不得刲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禖風雨司人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辛巳制榷酤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飛至鄴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處免租冬十月乙亥梁主蕭方智遜位於陳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歲周閔帝

元年周冢宰宇文護殺閔帝而立明帝又改元為初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己丑詔燎野限以仲冬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車駕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于周大旱帝以祈雨不降毀西門豹祠掘其冢五月辛丑以尚書令長廣王湛為錄尚書事以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為右僕射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為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是夏山東大蝗差夫捕而坑之秋七月辛丑給畿內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

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螽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稅八月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甲戌行幸晉陽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人營三臺於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甲午車駕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臣以新宮成 丁酉大赦內外文武官竝進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為梁主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以梁王蕭莊為梁主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為太師以司徒尉粲為太尉以冀州刺史段韶為司空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大司馬以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司徒起大莊嚴寺是歲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為大將軍辛丑太尉長樂郡公尉粲肆州刺史濮陽公婁仲達並進爵為王甲寅行幸遼陽甘露寺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正為尚書右僕射庚辰車駕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為兼司空以侍中高陽王湜為尚書左僕射乙巳以兼司空彭城王浟為兼太尉

撫司空東封皇子紹廉為長樂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禁止特進元韶等十九家尋並誅之男子無少長皆斬所殺三千人並投漳水六月陳武帝殂秋八月戊戌封皇子紹義為廣陽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癸卯詔諸軍人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是月殺左僕射高德正九月己巳行幸晉陽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凶事一從儉約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子百僚內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

寺未[illegible]還對十一月乙酉[illegible]極前殿[illegible]
月甲申葬於武寧陵諡曰文宣帝廟號顯祖帝沈敏有遠
量外若不遠內鑒其明文襄年長英發神武特所愛重百
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illegible]
咸順從故深見輕[illegible]家人亦以為不及文襄[illegible]
長見猜嫌[illegible]
文襄彌不平焉后每為后私營服玩小佳文襄即令逼取
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吝惜文襄
或愧而不取便恭受無所辭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坐
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其故帝曰為爾
漫戲[illegible]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所寢室至夜皆有光巨細可察
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唯與后寢侍御皆令出外
文襄崩秘不發喪其後漸發揮帝寵謂左右曰大將軍此
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
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劍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
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
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
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
士措辭款實眾皆欣然曰誰謂[illegible]
即指文襄也[illegible]當出聖人帝聞之將從一郡而謝

人張思進上言[illegible]下生於南方[illegible]即是[illegible]出聖
人帝悅而止先是[illegible]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䍽飛上
天[illegible]藁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羖䍽為水邊羊指帝名也於
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
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
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津角挂天盟津水也羊飲
水王名也角挂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面星驛傍有大水
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臥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讖合願王
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正又贊成之於是始決乃使李密
卜之遇大橫曰大吉漢文帝之封也帝乃鑄象以卜之一
寫而成使段韶問斛律金於肆州金來謁深言不可以鑄
曹宋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乃議於太后前太后謂諸貴
曰我兒懦直必自無此意直高德正樂禍教之耳帝意決
乃整兵而東使高德正之鄴諷喻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
如迎帝於遼陽固言未可杜弼亦抱馬諫帝欲還尚食丞
李集曰此行事非小而言還帝偽言使向東所殺之而別
令賜絹十疋四月夜禾生於魏帝銅研旦長數寸有穗五
月帝行東赴鄴令左右曰異言者斬是月光州獻九尾狐
帝至鄴城南召入并州板[illegible]高隆之進諫曰用此何為
帝作色曰我自事若欲族滅耶隆之謝而退於是乃作圜

備法物草禪讓事及登極之後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果
於斷割人莫能窺又特明吏事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
任使故楊愔等得盡於匡贊朝政粲然兼以法馭下不避
權貴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
獨決懷抱規謀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繕甲練
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
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剋捷嘗追及蠕蠕令都督
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時虜軍猶盛五萬餘人肱
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騎那肱奮擊遂大破之虜主踰
越巖谷僅以身免都督高元海王師羅並無武藝失律怯
弱一旦交鋒有勇驍壯嘗於東山遊宴以關隴未平投盃
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是歲周
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剋威振戎夏
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沈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
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
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遊行市肆勳戚之第朝夕
臨幸時乘鹿車白象駱駝牛驢並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
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
坐巷宿處處遊行多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或擔胡
鼓而拍之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

淫嫗悉去衣裳分付從官朝夕臨視或聚棘為馬紐草為
索逼遣乘騎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為娛樂凡諸殺害多
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沈酗既久彌以狂惑每
至將醉輒拔劍挂手或張弓傅矢或執持牟槊遊行市鄽
問婦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乃殺之
或馳騁衢路散擲錢物恣人拾取爭競諠譁方以為喜太
后嘗在北宮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
有傷損醒悟之後大懷慚恨遂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
后驚懼親自持挽又設地席令平秦王高歸彥執杖口自
責疏脫背就罰敕歸彥杖不出血當即斬汝太后涕泣前
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不肯受於太后太后聽許方捨背杖
笞腳五十莫不至到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此戒酒一旬
還復如初自是耽湎轉劇遂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
正中其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
打一百有餘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
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儛
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為翅從臺
飛下免其罪戮果敢不慮者盡皆獲全疑怯猶豫者或致
損跌沈酗既久轉虧本性怒大司農穆子容使之脫衣而
伏親射之不中以橛貫其下竅入腸雖以楊愔為宰輔使

遊所臨以其髑肥呼為獨大肚馬韉鞭其背流血浹袍以
刀子剺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子
而去之又置猾於棺中載以轜車幾下釘者數四曾至彭
城王浟宅謂其母介朱曰憶汝奪我母婿時向何由可耐
手自刃殺又至故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不李
曰結髮義深實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自斬之
棄頭牆外嘗在晉陽以矟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而死在
三臺太光殿上鋸殺都督穆嵩又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
韓哲無罪忽衆中召斬之數段魏樂安王元昂后之姊婿
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一

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後帝自往弔哭於喪次
通擁其妻仍令從官脫衣助襚兼錢綵號為信物一日所
得將踰巨萬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為言帝意乃
釋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意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
藏之於懷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柈上支解
其屍弄其髀為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
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也載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
之至有閑巷庸猥人無識知者忽令召斬鄴下繫徒罪至
大辟簡取隨駕號為供御因手自刃殺持以為戲凡所屠
害動多支解或投之烈火或棄之漳流莫以外戚長城

甚虐暴酷過度天下騷然內外憎憎各懷怨毒而素嚴
斷臨下加之默識强記百寮戰慄不敢為非曾有典御丞
李集面諫比帝有甚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沉沒久之復
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沉
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
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入見似
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初帝登阼
改年為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為一大人只十帝
其不過十乎又先是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
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

日十年也又帝曾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為天子答曰
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
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憐正道
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終位時以為知
命曾幸晉陽夜宿杠門嶺嶺有數株栢樹皆將千年枝葉
嫩茂似有神物所託時帝已被酒向嶺騎射中一株未
幾並枯而死又出言屢中時人故謂之神靈雖為猖獗不
專云昏暴末年遂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蘗成災因而致
斃先是霍州發楚莫王女冢戶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帝珍
之還以斂焉如祖珽以陰潛多過帝數罪之每謂為老賊

乃武成時瑒被任遇乃說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稱文既
非創業何得稱祖若宣帝為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武
成溺於瑒說天統初有詔改謚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趙
彥深執政又奏復帝本謚廟號顯祖云廢帝殷字正道小
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為皇
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
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豈非自反耶嘗
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
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
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

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開朗
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
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身
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
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
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
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
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
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縑百疋後文宣登金鳳臺召太子使
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

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月
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
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
后皇后為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
年六十已上及癃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
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
斛律金為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太傅以司徒
長廣王湛為太尉以司空段韶為司徒以平陽王淹為司
空高陽王湜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司州牧侍中
燕子獻為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
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為漁陽
王廣陽王紹義為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為隴西王是歲周

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陽
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己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為太
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
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左
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並放免甲辰帝幸
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有差乙巳太師常山
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

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為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為太尉以司空平秦王歸彥為司徒彭城王浟為尚書令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為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為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算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為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為蘭陵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青九州往因螽水頗傷時稼遣使分塗賑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

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為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時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並懷猜忌常山王憂憚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驛至晉陽害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為祟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

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殷以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峙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為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衂以為能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為焉聰敏過人所與游處一知其家諱

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閤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欷其敬業重舊如此天保初進爵為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思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事時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

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沈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帝不從因閑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為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所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奸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脅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箠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令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為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

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illegible]除太傅錄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為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既為領軍素為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方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出臨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效廢帝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為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云逼而已高歸彥敕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為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己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為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

主後諸郡國老人各授板職賜黃帔鳩杖又詔魯正之上
立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聞當加榮贈
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
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案罪不得舞文弄
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
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
浟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
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剋殷先封往
代兩漢魏晉無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
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

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
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
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勳人
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
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百年爲皇
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
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太宗文襄皇帝廟宜奏
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高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
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竇泰
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庫狄干故太尉段榮

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
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三
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
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
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宗十一人配饗世宗
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薛脩義故太傅破六
韓常三人配饗高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
城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總入晉陽宮十二月景
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

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
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
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
城王浟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己酉野雉栖于前殿
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沖
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
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
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
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
先是帝不豫而無聞聽睹是日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

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
午葬於文靜陵帝聰敏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窺測身長
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
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克勵輕徭薄賦勤
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封爵
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
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
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
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
行恐後又嫌疏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

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
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
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
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
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
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
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
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雞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
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
皆躬親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

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斷有謀于時國富兵
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之策遠圖不遂
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
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
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尚
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
復讎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
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山騎棟上歌
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
兔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

太后怒曰殺去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
牀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又手書云宜
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號
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
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
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
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
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
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遂

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識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和猜不無危殆乃睠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曠諒近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塗別有復報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齊本紀中第七　北史七

方洽　周益周　己千　孫梓然　校正

齊本紀下第八　北史八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為帝娉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為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疑忌以帝為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奏乃許之

太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為太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為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為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為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為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為太師錄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為太傅以中書監任城王湝為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為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戊子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諸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詔普斷屠殺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太傅領司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為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為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是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為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

律光為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歸彥據州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禽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為太傅以司空婁叡為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為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為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琬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才以太子少傅魏收為兼尚書右僕射己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降在京死囚各有差三月乙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夏四月并汾晉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振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之苑迴造大總持寺六月乙巳齊州上言濟河水口見八龍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分為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

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己未周軍逼并州又遣大將達奚武帥眾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盜殺太師彭城王浟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為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為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為司空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子帝至自晉陽

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為錄尚書事以前司徒婁叡為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為太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為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媼于周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綽為南陽王儼為東平王是月歸閻媼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並出使其將尉遲迥寇洛陽楊摽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甲午迥等圍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尉婁叡大破周軍於軹關禽楊摽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薨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迥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內死罪已下囚己巳以太師段韶為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為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壬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黎陽所經減降罪人是歲高麗靺鞨新羅並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詔發振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湝為大司馬辛未

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為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沽酤酒己卯詔減百官食禀各有差三月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勃海遭水潦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為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世子及武成入

纂大業大寧二年正月景戌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
禪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清
四年爲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太師太尉侯莫陳相
爲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爲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叡爲司
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戊寅以瀛州刺史
尉粲爲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爲太尉尚書
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
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
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
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
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
明皇后爲武明皇后其文宣謚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
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
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
祖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並遣
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圜丘癸巳祫祭於太廟詔降罪人各
有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
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

己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
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爲尚書
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仁弘爲齊安王仁固
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
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
冬十月乙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湝
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徙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
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
二月乙丑陳人來聘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並
遣使朝貢於周爲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二
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舉三人五
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
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九龍殿災延
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
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
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
軍東平王儼爲尚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己
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
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統爲丹楊王仁謙爲東海王

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録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彦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右僕射婁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爲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叡爲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詔諸寺署所綰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放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準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飢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景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廷

四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並配饗神武廟廷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爲尚書令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及宣光瑶華等殿辛巳太

上皇帝幸晉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錄尚書事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內外百官並加兩級戊寅上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廷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巳上及有癃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保七年巳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爲官口又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又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丁酉以司空

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為大基聖寺晉祠為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為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為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為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以百

濟王餘昌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為錄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為太師景子降死罪已下囚閏月戊戌錄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為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為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酉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為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為城陽王彥康為定陽王彥忠為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為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是月靺鞨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為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恒為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為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為司空封蕭莊為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諡號為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儁聘於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為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錄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為太尉并省錄尚書事趙彥深為司空尚書令和士開為錄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為尚書令

右僕射唐邕為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為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剋之獲刺史楊敷秋七月庚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即日誅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書侍御史王子宜等尚書右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湝為太宰馮翊王潤為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并州界內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己亥車駕至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

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為錄尚書事庚午以錄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為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為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為楚帝二月己卯以衛菩薩為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為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侍中祖珽為左僕射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荊山公豐樂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為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為太宰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為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為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為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堅為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為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為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敕付史閣後改為脩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為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為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並遣使朝貢於周為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

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并州並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為皇后景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為錄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之庚辰車駕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為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為大司馬太尉衛菩薩為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為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為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壝蕝之內忽有車軌之轍案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乙卯詔以為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略戰歿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以錄尚書事高阿那肱為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秋九月校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雕虎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為

丞相是歲高麗靺鞨並遣使朝貢突厥使來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至
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書令
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焚其尸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
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邕為錄尚書事夏五月大旱
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為其形
以獻庚申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癸卯行幸晉陽
甲辰以高勱為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妖賊鄭子饒於
鄴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陽休之為尚

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
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
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絕閏月己丑遣右丞相
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遁庚辰以司空
趙彥深為司徒斛律阿列羅為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
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飢不自立者所在
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
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
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

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
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潦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
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
邯鄲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
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
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
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
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所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
州庚戌戰于城南齊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
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

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朝野收
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預欲向北朔州乃留安
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
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
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
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為左廣寧王孝珩為右廣延宗
入見帝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
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
南軍勞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
年為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為相

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為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為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為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咍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

大司馬三師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略羣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恆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為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年八歲改元為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帝為太上皇帝后為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未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為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攜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顒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即為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

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為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陽休之陳德信等啟大丞相隋公請收葬聽之葬於長安北原洪瀆川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澀吶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者即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公令錄

莫得仰視皆曰略陳大旨驚遽而出雖以災異寇盜水旱亦不
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為修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
琅邪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
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拜大將軍帝曰思好喜
反果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算乃益驕縱盛為無愁之曲
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
天子嘗出見羣厲盡殺之或殺人剝面皮而視之任陸令
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
鄧長顒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
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宮奴婢閹人商

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庶姓
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三
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
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
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為變巧朝衣
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為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
武修文臺其嬪嬙諸院中起鏡殿寶殿瑇瑁殿丹青彫刻
妙極當時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
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百工困窮無
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為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內

又為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為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
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藉
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
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
赤彪儀同逍遙郡君陵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駮龍逍遙
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鬥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
食縣幹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
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為乞食兒又為窮兒之市
躬自交易嘗築西鄙諸城黑衣為羌兵鼓譟陵之親率內
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騖衣解髮散
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蠍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

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
焉賦斂日重徭役日煩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
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
降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
出富商大賈競為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
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
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
成夢大猬攻破鄴城故索境內猬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
名聲與猬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剪剃以著假髻而危

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為之
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為刀子者
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卻
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
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算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帝
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
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己
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
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

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
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隨以正人閑其善
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
之以中宮嬭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韝紲之娛恣朋淫之
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
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
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
濫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
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宇夫豈非天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
然之理矣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
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
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
懾西鄰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
膺樂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
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
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
實疆埸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
德罔念作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
也亂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

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有函夏享齡不永績用無成若
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
風摧焉已墜暨乎後主外內崩離眾潰於平陽身禽於青
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榷觀夫有齊全
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
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
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
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
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富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
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

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
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
人從欲損物益己雕牆峻宇甘酒嗜音廛肆遍於宮園禽
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
不軌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弗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
從惡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
獄亂政淫刑刳剒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並進法
令多聞持斂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
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
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
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
朽者易爲力歟抑人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
之工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産無以給其
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
窮矣又爲惡以促之欲求大夏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
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齊本紀下第八　北史八

周本紀上第九　北史九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其
先出自炎帝炎帝爲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其後有葛
烏兔者雄武多算略鮮卑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
大人及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
回以爲天授己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
并以爲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
爲魏舅甥之國自莫那九世至侯歸豆爲慕容晃所滅其
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及慕容寶敗歸魏拜都
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徙豪傑於代都陵隨例徙居
武川即爲其郡縣人焉陵生系系生韜韜生皇考肱並以
武略稱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
亂其僞署王衛可瓌最盛肱乃糾合鄉里斬瓌其衆乃散
後陷鮮于修禮爲定州軍所破戰沒於陣武成初追謚曰
德皇帝帝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
子升天纔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
天貴亦極矣帝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
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
若龍盤之形面色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
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隨德皇帝在鮮

于脩禮軍及葛榮殺脩禮帝時年十八榮下任將帥衆其
無成與諸兄謀去之計未行會榮滅因隨尒朱榮遷晉陽
榮忌帝兄弟雄傑遂託以他罪誅帝第三兄洛生帝以家
冤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從榮
征討後以别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孝莊反正
以功封寧都子後從岳入關平万俟醜奴行原州事時關
隴寇亂帝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豈
從逆亂帝嘗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音以問從者皆莫
之聞意獨異之普泰二年尒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顯
壽鎭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

留悅共圖顯壽計無所出帝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
貳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
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尒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
若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帝入悅軍說之悅遂
與岳襲長安帝輕騎爲前鋒追至華陰禽顯壽及岳爲關
西大行臺以帝爲左丞領岳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決焉
齊神武既除尒朱氏遂專朝政帝請往觀之至并州神武
以帝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帝詭陳忠款具託
左右若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神武乃悔發上驛千
里追帝至關不及而反帝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邪逆謀

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本實庸材亦不爲識慮但
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
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僻
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
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即可收
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
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帝詣闕請事密陳其狀魏
帝納之加帝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岳
以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鎭之衆皆舉帝岳曰宇
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乃從衆議表帝爲

夏州刺史帝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齊神
武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
州與帝謀帝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
無信是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
爲悅所害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
營三軍未知所屬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推摠兵事洛
素無雄略威令不行乃請避位於是趙貴言於衆稱帝英
姿雄略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
善乃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帝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
帝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

恐衆心自離都督彌姐元進規應悅密圖帝事發斬之帝
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
衆帝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死宇
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也
景於此還帝至平原哭岳甚慟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
無所憂矣齊神武又使景與常侍張華原義寧太守王基
勞帝帝不受命與基有舊將留之并欲留景並不屈乃遣
之時斛斯椿在帝所曰景人傑也何故放之帝亦悔驛追
之不及基亦逃歸言帝雄傑請及其未定滅之神武曰卿
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及沙苑之敗神

北史帝紀九上　四

武乃始追悔于時魏帝將圖神武聞岳被害遣武衞將軍
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帝侯
莫陳悅亦被敕追還悅既附神武不肯應召帝曰悅枉害
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乃令諸軍戒嚴將討悅及
毗還帝表於魏帝辭以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水洛首
尾受敵乞少停緩帝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衆未集假
爲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
營河曲軍吏獨行忽見一翁謂曰賀拔雖據此衆終無所
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至是方
驗魏帝因詔帝爲大都督即統賀拔岳軍帝乃與悅書責

以殺賀拔岳罪又喻令歸朝悅乃詐爲詔書與秦州刺史
万俟普撥令爲己援普撥疑之封以呈帝帝表奏之魏帝
因問帝安秦隴計帝請召悅授以內官及處以瓜涼一藩
不然則終致猜虞三月帝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
悅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鎮
原州帝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大雪
平地二尺帝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
疑其左右有異志左右不自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
保略陽留一万餘人據守永洛帝至圍之城降帝即輕騎
數百趣略陽以臨悅軍其部將皆勸悅退保上邽時南秦

北史帝紀九上　五

州刺史李弼亦在悅軍閒遣使請爲內應其夜悅出軍軍
自驚潰將卒或來降帝縱兵奮擊大破之悅與其子弟及
麾下數十騎遁走帝乃命原州都督導追悅至牽屯山斬
之傳首洛陽帝至上邽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
釐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帝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
衆大悅齊神武聞關隴克捷遣使於帝深相倚結帝拒而
不納封神武書以聞時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杖於帝
仍令帝稍引軍而東帝乃令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將
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計魏帝進帝侍中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

故時魏帝方圖齊神武又遣徵兵帝乃令前秦州刺史駱
超為大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魏帝進授帝兼尚書僕
射關西大行臺餘官如故帝乃傳檄方鎮曰蓋聞陰陽遞
用盛衰相襲苟當百六無聞三五皇家創歷陶鑄蒼生保
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沴屢起隴冀騷動燕河狼
顧雖靈命重啟蕩定有期而乘釁之徒因生羽翼賊臣高
歡器識庸下出自輿皁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效力戎
行靦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姦回乃勸尒
朱榮行茲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凶黨外叛歡若
相歎勉令取京師又勸吐万兒復為弒虐暫立建明以令

天下假推普泰欲竊威權並歸廢斥俱見酷害於是稱兵
河北假討尒朱亟通表奏云取讒賊既行廢黜遂將篡弒
以人望未改恐鼎非遠乃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
必將有主翊戴聖明誠非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為功
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揆禁闈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窫窳
生民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橫生瘡痏動挂網羅故武衛
將軍伊琳清直武毅禁旅攸屬直閣將軍鮮于康仁忠亮
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無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
與每相影響謀危社稷但姦志未從恐先泄漏乃密白朝
廷使殺高乾方哭對其弟稱天子橫戮孫騰任祥歡之心

膂並使入居樞近伺國間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逃歸歡
益加撫待亦無陳白然歡入洛之始本有姦謀令親人蔡
儁作牧河濟厚相恩贍為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清水
公賀拔岳勳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
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幕府以受律專征便即討戮歡知
逆狀已露稍懷旅拒遂遣蔡儁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
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等徑趣石濟高隆之及費也頭等之
眾至關韓軌之徒擁眾蒲坂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訾
毀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冀茲大寶溪壑可盈禍心不
測或言徑赴荊楚開疆於外或言分詣伊洛取彼讒人或

言欲來入關與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天下清夷百寮師
師四隩來暨人盡忠良誰為君側而歡威福自己生是亂
階緝構南箕指鹿為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
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脤銳師百萬彀騎千羣裹
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糜軀匪恡今有詔書班告天
下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
要害或襲其窟穴電繞蛇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
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度河稍逼宗廟則分命
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
敢發動亦命羣帥百道俱前轘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鎮

郡縣率土黎人或州鄉冠冕或勳庸世濟並宜捨逆歸順立效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別格凡百君子可不勉哉帝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羆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為上策眾咸稱善七月帝帥眾發自高平前軍至于弘農而齊神武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帝備儀衛奉迎謁見於東驛免冠流涕謝罪乃奉魏帝都長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決於帝仍加授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別置二尚書隨機處分解尚書僕射餘如故初魏帝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主配帝未及結納而魏帝西遷至是詔帝尚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齊神武襲陷潼關侵華陰帝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

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帝乃進軍斬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與李弼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明年泥降遷其豪帥于咸陽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帝與羣公定冊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為嗣是為文帝

大統元年正月己酉魏帝進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帝固讓王及錄尚書魏帝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東魏遣其司馬子如寇潼關帝軍霸上子如乃回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羆擊走之三月帝命有司為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

二年五月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率所部入東魏帝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

三年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昂圍洛州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掎吾三面又造橋示欲必度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且歡起兵以來泰每先驅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剋剋泰則歡不戰而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若差跌悔何及也帝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謂吾但自守耳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徑度比五日中吾取泰必

矣庚戌帝還長安聲言欲向隴右辛亥謁魏帝而潛軍至
小關竇泰卒聞軍至陣未成帝擊之盡俘其眾斬泰傳首
長安高昂聞之焚輜重而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帝乃還
六月帝請罷行臺魏帝復申前命受帝錄尚書事固讓乃
止八月丁丑帝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
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
關帝乃誓於師曰與爾有眾奉天威誅暴亂惟爾眾士整
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人以作威用命則
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眾士其勉之乃遣于謹先徇地至
盤豆拔之獲東魏將高叔禮送于長安戊子至弘農攻之

城潰禽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虜其戰士八千時將高干
走度河命賀拔勝追禽之並送長安於是宜陽邵郡皆歸
附先是河南豪傑應東魏者皆降齊神武懼率眾趣蒲坂
將自后土濟遣其將高昂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飢
帝館穀於弘農五十餘日時軍士不滿萬人聞神武將度
乃還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乃涉洛軍於許
原西帝至渭南徵諸州兵未會將擊之諸將以眾寡不敵
請且待歡更西以觀之帝曰歡若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
及其新至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
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軍六十

餘里神武引軍來會癸巳候騎告齊軍至帝召諸將議
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
據以待之遂進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
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師至
望見軍少競來爭於左軍亂不成列兵將交帝鳴鼓士皆奮
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
為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神武夜
遁追至河上復大克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兵二萬餘
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逐
之可獲帝不聽乃還軍渭南時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

所准當時兵人種樹一株栽柳七千根以旌武功魏帝進
帝柱國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戶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
增邑以左僕射馮翊王元季海為行臺與開府獨孤信率
步騎二萬向洛陽賀拔勝李弼度河圍蒲坂牙門將高
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勝等追獲之帝
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初帝自弘農入關後東魏將高昂圍
弘農聞其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昂復走度河遂
入洛陽自梁陳已西將吏降者相屬於是東魏將堯雄趙
育是云寶出潁川欲復降地帝遣儀同宇文貴梁遷等逆
擊大破之趙育來降東魏復遣任祥率河南兵與堯雄合

儀同怡峯與貴遵等復擊破之又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那椿以州來降

四年三月帝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魏將侯景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之帝奉魏帝至穀城前軍斬東魏將莫多婁貸文虜其衆送弘農遂進軍瀍東景等夜解圍去及旦帝率輕騎追至河上景為陣北據河橋南屬芒山與諸軍戰帝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都督李穆下馬授帝軍復振於是大捷斬其將高敖曹及李猛宋顯等虜其甲士一万五千人赴河死者万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氣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

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帝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虎念賢等為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因相與閉門拒守進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大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而前後所虜東魏士卒皆散在百姓間乃謀亂及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乃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輔魏太子出次渭北關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雀雍州人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度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長安城人皆相率

拒青雀每日接戰魏帝留止閿鄉令帝討之長安父老見帝且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襲咸陽斬思度禽伏德南度渭與帝會攻破青雀斬之太保梁景叡先以疾留長安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誅關中乃定魏帝還長安帝復屯華州十二月是云寶襲洛陽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自襄廣以西城鎮復內屬

五年冬大閱於華陰

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鵶將侵荊州帝遣開府李弼獨孤信各率騎出武關景乃退還夏蠕蠕度河至夏州帝召諸

軍屯沙苑以備之

七年十一月帝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下令申明之

八年十月齊神武侵汾絳圍玉壁帝出軍蒲坂神武退帝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魏帝狩於華陰大饗將士帝帥諸將朝於行在所

九年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慎舉州來附帝帥師迎之三月齊神武據芒山陣不進者數日帝留輜重於瀍曲軍士銜枚夜登芒山未明擊之神武單騎為賀拔勝所逐僅免帝率右軍若干惠大破神武軍悉虜其步卒趙貴等

將居右戰不利神武復合戰帝又不利夜引還入關屯渭上神武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禦之乃退帝以邙山諸將失律上表自貶魏帝不許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冬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

十年五月帝朝京師七月魏帝以帝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方為中興永式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總為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簡賢才為牧守令習新制而遣焉數年間百姓便之十月大閱於白水

十一年十月大閱于白水遂西狩岐陽

十二年春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瓜州人張保害刺史成慶以應之帝遣開府獨孤信討之東魏將侯景侵襄州帝遣開府若干惠禦之至穰景遁去五月獨孤信平涼州禽仲和遷其百姓六千餘家於長安瓜州都督令狐延起義誅張保瓜州平七月帝大會諸軍於咸陽

十三年正月東魏河南大行臺侯景舉河南六州來附被圍於潁川六月帝遣開府李弼援之東魏將韓軌等遁去景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七月侯景密圖附梁帝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冬帝奉魏帝西狩咸陽

十四年春魏帝詔封帝長子覺為略陽郡公初帝以平元

顥納孝莊帝功封寧都縣子至是改縣為郡以封覺用彰勤王之始也五月魏帝進帝位太師帝奉魏太子巡撫西境登隴刻石紀事遂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東趣五原至蒲州聞魏帝不豫而還及至魏帝疾已愈乃還華州是歲東魏將高岳圍王思政於潁川

十五年春帝遣大將軍趙貴帥師援王思政高岳堰洧水以灌城潁川以北皆為陂澤救兵不得至六月潁川陷初侯景圍建鄴梁司州刺史柳仲禮赴援臺城梁竟陵郡守孫暠以郡內附帝使大都督苻貴往鎮之及建鄴陷仲禮還司州來寇暠以郡叛帝大怒十一月遣開府楊忠攻克隨州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

十六年正月仲禮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漴頭大破之禽仲禮馬岫以城降三月魏帝封帝第二子震為武邑公七月帝東伐拜章武公導為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屯涇北鎮關中九月丁巳軍出長安會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齊

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帝以冢宰總百揆十月帝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伐上津魏興大將軍達奚武出散關伐南鄭

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四月達奚武圍南鄭月餘梁州刺史宜豐侯蕭脩以州降武六月東梁州百姓圍州城帝復遣王雄討之

二年正月魏帝詔帝爲左丞相大行臺都督中外諸軍事二月東梁州平遷其豪帥於雍州三月帝遣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迥帥師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四月帝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其方物七月帝至自姑臧八月尉遲迥克成都劍南平十一月尚書元烈謀亂伏誅

三年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又改置州郡縣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三百三十魏帝有怨言於是帝與公卿議廢帝立齊王廓是爲恭帝

恭帝元年四月帝大饗群臣魏史柳虯執簡書告于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帝乃令太常盧辯作誥喻公卿曰嗚呼我群后暨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託于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變厥心庸暨乎廢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乙亥魏帝詔封帝子邕爲輔城公憲爲安城公七月西狩至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帝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與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景申于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克其城殺梁元帝虜其百官士庶以歸沒爲奴婢者十餘萬免者二百餘家立蕭詧爲梁主居江陵爲魏附庸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次者爲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

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十月帝遣大將軍豆盧寧帥師討之

三年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魏帝進帝位太師大冢宰帝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令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四月帝北巡七月度北河魏帝封

帝子直為秦郡公招為正平公九月帝不豫還至雲陽命
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十月乙亥帝崩于雲陽宮還長安
發喪時年五十二十二月甲申葬于成陵謚文公及孝閔帝
受禪追尊為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為文皇帝帝
知人善任使從諫如順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
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
之及河橋之役以充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
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為
心云

孝閔皇帝諱覺字陀羅尼文帝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

統八年生於同州七歲封略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見
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相但恨不壽耳魏恭帝三
年三月命為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將軍十月乙亥文帝
崩景子世子嗣位為太師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詔以
岐陽地封帝為周公庚子詔禪位于帝曰予聞皇天之命
不于常惟歸于德故堯授舜舜授禹時宜也天厭我魏邦
垂變以告惟尔罔弗知予雖不明敢弗龔天命格有德哉
今踵唐虞舊典禪位于周庸布告遐邇焉使大宗伯趙貴持
節奉冊書曰咨尔周公帝王之位弗常有德者受命時乃
天道予式時庸荒求于唐虞之彝踵曰我魏德之終舊矣

我邦小大罔弗知今其可久怫于天道而不歸有德歟時
用詢謀僉曰公昭考文公格勳德于天地丕濟黔黎洎公
又躬宣重光故玄象徵見于上謳訟奔走于下天之曆數
用實在焉予安敢弗若是以欽祗聖典遜位于公公其享
茲天命保有萬國可不慎歟魏帝臨朝遣戶部中大夫濟
北公元迪致皇帝璽紱帝固辭公卿百辟勸進太史陳祥
瑞乃從之是日魏帝遜位于大司馬府

元年春正月辛丑天王即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路門追尊皇
考文公為文王皇妣為文后大赦封魏帝為宋公是日槐
里獻赤雀百官奏議曰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於

天革人視聽也逮于尼甫稽諸陰陽云行夏之時後王所
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行錄正用夏
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尚
烏制曰可以大司徒趙郡公李弼為太師以大宗伯南陽
公趙貴為太傅大冢宰以大司馬河內公獨孤信為太保
以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以大將軍寧都公毓高陽
公達奚武武陽公豆盧寧小司寇陽平公李遠小司馬博
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尉遲迥等並為柱國壬寅祀圓
丘詔曰予本自神農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啟土
[illegible]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

上帝癸卯祀方丘甲辰遂祭太社初除市門稅乙巳享太廟丁未會于乾安殿班賞各有差戊申詔有司分命使者巡察風俗求人得失賑恤孤高年恤于鰥寡辛亥祀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辛酉享太廟癸亥親耕籍田二月癸酉朝日于東郊戊寅祭太社丁亥柱國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太保獨孤信罪免甲午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為太保大司馬晉國公護為大冢宰柱國博陵公賀蘭祥為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為大司寇大將軍化政公宇文貴為柱國三月己酉衛國公獨孤信賜死癸亥省六府士員三分之一夏四月壬申降死罪已下囚壬午謁成陵丁亥

享太廟五月己酉帝將觀漁於昆明池博士姜須諫乃止秋七月壬寅帝聽訟於右寢多所哀宥辛亥享太廟八月戊辰祭太社辛未降死罪已下囚甲午詔二十四軍舉賢良九月庚申改太守為郡守帝性剛果忌晉公護之專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權重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潛請帝誅護帝許之又引宮伯張先洛先洛以白護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恒為潼州刺史鳳等更奏帝將召群臣入因此誅護先洛又白之時小司馬尉綱總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以次執送護第並誅之綱仍罷散禁兵帝無左右獨在內殿

令宮人執兵自守護又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廢為略陽公幽於舊邸月餘日以弒崩時年十六植恒等亦遇害及武帝誅護後乃詔曰故略陽公至孝純粹天姿秀傑屬魏祚告終寶命將改謳歌允集曆數攸歸上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之錫而禍生肘腋釁起蕭牆白武噬駭蒼鷹災發幽辱神器弒酷乘輿冤結生靈毒流寓縣今河海澄清氛沴消蕩追尊之禮宜崇徽號遣太師蜀國公迥於南郊上謚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文皇帝之長子也母曰姚夫人永熙三年文帝臨夏州生於統萬城因以名焉大統

十四年封寧都郡公魏恭帝三年累遷大將軍鎮隴右孝閔踐阼進位柱國轉岐州刺史有美政及孝閔廢晉公護遣迎帝於岐州九月癸亥至京師止於舊邸群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帝固讓群臣固請乃許之

元年秋九月天王即位大赦乙丑朝群臣於延壽殿冬十月癸酉太師趙國公李弼薨己卯以大將軍昌平公尉綱為柱國乙酉祀圓丘景戌祀方丘甲午祭太社陽平公李遠賜死辛未梁敬帝遜位于陳十一月庚子享太廟丁未祀圓丘十二月庚午謁成陵庚辰以大將軍輔城公邕為柱國戊子赦長安見囚甲午詔元氏子女自坐趙貴等事

以來所有沒入為官口者悉免之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冢宰晉公護為太師辛亥親耕籍
田癸丑立王后獨孤氏丁巳於雍州置十二郡三月甲午
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改雍州刺史為牧京兆
郡守為尹庚申詔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者皆稱河
南人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夏四月己巳以太
師晉公護為雍州牧辛未降死罪囚一等五歲刑已下皆
原之甲戌天王后獨孤氏崩甲申葬敬后五月乙未以大
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為大宗伯六月癸亥嚈噠國遣使
朝貢己巳授高年刺史守令恤鰥寡孤獨各有差分長

北史九上　十二

安為万年縣並居京城壬申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風
俗掩骼埋胔秋七月順陽獻三足烏八月甲子羣臣上表
稱慶於是大赦文武普進級九月辛卯以大將軍楊忠王
雄並為柱國甲辰封少師元羅為韓國公以紹魏後丁未
行幸同州故宅賦詩冬十月辛酉突厥遣使朝貢癸亥太
廟成乙亥以功臣琅邪貞獻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文
帝廟庭壬午大赦
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万
機軍旅猶總於護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為總管三月癸巳
陳六軍帝親擐甲冑迎太白於東方吐谷渾寇邊庚戌遣

大司馬博陵公賀蘭祥率衆討　夏五月戊午　詔有司造
周曆己亥聽訟於正武殿辛亥以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
崇為大司徒大司寇高陽公達奚武為大宗伯武陽公豆
盧寧為大司寇柱國輔城公邕為大司空乙卯詔曰比屢
有糺發官司赦前事者有司自今勿推究唯廩獄倉庫與
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為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
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
來雖經赦宥事迹可知者有司宜即推窮得實之日免其
罪徵備如法賀蘭祥攻拔洮陽洪和二城吐谷渾遁走閏
以高昌遣使朝貢六月戊子大雨霖詔公卿大夫士爰及

北史九上　十一

牧守令長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無有所諱其遭水者
有司可時巡檢條列以聞庚子詔曰潁川從　祝是曰元勳
無忘父城賞起王業文考屬天地草昧造化
云臣茲乘運賴英賢戮力文武同心翼贊大功　克隆帝業
而披堅執銳櫛風沐雨水　昔良用憮然若　成名遂
建國剖符子唯休也其有致死王事者子　無　其
之　先　向夏州發夏州從來見在及　者並量賜
錢帛稱朕意焉是月陳武帝殂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
帝追尊文王為文皇帝大赦改元癸丑增御正四人位上
大夫冬十月齊文宣帝殂

三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三月
辛酉重陽閣成會羣臣公侯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於芳
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漸
詔曰人生天地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
移人安得長在是以有生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
理修短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餘
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及在朝卿
大夫士軍中大小督將軍人等並立勳效積有年載輔翼
太祖成我周家令朕纘承大業處萬乘之上此上不負太
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啓手啓足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於
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修理
黎庶豐足九州未一二方猶梗顧此懷恨目不瞑唯冀
仁兄冢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協和為心勉力相
勸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沒九泉形骸不朽今大
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少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
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貴有
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矣若克念政道顧其
艱難輔邕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死事生人臣大節
公等可思念此言令萬代稱歎朕禀生儉素非能力行菲
薄但復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資器用皆無彫刻身終

之日莫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
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者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
武百官各權辟麻苴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
勢為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誡汝既服膺聖人之
教安敢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
日哭哭訖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
各按部自守不得輙奔赴闕庭禮有通塞隨時之義葬訖
內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內勿禁婚娶一令如平常也時
事殷猥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事有不盡準此以類為斷
死而可忍古人有之朕今忍死書此懷抱其詔即帝口授
也辛丑帝崩於延壽殿時年二十七諡曰明皇帝廟號世
宗五月辛未葬於昭陵帝寬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
量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屬文詞彩溫麗及即位集公卿
已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採衆
書自羲農已來訖于魏末叙為世譜凡百卷所著文章十
卷
論曰昔者水運將終羣凶放命或權威震主或釁逆滔天
咸謂大寶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誅夷繼及亡不
旋踵是知天命有底庸可恃乎周文爰自潛躍衆無一旅
馳騁戎馬之際躡及行伍之間時屬與能運膺啓聖撫集

義勇紀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
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
兵之衆恃戎馬之強屢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
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勳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霸以
弱為強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
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昔修六官之
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勳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
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
盛矣哉非夫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
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

宋武建匡合之勳校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渚宮制勝闔
城孥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
教斯為過矣孝閔承既安之業膺樂推之運明皇勵代邸
之尊纂太宗之緒始則權臣專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芒
刺之疑用致弒逆之禍惜哉

周本紀上第九　　北史九

方洽　周　巳千　孫　梓然　校正

周本紀下第十　　北史十

高祖武皇帝諱邕字禰羅突文帝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
后魏大統九年生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帝幼而孝敬聰敏
有器質文帝異之曰成吾志者此兒也年十二封輔城郡
公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出鎮同州明帝即位遷柱國授
蒲州刺史入為大司空行御正進封魯國公領宗師甚見
親愛參議朝廷大事性沉深有遠識非因顧問終無所言帝
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武成二年四月帝崩遺詔傳
位於帝帝固讓百官勸進乃從之壬寅即皇帝位大赦冬
十二月改作路門以歲齋孝明帝廢其主殿而自立

保定元年春正月戊申改元文武百官各增四級以大冢
宰晉公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庚戌祀
圜丘壬子祀方丘甲寅祀感帝於南郊乙卯祭太社己巳
享太廟班文帝所述六官於朝庭甲戌板授高年官各有
差乙亥親耕籍田景子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各有差二
月乙卯遣大使巡察天下風俗甲午朝日於東郊景午省
箠輿去百戲三月景寅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
役夏四月景子朔日有蝕之庚寅以少傅吳公尉綱為大
司空丁酉白蘭遣使獻犀甲鐵鎧五月景午封孝閔皇帝
子康為紀國公皇子贇為魯國公晉公護獲玉斗以獻六

月乙酉遣御正殷不害使於陳秋七月戊申以旱故詔所
在降死罪已下囚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
行九月甲辰南寧州使獻滇馬及蜀鎧冬十月甲戌朔日
有蝕之十一月乙巳陳人來聘丁巳狩於岐陽是月齊孝
昭帝殂十二月車駕至自岐陽是歲突厥吐谷渾宕昌
龜茲等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壬寅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
溉灌丁未以陳主弟頊為柱國送還江南閏月己亥大司
馬涼公賀蘭祥薨二月癸丑以久不雨宥罪人京城三十
里內禁酒梁主蕭詧殂夏四月甲辰以旱故禁屠宰癸亥

詔曰諸柱國等勳德隆重宜有優崇各準別制邑戶聽寄
食他縣五月庚午以南山眾瑞並集免今年役及租賦之
半壬辰以柱國隋公楊忠為大司空六月己亥以柱國蜀
公尉遲迥為大司馬分山南荊州安州襄州江陵為四總管
秋九月戊辰朔日有蝕之陳人來聘冬十月辛亥帝御大
武殿大射戊午講武於少陵原十一月丁卯以大將軍衛
公直趙公招並為柱國

三年春正月辛未改亦遷[illegible]為遂州乙酉太保梁公侯莫
陳崇賜死二月庚子初頒新律辛酉詔曰今舉大事行大
政非軍機急速皆依月令以順天心三月乙丑朔日有蝕
之丙子宕昌國獻生猛獸二詔放之南山夏四月乙未以
柱國鄭公達奚武為太保大將軍韓果為柱國乙亥帝御
正武殿錄囚徒癸卯大雩癸丑有牛足生於背戊午幸太
學以太傅燕公于謹為三老而問道焉初禁天下報讎犯
者以殺人論壬戌詔百官及庶人上封事極言得失五月
甲午朔以旱故避正寢不受朝甲戌雨秋七月戊辰行幸
原州庚午陳人來聘丁丑幸津門問百年獄以金帛又賜
高年板職各有差降死罪囚一等八月丁未改作露寢九
月甲子自原州登隴山景戌幸同州戊子詔柱國楊忠率
騎一萬與突厥伐齊己丑初令世襲州郡縣者改為五

等爵州封伯郡封子縣封男冬十月庚戌陳人來聘十二
月辛卯車駕至自同州還太保達奚武率騎三萬出平陽
以應楊忠是月有人生子男而陰在背後如尾兩足指如
獸爪有犬生子腰以後分為二身兩尾六足

四年春正月庚申楊忠破齊長城至晉陽而還二月庚寅
朔日有蝕之三月庚辰初令百官執笏夏四月癸卯以柱
國鄧公竇熾為大宗伯五月壬戌封明帝長子賢為畢公
癸酉以大將軍安武公李穆為柱國丁亥改禮部為司宗
大司禮為禮部大司樂為樂部六月庚寅改御伯為納言
秋七月高昌國遣使獻名馬八月丁亥朔日有蝕之詔柱

國楊忠帥師與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戊子以柱國齊公
憲為雍州牧以許公宇文貴為大司徒九月丁巳以柱國
衞公直為大司空陳人來聘是月以皇世母閻氏自齊至
大赦閏月己亥以大將軍韋孝寬長孫儉並為柱國冬十
月癸亥以大將軍陸通宇文盛蔡公廣並為柱國甲子詔
大冢宰晉公護伐齊帝於太廟庭授以斧鉞於是護總大
軍出潼關大將軍權景宣帥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師楊檦
出軹關丁卯帝幸沙苑勞師癸酉還宮十一月甲午柱國
尉遲迥圍洛陽柱國齊公憲營芒山晉公護次陝州十二
月景辰齊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州降壬戌齊師度河晨至

洛陽諸軍驚散尉遲迥帥麾下數十騎扞敵得却至夜引還
柱國王雄力戰死之遂班師楊檦於軹關戰沒權景宣亦
棄豫州而還是歲突厥粟特等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甲申朔以柱國王雄死王事廢朝乙巳以
雄世子謙為柱國二月辛丑詔陳公純等逆皇后于突厥
景寅以柱國李穆為大司空綏德公陸通為大司寇壬申
行幸岐州戊子柱國昌寧公長孫儉薨夏四月齊武成帝禪位於
其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五月己亥左右武伯各置中大
夫一人六月庚申彗星出三台入文昌犯上將經紫宮入
危漸長丈餘百餘日乃滅辛未詔江陵人年六十五已上

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
官司贖為庶人秋七月辛巳朔日有蝕之庚寅行幸秦
州降死罪已下刑辛丑以大保豆盧寧為大司寇八月景子車駕
至自秦州冬十月辛亥改函谷關城為通洛防十一月丁
未陳人來聘是歲突厥等並遣使朝貢
天和元年春正月己卯朔日有蝕之辛巳考路寢命群臣
賦古詩京邑耆老並預會焉頒賜各有差癸未大赦改元百
官普加四級己亥親耕藉田丁未於宕昌國置宕州遣小
載師杜杲使於陳二月戊辰詔三公已下各舉所知庚午
日鬬光遂微日中見烏三月己亥朔景午祀南郊夏四月辛亥雩

是月陳文帝殂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群臣親講禮記
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戶內附以其地為扶州甲午詔曰
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弘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
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典茫然已墜於地宜依是日有
事停樂庶知為君之難為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六
月景午以大將軍李賢為柱國秋七月戊寅築武功郿斜
谷武都留谷津坑諸城以置軍人壬午詔諸胄子入學但
束脩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即為恒式八
月己未詔諸有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苫骨立一志
一行可稱揚者本部官司隨事上言當加甄勉以勵澆俗

九月乙亥信州蠻反詔開府陸騰討平之冬十月甲子初造山雲儛以備六代樂十一月景戌行幸武功等城十二月庚申還宮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己亥親耕籍田三月癸酉改武遊園為道會苑丁亥初立郊丘壇壝制度夏四月乙巳省併東南諸州以大將軍陳公純為柱國六月辛亥尊所生叱奴氏為皇太后閏月庚午地震戊寅陳湘州刺史華皎帥衆來附壬辰以大將軍譙公儉為柱國秋七月辛丑梁州上言鳳凰集楓樹羣鳥列侍以萬數甲辰立路門學置生七十二人壬子以大傅燕公于謹為雍州牧九月

衛公直率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戰于沌口王師敗績元定以步騎數千先度遂沒江南冬十一月戊戌朔日有蝕之癸丑太保許國公宇文貴薨是歲突厥吐谷渾安息等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二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甲辰大赦丁未大會百寮及賓客於路寢戊午太傅燕公于謹薨夏四月辛巳以太保達奚武為太傅大司馬尉遲迥為太保柱國齊公憲為大司馬五月庚戌享太廟六月甲戌有星孛於東井秋七月壬寅柱國隋公楊忠薨八月乙丑韓公元羅薨齊人來聘請和親詔軍司馬陸逞報聘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冬十月癸亥享太廟丁亥上親帥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者輿馬彌漫數十里諸蕃使咸在焉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蝕之壬子遣開府崔彥穆使於齊甲寅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辛未齊武成帝殂

四年春正月辛卯朔以齊武成殂故廢朝遣司會李綸等會葬於齊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夏四月己巳齊人來聘五月己丑帝製象經成集百寮講說封魏廣平公子元謙為韓國公以紹魏後丁巳柱國吳公尉綱薨六月築原州及涇州東城秋七月突厥

遣使獻馬柱國昌寧公長孫儉薨

五年春三月甲辰初令宿衛官住關外者將家累入京不樂者解宿衛夏四月甲寅以柱國宇文盛為大宗伯省帥都督官景寅遣大使巡察天下六月景子以皇女生故降宥罪人并免逋租懸調冬十月辛巳朔日有蝕之丁酉太傅鄭公達奚武薨十一月丁卯柱國豳公廣薨十二月癸巳大將軍鄭恪帥師平越嶲置西寧州是月齊將斛律光侵邊於汾北築城自華谷至龍門

六年春正月己酉朔以路門未成故廢朝丁卯以大將軍王傑譚公會鴈門公田弘魏公李暉等並為柱國三月己

內史齊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明月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
五城夏四月戊寅朔日有蝕之辛卯信州蠻反遣大將軍
趙闍帥師討平之庚子以大將軍司馬消難侯莫陳瓊大
安公閻慶神武公竇毅南陽公叱羅協平高公侯伏侯龍
恩並為柱國五月癸亥遣納言鄭詡使於陳景寅以大將
軍李昞中山公訓杞公亮上庸公陸騰安義公宇文丘北
平公寇紹許公宇文善犍為公高琳鄭公達奚震隴東公
楊纂常山公于翼並為柱國六月乙未以大將軍太原公
王秉為柱國是月齊將段孝先攻陷汾州秋七月乙丑以
大將軍越公盛為柱國八月癸酉省掖庭四夷樂後宮羅

綺工五百餘人冬十月壬午冀公通薨乙未遣右武伯谷
會琨使於齊壬寅上親帥六軍講武於城南十一月壬子
以大將軍梁公侯莫陳芮大將軍李意並為柱國是歲齊
人來聘丁巳行幸散關十二月己丑還宮是冬牛疫死者
十六七
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公卿
道俗論難事畢還宮降死罪及流罪一等其五歲刑已下
並宥之二月癸酉遣大將軍昌城公深使於突厥司宗李
除使於齊乙酉柱國安義公宇文丘薨三月癸卯朔日有
蝕之齊人來聘是日誅大冢宰晉公護及其子柱國譚公

會等柱國侯伏侯龍恩及其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
等大赦改元罷中外府癸亥以太傅蜀國公尉遲迥為太師柱國鄧國公竇
熾為太傅大司空李穆為太保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
為大司徒趙公招為大司空柱國辛威為大司寇綏德公
陸通為大司馬詔曰人勞不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
石言於國頃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
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夏四月
甲戌以代公達滕公逌並為柱國己卯詔公卿已下各舉
所知遣工部代公達使於齊景戌詔百官軍人上封事極
言得失丁亥詔斷四方非常貢獻庚寅追尊略陽公為孝

閔皇帝癸巳立魯公贇為皇太子大赦百官各加封級五
月壬戌以大旱集百官於庭詔之曰亢陽不雨豈朕德薄
刑賞乖中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歟宜盡直言無有所
隱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六月庚子改置宿衛官員
秋七月辛丑陳人來聘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庚申扶風
掘地得玉盃以獻冬十月庚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
者悉免為百姓辛未遣小匠師楊勰使於陳大司馬綏德
公陸通薨十一月景午上親御六軍講武于城南庚戌行
幸羌橋集京城東諸都督以上頒賜各有差乙卯還宮壬
戌以大司空趙公招為大司馬十二月壬申行幸斜谷集

京城以西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景戌還宮己丑帝御
正武殿親錄囚徒至夜而罷庚寅幸道會苑以上善殿壯
麗遂焚之
二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乙巳以柱國田弘爲大司空大
將軍若干鳳爲柱國庚戌復置帥都督官己卯享太廟閏
月己巳陳人來聘二月甲寅詔皇太子贇巡撫西土壬戌
遣司會侯莫陳凱使於齊省雍州內八部併入京兆馮翊
扶風咸陽等郡三月己卯皇太子於岐州獲白鹿二以獻
詔答曰在德不在瑞癸巳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
置四司以下大夫爲官之長上士貳之夏四月己亥享太
廟景辰增改東宮官員五月丁丑以柱國侯莫陳瓊爲大
宗伯滎陽公司馬消難爲大司寇上庸公陸騰爲大司空
六月庚子省六府員外諸官皆爲丞壬子皇孫衍生文武
官普加一級大階大選諸軍將帥景辰帝御路寢集諸軍
將講以戎事庚申詔諸軍旗皆畫以猛獸鷙鳥之象秋
七月己巳享太廟自春末不雨至於是月壬申集百寮於
大德殿帝責躬罪己問以時政得失戊子雨八月景午改
三夫人爲三妃關中大蝗九月乙丑陳人來聘景寅詔曰
頃者婚嫁競爲奢靡有司宜加宣勒使遵禮制冬十月癸
卯齊人來聘甲辰奏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觀之

十一月辛巳帝親帥六軍講武於城東癸未集諸軍都督
以上五十人於道會苑大射帝親臨射宮大備軍容十二
月癸巳集羣臣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
以儒教爲先道教爲次佛教爲後以大將軍趙公招爲柱
國詔軍人之間年多衰老者可並授老職[illegible]邑里戊午
聽訟於正武殿自旦及夜繼之以燭
三年春正月壬戌朝羣臣於露門[illegible]冊柱國齊公憲衛公直
趙公招譙公儉陳公純越公盛代公達滕公逌並進爵爲
王己巳[illegible]庚午突厥遣使獻馬癸酉詔自今以後男年十
五女年十三以上爰及鰥寡所在以時嫁娶務從節儉乙
亥親耕籍田[illegible]初服短衣享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以
軍旅之法縱酒盡歡詔以往歲[illegible]令公私道俗凡
有貯積粟麥者皆准口聽留已外盡糶二月壬辰朔日有
蝕之丁酉紀公康畢公賢酆公貞宋公實漢公贊秦公贄
曹公允並進爵爲王景午令六府各舉賢良清正之士癸
亥柱國許公宇文善有罪免景辰大赦三月癸酉皇太后
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
詔皇太子贇總釐庶政夏四月乙卯齊人來弔賻會葬丁巳
有星孛於東井五月庚申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袒跣至
陵所辛酉詔曰[illegible]斷之[illegible]經籍[illegible]近代沿革遂亡斯禮

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
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
制軍國務重庶有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
申罔極百寮以下宜遵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
葬即吉帝不許引古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
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初置太子諫議員四人文學十人皇
子皇弟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戊辰詔故晉公護及諸子
並追復先封改葬加謚景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
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并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
六月丁未集諸軍將教以戰陣之法壬子更鑄五行大布
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並行戊午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
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源流逾遠淳離朴散
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
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
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賾玄文可以濟養黎元
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
之崇崛守磧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秋七月庚申
行幸雲陽宮乙酉衛王直在京反欲突入肅章門司武尉
遲運等拒守直敗率百騎遁走戊子車駕至自雲陽宮八月辛卯
擒直於荊州免為庶人冬十月景申詔御正楊尚希使於

陳庚子詔蒲州人遭饑乏絕者令向郡城以西及荊州管
內就食甲寅行幸蒲州乙卯曲赦蒲州見囚大辟以下景
辰行幸同州十一月戊午于闐遣使獻名馬己巳大閱於
同州城東甲戌車駕至自同州十二月戊子大會衛官及
軍人以上賜錢帛各有差景申改諸軍軍人並名侍官癸
卯集諸軍講武於臨皋澤涼州比年地震壞城郭地裂涌
泉出

四年春正月戊辰初置營軍器監壬申布寬大之詔多所
蠲免二月景戌朔日有蝕之辛卯改置宿衛官員己酉柱
國廣德公李意有罪免三月景辰遣小司寇元衛使於齊
郡縣各省主簿一人甲戌以柱國趙王招為雍州牧夏四
月甲午柱國燕公于寔有罪免丁酉初令上書者並為表
於皇太子以下稱啓秋七月己未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
入關布泉錢聽入而不聽出甲戌陳人來聘景子召大將
軍以上於大德殿帝親諭以伐齊之旨言往以政出權宰
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機便圖東討惡衣菲食繕甲練兵數
年以來戰備稍足而偽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
其時羣臣咸稱善丁丑下詔暴齊過惡以柱國陳王純
為前一軍總管滎陽公司馬消難為前二軍總管鄭公達
奚震為前三軍總管越王盛為後一軍總管周昌公侯莫

陳瓊為後二軍總管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眾二萬趣黎陽隋公楊堅廣寧公侯莫陳迥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柱國梁公侯莫陳芮帥眾一萬守太行道申國公李穆帥眾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眾二萬出陳汝壬午上親帥六軍眾六萬直指河陰八月癸卯入齊境禁伐樹踐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丁未上親帥諸軍攻拔河陰大城攻子城未剋上有疾九月辛酉夜班師水軍焚舟而退齊王憲于翼李穆等所在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至自東伐冬十月戊子初置上柱國上大將軍

官改開府儀同三司為開府儀同大將軍又置上開府上儀同官閏月以柱國齊王憲蜀公尉遲迥為上柱國詔諸畿郡各舉賢良十一月己亥改置司內官員十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景子陳人來聘是歲岐寧二州人飢開倉振恤

五年春正月辛卯行幸河東涑川集關河東諸軍校獵甲午還同州丁酉詔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訟聽謠問人恤隱廢布泉錢戊申初令鑄錢者絞從者遠配二月辛酉遣皇太子贇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三月壬寅車駕至自同州文宣皇太后服再朞戊申祥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

之辛亥享太廟景辰利州總管紀王康有罪賜死秋七月乙未京師旱八月戊申皇太子入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乙丑陳人來聘九月丁丑大醮於正武殿以祈東伐冬十月帝復諭羣臣曰以去歲屬有疹疾遂不得剋平逋寇于時出軍河外直為撫背未扼其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嚴軍以待擊之必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諸將多不願行帝曰幾者事之微不可失矣沮吾軍者以軍法裁之己酉帝總戎東伐以越王盛為右一軍總管杞公亮為右二軍總管隋公楊堅為右三軍總管譙王儉為左一軍總管大將

軍竇泰為左二軍總管廣化公丘崇為左三軍總管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癸亥帝至晉州遣齊王憲帥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兵五千守齊子嶺烏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柱國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兵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六軍攻晉州城帝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二城並拔之是夜虹見於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宮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督戰庚午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壬申齊晉州刺史崔嵩

衣冠傳送歲上開府王軌應之未明登城遂克晉州甲戌
以上開府梁士彥為晉州刺史以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
自并州帥衆來援帝以其兵新集且避之乃詔諸軍班師
齊主遂圍晉州齊王憲屯諸軍於涑水為晉州聲援河東
地震癸巳至自東伐獻俘于大廟甲申放齊諸城鎮降人
丁酉帝發京師壬寅度河與諸軍合十二月戊申次晉
州庚戌帝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御馬從
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
思各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
齊主亦於塹北列陣申後齊人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
擊之齊人便退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齊衆大
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辛亥帝幸晉州仍率諸
軍追齊主諸將固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
獨往諸將不敢言甲寅齊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高壁
帝麾軍直進那肱望風退散景辰師次介休齊將韓建業
舉城降以為上柱國封郇國公丁巳大軍次并州齊主留
[illegible]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走鄴是日詔齊王
公以下示以逆順之道於是齊將帥降者相繼戊午高延
宗僭即偽位改年曰德昌己卯軍次并州帥諸軍合戰
齊人退帝逐北及城東門諸軍進城置陣至夜延宗帥

衆[illegible]陣而前城中軍卻人相蹂踐大為延宗所敗齊人欲
閉門以閫下積尸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得出
門至明帥諸軍更戰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壬戌詔曰昔
天厭水運龍戰於野兩京圖籍四紀于茲朕垂拱巖廊君
臨宇縣相邪人於海內混車書於天下一物失所有若推
溝方[illegible]未服義征不[illegible]與
刑[illegible]天[illegible]加以[illegible]物代罪
弔人一鼓[illegible]強敵偽[illegible]公相繼道左
高緯知[illegible]齊王高延宗擁[illegible]一隅
[illegible]頭等收合餘燼有城偕一
王威既振魚潰鳥散[illegible]破竹更[illegible]延宗衆散[illegible]
軍門根本既傾枝葉自實[illegible]海[illegible]而來冀北河南
傳檄可定八紘共貫六合同風方當偃伯靈臺休牛桃塞
[illegible]一人[illegible]非獨在予漢皇約法除其苛政姬王輕典刑彼
新邦[illegible]帝東[illegible]澤被之率土新往[illegible]從[illegible]滌可大赦天
下[illegible]及王公以下若釋然[illegible]頓減許自新諸士入偽朝
亦[illegible]偽人即宜削除鄴書
[illegible]騎士一介可稱並宜[illegible]金銀
寶器珠玉麗服[illegible]二千人[illegible]班賜將士以柱國趙王招
陳王純越王盛[illegible]梁公[illegible]

祝鄭公達奚震為上柱國封□□□□□安城郡公□

為河間王諸有功者封授各有差癸酉帝帥六軍趣鄴

六年春正月乙亥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年曰承光自

號太上皇壬辰帝至鄴癸巳帥六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

奮擊大破之遂平鄴齊主先送其母及妻子於青州及城陷

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追之是日於陳□其

齊王□□□敬□帝數之曰□有死罪二爾從并州走

鄴宮□□□□□□是不孝外為偽□□內實通啓於朕是

不忠送款之後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心不死何待遂

斬之是日西方有聲如雷甲午帝入鄴城詔去年大赦班

宣未及之處皆從赦例己亥□□□□青州大陣□□□身殞戮

場者其子即授父本官尉勤獲齊主及其太子恒於青州

庚子詔曰偽齊之末姦佞擅權濫罰淫刑動挂羅網偽右

丞相咸陽王故斛律明月偽侍中特進開府故崔季舒等

七人或功高獲罪或直言見誅朕兵以義動翦除凶暴表

閭封墓事切下車宜追贈謚并加窆措其見在子孫各隨

蔭敘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辛丑詔偽齊東山南園

及三臺並毀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百姓山園之田

各還本主二月景午論定諸軍勳置酒於齊太極殿會軍

士以上班賜有差丁未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之禮

齊任城王湝在冀州擁兵未下遣上柱國齊王憲與柱國

隋公楊堅討平之齊范陽王高紹義叛入突厥齊諸行臺

州鎮悉降關東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

十五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

十六乃於河陽及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州置總管府相

并二總管各置宮及六府官癸丑詔自偽武平三年以來

河南諸州人偽齊破掠為奴婢者不問公私並放免之其

住在淮南者亦即聽還願住淮北者可隨便安置癃疾孤

老不能自存者所在量加乙卯車駕發自鄴三月壬午詔

山東諸州各舉士也四月乙巳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

王公等並從車輿旗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

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齊主

為溫國公庚戌大會群臣及諸蕃客於路寢乙卯廢蒲陝

涇寧四州總管己巳祠太廟詔分遣使人巡方撫慰觀風

省俗五月丁丑以柱國譙王儉為大冢宰庚辰以上柱國

杞公亮為大司徒鄭公達奚震為大宗伯梁公侯莫陳芮

為大司馬柱國應公獨孤永業為大司寇鄖公韋孝寬為

大司空辛巳大醮於正武殿以報功己丑祀方丘詔曰往

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彫牆峻

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

[illegible]東夏初平人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路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撤雕斲之物並賜貧人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詔曰京師宮殿已從撤毀并鄴二所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並宜除蕩甍宇雜物分賜窮人三農之隙別漸營構止蔽風雨務在卑狹庚子陳人來聘其月京城門無故自崩六月辛亥御正武殿錄囚徒甲子東巡丁卯詔曰自今不得娶母同姓以為妻妾秋七月景戌行幸洛州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者赴行在所共論政事得失八月壬寅議權衡度量頒於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之詔曰以刑止刑以輕代重罪不及嗣皆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憲一從罪配百代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凡諸雜戶悉放為百姓配雜之科因之永削甲子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序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乃令焚之九月壬申以柱國鄧公竇熾申公李穆為上柱國戊寅初令庶人以上非朝祭之服唯得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壬辰詔東土諸州儒生明一經以上並舉送州郡以禮發遣冬十月戊申行幸鄴宮戊午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帝服緦哭於太極殿百官素

服是月誅溫公高緯十一月壬申封皇子充為道王兌為蔡王癸酉陳將吳明徹侵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與戰不利退守徐州遣上大將軍郯公王軌討之是月稽胡反遣齊王憲討平之詔自永熙三年七月以來十月以前東土人被鈔在化內為奴婢者及平江陵日良人沒為奴婢者並免為人[illegible]詔曰正位於中有聖通典質文相革損益不同五帝則四星之象三王制六宮之數[illegible]已降等列彌繁選擇遍於生靈命秩方於庶職椒房丹地有眾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弘贊掖庭事從簡約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宜悉減省己亥晦日有蝕之初行刑書要制持杖群強盜一疋以上不持杖群強盜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小盜及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戶及十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皆至死刑書所不載者自依律科十二月北營州刺史高寶寧據州反庚申行幸并州宮移并州軍人四萬戶於關中戊辰廢并州宮及六府是歲吐谷渾百濟並遣使朝貢

宣政元年春正月癸酉吐谷渾偽趙王他婁屯來降壬午行幸鄴宮辛卯幸懷州癸巳幸洛州詔於懷州置宮二月[illegible]柱國大冢宰譙王儉薨丁巳車駕至自東巡乙丑以

上柱國越王盛爲大冢宰陳王純爲雍州牧三月戊辰於蒲州置宮罷同州及長春二宮壬申突厥遣使朝貢甲戌初服常冠以皂紗爲之加簪而不施纓導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上大將軍王軌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丁亥詔柱國豆盧寧征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士庶爲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夏四月壬子初令遭父母喪者聽終制庚申突厥入寇幽州五月己丑帝總戎北伐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宇文神舉等五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驢馬悉從軍癸巳帝不豫止于雲陽宮丙申詔停諸軍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夜崩於

乘輿時年三十六遺詔曰人肖形天地稟質五常脩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臨宇縣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不用未旦求衣分宵忘寢昔魏室將季海內分崩太祖扶危翼傾肇開王業燕趙榛蕪久竊名號朕上述先志下順人心遂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復妖氛蕩定而人勞未康每一念如此若臨冰谷將欲包舉六合混同文軌今遘疾大漸氣力稍微有志不申以此歎息天下事重萬機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寮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令上不負太祖下無失爲臣朕雖瞑目九泉無所復恨朕平生居處每存菲薄非直以訓子孫亦乃本心所好喪事資用須

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隨吉即葬葬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嬪以下無子者悉放還家諡曰武皇帝廟稱高祖己未葬於孝陵帝沉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己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多所罪殺號令懇惻唯屬意於政群下畏服莫不肅然性既明察少於恩惠凡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櫨栱其彫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

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盃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宣皇帝諱贇字乾伯武帝長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年生於同州保定元年五月景午封魯國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武帝親告廟冠於阼階立爲皇太子二年詔皇太子巡撫西土文宣后崩武帝諒闇詔太子摠朝政五旬而罷武帝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五年二月又詔太子巡

西土因討吐谷渾宣政元年六月丁酉武帝崩戊戌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甲子誅上柱國齊王憲閏月乙亥詔山東流人新復業及突厥侵掠家口破亡不能存濟者給復一年立妃楊氏爲皇后辛巳以上柱國趙王招爲太師陳王純爲太傅柱國代王達滕王逌盧公尉遲運薛公長孫覽並爲上柱國是月幽州盧昌期據范陽反詔柱國東平公宇文神舉討平之秋七月乙巳享太廟丁未祀圜丘戊申祀方澤庚戌以小宗伯岐公斛斯徵爲大宗伯壬戌以南兗州總管隋公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癸亥尊所生李氏爲帝太后八月景寅夕月於西郊長安萬年二縣人居京城者給復三年壬申幸同州遣大使巡察諸州制九條宣下州郡其母族絕服外者聽婚以上柱國薛公長孫覽爲大司徒柱國楊公王誼爲大司空景戌以柱國永昌公椿爲大司寇九月丁酉以柱國宇文盛張掖公王傑枹罕公辛威鄖國公韋孝寬並爲上柱國庚戌封皇弟元爲荊王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冬十月癸酉至自同州戊子百濟遣使朝貢十一月己亥講武於道會苑帝親擐甲胄突厥犯邊圍酒泉殺掠吏士十二月甲子以柱國畢王賢爲大司空己丑以上柱國河陽總管滕王逌爲行軍元帥伐陳免京師見徒並令從軍

大象元年春正月己丑受朝於路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爲大成初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爲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爲大右弼申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爲大後丞癸卯封皇子衍爲魯王甲辰東巡景午以柱國常山公于翼爲大司徒辛亥以柱國許公宇文善爲大宗伯戊午行幸洛陽立魯王衍爲皇太子二月癸亥詔曰河洛之地舊稱朝市自魏氏失馭城闕爲墟我太祖受命酆鎬有懷光宅高祖往巡東夏布政此宮朕以眇身祗承寶運雖庶幾聿脩之志敢忘燕翼之心一昨駐蹕金墉備嘗遊覽百王制度基址尚存今若因循爲功易立宜命邦事脩復舊都奢儉取文質之間功役依子來之義北瞻河內咫尺非遙前詔經營今宜停罷於是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起洛陽宮常役四萬人以迄晏駕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殺柱國徐州總管郯公王軌停南討諸軍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嫁於突厥乙亥行幸鄴景子初令總管刺史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辛巳詔傳位於皇太子衍大赦改元大成爲大象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內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衍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准天

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癸未日初出及將入時其中並有
烏色大如雞卵經四日乃滅戊子以大前疑越王盛為太
傅大右弼蜀公尉遲迥為大前疑代王達為大右弼辛卯詔
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又詔洛陽凡是元遷之戶並聽還洛州
此外欲往者亦任之河陽幽相豫亳青徐七總管受東京六
府處分三月庚申車駕至自東巡大陳軍伍親擐甲冑入
自青門皇帝衍備法駕從百官迎於青門外是時驟雨儀
衛失容辛酉封趙王招第二子貫為永康縣王夏四月壬
戌朔有司奏言日蝕不視事過時不蝕乃臨軒立妃朱氏
為天元帝后癸亥以柱國畢王賢為上柱國己巳享太廟

壬午大醮於正武殿五月辛亥以洺州襄國郡為趙國齊
州濟南郡為陳國豐州武當安富二郡為越國潞州上黨
郡為代國荊州新野郡為滕國邑各一萬戶令趙王招陳
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並之國是月遣使簡視京城
及諸州士庶女充選後宮突厥寇并州六月咸陽有池水
變為血發山東諸州人修長城秋七月庚寅以大司空畢
王賢為雍州牧大後承隋公楊堅為大前疑柱國滎陽公
司馬消難為大後承丙申納大後承司馬消難女為正陽
宮皇后己酉尊帝太后李氏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帝
后朱氏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妃陳氏為天左

皇后八月庚申幸同州壬申還宮甲戌以天左皇后父大
將軍陳山提天右皇后父開府元晟並為上柱國初武帝
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即位以物情未附除之至是
為刑經聖制其法深刻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焉壬午
以上柱國雍州牧畢王賢為太師上柱國郇公韓建業為
大左輔是月於左螘羣鬬各四五尺死者十六七九月己
卯以鄖王貞為大冢宰上柱國鄖公韋孝寬為行軍元帥
率行軍總管杞公亮郕公梁士彥伐陳遣御正杜杲使於
陳冬十月壬戌幸道會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初復
佛像及天尊像帝與二象俱南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庶

縱觀是月相州人段德舉謀反伏誅十一月乙未夜行幸
同州壬寅還宮乙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
大布並行是月韋孝寬拔壽陽杞國公亮拔黃城梁士彥
拔廣陵陳人退走於是江北盡平十二月戊午以災異屢
見帝御路寢見百官詔曰朕以寡德君臨區寓始於秋季
及此玄冬幽顯殷勤屢貽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軒轅
熒惑干房又與土合流星照夜東南而下然則南斗主於
爵祿軒轅為於後宮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則憂孽之
兆流星乃兵凶之驗豈其宮人失序女謁尚行政事乖方
憂患將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將避正寢齋居克念惡衣

滌慮去飾微然必披不諱之誠開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濫及賞弗踰等選舉以才宮闈修德宜宣諸內外庶盡弼諧允叶人心用消天譴於是舍仗衞往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許之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以為戲樂乙丑行幸洛陽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衞數百人並乘驛以從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於道己卯還宮

二年春正月丁亥帝受朝于道會苑癸巳享太廟乙巳造二辰畫日月象以置左右戊申雨雪雪止又雨細黃土移時乃息乙卯詔江右諸州新附人給復二十年初稅入市者人一錢二月丁巳帝幸路門學行釋奠禮戊午突厥遣使獻方物且逆千金公主乙丑改制詔為天制敕為天敕尊天元皇太后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曰天元聖皇太后癸未立天元皇后楊氏為天元大皇后天皇后朱氏為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為天右大皇后天左皇后陳氏為天左大皇后正陽宮皇后直稱皇后是月洛陽有禿鶖鳥集新太極殿前榮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鬬於汴水側黑龍死三月丁亥賜百官及百姓大酺詔進封孔子為鄒國公邑數準舊并立後承襲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

享焉丙午行軍總管杞國公亮舉兵反行軍元帥韋孝寬獲而殺之辛卯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為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于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鼓樂俱作又令武賁持鈒馬上稱警蹕以至同州乙未改同州宮為天成宮庚子車駕至自同州詔天臺侍衞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甲辰初置天中大皇后立天左大皇后陳氏為天中大皇后立妃尉遲氏為天左大皇后夏四月己巳享太廟己卯以旱故降見囚死罪已下壬午幸中山祈雨至咸陽宮雨降甲申還宮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音樂以迎候五月甲午帝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帝不豫還宮詔揚州總管隋公楊堅入侍疾丁未追趙越陳代滕五王入朝己酉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與內史上大夫鄭譯矯制以隋公楊堅受遺輔政是日帝崩於天德殿時年二十二諡宣皇帝七月景申葬定陵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嗜酒武帝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扑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憚威嚴矯情修飾以是惡不外聞嗣

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即逼亂先帝宮人纔踰年便恣聲樂采擇天下子女以充後宮好自矜夸飾非拒諫禪位之後彌復驕奢耽酗於後宮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皆附閹官奏之所居宮殿帷帳皆飾以金玉珠寶光華炫燿極麗窮奢及營洛陽宮雖未成畢其規模壯麗踰於漢魏遠矣唯自尊崇無所顧憚國典朝儀率情變改後宮位號莫能詳錄每對臣下自稱為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殿各隨方色又於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器罇彝珪瓚之屬以飲食焉又令群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服倍於前王之數既自比上

帝不欲令人同己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又不聽人有高者大者之稱諸姓高者改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曾為次長祖官名凡謂上及大者改為長有天者亦改之又令天下車皆渾成為輪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唯宮人得乘有輻車加粉黛焉西陽公溫杞公亮之子即帝從祖兄子其妻尉遲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遂飲以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謀反纔誅溫即追尉遲氏入宮初為妃尋立為皇后每左右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其後遊戲無恒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或幸天興宮或遊道會苑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樂雜戲魚龍爛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為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宮觀之以為喜樂擯斥近臣多所猜忌又吝於財略無賜與恐群臣規諫不得行己之志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動止所為莫不鈔錄小有乖違輒加其罪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背於是內外恐懼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矣

靜皇帝諱衍後改名闡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朱皇后建德

二年六月生于東宮大象元年正月癸卯封魯王戊午立為皇太子二月辛巳宣帝於鄴宮傳位授帝居正陽宮二年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帝入宿路門學己酉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廢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庚戌上天元上皇太后尊號為太皇太后天元聖皇太后李氏為太帝太后天元太皇后為皇太后天太皇后朱氏為帝太后其天中大皇后陳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遲氏並出俗為尼以柱國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上柱國揚州總管隋公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柱國秦王贄為上柱國帝居諒闇百官總己以聽於左大丞相壬子以上柱

國鄖公韋孝寬為相州總管罷入市稅錢六月戊午以柱國許公宇文善神武公竇毅脩武公侯莫陳瓊大安公閻慶並為上柱國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來朝庚申復佛道二教辛酉以柱國杞公椿燕公于寔鄭公賀拔伏恩並為上柱國甲子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受代詔發關中兵即以韋孝寬為行軍元帥討之柱國畢王賢以謀執政被誅以上柱國秦王贄為大冢宰杞公椿為大司徒己巳詔南定北光衡巴四州民為宇文亮抄略為奴婢者並免之甲戌有赤氣起西方漸東行徧天庚辰罷諸魚池及山澤公禁者與百姓共之以柱國蔣公梁睿為益州總管秋七月甲申突厥送齊范陽王高紹義庚寅申州刺史李惠起兵庚子詔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滎州刺史邵公宇文胄舉兵遣大將軍楊素討之青州總管尉遲勤舉兵丁未隋公楊堅都督內外諸軍事己酉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以柱國楊公王誼為行軍元帥討之壬子趙王招越王盛以謀執政被誅癸丑封皇弟衍為萊王術為郢王是月豫州襄州總管諸蠻各帥種落反八月庚申益州總管王謙舉兵不受代即以梁睿為行軍元帥討之庚午韋孝寬破尉遲迥於鄴城迥自殺相州平移相州於安陽其鄴城及邑居毀廢之景子以漢王贊為太師

以上柱國并州總管申公李穆為太傅以宋王實為大前疑以秦王贄為大右弼以燕公于寔為大左輔己卯以尉迥平大赦庚辰司馬消難擁眾以魯山甑山二鎮奔陳遣大將軍元景山追擊之郢州平沙州氐帥開府楊永安聚眾反應王謙遣大將軍達奚儒討之楊素破宇文胄於滎陽斬之以上柱國神武公竇毅為大司馬以齊公于智為大司空廢杞青荊金晉梁州六總管九月景戌廢河陽總管為鎮隸洛州以小宗伯竟陵公楊慧為大宗伯壬辰廢皇后司馬氏為庶人戊戌以柱國楊公王誼為上柱國庚戌以柱國常山公于翼化政公宇文忻並為上柱國壬子丞相去左右號隋公楊堅為大丞相冬十月甲寅日有蝕之壬戌陳王純以怨執政被誅大丞相隋公楊堅加大冢宰五府揔於天官戊寅梁睿破王謙斬之傳首京師益州平十一月甲辰達奚儒破楊永安沙州平丁未上柱國鄖公韋孝寬薨十二月壬子以柱國蔣公梁睿為上柱國丁巳以柱國邗公楊雄普安公賀蘭謨郕公梁士彥上大將軍新寧公叱列長文武鄉公崔弘度大將軍中山公宇文恩濮陽公宇文述滑原公和干子任城公王景漁陽公楊銳上開府廣宗公李崇隴西公李詢並為上柱國庚申以柱國楚公豆盧勣為上柱國癸亥詔曰太祖受命龍德猶潛

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光上古文武羣官賜姓者衆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歆非類異骨肉而共烝嘗不愛其親嗟行路而叙昭穆且神徵革姓本為曆數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宇累世於茲可不仍遵謙挹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宜復舊甲子大丞相隋公楊堅進爵為王以郡為隋國己巳以柱國沛公鄭譯為上柱國辛未代王達滕王逌並以謀執政被誅壬申以大將軍長寧公楊勇為上柱國大司馬以小冢宰始平公元孝矩為大司寇

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改元景戌詔戎秩上開府以上職事下大夫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舉賢良二月甲子帝遜位于隋居于別宮隋氏奉帝為介國公邑萬戶車服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稱表答表不稱詔有其文事竟不行隋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帝崩時年九歲隋志也謚曰靜皇帝葬恭陵

論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強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埸之事一彼一此武皇纘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己勵精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國之政務強兵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天道而推亡數年之間大勳斯集攄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阽危盛矣哉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瘳無爽經營之志獲申黷武窮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前王而識嗣子之非不顧宗祏之至重溺愛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但欲威之檟楚期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姦回肆毒迹宣后之行事身殁已為幸矣靜帝越自幼沖紹茲衰統內挾有劉之詐威藩無齊代之強隋氏因之遂遷龜鼎雖復岷峨投袂翻成凌奪之威漳滏勤王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文皇之經啟鴻基武皇之克隆景業未踰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先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周本紀下第十　　北史十

方洽　周益　校正

隋本紀上第十一　　北史十一

隋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小名那羅延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之十四世孫也震八世孫燕北平太守鉉鉉子元壽魏初為武川鎮司馬因家于神武樹頹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皇考忠初禎屬魏末喪亂避地中山結義徒以討鮮于脩禮遂死之周保定中皇考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興城郡公皇考美髭髯身長七尺八寸狀貌瓌偉武藝絕倫識量深重有將率之略年十八客游泰山會梁兵攻陷郡因沒江南及北海王元顥入洛乃與俱歸顥敗介朱度律召為帳下統軍後從獨孤信屢有戰功又與信從魏孝武西遷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皇考從信討之與都督康洛兒元長生乘城而入彎弓大呼斬纂以徇城中懾服居半歲以東魏之逼與信俱歸周文帝召見帳下嘗從周文狩於龍門皇考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周文壯之北臺謂猛獸為揜于因以字之從禽竇泰破沙苑陣封襄武縣公河橋之役皇考與壯士五人力戰守橋敵人不敢進又與李遠破黑水稽胡并與怡峯解玉壁圍以功歷雲洛二州刺史芒山之戰先登陷陣除大都督及侯景度江梁氏喪敗周文將經略乃授皇考都督荊等十五州諸軍

事鎮穰城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曰稱藩而尚懷貳心皇考自樊城觀兵漢濱易旗遞進實二千騎詧登樓望之以為三萬懼而服焉又攻梁隨郡克之獲其守桓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進圍安陸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恐安陸不守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皇考曰仲禮已在近路吾以奇兵襲之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漴頭禽之悉俘其眾安陸竟陵亦降梁元帝大懼送子方略為質并送載書請魏以石城為限梁以安陸為界皇考乃旋師進爵陳留郡公位大將軍十七年梁元帝逼其兄邵陵王綸送質於齊欲來寇梁元帝密報周文遣皇考討之禽綸數其罪殺之初皇考禽柳仲禮遇之甚厚仲禮至京反譖皇考言在軍大取金寶周文以皇考功重不問然皇考悔不殺仲禮故至此殺綸皇考間歲再舉盡定漢東地甚得新附心魏恭帝賜姓普六茹氏行同州事及于謹伐江陵皇考為前軍屯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皇考射之二象反走江陵平周文立蕭詧為梁主令皇考鎮穰城周孝閔踐阼入為小宗伯及司馬消難請降詔皇考與柱國達奚武援之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皆不反命及去北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退

皇考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門開乃入馳遣召武時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寶以消難先歸皇考以三千騎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於洛北皇考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水食畢齊兵陽若度水皇考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言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隋國公邑萬戶別食竟陵縣一千戶收其租賦保定二年為大司空時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以齊兵強盛斛律明月不易可當非十萬衆不可皇考獨

曰萬騎足矣明月豎子亦何能為三年乃以皇考為元帥大將軍楊纂李穆王傑尒朱敏及開府元壽田弘慕容延等皆隸焉又令達奚武帥步騎三万自南道進期會晉陽皇考乃留敏據什賁親率兵河上皇考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席卷二十餘城齊人守陘嶺之隘皇考縱奇兵大破之留楊纂屯靈丘為後拒突厥木杆可汗控地頭可汗步離可汗等以十万騎來會

四年正月朔攻晉陽時大雪風寒齊人乃悉其精銳鼓譟而出突厥引上西山不肯戰衆失色皇考乃率七百人步戰死者十四五以武後期乃班師齊人亦不敢逼突厥乃縱兵大掠自晉陽至平城七百餘里人畜無遺周武帝拜皇考為大傅晉公護以其不附己以為涇州總管歲大軍又東伐晉公護出洛陽令皇考出沃野以應接突厥時軍糧少諸將憂之皇考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首領咸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出皇考陽怪問之傑曰大冢宰已至洛陽天子聞銀夏間胡擾動故使傑就攻討之又令突厥使者馳告曰可汗更入并州留兵十万在此故令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來共破之坐者皆懼皇考慰喻遣之於是歸命饋輸填積屬晉公護先退皇考亦罷兵而還鎮又以政績稱詔賜錢三十万布五百匹

穀二千斛以疾還京周武及晉公護屢臨視焉薨贈太保都督同朝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本官如故謚曰桓公開皇元年追尊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帝武元皇帝之長子也皇妣曰呂氏以周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帝於馮翊般若寺有紫氣充庭時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乃將帝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抱帝忽見頭上出角遍體起鱗墜帝于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帝龍頷頷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沈深嚴重初入太學雖至親昵不敢狎也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為功曹十

五以皇考勳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成紀縣公十六遷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周文帝見而歎曰此兒風骨非世間人明帝即位授右小宗伯進封大興郡公明帝嘗遣善相者來和視帝和詭對曰不過柱國既而私謂帝曰公當為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周武帝即位遷左小宗伯出為隋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徵還遇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以純孝稱宇文護執政尤忌帝屢將害焉賴大將軍侯伏侯壽等救護以免後襲爵隋國公周武既為皇太子娉帝長女為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於周武曰普六茹堅相貌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周武曰此止可為將耳內史王軌驟諫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有反相周武不悅曰必天命將若之何帝甚懼深自晦匿後從周武平齊進柱國又與齊王憲破齊任城王湝於冀州除定州總管先是州城門久閉不行齊人白文宣時或請開之文宣不許曰當有聖人啟之及帝至而開之莫不驚異遷亳州總管周宣帝即位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大象初遷大後丞右司武俄轉大前疑周宣每巡幸恒委以居守時周宣為刑經聖制其法深刻帝以法令滋章非興化之道切諫不納帝位望益隆周宣頗以為忌時周宣四幸女並為皇后爭寵相毀周宣每譴

五

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帝命左右若色動即殺之帝至容色自若遂免大象二年五月以帝為揚州總管將發暴足疾而止乙未周宣不念時靜帝幼沖前內史上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昉以帝皇后之父眾望所佳遂矯詔引帝入侍疾因受遺輔政都督內外諸軍事帝恐周武諸王在藩生變稱趙王招將嫁女於突厥為詞以徵之己酉周宣崩庚戌靜帝詔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已而聽焉以正陽宮為丞相府以鄭譯為長史劉昉為司馬具置察佐周宣時刑政峻酷者悉更以寬大之制天下歸心矣六月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並至長安相州總管尉遲迥自以宿將至是不能平遂舉兵趙魏之士響應旬日間眾至十餘万宇文胄以滎州石愻以建州席毗以沛郡毗弟叉羅以兗州皆應迥遣子詣陳以求援帝命上柱國鄖公韋孝寬討之雍州牧畢王賢及趙陳等五王謀作亂帝執賢斬之而掩趙王等罪因詔五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以安之時五王陰謀滋甚帝齎酒肴以造趙王第觀其指趙王伏甲於內帝賴元胄以免於是誅趙越二王八月庚午韋孝寬破尉遲迥斬之傳首闕下餘黨悉平初迥之亂鄖州總管司馬消難據州應迥淮南州縣多從之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荊郢羣蠻乘釁舉而起命亳州總

六

督賀若誼討平之先是上柱國王謙為益州總管亦擁衆
巴蜀以匡復為辭帝以東夏山南為事未遑致討謙遂屯
劍口陷始州至是乃命上柱國梁睿討平之傳首闕下隳
劍閣之險以絕好亂之萌焉九月壬子周帝進帝大丞相
十月周帝詔追贈皇曾祖烈為柱國太保都督十州諸軍
事徐州刺史隋國公謚曰康皇祖禎為柱國都督十三州
諸軍事同州刺史隋國公謚曰獻皇考忠為上柱國太師
大冢宰都督十三州諸軍事雍州牧壬戌誅陳王純周帝
進帝大冢宰五府總於天官十一月辛未誅代王達滕王
逌十二月甲子周帝授帝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內外諸軍

事大冢宰之號進爵為王以隋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城
陽溫州之宜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士州之永
川昌州之廣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
豫州之汝南臨潁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郢州之漢東二
十郡為隋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
加璽紱遠遊冠相國印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上隋國置丞
相以下一依舊式帝再讓乃授王爵十郡而已周帝詔進
皇祖皇考爵並為王夫人為王妃
大定元年二月壬子下令曰以前賜姓皆復其舊甲寅帝
受九錫之禮丙辰周帝又詔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

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
舞八佾設鍾簴宮懸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前後三讓
乃受俄而下詔依唐虞漢魏故事帝三讓不許乃遣太傅
上柱國杞國公椿奉冊曰咨爾相國隋王粵若上古之初
爰啟清濁降符授聖為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庶和百靈
而利万物非以區宇之富未以宸極為尊大庭軒轅以前
驪連赫胥之日咸以無為無欲不將不迎遐哉其詳不可
聞已厥有載籍遺文可觀聖莫逾於堯美未過於舜堯得
太尉已作運衡之篇舜遇司空便叙菁華之竭褰裳脫屣
貳宮設饗百官歸禹若帝之初斯蓋上則天時不敢不授

下祗天命不敢不受湯代於夏武革於殷干戈揖讓雖復
異揆應天順人其道靡異自漢迄晉有魏至周天曆逐獄
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去道高者稱帝籙盡者不王與夫
文祖神宗無以別也周德將盡禍難頻興宗戚姦回咸將
竊發顧瞻宮闕將圖宗社藩維連率逆亂相尋搖蕩三方
不合如礪蛇行鳥攫投足無所王受天明命叡德在躬救
頹運之艱匡墜地之業援大川之溺救燎原之火除群凶
於城社廓妖氣於遠服至德合於造化神用洽於天壤八
極九野万方四裔圓首方足罔不樂推往歲長星夜掃經
天晝見八風比夏后之作五緯同漢帝之聚除舊之徵昭

然在上近者亦往降社士合紀乃總鍾已發音數出出公有
新之貺煥焉在下九區歸往百靈協贊人神屬望我不獨
知乃稽皇覽俯順人願敬以帝位禪於爾躬天祚告窮天
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和儀刑典訓升圓丘而敬蒼旻
御皇極而撫黔黎副率土之心恢無疆之祚可不盛歟遣
太宗伯大將軍金城公趙煚奉皇帝璽紱百官勸進帝乃
受焉
開皇元年春二月甲子自相府常服入宮備禮即皇帝位
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兼太傅上柱國鄧公竇熾柴燎
告天是日告廟大赦改元京師慶雲見改周官依漢魏之
之舊制以相國司馬高熲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
錄虞慶則為內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為內
史令上開府韋世康為禮部尚書上開府元暉為都官尚
書開府戶部尚書元巖為兵部尚書上儀同司宗長孫毗
為工部尚書上儀同司會楊尚希為度支尚書雍州牧揚
惠為左衛大將軍乙丑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
皇妣呂氏為元明皇后改周氏左社右廟制為右社左廟
遣八使巡省風俗景寅修廟社立王后獨孤氏為皇后王
太子勇為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趙煚為尚書右僕射以
上開府伊婁彥恭為右武候大將軍己巳以五千戶封周

帝介國公為隋室賓旌旗車服禮樂一如其舊上書不為
表答表不稱詔周氏諸王盡降為公辛未以皇弟同安郡
公爽為雍州牧乙亥封皇弟邵國公慧為滕王同安公爽
為衛王皇子鴈門公廣為晉王俊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
王并州總管李穆為太師上柱國竇熾為太傅幽州總管
于翼為太尉觀國公田仁恭為太子太師武德郡公柳敏
為太子太保丁丑以晉王廣為并州總管封陳留郡公智
積為蔡王興城郡公靜為道王戊寅改東京府為尚書省
錄公牛五千頭分賜貧人三月宣仁門槐樹連理衆枝內
附壬午白狼國獻方物丁亥詔犬馬器翫口味不得獻上
戊子弛山澤禁己丑移盩厔連理樹植于宮庭戊戌以太
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吏部尚書庚子詔前代品爵悉依舊
次丁未梁蕭歸遣其太宰蕭巖來賀夏四月辛巳大赦戊
戌太常散樂並免為編戶禁雜樂百戲辛丑陳人來聘于
周至而上已受禪致之介國是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二旬
而罷五月戊午封邗國公楊雄為廣平王永康郡公楊弘
為河間王辛未介公薨上舉哀於朝堂謚曰周靜帝六月
癸未詔以初受命赤雀降祥推五德相生為火色其郊及
社廟依服冕之儀而朝會之服旗幟犧牲盡尚赤戎服尚黃
秋七月乙卯上始服黃百寮畢賀八月壬午廢東京官甲

午遣樂安公元諧擊吐谷渾於青海破而降之九月戊申
遣使振給戰亡者家庚午陳將周羅睺攻陷胡墅蕭摩訶
寇江北辛未以越王秀為益州總管改封蜀王壬申以薛
公長孫覽宋安公元景山並為行軍元帥伐陳仍令尚書
左僕射高熲節度諸軍是月行五銖錢冬十月乙酉百濟
王扶餘昌遣使來賀授昌上開府儀同三司帶方郡公戊
子行新律壬辰行幸岐州十一月乙卯以永富郡公竇榮
定為右武候大將軍遣兼散騎侍郎鄭撝使於陳己巳有
流星如隤牆光照于地十二月甲申以禮部尚書韋世康
為吏部尚書庚子至自岐州壬寅高麗王高陽遣使朝貢
授陽大將軍遼東郡公太子太保柳敏卒是歲靺鞨突厥
阿波可汗沙鉢略可汗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庚申陳宣帝殂辛酉置河北道行臺尚書省
於并州以晉王廣為尚書令置河南道行臺尚書省於洛
州以秦王俊為尚書令置西南道行臺尚書省於益州以
蜀王秀為尚書令戊辰陳人遣使請和求歸胡墅甲戌詔
舉賢良二月己丑詔以陳有喪命高熲等班師庚寅加晉
王廣左武衛大將軍秦王俊右武衛大將軍庚子京師雨
土三月初命入宮殿門通籍戊申開渠引杜陽水於三畤
原夏四月丁丑以寧州刺史竇榮定為左武候大將軍庚
寅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山上柱國李充破突厥
於河北山五月戊申以上開府長孫平為度支尚書己酉
以旱故上親省囚徒其日大雨己未高寶寧寇平州突厥
入長城庚申以豫州刺史皇甫績為都官尚書甲子改傳
國璽曰受命璽丁卯制人年六十以上免課六月壬午以
太府卿蘇孝慈為兵部尚書甲申使使弔於陳乙酉上柱
國李充破突厥于馬邑丙申詔曰朕祗奉上玄君臨萬國
屬生靈之弊處前代之宮以為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改創
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陳謀獻策咸云羲農以降至
于姬劉有當世而屢遷無革命而不徙曹馬之後時見因
循乃末世之晏安非往聖之宏義此城從漢彫殘日久屢
為戰場舊經喪亂今之宮室事近權宜又非謀筮從龜瞻
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眾所聚論變通之數具幽
顯之情同心固請詞情深切然則京師百官之府四海歸
向非朕一人之所獨有苟利於物其可違乎且殷之五遷
恐人盡死是則以吉凶之土制長短之命謀新去故如農
望秋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今區宇寧一陰陽順序安安以
遷勿懷胥怨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
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公私府宅規模遠近
營構資費隨事條奏仍詔左僕射高熲將作大匠劉龍鉅

鹿郡公賀婁子幹太府少卿高龍叉等創造新都秋七月
癸巳詔新置都處墳墓令悉遷葬設祭仍給人功無主者
命官為殯葬甲午行新令冬十月以撤毀故從居東宮以
內外官人祿癸酉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胡庚寅上
疾愈享百寮於觀德殿賜錢帛皆任自取盡力以出辛卯
以營新都副監賀婁子幹為工部尚書十一月景午初命
為方陣戰法及制軍營圖樣下諸軍府以擬征突厥十二
月辛未上講武于後園甲戌上柱國竇毅卒景子名新都
曰大興城乙酉遣彭城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胡突厥寇
周槃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之為虜所敗戊戌賜國子生經明
者束帛丁亥親錄囚徒是歲高麗百濟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子將遷新都大赦禁大刀長稍始令人以
二十一成丁歲役功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收庸廢遠近酒
坊罷鹽井禁二月己巳朔日有蝕之癸酉陳人來聘突厥
犯塞癸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李禮成為右武衛大將軍三
月丁未上柱國鮮虞縣公謝慶恩卒景辰以雨故常服入
新都京師承明里醴泉出丁巳詔購遺書於天下癸亥城
榆關夏四月己巳衛王爽大破突厥於白道山[illegible]庚陽
雲內紫河等鎮而還上柱國建平郡公于義卒庚午吐谷
渾寇臨洮洮州刺史皮子信死之壬申以尚書右僕射趙

煚兼內史令丁丑以[illegible]王[illegible]為雍州牧庚辰行軍總管陰壽
破高寶寧于黃龍甲申以旱故上親祀雨師景戌上
[illegible]學行禮己丑陳郢州城主張子譏遣使請降上以
和好不納辛卯遣兼散騎常侍薛舒聘於陳癸巳上親雩
五月癸卯太尉任城公于翼薨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於
摩那渡口乙巳梁太子蕭琮來賀遷都辛酉親祀方澤壬
戌行軍元帥竇榮定破突厥及吐谷渾於涼州赦黃龍死
罪以下六月庚午封衛王爽子集為遂安郡王戊寅突厥
遣使求和庚辰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尒汗山斬其
名王秋七月壬戌詔曰往者山東河表經此妖亂孤城遠
守多不自全濟陰太守杜猷身陷賊徒命懸寇手郡省事
范臺玫傾產營護免其戮辱眷言誠節實有可嘉超拜
賓用明旌勸臺玫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丁卯日有蝕之
八月壬午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出寧州道內史監虞慶
則出原州道並為行軍元帥以擊胡戊子親祀太社九月
壬子幸城東觀稼癸丑大赦冬十月甲戌廢河南道行
臺省十一月癸亥遣使巡省風俗景辰陳人來聘陳主知帝兒
異世人使副[illegible]圖上而去甲午罷天下諸郡十二月
乙卯遣兼散騎常侍薛道衡使於陳戊午以刑部尚書蘇
威為民部尚書[illegible]

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祀太廟辛未祀南郊壬申
梁主蕭巋來朝甲戌大射於北苑十日而罷辛巳齊州水
辛卯渝州獲獸似麋一角同蹄壬辰班新曆二月乙巳上
餞梁主于霸上庚戌行幸隴州突厥可汗阿史那玷厥率
其屬來降夏四月己亥勅總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以
上不得將之官庚子以吏部尚書虞慶則爲尚書右僕射
瀛州刺史楊尚希爲兵部尚書毛州刺史劉仁恩爲刑部
尚書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賀弗遣使請降拜大將軍六月
庚子降囚徒壬子開通濟渠自渭達河以通運漕甲寅詔
官人非戰功不授上柱國以下戎官以雍同華岐宜五州

旱命無出今年租調戊午秦王俊來朝秋七月景寅陳人
來聘八月甲午遣十使巡省天下戊戌衛王爽來朝壬寅
上柱國太傅鄧公竇熾薨乙卯陳將夏侯苗請降上以通
和不納九月己巳上親錄囚徒庚午契丹內附甲戌以關
中饑行幸洛陽冬十一月壬戌遣兼散騎常侍薛道衡使
於陳甲戌改周十二月爲臘蜡是歲靺鞨及女國並遣使
朝貢
五年春正月戊辰詔行新禮壬申詔罷江陵總管其後梁
主請依舊許之三月戊午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爲左領軍
大將軍以上柱國宇文忻爲右領軍大將軍夏四月甲午
契丹遣使朝貢壬寅上柱國王誼以反誅乙卯詔徵山東
大儒馬光伯等戊申車駕至自洛陽五月甲申初置義倉
梁主蕭巋殂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突厥阿波可汗秋七
月庚申陳人來聘壬午突厥沙鉢畧可汗上表稱臣八月
甲辰河南諸州水遣戶部尚書蘇威賑給之戊申有流星
數百四散而下九月乙丑改鮑陂曰杜陂霸水曰滋水景
子遣兼散騎常侍李若使於陳冬十一月丁卯晉王廣來
朝十二月丁未降囚徒
六年春正月甲子党項羌內附庚子班曆於突厥壬申使
戶部尚書蘇威巡省山東二月乙酉山南荊浙七州水遣

前工部尚書長孫毗賑恤之景戌制刺史上佐每歲暮更
入朝上考課丁亥發丁男十一万修築長城二旬而罷庚
子大赦三月己未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帝爲太上皇傳
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逮
豈學近代帝王事不師古傳位於子自求逸樂哉癸亥突
厥沙鉢畧可汗遣使朝貢夏四月己亥陳人來聘秋七月
辛亥河南諸州水乙丑京師雨毛如馬尾長者二尺餘短
者六七寸八月辛卯關內七州旱蠲其賦稅遣散騎常
侍裴豪使于陳戊申上柱國太師申公李穆薨閏月丁
卯皇太子鎮洛陽辛未晉王廣秦王俊並來朝景子上柱

國郕公梁士彥上柱國杞公宇文忻柱國舒公劉昉謀反
伏誅上柱國許公宇文善有罪除名九月辛巳帝素服御
射殿詔百寮射梁士彥三家資物景戌上柱國宋安公元
景山卒辛丑詔振恤太原以來死事之家冬十月己酉以
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并州總管晉王廣為雍州牧餘官如
故以兵部尚書楊尚希為禮部尚書癸丑置山南道行臺
尚書省於襄州以秦王俊為尚書令
七年春正月癸巳祀太廟乙未制諸州歲貢三人二月丁
巳祀朝日於東郊己巳陳人來聘壬申幸醴泉宮是月發
丁男十万修築長城二旬而罷夏四月庚戌於揚州開山

陽瀆以通運漕突厥沙鉢略可汗卒癸亥頒青龍符於東
方總管刺史西方以白武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甲戌
遣兼散騎常侍楊周使于陳以戶部尚書蘇威為吏部尚
書五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己卯隕石於武安滏陽間十餘
閏秋七月己丑衛王爽薨八月庚申梁主蕭琮來朝九月
乙酉梁安平王蕭巖掠於其國以奔陳辛卯廢梁國曲赦
江陵以梁主蕭琮為柱國封莒國公冬十月庚申行幸同
州以先帝所居故曲降囚徒癸亥幸蒲州景寅宴父老上
極歡曰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閑雅良由仕宦之鄉陶
染成俗也十一月甲午幸馮翊祭故社父老對詔失旨上

又免其縣官而去戊戌車駕至自馮翊
八年春正月乙亥陳人來聘二月辛酉陳人寇硤州三月
辛未上柱國隴西公李詢卒甲戌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
使于陳戊寅詔大舉伐陳秋八月丁未河北諸州飢遣吏
部尚書蘇威振恤之九月癸巳嘉州言龍見冬十月己未
置淮南行臺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辛酉陳人來
聘拘留不遣甲子有星孛于牽牛辛未太廟授律令晉王廣
秦王俊清河公楊素並為行軍元帥以伐陳於是晉王出
六合秦王出襄陽清河公楊素出信州荊州刺史劉仁恩
出江陵宜陽公王世積出蘄春新義公韓擒出廬江襄邑

公賀若弼出吳州落叢公燕榮出東海合總管九十兵五
十一万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
檝橫亘數千里仍曲赦陳國十一月丁卯車駕餞師詔購
陳叔寶位上柱國万戶公乙亥行幸定城陳師誓衆景子
幸河東十二月車駕至自河東
九年春正月癸酉以尚書左僕射虞慶則為右衛大將軍
景子賀若弼敗陳師於蔣山獲其將蕭摩訶韓擒進師入
建鄴獲陳主叔寶陳國平合州四十郡一百縣四百戶五
十萬口二百万癸巳遣使持節巡撫之二月乙未廢淮南
尚書省景申制五百家為鄉正一人百家為里長一人夏

四月己亥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三軍凱入獻俘於太廟
以晉王廣爲太尉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頒賜各有差
辛亥大赦以陳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
中丞沈觀等邪佞於其主以致亡滅皆投之邊裔陳人普
給復十年軍人畢世免徭役擢陳之文武茲才而用之官
奴數千可歸者歸之其餘盡以分賜將士及王公貴臣其
資物皆於五粱賜王公以下大射毀所得秦漢三大鍾越
二大鼓又設亡陳女樂謂公卿等曰此聲似啼朕聞之甚
不喜故與公等一聽亡國之音俱爲永鑒焉辛酉以吏部
侍郎宇文㢸爲刑部尚書宗正卿楊异爲工部尚書壬戌

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
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
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文人間甲仗悉皆除毀閏月丁
丑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三己卯以吏部尚書蘇
威爲尚書右僕射六月乙丑以荊州總管楊素爲納言丁
卯以吏部侍郎盧愷爲禮部尚書時群臣咸請封禪詔不
許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
而干上帝邪八月壬戌以廣平王雄爲司空冬十一月壬
辰考使定州刺史豆盧通等上表請封禪上不許庚子以
右衛大將軍虞慶則爲右武候大將軍右領軍將軍李安

爲右領軍大將軍甲寅降囚徒十二月甲子詔太常牛
弘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秘書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
議定樂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爲河南王楷爲華陽王二月
庚申行幸并州夏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寓縣瓜分役
車歲動未遑休息兵士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
定家無完堵地罕苞桑恒爲流寓之人竟無鄉里之號朕
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同編戶軍府
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六月辛酉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

素爲內史令庚戌上親錄囚徒辛亥高麗遼東郡公高陽
卒八月壬申遣柱國韋洸上開府王景並持節巡撫嶺南
百越皆服九月丁酉至自并州冬十月甲子頒木魚符於
京官五品以上十一月辛卯幸國學頒賜各有差辛丑祀
南郊是月婺州人汪文進會稽人高智慧蘇州人沈玄懀
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樂安蔡道人饒州吳世華永嘉沈孝
徹泉州王國慶餘杭楊寶英交阯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
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是歲吐谷渾契丹並遣使朝貢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祅變悉命毀
之戊午皇太子妃元氏薨上舉哀於東宮文思殿二月戊

年以大將軍蘇孝慈爲工部尚書以臨潁令劉曠政
績尤異擢爲莒州刺史辛巳晦日有蝕之夏五月乙巳以
右衛將軍元旻爲左衛大將軍秋八月壬申滕王瓚薨乙
亥上柱國沛國公鄭譯卒突厥高麗靺鞨並遣使朝貢
十二年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爲內史令兼右領軍大將
軍以漢王諒爲雍州牧右衛大將軍秋七月乙巳尚書右
僕射邳公蘇威禮部尚書容城侯盧愷並坐事除名壬申
晦日有蝕之八月甲戌制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
大理覆治癸巳制宿衛者不得輒離所守丁酉上柱國楚

公豆盧勣卒戊戌上親錄囚徒冬十月丁丑以遂安王集
爲衛王壬午祀太廟至太祖神主前因流涕嗚咽不自勝
十一月辛亥祀南郊己未上柱國新義公韓擒卒甲子百
寮大射於武德殿十二月乙酉以內史令楊素爲尚書右
僕射戊戌突厥吐谷渾靺鞨並遣使朝貢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上柱國郇公韓建業卒壬子祀感帝
己未以信州總管韋世康爲吏部尚書壬戌行幸岐州二
月景午詔營仁壽宮丁亥至自岐州己卯立皇孫暕爲豫
章王壬子晉州刺史南陽郡公賈悉達隰州總管撫寧郡
公韓延等以賄伏誅己丑制坐事去官者配防一年丁酉

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詔人間撰集
國史臧否人物秋七月戊辰晦日有蝕之九月甲辰降囚
徒庚申封邵公楊綸爲滕王冬十一月乙卯上柱國華陽
公梁彥光卒是歲契丹奚霫室韋靺鞨並遣使朝貢
十四年夏四月乙丑詔曰比命有司總令研究正樂雅聲
詳考已訖宜即施用見行者停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
舊體競造繁聲浸以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本
五月辛酉京師地震關內諸州旱六月丁卯詔省府州縣
皆給公廨田不得興生與人爭利秋七月乙未以邳公蘇威
爲納言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飢行幸洛陽并命百姓山

東就食冬閏十月甲寅詔曰梁齊陳往皆創業一方綿歷
年代既宗祀廢絕祭奠無主興言矜念良以愴然莒國公
蕭琮及高仁英陳叔寶等宜令以時修祭祀所須器物
有司給之乙卯制外官九品以上父母及子年十五不得
從之官十一月壬戌制州縣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癸
未有星孛于角亢十二月乙未東巡狩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次齊州親問疾苦景寅旅王符
山庚午以歲旱祀太山以謝愆咎大赦二月景辰禁私家
兵器關中緣邊不在其例禁河以東無得疋馬丁巳上
開府公孫景茂卒三月己未車駕至自東巡望祭五嶽海瀆

濟丁亥幸仁壽宮夏四月己丑朔大赦甲辰以趙州刺史楊達為工部尚書五月丁亥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銅魚符六月戊子詔鑿底柱庚寅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之于朝堂辛丑詔名山大川未在祀典者悉命祀之秋七月甲戌遣邳公蘇威巡省江南戊寅至自仁壽宮辛巳制九品以上官以理去官者並聽執笏冬十二月戊子敕盜邊糧一升以上皆斬籍沒其家己丑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是歲吐谷渾林邑並遣使朝貢

十六年春二月丁亥封皇孫裕為平原王筠為安成王嶷為安平王恪為襄城王該為高陽王韶為建安王煚為潁

川王夏六月甲午制工商不得進仕并州大蝗辛丑詔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秋八月庚戌詔決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冬十月己丑幸長春宮十一月壬子至自長春宮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歲伐西寧羌平之庚寅行幸仁壽宮庚子上柱國王世積討桂州賊李光仕平之三月景辰詔諸司屬官有犯聽於律令外斟酌決杖辛酉上親錄囚徒癸亥上柱國彭城公劉昶以罪伏誅庚午遣御史柳彧皇甫誕巡省河南北夏四月戊寅頒新曆五月庚申宴百寮於玉女泉班賜各有差己巳蜀王秀來朝閏月

己卯群鹿入殿門馴擾侍衛之內秋七月丁丑桂州人李世賢反遣右武候大將軍虞慶則討平之丁亥并州總管秦王俊坐事免以王就第九月甲申車駕至自仁壽宮庚寅上謂侍臣曰廟庭設樂本以迎神齋祭之日觸目多感當此之際何可為心在路奏樂禮未為允公卿宜更詳之冬十月丁未頒銅虎符於驃騎車騎府戊申道王靜薨庚午詔曰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皆隨事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文仰惟祭享宗廟瞻敬如在罔極之感情深茲日而禮畢升路鼓吹發音還入宮門金石振響斯則哀樂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理實未允宜改茲往式用弘禮教自今

享廟日不須備鼓吹殿庭勿設樂懸辛未京下大索十二月壬子上柱國右武候大將軍魯公虞慶則以罪伏誅是歲高麗突厥並遣使朝貢

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詔曰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江南諸州人間有船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二月甲辰幸仁壽宮乙巳以漢王諒為行軍元帥水陸三十萬伐高麗夏五月辛亥詔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之家投於四裔六月景寅詔黜高麗王高元官爵秋八月景子詔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舉志行修謹清平幹濟者九月己丑漢王諒以遇疾疫而旋死者

十二三庚寅敕舍客無公驗者坐及刺史縣令
至自仁壽宮冬十一月甲戌帝親錄囚徒癸未祀南郊十
二月庚子上柱國夏州總管東萊公王景以罪伏誅是歲
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所祀宋陳亳曹譙穎等州水
詔並免庸調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大赦戊寅大射于武德殿二月己亥
晉王廣來朝甲寅幸仁壽宮夏四月丁酉突厥利可汗內
附達頭可汗犯塞行軍總管史萬歲擊破之六月丁酉以
豫章王暕為內史令秋八月癸卯上柱國尚書左僕射齊
公高熲坐事免上柱國皖城公張威卒甲寅上柱國
城陽公李徹卒九月乙丑以太常卿牛弘為吏部尚書冬
十月甲午以突厥利可汗為啟人可汗築大利城處其部
落十一月有司言元年已來日漸長十二月乙未突厥都
藍可汗為部下所殺國大亂星隕於勃海
二十年春正月辛酉朔突厥高麗契丹並遣使朝貢二月
丁丑無雲而雷三月辛卯熙州人李英林反遣行軍總管
張衡討之夏四月壬戌突厥犯塞以晉王廣為行軍元帥
擊破之乙亥天有聲如瀉水自南而北六月丁丑秦王俊
薨秋九月丁未車駕至自仁壽宮冬十月乙丑廢皇太子
勇及其諸子並為庶人殺柱國太平公史萬歲己巳殺左
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十一月戊子以晉王廣為皇太子
天下地震京城大風雪十二月戊午詔東宮官屬於皇太
子不得稱臣辛巳詔毀壞偷盜佛及天尊像嶽鎮海瀆神
形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像道士壞天尊像以惡逆論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以尚書右僕射楊素
為左僕射以納言蘇威為右僕射丁酉徙河南王昭為晉
王突厥寇恒安遣柱國韓洪擊之敗焉以晉王昭為內史
令辛丑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殞身王事禮加一等而
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與言念此每深
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止墳塋獨在其外自今戰
亡之徒宜入墓域二月乙卯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己丑突
厥男女九萬餘口來降壬辰驟雨震雷大風拔木宜君湫
水移於始平六月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風俗乙丑廢太學
及州縣學唯留國子一學取正三品以上子七十二人充
生頒舍利於諸州秋七月戊戌改國子為太學十一月己
丑祀南郊十二月楊素擊突厥大破之
二年春三月己亥幸仁壽宮夏四月庚戌岐雍二州地震
秋七月丙戌詔內外官各舉所知八月己巳皇后獨孤氏
崩九月丙戌車駕至自仁壽宮壬辰河南北諸州大水遣
工部尚書楊達振恤之乙未上柱國襄州總管金水公周

搖卒隴西地震冬十月壬子曲赦益州管內癸丑以工部
尚書楊達為納言閏月甲申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與諸術
者刊定陰陽舛謬己丑詔楊素右僕射蘇威吏部尚書牛
弘內史侍郎薛道衡秘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著
作郎王劭等修定五禮壬寅葬獻皇后於太陵十二月癸
巳益州總管蜀王秀有罪廢為庶人交州人李佛子舉兵
反遣行軍總管劉方討平之
三年春二月戊子以大將軍蔡陽郡公姚辯為左武候大
將軍夏五月癸卯詔曰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其日令海
內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六月甲午詔曰禮云親以
期斷蓋以四時之變易萬物之更始故聖人象之其有三
年加隆爾也但家無二尊母為厭降是以父在喪母還服
于期者服之正也豈容期內而更小祥然三年之喪而有
小祥者禮云期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以是之故雖未再
期而天地一變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練焉以存喪祭
之本然期喪有練於理未安雖云十一月而練無所法
象非期非時豈可除祭而儒者徒擬三年之喪立練禫之
節可謂苟存其變而失其本欲漸於奪乃薄於喪致使子
則冠練去絰黃裏縓緣絰則布葛在躬粗服未改豈非絰
哀尚存子情已奪親疏失倫輕重顛倒乃不順人情豈聖

人之意也故非先聖之禮廢於人邪三年之喪尚有不行
之者至於祥練之節安能不墜者乎禮云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而大夫士之喪父母乃貴賤異服然則禮壞樂崩
由來漸矣所以晏平仲之斬麤縗其老謂之非禮滕文公
之服三年其臣咸所不欲蓋由王道既衰諸侯異政將踰
越於法度惡禮制之害己乃滅去篇籍自制其宜遂至骨
肉之恩輕重從俗無易之道降殺任情夫禮不從天降不
從地出乃人心而已者謂情緣於恩也故恩厚者其禮隆
情輕者其禮殺聖人以是稱情立文別親疏貴賤之節自
臣子道消上下失序莫大之恩逐情而薄莫重之化與時
而殺此乃服不稱喪容不稱服非所謂聖人緣恩表情制
禮之義也然喪與其易也寧在於戚則禮之本也禮有其
餘未若於哀則情之實也今十一月而練者非禮之本非
情之實由是言之父在喪母不宜有練但依禮十三月而
祥中月而禫庶以合聖人之意達人子之心秋七月丁卯
詔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古今通識安危究政教之本
達禮樂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舉徵召將送必須以禮八
月壬申上柱國檢校幽州總管落叢公燕榮以罪伏誅九
月壬戌置常平官甲子以營州總管韋沖為戶部尚書十
二月癸酉河南諸州水遣納言楊達振恤之

四年春正月景辰大赦甲子幸仁壽宮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庚午大赦有星入月中數日而退長人見於鴈門秋七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甲辰帝疾甚臥於仁壽宮與百寮辭訣上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寶殿時年六十四詔曰嗟乎自昔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爭相尋年將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稱帝王者非一人書軌不同生靈塗炭上天降鑒爰命于朕用登大位豈關人力故得撥亂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聲教遠被此又是天意欲寧區夏所以昧旦臨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機留心親覽晦明寒暑不憚劬勞匪曰朕躬蓋為百姓故

也王公卿士每日闕庭刺史以下歲時朝集何嘗不罄竭心府誡敕殷勤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寮之智万國歡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豐教化政刑猶未盡洽興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踰六十不復稱夭但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為身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既為天下事須割情勇及秀等並懷悖惡既無臣子之心所以黜廢古人有云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若令勇秀得志共理家國亦當戮辱遍於公卿酷毒流於人庶今惡子孫已為百姓黜屏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前對文武侍衛具已論述皇太子廣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但令內外群官同心勠力以此共安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國家大事不可限以常禮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勞改定凶禮所須纔令周事務從節儉不得勞人諸州總管刺史以下宜率其職不須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後帝沿革隨時律令格式有不便於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務當政要嗚呼敬之哉無墜朕命乙卯發喪河間楊柳四株無故黃落既而花葉復生八月丁卯梓宮至自仁壽宮景子殯於大興前殿十月乙卯葬於太陵同

墳而異穴士庶赴葬者皆聽入視陵內帝性嚴重有威容外質木而內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群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推以赤心各盡其用不踰期月克定三邊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賦斂輕刑罰內修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聽朝日昃忘倦居處服翫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不過以銅鐵骨角而已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惜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則駐馬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采聽風俗吏政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嘗

遇關中飢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
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為之損膳而不御酒肉者殆
將一期又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帝
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厠於仗衛之間遇逢扶老
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遽
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將士戰歿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家
勞問自強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實雖未能致
臻於至道亦足稱近代之良主然雅性沉猜素無學術好
為小數言神獨聖村堪能療病又信王劭解石文以為已
瑞焉不達大體如是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

元勳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悅詩書楊素
由之希旨遂奏除學校唯婦言是用廢黜諸子逮于暮年
持法尤峻喜怒失常果於殺戮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
出關其人所經之處受牧宰小物饋遺鸚鵡麞皮馬鞭之屬
聞而大怒又詣武庫見署中蕪穢不理於是執武庫令及
諸受遺者出開遠門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十人又往往潛
令賂遺令史府史受者必死無所寬貸議者以此少之

論曰隋文帝樹基立本積德累仁杖以外戚之尊受託孤
之任與能之議未為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
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期月尉迥舉全齊之衆一戰而

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
時蠻夷猾夏荊揚未一劬勞日仄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
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
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
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尉候無警遐邇
肅清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
小人各安其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
自開皇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
足以參蹤盛烈而素無術業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
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愈扇又雅好瑞符暗於大道建彼

維城權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哲婦之言惑邪臣
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
尋斧翦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為戮松檟纔列天下
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文皇
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為不
幸也

隋本紀上第十一　　北史十一

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𡑅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獻
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
愛在周以高祖勳封鴈門郡公開皇元年立爲晉王拜柱
國并州總管時年十三尋授武衞大將軍進上柱國河北
道行臺尚書令大將軍如故高祖令項城公歆安道公李
徹輔導之上好學善屬文沈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
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
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弦多斷絕又有塵埃
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聲妓善之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

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
乎乃令持去六年轉淮南道行臺尚書令其年徵拜雍州
牧內史令八年冬大舉伐陳以上爲行軍元帥及陳平執
陳湘州刺史施文慶散騎常侍沈客卿市令湯慧朗刑法
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以其邪佞有害於民斬之石闕
下以謝三吳於是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進位太
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珪白璧各一復拜并州總
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亂徙上爲揚州總管鎮江
都每歲一朝高祖之祠太山也領武候大將軍明年歸藩
後數載突厥寇邊復爲行軍元帥出靈武無虜而旋及太

子勇廢立上爲皇太子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興公
成帝業令上出舍大興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
壞壓死者百餘口仁壽初奉詔巡撫東南是後高祖每避
暑仁壽宮恆令上監國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於
仁壽宮八月奉梓宮還京師并州總管漢王諒舉兵反詔
尚書左僕射楊素討平之九月乙巳以備身將軍崔彭爲
左領軍大將軍十一月乙未幸洛陽丙申發丁男十數万
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
達于上洛以置關防癸丑詔曰乾道變化陰陽所以消息
沿創不同生靈所以順序若使天意不變施化何以成四

時人事不易爲政何以利万姓易不云乎通其變使民不
倦變則通通則久有德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朕又聞之安
安而能遷民用丕變是故姬邑兩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
徙成湯后之業若不因民順天功業見乎變愛民治國者
可不謂歟然雒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
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故漢祖曰吾
行天下多矣唯見雒陽自古皇王何嘗不留意所不都者
蓋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庫作雒之制所以
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創茲懷雒日復一日越暨于今
念茲在茲興言感哽朕肅膺寶曆纂臨万邦遵而不失心

奉先志今者漢王諒悖逆毒被山東遂令州縣或淪非所
由關河懸遠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戶復在河南周遷殷
民意在於此況復南服遐遠東夏殷大因機順動今也其
時群司百辟僉諧厥議但成周墟塉弗堪葺宇今可於伊
雒營建東京便即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也夫宮室之制本
以便生人上棟下宇足以避風露高臺廣廈豈曰適形故
傳云儉德之共侈惡之大宣尼有云與其不遜也寧儉豈
謂瑤臺瓊室方為宮殿者乎土階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
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國本本固
邦寧百姓足孰與不足今所營構務從節儉無令雕牆峻

宇復起於當今欲使卑宮菲食將貽於後世有司明為條
格稱朕意焉十二月乙丑以右武衛將軍來護兒為右驍
衛大將軍戊辰以柱國李景為右武衛大將軍以右衛率
周羅睺為右武候大將軍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蕭氏為皇后改
豫州為溱州洛州為豫州廢諸州總管府丙申立晉王昭
為皇太子丁酉以上柱國宇文述為左衛大將軍上柱國
郭衍為左武衛大將軍延壽公于仲文為右衛大將軍己
亥以豫章王暕為豫州牧戊申發八使巡省風俗下詔曰
昔者哲王之理天下也其在愛民乎既富而教家給人足

故能風教淳厚遠至邇安理定功成率由斯道朕恭嗣寶
位撫育黎獻夙夜戰兢若臨川谷雖則聿遵先緒弗敢失
墜永言政術多有缺然況以四海之遠兆民之衆未獲親
臨問其疾苦每慮幽仄莫舉冤屈不申一物失所用傷和
氣萬方有罪責在朕躬所以寤寐增歎而夕惕載懷者也
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寬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揚風
化薦拔淹滯申達幽枉孝悌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不
能自存者量加振濟義夫節婦旌表門閭高年之老加其
板授並依別條賜以粟帛篤疾之徒給侍丁者雖有侍養
之名曾無賙贍之實明加檢校使得存養若有名行顯著

操履修潔及學業才能一藝可取咸宜訪採將身入朝所
在州縣以禮發遣其蠹政害人不便於時者使還之日具
錄奏聞己酉以吳州總管宇文弼為刑部尚書二月己卯
以尚書左僕射楊素為尚書令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
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民
以實之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黎庶故能審政刑之得
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達彝倫有章而牧宰任稱
朝委苟為徼倖以求考課虛立殿最不存理實綱紀於是
不理冤屈所以莫申關河重阻無由自達朕故建立東京
躬親存問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眷求讜言徒繁詞翰

而鄉校之內闃尒無聞惟然夕惕用勞興寢其民下有知州縣官人政理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於民者宜詣朝堂封奏庶乎四聰以達天下無冤又於阜澗營顯仁宮採海內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以實園苑徙天下富商大賈數万家於東京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七百万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䑸黃龍赤艦樓船等數万艘夏四月癸亥大將軍劉方擊林邑破之五月庚戌戶部尚書義豐侯韋沖卒甲子熒惑入太微秋七月丁酉制戰亡之家給復十年景午滕王綸衛王集並奪爵徙邊閏七月甲子以尚書令楊素為太子太師安德王雄為太子太傅河間王弘為太子太保景子詔曰君民建國教學為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而言絕義乖多歷年代進德修業其道浸微漢採坑焚之餘不絕如線晉承板蕩之運掃地將盡自時厥後軍國多虞雖復黌宇時建示同愛禮函丈或陳殆為虛器遂使紆青拖紫非以學優製錦操刀類多牆面上陵下替綱維不立雅缺道消實由於此朕纂承洪緒思 大訓將欲尊師重道用闡厥繇講信脩睦敦獎名教方今區宇平壹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無奇秀諸在家及見入學者

若有篤志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經術未願進仕可依其藝業深淺門蔭高卑雖未升朝並量準給祿庶夫恂恂善誘不日成器濟濟盈朝何遠之有其國子等學亦宜申明舊制教習生徒具為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八月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為前軍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為後軍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篾舳艫相接二百餘里冬十月己丑赦江淮已南揚州給復五年舊總管內給復三年十一月己未以大將軍崔仲方為禮部尚書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賜監督者有差以大理卿梁毗為刑部尚書丁卯遣十使併省州縣二月景戌詔尚書令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大將軍宇文愷內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制定輿服始備輦路及五時副車上常服皮弁十有二琪文官弁服佩玉五品已上給犢車通幰三公親王加油絡武官平巾幘袴褶三品已上給瓟槊下至胥吏服色各有差非庶人不得戎服戊戌置都尉官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先是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雲定興盛修儀仗於是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殆無遺類至是而成夏四月庚戌上

有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於東京辛亥御端門大
赦天下免今年租賦癸丑以冀州刺史楊文思為民部尚
書五月甲寅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李圓通卒乙卯
詔曰旌表先哲式在饗祀所以優禮賢能顯彰遺愛朕永
鑒前脩尚想名德何嘗不興歎九原屬懷千載其自古以
來賢人君子有能樹聲立德佐世匡時博利殊功有益於
人者並宜營立祠宇以時致祭墳壟之處不得侵踐有司
量為條式稱朕意焉六月壬子以尚書令太子太師楊素
為司徒進封豫章王暕為齊王秋七月癸丑以衛尉卿衛
玄為工部尚書庚申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
能灼然顯著者擢之壬戌擢藩邸舊臣鮮于羅等二十七
人官爵有差甲戌皇太子昭薨乙亥上柱國司徒楚國公
楊素薨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為燕王侗為越王侑為代王
九月乙丑立秦王俊子浩為秦王冬十月戊子以靈州刺
史段文振為兵部尚書十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
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代永久丘壟殘
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于懷自
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
三年春正月癸亥敕并州逆人已流配而逃亡者所獲之
處即宜斬決丙子長星竟天出於東壁二旬而止是月武

陽郡上言河水清二月己丑彗星見於奎掃文昌歷大陵
五車北河入太微掃帝座前後百餘日而止三月辛亥車
駕還京師壬子以大將軍姚辯為左衛將軍癸丑遣羽騎
尉朱寬使於流求國乙卯河間王弘薨夏四月庚辰詔曰古
者帝王觀風問俗皆所以憂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內附
未遑親撫山東經亂須加存恤今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
所司依式甲申頒律令大赦天下關內給復三年壬辰改
州為郡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為大夫甲
午詔曰天下之重非獨理所安帝王之功豈一士之略自
古明君哲后立政經邦何嘗不選賢與能收採幽滯周稱
多士漢號得人常想前風載懷欽佇朕負扆夙興冕旒待
旦引領巖谷置以周行冀與群才共康庶績而匯茅寂寞
投竿罕至豈美璞韜采未值良工將介石在懷確乎難拔
永鑒前哲怵然興歎凡厥在位譬諸股肱若濟巨川義同
舟楫豈得保茲寵祿晦爾所知優游卒歲甚非謂也祁大
夫之舉善良史以為至公臧文仲之蔽賢尼父譏其竊位
求諸往古非無褒貶宜思進善用匡寡薄夫孝悌有聞人
倫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所
以激貪厲俗有益風化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
才秀美並為廊廟之用實乃瑚璉之資才堪將略則拔之

以禦侮力有驍壯則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藝可取亦宜依
錄若衆善畢舉與時無棄以此求理庶幾非遠文武有職
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
當待以不次隨才升用其見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舉送
之限景申車駕北巡狩丁酉以刑部尚書宇文弼爲禮部
尚書戊戌敕百司不得踐暴禾稼其有須開爲路者有司
計地所收即以近倉酬賜務從優厚己亥至赤岸澤以大
牢祭故太師李穆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遣子拓特勤
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
馳道景寅啓民可汗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勤來朝辛酉啓

民可汗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癸酉有星孛于文
昌上將星皆動搖六月辛巳獵於連谷丁亥詔曰聿追
孝饗德莫至焉崇建寢廟禮之大者然則質文異代損益
殊時學滅坑焚經典散逸憲章湮墜廟堂制度師說不同
所以世數多少莫能是正連室異宮亦無定准朕獲奉祖
宗欽承景業永惟嚴配思隆大典於是詢謀在位博訪儒
術咸以爲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區夏拯羣飛於四
海革彫敝於百王恤獄緩刑生靈皆遂其性輕徭薄賦比
屋各安其業夷夏宇宙混壹車書東漸西被無思不服南
征北怨俱荷來蘇駕毳乘風歷代所弗至辮髮左衽聲教

所罕入莫不厥角關塞頓顙闕庭譯靡絕時書無虛月韜
戈偃伯天下晏如嘉瑞休徵表裏禔福猗歟偉歟無得而
名者也朕又聞之德厚者流光理辨者禮縟是以周之文
武漢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謚號斯重豈非緣情稱述即崇
顯之義乎高祖文皇帝宜別建廟宇以彰巍巍之德仍遵
月祭用表蒸蒸之懷有司以時創造務合典制又名位既
殊禮亦異等天子七廟事著前經諸侯二昭義有差降故
知以多爲貴王者之禮今可依用貽厥後昆戊子次榆林
郡丁酉啓民可汗來朝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貢方物
甲辰上御北樓觀漁于河以宴百寮秋七月辛亥啓民可

汗上表請變服襲冠帶詔啓民贊拜不名在諸侯王上甲
寅上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啓民及其
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賜啓民及其部落各有差
丙子殺光祿大夫賀若弼禮部尚書宇文弼太常卿高熲
尚書左僕射蘇威坐事免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
林東至紫河一旬而罷死者十五六八月壬午車駕發榆
林乙酉啓民飾廬清道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
壽宴賜極厚上謂高麗使者曰歸語爾王當早來朝見不
然者吾與啓民巡彼土矣皇后亦幸義城公主帳己丑啓
民可汗歸蕃癸巳入樓煩關壬寅次太原詔營晉陽宮九

月己未次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宴享極歡己巳至于
東都壬申以齊王暕為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癸酉以民
部尚書楊文思為納言
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万開永濟渠
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庚戌百寮大射於允武殿丁
卯賜城内居民米各十石壬申以太府卿元壽為内史令
鴻臚卿楊玄感為禮部尚書癸酉以工部尚書衛玄為右
武候大將軍大理卿長孫熾為民部尚書二月己卯遣司
朝謁者崔毅使突厥處羅致汗血馬三月辛酉以將作大
匠宇文愷為工部尚書壬戌百濟倭赤土迦羅舍國並遣

使貢方物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景寅遣屯田
主事常駿使赤土致羅剎夏四月景午以離石之汾源臨
泉鴈門之秀容為樓煩郡起汾陽宮癸丑以河内太守張
定和為左屯衛大將軍乙卯詔曰突厥意利珍豆啓民可
汗率領部落保附關塞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頻入謁覲屢
有陳請以氈牆毳幕事窮荒陋上棟下宇願同比屋誠心
懇切朕之所重宜於万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
隨事量給務從優厚稱朕意焉五月壬申蜀郡獲三足烏
張掖獲玄狐各一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万築長城
自榆林谷而東乙未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破吐谷渾於

曼頭赤水八月辛酉親祠恒岳河北道郡守畢集大赦天
下車駕所經郡縣免一年租調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
集東京至者万餘人戊寅彗星出五車掃文昌至房而滅
辛巳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冬十月景午詔曰先師尼
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
茲素王而頹山之歎忽踰於千祀盛德之美不在於百代
永惟懿範宜有優崇可立孔子後為紹聖侯有司求其苗
裔錄以申上辛亥詔曰昔周王下車首封唐虞之胤漢帝
承曆亦命殷周之後皆所以褒立先代憲章在昔朕嗣膺
景業傍求雅訓有一弘益欽若令典以為周兼夏殷文質

大備漢有天下車書混一魏晉沿襲風流未遠並宜立後
以存繼絕之義有司可求其冑緒列聞乙卯頒新式於天
下
五年春正月景子改東京為東都癸未詔天下均田戊子
上自東都還京師己丑制民間鐵叉搭鉤穳刃之類皆禁
絕之太守每歲密上屬官景迹二月戊戌次于閿鄉詔祭
古帝王陵及開皇功臣墓庚子制漢魏周官不得為蔭辛
丑赤土國遣使貢方物戊申車駕至京師景辰宴耆舊四
百人於武德殿頒賜各有差己未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愀
然不悅顧謂左右曰此先帝所居實用增感情所未安於

此院之西別營一殿壬戌制父母聽隨子之官三月己巳
車駕西巡河右庚午有司言武功男子史永遵與從父昆
弟同居上嘉之賜物一百段米二百石表其門閭乙亥幸
扶風舊宅夏四月己亥大獵於隴西壬寅高昌吐谷渾伊
吾並遣使來朝乙巳次狄道党項羌來貢方物癸亥出臨
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
長圍周亘二千里庚辰入長寧谷壬午度星嶺甲申宴羣
臣於金山之上景戌梁浩亹御馬度而橋壞斬朝散大夫
黃亘及督役者九人吐谷渾王率衆保覆袁川帝分命內
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

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吐谷渾
主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眞山
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挺身挑戰爲
賊所殺亞將柳武建擊破之斬首數百級甲午其仙頭王
窮蹙率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
默右翊衛將軍李瓊等追吐谷渾王皆遇賊死之癸卯經
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霰晦冥與後宮相失士
卒凍死者太半景午次張掖辛亥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
優洽膂力驍壯超絕等倫在官勤奮堪理政事立性正直
不避强禦四科擧人壬子高昌王麴伯雅來朝伊吾吐屯

設等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
且末等四郡景辰上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
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於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陪
列者二十餘國戊午大赦天下開皇已來流配悉放還鄉
晉陽逆黨不在此例隴右諸郡給復三年秋七月丁卯置
馬牧於青海渚中以求龍種無効而止九月癸未車駕入
長安冬十月癸亥詔曰優德尙齒載之典訓尊事乞言義
彰膠庠鬻熊爲師無取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朕永言
稽古用求一理是以尨有黃耇更令收叙務簡秩優無虧
樂餌庴等臥理佇其弘益今歲耆老赴集者可於近郡處

置年七十已上疾患沈滯不堪居職即給賜帛送還本郡
其官至七品以上者量給廩以終厥身十一月景子車駕
幸東都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盜數十人皆素冠練衣焚香持
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監門者皆稽首旣而奪衞士
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與相連坐者
千餘家丁丑角觝大戲於端門街天下奇伎異藝畢集終
月而罷帝數微服往觀之己丑倭國遣使貢方物二月乙
巳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鎭州擊流求破之獻俘万
七千口頒賜百官乙卯詔曰夫帝圖草創王業艱難咸依

股肱叶同心德用能救厥頽運克膺大寶然後疇庸茂賞
開國承家誓以山河傳之不朽近代喪亂四海未壹茅土
妄假名實相乖歷茲永久莫能懲革皇運之初百度伊始
猶循舊貫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軌攸同宜率遵先典
永垂大訓自今已後唯有功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
是歲改封安德王雄為觀王河間王子慶為郡王庚申徵
魏齊周陳樂人悉配太常二月癸亥幸江都宮甲子以馮
翊御史大夫為左驍衛大將軍夏四月丁未宴江淮已南父
老頒賜各有差六月辛卯室韋赤土並遣使貢方物壬辰
鴈門賊帥尉文通聚眾三千保於莫壁谷遣鷹揚楊伯泉

擊破之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冬十月壬申刑部尚
書梁毗卒壬子戶部尚書銀青光祿大夫長孫熾卒十二
月己未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牛弘卒辛酉朱崖人王万
昌舉兵作亂遣隴西太守韓洪討平之
七年春正月壬寅左武衛大將軍光祿大夫真定侯郭衍
卒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寮頒賜各有差
庚午百濟遣使朝貢乙亥上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
幸于涿郡壬午詔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興
之以教義高麗虧失藩禮將欲問罪遼左恢宣勝略雖懷
伐國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山西

山東年九十已上版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三月丁亥右
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卒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
臨朔宮五月戊子以武威太守樊子蓋為民部尚書秋大
水山東河南漂沒三十餘郡民相賣為奴婢冬十月乙卯
底柱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戊午以東平太守吐万緒為
左屯衛大將軍十二月己未西突厥處羅多利可汗來朝帝
大悅接以殊禮于時遼東戰士及饋運者填咽於道晝夜
不絕苦役者始為群盜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
捕隨獲斬決之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軍集于涿郡以兵部尚書段文振為

左候衛大將軍壬午下詔曰天地大德降繁霜於秋令聖
哲至仁著兵甲於刑典故知造化之有肅殺義在無私帝
王之用干戈蓋非獲已版泉丹浦莫匪龔行取亂覆昏咸
由順動況乎甘野誓師夏開承大禹之業商郊問罪周發
成文王之志永監前載屬當朕躬粵我有隋誕膺靈命兼
三才而建極一六合而為家提封所漸細柳蟠桃之外聲
教爰暨紫舌黃枝之域遠至邇安罔不和會功成理定於
是乎在而高麗小醜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間薦食遼濊
之境雖復漢魏誅戮巢窟暫傾亂離多阻種落還集萃川
藪於前代播實繁以迄今眺彼華壤翦為夷類歷年永久

惡稔既盈天道禍淫亡徵已兆亂常敗德非可勝圖掩慝
懷姦唯日不足移告之嚴未嘗面受朝覲之禮莫肯躬親
誘納亡叛不知紀極充斥邊垂亟勞烽候關柝以之不靜
生人爲之廢業在昔薄伐已漏天網既緩前擒之戮未即
後服之誅曾不懷恩翻其長惡乃兼契丹之黨虔劉海戍
習靺鞨之服侵軼遼西又青丘之表咸脩職貢碧海之濱
同稟正朔遂復奪攘琛賮遏絕往來虐及弗辜誠而遇禍
輶軒奉使爰暨海東旌節所次途經藩境而擁塞道路拒
絕王人無事君之心豈爲臣之禮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
法令苛酷賦斂煩重強臣豪族咸執國鈞朋黨比周以之

成俗賄貨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歲災凶比屋饑饉兵戈
不息徭役無期力竭轉輸身填溝壑百姓愁苦爰誰適從
境內哀惶不勝其弊回面內向各懷性命之圖黃髮稚齒
咸興酷毒之歎省俗觀風爰屆幽朔弔人問罪無俟再駕
親總六師用申九伐拯厥阽危協從天意殄茲逋穢克嗣
先謨今宜授律啓行分麾屆路掩勃澥而雷震歷夫餘以
電掃比戈按甲俟誓而後行先令五申必勝而後戰左第
一軍可鏤方道第二軍可長岑道第三軍可海冥道第四
軍可蓋馬道第五軍可建安道第六軍可南蘇道第七軍
可遼東道第八軍可玄菟道第九軍可扶餘道第十軍可

朝鮮道第十一軍可沃沮道第十二軍可樂浪道右第一
軍可黏蟬道第二軍可含資道第三軍可渾彌道第四軍
可臨屯道第五軍可候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軍可
蹋頓道第八軍可肅慎道第九軍可碣石道第十軍可東
暆道第十一軍可帶方道第十二軍可襄平道凡此衆軍
先奉廟略駱驛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戰
百勝之雄顧眄則山岳傾頹叱吒則風雲騰鬱心德攸同
爪牙斯在朕躬馭元戎爲其節度涉遼而東循海之右解
倒懸於遐裔問疾苦於遺黎其外輕齎遊闕隨機赴響卷
甲銜枚出其不意又滄海道軍舟艫千里高帆電逝巨艦

雲飛橫斷浿江逕造平壤島嶼之望斯絕坎井之路已窮
其餘被髮左衽之人控弦待發微盧彭濮之旅不謀同辭
杖順臨逆人百其勇以此衆戰勢等摧枯然則王者之師
義存止殺聖人之教必也勝殘天罰有罪本在元惡人之
多辟脅從罔理若高元泥首轅門自歸司寇即解縛焚櫬
弘之以恩其餘臣人歸朝奉化咸加慰撫各安生業隨
才任用無隔夷夏營壘所次務在整肅芻蕘有禁秋毫勿
犯布以恩宥喻以禍福若其同惡相濟抗拒官軍國有常
刑俾無遺類明加曉示稱朕意焉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
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

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乙未以
右候衛大將軍衛玄為刑部尚書甲辰內史令元壽卒二
月甲寅詔曰朕觀風燕裔問罪遼濱文武叶力爪牙思奮
莫不執銳勤王捨家從役罕蓄倉廩之資兼損播殖之務
朕所以夕惕愀然慮其匱乏雖復素飽之眾情在忘私悅
使之徒宜從其厚諸行從一品以下佽飛募人以上家口
郡縣宜數存問若有糧食乏少皆賑給之或雖有田疇貧
弱不能自耕種可於多丁富室勸課相助使夫居者有斂
積之豐行役無顧後之慮壬戌司空京兆尹光祿大夫觀
王雄薨三月辛卯兵部尚書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卒癸

巳上御師甲子臨戎于遼水橋戊戌大軍為賊所拒不果
濟右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麥鐵杖武賁郎將錢士雄
孟金叉等皆死之甲午車駕渡遼大戰于東岸擊賊破之
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二大鳥高丈餘皜身朱足游泳自
若上異之命工圖寫并立銘頌五月戊午納言楊達薨于
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越機既而高麗各固城守攻之不下
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七月
壬午宇文述等敗績于薩水右屯衛將軍薛世雄死之九
軍並陷師奔還亡者千餘騎癸卯班師九月庚辰上至東
都己丑詔軍國異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難則霸德攸興化

人成俗則王道斯貴時當撥亂屠販可以登朝世屬隆平
經術然後升仕豈有學優儒服無預於周行建武之朝功
臣不參於吏職自三方未一四海交爭不遑文教唯尚武
功設官分職罕以才授班朝理人乃由勳敘莫非拔足行
陳出自勇夫敩學之道既所不習政事之方故亦無取是
非暗於在己威福專於下吏貪冒貨賄不知紀極蠹政害
民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回授文武職
事庶遵彼更張取類於調瑟求諸名制不傷於美錦若吏
部輒擬用者御史即宜糾彈冬十月戊寅工部尚書宇文
愷卒十一月己卯以宗女華容公主嫁于高昌王辛巳光

祿大夫韓壽卒甲申敗將宇文述于仲文等除名為民斬
尚書右丞劉士龍以謝天下是歲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
甚密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間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
之
九年春正月丁丑徵天下兵募民為驍果集于涿郡壬午
賊帥杜彥冰王潤等陷平原郡大掠而去辛卯置折衝果
毅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領驍果乙未平原李德逸聚眾
數萬稱阿舅賊劫掠山東靈武白榆妄稱奴賊劫掠牧馬
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遣將軍范貴討之連年不能克
戊戌大赦己亥遣代王侑刑部尚書衛玄鎮京師辛丑以

右驍衛將軍李渾爲右驍衛大將軍二月己未濟北人韓
進洛聚衆數万爲羣盜壬午復宇文述等官爵又徵兵討
高麗三月景子濟北人孟海公起兵爲盜衆至數万丁丑
發丁男十万城大興戊寅幸遼東以越王侗工部尚書樊
子蓋鎮東都庚子北海人郭方預聚徒爲賊自號盧公衆
至三万攻陷郡城大掠而去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
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壤城五月丁丑熒惑入南斗己卯
濟北人甄寶車聚衆万餘寇掠城邑六月乙巳禮部尚書
楊玄感反於黎陽丙辰玄感逼東都河南贊理裴弘策拒
之反爲賊所敗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于高麗庚午上

班師高麗犯後軍勑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拒遣左翊
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等馳傳發兵以討
玄感秋七月己卯令所在發人城縣府驛癸未餘杭人劉
元進舉兵反衆至數万八月壬寅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
等破楊玄感於閿鄉斬之餘黨悉平癸卯吳人朱燮晉陵
人管崇擁衆十万餘自稱將軍寇江左甲辰制驍果之家
蠲免賦役丁未詔郡縣城去道過五里已上者徙就之戊
申制盜賊籍沒其家乙卯賊帥陳瑱等三万攻陷信安郡
辛酉司農卿光祿大夫葛國公趙元淑以罪伏誅九月己
卯濟陰人吳海流東海人彭孝才並舉兵爲盜衆數万庚

辰賊帥梁慧尚聚衆四万陷蒼梧郡甲午車駕次上谷以
供費不給上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丁酉東陽人李三兒
向但子舉兵作亂衆至万餘閏月己巳幸博陵庚午上謂
侍臣曰朕昔從先朝周旋於此年甫八歲日月不居倏經
三紀追惟曩昔不可復希言未卒流涕嗚咽侍衛者皆泣
下沾襟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率衆數千圍東郡武賁
郎將費青奴擊斬之乙酉詔曰博陵昔爲定州地居衝要
先王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豳風義高姚邑朕巡
撫氓庶爰屆茲邦瞻望郊㕓緬懷敬止思所以宣播慶澤
覃被下人崇紀顯號式光令緒可改博陵爲高陽郡赦境

內死罪以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
壬辰以納言蘇威爲開府儀同三司朱燮管崇推劉元進
爲天子遣將軍吐万緒魚俱羅討之連年不能剋齊人孟
讓王薄等衆十餘万據長白山攻剽諸郡清河賊張金稱
衆各數万渤海賊帥格謙自號燕王孫宣雅自號齊王衆
各十万山東苦之丁亥以右候衛將軍郭榮爲右候衛大
將軍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
反爲所敗孝慈死之十二月甲申車裂楊玄感弟朝請大
夫積善及黨與十餘人仍焚而揚之丁亥扶風人向海明
舉兵作亂稱皇帝建元白烏遣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十年春正月甲寅，以宗女為信義公主，嫁於突厥曷娑那可汗。二月辛未，詔百寮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曰：「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諸侯，令行天下。盧芳小盜，漢祖尚且親戎，隗囂餘燼，光武猶自登隴，豈不欲除暴止戈，勞而後逸者哉！朕纂成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霑，孰非我臣，獨隔聲教。蕞爾高麗，僻居荒表，鴟張狼噬，侮慢不恭，抄竊我邊陲，侵軼我城鎮。是以去歲出軍，問罪遼碣，殪長蛇於玄菟，戮封豕於襄平。扶餘眾軍，風馳電逝，追奔逐北，徑踰浿水，滄海舟艦，衝賊腹心，焚其城郭，汙其宮室。高元伏鑕泥首，送款軍門，尋請入朝，歸罪司寇。朕以許其改過，乃詔班師。而長惡靡悛，宴安鴆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師，百道俱進。朕當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丸都，觀兵遼水，順天誅於海外，拯窮民於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之，止除

元惡，餘無所問。若有識存亡之分，悟安危之機，翻然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惡相濟，抗拒王師，若火燎原，刑茲無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知聞。」丁酉，扶風人唐弼舉兵反，眾十萬，推李弘為天子，自稱唐王。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臨渝宮，親御戎服，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釁鼓。夏四月辛未，彭城賊張大彪聚眾數萬，保懸薄山為盜，遣榆林太守董純擊破，斬之。甲午，車駕次北平。五月庚子，詔舉郡孝悌廉恥各十人。壬寅，賊帥宋世謨陷琅邪。庚申，延安人劉迦論舉兵反，自稱皇王，建元大世。六月辛未，賊帥鄭文雅、林寶護等眾三萬，陷建安郡，太守楊景祥死之。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乙卯，曹國遣使貢方物。甲子，高麗遣使請降，囚送斛斯政，上大悅。八月己巳，班師。右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鄭榮卒。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京師。十一月丙申，支解斛斯政於金光門外。乙巳，有事於南郊。己酉，賊帥司馬長安破長平郡。乙卯，離石胡劉苗王舉兵反，自稱天子，以其弟六兒為永安王，眾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能克。是月，賊帥王德仁擁眾數萬，保林慮山為盜。十二月壬申，上如東都。其日，大赦天下。戊子，入東都。庚寅，賊帥孟讓眾十餘萬，據都梁宮，遣江都郡丞王世充擊破之，盡虜其眾。

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宴百寮突厥新羅靺鞨畢大辭訶咄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靺鞨訶多沛汗龜茲疏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範延伽折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戊戌武賁郎將高建毗破賊帥顏宣政於齊郡虜男女數千口乙卯大會蕃夷設魚龍曼延之樂頒賜各有差二月戊辰賊帥楊仲緒率衆萬餘攻北平滑公李景破斬之庚午詔曰設險守國著自前經重門禦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寧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戰爭居人散逸田疇無伍郛郭不修遂使遊惰實繁寇攘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內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隨近給使強弱

相容力役兼濟穿窬無所厝其姦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為事條務令得所景子王須拔反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趙三月丁酉殺右驍衛大將軍光祿大夫郕公李渾將作監光祿大夫李敏並族滅其家癸卯賊帥司馬長安破西河己酉幸太原避暑汾陽宮秋七月己亥淮南人張起緒舉兵為盜衆至三萬辛丑光祿大夫右禦衛大將軍張壽卒八月乙卯巡北塞戊辰突厥始畢可汗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壬申車駕馳幸鴈門癸酉突厥圍城官軍頻戰不利上大懼欲率精騎潰圍而出民

部尚書樊子蓋固諫乃止齊王暕以後軍保于崞縣甲申詔天下諸郡募兵於是守令各來赴難九月甲辰突厥解圍而去丁未曲赦太原鴈門死罪已下冬十月壬戌上至于東都丁卯彭城人魏騏驎聚衆萬餘為盜寇魯郡壬申賊帥盧明月聚衆十餘萬寇陳汝間東海賊李子通擁衆度淮自號楚王建元明政寇江都十一月乙卯賊帥王須拔破高陽郡十二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墜明月營破其衝車庚辰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討絳郡賊敬盤陁柴保昌等經年不能剋譙郡人朱粲擁衆數十萬寇荊襄僭稱楚帝建元昌達漢南諸郡多為所陷焉

十二年春正月甲午鴈門人翟松柏起兵於靈丘衆至數萬轉攻傍縣二月己未真臘國遣使貢方物甲子夜有二大鳥似鵰飛入大業殿止于御幄至明而去癸亥東海賊盧公暹率衆萬餘保于蒼山夏四月丁巳顯陽門災癸亥魏刀兒所部將甄翟兒號歷山飛衆十萬轉寇太原將軍潘長文討之反為所敗長文死之五月景戌朔日有蝕之既癸巳大流星隕於吳郡為石壬午上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遍巖谷秋七月壬戌民部尚書光祿大夫濟北公樊子蓋卒甲子幸江都宮以越王侗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

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守事奉信郎崔民
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
頤乃斬之戊辰馮翊人孫華自號總管舉兵為盜高涼通
守洗珤徹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己巳熒惑守羽林
月餘乃退車駕次氾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諫上
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八月乙巳賊帥趙万海衆數十
万自恒山寇高陽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
壞牆癸丑大流星如甕出羽林九月丁酉東海人杜伏威
揚州沈覓敵等作亂衆至數万右禦衛將軍陳稜擊破之
戊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壬戌安定

人荔非世雄殺臨涇令舉兵作亂自號將軍冬十月己丑
開府儀同三司左翊衛大將軍光祿大夫許公宇文述薨
十二月癸未鄱陽賊操天成舉兵反自號元興王建元始
興攻陷豫章郡乙酉以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為開府儀同
三司行左翊衛大將軍壬辰鄱陽人林士弘自稱皇帝國
號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廬陵郡唐公破甄翟兒於西河
虜男女千口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齊郡賊杜伏威率衆渡淮攻陷歷陽
郡景辰勃海賊竇建德設壇於河間之樂壽自稱長樂王
建元丁丑辛巳賊帥徐圓朗率衆數千破東平郡弘化人
劉企成聚衆萬餘人為盜傍郡苦之二月壬午朔方人梁
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遣銀青光祿大
夫張世隆擊之反為所敗戊子賊帥王子英破上谷郡己
丑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北連突厥
自稱定楊可汗庚寅賊帥李密翟讓等陷興洛倉越王侗
遣武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崱擊之反為所敗死者
十五六庚子李密自號魏公稱元年開倉以賑郡盜衆至
數十万河南諸郡相繼皆陷焉壬寅劉武周破武賁郎將
王智辯於桑乾鎮智辯死之三月戊午廬江人張子路舉
兵反遣右禦衛將軍陳稜討平之丁丑賊帥李通德衆十

万寇廬江左屯衛將軍張鎮州擊破之夏四月癸未金城
校尉薛舉率衆反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攻陷隴右諸
郡己丑賊帥孟讓夜入東都外郭燒豐都市而去癸巳李
密陷迴洛東倉丁酉賊帥房憲伯陷汝陰郡是月光祿大
夫武賁郎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等並以衆叛歸李密
五月辛卯夜有流星如甕墜於江都甲子唐公起義師於
太原景寅突厥數千寇太原唐公擊破之秋七月壬子熒
惑守積尸景辰武威人李軌舉兵反攻陷河西諸郡自稱
涼王建元安樂八月辛巳唐公破武牙郎將宋老生於霍
邑斬之九月己丑帝括江都人女寡婦以配從兵是月武

陽郡丞元寶藏以郡叛歸李密與賊帥李文相攻陷黎陽
倉彗星見於營室冬十月丁亥太原楊世洛聚衆萬餘
寇掠城邑景申羅令蕭銑以縣反鄱陽人董景珍以郡反
迎銑於羅縣號為梁王攻陷傍郡戊戌武賁郎將高毗敗
濟北郡賊甄寶車於嶧山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
遙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上起宮丹楊
將遜于江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驅不能止熒惑犯太微有
石自江浮入于揚子日光四散如流血上甚惡之二年三
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武賁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監門
直閤裴虔通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武勇郎將趙行樞鷹揚
郎將孟景內史舍人元敏符璽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

李孝本弟孝質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
張愷等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溫室時年五十蕭
后令宮人撤牀簀為棺以埋之化及發後右禦衛將軍陳
稜奉梓宮於成象殿葬吳公臺下發斂之始容貌若生衆
咸異之大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初上自以藩王次不
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重
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失愛帝
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傾
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

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常私入宮掖密謀於獻后楊素
等因機構扇遂成廢立自高祖大漸暨諒闇之中烝淫無
度山陵始就即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
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理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分使
絕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興屯田
於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室分道市武馬疋直十餘萬
富強坐是凍餒者十家而九性多詭譎所幸之處不欲
人知每之所輒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焉
求市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為獻食豐厚者進擢疏儉
者獲罪姦吏侵漁內外虛竭頭會箕斂人不聊生于時軍

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冤屈不理奏請罕
決又猜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
族滅之故高熲賀若弼先皇心膂參謀帷幄張衡李金才藩
邸惟舊績著經綸或惡其直道或忿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
以刑戮之誅其餘事君盡禮謇謇匪躬無辜無罪橫受夷
戮者不可勝紀政刑弛紊賄貨公行莫敢有言道路以目
六軍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歸居者失業人饑相食邑
落為墟上弗之恤也東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費不給
逆收數年之賦所至唯與後宮流連耽湎惟日不足招迎
姥媼朝夕共肆醜言又引少年令與宮人穢亂不軌不遜以

爲娛樂區宇之內盜賊蜂起劫掠從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皆隱賊數不以實對或有言賊多者輒大被詰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徒敗亡相繼戰士盡力不加賞賜百姓無辜咸受屠戮黎庶憤怨天下土崩至於就擒而猶未之寤也

恭皇帝諱侑元德太子之子也母曰韋妃性聰敏有氣度大業三年立爲陳王後數載徙爲代王及煬帝親征遼東令於京師總留事十一年從幸晉陽拜太原太守尋鎮京師義兵入長安尊煬帝爲太上皇奉帝纂業義寧元年十一月壬戌上即皇帝位於大興殿詔曰王道喪亂天步不康屬之於朕逢此百罹襁褓之歲夙遭閔凶孺子之辰太上播越興言感動實疚于懷大尉唐公膺期作宰糾合義兵翼戴皇室爰奉明詔弼予幼沖顧命先臨天威咫尺對揚尊號悼心失圖一人在遠三讓不遂僶俛南面厝身無所苟利社稷莫敢或違俛從群議奉遵亞旨可大赦天下改大業十三年爲義寧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皆赦除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甲子以光祿大夫大將軍太尉唐公爲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景寅詔曰朕惟孺子未出深宮太上遠巡追蹤穆滿時逢多難委當尊極辭不獲免恭己臨朝若涉大川罔知所濟民之情偽曾未之聞賴股肱勠力上宰賢良匡佐沖人輔其不逮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庶績其凝責成斯屬己巳以唐王子隴西公建成爲唐國世子敦煌公爲京兆尹改封秦公元吉爲齊公太原置鎮北府乙亥張掖康老和舉兵反十二月癸未薛舉自稱天子寇扶風秦公爲元帥擊破之丁亥桂陽人曹武徹舉兵反建元通聖丁酉義師禽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於閿鄉乙巳賊帥張善安陷廬江郡

二年春正月丁未詔唐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羽葆鼓吹壬戌將軍王世充爲李密所敗河內通守孟善誼武賁郎將王辯楊威劉長恭梁德董智通皆死之庚戌河陽郡尉獨孤武都降於李密三月景辰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弒太上皇於江都宮右禦衛將軍獨孤盛死之齊王暕趙王杲燕王倓右翊衛大將軍宇文協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給事郎許善心皆遇害化及立秦王浩爲帝自稱大丞相朝士文武皆受其官爵光祿大夫宿公麥才折衝郎將朝請大夫沈同謀討賊夜襲化及營反爲所害戊辰詔唐王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上唐國置丞相已下一依舊式五月

乙巳,詔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金根車駕,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車,舞八佾,設鍾虡宮懸。王后、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遵舊典。戊午,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憫予小子,哀號永感,仰惟荼毒,仇復靡申。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怨,總九合於一匡,決百勝於千里,糾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繄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兆庶歸心,曆數斯在,屈為人臣,載違天命。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私僮命駕,須歸藩國。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期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雪冤恥於皇祖,守禋祀為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遜於舊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趨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兼懷。假手真人,俾除醜逆,仍敕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聞。」是日,上遜位於大唐,以為酅國公。武德二年夏五月崩,時年十五。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志尚,南平吳會,北卻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登儲兩,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布,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充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佷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誅鋤骨肉,屠剿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雁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越。姦宄乘釁,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莫返。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七八焉。

於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為羣,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為麋鹿之場,慘慘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為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有徵矣恭帝年在幼沖遭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羣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歸旣鍾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屬笙鏞變響雖欲不遵堯舜之迹庸可得乎

隋恭紀下第十二　　北史十二

方洽周

列傳第一　　北史十二

后妃上

魏神元皇后竇氏

文帝皇后封氏

桓帝皇后祁氏

平文皇后王氏

昭成皇后慕容氏

獻明皇后賀氏

道武皇后慕容氏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

明元密皇后杜氏

太武皇后赫連氏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

文成元皇后李氏

獻文思皇后李氏

孝文貞皇后林氏

孝文廢皇后馮氏

孝文幽皇后馮氏
孝文昭皇后高氏
宣武順皇后于氏
宣武靈皇后胡氏
孝明皇后胡氏
孝武皇后高氏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
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
廢帝皇后宇文氏
恭帝皇后若干氏
孝靜皇后高氏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數焉魏晉相因時有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然自昭成之前未具言六宮之典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道武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為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太武追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不則不得立也

太武文成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孝文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內事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及齊神武文襄俱不登極正嫡稱妃其所嬖茹茹女稱為茹茹公主文襄娶魏朝公主故無別號兩宮自餘姬侍並稱娘而已文宣受禪後庭雖有夫人嬪御之稱然未具員數

孝昭內職甚少唯楊嬪才貌兼美後宮寵冠王母桑氏有德行並蒙恩禮其餘無聞焉河清新令內命婦依古制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又準漢制置昭儀有左右二人比丞相其弘德正德崇德為三夫人比三公光猷昭訓隆徽為上嬪比三卿宣徽凝暉宣明順華凝華光訓為下嬪比六卿正華令則脩訓曜儀明淑芳華敬婉昭華光正昭寧貞範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靜訓曜德廣訓暉範敬訓芳猷婉華明範豔儀暉則敬信為二十七世婦比從三品穆光茂德貞懿曜光貞凝光範令儀內範穆閨婉德明婉豔婉妙範暉範敬茂靜肅瓊樹美

慎儀婉儀明豔崇明麗則婉則以承彰脩閑脩靜弘慎豔光
脩容徽淑秀儀芳婉貞慎明豔貞穆脩範肅容茂儀英淑
弘豔正信凝婉英範懷順脩媛良則瑤章訓成潤儀寧訓
淑懿柔則穆儀脩禮昭慎貞媛肅閨敬順柔華昭順敬寧
明訓弘儀崇敬脩敬承閑昭容麗儀閑華思柔媛光懷德
良媛淑猗茂範良信豔華徽娥肅儀妙則為八十一御女
比正四品武成好內並具其員自外又置才人采女以為
散號後主既立二后昭儀以下皆倍其數又置左右娥英
比左右丞相降昭儀比二大夫又置淑妃一人比相國
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文帝創基脩袵席從儉約武皇

嗣歷即情欲於矯枉宮闈有貫魚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
可謂得君人之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
采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厮皁榮之所及無隔險詖於是
升蘭殿以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
青紫緣恩倖而擁玉帛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
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所以政喪宗社而文帝之祀
忽諸特由於此隋文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當室傍
無私寵婦官位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官之式略依
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
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功絲枲視正七

品又采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
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閤稟賜管司令三人掌
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玩二曰尚儀掌
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
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
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
醫三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樽彝器皿五曰尚寢掌
帷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
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
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

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
闈懷嫉妒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
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
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
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以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
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醼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
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為三夫人品正第
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為九
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
員品正第四是為世婦寶林二十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

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為女御總一百二十以敘於宴寢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以下時又增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啓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門閤管籥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巾櫛玩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醞掌酒醴醯醢司藥掌醫巫藥劑司饎掌廩餼柴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輿輦傘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御種植蔬菜瓜

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史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以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魏神元皇后竇氏沒鹿回部大人賓之女也賓臨終誡其二子速侯回題令善事帝及賓卒速侯等欲因帝會喪為變語泄帝聞之晨起以佩刀殺后馳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來赴因執殺之

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桓帝立乃葬焉文成初穿天泉池獲一石銘稱桓帝葬母氏遠近赴會二十餘萬有司以聞命藏之太廟次妃蘭氏生思帝

桓皇后惟氏生三子長曰普根次惠帝次煬帝平文崩后攝國事時人謂之曰女國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為也

平文皇后王氏廣寧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帝子后匿帝於袴中呪曰若天祚未終者汝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昭成初欲定都於灅源川築城郭起宮室議不決后聞之曰國自上世遷徙為業今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

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動乃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也崩葬雲中金陵道武即位配饗太廟

昭成皇后慕容氏慕容皝之女也初帝納皝妹為妃未幾而崩皝後請繼好遣大人長孫秩逆后皝送于境上后至有寵生獻明帝及秦明王后性聰敏多智專理內事每事多從初昭成遣衛辰兄悉勿祈還部落也后誡之曰汝還必深防衛辰辰姦猾終當滅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為衛辰所殺卒如后言建國二十三年崩道武即位配饗太廟

獻明皇后賀氏東部大人野干女也少以容儀選入東宮

生道武苻洛之內侮也后與道武及故臣吏避難北徙俄而高車來抄掠后乘車與賊而南中路失道乃仰天曰國家胤冑豈正爾絕滅也惟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个山南而免難後劉顯使人將害帝帝姑為顯弟亢埿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來告難后乃令帝去之后夜飲顯醉向晨故驚廐中羣馬使起視馬后泣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失汝等誰殺之故顯使不急追道武得至賀蘭部羣情未甚歸附后從弟外朝大人悅舉部隨從供奉盡禮顯怒將害后后奔亢埿家匿神車中三日亢埿舉室請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亡歸後后弟染干忌道武之得人心舉兵圍逼行宮后出謂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染干慙而去後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觚不反憂念寢疾皇始元年崩祔葬于盛樂金陵後追加尊謚配饗焉

道武皇后慕容氏寶之季女也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左丞相衛王儀等奏請立皇后帝從儀令后鑄金人成乃立之封后母孟為漂陽君後崩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劉眷女也登國初納為夫人生華陰公主後生明元后專理內事寵待有加以鑄金人不成故不登后位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道武末年后以舊法薨明元即位追尊謚位配饗太廟自此後宮人為帝母皆正配饗焉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興女西平長公主也明元以后納之後為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寵禮如后是後猶欲正位后謙不當泰常五年薨帝追恨之贈皇后璽綬而加謚焉葬雲中金陵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有寵生太武及明元即位拜貴嬪泰常五年薨謚曰密貴嬪葬雲中金陵太武即位追尊號謚配饗太廟又立廟于鄴刺史四時薦祀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復其調役後甘露降于廟庭文成時相州刺史高閭表脩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先是太武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進退以禮明元命為太武保母性仁慈帝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即位尊為皇太后封其弟漏頭為遼東王太后訓釐內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過帝征涼州蠕蠕吳提入寇太后命諸將擊走之真君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太保盧魯元監護喪事謚曰惠葬崞山從后意也

初后嘗登尊山顧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愛人若
死而不滅必不爲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
從園陵此山之上可以終託故葬焉別立后寢廟於崞山
建碑頌德
太武皇后赫連氏屈丐女也太武平統万納后及二妹俱
爲貴人後立爲皇后文成初崩祔葬金陵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代人也初爲夫人生景穆神䴥元年
薨追贈貴嬪葬雲中金陵後追加號謚配饗太廟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河東王毗妹也少以才選入東宮
有寵生文成皇帝而薨文成即位追尊號謚葬雲中金陵
配饗太廟又文成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因事入宮乳帝有
劬勞保護之功文成即位尊爲保太后尋尊爲皇太后告
祭郊廟和平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謚曰昭葬於廣寧
磨笄山俗謂之鳴雞山太后遺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別立
寢廟置守陵二百家樹碑頌德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
西城郡公母樂浪王氏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
誅后遂入宮太武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
年十四文成踐極以選爲貴人後立爲皇后文成崩故事
國有大喪三日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宮皆號

泣而臨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蘇獻文即位
尊爲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獻文年十二居於諒闇太后
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及孝文生太后躬親撫養是
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弈獻文因事誅之
太后不得意遂害帝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
政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孝
文詔罷鷹師曹以其地爲太后立報德佛寺太后與孝文
遊于方山顧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群臣曰舜葬蒼梧二
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爲貴哉吾百歲後神其安此
孝文乃詔有司營建壽陵於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將終爲
清廟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頌太后功德
太后以帝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
八篇文多不載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又立思燕佛圖
於龍城皆刊石立碑太后又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
緦麻皆受復除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宰人上
膳案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太后嘗以體
不安服菴閭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蝘蜓在焉后舉匕得之
帝時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自太后臨朝專
政孝文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
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殺戮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帝者

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杞道德、王遇、張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閹，歲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臥內，數年便為宰輔，賞賚以巨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詔。李沖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密加錫賚，不可勝數。后性嚴明，假有寵待，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愆，動加捶楚，多至百餘，少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是以人人懷於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太后曾與孝文幸靈泉池，燕羣臣及蕃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為其方舞。孝文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人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輿馬；每

至褒美叡等，皆引丕等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議己，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后之崩，孝文不知所生。至如李訢、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冤之。十四年，崩於太和殿，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于太華殿。帝酌飲不入口五日，毀慕過禮。謚曰文明太皇太后，葬于永固陵。日中而反，虞於鑒玄殿。詔曰：尊旨從儉，不申罔極之痛；稱情允禮，仰損儉訓之德。進退思惟，倍用崩感。又山陵之節，亦有成命：內則方丈，外裁掩坎，脫於孝子之心有所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步。今以陵萬世所仰，復廣為六十步。孤負遺旨，益以痛絕。其幽房

大小栝槨，質約不設明器。至於素帳、縵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令，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達者或以致怪。梓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是以一一奉遵，仰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不從，以盡痛慕之情。其宣示遠近，著告羣司，上明儉誨之美，下彰違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衰，近臣從服，三司以下外臣衰服者，變服就練，七品以下盡除即吉。設祔祭於太和殿，公卿以下始親公事。帝毀瘠，絕酒肉，不御內者三年。初，帝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豫營壽宮，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為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堂云。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頓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太武南征，永昌王仁出壽春，軍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祖登白樓望見，美之，乃下臺，后得幸於齋庫中，遂有娠。常太后後問后，知之，持守庫者亦私書於壁記之，別加驗問，皆符同。及生獻文，拜貴人。大安二年，太后令依故事，令后具條記在南兄弟及引所結宗兄洪之，悉以付託。臨決，每一稱兄弟，拊胸慟泣，遂薨。後謚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饗太廟。

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也。姿德婉

淑年十八以選入東宮獻文即位為夫人生孝文帝皇興三年薨葬金陵承明元年追崇號謚配饗太廟

孝文貞皇后林氏平涼人也父勝位平涼太守叔父金閭起自閹官獻文初為定州刺史為乙渾所誅及勝兄弟皆死勝無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麗得幸於孝文生皇子恂以恂將為儲貳太和七年后依舊制薨帝仁恕不欲襲前事而禀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謚曰貞皇后葬金陵及恂以罪賜死有司奏追廢后為庶人

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孝文既終喪太尉元丕等表以長秋未建六宮無主請正內位孝文從之立后為皇后恩遇甚厚孝文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待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妬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為內主譖構百端尋廢后為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為練行尼後終於瑤光佛寺

孝文幽皇后亦馮熙女母曰常氏本微賤得幸於熙熙元妃公主薨後遂主家事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見愛幸未幾疾病太后乃遣還家為尼帝猶留念焉歲餘而太后崩帝服終頗存訪之又聞后素疹痊

除遣閹官雙三念璽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至寵愛過本初當夕宮人稀復進見拜為左昭儀後立為皇后帝頻歲南征后遂與中官高菩薩私亂及帝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恣中常侍雙蒙等為其心腹是時彭城公主宋王劉昶子婦也年少嫠居北平公馮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於孝文孝文許之公主志不願后欲強之婚有日矣公主密與侍婢及僮從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懸瓠奉謁孝文自陳本意因言后與菩薩亂狀帝聞而駭愕未之信而祕匿之此後后漸憂懼與母常氏求託女巫禱厭孝文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命者賞報不貲又取三牲宮中妖祠假言祈福專為左道母常或自詣宮中或遣侍婢與相報答帝至洛執問菩薩雙蒙等具得情狀帝以疾臥含溫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搜衣中稱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一丈餘孝文令菩薩等陳狀又讓后曰汝有妖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啟孝文敕中常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衛直刀拄之后猶不言孝文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再三呼整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高祖乃喚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便他人但入勿避又曰此老嫗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

所難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逐且使在宮中坐有心
乃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帝[illegible]須以文明太
后故未行廢二王出乃賜后辭死訣再拜稽首[illegible]及入
宮後帝命中官有問於后后罵曰我天子婦當面[illegible]令
汝傳也帝怒刺后母常氏入示與后狀常撻之百餘乃止帝
尋南伐后留京師雖以罪失寵而夫人嬪[illegible]之如法唯
令世宗在東宮無朝謁之事帝疾[illegible]彭城王勰曰後宮
久乖陰德自絕於天若不死後可賜自盡別宮葬以后禮庶
掩馮門之大[illegible]帝崩梓宮達魯陽乃行遺詔北海王詳奉
宣遺旨長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
豈有此也是諸王輩殺我耳整等執持強之乃含椒而
盡梓宮次洛南咸陽王禧等知審死相視曰若無遺詔我
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
也諡曰幽皇后葬長陵塋內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颺母蓋氏凡四
男三女皆生於東裔孝文初乃舉室西歸達龍城鎮鎮表
后德色婉豔及至文明太后親幸北部曹見后奇之入掖
庭時年十三初后幼曾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窗中照之
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怪之以
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illegible]
入掖猶如上天子況日照之徵此女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
象也後生宣武及廣平王懷次長樂公主馮昭儀寵盛密有
毋養帝心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
所賊也宣武之為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愛有
加孝文出征宣武入朝必久留后宮親視櫛沐母道隆備
其後有司奏請加號諡曰文昭貴人孝文從之宣武踐阼
追尊配饗后先葬在長陵東南陵制卑局因就起山陵號
終寧陵置邑戶五百家明帝時更上尊號太后以同漢晉
之典正姑婦之禮廟號如舊文昭遷靈櫬於長陵兆內西
北六十步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宮上獲大蛇長丈餘黑
色頭有王字蟄而不動靈櫬既遷[illegible]

宣武順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勁之女也宣武始親政事烈
時為領軍總心膂之任以嬪御未備左右諷諭稱后有容
德帝乃迎入為貴人時年十四甚見寵愛立為皇后后靜
默寬容性不妒忌生皇子昌三歲夭沒其後暴崩宮禁事祕
莫能知其[illegible]歸咎于高夫人葬永泰陵諡曰順皇后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宣武納為貴嬪生
皇子昌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後拜為皇后甚見禮重性妒忌
宮人希得進御及明帝即位上尊號曰皇太后尋為尼居
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入宮中建德公主始五六歲靈太后

出覲母武邑君時天文有變靈太后欲以后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冤之喪還瑤光佛寺殯葬皆以尼禮初孝文幽后之寵也欲專其愛後宮接御多見阻遏孝文時言於近臣稱婦人妒防雖王者亦不能免況士庶乎宣武甚高后悍忌嬪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位二十餘年皇子全育者唯明帝而已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為天地母生勿過三人知也后姑為尼頗能講道宣武初入講禁中積歲諷左右后有姿行帝聞之乃召入掖庭為充華世婦而椒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謂夫人等言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也明帝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為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不辭既誕明帝進為充華嬪先是宣武頻喪皇子自以年長深加慎護為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皆莫得而撫視焉及明帝踐阼尊后為皇太妃後尊為皇太后臨朝聽政猶稱殿下後改令稱詔群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太后以明帝沖幼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與君交

獻之義代行祭禮訪尋禮官博士以為不可而太后欲以幃幔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據漢和熹鄧后薦祭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初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為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敕造申訟車時御焉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宮西北入自千秋門以納冤訟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明帝幸華林園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明帝詩曰恭己無為賴慈英王公以下賜帛有差太后父薨百寮表請公除太后不許尋幸永寧寺親建剎於九級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數萬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令明帝主事乃自為喪主出至終寧陵親奠遣事還哭於太極殿至於訖事皆自主焉後幸嵩高山夫人九嬪公主以下從者數百人升于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例尋幸闕口溫水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敕示文武時太后逼幸清河王懌淫亂肆情為天下所惡領軍元叉長秋卿劉騰等奉明帝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宮於禁中殺懌其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叉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徙

邊車渠等死胡氏多免黜後明帝朝太后於西林園文武侍臣飲至日夕叉乃起至太后前自陳外云太后欲害己及騰太后答云無此語遂至于極歡太后乃起執明帝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與帝向東北小閤左衛將軍奚康生謀殺叉不果自劉騰死叉又寬怠太后與明帝及高陽王雍爲計解叉領軍太后復臨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疏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惏鄭儼汙亂宮掖勢傾海內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爲四方之所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僧敬又因聚集親族遂涕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內豈宜輕脫如此太后大怒自是不召僧敬內爲朋黨防蔽耳目明帝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蜜多道人能胡語帝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於城南大巷中殺之方懸賞募賊又於禁中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並帝所親也母子之閒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因潘嬪生女妄言皇子便大赦改爲武泰元年復陰行鴆毒其年二月明帝暴崩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即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實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三歲天下愕然及尒朱榮舉兵度河太后盡

召明帝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並沈於河太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佛寺出帝時始葬以后禮而追加謚曰靈

孝明皇后胡氏靈太后從兄冀州刺史盛之女也靈太后欲榮重門族故立爲皇后明帝頗有酒德專嬖充華潘氏后及嬪御並無過寵太后爲帝選納抑屈人流時博陵崔孝芬范陽盧道約隴西李瓚等女俱爲世婦諸人訴訟咸見忿責武泰初后既入道遂居於瑤光寺

孝武皇后高氏神武長女也帝既立乃納爲后及帝西入關中降爲彭城王韶妃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世爲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涼州平后之高祖莫瓌擁部落入附拜定州刺史封西平公自莫瓌後三世尚公主女乃多爲王妃甚見貴重父瑗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母淮陽長公主孝文之第四女也后美容儀少言笑年數歲父母異之指示諸親曰生女何妨也若此者實勝男年十六文帝納爲妃及帝即位以大統元年冊爲皇后后性好節儉蔬食故衣珠玉羅綺絕於服玩又仁恕不爲嫉妬之心帝益重之生男女十二人多早夭唯太子及武都王戊存焉時新都

關中務欲東討蠕蠕寇邊未遑北伐故帝結婚以撫之於
是更納悼后命后遜居別宮出家為尼悼后猶懷猜忌復徙
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雖限大計恩好不
忘後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然事祕禁外無知者六年春
蠕蠕舉國度河前驅已過夏州時言為悼后之故興此
役帝曰豈有百萬之衆為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
亦何顏以見將帥邪乃遣中常侍曹寵齎手敕令后自盡
后奉敕揮淚謂寵曰願至尊享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
也因命武都王前與之決遺語皇太子辭皆悽愴因慟哭
久之侍御咸垂涕失聲莫能仰視召僧設供令侍婢數十

人出家手為落髮事畢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一
鑿麥積崖為龕而葬神柩將入有二叢雲先入龕中頃之
一滅一出後號寂陵及文帝山陵畢手書云萬歲後欲令
后配饗公卿乃議追謚曰文皇后祔於太廟廢帝時合葬
於永陵

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蠕蠕主阿那瓌之長女也容貌端
嚴夙有成智大統初蠕蠕屢犯北邊文帝乃與約通好結
婚扶風王孚受使奉迎蠕蠕俗以東為貴后之來營幕戶
席一皆東向車七百乘馬萬匹駝千頭到黑鹽池魏朝鹵
簿文物始至孚奏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故蠕蠕女也

魏仗向南我自東面孚無以辭四年正月至京師立為
后時年十四六年后懷孕將產居於瑤華殿聞上有狗吠
聲心甚惡之又見婦人盛飾來至后所后謂左右此為何
人醫巫傍侍悉無見者時以為文后之靈產訖而崩年十
六葬於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當會橫橋北后梓宮先
至鹿苑帝輼輬後來將就次所軌折不進

廢帝皇后宇文氏周文帝女也后初產之日有雲氣滿室
芬氳久之幼有風神好陳列女圖置之左右周文曰每見
此女良慰人意廢帝之為太子納為妃及即位立為皇后
志操明秀帝深重之事無後宮不置嬪御帝廢崩后亦
以忠於魏室見禍

恭帝皇后若干氏司空長樂武公惠之女也有容色恭帝
納之為妃及即位立為皇后後出家為尼在佛寺竟無謚

孝靜皇后高氏齊神武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詔娉以為
皇后神武前後固辭帝不許興和初詔司徒孫騰司空襄
城王昶等奉玉帛致禮以后駕迎於晉陽之丞相第五月立
為皇后大寧中齊受禪降為中山王妃後降于尚書左僕射
楊遵彥

列傳第一　　北史十三

方洽　周益　周之覓　孫　校正

列傳第二　　北史十四

后妃下

齊武明皇后婁氏
蠕蠕公主郁久閭氏
彭城太妃尒朱氏 小尒朱氏
上黨太妃韓氏
馮翊太妃鄭氏
高陽太妃游氏 馮娘 李娘
文襄敬皇后元氏 琅邪公主
文宣皇后李氏 段昭儀 薛嬪 王嬪
孝昭皇后元氏
武成皇后胡氏
弘德李夫人
後主皇后斛律氏
後主皇后胡氏
後主皇后穆氏
馮淑妃
周文皇后元氏
文宣皇后叱奴氏
孝閔皇后獨孤氏
明皇后獨孤氏
武皇后阿史那氏
武皇后李氏
宣皇后楊氏
宣皇后朱氏
宣皇后陳氏
宣皇后元氏
宣皇后尉遲氏
靜皇后司馬氏
隋文獻皇后獨孤氏
宣華夫人陳氏
容華夫人蔡氏
煬愍皇后蕭氏

齊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内干之女也少明悟强族多娉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役驚曰此眞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娉己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及拜勃海王妃閫闈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

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為神武聞之嗟嘆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獺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蠕蠕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己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為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文襄嗣位進為太妃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為

皇太后宮曰宣訓濟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受遺詔輔政疏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下令廢立孝昭即位復為皇太后孝昭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寧二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用巫媼言改姓石氏四月辛丑崩於北宮時年六十二五月甲申合葬義平陵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

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於昆季次第九蓋其徵驗也

蠕蠕公主者蠕蠕主郁久閭阿那瓌女也蠕蠕強盛與西魏通和欲連兵東伐神武病之令杜弼使蠕蠕為世子求婚阿那瓌曰高王自娶則可神武猶豫尉景與武明皇后及文襄並勸請乃從之武定三年使慕容儼往娉之號曰蠕蠕公主八月神武迎於下館阿那瓌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且報聘仍戒曰待見外孫然後返國公主性嚴毅一生不肯華言神武嘗有病不得往公主所禿突佳怨恚神武自射堂輿疾就公主其見將護如此神武崩文襄從蠕

蠕國法烝公主產一女焉

彭城太妃尔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為別室敬重踰於婁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還尔朱氏迎於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烏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後為尼神武為起佛寺天保初為太妃及文宣狂酒將無禮於太妃太妃不從遂遇禍小尔朱者兆之女也初為建明皇后神武納之生任城王未幾與趙郡公琛私通徙於定州後適范陽盧景璋

上黨太妃韓氏軌之妹也神武微時欲娉之軌母不許及

武賁韓氏夫已死乃納之

馮翊太妃鄭氏名大車嚴祖妹也初爲魏廣平王妃遷鄴後神武納之寵冠後庭生馮翊王潤神武之征劉蠡升文襄蒸於大車神武還一婢告之二婢爲證神武杖文襄一百而幽之武明后亦見隔絕時彭城尒朱太妃有寵生王子浟神武將有廢立意文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來朝偽爲不知者請武明后神武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姦子如妾如此事正可覆蓋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母家財奉王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給看瘡後避葛賊同走并州貧困然馬矢自作靴恩義何可忘夫婦相宜女

配至尊男承大業又婁領軍勳何宜搖動一女子如草芥況婢言不必信神武因使子如鞫之子如見文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威自誣因告二婢反辭脅告者自縊乃啓神武曰果虛言神武大悅召后及文襄武明后遙見神武一步一叩頭文襄且拜且進父子夫妻相泣乃如初神武乃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馬子如賜之黃金百三十斤文襄贈良馬五十疋

高陽太妃游氏父京之爲相州長史神武克鄴欲納之京之不許遂牽威取之京之羞死游氏於諸太妃中最有德訓諸王公主婚嫁常令主之馮娘清[illegible]子[illegible]妹也初爲魏任城王妃適尒朱世隆神武納之生浮陽公主李娘若是從妹也初爲魏城陽王妃又王娘生永安王浚穆娘生陽平王淹並早卒不爲太妃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姊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爲世子三日而孝靜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匹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生兩公主文宣受禪尊爲文襄皇后居靜德宮及天保六年文宣漸致昏狂乃移居於高陽之宅而取其府庫曰吾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其高氏女婦無親疏皆使左右亂交之於前以葛爲絙令魏安德主騎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

人苦辱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群下武平中后崩祔葬義平陵琅邪公主名玉儀魏高陽王斌庶生妹也初不見齒爲孫騰妓騰又放棄文襄遇諸途悅而納之遂被殊寵奏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爲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暹必當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此爲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体佞乃体過於吾玉儀同產姊靜儀先適黃門郎

崔括文襄亦幸之皆封公主括父子由是超授賞賜甚厚
焉
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為
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
可為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固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
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勳貴之援帝
竟不從而立后焉帝好捶撻嬪御乃至有殺戮者唯后獨
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為可賀敦皇后孝昭即位降居昭信
宮號昭信皇后武成踐阼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
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

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慚由是生女不舉
帝橫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築殺紹德
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撾撻之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
淋漉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尼寺后性愛佛
法因此為尼齊亡入關隋時得還趙郡段昭儀韶妹也婚
夕韶妻元氏為俗弄女壻法戲文宣文宣銜之後因發怒
謂韶曰我會殺爾婦元氏懼匿婁太后家終文宣世不敢
出昭儀才色兼美禮遇殆同正嫡後主時改適錄尚書唐
邕王嬪者琅邪人也嬪姊先適崔修文宣並幸之數數降
其大家超用修為尚書郎薛嬪者本倡家女也年十四五

時為清河王岳所好其父求內宮中大被寵其姊亦俱
進御文宣後知先與岳通又為其父乞司徒公帝大怒先
鋸殺其姊薛嬪當時有娠遣屍亦從戮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初為常山王妃天保末賜
姓步六孤孝昭即位立為皇后帝崩從梓宮之鄴始度汾
橋武成聞后有奇藥追索之不得使閹人就車頓辱隋居
順成宮武成既殺樂陵王元被閉隔不得與家相知宮闈
內忽有飛語帝令檢推得后父兄書信元蠻由是坐免官
后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帝作相放還山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

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選
為長廣王妃產後主日有鴞鳴於產帳上武成崩尊為皇
太后陸媼及和士開密謀殺趙郡王叡出婁定遠高文遙
為刺史和陸諂事太后無所不至初武成時后與諸閹人
褻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此與后姦通自武
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
又挂寶裝胡牀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
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以獻為昭玄統僧徒
遙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為太上者帝聞太后不謹
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

晏獻事亦發皆伏法并殺元山王三人皆太后之所昵
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卒遇大風舍人魏僧
伽明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急彎弓
纏矟馳入南城令鄧長顒幽太后北宮仍有敕內外諸親
一不得與太后相見久之帝迎復太后太后初聞使者至
大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
作述行賦敘鄭莊公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
為愧齊亡入周恣行姦穢開皇中殂

弘德夫人李氏趙郡李叔讓女也初為魏靜帝嬪武成納
為生南陽王仁盛為太妃姊為南安王思妃坐夫反以嬪

死太妃聞之發狂而薨文宣王嬪及中人盧勤叉妹武成
並以為嬪武成崩後胡后令二嬪自殺二嬪悲哭後主為
之惻愴私遣衣物令出外避焉盧養淮南王後為太妃又
有馬嬪亦得幸為后所妬自縊死彭樂任祥並有女因坐
父兄事皆入宮為文宣所幸武成以彭為夫人養齊安王
任生丹楊王並為太妃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為皇太子妃後主
受禪立為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悅光詐稱生男
為之大赦光誅后廢在別宮後令為尼齊滅嫁為開府元
仁妻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深
以為愧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立
為弘德夫人進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媼欲以穆
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孝徵請立胡昭儀遂登為皇后陸
媼既非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其後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
何物親姪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曰不可道固問
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喚
后出立剃其髮送令還家帝思之每致詩以通意後與斛
律后俱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後亦改嫁云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

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
云后即欽道女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妬黥輕霄
面頰為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宮內
稱為舍利太監女侍中陸太姬知其寵養以為女薦為弘
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於時後主未有儲嗣陸
陰結待以監撫之任不可無主時皇后斛律氏丞相光之
女也慮其懷恨先令母養之立為皇太子陸以國姓之重
穆陸相對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
立為皇后大赦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
璽以獻文曰天王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為穆后

之瑣為式成為胡后造真珠裙袴所費不可稱計被火燒後主既立穆皇后復為營之屬周武遭太后喪詔侍中薛孤康買等為弔使又遣商胡齎錦綵三萬疋與弔使同往欲市真珠為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然而竟造焉

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酌陸息騎提婆詔改姓為穆陸大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既以陸為母提婆為家更不採輕霄輕霄自療面欲求見為太姬所遮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命淑妃處隆基堂淑妃惡曹昭儀所常居也悉令反換其地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為後主名緯殺圍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沒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弩矢及橋故抽攻城木造遠橋監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罰帝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

即令使馳取褘翟等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卻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戍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帝奔鄴太后後至帝不出迎淑妃將至鑾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復以淑妃奔青州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弦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弦達妃為淑妃所譖幾致於死隋文帝將賜達妃兄李詢令著布裙配舂詢母逼令自殺後主以李祖欽女為左昭儀進為左娥英裴長氏為右娥英娥英者兼取舜妃娥皇女英名楊休之所制樂人曹僧奴進二女大者忤旨剝面皮少者彈琵琶為昭儀以僧奴為日南王僧奴死後又貴其兄弟妙達等二人同日皆為郡王為昭儀別起隆基堂極為綺麗陸媼誣以左道遂殺之又有董昭儀毛夫人彭夫人王夫人小王夫人二李夫人皆嬖寵之毛能彈箏本和士開薦入帝所幸彭夫人亦音妓進死於晉陽造佛寺與擲持捐埒一李是隸戶女以五弦進一李即李貞之女也小王生一男諸閹人在傍皆蒙賜給毛兒思安翻登武衛董要賢義為作軍主田

儀亦超登開府自餘姻戚多至大官

周文皇后元氏魏孝武之妹也初封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后無禮帝殺歡改封后為馮翊公主以配周文帝生孝閔帝魏大統十七年薨恭帝三年十二月合葬成陵孝閔踐阼追尊為王后武成初又追尊為皇后

文宣皇后叱奴氏代人也周文帝為丞相納為姬生武帝天和二年六月尊為皇太后建德三年三月崩五月葬永固陵

孝閔皇后元氏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也初封晉安公主帝之為略陽公也尚焉及踐阼立為王后帝被廢后出俗為尼建德初武帝誅晉公護上帝尊號以后為孝閔帝皇后居崇義宮隋革命后出居里第大業十二年殂

明敬皇后獨孤氏太保衛公信之長女也帝之在藩納為夫人二年正月立為王后四月崩葬昭陵武成初追崇為皇后明帝崩與后合葬焉

武成皇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也突厥滅蠕蠕後盡有塞表之地志陵中夏周文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為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武帝即位前後累遣使焉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公純許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一百二十人至俟斤牙所迎后俟斤又許齊婚將有異志純等累請不得及命會雷風大起飄壞其穹廬俟斤大懼以為天譴乃禮送后純等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至武帝行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容止帝深敬禮焉宣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為天元皇太后二年二月又尊曰天元上皇太后宣帝崩靜帝尊為太皇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詔有司備禮祔葬后於孝陵

武皇后李氏名娥姿楚人也于謹平江陵后家被籍沒至長安周文以后賜武帝後得親幸生宣帝宣政元年七月尊為帝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為天元帝太后七月又尊為天皇太后二年二月尊為天元聖皇太后宣帝崩靜帝尊為太帝太后隋開皇元年三月出俗為尼改名常悲八年殂以尼禮葬于京城南

宣皇后楊氏名麗華隋文帝之長女也帝在東宮武帝為帝納后為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為皇后帝後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為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為四皇后二年二月詔取象四星於是后及三皇后並加大焉冊授后為天元大皇后又立天中大皇后與后為五皇后焉后性柔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

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自引決后母獨孤
氏聞之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靜帝尊后為
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隋文帝入禁中侍疾及
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隋文帝受遺輔政后初雖不
預謀然以嗣主幼沖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己聞昉譯已行
此詔心甚悅後知隋文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
逾甚隋文內甚愧之開皇初封后為樂平公主後又議奪
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從煬帝幸張掖殂於河西
詔還京師同備禮祔葬后於定陵

宣帝后朱氏名滿月吳人也其家坐事沒入東宮宣帝之
為太子后被選掌衣服帝召幸之遂生靜帝大象元年四
月立為天元帝后七月改為天皇后二年二月又改為天
大皇后后本非良家子又年長於帝十餘歲疏賤無寵以
靜帝故特尊崇之班亞楊皇后焉宣帝崩靜帝尊后為帝
太后隋開皇元年二月出俗為尼改名法淨六年殂以尼
禮葬于京城西

宣帝后陳氏名月儀自云潁川人大將軍山提之第八女
也大象元年六月以選入宮拜為德妃月餘日立為天左
皇后二年二月改為天左大皇后二月又詔以坤儀比德
土數惟五四大皇后外增置天中大皇后一人於是以后
為天中大皇后帝崩后出俗為尼改名華光后父永徽初終
父山提本尒朱兆之隸仕齊位特進開府東兖州刺史謝
陽王武帝平齊拜大將軍封淅陽公大象元年以后父超
授上柱國進鄅國公除大宗伯

宣帝皇后元氏名樂尚河南洛陽人開府晟之第二女也
年十五被選入宮拜貴妃大象元年七月立為天右皇后
二年二月改為天右大皇后帝崩后出家為尼改名華勝
初后與陳皇后同時被選入宮俱拜為妃及升后又同日
受冊帝寵遇二后禮數均等年齒復同特相親愛及為尼
後與朱及尉遲后並相繼殞歿而二后貞觀中尚存后父
晟少以元氏宗室拜開府大象元年七月以后父進位上
柱國封翼國公

宣帝皇后尉遲氏名熾繁蜀公迥之孫女也有美色初適
杞公亮子西陽公溫以宗婦例入朝帝逼幸之及亮謀逆
帝誅溫追后入宮拜長貴妃大象二年三月立為天左大
皇后帝崩后出俗為尼改名華道隋開皇十五年殂

靜帝司馬皇后名令姬柱國滎陽公消難之女也大象元
年二月宣帝傳位於帝七月為帝納后為皇后二年九月
隋文帝以后父奔陳廢后為庶人後嫁為隋司州刺史李
丹妻貞觀初猶存

隋文獻皇后獨孤氏諱伽羅河南洛陽人周大司馬衞公
信之女也信見文帝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帝與
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姊爲周明帝后長女爲周宣帝
后貴戚之盛莫與爲比而后每謙卑自守及周宣帝崩隋
文居禁中摠百揆后使李圓通謂文帝曰騎獸之勢必不
得下勉之及帝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
珠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摠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
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
而畢賀文帝甚寵憚之帝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
閤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帝

退朝而同反宴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
卿有父母者每爲致禮焉有司奏曰周禮百官之妻命於
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
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
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后姊子
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
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異母弟陁以猫鬼巫蠱呪詛於后
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陁若蠹政害民者不敢
言今坐爲妾身請其命陁於是減死一等后雅性儉約帝
嘗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

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上以后不好華麗時齊
七寶車及鏡臺絕巧麗使毀車而以鏡臺賜后后雅好讀
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宮中稱爲二聖嘗夢周
阿史那后言受罪辛苦求營功德明日言之上爲立寺追
福焉后兄女夫死於并州后嫂以女有娠請不赴葬后曰
婦人事夫何容不往其姑在且自誌之姑不許女遂行后
頗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妬忌後宮莫
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於仁壽宮見而
悅之因得幸后伺帝聽朝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
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扣馬諫

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
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方還宮后俟上於閤
內及帝至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
意頗折初后以高熲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
己爲一婦人因以銜恨又以熲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
之漸加譖毀帝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
妾孕者必勸帝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
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帝黜高熲竟廢太子立晉王
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日暈四重己巳太白
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九葬於太陵其後

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帝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爲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煬帝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內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主斷內事六宮莫與爲比及帝大漸遺詔拜爲宣華夫人初帝寢疾於仁壽宮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

泣以實對帝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述等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閤爲敕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就別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煬帝即位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楊人也陳滅以選入宮爲世婦容儀婉嫕帝甚悅之以文獻后故希得進幸后崩後漸見寵遇拜爲貴人參斷宮掖亞於陳氏帝寢疾加號容華夫人帝崩後亦爲煬帝所烝

煬帝愍皇后蕭氏梁明帝巋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養之未幾岌及夫妻俱死轉養舅張軻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爲晉王文帝爲選妃於梁卜諸女皆不吉巋乃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遂冊爲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

占候文帝大善之煬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立爲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措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帚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廼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雖自強而不息亮愚蒙之所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實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廼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競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遺於簪屨戚懷於履之餘因求故劍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眄謀非

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胷襟而未識况沐浴於恩光
內慚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於
啓處將有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
高而必危每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沖謐
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且願安乎
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崇麗蓋吾
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
明善惡之由己蕩囂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綜箴誡以
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
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爲善之可歸

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
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
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蓋寡
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及帝幸江
都臣下離貳有宮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
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汝宜言乃斬之後宮人復白
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去
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
宇文化及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竇建德建德妻
曹氏妬悍煬帝妃嬪美人並使出家并后置於武强縣是

時突厥處羅可汗方彊其可賀敦即隋義城公主也遣使
迎后建德不敢留遂攜其孫正道及諸女入於虜庭大唐
貞觀四年破突厥皆以禮致之歸于京師賜宅於興道里
二十一年殂詔以皇后禮於揚州合葬於煬帝陵謚曰愍
論曰男女正位人倫大綱三代已還逮於漢晉何嘗不敗
於嬌詖而興於聖淑至如后稷肇基二妃神元生自天女
克昌來葉異世同符魏諸后婦人之識無足論者文明邪
險幸不隊國靈后淫恣卒亡天下傾城之誡其在茲乎乙
后迫於畏逼有足傷矣昔鉤弋年少子幼漢武所以行權
魏世遂爲常制子貴而其母必死矯枉之義不亦過乎孝

文終革其失良有以也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溫
公之敗邦家馮妃比跡褒后然則汙隆之義蓋有係焉其
餘作嬪爲貴外平內著雖醫鑒之近代於齊爲甚周氏自文
皇逮乎宣帝年踰一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辰皆事殊權
宜之日乃棄同即異以夷亂華汨婚姻之序求豺狼之
外利既而報者倦矣施者無猒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
仇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于時武皇雖受制於人未親庶
政而謀士韞奇直臣鉗口過矣哉而歷觀前載以外戚而
居宰輔者多矣而傾漢室者王族喪周家者楊氏何滅亡
之禍若合契焉隋文取鑒於已遠大革前失故母后之家

不罹禍敗獨孤羅辰擁衞全衆於壽之前賀蘭染干
不傾大業之後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克構其非虛之以
道其所致然乎

列傳第二　　北史十四

方治周芸周之冕孫梓材校正

列傳第三　　北史十五

魏諸宗室

上谷公紇羅　建德公嬰文　眞定侯陸
武陵侯因　長樂王壽樂
望都公頽
曲陽侯素延　順陽公郁　宜都王目辰
六脩
吉陽男比干　江夏公呂　高涼王孤
西河公敦　司徒石
武衞將軍謂　淮南侯大頭　河間公齊
扶風公處眞　文安公泥
安君
秦王翰
常山王遵　五世孫弁
陳留王虔　五世孫暉
毗陵王順
遼西公意烈
窟咄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道武，自獨孤如賀蘭部，與弟建勸賀蘭訥推道武為主。及道武即帝位，以援立功，與建同日賜爵為公。紇羅子題，賜爵襄城公，後進爵為王。擊慕容寶中流矢薨。帝以太醫令陰

親孫不襲爵以小子悉襲降爵為襄陽公卒贈襄城王神
元後又有建德公嬰文真定侯陸並仕太武時有功
武陵侯因長樂王壽樂並章帝之後也因從道武平中原
以功封曲逆侯太武時改爵武陵侯壽樂位選部尚書南安
王改封長樂王文成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伏
法
望都公頹昭帝之後也隨道武平中原賜爵望都侯太武
以頹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為公卒
曲陽侯素延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並桓帝之後也素延

以小統從道武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為刺史道武之圍中
山也并州守將封真等為逆素延斬之時道武意在柔撫
悅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
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時道
武留心黃老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雕飾素延
奢侈過度帝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郁少忠正亢直
文成時位殿中尚書賜爵順陽公文成崩乙渾專權郁
順德門入欲誅渾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後從謀反為
渾所誅獻文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目辰從文成即
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謀亂目辰順陽公
謀殺之事發目辰逃免獻文傳位有定策勳孝文即位進
爵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有罪伏法爵除
六脩穆帝長子也少兇悖穆帝五年遣六脩與輔相衛雄
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為後繼劉粲懼焚燒
而走殺傷甚衆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之赤穆
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為後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
六脩有驊騮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
脩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脩不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己
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為穆帝謁伏路左
及至乃是比延慚怒而去穆帝怒伐之帝軍不利六脩殺

比延帝改服微行人間有賤婦人識帝遂暴崩桓帝子普
根先守于外聞難來赴滅之
吉陽男比干江夏公呂並道武族弟也比干以司衛監討
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為南道都將戰沒呂以軍
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陪葬金
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
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如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立昭
成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可果宜立長君次
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

猶共推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爲質石季龍義而
從之昭成即王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薨子斤失職懷怨
構寔君爲逆死於長安道武時以孤勳高追封高涼王諡
曰神武斤子樂真頻有戰功後襲祖封明元初改封平陽
王薨子禮襲本爵高涼王薨諡懿王子那襲爵拜中都大
官驍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獻文即位追那功命子
紇紹封薨子大曹性忠直孝文時諸王非道武子孫者例
降爵爲公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高祖其樂勳著前朝改
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宣武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
恭謙好學爲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靜初在潁川聚衆應西
魏齊神武遣將討平之禮弟陵太武賜爵襄邑男進爵爲
子卒子瓌位柔玄鎮司馬瓌子鷙字孔雀孝文末以軍功
賜爵晉陽男武泰元年尒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時鷙與
榮共登高塚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永安初封華山王
莊帝既殺尒朱榮榮從子兆爲亂帝欲率諸軍親討而鷙與
兆陰通乃勸帝曰黃河萬仞寧可卒渡帝遂自安及兆入
殿鷙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皆由鷙焉孝靜初入
爲大司馬加侍中鷙容貌魁壯腰帶十圍有武藝木訥少
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閑暇暑月不解衣冠曾於侍中高岳
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鷙曰孔雀老武

官何因得王鷙答曰斬反人元顥以得之衆皆失色
鷙怡然如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子大
器襲爵後與元瑾謀害齊文襄見害孤孫度道武初賜爵
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子乙斤襲爵襄陽侯獻文崇舊齒
拜外都大官甚見優重卒子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
功賜爵文陵男卒子長生孝文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
伯長性滑稽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長以
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長酒雖拜飲而顏色
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
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
見者無不扼腕大笑宣武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長
以河橋船絙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爲
船路遂廣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爲岸橋闊
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
侍中雍州刺史卒諡曰莊長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尊
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長子子華字
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杲
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皆感悅境
內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
鄭子湛子華親友也湛侮焉遂即去之子華雖自悔厲

不能改在官不為矯潔之行凡有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鞫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未之任朱兆之入洛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楊王蕭贊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為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為中毒母甚憂懼子華遂掬吐盡噉之其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衞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令僕曰速可見殺何為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麤疏令我如此頭叩牀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賜死於門下外省子思字衆念性剛暴恆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為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為送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寺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為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啟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敕聽如其

所訴此迄今使與奪任情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斯事宜停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并主吏忽為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為怪愕旋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中郎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宦者傳云詔徵東為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僕會殿廷並專席而坐京師號之為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傳撰傳皆云既為中丞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坐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藏何驗臣順專執未為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宦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為此此而不綱將隳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茲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

其政不可撓之古事付司於高祖皆格推劾得失以聞
從子思奏仍爲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定縣子
孝靜時位侍中而死其弟珍子金省襲爵文陵男位武時
曲事高肇遂爲帝寵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
卒於尚書左僕射平弟長生位游擊將軍卒孝莊時以子
天穆貴贈司空天穆性和厚美形貌射有能名六鎮之
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以太尉使勞諸軍路
出秀容見尒朱榮深相結託約爲兄弟未幾改授別將赴
秀容爲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莊
帝踐阼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後增封通前三萬户

尋監國史録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于
修禮爲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
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鄚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
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靈太后詔流
人所在皆置命屬郡縣選豪右爲守令以撫鎮之時青州
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爲太守未報會台申休簡
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瑶資蔭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耻
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人陵忽聞杲起逆率來從
之旬朔之間衆踰十萬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
葉故齊人號之爲䅣榆賊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

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神武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
京師斬之時元顥乘虛陷滎陽天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
壘北度會車駕於河内尒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天穆
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
前七萬户天穆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尒朱爵位隆極當
時熏灼朝野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
寬柔容物不甚見忌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優寵詔天
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榮常以兄禮事
之世隆等雖榮子姪位遇已重天穆曾言其失榮即加杖
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内畏惡之與榮同時見殺節閔初贈

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黄鉞謚曰武昭子儼襲美
容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削救名假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道武初從征名在諸將後從
征中山所向無前明元時拜中都大官太武時進爵西河
公寵遇彌篤卒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有膽略從太武南討至瓜步山
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北部侍郎華州刺史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寬雅有將略常從道武征
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子烏真驍勇力絶人隨道武征伐屢有
戰功官至鉅鹿太守子興都聰敏剛毅文成時爲河間太

爵樂城子為政嚴猛百姓憚之獻文初以子丕貴
爵樂城侯謝老歸家帝崇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家
其妻妻氏為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謚曰
宣子提襲父侯爵提弟丕太武時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
獻文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收渾誅
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孝文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
公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
傳示子孫犯至百聽斬戮責數恕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
役調永受復除若有姦邪人方便譖毀者即加斬戮遷
太尉録尚書事時淮南王佗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並

以耆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退相
隨丕佗元三人皆容貌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目鬚鬢斑
白百寮觀瞻莫不祇聳唯苟頹小為短劣姿望亦不逮之
孝文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丕聲氣高朗博記國
事饗宴之際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敘列既往成敗帝后
敬納焉然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叡符承祖常傾身
下之時文明太后為王叡造宅故亦為丕造甲第第成帝后
幸之率百官文武饗宴焉使尚書令王叡宣詔賜丕金印
一紐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群官丕上疏贊謝太后令
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冰於下若

詔任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上所乘車馬往來府省亦雅愛
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
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
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
不能修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強責及罷降非道
武子孫及異姓王者雖較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帝
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誕薨詔六軍反
旆丕又以熙薨于代都表求鑾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
跂望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
縱欲為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為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

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
貶之又詔以丕為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
封新興公初李沖文德望所屬既當時貴要有投情遂與
子超娶沖兄女即伯尚妹也丕前妻子隆同產數人皆與
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
意不樂遷洛帝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還洛隆
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據陘北丕時以老居并州雖
不預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乃致難心頗
然之及帝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並是黨丕亦隨
駕至平城每於測問令丕坐觀與元業等兄弟並以謀逆

詔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丕以馬從來府省丕雅愛
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
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
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
不能修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強責及罷降非道
武子孫及異姓王者雖較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帝
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誕薨詔六軍反
旆丕又以凞薨於代都表求鑾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
跂望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
縱欲為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為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

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
貶之又詔以丕為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平陽郡留改
封新興公而丕沖又德高望所屬既當時貴要有於情逆貴
子超娶沖兄女即伯尚妹也丕前妻子隆同産數人皆與
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同宅共産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
意不樂遷洛帝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還洛隆
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據陘北丕時以老居并州雖
不預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乃致難心頗
然之及帝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並是黨丕亦隨
駕至平城每於測問令丕坐觀與元業等兄弟並以誅逆

有司奏處孥戮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之詔躬非
染逆之身聽免死仍為太原百姓其後妻二子聽隨隆超
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
載隨駕至洛留洛陽帝每遣左右慰勉之乃累請
崩丕自并來赴宣武引見之以丕耆老禮待加之
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丕仕歷六世
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以罪為庶人然猶心慕京邑不能自
絕人事詔以丕為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
祿大夫冀州刺史諡曰平長子隆先以反誅隆弟乙升超
亦同誅超弟儁邑並以軍功傳封新安縣男邑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為內三郎文成初
封淮陵侯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卒贈高平公諡曰
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太武征赫連昌太
武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
是日微齊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
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宮
中得婦人裙繫之稍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
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為公後與新興
王俊討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

後授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克仇池威振羌氐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固知之以告齊齊將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以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京師諸氐遂推文德爲主求援於宋宋遣將房亮之符昭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擊斬龍擒亮之諸氐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諡敬王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渾所害陵弟蘭少恭謹有孝文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爲洛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

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車蓋在論道劍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者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員外郎遷後昭儀之弟恃勢恣撾所部里正志令主史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後爲從事中郎隨駕南征帝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蔽之帝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州事宣武時除荊州刺史還朝御史

中尉王顯奏志在州日抑買良人爲婢兼與其弟朝曹赦免明帝初爲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州威名雖減李崇然爲荊楚所憚尋爲雍州刺史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多聚斂無極聲名遂損及莫折念生反詔志爲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隴口與志相持爲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鎖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莊帝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

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爲援處真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魏之疏族也性忠直有智畫道武厚遇之賜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子屈襲爵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宏等並決獄訟明元東巡命屈[illegible]祖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命掌軍國甚有聲譽後[illegible]與離石胡出以眷等叛置立將校外引赫連屈丐[illegible]安侯魏[illegible]於陣[illegible]馬胡[illegible]

送居庸唯屈衆猶存明元以屈沒失二將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嗜酒頗廢政事帝積其前後失檻車徵還斬於市子磨渾少爲明元所知元紹之逆也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爲逆磨渾既得出便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喜因爲羽翼以勲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爲定州刺史卒

昭成皇帝九子庶長曰寔君次曰明元帝次曰秦王翰次曰閼婆次曰壽鳩次曰紇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

寔君性愚多不仁昭成季年苻堅遣行唐公苻洛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豫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爲亂獻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終道武年甫五歲慕容后子閼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所生欲先殺汝是以頃來諸子戎服夜以兵仗遶廬舍伺便將發時苻洛等軍猶在石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彷徨廬舍寔君以斤言爲信乃盡殺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諸皇子婦及

宮人奔告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內逼部衆離散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轘之長安寔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子六狀襲定侯

秦王翰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二千及統兵號令嚴信多有克捷建國十五年卒道武即位追贈秦王謚曰明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算略少能舞劍騎射絕人道武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及帝將圖慕容垂遣儀

觀釁垂問儀道武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爲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燕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帝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內起是可計之帝以爲然後改封平原公道武征衞辰儀出別道獲衞辰屍傳首行宮帝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棝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攝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多遷尚書令

從圍中山慕容德敗出帝以普驎妻周氏賜儀幷其僮僕財物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後遣儀討鄴平之道武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稍太武之初育也道武喜夜召儀入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怪則有之懼實無也帝告以太武生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先是上谷侯岳張衮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初來入軍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世之務謙等三人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宜附其尾道武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伏甲謀亂崇子遂留在伏士中道武召之將有所使遂留聞召恐發踰牆告狀帝祕而恕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儀內不自安單騎遁走帝使人追執之遂賜死葬以百姓禮儀十五子纂五歲道武命養於宮中恩與諸皇子同太武踐阼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為王賜步挽几以優異之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太武殺其親愛人後悔過修謹拜內大將軍居官寡

紇闍慎吏稱廉平恭素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謚曰簡纂弟良性忠篤明元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良弟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鴟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鴟遊飛稍高幹以二箭下雙鴟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為射鴟都將從太武南巡進爵新蔡公文成即位拜宰官尚書卒謚曰昭子禎膽氣過人太武時為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孝文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召新蔡襄城蠻酋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參射限命不中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伏後畏威相視股慄又預敕左右取死囚十人各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偽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日當在西南五十里外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万死禎即斬之因慰喻遣還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為刺史丘生常有犯

懷悵圖為不軌許以婚進城人告云刺史欲還城中大家
送之向代共謀攘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捕丘生
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即
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
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誑誤之罪而丘生單騎逃
走禎恕而不問後徵為都牧尚書卒贈侍中儀同三司諡
簡公有八子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書寢夢
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也寤而私喜
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為協夢故名瑞
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儀弟烈剛武有智略元

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唯烈行出外詐附紹募執明元紹
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元以功進爵陰平王薨諡曰
熹子永襲弟道子位下大夫道子子洛位羽林中將洛子
乞中散大夫乞子晏孝靜初累遷吏部尚書平心不撓時
論稱之出為瀛州刺史在任未幾百姓欣賴將天樂之逆
見引詔錄送定州賜死晏好集圖籍家書多秘閣諸有假
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見稱烈弟觚勇烈有膽氣少與兄
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群下遂止
觚以求賂道武絕之觚率左右馳還為垂子寶所執垂待
之更厚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國人咸稱重

之道武之討中山慕容普驎遂害觚以固衆心帝聞之哀
慟及平中山發普驎塚斬其尸收議害觚者傳高霸程同
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剉殺之乃葬觚追諡秦愍王封子夔
為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佐
命勳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騎七百邀其歸路
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勃
海之合口及博陵勃海群盜起遵討平之遷州牧封常山
王遵好酒色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
以百姓禮子素明元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太武初復襲爵

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
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
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官文成即位務崇寬政罷諸
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
以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
論賢之薨諡曰康陪葬金陵配饗廟廷長子可悉陵年十
七從太武獵遇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
絕人當為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
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

之隊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
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晉陽子卒于中軍都將弟陪
斤襲爵坐事國除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彝引兼殿
中郎孝文將為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帝大怒詔
曰阿倪愚騃誰引為郎於是黜彝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
宣武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宣武崩于忠執政
昭為黃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賢多昭所指
導也靈太后臨朝為尚書河南尹聾而佷戾理務峭急所
在患之尋出為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為人害後入為尚
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納貨元叉

所以贈禮優越子玄字彥道以節儉知名孝莊時為洛陽
令及節閔即位玄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右
丞孝武帝即位以孫騰為左僕射騰即齊神武心膂使入
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為玄懼孝武重其強正封臨淄縣
子及從入關封陳郡王位儀同三司加開府薨謚曰恭昭
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強禦宣武
詔令檢趙修獄以修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
紹不重聞紹曰修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
下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
紹賀曰阿翁乃是家之王尊雖朱雲汲黯何以御過紹曰

但恨戮之猶晚以為愧耳卒於涼州刺史陪斤弟忠字仙
德以忠謹聞孝文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
西將軍有翼贊之勳百寮咸敬之太和四年以病篤辭退養
疾於高柳輿駕親送都門之外羣寮侍臣執別者莫不涕
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王命有司為立碑銘子盛字始興
襲爵位謁者僕射盛子懋字伯邕襲爵降為侯從駕入關
封北平王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楚子陟字景升開府
儀同三司弟順字敬叔從孝武入關封濮陽王位侍中及
武帝崩祕未發喪諸人多舉廣平王為嗣順於別室垂涕
謂周文曰廣平雖親年德並茂不宜居大寶周文深然之

因宣國諱上南陽王尊號以順為中尉行雍州事又加開
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順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
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
射中者即以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
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蹈金蓮手持劉炙遂勒背上序其射
工子偉字　猷有清才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及尉遲
迥伐蜀以偉為司錄書檄文記皆偉所為六官建拜師氏
下大夫改淮南縣公周明帝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麟
趾殿刊正經籍建德中累遷小司寇為使主報聘於齊是
秋武帝親戎東討偉遂為齊所留齊平偉方見釋加授上

所府後除襄州刺史位大將軍停性溫柔好虛靜篤愛
文初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梁亡垂釣及齊平寶新歸爲
辭人所重如此後疾卒壽弟壽興少聰慧好學宣武初爲
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
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覆亮發日受暉旨遂鞭
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逼已爲婢壽興終恐不免乃
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脩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
旁壽興因踰牆出脩義以大木函盛壽興置其上加麥載之
而出遂至河東匿脩義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爲暉所譖
帝亦更無所責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

北史列傳三上　二十四

事壽興杖之四十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
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
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
仕懼暉等亦不敢申救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
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
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
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
知亦何足戀及宣武崩顯亦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爲
前任中尉彈高肇譏諷所致靈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
上疏理壽興詔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子昴字軫從

孝武入關封樂平王位侍中兼尚書左僕射加特進
壽興弟益生少亡子毗字休弼武帝之在蕃邸少親之及
即位出必陪乘入於臥內及帝與齊神武有隙時議者各
有異同或勸天子入東或言與齊神武決戰或云奔梁唯
毗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慫慂叩頭請西入策功論賞毗
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爲首封楊郡王時王者邑止一
千戶唯毗邑一千五百齊神武宣告關東云將天子西入
事起元毗雖百赦不在原限薨謚曰景子綽字孝德封河
間公卒於鎮南將軍贈荊州刺史禮子悝潁川太守卒於
光州刺史謚曰恭子嶷字子仲孝武初授兗州刺史于時

北史列傳三上　二十五

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縣門發斷嶷要而出
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儁各部在州士往討之嶷
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尚書令攝選部嶷雖居重
任隨時而已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懿禋弟暉
字景龍少沉敏頗涉文史宣武即位爲給事黃門侍郎初
孝文遷洛舊貴皆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
居北宣武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榜賣
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間言事具奏所聞帝曰先皇移都以
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
言非先皇深意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

仰顧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帝納之
再遷侍中領右衞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
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
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餓虎將軍飢
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
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
出為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
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
取角以充其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
聚斂無極百姓患之明帝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

北史列傳三上　二十六

選事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決門下
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
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
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
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為銳於姦利之所致也
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
之基本飢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即如此
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召役安人勸
農惠此中夏請嚴敕邊將自今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
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

資儲唯藉河北飢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藏
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損
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
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
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為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
羲迄於晉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卒賜東園祕器贈使
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
劍鼓吹二十人羽林百二十人子弼字宗輔性和厚美姿
儀以莊帝舅子壻特封廣川縣子天平初累遷尚書令彌
妹為孝武所納以親情見委禮遇特隆歷中書監錄尚書

北史列傳三上　二十七

事位特進宗師孝靜受禪除左光祿大夫天保三年卒十年
諸子與諸元同誅死弼弟子士將有巧思至武成時位
將作大匠德弼弟贊頗有名譽好陳軍國事宜初置司州以
贊為刺史賜爵上谷侯孝文戒贊化畿甸可宣孝道必令
風教洽和文禮大備自今有不孝不悌者比其門擯以
刻其柱又詔曰司州刺史官等位重職推京邑為輦轂
以允具瞻之望但諸王年少未閑政體故以授贊庶能助
暉道化今司州始立郡縣初置其公卿已下皆有本屬可人
率子弟用相褒敍於是賜名曰贊贊乘步挽入殿門加
太子少師遷左僕射孝文將誅遷洛諸貴多與同唯贊

乃太業帝宿衛虎入就寄以後事卒耶稱狀以從射獲
故後以留守恭輔之功進封濟陽縣伯長子淑字買仁膂
力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為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
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
二年間家給人足為之謠曰泰州河東杼柚代春元公至
止田疇始理卒於平城鎮將諡曰靜有七子季海字元泉
兄弟中最有名譽位洛州刺史季海妻司空李沖之女莊
帝從母也賜爵房郡君政在介朱禍難方始勸季海為外
官以避纖介及孝莊之難季海果以在藩得免從孝武入
關封馮翊王位中書令雍州刺史遷司空稱疾薨諡曰穆子

亨字德良一名孝才遇周齊分隔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
洛陽齊神武以亨父在關中禁固之其母遂稱凍餒待就
食滎陽陰託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數人得至長安周文
以功臣子甚禮之大統末襲爵馮翊王遷勳州刺史改
封平涼王周受禪例降為公隋文帝受禪自洛州刺史徵
拜太常卿尋出為衛州刺史在職八年風化大洽以老病
乞骸骨吏人詣闕上表請留上嗟歎者久之其年亨以篤
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卒于家
諡曰宣

陳留王虔紇根之子也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
黜弗部從征慕容寶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
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沒虔姿貌魁傑武力絕倫每以
矛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
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以矟刺人遂貫
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
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矟之徒亡魂而散徐
乃令人取矟而去每從征討常為偏將常先登陷陳勇冠
當時敵無眾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為之流涕
道武追惜傷慟者數焉追諡陳留桓王配饗廟廷封其子
悅為朱提王悅外和內佷道武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

寵為左將軍襲封後為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
生之徒言曰一旦宮車晏駕吾止避衛公除此誰在吾前
衛王儀美髯為內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
送之路由鴈門悅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逃亡
投鴈門規收豪傑欲為不軌為土人執送帝恕而不罪明
元即位引悅入侍仍懷姦計說帝云京師雜人不可保信
宜誅其非類者又云鴈門人多詐并可誅之欲以雪其私
忿帝不從悅內自疑懼懷刀入侍謀為大逆叔孫俊疑之
竊視其懷有刃執而賜死弟崇太武詔令襲桓王爵崇性
沈厚初衛王死後道武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

從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
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道武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
之素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幷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
督諸軍出大澤越涿耶山威懾漠北薨謚曰景王子建襲
降爵為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卒建子琛位恒肆二
州刺史琛子翌尚書左僕射翌子暉
暉字叔平鬚眉如畫進止可觀好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
京下周文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硯席情契甚厚再遷
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為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賚錦
綵十萬使突厥暉說以利害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獻方

物俄拜儀同三司周武帝之娉突厥后令暉致禮授開府
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隋文帝
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為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
僕奏詔決杜陽水灌三畤原溉舃鹵之地數千頃人賴其
利再遷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
刺史頗有惠政後以疾去職卒于京師帝嗟悼久之敕鴻
臚監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位光祿少卿肅弟仁器性明
敏位日南郡丞建弟嫡子祚字龍壽宣武校藝每於咸畧
詔令教習講武初建以子罪失爵祚欲求本封有司奏聽
祚襲公其工爵則不輕共求更議詔從之卒於河州刺史鄭

陽時贈侍中尚書僕射虔兄顗性嚴重少言道武常敬之
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特見寵待給數次
顗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干
代顗為郡時易干子万言得寵於道武易干恃其子輕忽
於顗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掩顗陛琳而據其坐顗不知代
己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恥其侮慢謂易干曰我軍蒲被
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捽而毀之以狀具聞道
武杜万言累以訴請乃詔顗輸贖顗乃自請罪道武赦
之後並其贖病卒子崙太武時襲爵以功除統万鎮將
後從來高王仁南征別出安陸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尉

武崙以數軍路師人患之崙曰今大風既勁若令推草車
方軌並進乘風縱煙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
斬康祖傳首行宮贈豹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
謚曰定公子琛襲爵
毗陵王順地干之子也性疎佷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道
武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柏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
奔散不知帝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
眷等聚眾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克乃從留宮自白登南
入繁畤故城阻灅水為固以寧人心道武善之進封為王
位司隸校尉道武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為說之在

坐莫不祗肅唯順獨坐寐不顧而唾帝怒廢之以王薨於
家
遼西公意烈力真之子也先沒於慕容垂道武征中山棄
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勳賜爵遼西公除廣平
太守時和跋為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恥居跋下
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子拔干博知古今父雖有
罪道武以拔干宗親委之心腹有計略屢效忠勤明元踐
阼除勃海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
士心卒諡曰靈公子受洛拔襲進爵武邑公卒子叱奴武川
鎮將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尒朱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
兼黃門侍郎綏慰奚部還上言奚士寬廣界去州六七百
里乃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安
州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功賜爵彭
城公卒諡曰　諡　陪葬金陵長子粟襲爵太武時督諸軍屯
漠南蠕蠕素聞粟名甚憚之粟馭衆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
征和龍以功進封為王薨陪葬金陵無子弟渾少善弓馬太
武宴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時舉坐咸以
為善及為宰官尚書頗以驕縱為失坐事免後長社侯為人
所害子庫汗為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庫
汗射之應弦而斃太武悅賜一金兔以旌其能文成初景

穆朝賜爵霸陽侯獻文即位復造文成廟拜殿中給事進
爵為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奏事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
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汗為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
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子石侯襲
窟咄昭成子也昭成崩後苻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苻堅禮之教以
書學因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為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
弟亢泥等迎窟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道武右于桓
等謀應之同謀人單烏干以告帝帝慮駭人心沉吟未發
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帝乃誅桓等五人餘
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帝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
遣安同及長孫賀徵兵於慕容垂賀亡奔窟咄安同閒
行遂達[illegible]子賀驎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
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隱
藏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驎軍既不至
而帝前遣賀染干陰懷異端乃為窟咄來侵北部
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
丸亡奔衛辰帝聞之遂遣安同朱譚等來迎賀驎軍
近衆乃少安道武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道武復
使安同詣賀驎因與驎會明安同還帝踰參合出代北與賀
驎會於高柳窟咄大敗奔走遂為衛辰殺之帝悉收

眞烈賀驎魏帝別歸中山
論曰魏氏始自幽都聲基帝業至於公肇分披若木跡泒
天潢或績預經綸大開土宇或迹同凶悖自致殲夷其禍
福之來唯人所召至如神武之不事黃老高拱萬乘義蕆
隣國林䔫帝統太伯延陵亦是多也高涼謙讓之佩子那
猛壯之風或大位未加或 蹟異興德圖然其義為嗣
松滋以幹相承聲迹俱顯大穆得不以道任過其量竟拔盈
必悔殺身為幸武衛父子最將丕略始見器重委以安嶽象
不足觀矣河間扶風武烈宜著宗子之可稱乎攜王英風
猛槩折衝見重謀之不臧卒以自斃秦王麗度壞僕陳留

騰氣絶倫七身強寇志力不展惜哉常山勇冠戎蜀與魏
升除亦以優十陰平忠烈蒲陰宗學深寵然亦蓋有以焉
毗陵辣很遼西猶介全身保位固亦難矣行悖之報宜矣君
衛原之誅蛮出蓮于賊隰巖亦天下之惡一焉

列傳第三　北史十五

方洽周益周　文寅　務　粹然　校正

列傳第四　北史十六

道武七王

明元六王

太武五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
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脩
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
皇子渾及聰母氏並闕皆早薨無傳
清河王紹字受洛拔天興六年封性凶很險悖好劫剝行
人斫射犬豕以為戲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嘗怒之

倒縣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常以義方責之由此不協而紹
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急於紹
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帝驚起求弓刀不及
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
前北面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
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等
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
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
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
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

兆于小中得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衞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官宮人為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臠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麗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明元練兵於東部詔熙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賞賜隆厚泰常六年薨帝哀慟不已長子他襲爵他性忠厚武藝過人後改封淮南王鎮武牢威名甚著孝文時位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

趨□□二年薨時孝文有事太廟始薦聞之廢祭臨其喪□□諡有加諡曰靖王他子吐万早卒子僖王顯襲祖爵薨子世遵襲孝明時為荊州刺史在邊境前代以來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其弟均時在荊州為朝陽戍主有南戍主妻三月三日遊戲沔水側均輒遣部曲掠取世遵聞之責均遂移還本戍吳人感荷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是以聲名有損薨於定州刺史諡曰康王吐万弟鍾葵早卒長子法壽累遷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後於□兵迎香子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

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為十錢主簿法壽弟法僧位益州刺史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州內人士法僧皆召為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後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乂以驕恣見猜及乂將誅以逆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改元天啓大軍致討法僧奔梁其武官三千餘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為奴逼將南度梁武帝

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尋改封宋王甚見優寵又進位太尉仍立為魏主不行拜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乃徵為太尉卒於梁諡曰襄厲王子景仲景隆初封丹楊公位廣州刺史從徐州改封彭城王于父憂襲封宋王又為廣州刺史卒梁授以景仲為廣州刺史封枝江縣公侯景作亂遣誘召之許奉為主景仲將應之為西江督護陳霸先所攻乃縊而死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驚歎焉及長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竝督諸軍講武眾咸服其勇薨長子提襲爵有父風改封潁川王追昭儀下

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王尋除
統万鎮都大將甚見寵待薨諡曰成王長子平原襲降爵沈勇
果有智略為齊州刺史善於懷撫孝文時秋賊司馬小君
自稱晉後聚平陵年號聖君平原身自討擒小君送
京師斬之又有秋人劉舉自稱天子復討斬之時歲頻不
登齊人飢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人命北州
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遷征南大
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薨諡曰簡王長子和字善意
襲爵初和聘乙氏公主女為妃生子顯後以公主故不
得遣出因忿遂自落髮為沙門既不孝於母乃捨妻子以爵
讓其次弟鑒鑒固辭公主以其外孫不得襲爵訴於孝文
孝文詔鑒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鑒字紹達沉重少
言寬和好士為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鑒上書遵孝文之
旨採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孝文下詔褒美班之
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孝文崩後和
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為妻曹氏年長大
和十五歲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
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
受狼藉齊人苦之鑒名大損轉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人
多飢餓鑒表加賑恤人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為徐州王

既年少長史盧陽烏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梁郡
太守程靈虬虐政殘人盜寇並起詔免靈虬於是徐境肅
然鑒諡悼王和以鑒子伯崇競求承襲詔聽和襲位東郡
太守先是郡人孫天恩家豪富嘗與和爭地遣奴客打和
垂死至此和誣天恩與北賊來往父子兄弟一時俱戮資
財田宅皆沒於官天恩宗從欲詣闕訴冤以和元叉之親
不敢告列和語其郡人曰我覓一州亦應可得念此小人
痛入骨髓故乞此郡以報宿冤此後更不求富貴識者曰
王當沒於此矣薨贈相州刺史
河間王脩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詔河南王曜子羯兒
襲改封略陽王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薨明元悼傷
之自小斂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子
渾為南平王以繼連後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之日
射兔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
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遷涼州
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恩著涼土更滿還
京父老皆涕泣追送如違所親薨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身長
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

諫劾臣懌之孝文特垂欽重除宗正卿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祿大夫薨賜東園第一祕器孝文緦衰臨喪[illegible]舉哀謚曰安王子纂襲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薨子吐根襲改封江陽王薨無子獻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字世仁為後襲封江陽王宣武時為青州刺史為家僮取人女為婦妻又以良人為婢為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及靈太后臨朝繼子叉先納太后妹復繼本封後復封京兆王歷司徒加侍中繼孝文時已歷內外顯任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歷轉台司頻表遜位

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前後部鼓吹詔以至節禮有朝慶繼位高年衍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故時叉執殺生之權拜受之日送者傾朝有識者為之致懼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廷兩人扶侍禮與丞相高陽王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錄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事及出師車駕臨餞傾朝祖送尋加太尉公及班師繼啟求還復封江陽詔從之繼晚更貪惏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別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獲平心選舉憑叉威勢法官不敢糺擿天下患之叉黜繼廢於家初尒朱榮之為直寢數以

名馬奉叉叉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為太師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九州諸軍錄尚書事大丞相如故謚曰武烈叉字伯儁小字夜叉靈太后臨朝以叉妹夫除通直郎叉妻封新平君後遷馮翊君拜女侍中叉叉父靈太后詔贈鄉主叉累加侍中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為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每欲斥黜之叉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案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別館久之叉恐懌終為己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詐取主食中黃門胡度胡定列誣懌云貨度等金

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騰以具奏明帝帝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叉於含章殿後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騰稱詔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叉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叉騰持公卿議入奏夜中殺懌於是假為靈太后辭遜詔叉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明帝呼為姨父自後百寮重跡後帝徙御徽音殿叉亦入居殿右曲盡佞媚遂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劍以自先後叉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初叉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得志之後便自驕愎

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寶充牣
其中又嘗臥婦人於食輿以帊覆之輿入禁內出亦如之
直衛雖知莫敢言者姑姊婦女朋婬無別政事怠惰綱紀
不舉州鎮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叉知自不法恐被
廢黜乃陰遣弟洪業召武州人姬庫根等與之聚宴遂為
誓盟欲令為亂朝廷必以己為大將軍往伐因以共為表
裏如此可得自立根等然之乃厚遺根等出還州與洪
業買馬從劉騰死後防衛微緩叉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
日出遊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靈太后
對明帝謂群臣求出家於嵩山閑居寺欲自下髮帝與群

臣大懼叩頭泣涕遂與太后密謀圖之乃對叉流涕敘太
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叉乃勸帝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
顯陽二宮無復禁礙舉其親元法僧為徐州刺史法僧據
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為言叉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
重於叉而甚畏憚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遂幸雍第定圖叉
之計後雍從帝朝太后乃進言叉父子權重太后曰然元
郎若忠於朝廷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叉聞之甚懼
免冠求解乃以叉為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叉雖
去兵權然總任內外不慮黜廢叉有閹人張景嵩劉思逸
屈弘犍伏景謀廢叉嵩以帝嬪潘外憐有幸說云元叉欲

害之嬪泣訴於帝云叉非直欲殺妾亦將害陛下帝信之
後叉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初咸
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梁封為鄴王及法僧反後樹
遺公卿百寮書暴叉過惡言叉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剎
夜叉羅剎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
二叉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不遊縉紳不入不為況是李此
名表能噬物曰露久矣始信斯言叉為遠近所惡如此其
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叉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
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熙對曰臣聞殺活豈計與否
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

叉及其弟爪謀反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定州
又令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叉兄弟為內應起有日矣得
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婿故未忍便決群臣固執不已明帝
又以為言太后乃從之於是叉及弟爪並賜死於家太后
猶以妹故復追贈尚書令冀州刺史叉子舒秘書郎叉死
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子善亦名善住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
氏傳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宮尹賜爵
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凡有
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

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未能對遂拜成禮上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一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粗疏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之言爲熲游說深責

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病頓而卒叉弟羅字仲綱父兄貴盛而虛己接物累遷青州刺史叉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爲其賓客從游青土罷州入爲宗正卿叉死後羅通叉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孝靜初梁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景自立以羅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帝滅周文帝求羅遂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師襲爵江陽王卒子蕃仕在後從南入關羅乃以爵還蕃仕改封羅爲固道郡公羅弟爽字景哲少而機警位給事黃

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卒諡曰懿爽弟蠻仕齊歷位兼度支尚書行潁州事坐不爲繼母服爲左丞所彈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昭帝元后蠻之女也爲蠻請高帝追免之賜姓步孤氏卒贈司空蠻弟爪字景邕位給事中與兄叉同時誅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意得爲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以叉執權尤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

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爲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爲亂必速丕以爲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太武詔遣送之高麗不遣太武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

寇延宜復之使廣脩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
帝納之乃止後坐劉絜事以憂薨事在絜傳諡曰戾王
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
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
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
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
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
人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己福祿方至豈
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薨諡曰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沈厚太武以長安形勝之地
乃拜範為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範謙
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離寇賊流亡者相
繼請崇易簡之禮帝納之於是遂寬徭與人休息後劉絜
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太武未有子嘗
曰兄弟之子猶子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常參軍國大
計文成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為內都大官
薨諡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兒魁壯所在征戰常有大功
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太武破赫連昌遂西略

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以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於
西海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
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
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後降沮渠無諱薨諡曰莊王子仁襲
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若文謀為不
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文成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
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少善騎射多藝坐法削爵為公俊
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
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
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廣陽
王建閭左昭儀生吳王余其小兒猫兒真虎頭龍頭並闕
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
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
聲先振必當遠遁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
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
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

西降其一萬餘部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眞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
曹事忠貞雅正百寮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
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鎭枹罕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太
武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
后令立南安王余殺翰子道符襲爵拜長安鎭都大將
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京師
臨淮王譚眞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
淮王薨諡宣王子提襲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
配北鎭久之提子員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

孝文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
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宣武時贈雍州刺史諡曰
懿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
宣武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諡曰康王追
改封濟南王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當時甚美侍
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
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
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
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皃白太多未若濟南
風流寬雅時人謂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

彧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瑯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
心醉忘疲奏郊廟歌詞時稱其美除給事黃門侍郎彧本
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啟求改名
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
相倫之美彧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
長兼御史中尉彧以爲倫敘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
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
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爲之歎息累遷侍中衛
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後以本官爲東道
行臺會爾朱榮入洛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

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彧爲人建孫還稱彧風神閑儁
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彧於樂遊園因設宴樂彧聞
聲䖍欷涕淚交下梁武爲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希旨稱
魏爲僞唯彧表啟常云魏臨淮王梁武體其雅性不以爲
責及知莊帝踐阼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武惜其人
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彧留彧曰死猶願北
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彧性至孝自經違離不進酒肉
憔悴容貌見者傷之歷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錄尚書莊帝
追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
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爲伯考彧表諫以爲漢祖創

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
光武疏為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
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
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
德將興宣王受寄景王意在毀冕文王心存揖讓雖祭則
魏王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胤
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
古恐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
猶曾奉贄稱臣穆后禮事坤儀忽以元妃匹配此乃君臣
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

敢言者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文穆
皇帝勳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典恭上尊號王表
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舂陵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
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
差文穆皇帝天眷人宅曆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
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
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別廟有
闕餘序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關
太上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勛德所出雖不追
敬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准古而言非

敘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illegible]遂序道
以此為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illegible]明君臣文
是其為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illegible]明位其
[illegible]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大祖禘一廟[illegible]其
室也[illegible]以其室為疑容可更議[illegible]莊帝既[illegible]妹之
請[illegible]黃門侍郎[illegible]中書侍郎[illegible]才所發成也又
追尊[illegible]為[illegible]又面諫曰陛下作而不法後
世何觀[illegible]歷尋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敕百
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彧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
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

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爾朱榮死除彧司徒
公及爾朱兆率眾奄至出東掖門為賊所獲見兆辭色不
屈為群胡所毆薨出帝贈太師太尉公錄尚
書事[illegible]諡曰文穆彧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
覽[illegible]章句所制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
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為識者所譏無子彧弟孝友
孝友少有時譽襲爵臨淮王累遷滄州刺史為政溫和好行
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孝靜帝宴
齊文襄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
笑曰朕恆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君

民便之而不煩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為黨族
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鄰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人徵發皆
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
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
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四閭閭二比計族
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
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
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
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
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
妾所以陰教聿脩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

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
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
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內
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
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以能妒為女
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
夫妒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
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
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

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妒
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
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
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
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朗章庶使足
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
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
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為皁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
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鄰里相榮稱為至孝又夫婦之

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
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
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
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
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為正
直者所譏齊天保初准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
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孝友弟孚字秀
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
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
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
凡為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主阿那瓌既得反國其人大

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振給詔孚為北道行臺詣彼振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牸牛產羊糊其口食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許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為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

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疏不容叛怨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強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浮兵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如此為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武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眾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韞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眾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慈父鄰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後為葛榮所陷為榮所執兄祐為防城都督兄

子禮為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子彥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子彥兄弟各誣己引過爭相為死又都督鄭紹等數百人皆叩頭流血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孚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平封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

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栒虡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蔟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虡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脩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為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

靡不咨嗟歎服而及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復從孝武帝入關除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監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時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憚悅孝莊后來歸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臣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薨帝親臨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錄尚書事謚曰文簡

子端嗣位大行臺尚書華州刺史性疎佷頗以基地驕物時論鄙之

廣陽王建真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薨謚曰簡王子石侯襲爵薨謚曰哀王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石侯弟嘉少亦收嘉恤不形於色兼有武略孝文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後孝文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奴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為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姦盜

求出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
或沈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以其屬尊年老常優容之
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歡彌夜數加賞賜
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
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意
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
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臨薨遺命薄葬宣
武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
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爲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遠襲爵孝明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信胡人便

之劫盜止息後爲恒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
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爲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
坐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爲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
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
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
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朔州深
上書曰邊豎搆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
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
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
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帝鄉

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爲
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
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
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
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者
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
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
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增怒
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
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

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
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
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
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
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
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
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
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
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必不制敵請簡
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

收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万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振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侍郎楊昱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既而鮮于脩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為主深乃上書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為都督以深為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考覆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深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明帝不欲使徽深相憾敕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為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為左都督裴衍為右都督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敕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元叉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次骨臣以疏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為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

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為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摽據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勳法僧叛後暫被圍逼固守之勳比之未重乃得立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啟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勳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即便為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徽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隸臣為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參僚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猶其元惡及臣所召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為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

謝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啟徹乃因執言此輩及向定州遠
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國
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雖使然此得任隆一藩
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北門及臣居處資
遊罷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
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僶俛先驅不敢辭事
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
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彼此之又復傳音無其左
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
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

急徽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無聞焉今求出之爲
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勝蒙公

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
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衆上
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
敗於白牛邏深遂退走趣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
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二日夜乃召都督毛謐等六七人

謐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謐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
謀不軌津遣謐討深深走出謐叫譟追蹤深與左右行至
博陵郡界逢賊游騎仍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
新自立內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
武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莊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
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爲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神
武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啟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
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
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耽出爲冀州竊而攜去遊
道大致紛紜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致公文久

乃停息論者兩非之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
事泄合門伏法湛子法輸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
啟原之復其爵土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太武暴崩中
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爲永
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遺群下取悅於衆爲長夜之飲聲
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
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內外
憚之余疑愛將謀奪其權愛因余祭廟夜殺余文成葬以
王禮謚曰隱

論曰梟鏡爲物天實生之觀夫元紹所懷蓋亦特鍾沴氣平陽以降並夭促矣才武略未顯高年靖簡二王爲時稱首堅既有聲漣亦見器雲繼荷遇太和之日名位並安及哉又階緣寵私遂亂天下殺身全祀固爲幸焉樂平樂安俱以將領自効竟以憂迫而逝驗克終之爲鮮矣王才力智謀一時之傑與夫建寧新興不同日也太武之子秦晉才賢而翰之遇酷僞伏豈可量矣臨淮之後或爲盛德廣陽之世嘉實爲美深之　惡於元徽所謂盜憎之義余之見殺不其晚歟

列傳第四　北史十六

方洽周益校正

列傳第五　北史十七

景穆十二王上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文成即位景穆宮人有子者並號爲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後爲內都大官薨謚曰幽長子安壽襲爵孝文後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頤入京訪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算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王言壯所望也未發遣丹安詔遣侍臣以金葉數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宣武景明中薨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明帝時坐殺叔父賜死

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
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
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
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以延命言宜惟三千疋乎其為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
雷氏卒表請解州詔以先君餘尊之所厭禮無明文季
末以來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更
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諡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
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字叔
暢從孝武帝入關拜驃騎封博陵王大統三年東討歿於

陣子敏嗜酒多費家為之貧其妹柱國乙弗貴大將軍大
利稽祐家貲皆千萬每營給之敏隨即散盡而帝不之責
貴祐後遂絕之位儀同三司改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
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介朱榮以融為直閤將
軍及介朱兆入洛融逃人間後從孝武入關封鄭興王位
侍部殿中尚書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
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為御史中
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
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

益論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
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
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慚於
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
黃鉞大師太尉公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早卒
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帝入關不
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illegible]酒
愛士縉紳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性又寬慈敦穆親族
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群從子弟晝夜講讀并給衣食與
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自
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為公復姓拓跋氏未幾卒子[illegible]襲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
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為中都
大官察獄有稱獻文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孝
文孝文即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
至道薨子太興襲拜長安鎮大將以贓貨削除官爵後
除秘書監還復前爵改封西河轉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
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
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
曰今日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

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孝文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一千匹設齋爲沙門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子昴字伯暉襲爵子悰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出爲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諡曰文悰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昴弟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

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纖橫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介朱天光妻耶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拔列氏自洛陽間行至也列遂徙居異宅又有密告耶列與仲景殺之仲景寵惜愈至譖殺一婢褁其屍而厚葬之代焉列欲於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卒叔袁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列尚在恐其

漏泄乃謀殺袁紇氏先覺免後欲除告列列謂從奴曰若袁紇殺我必投我廁中我告丞相異或不死若不理者叔猶此我好地祈爲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除夫詔召仲景一百人右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而逆之仲景猶狂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答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恐而恚復周文帝以其歷任有令名且故賞追贈乃秦梁雍烝也列袁紇後得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弟內亂後乾州賜死仲景第暹字叔照孝莊初除南兗州刺史任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累遷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爲反覆暹盡誅

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尚書事薨贈太師錄尚書子沖襲無子國絕太興弟遙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衞將軍從孝文南征賜爵饒陽男宣武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明帝初累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將冀州沙門法慶既爲祆幻遂說勃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

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為事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煑棗城伯驎戰沒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詔以遙為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討破之擒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法慶傳首京師戮於都市初遙大功昆弟皆是景穆之孫至明帝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遙表曰竊聞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有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世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盤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為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二千疋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己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疏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

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倏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後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遙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遙弟恒字景安祖諱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為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貞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為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飲遂簡輕騎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公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為徐州刺史以黷貨賜死國除長子弼字思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為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弟子諷弼於是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武頻徵以為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布衣蔬食卒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長子紹遠也弼覺即加暉業紹遠如其言暉業少險薄多寇盜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

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文襄嘗問之
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
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
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
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
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為辨宗錄
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
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
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亦詎得幾
時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

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沉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
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叩馬諫
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
大夫卒諡曰文侯鬱弟偃位太中大夫子誕字曇首初誕
伯父鬱以貪汙賜死爵除詔以誕偃正妃子立為嫡孫特
聽紹封累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人患牛馬騾驢無
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為婦有沙門為誕採藥還
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
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千錢何得言貪後為御史中尉元纂
所糾會赦免薨諡靜王子□字伯□襲莊帝初為從兄

暉業訴奪王爵偃弟顯字寶□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
遷光祿勳亦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城人薛珍等推州主簿呂
伯度為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
聚眾自稱王號聖明元年以顯為使持節都督與揚播討
之伯度眾十餘萬屯孤山列據諸險圍逼州城顯出
擊之破之便進軍赤沙賊徒逆戰顯夜擊走之行秦州
事詔破呂伯度孤山乘勝追擒其父母妻子諸城之
圍亦悉奔散伯度率其兵三千餘人詣顯請罪顯因其
戰之勢打掠良善七百餘人會武泰初其功詔有司不聽追
檢拜雍州刺史為政殘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

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
史入為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
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
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君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而言
不多顯脫冠謝賜坐卒諡曰威子顯和少有節操歷
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
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
與戰被禽法僧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
皆是盤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慚德遂不
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叛

足又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後為內都大官孝文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為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眾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敕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討之前鋒敕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有變今不設備將為所圖雲不從敕勒輕騎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恕死削除官爵卒孝文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諡曰靈王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諡曰威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為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武以為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汎弟脩義字壽安頗有文才自元士稍遷齊州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不許聽隨便立解宇脩義乃移東城為政寬和遷秦州刺史明帝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上黨郡缺

居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眾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喻之乃止二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為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夤討之以脩義為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諡曰文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後入西魏封安昌王位開府儀同三司（北此贈司空諡曰平）子則字孝規襲爵位秦州刺史仕周為小冢宰江陵總管子文都性梗直仕周為右侍上士隋開皇初授內史舍人煬帝即位累遷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甚有當時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為東都留守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為帝侗署文都為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為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乃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世充不悅文都知之陰有誅世充計侗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充固執而止盧

楚說文都誅之文都遂懷奏入殿有人馳還舍
嘉城至夜難作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斬
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盛遣其所署將軍黃桃樹執文
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
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世充令左右亂斬之諸
子並見害則弟矩字孝矩西魏時襲祖爵始平縣公拜南
豐州刺史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季曰宇文之心路人所
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為兄則所過乃止後周文為兄子
晉公護娶其妹為妻情好甚密及護誅坐徙蜀後拜司憲
大夫隋文帝重其門地娶其女為房陵王妃及為丞相拜

少冢宰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及房陵立為皇太子立其
女為皇太子妃親禮彌厚拜壽州總管時陳將任蠻奴等
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江上後以年老上
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卒官謚曰簡子無竭嗣矩次弟雅
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
刺史封順陽郡公雅弟褒字孝整少有成人量年十歲而
孤為諸兄所愛養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從
家素富多金寶褒一無所受脫身而出仕周位開府北平
縣公趙州刺史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拜柱國進封河
間郡公隋開皇中拜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劫其人疑同

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
受金縱賊隋文帝遣窮之使者簿責褒何故利金而捨盜
褒引咎無異辭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
他所上謂曰何至自誣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臣罪
一也百姓為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罪二也無顧
形迹至今為物所疑臣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
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
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為長者煬帝即位拜齊郡太
守及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
疾褒杖之掾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

杖百餘數日死坐免官卒于家
樂良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
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子康王樂平襲薨子長命襲坐殺
人賜死國除子忠明帝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汎
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
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為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
式何為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
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
第五子匡後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孝文器之謂曰

叔父必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成克終
之美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僚微
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
匡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宣武親政
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爲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績
恒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蕃
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夫
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婦之號竊以爲疑詔曰夫
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既
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己齊可從妃例

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
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
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匡與肇抗衡
於聽事意欲輿櫬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宣武而恕之
後因與太常卿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中尉王
顯奏匡曰自金行失御群偽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高
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
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
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
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

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鐘皆向成立
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造既成集朝英議其得
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
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
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從其善者
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寸並呈
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
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
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
背量省二三謂芳一尺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

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
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臣
兩途舛駁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
論豈踰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臣與肇
厲言都坐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噂𠴲無復彝序臣更
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
立鐘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
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遏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
以恩言依經案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
實使蘊藏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從次又言芳昔

姦欲誰何言自作之非臣謗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故
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下之
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刖足內朝抱璞
人外必以言肆彰於朝野然臣職當出納獻替所不容尺
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
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器方出此語耳芳
才學與臣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
借智於人規成虛譽況臣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
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
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

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
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方又與千
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
共　虛端妄爲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己製臣案此欺詐乃
在於臣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儀
芳是其所裁權衡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
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鍾
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匡未
以令手已有此牒豈容許說崇造寸積黍十二銖情狀知
而以之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旨以黍成寸首尾

縱舜有輒欲自取之理寧任君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
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移天
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寧物臣若無此臣既誣毀宰相誣謗
時政阻惑朝聽不敢至甚請以肇臣並禁尚書推窮其原
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刑宣武恕死
降爲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匡臨發帝引
見於東堂勞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
爲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帝曰劉
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
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

赴都也明帝初入爲御史中尉匡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
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違其糾惡之心又虛匡辭
解欲奬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匡屢請更權
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曆往代良
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
權衡得衷令寸銖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
宗茂年先殂國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久廢
以折紀城永茲繼絕可特襲王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
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
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以爲晉中書監荀勗所造之尺

止高祖所定氣羅略同作上村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議
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而王叔明下燭不刊之式求
難變改臣等參論請依舊求遵先皇之制詔從之澄每
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勅奪但刑條內遂不足先
所造稽猶在僧寺乃復修事村壇公猶頗知之後行
延首與任逢遇驟相顧劾滋用是奏狀三
餘條延尉勲以死刑詔付八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
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從青州刺史
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曰文
追復本爵改封齊南王第四子徽襲封相武定初
墜馬薨勒又能爵

列傳第五

列傳第六

北史十八

景穆十二王下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絕聲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獻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收時譽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賀又進以為不可獻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沖幼陛下欲隆獨善若宗廟何帝曰儲宮正統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孝文後蠕蠕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遇大賊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楯若令此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數勤首領執手勞遣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兒首後仇池氐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獻文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為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因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匹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宣示天下使知勸勉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庶獄挫抑豪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賻遺諸子奉遵其旨諡

[illegible]景穆十二王中之[illegible]鏡少好學美鬚髯善
[illegible]喪以孝聞襲封加征
北大將軍以氐羌反叛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
后引見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為
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懷附
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黃馬一匹以旌其能轉開
府徐州刺史甚著聲績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
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
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鄰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
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

曰任城當欲為魏子產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
世之功後徵為中書令改授尚書令齊庾蓽來朝見澄音
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
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
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
人之禮帝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
令澄為七言連韻與孝文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
後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諶
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澄進曰易言革者更
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

卜征不得云革命未可全為吉也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
虎變何言不吉也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升階遙謂曰向
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眾人競言沮我大計故
厲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
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崤函帝宅
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深贊
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
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澄馳
驛向北問彼百司論擇可否曰近論革今真所謂革也澄
既至代都眾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眾

乃開伏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帝大悅曰若非任城
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代北
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
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
京復兼右僕射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
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
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
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
說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齊明帝既廢弒自立其雍
州刺史曹武請以襄陽內附車駕將自赴之引澄及咸陽

王禎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沖等議之禧
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衆人意見不等宜有客主共
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
坐聽長者從之於是帝往復數交禧等以爲宜行澄及李
沖等言後從征至懸瓠以疾篤還京車駕還洛引見王公
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
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
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亦
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
沼於牣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

凝閑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
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
西曰游凱廡此坐雖無稽古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
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敢辭元凱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
同宗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何得朕於德宗即命黃門侍
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
退李沖再拜上千万歲壽帝曰卿等以燭至致辭復獻於
萬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乃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
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後
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授

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鴈門遣書
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即禽泰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
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並獄禁具狀表聞帝覽表乃
大悅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
謂咸陽王禧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辦此也車駕尋幸平城勞澄引
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帝謂左右曰必也無
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
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帝復幸
鄴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
尚書何爲不察澄曰著者猶少帝曰任城欲令全著乎一

言可以喪邦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
於蒼昊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一群婦女輩當更銓
簡耳任城在省爲舉天下綱維爲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
署事帝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尋除尚書
右僕射從駕南伐孝文崩受顧命宣武初有降人嚴叔懋
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齊國爲叛逆澄信之乃表
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
第尋除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
廟上表請修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先是朝議
有南伐之計以蕭寶夤爲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爲

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澄於是遣統
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
將倍道據之澄總勒大衆絡驛相接所在克捷詔書褒美
既而遇雨淮水暴長澄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
人澄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奪其開府又降三階轉鎮
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百姓每有横調恒煩苦之前後牧
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減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
之地以給無業貧人布絹不任衣者禁不聽造百姓欣賴
焉母孟太妃薨居喪過毀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時
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為肇間搆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

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為狂宣武夜崩時事倉卒高肇
擁兵於外明帝幼朝野不安澄雖疏斥而朝望所屬領軍
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為尚書令於是衆心欣服尋遷司
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
卷欲太后覽之思勸誡之益又奏利國濟人所宜振舉者
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
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
外一不煩人任人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人之官皆須黜
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
即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

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
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
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武賁邊方有事暫
可赴戰常戍宜遣番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
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
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
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
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將從之
後議者不同乃止尋以疾患表求解任不許澄以北邊鎮
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脩

警備之嚴詔不從後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
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
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
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塼二百以漸脩造詔
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駮其事遂寢不行澄又奏司州牧
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
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
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
之官杖下便死輕絕人命傷理敗法往年在州於大市鞭
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

云咸懷驚懼若生殺在下虐由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為劫之狀察其殺害之理詔從之澄當官無所迴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西域嚈噠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illegible]太后許之澄表以為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勳妄階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殊不同偽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珥極鼲貂於鬢髮江南偽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妖妄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二絕因是劉裕所以篡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時太后銳於興繕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工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為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

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為之踊上削奪百官祿力費損庫藏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澄上表極言得失雖卒不從常優答禮之政無大小皆引參預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人者必於諫諍殷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二年薨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諡曰文宣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慟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欷當時以為哀榮之極第四子彝襲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叉專權而彝恥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諡曰文彝庶長兄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諤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宣武時上魏道頌文多不載起家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慴而順辭吐

傲然，色無所屈。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拜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歐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為孝思所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叉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叉。叉謂順曰：「卿何得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為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恒州刺史。順謂叉曰：「北鎮紛紜，方為國梗，請假都督，為國屏捍。」叉心疑難，不欲授以

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殺生由己，自言天曆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叉彌忿憚之，轉為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怏，形於言色，遂縱酒自娛，不親政事。叉解領軍，徵為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叉，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庶見一家十喪，皆為潸然，莫不酸泣。」叉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叉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默然不語。

就侯，與於營州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還。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為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慚，不敢復言。靈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脩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慚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才名，偏相結納，而廣陽王淵通徽妻于氏，大為嫌隙。及淵自定州被徵入為吏

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為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為淵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為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徐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因抗聲叱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為机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默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戶，又析彝邑五百以封順為東阿縣公。順疾徽等間之，遂為蒼蠅賦。屬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俊人，當拜俊王，我是

直又不受出拜儀深懷誚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為北宮
幸臣僕射李思沖尚與王洛誠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
其卷下見者爲之震動而順安然自得及上省登階向榻
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
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
朱暉素事録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為廷尉評頻煩託順
順不為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
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高
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
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

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歔而不言久
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
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為省吏何合為廷尉清
官殿下既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有恒規而復踰之也雍
曰身為丞相録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為官順曰庖人雖
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
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
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
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除左僕射尒朱榮之奉莊帝
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

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
走為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屍止有書數千
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
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
其聲散偉以狀對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
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
為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烈初順在吏部夢一段黑
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盡闇
俄而雲消霧散便有日出自西闇處還明時長樂王日
尋見莊帝從閶闔門入登太極殿唱万歲者三百官咸加

朔服為帝唯順往書省步廊西槐樹下脫衣冠臥既寤告
元暉業曰昨夜夢於我殊自不佳說夢因解之曰黑雲
氣之者之色終當必有北敵以亂京師害三宮
殘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眾星百官象也以此
言之邑禍乎昔劉曜破晉室以為髑髏前途之
事無此不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下今為其兒為
天子積德必報此必然矣但恨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
自西南以日易年不過三載但恨我不見之何者我夢困
槐樹下槐字木傍鬼身與鬼并後解冠冕此壓不死乎然
云後乃得三公贈耳皆如其夢順撰帝録二十卷詩賦表

頌數十篇並多亡失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
手刃康奴以首祭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
位司徒屬天平中為奴所害贈尚書右僕射順弟紀字子
綱隨孝武入關中位尚書左僕射華山郡王澄弟嵩字道
高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
便遊田帝聞而大怒詔曰嵩大司馬薨殂甫爾便以鷹犬
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
免官以兼武衛將軍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
身備三仗免冑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
悅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

縣侯初孝文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於宮內既平顯達
回次穀塘原帝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
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
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宣武即位為揚州刺史威名大振
後為妾穆氏為蒼頭李太伯等所害諡曰剛侯第二子世
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孝莊時遷吏部尚書尒朱兆
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為都督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
無拒守意便隔岸遙拜遂將船五艘迎兆軍兆因得入京
邑破殘皆世儁之罪時論疾之尒朱世隆所昵孝武
立封武陽縣子世儁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為中

尉彈糾坐免官孝靜時位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興和
中薨贈太尉諡曰躁侯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孝文時累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
刺史楨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
帝聞其致感賜帛千匹以褒美之徵赴講武引見於皇信
堂戒之曰公孝行著於私庭令問彰於邦國既國之懿親
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
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
三者不去禍將生焉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孝文
以楨孝養聞名內外特加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

錮終身以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
史帝餞楨於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者聽射當使
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帝送楨下階流涕而別太和二十年
五月至鄴上日暴雨大風凍死者數十人楨又以旱祈雨
于羣神鄴城有石季龍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云三日不
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諡曰
惠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薨猶追奪爵封
國除子英性識聰敏善騎射解音律微曉醫術孝文時為
梁州刺史帝南伐為漢中別道將引後大駕臨鍾離英以
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追討帝許之

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宣武即位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尋詔英率衆南討大破梁將吳景宗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恭憂死三關戍棄城而走初孝文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及為陳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宣武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既而梁入寇肥水詔英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梁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梁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梁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洛淮東走乃收米四十萬石英追奔至馬頭梁馬頭戍主委城

遁走遂圍鍾離詔以師行已久命英為振旅之意英表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剋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願聞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為山之功中途而廢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退士衆沒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為百姓後京兆王愉反授英王封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郢州中從事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梁

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縣瓠人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苟仁將兵守縣瓠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為所虜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汝南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帝不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攻縣瓠剋之乃引軍而南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凡禽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

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薨贈司徒公諡獻武王英子熙字真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略固請乃止累遷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歷中職遷後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七日大風寒隨從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並為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叉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乃起兵討之熙起兵甫十日為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荊魏郡太守李孝怡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叉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

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曰初熙以汴下絕叛於熙死熙旣蕃王加有文學風氣甚高始鎭鄴知友才學之士袁翻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及將死復與知故書恨志意不遂時人矜之又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熙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世以爲寔及熙之禍識者以爲有報焉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公謚曰文莊王熙弟略字儁興位給事黃門侍郎熙敗略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賓始賓便爲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栗法光家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略舊識刁雙時爲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潛遁江左梁武甚禮敬之封中山王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梁乃以略爲大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尋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爲人與法僧言未嘗一笑梁武後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其豫章王綜以城歸

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將士五千人悉見禽虜明帝敕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略梁乃備禮遣之明帝詔光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除略侍中義陽王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迎之近郊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後栗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兗州刺史略所經一食一宿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後爲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唯具臣而已尒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加贈太保司空公謚曰文貞英弟怡位鄯善鎭將在鎭貪暴爲有司所糾逃免莊帝初以尒朱榮婦兄贈太尉扶風王子肅封魯郡王肅弟暐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莊帝初封長廣王尒朱榮死世隆等推暐爲主年號建明尋爲世隆廢節閔立封爲東海王孝武初被殺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位沃野鎭都大將甚有威名薨謚康王子鸞字宣明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藝稱頗爲北都大將孝文初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與安南將軍盧陽烏李佐攻赭陽不剋敗退降爲定襄縣王後以留守功還復本封宣武時爲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繕起佛

寺勸率百姓大爲土木之功公私費損頗爲人患宣武聞
之詔奪祿一周薨謚懷王子徽字顯順粗涉文史頗有吏
才宣武時襲封爲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時譽明帝時爲
幷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安菜若少徽輒開倉振之文武
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人災弊況
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給後
奏明帝嘉之加安北將軍汾州山胡恃多劫掠自徽爲郡
羣胡自相戒勿得侵擾隣州汾肆之人多來詣徽投訴徽
裸口判除秦州刺史還都吏人泣涕攀車不能自已徽單
馬當驥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改授度支尚書
兼吏部尚書尋爲正徽以選舉法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
乖舊體但行之日久難以頓革以徒同者若年勞等者進
擬于時稱爲平允除侍中餘官如故徽表乞守一官天下
士子莫不歎息咸曰城陽雖選賞者復何所希怨嗟之聲
俄然上徽還令兼吏部尚書尋遷尚書令時靈太后專制
朝綱頹褫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
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復識者疾之又不
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深姦通及深受任軍府每
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
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之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

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
邑通前二萬戶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徽爲莊帝親待內
懼尒朱榮等故有此辭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
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壻徽性佞媚善自取
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寵莫與比焉遂與彧等勸帝圖榮
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
馬宗師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散亡
及尒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算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
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
策者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惜財用於時有
所賞錫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莊帝雅自約狹
尤亦徽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
頗厚苗每致忠言徽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
而豺聲復將露也及尒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
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
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
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尒朱兆孝武初贈使持
節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獻子延襲爵齊受
禪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

曰敬無子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為後彬字豹兒
從有將用為夏州刺史以貪惏削封後除汾州刺史胡
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彬請兵二萬帝大怒曰必須大衆者
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身先將士討胡平之
贈散騎常侍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性通率有豪氣宣
武時累遷河南尹融性尤貪欲恣情聚斂為中尉所
彈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
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軍於汾經略為胡所敗後
賊帥鮮于脩禮寇瀛定二州長孫承業等討之失利除
融車騎將軍為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深等共討脩禮
而度支尚書葛榮殺脩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
於陣見殺贈司空公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公加前後
部鼓吹諡莊武子景哲襲景哲弟朗即廢帝也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諡曰康無子獻文
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後改名
思譽孝文時為鎮北大將軍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
告削封為庶人太和末復王封薨諡密王子景略襲位幽
州刺史薨諡惠王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少聰敏為外都大官斷獄有稱車
駕南伐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六軍

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者之體
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帝謂司
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
然定都洛邑休從駕至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
帝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帝幸其第流涕問
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及薨至殯車駕三臨帝至其門改
服錫衰素弁加絰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詔
贈假黃鉞加羽葆鼓吹悉準三老尉元之儀帝親送出郭
慟哭而返恩禮莫比宣武世配饗廟庭
太中大夫除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
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落鎮以憑胡占城
寶惟西藩奧府而帶原隰并溝地平樣牧饒廣標材
華陰隱遷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
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乙乎昭鑒遂詔
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薨贈朔州刺史子超字化生
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後復本封尒朱榮
入洛遇難見害超弟琰字伏寶大統中封宋安王薨諡曰
懿子景山

景山字寶岳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以軍功累遷
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大將軍平原郡公

州總管決令明爾賊盜屏跡部內大清徵爲侯正帝嗣
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鄭州總管宇文亮反以輕
兵襲孝寬寬爲亮所薄景山擊破之以功拜亳州總管隋
文帝爲丞相尉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冑與迥通謀陰
以書誘景山景山執使封書詣相府進位上大將軍以軍
功還安州總管進柱國隋文帝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
伐陳以景山爲行軍元帥出漢口將濟江會陳宣帝殂有
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
于家贈梁州總管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爲秦王
左右大業中爲西平郡通守熙弟頊平清狂無行宣武初

爲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帝以戚近不忍
致之法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帝崩乃得
出靈太后臨朝以其不悛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離禁
還家付宗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裸
其妻王氏於其男女前又強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
尉侯剛案以不道處絞刑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卒
論曰平陽諸子熙乃忠非京兆之亂悰實有辭臣之譽貴
有其稱矣當獻文將禪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廷諍德
音孔昭一言興邦其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
因累朝寧濟夷險社稷是任其梁棟之寄乎順蹇諤仗節
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後相非命惜矣嵩有行陣之氣傑
以裂冠之徒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著聲
於時熙略兄弟早播人譽或才疏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
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壽考家聲徽飾智
矯情外詐以忠永安之禍誰任其責究其終迹固其宜哉
江陽武樂陵蓋不足數請王聽斷咸重見稱於太和美矣

列傳第六　北史十八

方洽　周益　周之冕　孫粹然　校正

文成五王

獻文六王

孝文六王

文成皇帝七男李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頓辱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謀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諡曰厲子詮字搜賢襲宣武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釁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以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諡曰武康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攻信都鑒既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鑒

斬首傳洛詔改姓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鑒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鑒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孝武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諡武襄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諡曰莊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詔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自漢已降多無此禮庶仰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親王有朞親者爲之三臨大功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緦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者欲於大斂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緦衰而弔既殯之緦麻理在無疑大斂之臨當否如何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哀於闔棺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方遵前軌臣等以爲若朞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斂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既臨之後受慰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不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 陛下躬親撫視羣臣

殊駕臣等議以爲不宜復改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
哭於東堂而廣川既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
是矣吳帝詣將大斂帝素委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
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
爲宜卑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
芒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
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
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
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
戶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

得任意詔贈諡武衛將軍諡曰剛及葬帝親臨送之子靈
道襲卒諡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
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內都大官孝文嘗與簡俱
朝文明太后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孝文
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
起居供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
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
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簡薨時孝文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
慕摧絕不自勝任但虛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諡

曰靈王宣武時改諡曰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以納
不以禮不許其爲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
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諡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諡曰孝詔京兆康
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
郡王子琛繼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
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在州貪惏及
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
不致何可敘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始學獻金字孝經
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万計騰爲言

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東
益南秦二州氐反詔琛爲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既總
軍省求欲無厭進討氐羌大被摧破內恃劉騰無所畏憚
爲中尉彈糾會赦除名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
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和龍鎮都大將營
州刺史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
尉諡曰匡子延明襲宣武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飢
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明帝初爲
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羣

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万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
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
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
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
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為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
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蕭衍遣其豫章王
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
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
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彫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
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
顥敗奔梁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
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
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
筭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為之注皆行於世矣孫長儒孝
靜時襲祖爵

獻文皇帝七男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
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惠
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詳

咸陽王禧字永壽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
大官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閑靜別置學選忠信博閑

之士為之師傅以成之孝文以諸弟典三都職謂禧曰
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
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文明太后亦致誡勗出為
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孝文餞於南郊又以濟陽王鬱枉
法賜死之事遣告禧因以誡之後禧朝京師詔以廷尉卿
李沖為禧師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脩之門禧取任
城王隸戶為之深為帝責焉以諸王婚多猥濫於是為禧
娉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娉故中散代郡穆
明樂女廣陵王羽娉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潁川
王雍娉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娉廷尉卿
隴西李沖女北海王詳娉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
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
詔曰畫野由君理非下請乃除司州牧詔以禧元弟之重
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孝文引見朝臣詔斷
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
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
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
下復成被髮之人朕嘗與李沖論此沖言四方之語竟知
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沖之此言應合
死罪乃謂沖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

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何為而違前詔禧對
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外遣之罪實合處刑孝文曰
若朕言非卿等當須廷諍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
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孝文以禧長兼太
尉公後帝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元弟禧戚連
皇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飴鼎朕恒思君有空授之名臣貽
彼己之刺今幸其宅徙屈一賓良以為愧帝常於兄弟以
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而終不改操
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受遺輔政雖為宰輔之首而
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簡娉以恣其情

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恪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
尫疹實憑諸父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
進位太保領太尉帝既覽政禧意不安而其妃兄兼給
事黃門侍郎李伯尚謀反帝時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
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
決遂約不洩而散直寢苻承祖薛魏孫與禧將害帝是時
帝息於芒山止浮圖陰下少時睡臥魏孫便欲發延承祖
私言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魏孫且止帝尋覺
悟俄有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尚禧意不疑乃與臣妾
向洪池別墅遣其齋帥劉小苟奉啟云檢行田牧小苟至

芒領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言欲告反乃
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將士所在追禧禧
自洪池東南走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龍武禧憂迫謂
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欲□憶舊謎云眠則
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己都不有心於規刺也
禧亦不以為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
度洛水至柏堆顧謂龍武曰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
計龍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禽送華林
都亭著千斤鎖格龍武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
敕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勒

孝文觀台宿有逆謀氣言於禧曰玄象殺汝終為逆謀會
無所成但受惡而已至此果如言禧臨盡畏迫喪志乃與
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言坐多取
此婢貪逐財物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
言遂賜死私第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
自餘家財悉以分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
流外多百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宮人歌之曰可
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
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
南者雖富貴聞弦管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長子通字暈

通竊入河內太守陸琇家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通
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乃與二弟昌
曄奔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諸子並聽附屬籍後復
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
所出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梁武甚重之封為咸陽王
翼讓其嫡弟曄梁武不許後為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翼
謀舉州入國為梁武所殺翼弟樹字秀和一家獨立美姿
貌善吐納兼有將略位宗正卿後亦奔梁梁武尤器之封
為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為將領窺覦邊服及尒朱榮之害
百官也樹時為郢州刺史請討榮梁武資其士馬使擾境
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鵠為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
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
期說之樹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殺白馬為盟樹恃誓不
為戰備與杜德別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樹年
十五奔南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欷
初發梁睹其愛姝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
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樹將死杜德忽得狂病
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聲不絕舍人李昭詩奉使向秦
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
昭覺甚惡之及至隴口為賀拔岳所殺子鵠尋亦為逆□拔所

北史列傳七　九

殺孝靜時其子貞自梁求隨聘使崔長謙赴鄴梁
許之詔贈樹太師司徒尚書令貞既至尋還江南位太子
舍人及侯景南奔梁武以貞為咸陽王送景使為魏主未
濟而景敗曄字世茂梁封為桑乾王卒於南坦一名穆字延
和慠很凶粗因飲醉之際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為道路
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
晉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觀汝所
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為驢王禧誅後坦兄翼樹
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
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
復還崇寵少異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
弟為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擒坦
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己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
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
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肯苦見猜忌忘在
原之義腰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
累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師司州牧
雖位重任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為御史劾奏
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為特進出為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
百姓納賦除常調別責絹五匹然後為受性好畋漁無日

北史列傳七　十

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
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為太傅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
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
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
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位大將軍孝文篤
愛諸弟以幹抱戾別遣誡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
常侍盧陽烏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
督冀州刺史帝親餞於郊誡曰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
有邦國得不勵世詔以李遲為長史唐茂為司馬盧尚

高州李刊八　北史列傳七上　十一

之為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馮等諫幹殊不納州表斬盜
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繼而不劾詔曰尚書曲
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闇於政理律外重刑並可推聞後轉
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
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政典御史中尉李
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屏左右而誡之而幹悠然
不以為意彪表彈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
所及至密使左右察其意色無有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
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薨諡曰靈王陪葬長陵子謐襲
封幹妃穆氏表謐及謐母趙等悖禮憾常詔曰妾於女君

猶婦人事姑舅妾事於君母禮亦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
猷可付宗正依禮正罪謐在母喪聽聲飲戲為御史中尉
李平所彈遇赦復封後為岐州刺史謐性暴虐明帝初臺
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
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謐聞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
數日間謐召近州人夫閉四門內外嚴固搜捕城人楚掠
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謐怖登
樓毀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
將軍王靖馳驛喻之城人既見靖至開門謝罪乃罷謐州
除大司農卿遷幽州刺史謐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

山州李刀　北史列傳七上　十二　沈

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車駕出拜圓丘謐與妃乘
赤馬犯鹵簿為御史所彈靈太后特不問薨高陽王雍幹
之母弟啓論謐贈假侍中司州牧謚貞景謐兄諶字興伯
性平和位都官尚書尒朱榮之入洛陽啓莊帝欲遷都晉
陽帝以問諶諶爭之以為不可榮怒曰何關君而固執也且
河陰之役君應之諶曰天下事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
而恐元諶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
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諶其從弟世隆固
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見宮
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一昨愚志有還京之意今見

皇居壯觀亦何用去河洛而就晉陽臣愚以為尚書言深
不可奪是以遷都議因罷永安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封魏
郡王諶本年長應襲王封為其父靈王愛其弟謐以為世
子莊帝詔復諶封趙郡王歷位司空太保太尉錄尚書事
孝靜初拜大司馬薨諡孝懿諶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
忽之諡弟譚頗強立少為宗室推敬卒於秦州刺史譚弟
讞貪暴無禮仕太中大夫封平鄉男河陰遇害廣陵王羽
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為外都大官羽少聰惠有斷
獄之稱後罷三都以羽為大理典決京師獄訟遷特進尚
書右僕射又為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持

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領廷尉卿及車駕發
羽與太尉元丕留守帝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
從至雁門乃令羽歸望其稱效故賜如意以表心十八年
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績
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
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績行詔
以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
為躁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孝文臨朝堂考群臣顧謂
羽曰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
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帝又謂

羽曰汝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
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
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
邪佞之心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叔
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今解卿少師
之任削祿一周謂吏部尚書澄曰觀叔父神志驕慠可解
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
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
尉羽曰卿恭懃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為長兼
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陽烏曰卿在集書雖非

高功為一省文學之士常不以左史在意今降卿長兼王
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
乞伏義受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罪應大辟但以事經叔
翻故不能別致貶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
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謂散
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
起居不修今降為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又謂諫議大
夫李彥卿與其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為元士又謂中庶子游
肇及中書舍人李平卿學可觀可為中第初考文昭陸叡
于烈等前曰陛下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

知若永居恒北遇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不免面牆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葉知名亦不可得也帝大悅帝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親受人訟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帝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車駕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詔羽曰遜服之寄故唯宗良唯酒唯田可不誠歟宣武即位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內面授司徒請為司空乃許之羽先淫員外郎馮俊興妻夜私遊為俊興所擊積日祕匿薨於府宣武親臨哀贈司徒謚曰惠子恭別有傳恭為節閔帝恭兄欣字慶樂性粗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王後封淮

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孝武入關中欣投託人使達長安為太傅錄尚書事欣於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廣平諸王皆居其下又為六宗師進大冢宰中軍大都督大統中為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為太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遷大丞相薨謚曰孝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所設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為世所鄙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倜儻不恒孝文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眞率素或年器晚成太和九年封潁川王或說雍待士以營聲譽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為諸王用聲名何為改封高陽王為相州刺史帝誡曰為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宣武初遷冀州刺史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司州牧帝行幸雍第因宴家人之禮遷司空轉太尉加侍中尋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明帝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柏堂諮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為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別敕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

殺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為冀州刺史雍表暴忠罪陳已不能匡正請返私門靈太后以忠保護之勳不問其罪除雍侍中太師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已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為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朝晡侍講明帝覽政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又詔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內外與元叉同決庶政歲祿粟至四萬石伎侍盈房榮貴之盛

莫及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欲以為妃宣
武以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
後疎棄崔氏別房幽禁僅給衣食而已未幾崔暴薨多云
雍歐殺也靈太后許賜其女妓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丁
鵝自至宮內料簡四人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
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謚文穆雍識懷短淺
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為時情所推自熙平以後朝政
褫落及清河王懌之死元乂專政天下大責歸焉嫡子泰
字昌願有時譽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贈大尉公高陽
王謚曰文子斌襲斌字善集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

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為孫文襄所賞齊天保初准
例降爵為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
還至白狼河以罪賜死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群太和九年封始平
王加侍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及有所知啓求
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
文大奇之敏而耽學雅好屬文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
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領宗子軍宿衛左右轉
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帝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桐
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竹並茂詎能降

鳳乎勰曰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
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下帝
曰魏明以椅桐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
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
臣應制詩至勰詩帝乃為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
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
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琢一
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
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
人之之秋何容方退後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

傍有大松樹十數根時帝進繖遂行而賦詩令示勰曰吾
作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也時
勰去帝十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
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亦調
責吾耳詔以勰所生母潘氏為彭城國太妃又除中書監
侍中如故帝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
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營異同而建此
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
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
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慚前烈帝親講喪

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
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
解浮疏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
傳說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得
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
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
從南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為人所獲勰言於帝曰始
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
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成說至明便大
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

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對曰水
德之應遠稱天心帝令勰為露布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
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為才達但
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為
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
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帝為家人書與勰曰每欲
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官乃中監風標才器實
足軌範宗制之重捨汝誰寄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帝不
豫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謇
當世上醫先是假歸洛陽及召至勰引之別所泣涕執手

而謂勰曰至尊不眠明及引入謁帝使欲進藥然以
□神力序數叫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為壇於汝水濱依
周公故事告天地及獻文為帝請命乞以身代帝疾有損自
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其側飲食必先嘗之
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勳
之禮以勰功為羣將之最尋以勰為司徒太子太傅侍中
如故俄而承將陳顯達內寇帝復親討之詔勰持節都督
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時帝不豫勰辭侍疾無暇更請一
王總當軍要帝曰吾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
帝寢疾甚謂勰曰今吾當成不濟霍子孟以異姓受

付況親賢不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為知己盡命
況臣託靈先皇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膂每跨時
要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臣非所以辭勤請免正欲仰
成陛下日鏡之明下令愚臣獲避退之福帝久之曰吾尋
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
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
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
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
挹之性也帝崩于行宮遏祕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
及左右數人為計奉遷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

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聽事，得加斂櫬，還載臥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為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武，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不解帶，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遷怒，勰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帝昇遐，齊將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逼迫，勰內雖悲慟，外示舍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介之過。勰上謚議：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上尊號為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陵曰長陵。帝從之。既葬，帝固以勰為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頻表懇切，帝難違遺敕，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為都督、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帝不許，乃述職。帝與勰書，極家人之敬，請勰入京。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復授司徒，又詔以本官領揚州

刺史。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齊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勰部分將士，頻戰破之。淮南平，徵還領司徒。初，勰之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求還江外，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為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時咸陽王禧以驕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帝，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帝遵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為恒州，烈深以為忿。烈子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帝，宜早自覽政。時將礿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遣于烈將壯士六十人召禧、勰、詳等，引見。帝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沖操。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詔乃為勰造宅，務從簡素，以遂其心。勰因是作蠅賦以喻懷。又以勰為太師，勰遂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為書於勰，崇家人之敬，勰不得已而應命。帝前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王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率羽林武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帝不納。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入坐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又加侍中。勰敦尚文

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三十卷名曰
要略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
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尚書令高肇性既凶愎又肇兄女入
為夫人順皇后崩帝欲以為后勰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
屢譖勰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
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擢構成其事肇初令
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訪暉暉明勰
無此帝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為證乃信之永平元年
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
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固辭不得已意甚憂懼與妃訣而

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挽而入宴於禁中夜皆
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至勰曰一見
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勰二
下勰大言稱冤武士又以刀築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
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出載屍歸第云因飲而薨勰妃
李氏司空沖之女也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
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帝
為舉哀於東堂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
流涕曰高肇小人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景
明報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勰薨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

為之不食但飲水而齋追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
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鑾輅九旒武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
葆鼓吹轀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謚保大定功曰
武善問周達曰宣宜謚武宣王詔可及莊帝即位追號文
穆皇帝妃李氏為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稱肅祖節
閔帝時去其神主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劭善武藝少有氣節
明帝初梁將寇邊劭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
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不許累遷青州刺史孝
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為安豐王延明
所啟徵入為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為無上王尋遇害河

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為文恭皇后子韶字世胄好
學美容儀初爾朱榮將入洛父劭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
守鄭仲明仲明尋為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
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為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
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
副舉刃逼之客乃退韶遂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居
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
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
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
侍中錄尚書事司州牧特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為縣

行溫裕以高氏婿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惠
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脩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帝剃
韶鬚髯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爲嬪御譏
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
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
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式等二十五家餘
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及
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並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
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
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

甲鄴下爲之久不食魚世哲從弟黃頭使與諸囚自金鳳
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獄畢
義雲餓殺之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孝
文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
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
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 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
爲前軍駕南伐詳行中 守孝文臨崩顧命詳爲司
空輔政宣武覽政爲中 錄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
反詳表求解任制不許 以詳從侍中錄尚書事如

故詳之拜命其妻[illegible]其中桐樹大十圍以一[illegible]
爲慶初宣武之覽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
其司徒大將軍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
者知其不終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百僚憚之而貪營
財貨於東掖門外規占第宅[illegible]至於其弁而
不見許狀擁狹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親加詈
唶然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死
葬訖猶毀隧視之又烝於安定王燮妃高氏即茹皓妻姊
皓既素附於皓又緣淫好往來綢繆詳雖貪侈後宣武禮敬
尚隆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帝每潛幸其

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
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
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
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爲必死亦乘車傍
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願富貴但令
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
敗之理後爲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南第帝
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冑常季賢陳掃靜
等專恣之狀促即收禁南臺又虎賁百人圍守詳第慮
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

刑婢狀詳母高見與朝有號亦不能自勝詳言當如中尉所糾僕憂也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寶愛之果爲取以吾何愛乎至明此暉等皆賜死弘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援甚嚴徙就太府寺免爲庶人別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詳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此夜母妻不來死於奴婢手中詔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恐令

奔赴賵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乃以淫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姦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啖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令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創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户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壻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永平元年十月詔追復王爵謚曰平王子顥襲顥字子明少慷慨有壯氣爲徐州刺史爲御史彈劾除名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干騏驎寇亂豳華諸州乃復顥

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達賊敗豳華之閒後爲前軍都督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武泰初爲相州刺史以禦葛榮尒朱榮入洛推莊帝授顥太傅顥以葛榮南侵尒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事不諧遂與子冠受奔梁梁武以爲魏主假之兵將令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年號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率兵於考城拒之爲顥所禽莊帝北巡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戰屠城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

所統南兵陵竊市里朝野失望時又酷僞公私不安莊帝與尒朱榮還師討顥顥自於河梁拒戰冠受戰敗被禽顥自轘轅出至臨潁爲臨潁縣卒所斬初顥入洛其日暴風欲入閶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有恒農楊曇華告人曰顥必無成假服衮冕不過六十日又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三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孝武初贈太師大司馬顥弟頊莊帝初封東海王位中書監及顥入洛成敗未分使以音氣自得爲時人笑顥敗被禽爲人執送斬於都市孝武初贈太尉

孝文七男林皇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帝廣平文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懌汝南王悅鄭充華生皇子恌未封夭

廢太子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后親爲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爲皇太子及冠恂於廟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誡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禮帝皆爲定及恂入辭帝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

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山陵北海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帝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朝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孝文幸崧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

射李沖並免冠稽首而謝帝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置之河陽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帝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帝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齎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殮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爲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帝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暴病數日死

初帝將爲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娉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帝嘗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太子尚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身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宣武初爲護軍將軍帝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

處恒若家人焉遷中書監為納順皇后妹為妃而不見禮
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
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為
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強
令為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
誕乃表勸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
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
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
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不接
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孝武

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求
侍要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
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
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為殺害主上遂為壇於信都
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為
皇后孝武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
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
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手
盡其私情雖鎖縶之中飲賞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
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以面見至尊於

是歔欷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
以小棺瘞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
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惠美姿貌孝文愛之彭城王勰
甚器異之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
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群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
怒不形於色太和 年封孝武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
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眾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
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
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錄囚

徒以擬雪冤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
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
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孝武曰臣聞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山宣尼以為深譏仲叔軒懸
丘明以為至誡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
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
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
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孝
武笑而不應孝明熙平初遷太尉侍中如故懌詔裁門下之
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

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重使於
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眾之科禮
絕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
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誑誘
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
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懌孝明懿叔
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輔以天下為已任
領軍元叉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以黜
之為叉所疾叉黨人通直郎宋維希叉旨告懌謀反禁
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得雪乃釋焉懌以忠

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為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
正光元年七月叉與劉騰逼孝明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
後宮囚懌於門下省誣懌罪狀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
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
喪為之劈面者數百人
廣平王懷闕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
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孝武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為性不倫俶儻難測悅妃閭
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
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朮之屬時輕與出採之宿於城外

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
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住於別第
靈太后敕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牀蓐瘡尚未愈
太后因悅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三蕃其有正妃
疾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
河王懌為元叉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
之盡其私佞叉大喜以悅為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
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
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仍呼阿兒親自循撫之悅
乃為大剉碓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

能行異事姦偷畏之而暫息及尒朱榮舉兵向洛悅遂奔
梁梁武厚相資待莊帝崩遂立為魏主號年更興節閔初
遣兵送悅置於境上以覬侵逼及齊神武既誅尒朱以悅
孝文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清狂如故動為罪
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以
悅屬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殺害之贈假黃鉞太師司
州牧大司馬王如故諡曰文宣子穎與父俱奔梁遂卒於
江左
皇子恌年七歲景明元年薨殯於華林東閣葬於
文昭皇后陵東後以增擴文昭后墳塋徙窆於尚

論曰文成五王安豐持操令望延明學業該贍加以雅談之氣及乎永安運迍寇戎卒致奔亡亦其命也獻文諸子□□□太和之訓而咸陽終於逆節廣陵終於衆中人而無從□□側道死高陽器術缺然終術棟除至於挑戰貴乃其劉氏宜乎以免彭城忠而樹行及夫在安觀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則昆匪佗之訓霍光異姓之誠事實衆之覺而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閒言一入卒不全生嗚呼周成漢昭未易遇也北海義昧鶺鴒奢淫自喪雖禍發萌牖亦衍貽伊戚□□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與術其天將覆之庶人險暴之性自幼而長終以廢黜不得其終斯乃未均之性

北史列傳七　廿五

憂發不能訓也京兆早有令問晚致顛覆昔於功終奇不慎乎清河器識才譽以懿親作輔時望也誠終如盡獨見之通運膺道消曉把憲權之手悲哉廣平早歲驕盈汝南性致徃途撥其終始俱不足論而況以天人所棄卒罹猜懼之氣蓋也遇之尤也緩自西遷之後權移周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推命已遷枝葉榮茂足以相於前代矣

列傳第七　北史十九

周寬　孫粹然　校正

列傳第八　北史二十

衛操
莫含
劉庫仁 弟子羅辰 羅辰曾孫仁之
尉古真 從玄孫瑾
穆崇
奚斤
叔孫建
安同
庾業延

北史列傳八上

王建
羅結
婁伏連 曾孫寶
閭大肥
奚牧
和跋
莫題
賀狄干
李栗
奚眷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
操爲牙門將當魏神元時頻自結附及神元崩後與從子
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來歸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桓
帝以爲輔相任以國事及劉石之亂桓帝匡助晉氏操稍
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邗城南以
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統國御衆威禁大
行國無姦盜路有頌聲威武所向下無交兵招喻六狄咸
來歸誠奉承晉皇扞禦邊疆王室多難天網弛縱豪心遠
濟靡離其殃嚴翦逆命姦盜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子姦
黨猶逆東西狼跱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衆肆暴虐用將

士鄴洛擾除棄親求疏乃招異類屠各匈奴刀刃千里長
蛇塞路晉道應天言展良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
護匈奴中郎將東瀛公司馬騰才神絕世規略超遠欲求
外救朝臣莫應簡賢選士命茲良使遣參軍壺倫牙門中
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鞬等馳奉檄書至晉
陽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存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翼操展
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謀論蕃蔽翼衛內外鎮靜四方
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暉外動亦操克濟方州動烈
光延於平之日納貢充蕃馮贈巍巍步趾三川有德無祿
大命不延年三十九以永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薨

殞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感欷歔悲痛煩冤載呼
載號遠近親軌奔赴梓廬仰訴造化痛延悲夫時晉光熙
元年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鴈門段榮於大邗掘得此碑文雖
非麗事宜載焉故略附於傳操以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
宗室鄉親入國者衛勤安樂亭侯衛崇衛清並都亭侯衛
沈段繁並信義將軍都鄉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
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
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內侯皆爲桓帝所表授也六脩之
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
碑雄字世遠澹字世雅並勇健多計畫桓帝並以爲將常隨

征伐雄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
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並見委任衛操卒後俱爲左
右輔相六脩之逆國內大亂雄澹並爲群情所附乃與劉
遵率烏丸晉人數萬而叛劉琨聞之大悅如平城撫納之
欲因以滅石勒後爲勒將孔長所滅

莫含鴈門繁畤人也劉琨爲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
常交通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及爲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
琨琨喻遣之乃入參國官常參軍國大謀卒於左將軍關
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或音訛謂之莫
回城云子顯昭成世爲左常侍顯子題道武初爲大將以

功賜爵東宛侯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
爲濟陽太守後道武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
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
入與論興造之制題久侍頗怠賜死題子雲好學善射
道武時常典選曹賜爵安德侯遷散騎常侍參軍國謀議
太武克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
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卒謚敬公
劉庫仁字沒根獨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豪俠有智略母
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爲南部大人建
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道武未立苻堅以庫仁爲陵江將

軍關內侯令與衛辰分國衆統之河西屬衛辰河東屬庫
仁於是獻明皇后攜道武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
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廢易節苻堅處衛辰在庫仁下衛
辰怒叛攻庫仁庫仁伐衛辰破之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
厚其資送慕容垂圍苻丕於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
史王永于薊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助永擊規大破之庫仁
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畤先是慕
容文等當徙長安遁依庫仁部常思東歸是役也文等夜
率三郡人攻殺庫仁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走
丁零庫仁弟眷繼攝國事眷第三子羅辰機警有智謀謂

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爲意後庫仁子顯
果殺眷而代立顯既立又謀逆及道武即位討顯于馬
邑追至彌澤大破之顯奔慕容驎驎從之中山羅辰即宣
穆皇后兄也顯既殺眷羅辰遂奔道武顯恃強每謀逆羅
辰輒先聞奏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永安公以
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子殊暉襲爵位并
州刺史卒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謚曰貞子尒頭位魏昌
襄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字山靜少有操尚粗涉
書史歷位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
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曰敬仁之外示

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麤飯冷菜衣服故敝
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爲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中或撾一
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
過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
稽緩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神武大加
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撻
吏人以此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齊帥溫元與交
款元與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
之仁之百父歸真君中除中散大夫性寬和與物無競未
嘗言人善惡曾遇患書以殺行以偷齒輒乞歸詐睡不見亦不

泄之此奴走入蠕蠕方笑言亦無損也獻文末除委答
尚書孝文初位東雍州刺史賜爵永安侯卒子習字阿龍
好周人之急與王仲興自平城被追赴洛家貧不能自達
尚書事宣武時仲興寵幸乃奏除給事詔號黃河以
通船漕授龍門都將歷年功不就坐流元暉僭立授大鴻
臚卿子挑湯位終奉朝請
尉古眞代人也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將
肆逆古眞知之密以馳告染干疑古眞泄其謀乃執拷之以
兩車軸押其頭傷其一目不服乃免之後從平中原以功
賜爵東州侯明元初爲鴻飛將軍鎮大洛卒於定州刺史

魏書列傳　二十

子億萬襲古眞弟諾以忠謹著稱從道武圍中山先登傷
目道武歎曰諾兄弟並毀目以建功勳誠可嘉也賜安樂
子從平姚平還拜國部大人太武時改邑遼西公卒第八
子歡襲諾長子眷忠謹有父風明元時執事左右爲太官
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詔眷追之遂至虜庭禽之大檀
前由是以驍烈聞太武即位命眷與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
人分典四部綰奏機要加陳兵將軍　文成時拜侍中太尉
封漁陽王與太宰常英等錄尚書　文成以然符以寒雪
方降議還眷曰今去都不遠而旋　必疑我有内難方寒
垂宜更進前帝遂度漠而還帝以　元老賜杖履上殿薨

諡曰莊子多侯襲多侯少有武幹獻文時假節鎮護
戎校尉敦煌鎮將至求輕騎五千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
敵取資平定爲効弗許孝文初又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
西域路帝善其計以東作方興難之爲妻元所害多侯弟
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略稍遷太中大夫明帝時朝議送蠕
蠕主阿那瓌還國慶賓上表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臺
元孚慶賓後拜肆州刺史時介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
慶賓惡之據城不納榮襲之拘還秀容呼爲假父後以慶
賓還鄉尋起爲光祿大夫督鎮汝陰還朝卒贈司空子瑾
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以外姑門外稍遷直後司馬子如

北史列傳　七

執政瑾娶其甥皮氏爲妻由此除中書舍人後除吏部郎
中齊文襄崩文宣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正典機密天保
中累遷七兵尚書侍郎孝昭輔政除吏部尚書武成踐阼
趙彥深本子如賓僚元文遙和士開並帝鄉故舊共相薦
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秘密由是朝之機事
頗亦預聞後爲尚書右僕射卒武成方在三臺饗宴文遙
奏聞敬不樂遂罷飲瑾外雖通顯内闕風訓閨門穢雜爲
世所鄙有女在室忽從奔誘瑾遂以適婦姪皮逸人瑾又
通寡嫂元氏瑾嘗譏吏部郎中頓丘李構云郎不稽古構
對令史云我實不稽古未知通嫂得作稽古不瑾聞大慙

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援名流但不之別也有賈參始
者儀望雖是儒生稱洪充聘陳使司徒右曹祖宗儒文雅
但不足言將為當世莫及好學矣人搖脣振足為人所哂
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又少威儀子德載以術數貴之
便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呼云兒出開者皆笑及位任重使
大躁急省内郎中將論事者逆即詬詈既居大選彌自驕
很受子賄特其親通多所談薦大有受納瑾死後其弟靜
發而殺之子戢坐決鞭二百配北營州初瑾為聘梁使梁
人陳昭善相謂瑾曰二十年後當為宰相瑾出私謂人曰
此公宰相後不過三年當死昭後為陳使王兼散騎常侍

至齊瑾時兼右僕射鳴騶鐃吹昭後謂人曰三年當死果
如言焉偃載位通直散騎侍郎瑾弟地干機悟有才藝馳
馬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武時位庫部尚書加散騎常
侍領侍輦郎奉上忠謹尤善騎射太武見其效人舉措忻
悅不能自勝甚見親寵參軍國大謀時征平原試衝車以
攻冢地干為冢所擊折脊而卒帝親往哭慟贈中領軍燕
郡公諡曰惠子長壽位右曹殿中尚書賜爵晉陽公卒於
涇州刺史古眞族玄孫聿字成興性耿介明帝時為武
衛將軍時領軍元叉執權百寮莫不加敬聿獨長揖不拜
尋出為涼州刺史涼州絲色天下之最叉送白綾二千匹

令深聿拒不受叉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按無狀還任卒
穆崇代人也其先代効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崇少以盜竊
為事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後劉顯
之逆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道武眷謂崇曰
顯若知之雖刀劍刳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
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道武馳如賀蘭部顯
果疑眷泄將囚之崇乃唱言梁眷不顧恩義獎顯為逆今
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信之窟咄之難崇外甥于
桓等與崇謀執道武以應之崇夜告道武道武誅桓等北
踰陰山復幸賀蘭部道武為魏王崇從平中原位侍中豫

州刺史太尉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衛王儀謀逆崇預
焉道武惜其功祕之及有司奏謚帝親覽謚法述義不克
曰丁曰此當矣乃謚丁公初道武避窟咄難遣崇還察人
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為舂者所識賊皆
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院中徐乃竊馬奔走宿於大澤
有白狼向崇號崇覺悟馳隨狼奔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
立祀子孫世奉焉太和中追錄功臣以崇配饗崇長子遂
留以功賜爵零陵侯後以罪廢子乙以功賜爵富城公卒
於侍中謚曰靜子眞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敕離婚
納文明太后姊位南部尚書侍中卒謚曰宣壽文追思崇

勳父著作郎韓顯宗與眞選定碑文建於白登山眞子泰
本名石洛孝文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尚章武長公主拜駙
馬都尉典羽獵四曹事後為尚書右僕射馮翊侯出為定
州刺史初文明后幽孝文於別室將謀黜廢泰切諫乃止
孝文德之故寵待隆至自陳久病乞為恒州許之泰不願
遷都潛圖叛乃與定州刺史陸叡及安樂侯元隆等謀推
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頤密表其事帝乃遣任城王澄
發并肆兵討之澄先遣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
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喻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
離心泰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攻煥郭門不克走

出為人禽送孝文幸代泰等伏誅子士儒字叔賢徙涼州
後得還為太尉參軍事子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
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魏末為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
齊受禪卒於司農卿遂留弟觀字闥拔襲崇爵少以文藝
知名明元中位為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
事未嘗有遺漏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太武監
國觀為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
關決焉終日怡怡無慍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太常
八年暴疾薨年三十五明元親臨其喪悲慟左右賜以通
身隱起金飾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

諡曰文成太武即位每與羣臣言及觀未嘗不歎息殺勳以
為自道武以來佐命勳臣文武兼濟無及之者子壽襲爵
尚樂陵公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太武愛重之擢為
下大夫敷奏機辯有聲內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
進爵宜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屬
遭艱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先告故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
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勳未錄臣獨奕世受榮豈
惟仰愧古賢抑亦有虧國典太武嘉之乃求眷孫賜爵郡
公輿駕征涼州命壽輔景穆總錄機要內外聽焉次雲中
將濟河帝別御靜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謂壽曰

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
漠南殄之為易收田訖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
然後擊之若違朕指授為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為
證非虛言也壽信卜筮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吳提果至
京邑大駭壽不知所為欲築西郭門請景穆避保南山惠
保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之太武還以無
大損傷故不追咎景穆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
壽獨陵之又自恃位任以人莫己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
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
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餕餘為時人鄙笑薨贈太尉諡曰文

宇平國龍襲爵尚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為太子四輔卒子伏千襲尚濟北公主拜駙馬都尉卒諡曰康無子伏千弟羅襲爵尚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武牢鎮將頗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勳德之舊讓而赦之轉吐京鎮將深自克勵後改吐京鎮為汾州仍以羅為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人八百餘人詣羅請之前定陽令吳平仁亦有恩信戶增數倍羅以聞人懷之並為表請孝文皆從焉羅既頻薦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州人李軌郭及祖七百餘人詣闕頌羅恩德孝文以羅政和人悅增秩延限後徵為光祿勳隨

例降王為魏郡公累遷侍中中書監務泰之反羅與潛通赦從事務削封為編戶卒于家宣武時追贈鎮北將軍恒州刺史羅弟亮字幼輔早有風度獻文時起家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徙封長樂王孝文時除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博兇悖氐羌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人歸樂表請納之孝文從焉於是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氐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卜為廣業太守豪右咸悅境內大安徵為侍中尚書左僕射于時復

置司州孝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寮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世祖時崔浩為冀州中正長孫嵩為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審推舉尚書陸叡舉亮為司州大中正後拜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為公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期月孝文毀瘠猶甚亮表請上承金冊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數御常膳俯崇郊祠垂惠咸秩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帝引見群臣於太華殿曰將營殿宇今欲徙居永樂以避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毀之能不悽愴今故臨對卿等

與之取別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歷顯祖逮朕沖年受位於此但事來奪情將有改制仰惟疇昔唯深悲感亮稽首請愍之下竊又以去歲役作為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若仍歲頻興恐人力彫敝且材幹新伐頗待餘年帝曰朕遠覽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建靈臺洪漢受命未央是作草創之初猶尚若此況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基欲及此時以就大功人生定分脩短命也蓍蔡雖智其如命何當委之分豈假卜筮移御永樂宮後帝臨朝堂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以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

等中之集中前御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御史中尉世讓以下
遂命請奏案帝親決之及遷都加武衛大將軍以本官董
攝中軍事帝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後帝自小平
津汎舟幸石濟亮諫曰漢帝欲乘舟度渭廣德將以首血
汙車輪帝乃感而就橋渭之小水猶尚若斯況洪河有不測
之虞帝曰司空言是也及罷領穆泰反事覺亮上表自劾
帝優詔還令攝事亮固請父乃許之後徙封頓丘郡公以
紹崇載宣武即位拜尚書令司空公薨宣武親臨小斂贈
太尉諡曰匡子紹字永業尚琅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
位祕書監侍中衛將軍太常卿中書令七兵殿中二尚書

選所生憂免居喪以孝聞又歷衛大將軍中書監侍中領
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稀造人門
領軍元叉當權熏灼曾往紹宅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歎
尚之及靈太后欲黜叉猶豫未決紹讚成之以功加特進
侍中元順與紹同直常因醉入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
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
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喻乃起除侍中託疾未起故免
河陰之害莊帝立尒朱榮徵之紹以為必死哭辭家廟及
見榮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作大
家兒車駕入宮尋授尚書令司空進爵為王給班劍四十

人仍加侍中時河南尹李奬往詣紹紹以郡人謂奬為公
猶以父時封邑且奬國五臣坐待之不為動奬慚懼其位
望奬拜而還議者兩譏焉未幾降王復本爵普泰元年除
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加都督未行而薨贈大將軍
尚書令太保諡曰文獻子長嵩字子岳襲爵位祿少卿卒
國除正國尚長樂公主尹駙馬都尉正國子平城早卒孝
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
壽弟多侯封長寧子位司衛監文成崩乙渾專權召司徒
陸麗麗時在溫湯療疾多侯謂曰渾有無君之心大王衆所
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為渾害多侯亦見

殺觀弟翰平原鎮將西海王觀子龍兒襲爵降為公卒子
弼有風格善自位直涉獵經史與長孫稚陸希道等齊
名而弼已陵物頗以此損焉孝文定氏族欲以弼為國子
助教弼辭以屈帝曰朕欲敦勵胄子屈卿先之白玉投泥
豈能相汙弼曰既遇明時恥沈泥滓會司州牧咸陽王禧
入帝曰朕與卿作州督舉一主簿即命弼謁之因為帝所
知宣武初為廣平王懷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除中書
舍人卒於華州刺史諡曰懿弼弟顗有才力以侍御郎從
孝文征赭陽遇兕一時賜爵涅陽子拜司衛監從太武
田崤山有武突出顗搏而獲之帝歎曰詩云有力如武

乃退之後從征白龍吐京蠕蠕以功進爵建安公後拜殿中尚書出鎮涼州還加散騎常侍領太倉尚書文成時為征西大將軍督諸軍西征吐谷渾坐擊賊不進免官爵後文成以頡著勳前朝徵為內都大官卒贈征西大將軍建安王諡曰康子壽生襲爵長宗宗人醜善道武初率部歸附與崇同心勠力捍禦左右拜天部大人居東蕃子莫提從平中原位相州刺史假陵陽侯其子孫位亦通顯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箪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良馬曰騧騮一夜忽逸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於窟室箪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慚而逆擊箪箪捽其髮落傷其一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國部箪懼遂奔衛辰及道武滅衛辰箪晚乃得歸故名位後於舊臣斤機敏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為侍郎親近左右從征慕容寶於參合陂始初拜越騎校尉典宿衛禁旅車駕還京師博陵勃海章武諸郡群盜竝起斤與略陽公元遵等討平之從征破高車諸部又破庫狄宥連部徙其別部諸落於塞南又進擊侯莫陳部至大峨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為晉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明元即位為鄭兵將軍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箪長寧子明元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斤

召入天安殿東廡下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俱坐朝堂錄決囚徒明元大閱于東郊講武以斤行左丞相大蒐於石會山車駕西巡詔斤先驅討越勤部於鹿那山大破之以斤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萬機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公命斤出入乘軺軒備威儀導從太武之為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為左輔宋武殂子義符立其國內離亂乃詔斤收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率吳兵將軍公孫表等南征用表計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帝怒其不先略地切責之乃親南巡次中山斤自滑臺趣洛陽長驅至武牢遂平兗豫諸郡還圍武牢及武牢潰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大將行兵唯長孫嵩拒宋武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太武即位進爵宜城王仍為司空太武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襲蒲坂斤又西據長安秦雍氐羌皆來歸附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走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詔斤班師斤請因其危平之乃進討安定昌退保平涼斤屯軍安定以糧竭馬死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擊昌禽之昌衆復立昌弟定為主守平涼斤恥以元帥而禽昌之功更不在己乃舍輜重追定於平涼定衆將潰會一小將有罪亡入賊具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水乃

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為定所擒。後太武
剋平涼，斤等得歸，免為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
辱之。尋拜安東將軍，降爵為公。太延初，為衛尉，改為恒農
王，後為万騎大將軍。太武議伐涼州，斤等三十餘人議，以
為不可，帝不從。涼州平，以戰功賜僮隸七十户。又以斤元
老，賜安車，平決獄訟，諮訪朝政。斤聰辯強識，善於談論，遠
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每議大政，
多見從用，朝廷稱焉。真君九年薨，時年八十，太武親臨
哀慟，謚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長子他觀襲
爵。太武曰：斤西征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復其

十八

爵，秩將收孟明之效。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於是
降他觀爵為公。傳國至孫紹，無子，國除。太和中，孝文追錄
先朝功臣，以斤配饗廟庭。宣武繼世，以緒弟子監紹其後。
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為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列。
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初，為
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
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累遷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出
為并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園。明元即位，念前功，以
為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虎等聚黨叛，明元假建節
號安平公，督公孫表等以討虎，斬首万餘級，餘衆奔走，投
沁水，死水為不流。晉將劉裕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為
前鋒，將逼滑臺。兗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
入滑臺，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於魏，不
謂守將便爾棄城。明元聞之，詔建度河曜威，斬尉建，
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狀。尋還廣阿
鎮將，威名甚著。太武之際，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平南將
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兗諸郡，遂東入青
州，圍宋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宋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夔，
建不克而還。以功賜爵壽光公，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
而南。仲德、彥之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為

十九

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并[illegible]
幽易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討洛陽，一道攻滑臺。宋將
檀道濟、王仲德救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
挾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絕其糧道，道濟飢
叛者相繼，由是安頡等得拔滑臺。建沈敏多智，東西征
伐，常為謀主，政寬而猛，教號曰嚴明，又雅尚人倫，在
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南
方憚其威略，青兗輟不為寇。太延三年薨，時年七十三。謚
曰襄，賜葬金陵。長子俊，字醜歸，少聰敏，年十五內侍左右，
性謹密，初無過失，以便弓馬，轉為獵郎。道武崩，清河王紹

閉宮門明元在外紹逼俊以為己援俊外雖從紹內實忠
款仍與元磨渾等說紹歸明元時明元左右唯車路頭
王洛兒等及得俊等大悅以為爪牙及即位俊稍遷衞將軍
賜爵安城公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行大逆俊覺悅舉
動有異乃於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殺之明元以俊
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群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
後奏聞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
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勤是以上下嘉歎泰常元年卒
時年二十八明元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司空安城
王謚孝元賜溫明祕器載以轀輬車衞士導從陪葬金陵

子蒲龍襲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臣薨賻送終禮皆依俊
故事無得踰之者初俊卒明元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
榮沒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而死遂合葬焉後改
為安城公俊弟陳襲父爵降為丹楊公位尚書令涼州鎮
大將與鎮副將奚牧並以貴戚子弟競貪財貨遂相糾發坐
誅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
洛歷魏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暐為殿中郎將苻堅
滅暐屈友人公孫眷妹沒入苻氏宮出賜劉庫仁為妻庫仁貴寵之
同因隨眷商販見道武有濟世才遂留奉侍性端

嚴明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道武徵兵於慕容垂同頻使
稱旨遂見寵異以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從征姚
平於柴壁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
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
如此則聲勢相接請截汾曲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
圍既固興至力無所施之興果至不
能救以其功賜爵北新侯明元即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
嵩並理民訟又詔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
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
同東出井陘至鉅鹿發眾欲脩大嶺山通天門

關又築城於宋子以鎮靜郡縣護疾同得眾心使人告同
築城聚眾欲圖大事太武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為左輔及
即位進爵高陽公出為冀青二州刺史同長子屈明元時典太
倉事盜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奏求戮屈自劾不能
訓子帝嘉而恕之遂詔長給米同在官明察長於校閱家
法脩整為世所稱及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大興寺塔為
百姓所苦卒贈高陽王謚曰恭惠屈弟原雅性矜嚴沉勇
多智略明元時為獵郎出監雲中軍事時赫連屈丐犯河
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帝壯之違節度加罪
然知原驕[illegible]

賜爵武原侯加督兵將軍太武即位拜駕部尚書車駕征
蠕蠕大檀分為五道還為尚書左僕射進爵河間公原在朝
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排抑為子求襄城公盧魯元
女魯元不許原告魯元謀逆相連逮歷時不決原性不勝
忿謀逆事泄伏誅原兄弟外御侮而內實積嫌及原誅後頡
見親寵數以弟頡辯捷多謀略最有父風明元初為內侍
長令察舉百寮糾刺姦慝無所迴避曾告其父陰事帝以
為忠特親寵之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頡
為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眾乏糧乃深壘自固遣
太僕丘堆等督租於人間為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侵掠

頡曰等受詔當戰死寧可生受囚乎斤猶以馬死為辭頡乃
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馬蹶而墜
頡禽昌送京師賜爵西平公代斤統攝諸軍赫連定將復
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宋將到彥之寇河南以援定
列守南岸至於潼關太武西征定以頡為援軍將軍督諸
軍擊之遂濟河攻洛陽拔之進攻武牢武牢潰又琅邪
王司馬楚之平滑臺禽宋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
申謨乃振旅還京師進爵為王卒諡曰襄頡為將善撫士
眾及卒宋士卒降者無不歎惜

庾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

中部大人昭成崩苻氏內侮寇難之間收斂畜產撫國
君劉顯謀逆道武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歸道武又得其
資用以和辰為內侍長和辰分別公私舊畜頗不會旨道
武由是恨之岳獨恭慎脩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
王建等俱為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從平中原拜安遠將軍
官軍之敗於栢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
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聞之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
不克詔岳討破離石叛胡帥呼延鐵西河叛胡帥張崇等
以功賜爵西昌公遷鄴行臺岳為將有謀略士眾服其智
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即拜岳為

刺史秉法平當百姓稱之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
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遷司空岳
兄子路有罪諸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假官告岳衣服
鮮麗行止風采擬儀人君時道武不豫多所猜忌遂誅之
時人咸冤惜焉岳葬在代西善無界後太武征赫連氏經
其墓宅愴然改容遂下詔為立廟令一川之人四時致祭
求其子孫任為將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王建廣寧人也祖姑為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帝
舅貴重豐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國初
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謀道武

遣使慕容垂建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爲左大夫建兄回時
爲大夫諸子多不順法建具以狀聞迴父子伏誅其計直
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又從征衛辰破之爲中部
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帝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
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人咸
知恩德建以爲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獲而歸之縱敵生
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建言非伐罪弔人之義諸將咸以
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阬之帝既而悔焉并州既平車駕
出井陘趣常山諸郡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
衛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

尅士卒多傷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車駕幸鉅鹿破寶
於柏肆塢遂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將夜入乘
勝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
庫請候天明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驎爲主遂
閉門固守帝乃悉衆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
但恐如參合之衆故求全月日命耳帝聞之顧視建而唾
其面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遷太僕徙真定公加散騎常
侍冀青二州刺史卒陪葬金陵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爲魏附臣劉顯之逆結從道
武幸賀蘭部後賜爵屈蛇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

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
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
聽歸老賜大寧東川爲私第別業并爲築城即號曰羅侯
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焉年一百二十卒諡曰貞子
斤從太武討赫連昌力戰有功歷位四部尚書從平涼州
以功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除柔玄
鎮都大將卒謚曰靜陪葬金陵子敦襲爵位庫部尚書
卒子伊利襲
婁伏連代人也代爲酋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二襲父
位領部落道武初從破賀蘭部又平中山及征姚平於柴

壁以功賜爵安邑侯明元時爲晉兵將軍并州刺史太武
即位封廣陵公再遷光祿勳進爵爲王後鎮統万薨謚恭
王子真頭襲降爵爲公真弟大拔封鉅鹿子大拔孫寶字道
成性淳朴好讀書明帝時仕至朔州刺史時邊事擾攘人
多流散及寶至州安集之殘壞稍完時葛榮構逆[illegible]
叛者爲天下最後隨大都督[illegible]討擊葛榮王師敗
績寶因於榮軍變姓名匿於戎伍以免害久之賊中有朔
州人識寶者謂寶曰使君亦至此遂將詣榮榮笑曰婁
公昔方州事何相見之晚因顧謂人曰此公行義天道報
之得免亂兵即其驗也寶遂逃[illegible]

天子感其壯志召實第一子引見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爵
柴滅實始得還永安中除假員外散騎常侍使蠕蠕先是
蠕蠕稱藩上表後以中州不競書爲敵國之儀實抗言蠕
蠕主大檀自知惡滅曰此作書人誤遂更稱藩孝武帝以
數實與行臺長孫子彥鎮關中從入關封貴平縣伯大
統元年詔與著作郎監修國史事別封平城縣子後授國
子祭酒行中道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攝東宮事實爲
人清簡少言說識博事位歷師傅守靖恭以此爲人所
敬後行涇州事卒於州

閭大肥蠕蠕人也道武時歸魏尚華陽公主賜爵其思子
與弟並爲上賓入八議明元即位爲內都大官進爵爲侯
宜城王奚斤之攻武牢大肥以戰有功軍中道太
武初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後從討赫連昌
以功授濮陽公公主薨復尚濩澤公主太武時拜大肥爲
王遇疾卒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道武寵遇之稱曰仲兄初劉顯
害帝梁眷知之密使牧與穆崇至七介山以告帝錄先帝
舊臣又以牧告難功使數奏政事參與計謀從征慕容寶
以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興頗寇邊
牧乃與興書稱頓首均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意興以

與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殺之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爲魏附臣跋以才辯知名道武
擢爲外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算賜爵日南公從平
中原以功進爵爲尚書鎮鄴以破慕容德後改封定陵公與
常山王遵討賀蘭部別帥木易于破之出爲平原太守道
武寵跋於諸將群臣皆莫敢尚而跋好修虛譽炫曜於
時性尤奢淫帝戒之不革後車駕北狩豺山收跋刑之路
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道武命其諸弟毗等視訣
跋謂毗曰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爲產業各相
勸勵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毗等解其微意詐
稱使者奔長安道武誅其家後太武幸豺山校獵忽遇暴
風雲霧四塞怪問之羣下僉言跋世居此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
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後太武每狩之日
必先遣祭之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爲幢將領禁兵道武之征慕
容寶寶夜犯營幢下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軍敗
於柏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欲攝國事題曰大事不
可輕爾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後封高邑公從征寇南鄙
題時貳於帝遣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
咄長而帝少也帝既銜之後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

帝乃使人□之前告之曰三歲犢豈能勝重載[illegible]

父子對泣詰朝乃刑之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為將以平[illegible]北部人入登國初與長孫嵩為對明於聽察為人愛敬道武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會萇死興立因止狄干而絕婚與弟平寇平陽道武討平之禽其將狄伯支等四十餘人後興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帝許之狄干在長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帝普封功臣狄干雖為姚興所留遙賜狄干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帝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

李栗鴈門人也昭成時父祖入北栗少辯捷有才能兼將略初隨道武幸賀蘭部為元從二十一人時王業草創爪牙心腹多任親近唯栗一介遠寄兼非戚舊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栗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祇肅咳唾任情道武即其他過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勤群下盡卑謙之禮自栗始也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略道武時有戰功明元時為武牢鎮將為寇所憚太武時賜爵南陽公及征蠕蠕眷以鄴曹尚書督偏將出別道從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以後期斬于都南野除

論曰帝王之興雖則天命經綸所[illegible]未[illegible]擇合託身[illegible]之秋[illegible]功名[illegible]王矣而劉庫仁兄弟忠以為心盛衰不二[illegible]所存[illegible]遠而並貽非命惜乎尉古真兄弟忠勇奮發以忘生[illegible]威略著時增隆家業穆崇風奉龍顏早著誠款遂[illegible]位極台司至乃身豫逆謀幸蒙全護從享王爵抑亦尚功也載公卿弈弈青紫盛矣奚斤世稱忠[illegible]征伐有勳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衄之責已[illegible]封尸之功靡[illegible]而禮隆渥沒祀廟廷叔孫建少展誠勤終[illegible]伐[illegible]利術威震[illegible]明元義彰[illegible]而察失[illegible]有日磾之風加以柔而能正見美朝野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俊當有由哉[illegible]遂昌[illegible]宋氏兼遂為名將未易輕也庾業延見紀危難之中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既申功名允舉而不免傾覆蓋亦其命也王建位遇既高討以求直參合之役不其累歟羅結枝附葉從子孫榮祿晝伏[illegible]閭大肥征伐著蹟垂名前代奚牧和跋莫題賀狄干李栗奚眷有忠勤征伐之效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誅夷亦各其命也

列傳第八

北史二十

校正

燕鳳　許謙
張袞 弟恂　鄧彥海　崔宏 子浩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常使苻堅堅問鳳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鋼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堅曰卿言人眾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未盡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於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沖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此禦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及道武即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器重明元世與崔宏封懿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太武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卒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昭成時將家歸附昭成擢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及昭成崩謙徙長安謙亡歸道武以為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楊佛嵩來援佛嵩稽緩道武命謙為書遺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謙爵關內侯乃還及慕容垂死謙上書勸進并州平以謙為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卒贈幽州刺史高陽公諡曰文子洛陽襲爵明元追錄謙功以洛陽為鴈門太守洛陽子山三生孫恭皆與鄧同郡太武世之進爵北地公卒諡曰恭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祖悅仕石季龍位司徒左長史父潛仕慕容暐為黃門侍郎並以才學稱宏少有俊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出總庶事入為賓友眾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之徵為太子舍人以母疾

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
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為丁零翟釗及晉叛將
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用扶搖之勢而與
鷄雀飛沈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為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
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勵志篤學不以資
產為意妻子不免飢寒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海
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
要草創制度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
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故
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

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
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
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
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斯乃
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為宜號為魏道武從
之於是稱魏及帝幸鄴歷問故事宏應對若流帝善之及
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
米因詔諸從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時命
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宏總而裁之
以為永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

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
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益
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
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
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謇諤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道武季
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帝曾引宏講論
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
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良族美彥
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宏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
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道武崩明元未即位清

河王紹因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紹財
長孫嵩以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循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
法者令宏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帝稱其平當又詔宏與
長孫嵩等朝堂決刑獄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乃優
詔徵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遣之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
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帝乃
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武元城侯元屈等問
焉宏欲大赦以紓之屈曰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
王者臨天下以安人為本何顧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
而可以權行君赦而不改誅之不晚明元從之神瑞初詔

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萬幾事并州胡數萬南
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群臣宏曰
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
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為
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
怖叔孫俊既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詔拜
天部大人進爵為公太常三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宜都公穆觀
就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及卒追贈司空諡文貞公喪
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群臣及附國渠帥皆會
葬自親王以外盡命拜送子浩襲太和中孝文詔錄先朝
功臣以宏配饗廟廷

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
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為直郎稍遷著作郎道武
以其工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
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
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為窮通改
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
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軺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
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
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應驗恒與軍國

大謀甚為寵密時有兔在後宮檢問門官無從得入浩推之
浩以為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
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
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帝
以問浩浩曰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
地人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
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
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
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
之險須救赴之不便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
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
見之望塵振伏此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
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
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
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愈更
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
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妾各一人及御衣綿絹絮初姚
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
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
禍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

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
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
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
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
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
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喧擾明年姚
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太常元年晉將
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
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
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咸同外計帝將從之浩曰此非
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
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
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
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
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
其東歸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
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
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
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為國之計擇利為之豈顧婚
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

越之兵與官軍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
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
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群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為
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
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
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
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
子泓又病眾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
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
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
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
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和裕亦不能守之
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
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
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雖眾有經國之略無進取
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
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苻
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
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
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

威[illegible]外[illegible]昌仰名當丐何如浩曰屈丐家
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植不思樹黨強鄰報仇雪恥
乃結婚蠕蠕背德於姚撅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為
人殘滅耳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
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
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
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災咎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
浩曰災異由人而起人無釁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篡位
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為
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
五年裕果代晉南鎮上裕改元赦書時帝幸東南潟鹵池
射鳥聞之驛召浩謂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
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
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
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朝廷禮儀
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為雜說不長屬文而
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
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
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
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

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
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
分野朕疾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為我設圖後
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
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虞恬神保和無
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
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
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
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
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進御醫藥此乃萬代之令典塞
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燾年漸一周明叡溫和衆情所繫
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待成
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
記興衰存亡鮮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
太武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
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
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己以聽焉帝避居西宮
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
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
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

強識精於天人之會從容雖無大用然在公事識以公入
輔君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
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
於浩嘗國主也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
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
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
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
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
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
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

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
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為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
爭裕乃伐之帝大怒不從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
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苻
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
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
斂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
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
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為相州刺
史隨軍謀主及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

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
武之違失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
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惟皆
可底行亦當今之皋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
因謂浩曰吾當兼脩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為
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
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太武左
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群議故浩以公
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焉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
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脩服食養

性之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進
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群臣皆以為難唯浩
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
星並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
乃使奚斤等襲蒲坂而親率輕騎掩其都城大獲而還後
復討昌次其城下收眾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為兩翼會
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
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
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
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出奄擊不意風道

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䴥二年議
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
唯浩讚成之尚書令劉絜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
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己巳三陰之
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
於上又群臣共贊深等云深少時常諫苻堅不可南征堅
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
召浩與深等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
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
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
義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
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
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奄昴
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
之眾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
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慚曰蠕
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
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浩曰深言
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
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

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
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
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
朝又高車號為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
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
難制也比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
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
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
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
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慚不
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
哉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群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
善曉之令寢既罷朝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
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
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御南賊自國家并西
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眾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
息其勢然矣比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
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兵猶不能固
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
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

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
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
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
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
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
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
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
如何止之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
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到
大漠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
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万高車殺蠕蠕種類歸
降者三十餘万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
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
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為乃焚
穹廬科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
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
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
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
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
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

奉進疏食不暇精美帝為舉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
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
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
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
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
頌群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
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妍懦弱手不能
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
心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乃敕諸
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俄
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
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
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
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故揚
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
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
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
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群臣及西
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
馬畜成群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

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為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人。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為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群矣。臣常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為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効。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墜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

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眾，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群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

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
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
符契初無失矣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敕其
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
勿進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為謬驚
怖固諫常勝之家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
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
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
屏不應假名其福天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
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以為法先是纖奏

改代為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
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為魏故代魏兼用
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為
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
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
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
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
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
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
弱諸弟驕恣爭權從橫人心離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

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
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然繼父
修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
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
既到不得久停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
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圉河以西至於涼州
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
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
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
無草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

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
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
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絕
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詐誣於
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
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
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
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摠理史務務從實
錄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
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摠焉浩有鑒

識以人倫爲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内賢才起自仄陋
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
憲章皆歸宗於浩及象魏始造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
輔政事又將討蠕蠕劉絜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召問
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絜等各欲迴還後獲生口
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絜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
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
與之遇則可擒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
海期日有定而絜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
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
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
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
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
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
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
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
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迴
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
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
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剋帝悔之後以

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各千段帝蒐于河西詔浩詣行
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
西域勸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
已敝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
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
虛雖有鎮戍適可御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
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
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
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
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
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
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
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
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
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
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
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
呈唯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
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
五帝矣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

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秘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
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而不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
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
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郄標素
諂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并勒浩所注五經
浩贊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
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
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書郎及
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賕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
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

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吏以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
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宋
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為得壻俄而女
亡王氏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為不可
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
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
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
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
之驗初浩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以火爇順寢室火作而
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

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悟而以告館客馮景仁曰此
真不善也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
不善者無餘慶禍始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
能悛至是而族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
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
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
裁割綴連以為楷模浩母盧氏諶孫女也浩著食經序曰余
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溫習酒食
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
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

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
乃占授為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
親沒之後遇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
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
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
文垂示來世浩弟簡字沖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
道武初歷中書侍郎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簡弟恬字叔
玄小名白位豫州刺史爵武陵侯坐浩伏誅宏祖悅與范
陽盧諶並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
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

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為世摹楷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始宏因苻氏亂欲避地江南為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錄於允集初宏父潛為兄渾誄手筆本草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而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為過於浩也宏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與渤海高演俱知名歷位祕書監賜爵貝丘侯樂安王範鎮長安選舊德之士與範俱以徽為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傅進爵齊南公徽為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寮舊或談笑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卒謚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惜始清河崔寬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涼及沮渠氏彤生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太武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子寬送款太武嘉之拜寬岐陽令以爵延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至道病卒太武以剖誠著先朝贈涼州刺史武陵公謚曰元

寬字景仁還京封安國子位弘農太守初寬通款見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浩誅以遠來疏族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弟後襲爵武陵公陝城鎮將三崤地嶮人多寇劫而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逆細微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人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無恨又弘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還人追戀詣闕上跡者三百餘人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為內秘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沖李元愷程駿等終為名器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折獄孝文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衡涉獵書史頗為文筆蠕蠕時犯塞衡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人之策凡五十餘條除泰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盜大起衡至修龔黃之法勸課農桑周年間寇盜止息卒贈冀州刺史謚惠公衡五子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為侯為平原相敞性猜忌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宣武初為鉅鹿太守弟朏之逆敞為黃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李氏以

公主之物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稱禁
錮敞復爵郡侯卒於趙郡太守敞弟穎字公祿奉朝請弟
胐之延以出後彼所歷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祿大夫南兗州
大中正敞正後鍾會其財語敞息子積等三人孫見為辭
許累歲人士嘆之尚未世除為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勿
齒胐好學有文才為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
宏同郡董謐謐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
學播名遼海謐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
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父卑仕並太守袞為郡

篤實好學有文才道武為代王選為左長史從追蠕蠕五六百
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
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牀山下大破
之既而帝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
奔走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
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曰聖策
非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資傑邁必能囊
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
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強跨有朔裔會其兄
弟乖離共相疑阻袞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因其內

釁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道武征初居
山道宴從官語袞石為業以記功德乃命袞為文袞密贊
之來寇也袞言於道武曰寶乘滑臺功因長子捷傾資竭
以北伐我宜羸師以後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遂給
事黃門侍郎從道武南伐次中山袞遣書曉諭以成敗覘
其去就道武親令和跋剋中山入議拜幽州刺史賜爵
臨渭侯在州好文武初從道武師從班柟答晉將鄴
怏怏失志也後為史袞遇創業之初以才謀見任
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
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逞相識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

溥聚黨為逆崔逞答書不允並乖本旨故忿之袞年過七
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
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卒太武後追錄舊勳遣大鴻臚即
墓策贈太保謚文康公子度少有學尚襲爵臨渭侯卒於
中部大人度子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好學文
成初除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白澤本字鍾葵獻文賜
名白澤納其女為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
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
以從坐論糾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
之白澤上表以為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姦人窺望忠臣懈

校之

御詔依律令舊式獻文納之太和初懷州人伊祁苟初三
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人白澤諫以為周
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誣十室而況一州后從之乃止
轉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卒贈相州刺史貴平公謚曰簡長
子倫字天念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醜
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禮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
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為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
儻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祖
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若其委贄玉帛之辰
居藩方之禮則豐其勞賄錦罽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

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相望之節恐徒生虜慢無益
聖朝不從孝昌初卒於大司農卿袞弟恂
恂字洪讓隨兄袞歸魏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收中土士
庶之望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帷幄
密謀頗亦參預賜爵平皐子出為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
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
禮儒士吏人歌詠之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者唯恂當官
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為當時第一明元即位徵
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家無餘財贈并州刺史平
皐侯謚曰宣子純字道尚襲爵坐事除純弟代字定熊陳

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營州刺史謚惠侯代所歷著稱
父道風代子長年為汝陰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
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長年悽然見之謂曰汝曹
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
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卒于郡子琛字寶貴少
有孝行位至太子翊軍校尉卒
鄧彥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
垂之圍鄴以為冀州刺史賜爵長安侯拒對使者曰先君忠
于秦吾豈可先叛哉忠臣不事二主未敢聞命垂怒斬
之曰吾與車騎結為異姓兄弟卿亦猶吾子身安得辭

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從役効命垂乃用為河間太守
後卒於趙郡內史彥海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
易筮道武定中原擢為著作郎再遷尚書吏部郎彥海明
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尚書崔宏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
國文記詔策多彥海所為賜爵下博子道武詔彥海撰
國記十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彥海謹
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弟暉時為尚書郎兇俠好奇與
定陵侯和跋厚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
之由是道武疑知情遂賜彥海死既而悔之時人咸愍惜
焉子穎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太武詔太常卿崔浩集諸文人

與撰述國書詔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太武平涼以高
車駕北伐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詔行所記穎為
文刻於漠南以記功德兼散騎常侍復本進爵為侯卒諡
曰文子怡襲爵位荊州刺史賜爵南陽公卒子侍襲侍弟受
賜弟述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置六府元佐以述為
太傅元丕長史卒於司空長史諡曰貞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兼資
燕鳳博識多聞首膺權命許謙才術俱長驅馳艱虞不亦
何以成帝業也崔宏家世儒偉仍屬權輿機權任事寄重
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也浩才藝通博究覽天文政事籌
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焉屬明元為政之秋
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深矣勤亦茂哉
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人
惡其上將器盈必致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
張袞才策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
共著循吏家風良可貴矣

列傳第九　北史二十一

方洽　周益　周之冕　棟　梓然　校正

列傳第十　北史二十二

長孫嵩 五世孫儉 儉子平 兄子熾 熾弟晟
長孫道生 曾孫幼 幼子紹遠 紹遠子覽
長孫肥

長孫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時為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
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末年諸部乖亂苻堅
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眾歸之劉顯之謀難
也嵩率舊人及鄉邑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寔君
之子渥亦聚眾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逆父之子勸
嵩歸道武嵩未決烏渥回其牛首嵩僶俛從之見道武于
三漢亭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
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所
在著稱明元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
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明元以劉裕之
伐姚泓也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
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
遺以酃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厲兵簡
精兵為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
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眾力
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懸於是叔孫

建等尋河趣冶坂遂入關嵩與建等自城皋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裕剋長安嵩乃班師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為左輔太武即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蠕蠕世為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虐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亂議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而寇危道也帝乃問幽徵於天師寇謙之謙之勸行杜超之贊成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輩從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諡曰宣王後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嵩配饗廟庭子頹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有罪黜為戍兵後復爵薨諡曰安王子敦字孝友位北鎮都將坐黷貨降為公孝文時以訟先世

勳重復其王爵薨諡簡王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為公位左衛將軍卒諡順子子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為公位光祿少卿卒贈司空嵩五世孫儉仕周知名

儉本名慶明曾祖汾安東秦臨川公祖酉恒州刺史父儼散騎侍郎儉少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太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東州防城大都督從爾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從周文臨夏州以為錄事參軍事深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及平侯莫陳悅留儉為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孝武以後事別封信都縣伯渭州刺史可朱渾元奔東魏後以渭州人情騷阻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儉將十餘騎冒難赴之復隨機安撫羌胡悅服轉夏州刺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為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歸附因以儉為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諸軍事荊襄初附周文表授儉都督三荊等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為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即大集僚屬而謂之曰事前引己過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周文又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

一十用肅聲一隅之嘉歎良久不可言儉清且巻下非懷
仁恕有禮遂為府僚所賓誦而荊蠻舊俗少不敬長
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
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
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
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群公
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
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
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後除東南
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時梁岳陽

北史列傳一　四

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聽事列軍儀具戎
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為鮮卑語遣人
傳譯以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
客宴於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
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魏廢帝二年授東南道大都
督荊襄等三十三州鎮防諸軍事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
外敦鄰睦內懷異計儉密啟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
問以經略儉陳謀周文深然之乃令還州密為之備尋令
柱國于謹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遂令儉
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後移鎮荊州授總管荊襄等五十

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及周閔帝初趙貴等有謀圖晉公
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小冢宰保定四
年拜柱國以儉操行清白勳績隆重乃下詔褒美之
兼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初轉陝州總管七州諸
軍事陝州刺史儉嘗詣闕奏事時大雪中待報自旦達
暮竟無惰容其謹敬如此以疾還京詔以儉舊第賜
甲第一區後薨於夏州總管臨終遺令斂以時服素車載
柩不設儀仗親友贈遺一無所受諸子並奉行之又遺啟
請葬周文帝陵側幷以所賜宅還官詔皆從之贈本官加
涼瓜等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追封鄫國公謚曰文荊州

北史列傳十上　五

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為儉立廟樹碑詔
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鄫國公儉臨終言正直之德
言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宜請以還
官逮也所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
方今無慚而有司未達以其子孫外給大夫追善
念功先王令典宜得遂其雅志致惑徽命以本宅還其
妻子清風遠播典禮斯備子隆位司金中大夫儀長
湖公元定伐陳沒江南卒隆弟平最知名
平字處均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為周衛王侍讀時武
帝逼於宇文護與衛王謀誅之王常使平通意於帝護誅

鎮開府儀同三司宣帝置東京官屬以平為少司寇與宗
伯豆勣分掌六府隋文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為丞相
恩禮彌厚時賀若弼鎮壽陽帝恐其懷貳遣平代之為揚
州揔管賜爵襄陽公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京師隋
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
不給奏令人閒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
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後轉
工部尚書名曰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為
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大家
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

之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勑群臣誹謗之
罪勿復以聞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
請援上遣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平至陳利害遂各解兵
可汗贈平馬二百疋還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
以尚書檢校汴州事尋除汴州刺史後歷許貝二州俱有
善政鄴都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為相州刺
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
為鍪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上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
軍拜太常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官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
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以師孝為渤海郡主簿

隋大業之季次行含蜀一郡苦之後為王世充所害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慎重使掌機密
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明元即位除南統將
軍出為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明元切責之以舊臣不加
罪太武即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
等率衆出白黑兩漠閒大捷而還從太武征赫連昌道生與
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為前驅追昌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
涼太武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楊
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詔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
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

尉諡曰靖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
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
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歸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
未滅無用家為今強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
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
時望為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
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
嵩俱為三公當世以為榮孫子旃位少卿早卒旃子觀少以
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為公
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

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帥拾寅遁走破洪化所居
城邑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
司空討降之後為征南大將軍[illegible]依此
詳正故事陪葬[illegible]金陵
子稚六歲襲爵降爲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
承業承業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為前將軍從孝文南討
宣武時為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
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業諸子驍果邃憚之號曰鐵
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決戰承業以雨久更須
持重琛弗從遂戰為賊所乘承業後殿初承業既總強兵

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
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內實防之會鮮于脩
禮反於中山以承業為大都督北討[illegible]
[illegible]大使遣河間王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遂生[illegible]臨機[illegible]
[illegible]承業[illegible]戰[illegible]從[illegible]禮
[illegible]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承業與琛並除名尋而正平
郡蜀反復假承業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
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雍州刺史蕭寶夤據

州反復以承業為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
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答曰死
而後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腳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
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為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
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有鳳賢反於正平薛脩義
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夤承業
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
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
竭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
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

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
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
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
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
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為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
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
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臣輒
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及雍州平除
雍州刺史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為郡公遷
司徒公加侍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太

引公錄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尒朱使承業入洛啓節閔誅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轉太傅以定策功更封浙國子承業表請迴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悝初承業生而母亡為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武帝入關承業時鎮武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錄尚書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三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宣承業少輕俠鬬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十餘歲酷妬忌承業雅相敬憚無姬妾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子子彥子裕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子彥本名傳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與齊神武搆隙加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恒農以為心膂及從帝入關封高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竇泰戰沙苑功加開府侍中及東復舊京以子彥兼尚書令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七年拜太子太傅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踰於關羽末年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為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贈雍州刺史子裕位衛尉少卿啓捨泥階十七級為子義貞求官除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勳封平原縣伯

義貞弟兇字君汗性機辯強記博閑雅重賓游尤善談論從魏孝武西遷別封鄭縣侯周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熊絳二州刺史並有能名襲爵平原縣公卒子爔嗣

爔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容頗涉書記兼長武藝建德初周武帝崇尚道法求學兼經史者為通道館學士爔應其選隋文帝作相自御正上士擢為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遷稍伯下大夫以平王謙拜儀同三司及帝受禪爔率官屬先入清宮即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攝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累遷太常少卿改封饒陽縣子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吏部侍郎大業中歷位大理卿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爔擊之追至青海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帝幸江都宮留爔東都居守攝左候衛將軍卒官謚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爔弟熾

熾字季熾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年十八

仕周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隋文帝一見深異焉謂曰
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及突厥攝
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
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
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
留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
之晟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
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
尤得衆心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
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

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
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
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脩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
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
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
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
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
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
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
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　唯強是與未有

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
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
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
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
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
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玷厥使來
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
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
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
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

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
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
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
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之
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
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
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
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
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
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

聞阿波懾竄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
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
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
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
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
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
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公攝圖笑
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
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
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

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
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
李充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非
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
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
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
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脩
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
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
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

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
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
涖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
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
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
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
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
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
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使隨晟來逆女以宗女
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

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
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
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
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
姪盡見殺而部落亦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
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
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
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
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烽然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
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

舉四烽使其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
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
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
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
數百里天狗隕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
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干為意珍豆啓人可
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啓人曰臣
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
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為我
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

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
節送義成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
在長城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
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閒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
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
十年都藍大亂為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內攜離其主被
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
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州行
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
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

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
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
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
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
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
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
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
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
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
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

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
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薩阿拔僕骨等
十餘部盡背達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
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文帝崩匿喪未發煬帝引
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
軍遇楊諒作逆敕以本官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
雄等共經略之晟辭以子行布在逆地帝曰公終不以兒
害義長勿辭也於是馳遣赴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
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
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

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嘉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為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為朝士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諡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後遇諒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留行布守城遂與豆盧毓閉門拒守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章士也聞紹遠強記遂白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碩歎服之

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別將封河東郡[illegible]縣伯魏孝武西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除太常卿遷中書令仍襲父爵後例降爵為公改馮翊郡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何何足多也其年[illegible]六官建拜大司樂周閔踐祚復封上黨郡公初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雍雖祖述樂章然黃鍾為君天子之正位往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樂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祈降萬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俄改授禮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更造但去小呂加大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並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為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鍾為天大呂為地太蔟為人今縣黃鍾而擊太蔟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

不言萬物止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縣黃鍾為宮
聲太簇是天子端拱羣司奉職從此而議何往不可正曰
案呂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為作巫音齊之衰也為作大呂
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稱為十一月調哉
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猶行季夏以此而奏深非至
理紹遠曰卿之所言似欲求勝若窮理盡性何代更深何
若案周禮祀天樂云黃鍾為宮大呂為角此則大呂之用
宛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禮且今
懸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
奏黃鍾作黃鍾不擊大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
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而卿不聽大呂止有
黃鍾一宮便是季夏之聲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為至理無
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謂五
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於南郊又
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並用仲冬之調又曰
奏大簇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
如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並各用
宮不依月變略舉大綱則三隅可反然則還相為宮雖有
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變宮且黃鍾為君則陽之正位
若隨時變易是君無定體而卿用林鍾以為正調便是君

臣少作陰聲何反正之名器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為
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且韻妙合真體然八音平濁
何足可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
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以清者於體易絕平
濁者存義久可以可大王者之基至於衰亂漸聲非才
清韻若欲存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為數焉
尋拜京兆丞歷少保小司空出為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
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紹遠導之以禮大革弊風政
存簡恕百姓悅服入為小宗伯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
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為調
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備七始之
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
廢之未見其可臣案周禮奏黃鍾歌大呂此則先聖之弘
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變古典趣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
朕欲廢八縣七者所望體本求古豈尚易名當更思其義
後竟行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遂損樂器乃
與樂部齊樹提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
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
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
易之典其縣八箇廢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此

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符
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為宮是
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既為人
臣義無寢默必與疾固爭闕庭後疾甚乃上遺表曰謹案
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一八佾氏之鍾
十六為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禮閔縣十
六此數事者照然與章揚推而言之為龜鏡伏惟陛下受
圖蒼帝接統玄精秦漢以還獨為稱首至如周武有事牛
戈臣獨鄙之而況陛下以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伏願珍
御萬機不勞改八從七帝省表涕零重贈柱國大將軍諡

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庭子覽嗣
覽字休因性弘雅有器度喜慍不形於色略涉書記尤曉
鍾律周明帝時為大都督明帝以覽性質淳和堪為師表
使事魯公甚見親善及魯公即位是為武帝超拜車騎大
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
傳百僚屬目帝每嘉嘆之覽初名善帝謂曰朕以萬機委
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累遷小
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公武帝崩受遺輔政宣帝時從上
柱國大司徒歷同涇二州刺史隋文帝作相[illegible]宜州刺
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為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

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殂覽
欲乘釁滅之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乃還文帝命覽與安
德王楊雄上柱國元諧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
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
節但苦被猜忌每致寒心為臣若此竟何情賴朕與公等
[illegible]一無所聞朕亦知公至誠待太子宜
[illegible]臣者賓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
為蜀王秀納覽女為妃後為涇州刺史卒官子洪嗣位宋
洮臨二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之年

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侯及
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大統中歷位豫渭二州刺史以
功加封永寧縣伯尋進爵為侯魏文帝與周文及羣
公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孝經之要
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云臣致其
惡既出西閤周文深嘆澄之合機而譏其次答者周孝閔
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義門郡公出為玉壁總管頗有威
惠卒於鎮贈柱國諡曰簡自喪初至及葬明帝三臨之典
司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
恐非禮帝不從其為上所追惜如此子嶷嗣抗字永少

以父任為散騎侍郎與襄城公盧魯元等內侍恭敏有才
太武寵信之曰其父親近吾祖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卒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三以選內侍少有雅度果毅
少言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常侍從御侮左右帝深信
待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為大將屢有軍功後從平中山
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改爵盧鄉時中山太守仇儒
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趙準為主妄造妖言云燕東傾趙
當續興其名準水不足準喜而從之自號鉅鹿公儒為
長史擾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吏肥討破準於九門斬仇
儒禽準詔以儒肉食準傳送京師轘之夷其族除肥

兗州刺史姚平之寇平陽道武徵肥與毗陵王順等為前
鋒平還係柴壁帝進攻屠之遷肥鎮兗州撫定河南威
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每
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賞賜
以千計後降爵藍田侯卒謚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翰少有
父風道武時以善騎射為獵郎明元之在外翰與元磨渾
等潛謀奉迎明元即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累遷平
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即位封平陽王蠕蠕
大檀之入寇雲中太武親征之遣翰與東平公娥清出長
川討大檀大檀北遁追擊剋獲而還遷司徒從襲赫連昌

破之翰清正嚴明善撫將士薨太武為之流涕親臨其喪
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謚曰威陪葬金陵子平成襲爵
降為公位南部尚書卒陪葬金陵翰弟陵位駕部尚書性
寬厚好學愛士封吳郡公贈吳郡王謚恭陪葬金陵
論曰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沈毅任重七世歷
事累朝出遇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矣俟器識明允
智謀通贍堂堂焉有公輔之望蹇蹇焉有王臣之節而處
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哉平識具該通出內流譽
取諸開物成務蓋亦有隨之材桷也道生恭慎廉約著稱
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二公並列輝映朝野門祉世祿

榮被後昆雖漢世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
此重光子彥勇烈絕倫紹遠樂聲特妙熾乃早稱英俊覽
乃獨擅雄辯不然則何以竝統師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
且公且侯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
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
流邊鄙功光王府保茲世祿不亦宜乎肥結髮內侍雄武
自立東鋒所指罔不摧散關張萬人敵未足多也翰有父
風不殞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

列傳第十　北史二十二

周之冕 孫[illegible] 校正

列傳第十一　　北史二十三

于栗磾　孫勁　六世孫謹　謹子寔　寔子顗　仲文　寔弟翼　翼子璽　翼弟義　義子宣道　宣敏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進假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卿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禽獲帝顧而謝之從

為河內鎮將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北侵築壘河上裕憚之遣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裕望而異之故有此號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寔為邊界栗磾勞來安集甚得百姓心明元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冶坂六軍既濟帝深歎美之太武之征赫連昌敕栗磾與宋兵將軍周幾襲陝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為公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栗磾自少總戎迄於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

不濫太武甚悼惜之子洛拔有姿容善應對拜侍御中散太武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曹令景穆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恒畏避屛退不敢逆自結納[illegible]之龍[illegible]與後為侍中尚書令百寮憚之卒官洛拔有六子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累遷侍中殿中尚書于時孝文幼沖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李沖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進爵洛陽侯轉衞尉卿及遷都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唯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敕鎮代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

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衞不輕卿當祗奉靈駕時遷洛邑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於洛陽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己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為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沖璽書述叙金策之意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預帝益器重之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惡然盡忠猛決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即斬其五三元首烈之節槩

不謝金日磾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從征荊州加鼓吹一
部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馬圈帝與疾討之執烈手
以京邑為託帝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秘諱而返稱詔召宣
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色
無變宣武即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為宰輔權重當時曾
遣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遣
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
答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
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惡烈剛
直出之為恒州刺史烈不願藩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

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辭宣武以
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初祭三公致齋於廟
帝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詔曰諸父
慢怠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歷奉累朝
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閤以下六十
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
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為領軍進爵為侯自是長直禁中
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咸陽王禧之謀反宣武從禽於野左
右分散倉卒之際莫知其計乃敕烈子忠馳觀虛實烈時
留守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禧等猖

狂不足為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為慰車駕還
宮禧已逃詔烈追執之順后既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
及卒宣武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秘器贈太尉封鉅鹿
郡公子祚襲祚弟忠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
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
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
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父
為領軍計以無所慮帝遣忠馳觀之烈處備果如所量忠
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強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為美稱
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

以父憂去職從為司空長史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
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
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
也遇既不寧詳亦慙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遷散騎
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為北海所忿面責忠曰
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
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
際密勸帝以忠為列卿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
二年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為西道大使刺史鎮將
贓罪顯暴者以狀聞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書李崇分

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論
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行服闋孫遷衛尉卿河南邑中正
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
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為人乃言於宣武稱中山要鎮作捍
須才乃出忠為安州刺史既而帝悔復授衛尉卿領左衛
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使詔忠慰勉之延昌初除都官尚
書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劒杖
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恒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
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劒杖相錫循名取義
意在不輕出入恒以自防也遷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學
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
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帝崩夜中與侍中崔光遣右衛
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宮而即位忠與門下議以帝沖年
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栢堂省決
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為尚書令摠攝百揆奏中宮
請即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
蓮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
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為侍中忠即殿中收顯殺之忠既
居門下又摠禁衛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
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祿四分減一忠既擅朝欲以惠澤

北史列傳十一上　五

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一
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乃白高陽王雍自去
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
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寮令加己賞太尉雍清
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
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
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
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怨無
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
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
忠既尊靈太后為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為儀同三司尚書
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
崇訓衛尉止為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為令旬餘靈太后引
門下侍官問忠在端右聲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為冀州
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
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
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幸國
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
於明世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
此意便欲無上自劫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

北史列傳十一上　六

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宥遂不追
罪又詔以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初宣武
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
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加守衛忠從之具以
此意啟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
寵授忠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救靈太后
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
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為祟自知必死先表
養亡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為子乞以為嫡靈太后許之
薨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案謚法剛強理直曰

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脩義議忠盡心
奉上翦除凶逆依謚法除偽寧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
謚武敬公二卿不同靈太后令依正卿議忠性多阻忌不
交勝己唯與直閤將軍章初環千牛備身楊保元為斷金
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貨初環保元二人談之
遂被賞愛引為腹心忠擅權昧進為崇訓之由皆世哲計
也忠弟景字百年忠薨後為武衛將軍謀廢元叉叉黜為
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那瓌叛鎮人請糧景不給鎮人遂
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
故絳旗襖毀辱如此月餘乃殺之烈弟果嚴毅直亮有父

兄風歷朔華并恒四州刺史賜爵武城子果弟勁
勁字鍾葵頗有武略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宣武納其
女為后封勁太原郡公妻劉氏為章武郡君後為征北將
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公自栗磾至勁累世貴
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
父位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贈壽
事人為介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天儒歷侍中河南尹後
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神武討羊侃於兗州元
顥入洛害之暉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贈平東將軍

燕州刺史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仁生子安定平原郡
太守高平郡都將安定子提隴西郡守茂平縣伯周保
定二年以子謹著勳追贈太保建平郡公
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沈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
書屏居未有仕進之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
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
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大行臺元纂討之
夙聞謹名辟為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蠕蠕逃出塞纂令
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眾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
勒數千騎奄至謹以眾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又

遣人外山指麾若分部軍眾賊望見雖疑有伏恃眾不以為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也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長流參軍特相禮接使其世子佛陀拜焉遂與廣陽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折郭嶺迎接之謹曰拔陵兵眾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眾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眾孝昌元年又隨廣陽王征鮮于脩禮軍次白牛邏會章武王為脩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為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眾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聞靈太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太后意解之後從尒朱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

遂入關周文帝臨夏州以謹為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若詣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詔追謹為閣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帝西遷仍從周文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大統三年大軍東伐為前鋒進拔盤豆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神武至沙苑謹力戰進爵常山郡公又從戰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再遷太子太保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偽降立於路左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及侯景款附請兵為援謹諫以為景少習兵權譎難測周文不聽尋兼大行臺尚書大丞相長史率兵鎮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賜姓[illegible]副焉俄拜司空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曜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

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作以裁繹出何
策謹曰必用下策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
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
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
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
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
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
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
餘万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
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

無私焉立蕭詧為梁主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
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之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
新野郡公謹固辭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
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勢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
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
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及周文崩孝
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群公各圖執
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
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辭明日群公會議謹曰昔帝
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寮嗣子雖幼

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
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有辭謹既周文等
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
便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孝閔踐阼
進封燕國公邑万戶遷太傅大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
參議朝政及賀蘭祥討吐谷渾明帝令謹遙統其軍授以
方略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為
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
門皇帝迎拜屏門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
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師

道自居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
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
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
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
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
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
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
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為國之道必須有法
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
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

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
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三老答曰善。皇帝再拜受
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時有病，護以其
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賜鍾磬一部。天和
二年，又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年，薨，年七十六。武帝
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繒千段，粟麥千斛，贈本官，加
使持節、太師、雍恒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及
葬，王公以下咸送郊外。配享於文帝廟庭。謹有智謀，善於
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
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

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誡諸子，務存靜退，加
以年齒遐大，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焉。
寔嗣。
寔字賓實，少和厚，以軍功封萬年縣子。大統十四年，累遷
尚書。是歲，周文帝與魏太子西巡，寔時從行。周文刻石隴
山上，錄功臣名位，以次鐫勒，預以寔為開府儀同三司。至
十五年，方授之。尋除渭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進爵為公。
魏恭帝二年，羌東念姐率部落反，西連吐谷渾，大將軍豆
盧寧討之，踰時不剋，又令寔往，遂破之。周文手書勞問，賜
奴婢一百口，馬百匹。孝閔帝踐阼，授戶部中大夫，進爵延

壽郡公。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反，攻丹州，遣寔討
平之，仍除延州刺史。五年，襲爵燕國公，進位柱國，以罪免。尋
復本官，除涼州總管。大象二年，加上柱國，拜大左輔。隋開
皇元年，薨，贈司空，謚曰安。子顗
顗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
以女妻之。以父勳，賜爵新野郡公，歷左右宮伯、郢州刺史。
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略淮南。尉遲迥之反，時
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顗將圖之，因卧閤內，詐疾，文表
獨至，顗殺之，因言文表與迥通謀，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隋
文帝以迥未平，慮顗復生變，因因宥免之，即拜吳州總管。

以頻敗陳師，賜綵數百段。及隋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
罪，上令按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顗當死，上以其門著勳績，
特原之，以為開府，後襲爵燕國公，尋拜澤州刺史，免，卒于
家。子世虔。顗弟仲文。
仲文字次武，少聰敏，髫齔就學，耽習不倦。父寔異之曰：此
兒必興吾宗。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文帝，問曰：聞兒好讀
書，書有何事？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嘆之。後
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
調英拔。起家為趙王屬。安固太守任杜兩家各失牛，後
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

[illegible]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
牛群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群中又使人微傷其牛
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
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
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
有次武徵為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以勳授儀同三司
宣帝時為東郡太守及尉遲迥作亂使誘仲文仲文拒之
迥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以功授開府迥
又遣其將宇文胄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
復攻仲文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迥仲文自度不

能支棄妻子潰圍而遁達于京師迥盡害其三子一女隋文
帝引入卧內為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
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討迥
將檀讓時韋孝寬拒迥於永橋仲文詣之有所計議孝寬營
宇文忻頗有自疑心因謂仲文曰尉遲迥誠不足平正恐
事寧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謂曰丞相寬仁大
度明識有餘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非常人也忻曰三
善可如仲文曰有陳萬敵新從賊中來丞相即令其弟難
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
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

訪以虧大體此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潸
然此有仁心三也忻自是遂安仲文軍至汴州東頻破迥
將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走初仲文在蓼堤諸將
皆曰軍自遠來疲弊不可決戰仲文令趣食列陣既而破
賊諸將問其故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
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進擊曹
州獲迥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
成武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饗士仲文選騎襲之遂拔
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
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

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皆
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迥旗幟善淨以為檀讓至出城迎謁
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勸屠之仲文曰當寬其妻子其
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皆絕望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
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設伏兵發伏拽柴鼓譟毗羅軍
潰爭投洙水死水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
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
朝京師文帝引入卧內宴享極歡賜雜綵千段妓女十人
拜柱國屬文帝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
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昔[illegible]者尉迥逆亂所在景

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以必死遇時驅馳
任六將軍呂萬子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
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
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
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堤平曹州復東
郡安成武定永昌解亳州圍破徐州賊席毗羅十萬之衆
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生
靈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羣寇
北捍旄頭內安外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
王謙爲鄰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

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川叛換三蜀臣第三
叔義受脤廟庭恭行天罰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
或銜命危難或侍衞鈎陳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願垂泣
辜之恩降雲雨之施則寒灰更然枯骨還肉上覽表矜異
釋之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州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
遇虜破之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
志呂楚段譜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趣那頡山至護軍川北
遇可汗見仲文軍容甚肅不戰而退仲文踰山追之
及還上以尚書省文簿繁雜吏多姦詐令仲文勘錄省中
事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上每憂轉運不給

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
役拜行軍總管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仲文復以行軍總管
討之時三軍之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
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數旬上以仲文有將領才每
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事從突厥犯塞晉王
爲元帥使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煬帝即位遷左翊衞
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
見親重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次烏骨城仲文簡
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
重仲文回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

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
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
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
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度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
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
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
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
將軍杖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
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
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

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饑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寔弟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尚文帝女平原公主拜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大統十六年進爵郡公加大都督領文帝帳下左右禁中宿衛遷武衛將軍謹平江陵所賜得軍實分給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內名

望子弟有士風者別待遇之文帝聞之賜奴婢二百口翼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除左宮伯孝閔帝踐阼出為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來告急秦州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鈔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非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間至果如翼所策賀蘭祥討吐谷渾翼率州兵先鋒深入以功增邑尋徵拜右宮伯明帝崩

變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預焉乃至蕭撝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為學士翼言於帝曰撝梁之宗子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明帝崩翼與晉公護同受遺詔立武帝保定元年徙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郡公天和初遷司會中大夫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武帝行親迎之禮命翼總司儀制狄人雖蹄踏無節然咸憚翼之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去職居喪過禮為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武帝又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等相傳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也時

論僉謂得人遷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晉公護以帝委翼腹心內懷猜忌轉為小司徒加拜柱國雖外示崇重實疏斥之及誅護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既除餘黨胥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疏不間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橫議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先是與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万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

滅兵防繼好息人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無備然
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為安
州摠管時大旱涢水絕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
帝先禁群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歲遂有
年百姓感之聚會歌舞頌之四年武帝將東伐朝臣未有
知者遣納言盧韞前後三乘驛諭翼問策翼贊成之及軍
出詔翼自宛葉趣襄城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過秋毫無
犯所部都督輒入人村即斬以徇由是百姓欣悅赴者如
歸屬帝有疾班師翼亦旋鎮轉宜陽摠管以宜陽地非襟
要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摠管如舊其年大

軍復東討翼自陝入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閉
門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人庶等喜復見翼
並壺漿以道左除河陽摠管仍徙豫州陳將吳明徹又圍光
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
城立亭鄣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仍
除幽州摠管先是突厥屢為抄掠居人失業翼素有威武
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及尉遲迥據相州舉
兵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并書送之時隋文帝執政賜翼雜
綵一千五百段并珍寶服翫等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
邑通前五千戶別食任城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又遣子

讓通表勸進并請入朝許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
手極歡數日拜太尉歲有告翼往在幽州欲同尉遲迥按
驗以無實見原三年薨於本位加贈六州諸軍事蒲州刺
史諡曰穆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為戒故能以功
名終子璽嗣
璽字伯符少有器幹仕周位職方中大夫封黎陽縣公宣
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隋文帝受禪加上
大將軍進爵郡公歷汴鄧二州刺史所歷並有恩惠後檢
校江陵摠管鄧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
嘉歎良久令還鄧州父老相賀尋歷洛熊二州刺史亦相

有惠政以疾還京師卒於家諡曰靜有子志本璽弟詮位
上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詮弟禮儀同三司翼弟
義
義字慈恭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
平昌縣伯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踐阼歷安武太守專
崇教化不尚威刑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
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是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之善
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於是風化大洽進封建平郡公
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
即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帝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

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誘
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謗訕之木
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
王謙構逆隋文帝謀將於高熲熲言義可為元帥文帝將
任之劉昉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下乃以睿為元帥
義為行軍總管將左軍破謙將達奚惎於開遠尋拜潼州
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歲餘以疾
免歸卒於京師贈豫州刺史諡曰剛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以父功賜爵成安縣
男位小承御上士隋文帝為丞相引為外兵曹及踐阼遷
內史舍人進爵為子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歲餘起令
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右衛長史舍人如故後遷太子
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沈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命之賦
詩宣敏為詩甚有幽貞之志招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
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隋文帝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
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
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
后暱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
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

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荊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
炎政失御此地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安者制其
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
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
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
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二齊古稱天險分王戚
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則臣猾息其非望
姦臣杜其邪謀盛業共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
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
深帝省表嘉之謂高熲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
王秀鎮於蜀宣敏常以盈滿之誡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
述志賦以見志焉未幾卒官年二十九義弟禮上將軍趙
州刺史安平郡公禮弟智初為開府以受宣帝密旨告齊
王憲之反遂封齊國公尋拜柱國位大司空智弟紹上開府
綏州刺史華陽郡公紹弟弼上儀同平恩縣公弼弟蘭上
儀同襄陽縣開國公蘭弟曠上儀同贈恒州刺史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
己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稀矣洛拔任參內外以功
名自終烈氣槩沈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殆禦侮
之臣乎忠以梗直見親葉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己苟

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不至誅滅抑其幸也謹資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為大廈之棟梁擬巨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禮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以滿盈為誡覆餗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賀既功臣之子地則姻親荷累葉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與存與亡加以撫戎馬之權受扞城之託智能足以衛難勢力足以勤王曾無釋位之心但務隨時之義況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非一繩之眾也世義運屬時來宦其力用崇基弗墜析薪克荷盛矣

列傳第十一　北史二十三

方洽　周益　周寬　孫粹然

列傳第十二　北史二十四

崔逞 子頤 孫彧 玄孫罔 休 六世孫贈 僧 五世孫倰 逞兄遹

王憲 曾孫昕 晞

封懿 族曾孫回 回弟肅 回子隆之 同族弟述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氏為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暐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暐滅苻堅以為齊郡太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為翟遼所虜以為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為秘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為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驎立逞攜妻子歸魏張袞先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拜尚書錄三十六曹別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道武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椹當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椹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侵晉襄陽戍將郗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書云賢兄武步中原道武以為悖君臣之體敕逞與張袞為遵書答使恢貶其主號以報之逞袞為書乃云貴主帝怒其失旨黜袞遂賜逞死後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

遂皆將來奔至陳留聞逞被殺分為二一奔長安一奔
廣固帝聞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子禕嚴頤
初逞之內徙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令歸慕容德
於廣固獨與小子頤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為譴
頤字太沖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聞宋以其兄禕為
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用其兄我豈無冀州地邪乃以頤為
冀州刺史入為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為南秦王奉使
數返光揚朝命太武善之後與方士韋文秀詣王屋山造
金丹不就眞君初卒始崔浩與頤及滎陽太守模等年皆
相次浩為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為親浩持其家

世魏晉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雖糞壤中
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模嘗
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
名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二家獲免頤五子少子欽
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至欽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
在北一門盡矣

彧字文若頤兄禕之孫也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
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知名
早卒彧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
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之抽針即愈後位冀州別
駕性仁恕見疹者喜與療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
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彧子景哲豪率亦
以醫術知名仕魏太中大夫司徒長史景哲子冏字法峻
幼好學沉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仕魏為司空參軍齊
天保初為尚藥典御歷高陽太守太子家令武平中為散
騎常侍假儀同三司從幸晉陽嘗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
比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
唯弟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
精如此冏性廉謹恭儉自修所得俸秩以分親故終鴻臚
卿臨終誡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乘福輿

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誡歟吾沒後斂以
時服祭無牢餼棺足周屍瘞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修遵
父命景哲弟景鳳字鸞叔位尚藥典御

休字惠盛曾祖諲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靈和宋員外
散騎侍郎父宗伯始還魏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
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肅欽
其人地為長子娉休妹贈以財貨由是少振孝文納休妹
為嬪頻遷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勤學公事軍旅之隙手不
釋卷禮遇亞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海王詳為尚書
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為尚書左丞詔以北海年少百揆務

服使以忝休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參定禮儀爲黃門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後從駕南行及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從觀者榮之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遜弟貪又亡固求出爲勃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政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姦盜莫不驚散清身率下郡內安之時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恒千餘人所在多不見容休於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以與諸王交游免官後爲司徒右長史公平清潔甚得時譽歷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稱二州

懷其德澤入爲度支士兵殿中三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故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下意處不可異也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娶丞相高陽王雍女女適領軍元叉庶長子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此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違母情以妻叉子議者非之

子㥄

㥄字長儒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知名爲魏武挽郎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散騎侍郎坐事免歸鄉里冀部豪傑之乾部召㥄兄弟㥄申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三百騎劫取之以爲師友齊神武至信都以爲開府諮議參軍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言節閔帝賢明可主社稷㥄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王既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爲孝武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㥄恃預義旗頗自矜縱遂以貪汙爲御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齊文襄以石愷爲太守令得專殺愷經㥄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㥄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

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及遇赦出復爲黃門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㥄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褻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㥄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㥄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又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㥄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賽急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㥄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祕書監以母憂去官服終兼

太常卿轉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㥄有文學偉風貌寡
言辭端嶷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
精神太遒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讙㥄後到
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為
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㥄以籍地自矜
常與□明以遐等共宴終日獨無言以遐晚謂㥄曰驚
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㥄亦無言直以尒每謂盧元明曰
天下盛門唯我與尒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
神武葬後㥄又竊言黃頷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
以告暹暹啟文襄絕㥄朝謁㥄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

頷兒何足拜也於是鎖㥄赴晉陽訊之不服暹引邢子才
為證子才執無此言㥄在禁謂邢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
邢出告㥄子瞻曰尊公意正應欲結姻陳元康瞻有女新生
乃許妻元康子元康為言於文襄曰崔㥄名望素重不
可以私語殺之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
㥄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
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讀崔琰傳追
恨魏武不弘㥄若在所作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
曰然則奈何元康曰㥄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寬濟猛
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陽休之亦言㥄勳舊右

捨之㥄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
以為黃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齊天保初除侍中監
起居以禪代之際參定儀禮別封新豐縣男回授弟九弟
子約㥄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婁
太后為博陵王納㥄妹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
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跪
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為東兗州刺史復
攜馮文之部為馮氏厭蠱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受納
狼籍為御史劾與㥄俱召詣付廷尉諸因多姦焉獄中致
競爭別詔斬馮氏於都市支解為九段㥄以疾卒獄中㥄

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誥表檄多㥄所
為然性修耽財色於諸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
之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悅之曰
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㥄子瞻
瞻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為
後來之秀初潁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於濟故得經史
有師法侍中李神儁雅有風鑒晚年無子見瞻歎謂邢卲
曰昨見崔㥄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
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高岳辟為開府西
閤祭酒博陵崔暹為中尉啟除侍御史以父與暹隙俄而

去官神武召與北海王晞俱爲諸子賓友仍爲相府中兵
參軍轉主簿文襄崩祕未發喪文宣命瞻從相府司馬赴
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㥄俱侍宴爲詩詔
問邢邵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父咸曰㥄博雅弘麗瞻氣
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宴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
爲崔㥄父子楊愔欲引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
省愔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
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其日奏用
之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
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愧裴子孝昭皇建

北史列傳十二　八

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翥爲莫逆之友翥將東
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
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
不堪敷奏孝昭踐阼皇太子就傅受業除太子中庶子徵
赴晉陽敕曰東宮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
故勞卿朝夕遊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瞻尋在
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
敕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主司以爲後式時詔議
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爲一議朝士莫不雷同瞻別立
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家大

典少傅名位不輕瞻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詰其不
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往瞻居聖朝顯職尚不免
見嗤草萊諸生欲云何自進瞻容貌方嚴詞旨雄辯收默
遂竟無一言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
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爲
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瞻經熱病面多
瘢痕然雍容可觀辭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
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
相對揖其見重如此還襲爵武城公再遷吏部郎中因
患耳聞急十餘日傳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

北史列傳十二　七

褊急以瞻舉措舒緩曾於判附瑾奏聞因見代遂免歸
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卒贈大理卿
滄州刺史謚曰文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
時名望在御史臺恆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
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
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
箸恣情飲噉瞻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
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於是君定名士於
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
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爲潦倒而瞻終不改

焉常以選曹以劉述爲縣令謂之曰宜長正　望乃
復出爲人馮子琮聞之大怒及其用事終致斥有集二十
卷陵弟仲文有文學太和中爲丞相掾以貌見取仲文持
馬尾度河波中乍沒乍出神武甚見曰惟掾也遂遣船赴
接及至謂曰卿爲吾爲穎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
忠臣也後文襄欲使行青州聞其多醉乃止天保初陵爲
侍中仲文爲銀青光祿大夫同日並拜時云兩鳳連飛苦
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宣怒將罰之敕使爲觀射詩十韻援
筆立成乃原之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卒子偃太子洗馬
尚書郎偃弟儦

北史列傳十三　一

儦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
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
入此室初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與盧
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修律令尋兼散騎侍郎使陳遷
侍郎文林館歷尚書郎與頻立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
京師灼灼崔儦李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儦者秀達
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思道與儦皆爲後相調儦曰儦遂
無聞思道譏儦云高曾官爲齊亡歸鄉任郡爲功曹補主
簿隋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兼內史舍人後兼通直散騎
侍郎聘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以儦甚常得無事一聯無

曰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儦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
妻娉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儦故敝衣冠
騎驢而至素推令[illegible]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
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
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儦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
仁壽中卒於京師子世濟仲文弟叔仁輕俠重矜期仕魏
爲頴州刺史以貪汙爲御史中丞高仲密劾賜死於宅臨
刑賦詩五絕與諸弟訣別不及其兄㥄以其不甚營救也
子彥武有識用隋開皇初位魏州刺史叔仁弟叔義有材藝
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初叔義以材爲青州刺史坐盜賊令

北史列傳十七　十二

出其黨逆以爲門客在洛陽與兄叔仁鑄錢事發合家逃
逸叔義見執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
罪驟爲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書而殺之叔義弟季
倜以寄名從軍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
以怯性兼使氣後自修改閉門讀書當時稱爲博洽後兼
通直散騎常侍使梁爲陽斐副恥居斐下自負才地呼斐
爲陽子語輒折之還卒於路子極位太子僕武德郡守子
偘弟子猷位冀州別駕走馬從禽墜桂木而死子瑾子植
弟子韋位東莞太守子韋弟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
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禪月兄子

度死又百日不入房長八尺餘姿神俊異嘗觀梁使劉孝儀賓從見者駭目武定中為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聘俱詣晉陽寄居佛寺聘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為二天人也乾明中為考功郎病且卒謂聘曰自諸兄殁而門業頹替居家大唯吾與汝命之脩短豈何足恐汝能免之吾不餒矣休弟貴子敬禮位太子舍人卒贈樂安太守妻樂安王長女晉寧公主也貞烈有德行子慇字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愫為長謙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為娣姒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休誡諸子曰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亡櫬中有書如平生所誡諸子奉焉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大二小二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曆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閑解晚頗以酒為損遷司徒諮議修起居注加金紫光祿大夫後兼散騎常侍使梁將行謂人曰我房在吳國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還未入境卒年二十八贈南青州刺史遷兄適適字寧祖亦有名於時為[illegible]中書左丞范陽[illegible]

郡太守遷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譽延壽子隆字[illegible]簡率友悌居喪以孝聞位蘭陵東二郡太守仁信待物檢慎至誠故見重於時卒贈齊州刺史諡曰孝子敬保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冀州刺史敬保子子恒位晉郡太守早卒子佰弟子安子昇武定中東元瑾事伏法遷宗人模字思範琰兒劉之後也父道慕容垂少府卿模仕宋為滎陽太守神䴥中平滑臺歸降授賜爵武城男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雖為崔浩輕侮而不為浩屈崔頤相親往來如一家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和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規贖歸之其母張曰汝父志懷無決必不能來行人或賄至都模果顧念幼度等指謂行人曰何忍捨此輩致為刑厚當為汝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我乃授以申謨宋東郡太守也神䴥中被執賜妻生子靈度中謨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為閹人初真君末模兄惕子叔和為宋督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寧太守卒豪利二子懷順次恩仍居宋青州懷順以父入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懷順迎豪利喪還青州云

王遠字顯則北海劇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為氏仍居海岱祖猛仕苻堅位丞相父休

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符丕稱尊號復以永為冀州永為慕容垂所殺憲匿於清河人家皇始中乃歸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為本州中正領選尚書郎兼掌門下太武即位遷廷尉卿出為上谷太守賜爵高都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復移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出為并州刺史又遷北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年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禮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謚曰康子崇龍崇弟巖字道長孝文初為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巖性儒緩不斷終日昏睡李訢鄧宗慶等號為明察而二人

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出或免唯巖卒得自保時人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後封華山公入為內都大官卒子祖念襲爵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位南兗州刺史坐受所部荊山戍主杜虔財又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糾劾會赦免卒官贈豫州刺史謚文昭長子昕

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疊舉手極上為率與太原王延業俱詣魏安豐王延明延明歎美之太尉汝南王悅辟為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兵在前手為驅策昕捨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昕獨執板却立悅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輿床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宷從廝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卧於閤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寮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後除著作佐郎以兵亂漸起將避地海隅侍中李琰之黃門侍郎王遵業惜其名士不容外任奏除尚書右

外兵郎中出為光州長史故免河陰之難還東萊太守于時年凶人多相食昕勤恤人隱多所全濟昕少時與河間邢邵俱為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執我邵乃免太昌初還洛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為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素以為人之師表元象元年兼散騎常侍聘梁魏收為副並為朝廷所重使還高隆之求貨不得諷憲臺劾昕

收在江東大將商人市易並坐禁止齊文襄怒各杖之累遷
祕書監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
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
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為笑樂昕聞之詣邵曰卿不識
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須之以被謗在遷
陽平太守在郡有稱績文襄謂人曰王元景殊獲我力由
吾數箴之其在吏事遂為良二千石齊文宣踐阼拜七兵
尚書以參議禮封宜君縣男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
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
輩文宣以昕疏誕非濟世才罵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

之者云王元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曰元
景本自庸才素無勳行早霑纓紱遂履清塗發自畿邦超
居詹事儀佩龍文之劍仍啓帶礪之書語其器分何因到
此誠宜清心勵己少酬萬一尚書百揆之本庶務攸歸元
景與奪任情威福在己能使直而為枉曲反成弦害政損
公名義安在偽賓郎之味好詠輕薄之篇自謂模擬傖
楚曲盡風制推此為長餘何足取此而不繩後將焉肅在
身官爵宜從削奪於是徙幽州為百姓所任運窮通不改
其操未幾徵還奉敕送蕭莊於梁為王除銀青光祿大夫
判祠部尚書帝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

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
作奴昕曰箕子為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啓文宣
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楊愔微為解之帝謂愔曰王元
景是尔博士尔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疾
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屍漳
水天統末追贈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顗嗣卒於燕
郡太守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醞藉
世號王氏九龍昕弟暉昭曦晧最知名暉字元旭少與昕
齊名兼多術藝卒於中書舍人贈兖州刺史昭字仲亮少
好儒術又頗以武藝自許性敦篤以友悌知名卒於考功

郎中
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
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
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
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麗絕當時恐足下方
難為兄不假處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晞[illegible]
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illegible]養
外兵不[illegible]母終後仍屬遷鄴遨遊華洛悅其山水與范
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
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為開府記室晞稱先被大

使因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御書勸令赴晞復書曰
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御合
嘗稱其必御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
既疑其非御亦可疑其是御其疑半矣若疑其是御而嘗
試緣非御亦無損疑其非御而不療儻是御則難救然則
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
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
威德所被飈飛霧聚方掞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允
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
儀而信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

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贍頓丘李庾范陽盧正通首應此
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竝向成長志識未
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不負義方卿祿位常亞吾弟
若苟使回邪致相詿誤寧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
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公演友齊天保初行太
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
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
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
杖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因諫爭大被毆
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

母何於是壽閑王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
之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
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
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
乎言未卒王彊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爲王友王復錄
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
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
約絕王上顯點賴殿下扶翼王深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
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
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

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
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疏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
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歔欷不自勝曰
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
焚之後王承閒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
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
杜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捶楚亂杖數十會醉卧得解
帝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晝作夜唯常山邸
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
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

孫東宮委一胡人令卒覽萬機為馭雄傑如聖德幼沖未
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
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沖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默
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
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
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邪王不答帝
臨發敕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
王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廷
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君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
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

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
叡為左長史晞為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以晞儒緩
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
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法繩之晞曰
朝廷比者疏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
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
道不恒虧盈迭至神機變化盼蠁斯集雖執謙挹粃糠神
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人之基王曰卿何敢須發非所
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
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

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
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
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
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伏隸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
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內外咸
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御意試密
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
口噤心戰弟既發論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
是時諸王公將相日敦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
八月昭帝踐阼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後

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
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
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
廊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
或道德高儁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姦及田市
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等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
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
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典御食畢景聽還時百
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
趨拜尋拜為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爾發皇太子太子釋

文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
北征敕問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皆曰庫
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鑾駕巡狩為
復何爾若輕有征戰恐天下失望帝曰此儒夫常慮吾自
當臨時斟酌帝使齊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群下好相誣
朝士呼為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楊休之王晞數
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
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
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
曰自今當為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
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
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
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
晞中的當得絹為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閔然曰我今段
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
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撩胷
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晞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
以其儒緩由是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
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
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

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閙求爵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
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詣晉
祠晞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
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
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
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
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迥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曾
不一廢每不肯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
悔久作三公矣齊亡周武帝以晞為儀同大將軍太子諫
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豐
州刺史
晧字季高少立名行為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儒
緩亦同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
自言失馬虞候為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依然係在
前方云我馬尚在為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僚
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大鵬始欲舉燕雀何啾
啾同若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遨於是喧笑季高不
得言大寧初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天統末修國史尋除
通直散騎常侍卒贈鄆州刺史子伯奉朝請待詔文林館
晧弟曄字季炎卒於滄州司馬

封懿字處德勃海蓨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容暐吏部尚書兄孚字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與孚雖器行有長短而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中書令戶部尚書寶敗歸魏除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章安子道武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疏慢廢還家明元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為侯懿撰燕書頗行於世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誅臨刑明元謂曰終不令絕汝種也赦其一子玄之以弟虔之子磨奴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赦磨奴刑為宦人崔浩之誅也太武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由浩也後為中曹監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卒於懷州刺史贈勃海公謚曰定以族子叔念為後

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慕容暐太尉奕之後也父鑒初磨奴既以回為後請於獻文賜爵富城子遷將軍滄水太守回襲磨奴爵富城子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山人原朴父子賓族同寢一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明帝時為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表求賑恤免其兵調州內頼之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荷國寵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慚失色轉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劾奏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兄麗妻崔氏姦通時人稱之後為殿中尚書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司空公謚曰孝宣長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寬和有度量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州自號大乘眾五萬人隆之以開府中兵參軍與大都督元遙討之獲法慶賜爵武城子累遷河內太守未到郡屬尒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持節東歸圖為義舉遂與高乾等夜襲冀州克之乃推為刺史以齊神武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隨高乾奉迎於滏口中興初拜吏部尚書韓陵之役留隆之鎮鄴城未幾徵為侍中封安德郡公于時朝議以尒朱榮宜配食明帝廟隆之議曰榮為人臣親行殺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之理以榮無配饗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琰孝琬廷議而從之後為斛斯椿等所構北歸鄉里齊神武召赴晉陽孝靜立除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加開府累遷尚書右僕射及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使招冀州豪望為內應詔隆之以馳驛慰撫遂得安靜隆之

言參神武經略奇謀皆密以啓聞手書削之外不知於外卒
於齊州刺史贈司徒神武以追榮未盡復啓贈太保謚宣
懿神武後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憶隆之顧冀州行事司
馬子如言其勳業爲之流涕令以太牢就祭隆之歷事五
帝以謹素見知凡四爲侍中再爲吏部尚書一爲僕射四
爲冀州刺史每臨冀部州中舊齒咸以我封公榜來其得
物情如此子子繪嗣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
釋褐祕書郎累遷平陽太守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
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請
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神武從之仍令子繪修開旬日而

北史列傳十二上　二十六

就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神武以胡祿未發遣文襄以子繪
爲勃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勳臣宿望但須鎮撫且
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略不勞習常太守向州參
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大寧三年爲都官尚書高歸彥
作逆命子繪參贊軍事敗平敕子繪權行州事徵拜儀同
三司尚書右僕射卒謚曰簡子寶鑒嗣子繪弟子繡位霍
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淮南子繡城陷送揚州齊亡後逃
歸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勤儒雅而從氣難犯兄女壻司
空楊定遠爲瀛州刺史子繡爲勃海太守定遠過之對妻
及諸女讌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怒而鼓集眾將攻之定遠

免冠拜謝父之乃釋隆之弟興之字祖胄經明行修恬素
清靜位瀛冀二州刺史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譽卒以
隆之佐命功贈殿中尚書雍州刺史謚曰文子孝琰字士
蔚七歲而孤爲隆之撫養愛同諸子隆之每以公爵當城
子授焉位東宮洗馬卒贈太府少卿孝琰性恬靜頗好文
詠太子少師邢邵七兵尚書王昕竝先達高才與孝琰年
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琰嘗歸鄉二人送於郊
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琰弟孝瑗字士光少脩飭學尚
風儀位祕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在道遷授中書侍
郎坐受魏收囑牒其門客從行事發付南都獄決鞭二

北史列傳十二上　二十七

百除名後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
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竝爲
義孝行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
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
其後會黃門郎崔季舒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
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私語孝琰坐爲
范陽王妃爲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一百放出又遣
爲陽郡掾失五十錢死還第不起以者上下自此流歷
士開死後爲通直散騎常侍後與何和好以爲聘周使副
孝琰輒政奏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

之善談戲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以祖珽好自
矜大侮之云是衣冠糟粕異於餘人珽作相銜之大以爲恨
尋以本官兼尚書右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
獻者爲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爲沙門統
後主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恨焉因得
尼從坐訴曇獻欲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姦請致
於極法其家珍寶悉以沒官由是正授左丞仍奏門下事
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意遇漸高彌自矜誕舉動奇邁無所
降屈識者鄙之與祖珽等以正諫同死子君確君靜二
人從北遷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南安敗君確等二人皆

坐死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辯有世用封琅城子位青
州刺史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沙苑之敗延之棄州北走
以隆之故免其死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諡文恭子纂
嗣馨長子琳字彥寶位中書侍郎領侍中南平王馮誕學
議定律令於時議者稱之歷位太尉長史司宗下大夫南夏
豫三州刺史光祿大夫琳弟子肅
肅字元邕博涉經史太保崔光見而賞其爲位尚書左中兵
郎中性恭儉不妄交遊唯與崔勵勵從兄鴻尤相親善所
制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孝琰從兄子愷字思悅文之孫
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

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馬氏事死
玄女也愷子伯達弟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攻好孝氏
文木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
休傑位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回族叔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
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
多矣頗自脩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獨
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
而後爲賢言者慚退以兼員外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
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

乃北面受旨使還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海太守崔
休入爲吏部郎中以己考事干軌軌曰法者天下之平不
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爲儒雅除
國子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
懌表脩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
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牕鄭玄
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
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
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
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牕者通八風

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
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為之質飾赤綴白綴為之戶
牖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毀三代變
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
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
以黃圖白武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
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
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
厥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
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後卒

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初軌深為郭祚所知祚常謂
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
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之津梁
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概立名高肇
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
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
慎言脩身之本姦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為務德慎言遠佞
防姦四戒文多不載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
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參焉雅為太保崔光僕射
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為孝經解詁

銓偉伯為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滯偉伯又討論禮傳詩
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時朝廷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
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撿經緯上明堂
圖說六卷又撰封氏本錄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
為關西行臺引為行臺郎及寶夤為逆偉伯與南平王冏
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永安中贈
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無子轉授弟翼翼弟述
述字君義有幹用天平中為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為麟
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所刪定齊文僅累遷大理卿清
河三年敕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和士開尚書陽休之國子

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歷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述
久為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為時人所稱而厚積財
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
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進趣頗致嗤駭前
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
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為誓士元
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
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騾乃嫌脚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
又嫌古廢皆為悋嗇所及每致紛紜子元搢位太子舍人
述弟詢字景文涉經史以清素自持位尚書左丞濟南

宇歷官皆有幹局才具臨郡甚著政績隋開皇初卒

論曰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忽微慮遠俱以爲災休立之有本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公之才猶且爲累況未足論其高下能無及乎賾詞韻溫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景昆季履操標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勞濟世子繪寔惟堂搆可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斂爲愆無乃鄙哉

列傳第十二　北史二十四

周之冕　孫辨然　校正

列傳第十三　北史二十五

古弼
張黎
劉絜
丘堆
娥清
伊馛
乙瓌
周幾
豆代田
車伊洛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來大千
宿石
萬安國
周觀
尉撥

陸真
呂洛拔
薛彪子
尉元
慕容白曜
和其奴
苟頹
宇文福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爲獵郎門下奏事以敏正
稱明元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

材也令與西部與劉絜等分綰機要敷奏百揆太武即位
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歷位侍中吏部尚書典南
部奏事後征馮弘弘將奔高麗高麗救軍至弘乃隨之令
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
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弘得東奔太武大怒黜爲廣
夏門卒尋復爲侍中與尚書李順使涼州賜爵建興公鎮
長安甚有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順咸言涼州之水草不
宜行帝不從既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將略故弗之責也
議[illegible]是[illegible]事假弼節督隴右諸
軍[illegible]弼攻

拔其國文德走漢川時東道將皮豹子聞仇池圍解議欲
還軍弼使謂曰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爲難不如秋冬
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也豹子乃止太武聞之曰
弼言長策也制有南秦弼謀多矣景穆總攝機政爲東
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並參政事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
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於張黎
而廉不及也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
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
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捽樹頭掣下牀以
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

碁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帝奇弼
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爲臣逞志於君前者非無
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帝召之謂曰卿其冠
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
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人者雖復顛沛
造次卿則爲之無所顧也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
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
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
人呼爲筆公弼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適
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

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何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
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
以理干此自吾罪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
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
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
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
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
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
稷之臣初楊難當之來也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
少子文德以黃金三十斤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無禮
文德亡入宋太武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及太武崩吳
王立以弼為司徒文成即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
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蠱俱伏法時人冤之
張黎鴈門平原人也善書計道武知待之明元器其忠亮
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太武以其功舊任以輔弼除大司
農卿軍國大議黎常與焉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征北大將
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
代下之日家無餘財太武征涼州蠕蠕吳提乘虛入寇黎
與司空長孫道生拒擊走之景穆初總百揆黎與崔浩等
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賜浩黎布帛各千匹以褒

四

舊勳吳王余立以黎為太尉後文成即位與古弼俱誅
劉潔長樂信都人也昭成時慕容氏獻女潔祖父生為公
主家臣乃隨入魏賜以妻妾生子提位樂陵太守封信都
男卒潔襲提爵數從征討進爵會稽公後與永安侯魏勤
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為其所執送赫連屈丐
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
後得還國典東部事明元寢疾太武監國潔與古弼等選
侍東宮對綜機要太武即位奇其有柱石用委以大任及
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遷尚書令改為鉅鹿公車駕西伐
潔為前鋒沮渠牧犍弟董來距戰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
以日月不協擊鼓卻陣故董來得入城太武微嫌之潔久
在樞密恃寵自專帝心稍不平時議伐蠕蠕潔言不如廣
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皆從其議帝決行乃從崔浩議既
出與諸將期會鹿渾谷而潔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
詔更期諸將不至時虜眾大亂景穆欲擊之潔執不可停
鹿渾谷六日諸將猶不集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
師次漠中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帝棄軍輕還
帝不從潔以軍行無功奏歸罪於崔浩帝曰諸將後期及
賊不擊罪在諸將豈在於浩又潔矯詔事遂發輿駕至五原
收潔幽之太武之征也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

五

不返即吾當立樂平王潔又使右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
應王繼國家後我審有名姓不嵩對曰有姓而無名窮驗
款引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公狄鄰及嵩等皆夷三
族死者百餘人潔既居勢要內外憚之側目而視籍其家
財產鉅萬太武追忿言則切齒

丘堆代人也美容儀初以忠謹入侍明元即位拾遺左右
稍遷散騎常侍太武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為右弼
及即位賜爵臨淮公位太僕與宗正娥清略地關右而宜
城王奚斤表留堆合軍與赫連昌相拒斤進擊赫連定留
堆守輜重斤為定禽堆聞而棄甲走長安帝大怒遣西平
公安頡斬堆

娥清代人也少有將略累著戰功稍遷給事黃門侍郎明
元南巡幸鄴以清為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等度
河略地至湖陸以功賜爵須昌侯與幾等遂鎮枋頭太武
初乃還京師進爵東平公後從平統萬遂與奚斤討赫連
昌至安定及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尋水往斤不從遂
與斤俱為定禽剋平涼乃得還後與古弼等東討馮弘以
不急戰弘奔高麗檻車徵黜為門卒而卒於家子延賜爵
南平公

伊馛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卻行神䴥初

為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太武將討涼州議者咸以
無水草諫唯司徒崔浩勸行羣臣出後馛曰涼州若無水
草何得為國宜從浩言帝善之及剋涼州大會於姑臧帝
謂羣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正奇馛弓馬士
門見能與崔同耳顧謂浩曰馛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致公輔帝
笑以馛為尚書封郡公馛以尚書務殷公爵至重辭之中
秘二省多諸文士請參其次帝賢之遂拜秘書監賜爵河
南公位司空清約自守為政舉大綱而已不為苛碎太安
二年領太子太保三年與司徒陸麗等並平尚書事薨子

蘭襲爵位庫部尚書卒子盆生驍勇有膽氣累有戰功遂
為名將以勳賜爵平城子為西道都督戰歿贈雍州刺史

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太武時瓌父匹知遣瓌入貢
帝留之瓌善騎射手格猛獸尚太武女上谷公主除駙馬
都尉賜爵西平公從駕南征都督前鋒諸軍事勇冠三軍
後進爵為王又為西道都將薨年二十九贈太尉公謚曰
恭子乾歸襲爵乾歸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兵法尚景穆
女安樂公主除駙馬都尉侍中獻文初為秦州刺史有惠
政孝文即位為中道都將卒謚曰康子海字懷仁位散騎
侍郎卒謚曰恭海子瑗字雅珍尚孝文女淮陽公主除駙

馬都尉累遷西兗州刺史天平元年擊丘虎子擒戰歿
沒
尉眷代人也少以善射爲獵郎明元即位爲左部尚書以
功封交趾侯太武以眷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于外
遂常嫌奚斤等綏撫關中失和每至言論形于聲色斤
慚焉進號宋兵將軍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萬人襲陜
城卒于軍軍人無不歎惜之歸葬京師謚曰恒子多侯襲爵

豆代田代人也明元時以善騎射爲内細射從攻武牢詔
代田登樓射賊矢不虛發以功遷内三郎從討赫連昌乘
勝追賊入其宮門門閉代田踰宮而出太武壯之拜勇武
將軍後從討平涼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以定妻賜之詔斤
膝行授酒於代田敕斤曰全爾身命者代田功也以從討和
龍戰功封長廣公卒於統萬鎮大將贈長廣王謚曰恭子
周求襲爵

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恒修職貢延和中授
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規欲歸闕爲沮渠無諱斷路伊
洛連戰破之無諱卒伊洛前後遣使招喻其子乾壽等及
民戶五百餘家送之京師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
破焉耆東關七城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師拜都官尚書將
軍王如故卒謚康王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子歇襲爵

表以之法

王洛兒京兆人也明元在東宮以善騎射給事帳下謹
未嘗有過明元嘗獵于灅南水陷沒馬洛兒投水奉帝出
殆將凍死帝解衣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帝避難居
外洛兒晨夜侍衛恭勤發於至誠元紹之逆帝左右唯洛
兒與車路頭晝居山嶺夜還洛兒家洛兒隣人李道潛相
奉給晨後還山衆庶頗知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之洛兒
猶冒難往返京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
明元還宮社稷獲全洛兒有功焉明元即位拜散騎常侍
賜爵新息公加直意將軍又追贈其父爲列侯賜僮隸五
十戶卒贈太尉建平王賜溫明祕器載以轀輬車使殿中
衛士爲之導從親臨哀慟者四焉乃鴆其妻周氏與合葬
子長城襲爵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爲帳下帥天賜末明
元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及即位封宣城公忠意將軍帝
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遇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游不任
事性無害毎評獄處理常獻寬恕之議以此見重於朝帝
亦敬納之卒明元親臨哀慟贈太保宣城王謚曰忠貞喪
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陪葬金陵子眷襲爵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氏爲尚書令臨
澤公祖父並至大官魯元寬和有雅度明元時選爲通直

郎以忠謹給侍東宮太武親愛之即位以爲中書侍郎寵
待彌渥而曾元益加謹肅帝愈親待之內外大臣莫不敬
憚性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過揚人美由是公卿咸親
敬之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秘書事賜爵襄城公
拜其父爲信都侯從征赫連昌太武親追擊入其城門曾
元隨帝俱入及日暮曾元幾至危殆後遷太保錄尚書事
帝貴異之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往來乃賜甲
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眞君二年駕幸陰山
曾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帝甚
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西二宮命太官日送奠晨

昏哭臨訖則備奏鐘鼓伎樂輿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
城王叔孫俊故事而賵送有加贈襄城王謚曰孝葬於崞
山爲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與爲比子紇襲爵以父
任侍東宮太武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
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供其費千計文成即位典
選部主客二曹卒贈襄城王謚曰景無子弟彌娥襲卒贈
襄城王謚曰恭曾元少子內給侍東宮景穆深昵之常與
臥起同衣食父子有寵兩宮勢傾天下內性寬厚有父風
而恭慎不及正平初宮臣伏誅太武以曾元故唯殺內而
厚撫其兄弟

陳建代人也以善騎射擢爲三郎遷下大夫內行長太武
討山胡白龍輕之單將騎數十每自登山白龍伏壯士出
不意帝墜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奮擊殺數人被十餘
瘡帝壯之賜別戶二十文成初出爲幽州刺史假秦郡公
帝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孝文初徵爲尚書
右僕射加侍中進爵魏郡公建與晉陽侯元仙德長樂王
穆亮平原王陸叡密表啓稱代帝嘉之遷司徒進爵魏郡
王帝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於後庭薨子念襲
有罪爵除
來大千代人也父初眞從道武避難叱候山參創業功曾

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八議大千驍果善騎射永興初襲
爵位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著御鎧盤馬殿庭朝臣
莫不嗟歎遷內三郎幢將典宿衛禁旅大千用法嚴明上
下齊肅嘗從明元校獵見獸在高巖上持矟直前刺之應
手而死帝嘉其勇壯太武踐阼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
俱爲常侍持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累從征伐以戰功
賜爵廬陵公鎭雲中兼統白道軍事太武以其壯勇數有
戰功兼悉北境險要詔使巡撫六鎭以防寇虜經略布置
甚得事宜後吐京胡反以大千爲都將討平之在吐京卒
喪還渡於平城南太武出游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帝惜

數著良以詔聽其喪入殯城內贈司空諡莊公子豆頹襲
爵降為晉興侯
宿石朔方人赫連屈丐弟文陳之曾孫也天興中文陳父
子歸魏道武嘉之以宗女妻焉拜上將軍祖若豆根明元
賜姓宿氏襲上將軍父沓干從太武征平涼有功賜爵
漢安男從討蠕蠕戰沒石年十三襲爵擢為中散遷內
行令從文成於苑中游獵石走馬引前道峻馬倒殞絕久之乃
蘇由是御馬得制文成嘉之賜以綿帛駿馬改爵義陽子
又常從獵文成親欲射猛獸石叩馬諫引帝至高原上後
猛獸騰躍殺人文成美其忠許後有犯罪宥而勿坐
一死尚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西部尚書進爵太山公
為北征中道都大將卒追贈太原王諡康葬禮依盧魯元
故事太和初子倪襲爵
萬安國代人也世為酋帥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
尉位長安鎮將爵馮翊公安國少明敏以國甥復尚河南
公主拜駙馬都尉獻文特親寵之與同臥起拜大司馬大
將軍封安城王安國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
詔殺買奴於苑中孝文聞之大怒遂賜死年二十三子翼
襲爵有悉根者世為紇奚部帥皇始初率部歸魏尚昭
成女生子拔位尚書令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元紹之逆
拔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封長樂王薨子護襲拜外都大
官根事迹遺落故略附云
周觀代人也驍勇有膂力太武以軍功賜爵金城公位高
平鎮將善撫士卒甚有威名後拜內都大官出為秦州刺
史撫馭失和部人薛永宗聚衆汾曲以叛觀討永宗為流
矢所中太武至蒲坂觀聞帝至驚怖而起瘡重遂卒帝怒
絕其爵云
尉撥代人也父那濮陽太守撥為太學生募從兗州刺史
羅忸擊賊於陳汝有功賜爵介休男討和龍擊吐谷渾皆
有軍功進爵為子累遷杏城鎮將大得人和文成以撥清
平有惠績賜以衣服獻文即位為北征都將南攻懸瓠進
爵安城侯位北豫州刺史卒諡敬侯
陸真代人也父洛侯秦州刺史真少善騎射太武以真膂
力過人拜內三郎真君中從討蠕蠕以功賜爵關內侯後
攻懸瓠登樓臨射城中弦不虛發從太武至江還遷大財合
真功居多文成即位進爵都昌侯位選部尚書後拜長安
鎮將時初置長蛇鎮真率衆築城未訖而氐豪仇傉檀等
反叛真擊平之卒城長蛇而還東平王道符反于長安以
真為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平氐人素伏其威信及
至氐民怡然安靜在鎮數年甚著威稱卒諡曰烈子延字契

胡拔頗有氣幹襲爵河南公例降改封汝陽侯位懷朔鎮
大將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為叛胡所害
呂洛拔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時率戶五千歸魏父匹知
太武時為西部長封蔡陽公洛拔以壯勇知名文成末為
平原鎮都將隨尉元攻宋將張永大敗之賜爵成武侯卒
長子文祖獻文以其勳臣子補龍牧曹奏事中散以牧產
不滋坐徙武川鎮後文祖以舊語譯注皇誥辭義通辯為
外都曹奏事中散後坐事伏法
薛彪子代人也祖達頭自姚萇時率部落歸魏道武賜爵
聊城侯侍以上客禮賜妻鄭氏卒贈冀州刺史諡曰悼父

野賭分太二州刺史封河東公有聲稱卒諡曰簡彪子姿
貌壯偉明斷有父風為內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內
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為枋頭鎮將素剛簡為近臣
所嫉因小過黜為鎮門士及獻文南巡次山陽彪子拜訴
於路復除枋頭鎮將累遷開府徐州刺史在州甚多惠政
百姓便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汙彪子
案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彪子南通賊虜孝文曰此
妄矣推案果虛卒諡曰文子琡
琡字曇珍形貌瓌偉少以幹用為典客令每引見儀望甚
為孝武謂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

琡答曰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之
外非庸臣所及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久旱京
師見囚悉召集於都亭理問冤滯洛陽獄唯有三人孝明
嘉之賜縑百疋琡本附元叉叉廢琡懼由是政教廢弛坐
免官李神軌有寵於靈太后琡循事之累遷吏部郎中先
是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琡乃
上書曰臣聞鉛鈒雖輕不委之以學割瑚璉任重豈寄之
以弱力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鴈次若
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黎元之
命繫於守長若其得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為患更深

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并學通古今曉達政職者以
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勳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
人者自在先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非精其才皆衰老而
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為多失宜依次補
敘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陳之曰今四方初定
務在養人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牟貴各薦所賢
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庶令塗炭之餘戴仰
有地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元天穆討邢杲以琡為行臺
尚書軍次東郡時元顥已據鄴城邢杲又逼歷下天穆集文武
其所先議若咸以杲盛宜先經略唯琡以杲為聚衆無復

雖強猾賊元顥皇室暱親來稱義舉自河陰之役人情駭怨今有際會易生感動待顥事決然後迴師天穆以羣情所願遂先討杲杲降軍還至定陶天穆留琡行西兗州事尋為元顥所陷顥執琡自隨尒朱榮破顥天穆謂琡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拜七兵尚書齊神武引為丞相府長史軍國之事多所關知琡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神武大舉西伐將度蒲津琡諫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應餓死寶炬黑獺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侯景亦曰今舉兵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不納遂有沙苑之敗後范陽盧仲禮反琡與諸軍討平之轉殷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苦之後歷位度支殿中二尚書天保元年卒於兼尚書右僕射臨終敕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車下加彤飾但用麻為流蘇繩網絡而已明器等物並不令置琡久在省闥明閑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若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理舞法深文刻薄多所傷害人士畏惡之鄴中宰王元匡妾張氏淫逸放恣琡初與姦通後納以為婦惑其讒言逐棄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允家內分競相告列

為世所譏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謚曰威林子允嗣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為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位中山太守元以善射稱為羽林中郎以匪懈見知稍遷駕部給事中賜爵富城男和平中遷北部尚書進爵太昌侯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獻文以元為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宋兗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申纂詣元歸款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屯于下礚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永仍據險要乃命安都與李璨等同守身率精銳揚兵於外分擊呂梁絕其糧運永遂捐城夜遁元以是遣高閭與張讜對為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衆敬對為東兗州刺史拜元開府都督徐州刺史淮陽公太和初徵為內都大官既而出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遠人之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孝文帝既立多遣聞命動新人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使總率申以討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入為侍中都曹尚書遷尚書令進位司徒十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陽郡公其年

表以老乞身詔許之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
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前司徒山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
新太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位顯台宿歸老私
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
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
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孝文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
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
曰臣聞天地分則五行施其用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
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
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

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
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
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
於愚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
當克己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
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
叡則然仰禀先誨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
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沖德
懸車懿量歸老故尊老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耋耋
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祿五更可食

元卿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元疾篤帝親省疾薨
謚曰景桓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子
羽[illegible]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為博陵郡公卒於恒州刺
史[illegible]
[illegible]孫也父琚[illegible]以廉[illegible]賜爵
[illegible]中書吏以敦直給
[illegible]與乙渾共執朝政遷
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宋徐州刺史薛安都[illegible]州刺史
[illegible]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
恭赴之而宋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幷州刺史房崇吉屯

升城遏絕王使[illegible]加白曜使持節[illegible]征南大
將軍進爵上黨公屯碻磝為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
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兵追執之回攻升城肥城戍主聞軍至
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石又下[illegible]垣苗二戍得粟
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再征垣苗
不剋白曜一旬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獻文下詔褒美之
升城不降白曜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其
人[illegible]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illegible]欲
[illegible]城領南大將軍[illegible]白曜[illegible]到
暇[illegible]法壽[illegible]城以歸母

衷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
陽諸縣悉降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二年崔道固及兖州
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之送道固
休賓及其僚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人望於下館朝廷置
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
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所獲崇吉母妻申
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喧雜及進克東陽擒沈文
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始末三年築圍攻擊雖士卒死
傷無多怨叛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
倨不爲之拜忿而撾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開府儀同三

北史列傳十三　二十

司都督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挾
附後緣此追以爲責四年見誅云謀反叛時論冤之白曜
少子眞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
可知眞安曰王位高功重若小罪終不至此我不忍見父
之死遂自縊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孝文覽
表嘉愍之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爲
中散遷宰官中散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文祖
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爲楨隱而不言事發太
后引見群臣謂曰前論貪清皆云剋脩文祖時亦在中後
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卿等自審不勝

貪心者聽辭任歸第契進曰小人之心無定而帝王之法
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剋堪乞垂退黜帝曰
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宰官令賜
爵定陶男後卒於都督朔州刺史謚曰克初慕容氏破後
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免者不敢復姓皆以
輿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
容特多從族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爲三郎文成初封平
昌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又與河東王閭毗太宰常英等並
平尚書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請遷司空加侍中文成崩乙

北史列傳十三　二十一

渾與林金閭擅殺尚書楊保年等時殿中尚書元郁率殿
中宿衛士欲加兵於渾渾懼歸咎於金閭執以付郁時其
奴以金閭罪惡未分出之爲定州刺史皇興元年長安鎮
將東平王道符反詔其奴討之未至而道符敗軍還薨內
外歎惜之贈平昌王諡曰宣子受襲爵
苟頹代人也本姓若干父洛拔以行長類厚重寡言少嚴
毅清貞武力過人擢爲中散小心謹敬太武至江賜爵建
德男累遷司衛監洛州刺史抑強扶弱山蠻畏威不敢爲
寇太和中歷位侍中都曹尚書進爵河南公頹方正好直
言雖文明太后生殺不允頹亦言至懇切李惠李訢之誅

頹泣致諫遷司空進爵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杖於朝
大駕行幸三川頹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頹率禁旅收
掩畢獲內外晏然甍謚僖王長子悰襲爵河東王例降爲
公

宇文福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爲擁部大人祖活撥仕
慕容垂爲唐郡內史遼東公道武之平慕容氏活撥入魏
爲第一客福少驍果有膂力太和中累遷都牧給事及遷
洛敕福檢牧馬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
千里爲牧地今之馬場是也及從代移雜畜牧於其所福
善於將養竝無損耗孝文嘉之尋補司衞監後以勳封襄

樂縣男歷位太僕卿都官尚書營州大中正瀛州刺史性
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人甚得聲譽後除都督懷朔沃野
武川三鎮諸軍事懷朔鎮將至鎮卒謚曰貞惠子延字慶
壽體貌魁岸眉目疎朗位員外散騎侍郎以父老詔聽隨
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逆戰身被重
瘡賊縱火燒齋閤福時在內延突火入抱福出外支體灼
爛鬚髮盡燎率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累
遷直閤將軍與万俟醜奴戰沒
論曰古弼忠謙經國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廉方以勳舊
見重竝纖介之閒一朝隕覆皆及大辟乃伐言耳劉潔恃
徒也立雄敗以亡身娥清伊馛俱以材力見用而馛以
謀猷取異其殆優乎乙瓌以驍猛周幾之智勇代田之騎
射其位遇豈徒然也車伊洛宅心自遠豈常戎乎王洛兒
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或誠發于衷竭節危難
或忠於衞主義足以人苟非志烈亦何能若此宜其生受
恩遇殁盡哀榮至如安同以至覆亡害盈之義也周觀尉
撥陸眞呂洛拔等咸以勇毅自進而觀竟致貶黜畏夫數
奇者矣薛彪子世載強正曇雲珍克盛家聲其參乎魏之諸
將罕方面之績尉元以寬雅之風膺將帥之任威名遠被
位極公老自致乞言之地無乃近代之一人歟白曜出專

潛伐席卷三齊考績圖勞固不細矣而功名難處追猜嬰
戮宥賢議勸未聞於斯日也和其奴之貞正苟頹之剛直
宇文福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乎

列傳第十三　　北史二十五

周之冕孫[illegible]　校正

列傳第十四　北史二十六

宋隱 從子愔 愔孫弁 弁孫欽道 弁族弟翻 弟子世良 世融 弁弟子世景

許彥 五世孫惇

刁雍 子遵 柔 曾孫沖

辛紹先

韋閬 孫子粲

杜銓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奭，祖活，父恭，世仕慕容氏，位並通顯。慕容儁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焉。隱性至孝，專精好學。仕慕容垂，位本州別駕。道武平中山，拜隱尚書吏部郎。積遷行臺右丞，領選。以老病乞骸骨，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葬，被徵，乃棄妻子，匿於長樂，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經曰：汝等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徒延門戶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父也，使鬼有知，吾不歸食矣。隱弟宣，字道茂，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博陵崔建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後拜侍郎，行司徒校尉。卒，諡曰簡侯。宣子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子顯紹爵，位東莞太守。顯弟瓊，字普賢，以孝稱。母曾病，季秋月思瓜，瓊夢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卒於家。愔歷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卒於廣平太守。長子顯襲爵。顯無子，養弟子弁為後。

弁字義和。父叔珍，娶趙郡李敷妹，因敷事而死。弁至京師，見尚書李沖，因言論移日。沖異之，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與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為秘書丞，引弁為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中郎中。孝文曾因朝會次，歷訪政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帝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齊。齊司徒蕭子良、秘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為志氣謇諤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孝文曾論江左事，問弁在南興亡之數。弁以為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為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為司徒司馬、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靽者，斬而徇，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弁自代，帝不許，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群官，弁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而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

為時人所怨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每自陳讓帝曰吾為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為政且常侍者黃門之庶冗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孝文北都之選李沖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恨沖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沖沖謂彪曰爾如狗耳為人所嗾及沖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為民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孝文在汝南不豫大漸旬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皆致悲泣惟弁與司徒司馬張彝歔欷流涕由是益重之車

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因遇疾亞於李沖帝每稱弁可為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為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先卒年三十八贈瀛州刺史諡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俊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帝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怪長子維字伯緒襲父爵為給事中坐謗事高肇出為

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子薦為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叉侍寵驕盈懌每以公理裁斷叉甚忿恨思害懌遂與維作計以富貴許之維見叉寵勢日隆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逆立懌懌被錄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鞫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宮西別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叉言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為燕州昌平郡守紀為秦州大羌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親尊懿望朝野瞻仰維受懌眷賞而無狀構間天下士人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叉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

前者告懌徵維為散騎侍郎紀為太學博士領侍御史叉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除洛州刺史紀超遷尚書郎紀字仲烈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疎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世景以為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為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凶疎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為有徵後除營州刺史靈太后反政以叉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嗣欽仁武定末為太尉祭酒紀明帝末為北道行臺卒晉陽子欽道道仕齊歷位中山太守長於撫接然好察細事其州府

佐吏使人閒著先酬錢然後敢食臨位殿稱爲嚴整畢微
爲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吏事時鄭子默以文學
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不甚諳識古今凡有疑事
必詢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敢不敬憚欽道
又遷祕書監仍帶黃門侍郎乾明初遷侍中與楊愔同誅
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弁族弟穎字文賢位魏郡太守納
貨劉騰騰言之以爲涼州刺史穎前妻劉氏亡後十五年
穎夢見之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
淚流穎旦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亡穎族弟鴻貴爲定州
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荊州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
乃斬兵十人又疏凡不達見令律有梟首罪乃生斷兵手
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
愚弁族弟翻

翻字飛鳥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孝莊時除司徒左
長史河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
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
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
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
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
訴於宣武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

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也
亦非臣所以留者非故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
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爲洛陽令於河南尹畏憚權勢更
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卒官贈侍中衞將軍相州
刺史孝武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
州刺史諡曰貞烈翻弟懿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卒於太中
大夫子世良

世良字元友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翻在南兗州屢
有戰功行臺臨淮王彧與語奇之魏朝以尒朱榮有不臣
跡帝將圖之密令彧將兵赴洛彧在梁郡稱疾假世良郡
督令還南兗發兵以聽期世良請簡兵三千騎五日必
到洛陽并陳三策彧皆不能從尋爲殿中侍御史詣河北
括戶大獲浮惰還見及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悉令收
瘞其夜甘雨滂沲河內太守田估贓貨百万世良檢按之
未竟遇赦而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
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其後遷殿中世良
奏殿中主齋會之事請改付餘曹帝曰御意不欲親庖廚
邪宜付右兵以爲永式河州刺史梁景叡挹羌首侍遠
不敬其賀正使人頻年稱疾秦州刺史侯莫陳悅受其贈
遺常爲送表世良並奏科其罪帝嘉之謂長孫承業曰宋

郎中實有家風甚可重也後拜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閑明
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
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
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
服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
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
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
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稆生
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其
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
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
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後卒於東郡太
守贈信州刺史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別錄
十卷子伯宗位侍御史性清退好學多所撰述至齊亡不
從職遂不入仕隋大業初卒於家世良弟世軌
世軌幼自脩整好法律天保初歷三尚書三公二千石都
官郎中兼并州長史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為都官郎中有
囚事枉將送廷致法世軌遣騎追止之切奏其狀遂免稍
遷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從
黨千七百人崔昂為廷尉以為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為少

卿判其事為劫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大理正蘇珍之
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
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
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
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敕世軌曰我知
臺欺寺久卿能執理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敕義雲
曰卿比所為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
曰此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哭曰
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謚曰平無子世良
以第五子朝遊嗣軌弟世景
世景少自脩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誦讀博覽羣
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上第再遷彭城王勰
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賞敬孝文甚嘉異之
還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
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曰宋世景精微當書
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游肇常以委之世景既長
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者稱績左僕射源懷引
為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還七
銜別駕諸戍明設亭候以備不虞懷大相委重還薦之宣
武以為不減李沖帝曰朕亦聞之後為伏波將軍行滎陽

太守鄭氏豪橫號為難制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為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而世景下車召而誡之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屬縣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摘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一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毋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所撰晉書竟未得就遺腹子季儒位太學博士曾至譙宋間為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而

死時人悼惜之道璵少而敏俊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坐愉反得罪作詩及挽歌詞寄之朋親以見冤痛道璵又曾贈著作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道璵與從孫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為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為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周大象末預尉迥事誅死

許彥字道謨高陽新城人也祖茂任慕容氏高陽太守彥少孤貧好讀書從沙門法叡受易太武徵令卜筮頻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彥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內事帝以此益親待之賜爵武昌公拜相州刺史在州受納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彥腹心近臣弗之罪也卒謚曰宣公子熙襲熙卒子安仁襲安仁卒子元康襲降爵為侯熙弟宗之歷位殿中尚書出為定州刺史封潁川公受敕討丁零[illegible]宗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毀謗宗之宗之怒[illegible]殺超超家人訴之宗之上超謗[illegible]文成覺其誣[illegible]宗之坐罪[illegible]子恂字[illegible]

[illegible]位司徒[illegible]參軍修起居注拜太中大夫[illegible]冀州刺史[illegible]

惇字季良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時人號為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時遷都於鄴陽平為畿郡軍國責辦賦斂無準又勳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無廢公私為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累遷齊梁二州刺史政並有治聲遷大司農會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惇常督軍糧無乏絕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還除殿中尚書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鬣公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

禮因不復敢長久又號驢驍公歷御史中丞膠州刺史司
農大理二卿再爲度支尚書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乃年縣子食邑下邳
郡幹博年老致仕於家三年卒博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
贈式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乾明中邢邵爲中書監德
望甚高博與邵競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朝議
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
瑩徐之才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
嘲戲欣笑滿堂博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坐杜口或隱几
而睡不爲勝流所重子文紀武平末度支郎中文紀弟文

質勤學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
開皇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主爵侍郎卒
於相州長史博兄遵字仲讓有幹局乾明中平原太守卒
贈信州刺史遵子文高司徒掾
刁雍字淑和勃海饒安人也曾祖協從晉元帝度江居京
口位尚書令父暢晉右衛將軍初晉桓玄劉裕微時負社錢
三萬違時不還暢兄逵執而徵焉及誅桓玄以嫌先誅刁
氏暢故吏送奔姚興爲太子中庶子及姚泓滅與司
馬休之等歸魏請於南境自效明元假雍建威將軍雍遂
於濟閒招集流散傳檄邊境雍弟彌時亦率衆入京口

共討裕裕頻遣兵破之明元南幸鄴雍朝於行宮明元
問曰鄉劉裕若於卿親疎雍曰伯父帝笑曰劉裕父子當
應憚卿於是假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使別立義
軍又詔雍令隨機立效雍於是招集譙梁彭沛人五千餘
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遷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侯後除
薄骨律鎮將雍以西土乏雨表求鑿渠溉公私田又奉詔
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千乘運屯
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道多深沙車牛艱阻求於
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綰邊表常懼不虞造
城儲穀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即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

功焉皇興中雍與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
年特見優禮錫雍几杖劍履上殿月致珍羞焉雍性寬柔
好尚文典手不釋書明敏多智凡所爲詩賦論頌并諸雜
文百有餘篇又汎施愛士怡靜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
十餘篇以訓子孫太和八年卒年九十五謚曰簡子遵
遵字奉國襲爵遵少不拘小節長更脩改太和中例降爲
侯嘗得篤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
卒於洛州刺史謚曰惠侯子攸早卒攸子沖
沖字文朗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
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沖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

泣涕留之沖終不止雖家世貴達乃從師於外自同諸生于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沖雖有僕隸不令代已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修鄭說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經義沖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植並徵沖為功曹主簿非其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唯以講學為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沖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強禦延昌中帝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沖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沖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誡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至秦以後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遂降崇侈而葬若雄而為論並非折衷雖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今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轜車止用白布為幔不加畫飾名為清素車又去輓歌方相并明器雜物及沖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雍遺旨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為太儉貽書於沖叔整令與遵議之沖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神龜末沖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為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許

參軍明帝將親釋奠於國子學敕教授神龜中與諸儒論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沖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子欽字志儒早亡稽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太和十五年為奉朝請孝文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累遷黃門郎晉泰初假征東大將軍渤冀瀛二州刺史大都督尋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遂逢本鄉賊亂奉母客於齊州既而母卒母即高允之女崔光崔亮皆從允接待是以涼煥之際光等每致拜焉天平四年卒於鄴贈司空公謚曰文獻整解音律輕財好施交結名勝飲酒自娛然貪而好色為議者所貶

子柔本

柔字子溫少好學留心儀禮性強記至於氏族內外皆所諳悉居母喪以孝聞初為魏宣武挽郎解巾司空行參軍齊天保初累遷國子博士中書舍人魏收撰魏史啓柔等同其事柔性專固自是所聞收常嫌憚又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為五等爵邑承襲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孫弟柔以為無嫡孫應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案禮立嫡以長故謂長子為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為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弟本為傳重

故喪服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儀禮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其弟衍鄭注曰仲子為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為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為祖母

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為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為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為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既得為祖服斬而不得為傳重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舍嫡子而立嫡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云嫡婦為舅姑後者則舅姑為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子

為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為名嫡名既在而以廢其子名如禮何有損益華代相沿必明尔嫡可行而變者則為後服斬亦非有因而改士年卒柔在史館未久勤成之除志存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並虛美過實為時論所譏

整弟宣字季達以功封高城縣侯歷位都官尚書衞大將軍齊州刺史卒贈太尉公諡曰武刁氏世有榮貴而門風不甚修潔為時所鄙

雍族孫雙字子山高祖劉晉齊郡太守敷因晉亂居青州之安樂至雙始歸本鄉雙少好學兼涉文史雅為中山王英所知賞位西河太守為政清簡吏人安悅及中山王熙起兵誅元叉事敗熙

弟略投命於雙雙藏護周年時購略甚切略懼求送出境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耳今遭知己視死如歸願不以為慮略後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昌送達江左靈太后反政知略因雙獲濟徵拜光祿大夫時略姊饒安主刁宣妻也頻訴靈太后乞徵略還朝廷乃以徐州所獲偽江革祖暅二人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乃令至境迎接明帝末除西兗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扳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即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來擒獲於是州境清肅孝莊初行濟州刺史以功封曲城鄉男孝武初遷驍

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齊州刺史諡曰清穆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也五世祖怡晉幽州刺史父深仕西
涼爲驍騎將軍及涼後主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
失馬深以所乘授歆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西土涼州
平紹先內徙家於晉陽明敏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
盧度世同郡李承等甚相友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
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皁帽自中書博士
轉神部令皇興中薛安都以彭城歸魏時朝廷欲綏安初
附以紹先爲下邳太守爲政不甚皦察舉其大綱而已唯

教人爲產御盜賊之備及宋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
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
境徑屯呂梁卒於郡贈并州刺史晉陽侯諡曰惠子鳳達
恥道樂古有長者之名卒於京兆王子推國常侍鳳達子
祥字萬福舉司州秀才再遷司空主簿咸陽王禧妃即祥
妻之妹也及禧構逆親知多罹塵謗祥獨蕭然不預轉并
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郭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疑
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
月餘別獲真賊後除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
生之反也梁遣兵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沒唯祥堅城

固守梁又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
逼祥出其不意襲之賊大崩禽平虜斬武城以送京師州
境獲全論功方有賞授而刺史婁悅恥勳出其下間之執
政事竟不行胡賊劉龍駒作逆華州除祥安定王燮征虜
府長史仍爲別將與討胡使薛和滅之卒贈南青州刺史
祥弟少雍字季和少聰穎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
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
性仁厚有禮義閨門之法爲時所重稍遷司空高陽王雍
田曹參軍少雍清正不憚強禦積年久訟造次決之請託
路絕時稱堅明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高陽王雍及吏

部尚書崔亮俱以少雍爲舉首卒於給事中少雍妻王氏
有德義少雍與從弟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謹閨
門禮讓人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子元植武定中儀同
府司馬元植弟子建太師開府功曹參軍鳳達弟穆字叔
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
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
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
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歷東荊州
司馬轉長史帶義陽太守領戍雅有恤人之志再轉汝陽
太守遇水澇人饑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救汝陽一郡

聽以小絹為調除平原扣徵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未發卒於郡贈後將軍幽州刺史子子馥字元穎早有學行累遷平原相父子並為此郡吏人懷安之元顥入洛子馥不從莊帝及還封三門縣男天平中除太尉府司馬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檢覆因辯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上表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後卒於清河太守子馥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為一部傳注並出按比短長會亡未就

韋閬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冠族祖楷晉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逵慕容垂大長秋卿閬少有器望遇慕容氏政亂避地薊城太武初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卒郡子範試守華山郡賜爵高平男卒範子儁字穎超早有學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溫和廉讓為州里所稱太和中襲爵歷位都水使者宣武崩領軍于忠矯擅威刑儁與左僕射郭祚皆嫁故亦同時遇害臨終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儁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怨傷焉熙平元年追贈洛州刺史謚曰貞子子粲

子粲字暉茂齊王蕭寶夤為雍州刺史引為府主簿轉錄

事參軍及寶夤反子粲與弟子爽執志不從相率逃免[illegible]賜爵長安子普泰中累遷中書侍郎孝武帝入關子粲歷行臺左丞南汾州刺史少弟通部為鎮城都督元象中神武命將出討子粲及通部俱被獲送於晉陽子粲還南兗州刺史齊天保初封西黎縣男後卒於豫州刺史謚曰忠子粲兄弟十三人並有孝行居父喪毀瘠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弟粲真最知名粲真字子昱博學有文才德行仁孝為時所重歷諫議大夫衛大將軍卒贈相州刺史子綱字世紀有操行才學見稱領袖本州調為中正開皇中位趙州長史有子文宗文明並知名閬從叔道福父飛為苻堅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仕堅為東海太守堅滅奔江左仕宋為秦州刺史道福有志略仕宋位盱眙南沛二郡太守領鎮北府錄事參軍與徐州刺史薛安都謀據州內附賜爵高密侯因家彭城卒贈兗州刺史謚曰簡子欣宗以歸國勳別賜爵杜縣侯歷位太中大夫行幽州事卒贈南兗州刺史謚曰簡閬從子崇字洪基父肅字道壽隨劉義真度江位豫州刺史崇年十歲父卒母鄭氏攜以入魏因寓居河洛少為舅兗州刺史鄭羲所器賞位司徒從事中郎孝文納其女為充華嬪除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恒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人咸

之郡中大安帝聞而嘉賞賜帛二百匹遷洛以崇為司州中正尋除咸陽王禧開府從事中郎復為河南邑中正崇頻居衡品以平直見稱出為鄉郡太守吏滿瓜代吏人詣闕乞留復延三年後卒子猷之釋褐奉朝請轉給事中步兵校尉稍遷前後將軍太中大夫卒猷之弟休之貞和白守未嘗言行忤物歷位給事中河南邑中正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卒子道建道儒閬族弟珍字靈智孝文賜名焉父尚字文叔位樂安王良安西府從事中郎卒贈雍州刺史珍少有志操歷位尚書南部郎孝文初蠻酋桓誕歸款朝廷思安邊之略以誕為東荊州刺史令珍為使與誕招

慰蠻左珍至桐柏山窮淮源宣揚恩澤莫不懷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俚恒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宜悉以酒脯代用群蠻從約自此而改凡所招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賜爵霸城子後以軍功進爵為侯累遷征虜將軍郢州刺史所在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匹帛五十匹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謂我能撫綏蠻夏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尋轉荊州刺史與尚書盧陽烏征赭陽為齊將垣歷生蔡道恭所敗免歸鄉里臨別謂陽烏曰主上聖明志吞吳

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荊楚老夫猶不得決其後車駕征鄧沔復起珍為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長史鄧沔既平試守南陽郡孝文復南伐路經珍郡加中壘將軍正太守珍從至清水帝曰朕頃戎車再駕卿恒翼務中軍今日之舉亦欲引卿同行但三鵶嶮要非卿無以守也因敕還及孝文崩於行宮秘匿而還至珍郡始發大諱還除中散大夫尋加鎮遠將軍太尉諮議參軍卒贈本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懿長子纘字遵彥年十三補中書學生聰敏明辯為博士李彪所稱再遷侍御中散孝文每與德學沙門談論往復纘掌綴錄無所遺漏頗見知賞累遷長兼尚

書左丞壽春內附尚書令王肅出鎮揚州請纘行為州長史加平遠將軍帶梁郡太守肅薨敕纘行州事任城王澄代肅為州復啓纘為長史澄出征之後梁將姜慶真乘虛攻襲遂掠外郭雖尋克復纘坐免官卒纘弟彧字遵慶亦有學識解褐奉朝請稍遷平遠將軍東豫州刺史彧懷蠻左頗得其心蠻酋田益宗子魯生魯賢先叛父南入數為寇掠自彧至州魯生等咸戢翼脩敬不復為害彧以蠻俗不識禮儀乃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州境清肅罷還遇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請為長史尋以本官兼尚書為西道行臺以功封陰盤

縣男卒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文子廣嗣襲卒子壯不爲
藍田太守因仕關西彪弟融以軍功賜爵長安伯稍遷大
司馬開府司馬融娶司農卿趙郡李蕃女疑其妻與章武
王景哲姦通乃刺殺之懼亦自殺弟朏字遵顯少有志業
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朏以家粟造粥以飼飢人所
活甚衆解褐太學博士稍遷右軍將軍爲荊郢和糴大使
南郢州刺史田夷啓稱朏父珍往任荊州恩洽夷夏乞朏
充南道別將領荊州驍勇共爲腹背詔從之未幾行南荊
州事還東徐州刺史梁遣其郢州刺史田超秀率衆來寇
朏於石羊岡破斬之卒贈侍中雍州刺史

謚曰宣長子鴻字道衍頗有幹用累遷中書舍人天平三
年坐漏泄賜死於家
杜銓字士衡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五世孫也祖曾苻堅
太尉長史父雞慕容垂秘書監仍僑居趙郡銓學涉有長
者風與盧玄高允等同被徵爲中書博士初密太后父豹
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
何處望高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杜中長老一人以爲
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爲美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
在趙郡是杜預後於今爲諸杜最老見銓器貌瓌雅太
武感悅謂浩曰此眞吾所欲也以爲宗正令與杜超子道

生送致喪柩致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
近何緣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稍遷中書侍郎賜爵
新豐侯卒贈相州刺史魏縣侯謚曰宣子振字季元舉秀
才卒於中書博士振子遇字慶賓位尚書起部郎籍官材
瓦起立私宅清論鄙之卒於河東太守贈兵部尚書豫州
刺史謚曰惠銓族孫景字宣明學通經史州府交辟不就
景子裕字慶延雖官非貴仕而文學稱傳仕齊位至樂陵
令齊亡退居教授終于家子正玄字知禮少傳家業耽志
經史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
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

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
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
將盡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
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劒閣銘
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
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屬吏部選
期已過注色令還期年更集素謂曹司曰秀才杜正玄至
又試官人有奇器斷立立成文不加點素大嗟之命吏部
優敘曹司以擬長寧王記室參軍時素情背曹官及見曰
小王不盡其才也晉王廣方鎮揚州妙選府寮乃以正玄

為晉王府參軍後豫章王鎮揚州又為豫章王記室卒正
玄弟正藏字為善亦好學善屬文開皇十六年舉秀才時
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及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
賦几賦弓銘應時並就又無點竄時射策甲第者合奏曹
司難為奏抑為乙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為景第授純州
行參軍遷梁郡下邑縣正大業中與劉炫同以學業該通
應詔被舉時正藏弟正儀貢充進士正倫為秀才兄弟三
人同時應命當世嗟美之著作郎王劭奏追脩史司穀大
夫薛道衡奏擬從事並以見任且放還九年從駕征遼為
天餘道行軍長史還至涿郡卒正藏為文迅速有如宿構

實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
為當時所異又為文軌二十卷論為文體則甚有條貫後
生寶而行之多資以解褐大行於世謂之杜家新書云
論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名皆保退素咸見徵辟
可謂德門者矣義和以才度見知述參顧命拔萃出類當
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芊敖宗祀不亡蓋其幸也翻剛鯁
自立猛而斷務世良畏李雅有家風道璵卜筮取達季良
累於學淺乃雖才識咸達翳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
堂構之義也辛韋不殞門風杜銓所在為重正玄難兄難
弟倍為美哉

列傳第十四　　北史二十六

方洽周益　周之冕　孫梓然　校正

列傳第十五　北史二十七

屈遵
張蒲
谷渾 曾孫楷
公孫表
張濟
李先
賈彝
竇瑾
李訢
韓延之
袁式
毛脩之 嚴稜 朱脩之
唐和
寇讚 孫儁
酈範 子道元
韓秀
堯暄 孫雄
柳崇

屈遵字子度昌黎徒何人也博學多才藝苻堅以為

陸令遵武南伐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
東走海濱屬城長吏率多逃竄遵獨歸道武道武素聞其
名拜中書令中原既平賜爵下蔡子卒子須襲爵除長樂
太守進爵信都侯卒贈昌黎公謚曰恭須長子恒字長生
沈粹有局量歷位尚書右僕射加侍中以破平涼功賜爵
濟北公太武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
盧魯元俱賜甲第真君四年疾篤卒時帝幸陰山景穆遣
使乘傳奏狀帝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
乘馬遂令步歸贈征西大將軍謚曰成公子道賜襲爵道
賜善騎射機辯有辭氣太武甚器之位尚書右僕射加侍

中卒謚曰哀公子拔襲爵帝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為南
部大人時太武南伐禽守將胡盛之以付拔酒醉不覺盛
之逃太武令斬之將伏鑕帝愴然曰拔寬有智長生問其
子孫朕將何以應乃赦之後獻文以拔功臣子拜營州刺
史

張蒲字玄則河內脩武人也本名謨父季仕慕容垂位兵
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仕慕容寶為尚書左丞道
武定中山寶官司敘用多降品秩帝既素聞蒲名仍拜尚
書左丞明元即位為內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
謁不行後改為壽張子太武即位以蒲遺貞事子交食不

紀乃以為相州刺史扶弱抑強進善黜惡風化大行卒於
官吏人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為將朝廷論之常以
為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謚曰文恭子昭襲以軍功進
爵脩武侯位幽州刺史以善政見稱

谷渾字元沖昌黎人也父袞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慕
容垂位廣武將軍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晚乃折節授經
業被服類儒者道武時以善隸書為內侍左右太武時累
遷侍中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
然愛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廉直為
太武所器重以渾子孫年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卒謚
曰文宣子闡字崇基襲爵位外都大官卒謚曰簡公子洪
字元孫位尚書賜爵滎陽公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時獻
文舅李峻等初至官給衣服洪輒截沒為有司所糾并窮
其前後贓罪伏法子穎位太府少卿卒贈營州刺史謚曰
貞子士恢字紹達位鴻臚少卿封元城縣侯太后嬖幸鄭
儼懼紹達間構於帝因言次以紹達為州紹達辭罷不願
出太后誣其罪殺之渾曾孫楷楷有幹局稍遷奉車都尉
眇一目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瞎
武累遷城門校尉卒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為慕容沖尚書郎慕容垂

三

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寶走乃歸為博士初道武以慕容
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表詣闕上韓非書
二十卷道武稱善明元初賜爵固安子河西飢胡劉武反
於上黨詔表討之為胡所敗帝深銜之太常七年宋武帝
殂時議取河南侵地以奚斤為都督以表為吳兵將軍廣
州刺史表既剋滑臺圍武牢車騎次汲郡始昌子蘇坦
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武牢東不得形便之地故令賊不
時滅明元雅好術數又積前忿及攻武牢士卒多傷乃使
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以賊未退祕而不宣初表與勃海封
愷友善後為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為司
馬國璠所連帝以舊族欲原之表證其罪乃誅封氏表外
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
侮亮故及於死第二子軌字元慶明元時為中書郎出從
征討補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各
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
賜之謂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眾人後兼
大鴻臚持節拜立氏楊玄為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
玄無蕃臣禮玄懼詣郊受命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
公出為武牢鎮將初太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調
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彊

四

軌輔脅自殺衆共嗤之坐徵還卒軌既死帝謂崔浩曰吾
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將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
除軌之罪也其初來單馬執鞭及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
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
死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擘分磔四支於山樹上是
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誅之軌終
得娶封氏生子叡字叔文位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獻文
於苑內立殿敕中秘羣官制名叡奏曰臣聞至尊至貴莫
崇於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謙光臣愚以為宜曰崇光奏
可卒於南部尚書謚曰宣叡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
伯聰明好學為尚書左丞為孝文所知遇良弟衡字道津
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功賜爵昌平子子崇基襲
軌弟質字元直有經義為中書學生稍遷博士太武征涼
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景穆時蠕蠕乘虛犯塞京師震恐壽
雅信任質為謀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必不來故不
設備由質致敗國後屢進讜言超遷尚書卒贈廣陽侯謚
曰恭第二子邃字文慶位南部尚書封襄平伯出為青州
刺史以邃在公遺迹可紀下詔褒述卒官孝文在鄴宮為
之舉哀時百寮唯新青州佐吏疑為邃服詔曰專古也唯
與今違專今也大乖體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人吏之

情亦不可茍順也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可如故
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准諸境內之人為齊衰三月子同
始襲爵卒於給事中邃叡為從父兄弟叡才器小優又封
氏之男崔氏之婿邃母雁門李氏地望懸隔鉅鹿太守祖
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
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
奔道武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涉獵書傳清辯
善儀容道武愛之與公孫表等俱為行人拜散騎侍郎襲
爵先是晉雍州刺史楊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以禦姚興
帝遣濟為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帝問濟江南事濟
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強全無綱紀佺期問
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四十餘萬佺期曰魏被甲
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
以此討羌豈不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
萬餘家佺期曰都何城臣答都平城佺期曰有此大衆何
用城為又曰魏帝欲為久都平城將移也臣答非所知也
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洛城救援仰恃於魏
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為羌所獲寧使魏取道武嘉其辭
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卒子多

羅龜羨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少好學善占相術慕容永迎爲
謀主勸永據長子城仕永位祕書監永滅徙中山垂始初
先於井陘歸道武問先曰卿何國人祖父及身悉歷何官
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大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
馬父樹石季龍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丞主客郎慕
容永祕書監高密侯車駕還代以先爲尚書右中兵郎再
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帝問先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
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致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
朕欲集天下書籍如何對曰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
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武討姚興於柴壁也問計於先對
曰兵以正合戰以奇勝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
其到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
興欲進不得住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
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帝從其計興果敗歸明
元即位問左右舊臣中誰爲先帝所親信新息公王洛兒
曰有李先者爲先帝所知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
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
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絹綵及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
侯賜隸戶二十二卒於內都大官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

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諡曰文懿子國襲爵國子鳳
中書博士鳳子瑒字元凱太和初歷祕書令齊郡王友征
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府解罷郡遂居長安羨古人
飡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
百餘頗有黯黑者亦篋盛以還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
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玉於
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爲器佩皆鮮明
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加好
酒損病及疾篤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
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飡服之妙時七
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喪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
玉珠二枚唅之口閉常謂曰君自云飡玉有神驗何不受
唅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
傾委死時有遺玉屑數升囊盛納諸棺中先少子皎天興
中密問先曰子孫永爲魏臣將復事他姓邪先曰國家政
化長遠不可紀極皎爲冠謙之弟子遂服氣絕粒數十年
隱於恒山年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
俄而坐卒道士咸稱其得尸解仙道皎孫義徽太和中以
儒學博通有才華補清河王懌府記室成書表疏文不加
點清典贍速當世稱之又爲懌撰輿地圖及顯忠錄性好

老莊甚喧釋教靈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憐以咒水飲人云能愈疾百姓奔湊日以千數義徵白懌稱其妖妄因令義徵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元叉惡懌徙義徵都水使者俄而懌被害因棄官隱於大房山少子闡以純孝著聞不受辟召孝昌中旌表門閭正光中文宣王亶嗣位思義徵雅正博篤薦其孫昂備位至奉車都尉自昂始至齊受禪百五十歲先之所言有明徵焉景儒子昕淵博涉稽古脫略不羈時人稱其為播郎因以字行於燕趙焉善談論有宏辯屬文任氣不拘常則志好隱逸藏外之為人季師訪道不遠千里遇高尚則傾蓋如舊見庸流雖王公蔑如初為道士中年應詔舉為高唐尉大業中將妻子隱於嵩山號黃冠子有文集十卷為學者所稱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為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英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為慕容垂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道武先聞其名常遣使者求彝於垂垂彌增器敬彝遂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執彝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道武即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天賜末彝請詣溫湯療疾為叛胡所掠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為赫連屈丐所執拜秘書監卒太武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葬於代郡秀位中庶子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獻文即位進爵陽都子時丞相乙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後因公事就第見渾渾夫妻同坐厲色曰爾管攝職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所宜秀寧就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為之振懼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毋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免難時秀與中書令勃海高允俱以儒舊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被留各聽長子出為郡秀固讓不受許之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當機要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詔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數就第訪決卒贈冀州刺史武邑公諡曰簡子儁襲爵位荊州刺史依例降爵為伯先是上洛置荊州後改為洛州在重山人不知學儁表置學官在州五載清靖寡事為吏人所安卒贈兗州刺史子叔休襲爵潤曾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以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江左還以母老患輒在家定省坐免官後為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

軍卒贈齊州刺史禎子景儁以學識知名為京兆王
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不受死之贈河
東太守謚曰貞景儁弟景興清峻鯁正為州主簿遂棲遲
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吾不
負汝以不拜榮也
竇瑾字道瑜頓丘衛國人自云漢司空融之後也高祖成
頓丘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學知名自中書博士為中書
侍郎賜爵繁陽子參軍國謀屢有功進爵衛國侯轉四部
尚書初定三秦人猶去就拜長安鎮將毗陵公在鎮八年
甚著威惠徵為殿中都官尚書太武親待之賞賜甚厚從

征蓋吳吳平留瑾鎮長安還京復為殿中都官典左右執
法太武歎曰國之良輔毗陵公之謂矣出為冀州刺史清
約沖素著稱當時還為內都大官興光初瑾女壻鬱林公
司馬彌陀以選尚臨涇公主瑾教彌陀辭託有誹謗咒詛
之言與彌陀同誅唯少子遵逃匿得免遵善楷篆北京諸
碑及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位濮陽太守多所受納
其子僧演姦通人婦為部人賈邀告坐免後以善書拜庫
部令卒官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也曾祖産産子績二世知
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車駕至和龍

崇率十餘郡歸降太武甚禮之呼曰李公以為北幽州刺史
固安侯卒謚曰襄侯訢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
相者言貴吾每觀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太武
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之
子孫矣因識眄之帝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帝曰李
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妻之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嘗
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帝親哭三日訢以超女壻得
在喪位出入帝指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異於眾也
必為朕家幹事之臣訢聰敏機辯強記明察初李靈為文成
博士諮議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為助教浩舉其弟子

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讜子祐尚書段霸
兒姪等以為浩阿黨其親戚言於景穆以浩為不平聞之
於太武太武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
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帝曰
可待訢還箱子等罷之遂除中書助教博士入授文成經
文成即位訢以舊恩親寵遷儀曹尚書領中祕書賜爵扶
風公贈其母孫氏為容城君帝顧群臣曰朕始學之歲情
未能專既總萬機溫習靡暇是故儒道實有闕焉豈惟予
躬抑亦師傅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蓋不遺舊也訢免冠
拜謝出為相州刺史為政清簡百姓稱之訢上疏求於州

剝各五尊官復五望之流衣冠之胄就而受業其紀綱蹤
明者上王府書奏獻文從之以訢政爲諸州之最加以東
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受納人貨物商胡珍寶兵人
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訢
敷不許獻文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抵罪敷兄弟將見
疏斥有司諷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
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婿裴攸曰
吾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昨來引吾
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爲
他死敷兄弟事豈可知有馮闡者先爲敷所敗其家切恨之

但呼闡弟問之足可知委訢從其言又趙郡范㯹具列敷
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應死以糾李
敷兄弟故免百鞭髡刑配爲厮役訢之廢也平壽侯張讜
見訢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爲
太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㯹陳策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
運詣倉輸之便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
在前於是遠近大爲困弊道路羣議曰畜聚斂之人未若
盜臣訢弟左軍將軍璞謂訢曰范㯹善能降人以色假人
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談聽其言也甘察其行
也賊所謂[illegible]不亡絕之後悔無及訢不

從璞言之腹心事皆以告㯹訢既寵於獻文參決軍國大
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莫不曲節以事之㯹以無功
起家拜盧奴令獻文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公出爲侍中
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㯹知文明太后
之忿訢又知內外疾之太和元年希旨告訢外叛文明太
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㯹證訢訢言爾妄
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
甚矣㯹曰公德於㯹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㯹
今敢不忍公乎訢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方悔於
心何嗟及矣遂見誅璞字季真性淳厚多識人物賜爵宜

陽侯太常卿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堵陽人魏司隸暨之後也仕晉位建
威將軍荊州治中轉平西府錄事參軍晉將劉裕伐司馬
休之未至江陵密與延之書招之延之報書辭甚激厲曰
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
其不在如此事見南史宋本紀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
於是已字顯宗名子爲翹蓋示不臣劉氏也後奔姚興泰
常二年與司馬文思等俱入魏明元以延之爲武牢鎮將
賜爵魯陽侯初延之曾來往柏谷塢省魯宗之墓有終焉
之志因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居此者我死不

不勞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乎從其言遂葬崇之墓次延
之後五十餘年而孝文徙都其孫數家即居於祖墓之北
栢谷塢
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滂之後父深晉侍中式
在南歷武陵王遵諮議參軍及劉裕執權式歸姚興及姚
泓滅歸魏為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
士之交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故事每所草
創恒顧訪之性長者雖羈旅飄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
時人甚敬重之皆呼曰袁諮議至延和二年衛大將軍樂
安王範為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高允俱為從事中
郎辭而獲免式沈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詁訓倉雅偏所
留懷作字釋未就以太安二年卒贈豫州刺史謚肅侯子
濟襲父爵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稱加寧遠將軍及宋王劉
昶開府召為諮議參軍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世仕晉劉裕之平關中留
子義真鎮長安以脩之為司馬及義真敗脩之没統萬太
武平赫連昌獲之使領吳兵以功拜吳兵將軍脩之能為
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太武親待之累遷尚書賜
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進御膳從討和龍時諸軍攻城行
宮人少宋故將朱脩之為雲中將軍欲率吳兵為逆因入
和龍冀浮海南歸以告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脩之大變
幾作脩之遂奔馮弘脩之又以軍功遷特進撫軍大將軍
位次崔浩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不博洽猶涉獵書傳與
共論說之次及陳壽三國志云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
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
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
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
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
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守窮崎
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以趙他為偶而以

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弗量勢力嚴威切法
控勒蜀人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
一攻陳倉疎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
知其意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
古之善將見可知難乎脩之謂浩言為然後卒於外都大
官謚恭公脩之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魏文成初為金
部尚書[illegible]轉殿中尚書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
唱呼處分振於山谷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謚曰威宋
脩之者仕宋為司徒從事中郎守滑臺為安頡所禽太武
善其固守以宗室女妻之以為雲中鎮將後奔馮弘弘送

之江南謂之劉渭宋陳留太守嚴稜戍倉垣及山陽公奚
斤軍至潁川稜率文武五百人詣斤降明元嘉其誠款賜
爵郃陽侯假荊州刺史隨駕南討還為上客及太武踐阼
以歸化之功除中山太守有清廉稱卒於家子幼下襲爵
舊書有傳今附之云脩之在宋顯達事並具南史
唐和字幼起晉昌冥安人也父繇以涼土喪亂推涼武昭
王暠子河右及涼亡和與兄契攜其甥武昭王孫寶避難
伊吾招集人眾二千餘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為伊吾王
經二十年和與契遣使降魏為蠕蠕所逼遂擁部至高昌
蠕蠕遣部帥阿若討和至白力城和先攻高寧契與阿若
戰沒和收餘眾奔前部國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
之斬安周兄子樹又克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表狀太武嘉
之屢賜之璽書後和與前部王車伊洛破安周太武使周
公万度歸討焉耆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歸喻下柳驢
以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後同征龜茲度歸令和
鎮焉耆時柳驢戍主乙真伽將叛和徑入其城禽斬乙真
伽由是西域剋平和有力焉正平元年和詣闕太武優寵
之待以為上客文成以和歸誠先朝封酒泉公太安中為
濟州刺史甚有稱績徵為內都大官評決獄訟不加捶楚
察疑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卒贈征西大將軍太常卿

酒泉王諡曰宣子欽字若真位陝州刺史降爵為侯欽子
[illegible]於東都太守契子玄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
父和歸闕俱為上客封晉昌公獻文時位華州刺史太和
十六年降為侯子小宗字繼祖襲爵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也因難徙馮翊万年父脩之字延期
苻堅東萊太守讚弟謙有道術太武敬重之故追贈脩之
安西將軍秦州刺史馮翊公賜命服諡曰哀公詔秦雍二
州為立碑墓又贈脩之母為馮翊夫人及宗從追贈太守
縣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臨職者七郡五縣讚少以清素
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毅非禮不動苻堅僕射韋華州里
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為馮翊太守召為功
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為主歸魏拜
河南郡太守其後秦雍人來奔河南滎陽河內者戶至万
數拜讚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於洛陽立雍之郡縣以撫之
由是流人繈負自遠而至參倍於前進讚爵河南公加安
南將軍領南蠻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僑郡以益之
讚位高爵重接待不倦初讚之未貴嘗從相者唐文相文
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百
姓禮拜謁曰明公憶疇昔言乎延文坐曰往時卿言杜瓊
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為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

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魏帝聞其主人兒死曰烈己以
至公吾情以鄉言瓊之驗亦復不負此望也乃賜父衣服
良馬讓在州十七年甚收公私之譽年老求致仕卒遺令
薄葬斂以時服太武悼惜之謚曰宣穆子和朝請直閤早卒
弟穆字仙勝年十六遭父憂居喪以孝稱輕財好施獻文
末為中川太守時馮熙為洛州刺史政號貪虐仙勝微能
附之甚得其意後為弘農太守坐受納為御史所彈遂廢
卒於家子祖訓順陽太守祖訓弟祖禮兄弟並孝友敦穆
白首同居父母亡雖久猶於平生所寢堂宇備設帷帳几
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

啟告遠出行反亦如之祖禮官武末為河州刺史在任數
年遇郡縣怨反又為城人詣都列其貪狀十六牒會赦免
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書長選勢家承顏傾色不能有所
執援後坐反於三鵶為都督追討戰殁贈衛大將軍七兵
尚書雍州刺史子早卒祖禮弟偉
偉字祖偉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彊記性又廉恥不以財
利為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一匹偉於後知之乃
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以選爲孝文帝挽郎除
奉朝請大乘賊起燕趙擾亂偉參護軍事東討以功授員
外散騎侍郎累遷司空府主簿時靈太后臨朝減食祿官

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偉典之資費巨萬主吏不能欺
隱寺成又極壯麗靈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孝昌中朝議
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後居職者多有
侵隱乃以偉爲之時梁淯求安初華州人史底與司徒楊
椿訟田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偉曰史底
窮人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
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孝莊帝後知之嘉偉守正不撓拜
司馬其附椿者咸貴焉二年出為梁州刺史人俗荒獷多
爲盜賊偉乃令郡縣爲立庠序勸其耕桑敦以禮讓數年
之中風俗頓革梁遣其將曹琰之鎮魏興繼日振業琰之

屢擾疆埸邊人患之偉遣長史杜林等攻克其城斬禽琰
之琰之即梁大將景宗之季弟也於是梁人懼焉屬魏室
多故州又僻遠梁人知無外援遂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
偉撫厲將士人思效命梁人知其得衆心也弗之敢逼偉
在州清苦不事產業其子等並徒步而還吏人送偉留連
於道久之乃得出界大統三年東魏授偉洛州刺史偉因
此乃謀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口入關拜祕書監時
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偉始選置令史抄集經籍四部羣書
稍得周備加鎮東將軍封安西縣男十七年加散騎常侍
進爵為侯不從朝議恭帝二年賜姓若口引氏孝閔帝踐

所進爵為子武成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儁
年齒雖高而志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典禮明帝尚儒重
德特欽賞之數加恩賜思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帝與
同席而坐顧訪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
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膝之前席及儁辭還帝
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
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
如此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示
古時人咸以為榮卒年八十二武帝歎惜之贈本官加冀
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元儁篤於仁義期功之

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之同少為司徒崔光所知
光命其子勵與儁結交儁每造光常清談移日小宗伯盧
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讌語
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為通人所敬重
如此子奉位至儀同大將軍順陽郡守洵州刺史臨國縣
公奉弟顒少好學取知名居長安令位儀同大將軍掌朝
布憲典祀下大夫小納言濮陽郡公

酈範字世則范陽涿鹿人也祖紹慕容寶濮陽太守以郡
迎降道武授兗州監軍父嵩天水太守範太武時給事東
宮太武踐阼追錄先朝舊勳賜爵永寧男以奉禮郎奉遷

太武景穆神主於太廟進爵為子為征南大將軍慕容白
曜司馬及定三齊範多進策白曜用其謀遂表為青州
刺史進爵為侯加冠軍將軍還為尚書右丞後除平東將
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
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於齊下矣
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
笑答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果如言時鎮將元伊利表範
與外賊交通孝文詔範曰鎮將伊利表卿造船市玉與外
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覦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
今伏其辜卿其明為算略勿復懷疑還朝卒京師謚曰

穆子道元

道元字善長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為伯御史中尉李彪以
道元執法清刻自太傅掾引為書侍御史彪為僕射李沖
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景明中為冀州鎮東府長史刺史
于勁順皇后父也西討關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為
政嚴酷吏人畏之姦盜逃於他境後試守魯陽郡道元表
立黌序崇勸學教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
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為
寇延昌中為東荊州刺史威猛為政如在冀州蠻人詣闕
訟其刻峻請前刺史寇祖禮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

還京。二人並坐免官。後為河南尹。明帝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為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馳驛與大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會諸鎮叛，不果而還。孝昌初，梁遣將攻揚州，刺史元法僧又於彭城反叛。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書，節度諸軍，依僕射李平故事。軍至渦陽，敗退。道元追討，多有斬獲。後除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權豪始頗憚之，而不能有所糾正，聲望更損。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常匿悅第，時還其家，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

全念身，有敕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侍中城陽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寶夤慮道元圖己，遣其行臺郎中郭子帙圍道元於陰盤驛亭。亭在岡上，常食岡下之井。既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遂踰牆而入。道元與其弟道闕、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死。寶夤猶遣斂其父子，殯於長安城東。事平，喪還，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安定縣男。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睦，又多嫌忌，時論薄之。子孝友襲。道元第四弟道慎，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局。位正平太守，有能名。卒，贈平州刺史。

道慎弟道約，字善禮。樸質遲鈍，頗愛琴書。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為人所笑弄。坎壈於世，不免飢寒。晚歷東萊、魯陽二郡太守，為政清靜，吏人安之。範弟道峻

子惻，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長吏幹。舉秀才，射策高第。歷位尚書外兵郎。行臺長孫承業引為行臺郎。惻頗兼武用，恒以功名自許。每進討，於承業多見納用。以功賞彭昌縣子。惲在軍，啓求減身官爵為父請贈，詔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惲後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介朱榮稱兵赴闕，惲與元珍不從，為榮行臺郎中樊子鵠陷城被害。所作

文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書不成。子懷則，司空長流參軍。

韓秀，字白虎，昌黎人也。祖宰，慕容儁謁者僕射。父景，皇始初歸魏，拜宣威將軍、騎都尉。秀歷位尚書郎，賜爵遂昌子。文成稱秀聰敏清辯，才任喉舌，遂命出納王言，并掌機密。行幸遊獵，隨侍左右。獻文即位，轉給事中，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征與中尚書奏以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臣會議，僉以為然。秀獨曰：「此蹙國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隣彊寇，而兵人素習，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若徙就姑臧，虜人懷異，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捨遠

就近遷防有闕一旦廢罷恐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扇
往關右荒擾綏輯未遑不自安後以討斛律方其乃從秀計後
為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卒子務襲遷務字道世州端謹有
吏幹為兗州平北長史頗有受納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劾
付廷尉會赦免後除龍驤將軍鄭州刺史務獻七寶牀象
牙席詔曰昔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
之流也奇麗之物有乖風素可付其家人後以詐表破賊
免官久之拜太中大夫進號左將軍卒
堯暄字辟邪上黨長子人也本名鐘葵後賜名暄祖僧賴
道武平中山與趙郡呂舍首來歸國暄聰了美容貌為千
人軍將太武以其恭謹擢為中散後兼北部尚書于時始
立三長暄為東道十三州使更比戶籍賜獨車一乘廐馬
四匹暄前後從征及出使檢案三十餘度皆有克己奉公
之稱賞賜衣服綵帛奴婢等物賜爵平陽伯及改置百官
授太僕卿轉大司農卒於平城孝文為之舉哀贈相州刺
史初暄至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往往毀徹由
是後更損落及孝文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暄長子
洪襲爵洪子傑字永壽元象中開府儀同三司樂城縣公
洪弟遵位臨洮太守卒謚曰恩遵弟榮位員外散騎侍郎
子雄字休武少驍果輕財重氣位燕州刺史平城縣伯隨

介朱兆與齊神武戰敗於廣阿率所部據定州歸神武其
從兄傑為北滄州刺史亦遣使附神武以其兄弟俱有誠
款以雄使為行瀛州事便雄代傑為瀛州刺史進爵為公
禁卿陳開府司和與聚斂附紹義然後取捷下以恩甚
為吏人所懷齊孝武帝入關雄為大都督隨高昂破賀拔
勝於穰城仍除豫州刺史行洪威據穎川叛叛人起紹宗
救穎川太守邵招據樂口北應洪威雄討之紹宗敗走城
內民雄出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梁將
李湖仁寇項城雄破平鄉城雄又破之又破梁司州刺史
陳慶之侵南荊州東救未至雄乃其城梁以元慶和為
魏王侵擾南境雄大破之於南頓與行臺侯景破梁楚
城豫州人上書更乞雄為刺史復行豫州事廣州長史賀
若徽執刺史以州迎西魏招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
州刺史是寶隨行臺侯景攻之西魏將怡鋒敗雄等育寶
各率其城降敵雄收散卒保大梁周文帝遣其右丞韋孝
寬等攻豫州雄都督程多寶降之執刺史馮邕并雄家屬
及部下妻子數千口欲送長安卒樂以雄外兵參軍王恒
伽都督赫連俱等從大梁邀之斬多寶收雄家口還大梁
行別破樂口禽丞伯進討縣復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
是寶為揚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一日

援其二城爲縣及長史乘輿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仍隨侯景平曹陽復除崇豫州刺史雖將唯貧覺厥
爲政擧其大綱而已在邊十年屢有功績人物多所施
輿亦以此稱興和四年卒於鄴贈司徒公諡曰武恭子師嗣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也七世祖軌晉廷尉卿崇方雅有
器量身長八尺美鬚明目兼有學行擧秀才射策高第解
褐太尉主簿轉尚書右外兵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
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坂之便守宰首姓皆恐外割公私
朋競紛囂臺府孝文乃遣崇檢斷上下息訟靜肅新附
南寇窺擾又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略加慰喻還遷太子洗

馬本郡中正累遷河中太守崇初届郡郡人張明失馬疑
執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別借以溫顏更問其親老
存不農業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呂穆等二人餘
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帖然卒於官贈岐州刺史諡曰穆
崇所製文章寇亂遺失長子慶和性沉靜不競於時位給
事中本郡中正卒慶和弟楷字士則身長八尺善草書歷
涉文史位撫軍司馬

論曰屈遵學藝知機恒乃局量及委張蒲合運文武爲用
入世仍顯不亦善乎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
咎軌始以探金之貴末陷財利之嫌鮮克有終固不虛也
張蒲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著稱荷遇三世賈
彝早播時譽美則不弭彊御弗資實李訢昕日良幹擢以斤
章疑似訢以夙故猜嫌而興合門之戮良可悲也韓延之
見於所事有國士之烈袁式取遇崔公以博雅而重稱之
睨若誠式秦和方呈慕義寇讚誠信見嘉酈範智略而達
道元遭命有循吏之風皆秀議遺得馭遠之算竟贈聰察
致位禮加存沒柳崇素業有資器行仍世盛矣乎

列傳第十五　北史二十七

方洽　周益　同　之晃　孫　釋然　校正

列傳第十六　北史二十八

陸俟

源賀 曾孫彪 師從叔雄 玄孫師

劉尼

薛提

陸俟代人也曾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道武初帥部人從征伐數有戰功位離石鎮將上黨太守關內侯俟少聰慧明元踐祚襲爵關內侯位給事中典選部蘭臺事當官無所撓太武征赫連昌詔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蠕蠕與西平公安頡攻剋武牢賜爵建鄴公拜冀州刺史時考州郡唯俟與河內太守丘陳為天下第一轉武牢鎮大將平涼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復轉為安定鎮大將追討崖等皆獲之遷懷荒鎮大將未期諸高車莫弗訟俟嚴急請前鎮將郎孤太武許之徵俟至京朝見言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帝疑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孤以叛帝聞之大驚召俟問其故俟曰夫高車之俗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為其上臣莅以威嚴節之憲網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為失專欲以寬惠臨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朞年無復上下既無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帝歎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即日復除散騎常侍帝征蠕蠕破涼州常隨駕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渡河南略地仍遷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俟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眾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俟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頭猶能為害況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遇其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俟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遷內都大官安定盧水劉超等叛太武以俟威恩被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鎮長安帝曰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為一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俟單馬之鎮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超猶無降意俟乃率其帳下見超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詣超超備甚嚴遂縱酒盡醉而還後偽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當以醉為限俟乃詐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士卒應

應璽紱遂平之帝大悅徵拜外都大官文成踐祚以子麗有定策勳進爵東平王薨年六十七謚成王有子十二人長子馛多智有父風文成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少為內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與每能逆曉人意與其從事者無不愛之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彊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彊門百餘人以為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為耳目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為散騎常侍百姓乞留馛者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羣臣曰馛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馛之代還也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馛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後襲爵改封建安王時宋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附新人猶懷去就馛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為奴婢者馛皆免之百姓欣悅人情乃定車駕討蠕蠕詔馛為選部尚書錄留臺事及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隴西王源賀並固諫馛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帝乃解詔曰馛直

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馛為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于孝文延興四年薨贈以本官謚曰貞王馛有六子琇凱知名琇字伯琳馛第五子也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德馛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馛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沖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闘力何患不能馛奇之遂立琇為世子馛薨襲爵琇沈毅少言雅好讀書以功臣子孫為侍御長累遷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會從兄叡事免官景明初試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等先據河內琇聞禧反斬曇和首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之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少卿崔振窮覈罪狀案琇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斃於獄琇弟凱仍上書訴冤言武部後琇爵子景祖襲凱字智君謹重好學位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後遇患頻上書乞骸骨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為良吏初孝文將議革變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常與規謀共論政道而國戚謂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寵彼而疏國戚之意乃稍解及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

訪無不已至正始初宣武復琰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
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計耳今願已遂以
其年卒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長子暐字道暉
與弟恭之竝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
年更覩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蔚謂諸賓曰不
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暐位尚書右戶
三公郎坐事免後除伏波將軍卒贈冠軍恒州刺史暐撰
急就篇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暐與恭之晚
不和睦爲時所鄙子元規位尚書郎元規子撝陰陽律曆
多所通解位并州長流參軍恭之字季順有操尚位東荊
州刺史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詩賦凡千餘
篇子暈字仁宗篤志文學齊律序則仁宗之詞位終通直
散騎常侍弟寬字仁惠太子中舍人待詔文林館寬兄弟
竝有才品議者稱爲三武毅弟歸位東宮舍人駕部校尉
子珍夏州刺史贈太僕卿謚曰靜珍子旭性雅澹好易緯
候之學撰五星要決及兩儀真圖頗得其指要太和中徵
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知天下將亂遂隱於太行山
屢徵不起卒後贈并汾恒肆四州刺史子騰
騰字顯聖少慷慨有大節從尒朱榮平葛榮以功賜爵清
河縣伯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時使青州遂留

鄴爲陽城郡守大統九年大軍東討陽城被執周文帝釋
而與語騰盛論東州人物又敘述時事辭理抑揚周文嘆
曰卿真不背本也即拜帳內大都督未幾除太子庶子遷
武衛將軍騰既爲周文所知思欲立功不願內職及安康
賊黃衆寶等作亂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大破
之軍還拜龍州刺史使通江由路直出南秦周文謂曰此
是卿取柱國之日即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廣嗣李武
等憑據巖險歷政不能制騰密令多造飛梯夜襲破之執
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圍逼州城請免廣嗣及武
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不殺廣嗣等可謂墮軍實而
長寇讎即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
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江州刺史進爵上庸
縣公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因山爲城
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
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遂縱
兵討擊盡殺破之周明帝初陵眉等八州夷夏竝反攻破
郡縣騰率兵討平之及齊公憲作鎮於蜀以騰爲隆州刺
史令憲入蜀兵馬鎮防皆委騰統攝趙公招代憲復請留
之遷隆州摠管領刺史保定二年資州石槃人反殺郡守
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而蠻子反

所在蠭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之一日下其三城招納降附者三萬戶帝以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齊還朝者晉公護奏令告騰云齊已誅公母兄蓋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讎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征請騰爲副趙公招時在蜀復欲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於是令騰馳傳還朝副憲東伐天和初信州蠻蜑據江硤反叛連結二千餘里又詔騰討之騰泝江南而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

旌武功涪陵郡守蘭休祖又阻兵爲亂方二千餘里復詔騰討之巴蜀悉定詔令樹碑紀功績焉騰自在龍州至是前後破平諸賊凡賞得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四年遷江陵總管陳遣其將章昭達圍江陵衞王直聞有陳寇遣大將軍趙闍李遷哲等率步騎赴之並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勤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還開門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流矢而斃陳人決龍川寧朔堤引水灌江陵城騰親率將士戰於西堤破之陳人乃遁加位柱國進爵上庸郡公建德二年徵拜大司空尋出爲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贈

太尉公謚曰定子玄嗣玄字士鑒入關時年七歲仕齊爲奉朝請咸平縣令齊平武帝見玄特加勞勉即拜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爲隋文帝相府內兵參軍玄弟融字士傾最知名少歷顯職大象末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弟麗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舉動審慎初無愆失賜爵章安子稍遷南部尚書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爲常侍宗愛等所殺百寮憂惶莫知所立麗首建大議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中郎劉尼奉迎文成於苑中而立之社稷獲安麗之謀也由是受心膂之任在朝者無出其右興安初封平原王麗頻讓不聽乃啓以讓父文

成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以其父俟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既頻固辭不受帝益重之領太子太傅麗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爲業甚孝遭父憂毀瘠過禮和平六年文成崩先是麗療疾於代郡溫泉聞凶欲赴左右止之曰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姦臣若疾人譽慮有不測之禍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便馳赴初乙弗渾字傲每爲不法麗數諍之由是見忌害之謚曰簡王陪葬金陵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麗配饗廟庭麗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叡張氏所出定國在襁抱

褓高宗幸其第詔養宮內至於遊止常與獻文同處年十六
為中庶子及獻文踐祚拜散騎常侍賜爵東郡王定國以
承父爵辭不許又以父爵讓弟叡乃聽之徵遷侍中儀曹
尚書轉殿中尚書前後大駕征巡擢為行臺錄都曹事超
遷司空定國恃恩不循法度延興五年坐事免官爵為兵
太和初復除侍中鎮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復王爵八年
薨於州贈以本官諡曰莊王
子昕之字慶始風望端雅襲爵例降為公尚獻文女常山
公主拜駙馬都尉歷通直郎景明中以從叔琇罪免官尋
以主壻除通直散騎常侍歷兗青二州刺史並有政績轉

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卒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諡曰惠初
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娶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
二室俱為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
射李沖有寵於時與度世子伯源婚親相好沖遂左右助
之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弈安保沈廢貧賤不免飢
寒昕之容貌柔謹孝文以其主壻特垂昵眷宣武[illegible]
四十頻撫三蕃適當世以此榮之昕之卒後母盧悼念過哀
而亡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琅邪長公主並為
女侍中又性不妬忌以昕之無子為納妾媵而皆育女公
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子彰為後子彰

字明遠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後事公主盡禮丞相高陽王
雍常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為兒乃過自生矣正光
中龍驤將軍東郡公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子彰妻即城陽王徽
女徽誅後以子彰城王莊帝親之賜同諸姊建義初爾朱
榮欲循舊典無爵者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陽郡王尋而詔罷
仍復先爵太昌中拜衛將軍潁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元象
中以本將軍除齊州刺史又加驃騎將軍行懷州事轉兗
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一年歷三州當世
榮之還朝除衛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行瀛州事尋拜侍中
復行滄州事進號驃騎大將軍行冀州事除侍讀兼七兵

尚書行青州事子彰初為州以聚斂為事晚節修改自行
青冀滄瀛甚有時譽加以虛己納物人士敬愛之除中書
監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文宣子子彰好道術
帝樂　孫蠕蠕子彰不忍害物
訓六子　法度子卬
卬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群書一經多通
太宗(?)為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子彰交遊嘗謂
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為群拜紀言母由是
名譽日高雅為搢紳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太
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侍郎以本職兼太子洗馬

是兵兄弟

巨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官讌接在席賦詩卬必先
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
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專
吾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卬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
婦人也甚有志操卬昆季六人並主所生故邢邵常謂人
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
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卬兄弟相率廬
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為
孝終里服竟當襲爵不忍嗣侯使讓未應受爵天保初常山
王薦卬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

王思宗為清都尹辟為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
毀悴殆不勝喪遂至沈篤頓伏牀枕又成風疾第五弟摶
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尪病如此性至慈愛摶之死
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
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年四十八
卬自在朝行篤慎周密不說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
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
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卬所制子乂字
旦龍襲爵始平侯又聰敏博學有文才年十九舉司州秀才
歷秘書郎南陽王文學通直散騎侍郎待詔文林館兼散

騎侍郎迎陳使還兼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又於五
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為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卬第二弟騭字雲駒自中書舍人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卒於東廣州刺史騭弟杳字雲邁亦歷中書舍人黃門常
侍假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平中為寇所圍經百餘日就
加開府儀同三司城中多疫癘死者過半人無異心遇疾
卒及城陷陳將吳明徹以杳有善政吏人所懷啓陳主還
其屍及家累貲物無所犯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子匈
卿位尚書膳部郎杳弟靈字雲儀亦歷中書舍人黃門常
侍武平末吏部郎中靈弟摶字雲征好學有行檢卒於著

作佐郎摶弟彥師字雲房少以行檢稱及長好學解屬文
魏襄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
與兄卬廬於墓次鄉人重之皆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
馬不絕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報彭城王浟為司州
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閤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
以彥師兄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
孝義抑年一門為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
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後
以不阿宦者還被出為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為吏部
郎中散騎常侍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行鄭州

御史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武平末車駕如晉陽北平王鎮
鄴彥師留臺機密以重慎見知周武帝平齊授彥師下大
夫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及隋文爲丞相彥師遇疾請
假還鄴尉遲迥將爲亂彥師知之遂將妻子潛歸長安文
帝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及帝受禪拜尚書左丞
進爵爲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病動乞解所職有詔
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
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
爲汾州刺史卒官

叡字思弼年十餘襲爵撫軍大將軍平原王沉雅好學折
節下士年未二十時人便以宰輔許之娶東徐州刺史博
陵崔鑒女時孝文尚未改北人姓鑒謂所親云平原王才
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爲重複叡婚自東徐還經鄴見李
彪甚敬悅之仍與趣京以爲館客後爲北征都督擊蠕蠕
大破之遷侍中都曹尚書時蠕蠕又犯塞詔叡討之追至
石磧禽其帥赤阿突等數百人還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左
僕射領北部尚書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麗勳著前朝封
叡鉅鹿郡公尋爲使持節鎮北大將軍尚書令衞將軍討
蠕蠕大破之而還以母憂解孝文將有南伐之事以本官
起授征南將軍叡固辭請終情禮歎有司敦喻不許後除

使持節都督恒州刺史行尚書令時車駕南征上表諫帝
不從叡又表請車駕還代親臨大師爲馮熙葬坐削奪都督
三州諸軍事尋進號征北大將軍以有順遷之表加邑四
百戶時穆泰爲定州刺史以疾病請恒州自効乃以叡爲
定州刺史未發遂與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聽免孥戮
徙其妻子於遼西叡長子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歷
覽經史頗有文致初拜中散遷通直郎坐父事徙於遼西
於後得還從征自効以軍功賜爵淮陽男拜諫議大夫累
遷前將軍郢州刺史希道善於馭邊甚有威略轉平西將
軍涇州刺史卒官贈撫軍將軍定州刺史希道有六子士

懋字元偉天平中以其曾祖麗有翼戴之勳詔特復鉅鹿
郡公令士懋襲位晉州刺史士懋弟士宗字仲孝尚書左
外兵郎中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璽郎中建義初遇於河
陰遇害士述弟士沈出繼叔昕之士沈弟士廉字季脩建
州平北府長史永安末尒朱世隆攻陷州城見害士廉弟
士佩字季偉武定中安東將軍司州從事希道弟叔悅尚
書外兵郎中叡季弟騏驎侍御中散轉侍御史太和初新
平太守子高貴孝昌中兗州鎮東府法曹參軍高貴子操
字仲志高簡有風格早以學業知名雅好文操仕魏兼散
騎常侍聘梁使還爲廷尉卿齊文襄爲世子甚好色省李

計爲掌媒姥馬薛氏宣書要元氏有色迎入欲通之元氏正
辭且哭世子使李計送付廷尉罪之操曰廷尉守天子法
須知罪狀世子怒召操命刀環築之更令科罪操終不撓
乃口責之後徙御史中丞天保中卒於殿中尚書子孔璋
武平中卒於高陽太守高貴弟孟適位奉朝請孟適子槃
之位司農卿槃之子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
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世有人
焉仕齊位中書侍郎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
德等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
授宣納上士隋文帝受禪頻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

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
境常令迎勞卒官贈上儀同宣州刺史子法言敏學有家
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嘗奏文帝云皇太子諸子
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
追怒爽曰我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
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屛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
除名
源賀西平樂都人私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爲
乞伏熾盤所滅賀自樂都奔魏賀偉容貌善風儀太武素
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

事分姓今可爲源氏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
陷陣以功進號平西將軍太武征涼州以爲鄉導問攻戰
之計賀曰姑臧外有四部鮮卑各爲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
人臣願軍前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
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賀招慰下三万餘落及
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以功進爵西
平公又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
散騎常侍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善撫士卒加有料敵制
勝之謀賀爲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帝深誡之賀本
名破羌是役也帝謂曰人之立名宜保其實何可濫也賜

名賀爲拜殿中尚書南安王余爲宗愛所殺賀部勒禁兵
靜遏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文成令麗與
劉尼馳詣苑中奉迎賀營中爲內應俄而麗抱文成單騎
而至及即位賀有力焉以定策勳進爵西平王及班賜百
僚敕賀任意取之辭以江南未賓漠北不款府庫不宜虛
竭固使取之唯取戎馬一匹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
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
彰大逆之辜其爲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
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
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所不及臣愚以

為可原其命沒入官帝納之出為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
既受除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
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
勍寇游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埸猶須戍防臣愚
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
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
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帝善
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帝謂群臣曰昔源賀
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藩諸戍自尒至今一歲所活殊為
不少濟命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賀朕臨天

下復何憂哉群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
納此言賀之臨州鞫獄以情徭役簡省清約寬裕甚得人
心時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
文成曰賀保無此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乃遣使慰勉之
帝顧左右曰賀忠誠尚致誣謗其不若是者可無慎乎時
考殿最賀政為上第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後徵拜太尉
蠕蠕寇邊賀從駕討破之及獻文將傳位于京兆王子推
時賀都督諸軍事屯漠南乃馳傳徵賀賀至正色固執不
可即詔持節奉皇帝璽綬以授孝文是歲河西叛敕賀
討之多所降破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說略採至要

為十二陳圖上之獻文覽而嘉焉又都督三道諸軍屯漠
南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
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
勇者三万人復其徭賦厚加振恤分為三部二鎮之間築
城城置万人給強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
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
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并戍并耕則兵未勞
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
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事為便不可歲常舉衆事寢不
報上書稱病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

訪又給衣藥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療疾於溫湯孝文文明
太后遣使者屢問消息太醫視疾患篤還于京師乃遺令諸
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
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
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忠勤以事君
清約以臨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櫝足申孝心芻靈明
器一無用也三年薨贈侍中太尉隴西王印綬謚曰宣王
賜轀輬車及命服溫明祕器陪葬金陵長子延性謹厚少
好學位侍御中散賜爵廣武子卒贈涼州刺史廣武侯謚
曰簡子鱗襲延弟思禮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文成

末爲侍御中散父賀辭老詔懷受父爵後持節督諸屯於漢
南蠕蠕甚憚之還除殿中尚書出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
清儉有惠政善撫恤劫盜息止復拜殿中尚書加侍中參
都曹事又督諸軍征蠕蠕六道大將威震節度還尚書令
參議律令後例降爲公除司州刺史又從駕南征加衛大
將軍領中軍事以母憂去職賜帛三百匹穀一千石車駕
幸代詔使者弔慰景明二年除尚書左僕射加位特進時
詔以姦吏犯罪每多逃遁遇赦乃出並皆釋然自今犯罪
不問輕重藏竄者悉皆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懷乃
奏曰謹案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

諸流徙在路尚蒙旋返況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案守宰犯
罪逃走者衆祿潤既優尚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
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書奏門下以成式既班駁奏不
許懷重奏曰臣以爲法貴經通政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
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伏尋條例制勳品以下
罪發逃亡遇恩不宥雖欲抑絕姦途匪爲通式謹按事條
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
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已下
獨求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於下育物有差恩罰不
等又謀逆滔天經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

經不通開生之路致壅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臣少踐天官
曾荷樞要每見訴訟出入嗟苦輒率愚見以爲宜停書奏
宣武納之其年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又表曰昔
世祖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愛所賊時高宗
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定先臣賀與長孫渴侯
陸麗等奉迎高宗纂徽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
授撫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勳進先臣
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於京兆王先臣時都
督諸將屯於武川被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
祖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至太和

十六年麗息叡狀秘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廷
追錄封叡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二
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勳時
蒙敕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至二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
陳聞時蒙敕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爾不申竊惟先
臣遠則援立高宗寶曆不墜近則陳力顯祖神器有歸如
斯之勳超世之事也麗以父功而獲山河之賞臣有家勳
不霑茅土之錫得否相懸請垂裁處詔曰宿老元臣云如
所訴訪之史官頗亦言此可依授北馮翊郡開國公食邑
九百戶又詔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

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風謠考論殿最事之得失先決
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遙遠加以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
銜命撫導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時后父于勁勢
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為沃野鎮將頗有受
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相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
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
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
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
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既而懷表劾尼須其
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時百姓為豪強陵壓積年枉滯一朝

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三十餘條皆
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並進
欲直趣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
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
又詔懷子直寢徵隨懷北行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矟
一枚懷拜受訖乃於其庭踴躍執矟躍馬大呼顧謂賓
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
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捍之衆足以禽其酋帥獻俘闕下
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旋至恒代乃案視諸
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

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宣
武並從之卒贈司徒公謚曰惠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
人曰為政貴當舉綱何必須太子細也如為屋但外望高
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性不飲酒而喜以
飲人好接賓客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
絲竹子子邕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
歸之累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首為反亂
統萬逆徒寇害應接子邕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
食之子邕善綏撫無有離貳以飢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
子延伯據守僚屬僉云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邕泣

請於衆曰吾世荷國恩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遂自率羸
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哭而拜辭三軍莫不
嗚咽子邕為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被執乃密遣
人齎書間行與城中云大軍在近汝其奉忠勿移其操子
邕雖被囚束雅為胡人所敬常以百姓禮事之子邕為陳
安危禍福之端勸阿各拔令降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
生代總部衆竟隨子邕降時北海王顥為大行臺子邕具
陳諸賊可滅狀顥給子邕兵令其先出時東夏合境反叛
所在屯結子邕轉戰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乃平東夏
徵稅租粟運糧統萬於是二夏漸寧及蕭寶夤等為賊所

敗關右騷擾時子邕新平黒城遂率十馬并夏州募義人
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守鋸谷斷紇䫂宗橋子邕與戰大
破之禽維摩又攻破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出自西夏至
於東夏轉戰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委問除兼行臺尚書復
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明帝璽書勞勉之子邕在白
水郡破賊率宿勤明達子阿非軍多所斬獲除給事黃門
侍郎封樂平縣公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子邕爲北討都督
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反敕子邕與都督李神軌先
討平之改封陽平縣公遂與裴衍發鄴討葛榮而信都城
陷除子邕冀州刺史與衍俱進子邕戰敗而殁贈司空

謚曰莊穆子邕弟子恭字靈順聰敏好學稍遷尚書北主
客郎攝南主客事時梁亡人許周自云梁給事黃門侍郎
朝士咸共信待子恭奏以爲真僞難辯請下徐揚二州密
訪周果以罪歸闕詐假職位如子恭所疑河州羌卻鐵忽
反詔子恭爲行臺討之子恭示以威恩兩旬間悉降朝廷
嘉之正光元年爲行臺左丞巡北邊轉爲起部郎中明堂
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求加經綜書奏從之稍遷豫州
刺史頻以軍功加鎮南將軍兼尚書行臺元顥之入洛也
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遣間使參莊帝動
靜未幾顥敗車駕還洛録前後征討功封臨潁縣侯侍中

尒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斷據河橋詔子恭爲都督以討
之尋而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以子恭兼尚書
僕射爲大行臺大都督節閔帝初以預定策勳封臨汝縣
子永熙中入爲吏部尚書以子恭前在豫州戰功追賞襄
城縣男又論子恭餘功封新城縣子子恭尋表請轉授第
五子文盛許之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爲齊神
武王軍司卒贈司空公謚曰文獻子彪
彪字文宗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永安中以功賜爵臨潁
縣伯天平四年爲涼州大中正及齊文襄攝選沙汰臺郎
以文宗爲尚書祠部郎中天保二年累遷涇州刺史文宗
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爲隣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

者多被放遣累遷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時
李貞聘陳陳主云齊朝還遣源涇州來在瓜步真可謂通
和矣武平三年授祕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淮南歷陽瓜步
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討捍之計文宗曰
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以爲宜以淮南委之王琳
琳於雲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彥深曰弟此良圖但以口
舌爭來十日已是不見從時事如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
涕及齊平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成
下大夫隋開皇中拜莒州刺史遇病去官卒文宗以貴族

子弟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游貴要之門時
論以爲善附會
師字踐言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仕齊爲尚
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
那肱爲錄尚書事謂爲眞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
何顏色師整容云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
眞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祭事不行師出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祀既廢也其
能久乎齊亡無日矣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隋文帝
受禪累遷尚書左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

以師爲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
病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乃作色曰此我家事何預卿也
師垂涕苦諫秀乃從徵秀廢後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
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
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
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
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
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
之稱卒於刑部侍郎子恭第寀字靈秀位太府少卿遇害
河陰贈定州刺史子雄

雄字世略少寬厚美姿容初仕魏歷位祕書郎在周以伐
齊功封胡方公歷賀平二州刺史檢校徐州總管及尉遲
迥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隋文
帝遺書慰勉之迥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
邑雄遣眾擊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
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自江陵東距壽陽人多應
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顗等擊走之悉復故地進
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遷朔州總管平陳之役從秦王
俊出信州道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
褒爲安化縣伯復鎮朔方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

於家子嵩嗣大業中爲尚書虞部郎討北海賊力戰死之
贈正議大夫
劉尼代人也曾祖敦有功於道武爲方面大人父婁爲冠
軍將軍尼勇果善射太武見而善之拜羽林中郎賜爵昌
國子宗愛既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秘之唯尼知狀尼勸愛
立文成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
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立誰愛曰待還宮擢諸王
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時
賀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共南部尚書陸麗謀欲奉皇孫於
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文成於苑中

抱文成於馬上入於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賀及渴侯登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文成於宮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為內行長封東安公尋遷尚書右僕射為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文成末為司徒獻文即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特加尊重賜別戶四十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陳不整帝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延興四年薨子社生襲

薛提太原人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晉王丕衛安將軍冀州刺史封太原公有政績徵拜侍中攝都曹事

太武崩祕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等議以皇孫幼沖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人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廢所宜立而更別求必有不可延等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殺之文成即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提弟浮子襲先爵太原公有司奏降為侯

論曰陸俟以智識見稱馛乃不替風範雅杖名節自立功名其傳芳銘典豈徒然也麗忠國奉主叡為深裨資忠蹈義赴難如歸世載克昌名不虛得叡琇以抗雅違何末亦披猖子彰令終之美家聲孔振卬及子師俱以孝為本出內之譽並可作範人倫奕學業有聞亦人譽世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觀其翼佐文成廷抑禪讓殆乎社稷之臣懷幹略兼舉出內馳譽繼迹賢考不隕先業子邕功立吏方身亡異野彪著名齊朝師雄宦成隋代美矣劉尼忠國豈徒驍猛之用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閹痛乎

列傳第十六　北史二十八

方洽　周益　光見　孫　鄭

司馬休之　曾孫裔　司馬景之
司馬楚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劉昶
蕭寶夤　兄子贊
蕭正表
蕭祗
蕭退
蕭泰
蕭撝

蕭圓肅
蕭大圜

司馬休之字季豫河內溫人晉宣帝季弟譙王進之後也
晉度江之後進子孫襲封譙王至休之父恬為鎮北將軍
青兗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為荊州刺史被桓玄逼逐
遂奔慕容德及玄誅還建業復為荊州刺史休之頗得江
漢人心其子文思繼其兄尚之為譙王謀圖劉裕裕執送
休之令為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
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討休之休之與魯宗
之及宗之子軌起兵討裕兵敗遂與子文思及宗之奔姚

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晉河間王子道賜等數百人
皆將妻子降長孫嵩卒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始平
公謚曰聲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偽親
之國璠性疎直因醉欲外叛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為
廷尉賜爵鬱林公文思善於其職聽斷百姓不得匿其情
進爵譙王位懷荒鎮將薨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也父榮期晉
益州刺史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
還丹陽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並遇害楚
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潁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

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
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
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
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
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略地
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
所率人戶分置汝南汝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太武
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尋徵入朝授安南大將軍封琅
邪王以拒宋師賜前後部鼓吹破宋將到彥之別軍於長
社又與冠軍安頡攻拔滑臺禽宋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

郡太守申謨俘虜千餘人上疏求更進討太武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鎮宋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與淮南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軍擊走方明禽崇之仇池平未還車駕征蠕蠕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及薨贈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諡貞王陪葬金陵長子寶胤與楚之同入魏拜中書博士鴈門太守卒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金龍字榮則少有父風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吏部尚書薨贈司空公諡康王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生子徽亮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太武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為公坐連穆泰罪失爵悅字慶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實

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徵與鎮南將軍元英攻克義陽詔改司州為郢州以悅為刺史改為豫州刺史論前勳封漁陽子永平元年城人白早生謀為叛逆斬悅首送梁詔揚州稜購悅首贈青州刺史諡曰莊子子朏襲朏尚宣武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員外散騎常侍卒贈滄州刺史子鴻字慶雲位安遠武衛將征都水使者坐通西魏賜死子孝政襲齊受禪例降朏弟裔

裔字遵胤少孤有志操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為員外散騎常侍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溫城送款歸西魏六年拜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周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命領河內郡守令安集流人十五年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眾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戶千室先至周文欲以封裔裔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賣義士以求榮周文善而從之授帥都督拜

其妻元爲襄城郡公主卒周孝閔帝踐阼除巴州刺史進
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縣伯四年
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大軍東討裔與少師楊檦守軹
關即授懷州刺史天和初隨上庸公陸騰討信州叛蠻冉
令賢等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群蠻率服俄拜信
遷二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部卒
於京師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
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爲起祠堂焉贈本
官加泗州刺史謚曰定子侃嗣侃字道遷少果勇有父風
便從戎旅位樂安郡守以軍功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遷兗州刺史未之部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謚曰恩
子運嗣　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
爲雲中鎮將拜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內公表求罷河
西苑封丐人很貧有司執奏此苑麋鹿所聚太官取給若
丐人懼有所闕躍固請孝文從之還爲祠部尚書大鴻臚
卿潁川王師卒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
晉氏播遷劉裕之際歸北者又有司馬景之叔璠天助位
並亦顯
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明元時歸闕賜爵蒼梧公
加征南大將軍清貞有節操卒贈汝南王子師子襲爵景

之兄準字巨之以才常求歸魏封新安公除廣寧太守改
筍陵侯卒子安國襲爵
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父曇之晉河間王楨玄劉裕之
際叔璠與兄國璠奔慕容超後投姚興泓滅奔屈丐統万
平兄弟俱入魏國璠賜爵淮南公叔璠賜爵丹楊侯
天助自云晉驃騎將軍元顯之子歸闕封東海公歷青兗
二州刺史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第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
廢帝子業立疑昶有異志昶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
氏間行降魏朝廷嘉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
駙馬都尉封丹楊王歲餘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
宋明帝使至獻文詔昶與書爲兄弟式宋明帝不荅責昶
以母爲其國妻宜如春秋荀罃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
更爲書辭曰臣若改書事爲二敬猶脩往文彼所不納請
停今荅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
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魏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
服然呴嗔使氣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
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孝文每優假之不
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斂容涕泗悲動
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扑特苦引待南

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劉
初詔昶與諸將南伐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
乃偏循故居處處隕淚左右亦莫不酸鼻及至軍所將臨
陳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
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為感歎後昶恐水雨方降表
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
詔昶與蔣少遊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孝文臨
宣文堂引武興王楊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
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勞公卿於此
又為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

孝文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
不已帝亦為之流涕禮之彌崇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
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昶頻表辭大將軍
詔不許及發帝親餞之命百僚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
部賜昶帝因以所製文筆示之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
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為
一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背彭城至是久矣昔齊宇山池
並尚存立昶更脩繕還處其中不能綏邊懷物撫接義故
而閨門喧猥內外姦雜舊吏莫不慨歎預營墓於彭城西
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

復移改公私費害十九年昶朝京師孝文臨光極堂大選
曰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宜非通世之長法或言唯能是
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然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
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
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為
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混我典制故令班鏡
九流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倣元凱及論大
將軍帝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薨於彭城孝
文為之舉哀給溫明祕器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
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王伷故事

謚曰明昶嫡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尫疾尚孝文妹彭城
長公主為駙馬都尉先昶卒承緒子暉字重昌為世子襲
封尚宣武第二姊蘭陵長公主主嚴妬暉嘗私幸主侍婢
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暉
暉遂忿憾疎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
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
不和狀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內周歲雍
等屢請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誡令謹敕正光初暉
又私淫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忌主姑陳留公主共將
扇獎與暉復致忿諍暉推主墮牀手脚毆蹈主遂傷胎暉

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髠笞付宮
兒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
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後
執暉於河內溫縣幽于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免後復其官
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家遂衰頓
蕭寶夤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母弟也在齊
封建安王及和帝立改封鄱陽王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
將加害焉其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牆
夜出寶夤具小船於江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
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

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
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
夤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
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
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
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君斬衰之服澄
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夤從命澄率官
僚赴弔寶夤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
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其同
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及至京師宣武禮之甚重

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
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冑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
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夤愍誠除使持節都督東
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丹陽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
待秋冬大舉寶夤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
車馬什物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
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
人爲強弩將軍並爲軍主寶夤雖少羈寓而志性雅重過
期猶絰酒肉慘悴形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
伐貴要多相憑托門庭賓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夤接對

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寶夤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
壽春之栖賢寺逢梁將姜慶眞內侵團逼壽春寶夤率衆
力戰破走之寶夤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還改封梁
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與英頻破梁軍乘
勝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
四五有司奏處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
長公主公主有婦德寶夤盡雍和之禮雖好合而敬事不
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
篤未曾歸休寶夤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
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

邪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詔寶夤赴救之詔寶夤當
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詔寶夤節度寶夤受
詔涕泗橫流哽咽良久後寶夤軍敗唯寶夤全師而還延昌
初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還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
遣軍討之頻為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
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使持節都督東
討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
淮水將為揚徐之患寶夤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
減乃遣壯士千餘人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
數日不滅又分遣將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淮北仍

度淮南攻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壘及還京師為殿
中尚書寶夤之在淮堰梁武寫書招誘之寶夤表送其書
陳其忿毒之音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為都督徐州
刺史車騎大將軍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士姓子弟
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聽理吏人愛之正光二年徵為
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竊惟文武
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
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嶽授曰
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以來官
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

分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實皆爽謂之
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十
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雖
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遙散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
追訪無不苟相悅附共為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
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
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人
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
為約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
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

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一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
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
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
之若此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
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汙隆殊世莫不
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科恒自持也乃至周之
藩屏五叔無官漢之外戚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
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
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
說興利之規終虧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

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其功課可明者僞辭鋒出役遊
虛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有何
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若者既不可追來
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
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政而
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
辯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
浮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此紕繆即正而罰
之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
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

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
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其外內考
課裁非衆官之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謬異業事關簡與
遐邇所設物無異議者皆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
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僥通則
莫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
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改時梁武弟子
西豐侯正德求降寶夤表曰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脫
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且臣與結禍深痛
纏骨髓日暮途遠報復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鄙庸

近職居獻替罷東守抱敢不申陳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
之尤薄歲餘還叛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劉慶杜遷等反執
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為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
子念生稱號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為太子其
兄阿倪為西河王弟天生為高陽王伯珍為東郡王安保
為平陽王天生率衆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
憂之除寶夤開府西道行臺為大都督西征明帝幸明堂
以餞之寶夤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
隴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
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

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度為大都督秦王資其士
馬還征秦州大敗念生將杜粲於城紀又破其金城王莫
折普賢於水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敗
伯度乃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
乃詐降於寶夤寶夤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
郡公而大都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
反伯度為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夤不能制孝昌二年
除寶夤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
前後部鼓吹寶夤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年年攻
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夤之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

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illegible]雍州有司[illegible]
怒爲編戶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
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除[illegible]爲其常山王杜[illegible]所殺合
附皆[illegible]降寶寅十月除尙書令復其舊封時山東關西
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寅自以出師累年糜費
不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又遣
御史中尉酈道元爲關中大使寶寅謂欲取己將有異
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
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殺一子不殺關中亂武
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

北史列傳十七上　一五

行達陰盤驛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而詐言白賊殺道
元又表言[illegible]賊所害遂反僭舉大號大赦其部內稱隆緒
元年立百官部尙書僕射行臺長孫承業討之時北地毛
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將討寶寅寶寅遣其將侯終德
往攻遐終德還圖寶寅軍至白門寶寅始覺與[illegible]戰敗
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万俟醜
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介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
安定追擒醜奴及寶寅並送京師詔置閶闔門外都街中
京師士女聚觀凡經三日吏部尙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
道穆並與寶寅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

事在前朝冀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
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寶寅人云李尙
書高黃門與寶寅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
曰若謂寶寅逆在前朝便將恕之敗在長安爲醜奴太傅
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
太僕駝牛署賜死將刑神儁攜酒就之敘故舊因對之下
泣寶寅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
公主攜男女就寶寅訣別慟哭極哀寶寅色貌不改寶
寅三子皆公主所生並凡劣長子烈得尙明帝妹建德公
主拜駙馬都尉坐寶寅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凱射戲凱

北史列傳十七上　一六

矢激中之而死凱妻長孫承業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
責凱竊恨[illegible]使奴害公主乃轘凱
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殄滅寶寅兄子贊
字德文本名綜初梁武滅齊齊廢主東昏侯寵姬吳人
氏始孕匝七月而生綜梁武以爲己子封豫章王及長
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綜晝則談謔夜則銜悲流涕
[illegible]由是常思安定梁諸替曲加禮撫割血自誓稱以心
聊微感其情義深相款諾會元法僧以彭城叛入梁梁
武令綜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時明帝遣安豐王延明
臨淮王彧討之贊既以歸誠延明遂夜奔延明孝昌衛悲秋留于洛

陽堅貝後就館舉哀服三載齊文宣時在關西遣使觀察
聞其形貌歛眉悲戚朝廷賞賜豐厚禮遇隆厚拜司空封
高平郡公丹楊王及寶夤反贊棄家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為
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勉建義初轉司徒
遷太尉尚莊帝姊壽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為都督齊州
刺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寶夤見殺贊拜表請寶
夤命尒朱兆入洛為城人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送京
師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州為沙門潛詣
長白山未幾至陽平病卒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
少儀猶有父風晉泰初迎其喪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

元象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梁武猶以為子祔葬蕭氏墓
焉贊江南有子在魏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梁武帝弟臨川王宏之子也在梁封山陰
縣侯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正表長七尺九寸雖容貌豐
美而性理短闇初梁武未有子以正表兄西豐侯正德為
子及自有子正德歸本私懷怨憾以正光三年背梁奔魏
魏朝以其人才庸劣不禮焉尋逃歸梁梁武不之罪封為
臨賀王侯景將濟江知正德有恨密與交通許推為主正
德以船迎之景度攻揚州正表聞正德為侯景所推託稱
不赴援景尋以正表為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遂於
歐陽立柵斷梁援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遣兵擊
破之正表走還鍾離以武定七年據州內屬封蘭陵郡王
尋除侍中大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公諡曰昭
烈子廣壽
蕭祗字敬式梁武帝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
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
慢祗獨在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
景圍建鄴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齊文
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
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

帝平侯景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還南俄而西魏克
江陵遂留鄴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子放字
希逸隨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
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
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聞之未嘗有闕時以
為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
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
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
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

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沈有體表好學善草隸官至中
稱為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泰字世怡亦恢之子也在梁封豐城侯位譙州刺史侯
景襲而陷之因被執尋逃至江陵梁元帝平侯景以泰為
兼太常卿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泰遂隨王僧辯
郢州及僧辯卒即以泰為刺史湘州刺史王琳襲泰泰以州
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為侍中不就乃奔齊為永州刺史
保定四年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泰遂歸西魏以名犯
周文帝諱稱字焉拜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授蔡州
刺史政存簡惠深為吏人所安卒官子寶嗣寶字季珍美

風儀善談笑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為丞相府
典籤開皇中至吏部侍郎後以太子勇事誅時人寃之
蕭撝字智遐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
在梁封永豐縣侯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梁梁武帝以撝
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歷黃門侍郎累遷
東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稱尊號時宗
室在蜀唯撝一人封撝秦郡王紀率衆東下以撝為尚書
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
乾運守潼州周文帝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衆
討之迥入劒閣長驅至成都撝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

竭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
魏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周閔帝踐阼進爵
黃臺郡公武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
撰世譜撝亦預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請在外著書詔許
之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歸款功別賜食多陵縣
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
嘗至元日獄中因繫者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
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
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撝
滿向還部人李漾等三百餘人上表乞留更兩載詔雖不

許甚嘉美之及撝入朝屬置露門學武帝以撝與唐瑾元
偉王褒等四人俱為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
帝弗許尋以母憂去職然以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卒武
帝舉哀於正武殿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州刺
史謚曰襄撝善草隸名亞王褒筭數醫方咸亦留意所
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子濟字德成少仁厚好
屬文為東中郎將從撝入朝周孝閔帝踐阼除中外府記
室後至蒲陽郡守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
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王除侍中紀下峽令圓肅副

蕭撝守成都及尉遲迥至與撝俱降授開府儀同三司侍
中封安化縣公周明帝初進秭城郡公以歸款勳別賜食
思君縣五百戶收其租賦後拜咸陽郡守甚有政績尋改
授太子少傅作少傅箴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改授豐
州刺史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歷司宗中大夫洛州
刺史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
養許之卒於家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為文海四十
卷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
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性梁大

寶元年封樂梁郡王冊楊君爲侯景殺簡文大圜潛遁獲
免景平歸建業時喪亂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
有以告王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
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除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大
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
使大圜召之大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
大圜恐讒嫉生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
遊狎兄姊閒止牋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為事元帝嘗
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詞約指明應答無滯帝甚歎
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

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及乎謹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
請和大圜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恭帝
二年大圜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大封爲
晉陵縣公大圜始寧縣公尋加大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
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並藏祕閣大圜入麟
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一集一年並畢識者稱歎之大圜深
信因果心安閑放嘗云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縣
節虞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遁如蒙北
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閑閤者有優遊之美

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
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
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
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
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
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
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
看灌畎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
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
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

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榷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頸就羈游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

北史列傳十七　二十三

曰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大笑後大軍拔晉州或問大圜師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居數旬齊氏果滅聞者以為知言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卒於西河郡守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幷文集二十卷大封拜開府儀同三司陳州刺史

論曰司馬休之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餘碌碌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劉昶猜疑懼禍蕭寶夤亡破之餘並潛骸羈旅委命上國俱稱曉了或當位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戚昶諸子狂疎並墜其家業寶夤背恩忘義梟鏡其心蕭贊臨邊脫身晚去雖敗窮祿類殄顛狽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之季子弟奔亡正未動不由仁胡顏之甚祗退泰撝圓肅大圜等雖羈旅異國以終其榮名非夫有鑒其機文物行實亦何能至於此也方之陵擁衆東下任楊以晉州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水不足明其誓及魏安之季年[illegible]以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

北史列傳十七　二十四

君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

列傳第十七　北史二十九

方沿　周益　周之冕　孫粹然　校正

列傳第十八　北史三十

盧玄 玄孫思道 昌衡 元明　盧柔 子愷
盧觀 弟仲宣 從子文偉 叔彪　盧同 子斐 光 兄子景裕 景裕弟辯 辯子昌 光從弟…
盧誕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偃為營丘太守邈為范陽太守皆以儒雅稱神䴥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俊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中正使馮弘稱臣請附外兄司徒崔浩每與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以異之竟於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賜爵固安子散騎常侍使宋宋文帝與之言嘉歎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還遇疾歸鄉卒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固安侯謚曰宣子度世字子遷幼聰達有計數為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弱冠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為時流所重遐為崔浩所敬位至尚書光祿大夫汜陽子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捶楚羆誡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乃至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太武臨江宋文使其殿上將軍黃延年至帝問曰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籍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襲爵興安初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遼西獻王廟進爵為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宋應對宋侍中柳元景失辭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濟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免除青州刺史未拜卒謚曰惠

四子伯源昶敏尚之

初玄有五子唯度世嫡餘皆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常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誡約妻妾以防後患至伯源兄弟妯娌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為識者所非伯源小名陽烏性溫雅寡欲有祖父風敦尚學業閨門和睦襲侯爵降為伯累加秘書監本州大中正時孝文帝將立馮后先問伯源請更簡下帝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伯源曰雖奉敕如此然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誕有盛寵深以為恨伯源不以介懷及孝文議伐齊伯源表以為萬乘親戎轉運難繼詔雖不從而優答之夢以齊武帝殂停師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伯源以步騎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眾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伯源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

比有相若扶風人王遵曰諸君皆不如此處郎雖位不副
實然得聲名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
不相忘此行也相若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未
幾守儀曹尚書及齊雍州刺史曹武請降乃以伯源為使
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辭以儒生不行軍
事不許伯源曰臣聞曹武為周魴耳陛下宜審之武果
偽降伯源乃進攻赭陽師敗坐免官爵為民遭母憂服闋兼
太尉長史後為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愉時年少事無巨
細多決於伯源伯源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人和南徐州
刺史沈陵密謀叛伯源屢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北叛陵

之所經歷伯源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由是衆心乃安景
明初卒於秘書監年四十八贈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
謚曰懿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
以上兼善草跡伯源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白馬公
崔玄伯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伯源與
李沖特相友善沖重伯源門風伯源私沖才官故結為婚
姻往來親密至於伯源荷孝文意遇頗亦由沖伯源有八
子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父爵而讓第八弟道舒詔不許
道將引清河王國常侍韓子熙讓弟襲陽男之例詔乃
許之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謇諤頗有文才為一家後來之

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衿相待勰為
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累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
霍原之墓為之立祠優禮儒生厲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
歲倍卒於司徒司馬贈太常卿謚曰獻所為文筆數十篇
子懷祖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卒子莊少有美名位都
水使者卒懷祖弟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
有閑雅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
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撰中表實錄二十卷懷仁有行檢
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
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

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為然子彥卿有學尚仕隋位
御史撰後魏紀三十卷貞觀中位石門令東宮學士道將
弟道亮字仲業隱居不仕子思道
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為人
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
河間邢子才後思道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
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間才學兼著然
不持操行好輕侮人物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
由是前後再被笞辱因而落泊不調後左僕射楊遵彥薦
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

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
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有八篇故
時人稱為八米盧郎後漏泄省中語出為丞相西閤祭酒
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
庫錢免歸家居於劇北悵然感慨為五言詩見意世以為
工後為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
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
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
深歎美之未幾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等
舉兵作亂思道預焉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思道罪當斬

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援筆立成文不
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隋文帝為丞相遷武
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為孤鴻賦以寄其情其序曰余志學
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公之眷年登弱
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
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
拙性實疏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
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
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囂務既屏魚鳥為隣有
離群之鴻為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

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
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溽暑
也平子賦南翔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
鵷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鎩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稗雞
鶩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
多緒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
詔許之思道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途淪滯既而又著
勞生論指切當世歲餘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
起為散騎侍郎參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
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

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為不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
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上甚惜
之遣使弔祭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赤松大業中位河東
縣長道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獻
文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
子幽州大中正卒於涇州刺史諡曰文道裕弟道虔字慶
祖粗閑經史兼通筭術尚孝文女濟南長公主拜駙馬都
尉公主驕淫聲穢遐邇無疾暴薨時云道虔所害宣武秘
其事不苦窮之後靈太后追主薨事黜道虔令終身不仕
道虔外生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除

輔國將軍通直常侍以議曆勳賜爵臨淄伯天平中歷書
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幽州刺史加衛大將軍卒官贈尚書
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文恭道虔好禮學雖務尚
書令手撰喪服集記七十餘條為尚書同寮於草屋下設
雞黍之膳談者以為高時崔暹將上省以見其弟然後去奴
在馬上彈琵琶道虔聞之杖奴一百公主二子昌寓昌仕
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
氏見出更娉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坐講老子道虔從弟元
明隔紗帳以聽焉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昌衡最知名
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
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
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仕魏
兼太尉外兵參軍齊受禪歷平恩令右僕射祖珽薦為
尚書金部郎珽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
幽明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
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
彥師隴西辛德源王循並為後進風流之士後兼散騎侍
郎迎勞周使周武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脩
禮令隋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群下令自
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陳

使賀徹周濆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為
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世
表行為士則論者以為美談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人
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
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
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
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為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
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
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為太子左庶子行詣洛
陽道卒子寶素寶胤道虔弟道侃字希祖沈雅有學尚位
州主簿卒以弟道約子正達為後道侃弟道和字叔雍兄
弟之中人望最下位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子景猷弘
農太守景猷子士秀有風槩隋開皇中為蜀王秀屬以秀
所為不軌辭疾終於家道和弟道約字季恭位司徒屬幽
州大中正興和末除衛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頗得人和
卒贈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正通少有令譽位開府諮議
卒妻鄭氏與正通弟正思淫亂為御史所劾人士疾之正
思弟正山字公順早以文學見知為符璽郎待詔文林館
正思兄弟以齊太后舅氏武平中並得優贈道約弟道舒
字幼安襲父爵位中書侍郎卒子熙裕襲熙裕清虛守道

有古人風爲親表所敬伯源弟敏字仲通小字洪崖少有
大量孝文器之納其女爲嬪位儀曹郎早卒贈威遠將軍
范陽太守謚曰靖五子長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
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爲僕射李沖所歎美起家秘
書郎累遷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
誦與之交款每與故舊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
惠存輒連數日得以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後君征虜將
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
義僖曰既學先王之道貴其行先王之志何得苟求富貴也
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黃門侍郎李神軌勢

北史列傳十八　九

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
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
爲此耳從恐禍大而速速誦乃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
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
家敕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普泰中除都官尚書驃
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寬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儉
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
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
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卒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
謚曰簡子孫清靖寡欲位太尉記室參軍義僖四弟

並遠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顏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中兼
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當晚
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敕副使王清石曰
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
即論昶正實而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
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以和爲貴勿相矜夸見於色貌及至
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源爲別道將而齊明以朝
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橫流齊明以
腐米臭魚莝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謇諤遂以壯烈

北史列傳十八　十

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
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乃俛眉
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脩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
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慕蘇武寧不近
愧思寧遂見罷黜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
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以
爲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怨
嗟則白鼠至因陳時政多所勸誡詔書褒美其意轉侍中
又兼吏部尚書尋即正仍侍中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
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爲宣武所寵時人鄙之出爲徐州

刺史昶既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祉子燦爲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盡以城降梁昶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太半自魏經略江右唯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朐山失利最爲甚焉宣武遣黃門甄琛馳驛鎖昶窮其敗狀詔以免官論自餘將統以下兼聽依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雍州刺史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卒諡曰穆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懷其在徐州戍兵有疾親自檢恤至於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孝文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祿大夫卒贈中書監子巧威儀同開府掾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群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潤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爲兼屬仍領部曲孝武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

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相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措意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雜論數十篇諸文別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涂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子士啓淫汙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元明弟元緝字幼緒寬雅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位輔國將軍司徒司馬贈驃騎大將

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諡曰宣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以儒素見重位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刺史光祿大夫長子文甫字元祐涉歷文史有名譽於時位司空行參軍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以軍功賜爵范陽子位太中大夫文翼弟文符字叔偉性通率位通直散騎侍郎子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爲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常從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中除左戶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

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救江陵特赦潛為岳行臺郎還歷中書黃門侍郎為奴誣告謀反文宣明之以奴付潛潛不之責黃門鄭子默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遺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仍截其鬚潛顏色不變肅宗尹京司州別駕江州刺史所在有善政孝昭作相以潛為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為揚州刺史敕潛與琳為南討經略後除行臺尚書儀同三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為時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追琳入鄴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

績為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備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敕送突厥馬數千匹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並送官廄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靜武平三年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復為揚州道行臺尚書四年陳將吳明徹來寇領軍封輔相赴

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圖畢不得盧潛所發兵自鼎寨下寨敗陳人遂圍壽陽壅芍陂以水灌之詔王長孝南討都督長春軍次河南多發兵士粮使鳴角欲引而賊羅其米及頓兵更貴賊羅其米乃之虜景和擁眾十萬於淮北不進壽陽城中青黑龍升天城遂陷潛及行臺僕射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王琳扶風王可朱渾孝裕武衛將軍奚永樂儀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酈伯偉霍州刺史封子繡泰州刺史高子植行臺左丞李騊駼等督將五十八人軍士一萬皆沒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潛曰因李騊駼於河北與小口有五十万落陳者唯與

酈伯偉二人耳時李騊駼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沒在吳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絕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嗣潛雅性貞固祖珽常要潛為仁州刺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為也行臺慕容特德常所推重有教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為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駿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往特德抵出門自停不

可勤巫祝以為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騂馬其子遠奉命植乃行潛以馬價為營福事其為時重如此

士遜字子淹少為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位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度世之為濟州也魏初平升城無鹽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供恤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於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伯源昶等並循父風遠親疎屬敘為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為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在洛時有飢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季常旦省諸父出坐別室暮乃入內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勖以禮如此又一門三主當世以為榮伯源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孫多有非法帷薄混穢為時所鄙度世從祖弟神寶位中書博士孝文為弟高陽王雍納其女為妃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統攝鄉部在海濱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斬之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位中書博士樂陵陽平二郡太守幽

州中正洪三子長子景少亡並美名有識者許之以遠大卒於驃騎府法曹參軍景子叡

柔字子剛少孤為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凊亦同己親親族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為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荊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荊州以柔為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為太保以柔為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荊之地通款梁國可以庇身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武帝求歸闕中梁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贏粮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者太半至於死大統二年至長安封容城縣男周文帝引為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掌機密時沙苑之役大軍屢捷汝潁之間多舉

義來附書翰往反日有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進爵
爲子東還除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爲黃門侍郎周
文知其貧辭不賜之後遷中書監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內
史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
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
愷字長仁性孝友神情頴悟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頗解
屬文周齊王憲引爲記室從憲伐齊說齊柏社鎮下之遷
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
爲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求賢審
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
遂與搢紳並列實恐鵜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轉
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敕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
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敕欲以老
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爲聘陳使
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
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軹關柏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
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大象元年
拜東部吏部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
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
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爲上

固讓不敢受文帝曰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
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
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
房恭懿者尉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
轉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
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
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
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爲私惠愷免
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爲舍人夔即威之子
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
威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幸至所不知便行朋附
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卒於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
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
遂及於此宗弟仲義字小黑知名於世位員外散騎侍郎
幽州刺史宗兄弟官雖不達婚姻常與玄家齊等宗弟光
宗位尚書郎光宗子觀
觀字伯舉少好學有儁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
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
上省撰定朝儀遷尚書儀曹郎中尋以元年卒
觀弟仲宣小名金才學優洽乃踰於觀但文體頗細兄弟

俱以文章顯論者美之位太尉錄事參軍以箭射遇害河陰
乃乙觀蚣無子文集莫然撰次字有存者仲寬弟叔彪
叔彪少機悟好學輕俠好奇策業諳高見之為人為賀拔
勝荊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彪歸本縣築
室臨陂優遊自適齊文襄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
不得已布裙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為司徒諮議辭疾
不受孝昭即位以為中庶子問以世事叔彪勸討關西畫
地陳兵勢請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
糧實之帝深納之又令以自居平陽成此謀略帝命元文遙
與叔彪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寢武成即位拜

儀同三司判都官尚書出為合州刺史遷太子詹事叔彪
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
任還其償而不計歲歲常得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
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常來詣之
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為子費叔彪留之良久
食至但有粟食葵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
設食一與此同蘇瓊歸范陽遭亂城陷與族弟士遵皆以
寒餒死周將宇文神舉以二人有名德收而葬之洪從弟
附伯附伯弟侍伯並有學識附伯位滄州平東府長史侍
伯南岐州刺史侍伯從弟文偉

文偉字休族父敞位議郎後以文偉勳贈幽州刺史文偉
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
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案舊迹修督亢陂溉
田萬餘頃人賴其利修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既善於
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及北方將亂文偉積
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賑贍彌為鄉里所歸及韓
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守范陽樓平以功封大夏縣男除
范陽太守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
助克瀛州留文偉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為爾朱榮將侯
深所敗文偉走還本郡仍與高乾兄弟相影響屬神武至

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啟陳謝中興初除安州刺史不之
官尋轉幽州刺史安州刺史盧曹亦從靈助舉兵靈助敗
因據幽州降爾朱兆兆仍以為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
入後除青州刺史文偉輕財愛客善於撫接好為小惠是
以所在頗得人情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
要餉遺不絕卒贈司徒公尚書右僕射謚曰孝威子恭道
性溫良頗有文學位范陽郡太守有德量先文偉卒贈度
支尚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
為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赴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
宣使小黃門敕祖勳曰茹茹既破何無賀表使者待

諸賓皆爲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
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
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
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士謂曰大
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天保末爲築長城子
使自恃其才內懷拂鬱快快遂毁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
曰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
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柏杵
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靡靡縈緣而殖但使
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荊棘邢邵常戲曰卿小年

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
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既
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淫於從妹宗人愍道
謂曰大夏何爲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勒王
帛者萬國與愍道俱爲北州人後魏收揭舉愍道而以詢
祖爲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
沖天者剪其翅翮既而謗毁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長廣
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擧後頗
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恭道
宗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既家預義擧神武親待之

秦於烏蘇鎮城都督懷道弟宗道性粗率動作狂俠位南
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
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遺之士達固辭宗
道便命其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
於督亢城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人醉言辭失
宗道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玄族子輔字顯光本州
別駕子同
同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
海王詳國常侍熙平初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
生徵百姓歲調皆長七八十尺以邀奚公之譽部內患之

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
康生罪兼頭司在公之績明帝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
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覆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表言
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案並復乖舛愚謂
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
摠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若名級相應者即於
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
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案對掌進則防揩洗之
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別姓名不載
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身具列本州

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帖別錄歷皆仰
書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皆印記
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
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
但偷階冒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
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法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
授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敘階之後名
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目遞
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偽詔從之同又奏曰臣伏思黃
素勳簿政可粗止姦偽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

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案處處記之
斬首成一階以上即令給券其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
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以上亦具
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
某處陣某官某勳印記為驗一支付勳人一支付行臺記至
京即送門下別函守錄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
勳轉多敘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偽巧吏階緣
偷增遂甚請自今為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即廣下遠
近云某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敘以三年為斷其職人
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擬庶使酬勤

速申立功者勸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
者不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然頃來行
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偽之原實自
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
元叉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敗之
叉以同為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正
黃門同善事在位為叉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叉
旨論者非之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為
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
者稱之營州城人就德興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

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
為良齎書喻之德興乃降安輯其人而還德興復反詔同
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眾
往為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叉黨除名莊
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前慰勞德興
功封章武縣伯正除七兵轉殿中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牽強啓乞儀同初同之為
黃門也與節閔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為人素相款託帝以
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永熙初薨贈尚書右僕射四子長
子斐嗣

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強斷知名。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刑獄參軍，謂云：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人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為校事。斐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斐弟鉤，青州中從事，同兄靜好學，有風度，飲酒至數斗不亂，終於太常丞。天統初，贈太僕卿、平州刺史。靜子景裕。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節閔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初，元顥入洛，以為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弊衣蔬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悕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為之序。景裕之敗也，

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景裕弟辯。

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脩矣。節閔帝立，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起兵信都，既破尒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武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辭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群醜，車駕[illegible]遣尒來。辯抗言酬荅，守節不撓。神武異之，捨而不逼。孝武即

位以辯為廣平王贇師永熙二年平等寺成孝武會萬
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
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
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治以義斷恩
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封范陽縣公歷位給事黃門侍郎
領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
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趙青雀之亂魏
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
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轉少師魏太子及諸王等皆
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郡公自孝武西遷朝儀

湮墜于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皆令
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強記默識能斷大事
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
尚書令及建六官為師氏中大夫明帝即位遷小宗伯進
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為宜州刺史
以患不之部卒謚曰獻配食文帝廟庭子慎嗣位復州刺
史慎弟詮性通率善騎射位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辯前
代名德追封沈國公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
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革漢魏之
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

各一人是曰三孤時未建東宮其太子官員改創未畢尋
又改典命為大司禮置中大夫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武成
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為納言禮
部為司宗大司禮為禮部大司樂為樂部五年左右武伯
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置宿衛官員二年省六府
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為官之長上士貳
之是歲又增改東宮官員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員四
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四年又改
置宿衛官員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太子正宮尹
之屬亦後所創置而與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嗣位事不

師古官員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
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今載於外史
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內外衆職又兼
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
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柱國大將軍建
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
儀同大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儀同
大將軍仍增上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命驃騎大將軍右
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万以上州刺史正

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万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七命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建忠將軍誠議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万以上郡守正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朔將軍左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

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藥六命寧遠將軍右員外常侍揚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七命宣威將軍武賁給事明威將軍亢從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襄威將軍給事中

厲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illegible]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威烈將軍右員外侍郎討寇將軍左員外侍郎柱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郡丞戶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殄難將軍武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戶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

正六命州呼藥三命殄寇將軍強弩司馬殄難將軍積弩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正二命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副二命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橫野將軍員外司馬冠軍輔國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武威將軍淮海都尉武牙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

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爲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辯所制定之後又有改革今粗附之云辯第光

光字景仁性温謹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鍾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遂授晉州刺史大統六年攜家西入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沮陽縣伯儀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安息縣伯歷位京兆郡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陝州總管府長史卒官周武帝少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常從周文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遥指山上謂羣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注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賁

賁字子徵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在周襲爵燕郡公歷位魯陽太守太子少宮尹儀同三司司武上士時隋文帝爲大

司馬賁知帝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文帝被顧託羣情未一引賁置左右帝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帝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求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内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帝得入賁恒典宿衛承間進說以應天順人之事帝從之及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乃奏改周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万歲之旗皆賁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及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時柱國劉昉被踈忌賁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爲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昉等委罪於賁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爲民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以古樂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虡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爲虡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縣七以林鍾爲宮夫樂者政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
神情發於聲安危斯應周武以林鍾為宮蓋將亡之徵也
且林鍾之管即黃鍾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於
皇朝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
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
相襲禮此蓋隨時以制而不大雅正者也帝竟從之改七
縣八黃鍾為宮詔弘與儀同楊慶和刊定周齊音律未幾
歷郢虢懷三州刺史在懷州決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
派入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舄鹵人賴其利後為齊州刺
史糴官米而自糶坐除名後從幸洛陽帝從容謂曰我始
為大司馬及總百揆媚僕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
位與高熲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
處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
法申私耳貴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
叙功績有怨言帝大怒謂群臣曰吾將與貴一州觀此不
可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
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貴
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
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
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

譯為巫蠱於後如貴之例皆是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
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
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
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卒於家
勇字季禮景裕從弟也父壁魏下邳太守勇初與景裕俱
在學其叔同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興吾門者
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邪以勇為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
後葛榮又以勇為燕王齊神武起兵盧文偉召之不應尒
朱氏滅乃赴晉陽神武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
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鄭郡公主虛僦千
餘車勇劾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不屈神武謂郭秀
曰盧勇懍懍有不可犯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
納租而已後行洛州事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未拔行臺侯
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請進觀形勢乃率
百騎各攜一馬至大隗山知西魏將李景和將至勇乃多
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為數十隊鳴角直前禽西魏儀同程
華斬儀同王征蠻而還再遷揚州刺史鎮宜陽叛人韓木
蘭陳忻等常為邊患勇大破之啟求入朝神武賜勇書曰
吾委卿揚州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表求啟宜停當除漢
兒之中無在卿前者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甲

付遺及書藏之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武貞

誕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慕容氏位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慕容氏滅入魏為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沒哀毀六年躬營墳壠遂有終焉之志景明中被徵入洛授武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為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大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西魏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縣伯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於是親幸晉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周文帝又以誕儒宗學府為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帝二年除祕書監後以疾卒

論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為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思道一代俊偉而官途寥落雖曰窮通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乎潛及昌衡雅素之紀家風克嗣覺構無虧子剛使酒誕節蓋亦明珠之纇長仁謔說可重一簣而傾惜矣伯翼仕宣文雅俱劭叔虎志尚宏遠任俠好謀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為佐命之一也詢祖辭情豔發早著聲名若其才地肆情矜矯位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為叔倫質器洪厚善守家業子章奕君為志名之徒也景裕兄弟雅業可宗雖操術異邪而芳名俱劭辯損益成務其殆優乎勇雖文武異趣各其美也貴二三其德雖取悅於報已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罵人見遺末路尚何足怪誕不殞儒業亦足稱云

列傳第十八　北史三十

周之冕　孫秤然　校正

高允 從祖弟祐 孫曾孫德正 祐從子乾

高允字伯恭勃海蓨人漢太傅裒之後也曾祖慶慕容垂
司空祖父泰吏部尚書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
相推敬亦仕慕容垂為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為
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
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但吾恐不
見耳年十餘歲祖父泰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為沙
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
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

遺得喪之致神䴥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
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
囚不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
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
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
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太武
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樂平王
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以謀平涼州之勳賜爵
汶陽子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
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幷識前史之

失別為魏曆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
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
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
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
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
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
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當
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
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

允之術陽源之射也眾乃歎服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
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
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雅乃止尋以本官為秦王翰傅後敕以經授景穆甚見禮
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共定律令太武引
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何者為先時多禁封
良田又京師游食者眾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
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
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
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

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
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
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
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人
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
崔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公翟
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
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
崔覽公孫質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為親己怒而絕
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標性巧佞

為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
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敕浩
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著述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
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
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
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
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
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
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
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

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
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
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
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
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
浩前使人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
甚敕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
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
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
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

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
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
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
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
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
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為史之本體
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
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
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
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

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
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
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
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
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恭宗不納景穆之崩也允
久不進見後見升階歔欷悲不能止帝流淚命允使出左
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帝聞
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
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悲耳先是敕允集天文
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

要略其文辭凡為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
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
重賞允既不蒙褒異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
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
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
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
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
廣脩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軍士及
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
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

萬之衆其所損費亦以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平之
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
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
燒葬一切禁絕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
悛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
矣人斯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
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
為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
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僚
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

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
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
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
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
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為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
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
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上為之而不輟而
禁下人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
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
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

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
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
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嘵罔有儀
式又俳優鄙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
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
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如
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
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
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
得失者帝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

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
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
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
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
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
曾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
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
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
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
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

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
斛拜長子悅為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與允同
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
史二千石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
使諸子樵採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
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
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
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
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
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秘書監

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
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
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
餘年未見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
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
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
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
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
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儕友
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

拆民海嘗召百司於蒞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常不名之恆呼爲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使儒宗元老宜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履行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束脩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其著頌者中書侍郎固安侯范陽盧玄子眞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河內太守下樂侯廣寧燕崇玄略上黨太守

高邑侯廣寧常陟公山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欽道賜河內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友規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濮陽太守眞定子常山許琛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鑒中書郎武恆子河間邢穎宗敬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叔仁太平太守府平子鴈門李熙士元秘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州主簿長樂潘符郡功曹長樂杜熙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秘書郎鴈門王道雅秘書郎鴈門閔弼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陳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凡三十四人其詞曰紫氣干天群雄亂夏王襲徂征戎車屢駕掃盪遊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壹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虛求搜賢采逸巖隱投竿輿人並出讀蘊豈在無生寵遂恩綏

遠獨德遊藝依仁旌弓自邦行投小拂輪升
青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潛馮影附劉以和親拔祖光單
風雖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深緒辭
寵命以之自保懋常篤信有行靡遊仕不苟進任理栖遲
居沖守約好讓善推四賢樂古如渴如飢子翼致遠遵道賜
悟深相朗以義和若鑒琴並參參希附仙發德音傍遊李嶽
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
後建爵寵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群后衛叔立內省靡漸
言不崇華從不遺素以產則智論道則當所謂伊人寔邦
之彥卓矣友規存彼大方稱此細讓神與理冥

形隨禽以雖弱不待萃發其尚趣寔名區世多奇士山岳
列鍾挺生三杰挾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
說尹西部霜崔作宰載剖皇宮載理雲霧厥雖中丈迹階
跡著能君可稱從亦顧若仲業深長雅性清劉靈惠竟古式
綱綏與諾時俊紹艱當一枝操納眾以仁訓下以孝化洽
黽川人歸其教遠則英賢亦稱道閑達邦家名行未顯
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緝佐弗顧功不獲展劉許種惠竭力
致躬出則騁謀入獻其功譜軒一舉棒燕下崇谷勒魏世
草萊亦隆道拔風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
兄弟穆穆家庭發卿有九卓爾飛堂其頌頌皆闕亦司于京

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恭孝性任質
非假雕飾子高英武十六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鑒
號爲四傑華藻宗飛令聲風振中遇巡炯賦詩以訊忠顯
于辭理出于韻高潛朗達默識該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膂
留伴和璧文照雕龍燿姿天邑衣錦舊邦才元先覺介焉
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蔭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
其儀不忒孔稱游夏漢美卿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群司言
秘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雖彼黔羨此博文
備道以析九流以分從宋二賢誕性英偉權頴閱閣閣名
易親寒暑露形遊遊風氣達而不矜泰而能貴溫符樹尚

杜與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龍津止分常科幽而
逾顯損而愈多張綱不諫叔術正直道雅治聞夙爲兼識
秋李衡門與漸鴻翼發憤忘飧皆要斗食率禮從仁用怨
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
言足爲誌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而異物以
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己唯義是敦口從醇醪愈敬逾濕
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留彼南奉申威
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縱王內慶群賢遭世
顯名有代忠竭其忠才盡其用體龍朱棠腰紐雙佩榮曜
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階昔因朝命與之共諧

[illegible]敢想前[illegible]，舒懷此所，循耶抾亡哉，[illegible]靜言思之，[illegible]心允。揮毫頌德，漼爾增哀。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帝覽而善之。時有不豫，以孝文沖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允帛千匹，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勳，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為善者何望？」乃表脩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為事。後正光中，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為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敕州郡發遣。至都，復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秘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

右。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朝晡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啟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侍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不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虛己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初，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

之際莫布顯而王經世雖久德有刑之餘衆秀免凡人能無
咎乎性簡至不妄交遊顯文之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
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
造門允散財竭産以相贍振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
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
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
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謂人
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
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
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脈視之告
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
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
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
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
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疋
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穀千斛以周喪
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
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
詩賦誄頌箴論表讚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議
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允明筭法爲筭

術三卷子悅字士和位長安太守爲政寬惠百姓安之後
例降爵爲侯卒子貴賓襲悅弟懷字士仁恬淡退靜位太
尉東陽王丕諮議參軍子綽字僧裕少孫恭敏自立身長
八尺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稍遷洛陽令爲政
強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延昌初尚書右丞後爲御史中
尉元匡奏高聰及綽朋附高肇詔並原罪歷豫并二州刺
史卒謚文簡允弟推字仲讓早有名譽太延中以前後南
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宋南
人稱其才辯卒於建業贈臨邑子謚曰恭推弟燮字季和
亦有文才太武每詔徵辭疾不應恒笑允屈折久官栖泊
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孫市賓永熙中開府從事
中郎始神䴥中允與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
濟位滄水太守浮陽子卒贈冀州刺史謚曰宣子矯襲矯
弟遵字世禮賤出其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
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允允爲作計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
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後爲營
宦路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隨
都將長廣公侯窮奇等平定三齊以功賜爵高昌男補安
定王相撰太和官品二殿畫圖後與中書令高閭增改律
令進中書侍郎假中書令詣長安刋燕宣王廟碑進爵安

昌子使濟兗徐三州觀風俗訪以叶若令及新制衣冠孝
文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雅暢常兼大祝令跪贊禮
事爲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帝頗識待之後與游明根
高閭李冲等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以積勞爲齊州刺
史建節歷本州小鄉改頗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
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
不得絲緜滿貢則出置不去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郡邑苦
之既臨方岳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
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取貨利嚴暴非理殺害
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

北史列傳十九上　十七

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貨
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唯貪惏又虐
於刑法謂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
今宜自謹納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
廷尉少卿劉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
登荷眷於孝文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
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
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
訣別處沐浴引椒而死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
尚書右丞爲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翻被害遵弟次文

雖無位宦而貲產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婣於遊氏吉凶不
相往反時論責之毗字子翼鄉邑稱爲長者位征南從事
中郎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頗涉經籍允撰脩國
記還爲校書郎與其綴著常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
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手目稍衰多遣模執
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模預有功
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王肅之歸闕路經縣鄒驛旅窮悴
時人莫識模獨給所須手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
豫州模猶在郡微報復之由是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
年寬猛相濟頗有聲稱遷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

北史列傳十九上　十八

老隱年昧禁自劾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孝文
賜名焉祖展慕容寶黃門郎道武平中山徙京師卒於三
都太官父讜從太武滅赫連昌以功賜爵蔣縣子與崔浩
共參著作位中書侍郎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
侍蔣縣侯使高麗卒贈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
祚襲爵位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性通放
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書侍郎賜爵建康子文成
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無識者詔以問祐
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鯪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

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
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
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
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孝文初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等
奏曰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
司動之實錄也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
至於以成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疏陋忝當
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
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
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盡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

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帝從之孝文嘗問祐
比水旱不調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曰堯湯之運不能去
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則
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
當須宰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又上疏云今選舉不采職
政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棄彼朽勞
唯才是舉又勳舊之臣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
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
官者也帝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正時李彪專統著
作祐爲令時閑豫而已出爲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

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
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
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
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
息轉宋王劉昶傅以參定律令之勤[illegible]以其舊學
年耆雅相祗重拜光祿大夫傅如故昶薨初祐之爲宗正卿而
祐留連彭城久不赴任僕射李沖奏祐散逸淮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
以贖論免鄉任復爲光祿卒太常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
命曰靈可謚爲靈子祐子和璞字僧壽有學尚位中書博士早
卒和璞子顥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襲爵建康子仕輔國將

軍朝散大夫贈滄州刺史謚曰惠子德正襲
德正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初爲齊文宣儀同開府參軍
尋知管記事甚相親狎累遷相府掾神武委以腹心從給
事黃門侍郎方雅周慎動見稱述文襄嗣業如晉陽文宣
在鄴居守令德正參機密彌見親重文襄之崩勳將等以
纘戎事重勸文宣早赴晉陽文宣不決夜中召楊愔杜弼
崔季舒及德正等策始定以愔從令德正居守以爲相府
司馬專知門下事德正與文宣舊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
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爲天文圖讖學又陳山提家客
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正勸文宣行禪代事德正又固

請文宣恐洩不決自請赴鄴與愔言乃定還未至而文宣
便發晉陽至平城都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事諸將莫敢
答者時杜弼為長史密啟文宣以關西因此自稱義兵挾
天子而東向將何以待之才云今若受魏禪關西自應
息心縱欲稱強止當逐我稱帝弼無以答文宣以眾意未
叶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猛獸皆以帝王之
重不敢妄據尚以人臣終何欲行舜禹事此正是高德正
教汝又說者以為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於是乃
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
陰陽緯候必宜以五月應天命德正亦敦勸不已仍白文
宣追魏收收至令撰禪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
五月初文宣發晉陽德正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文宣文
宣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山提以五月至
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㥄度支尚書陸操
太子詹事王昕給事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
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錄尚書事濟陰王
暉業等總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文宣
發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
德正與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
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眾人

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九日文宣至城南頓所時既未行
部眾諸公文宣唯云奉約束德正及楊愔宣署而已受禪
日尤難宗梁亦推以獻帝尋知之亦弗責也是日即除德
正為侍中文領宗正卿尋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封藍田
縣公天保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正
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朝政多有弘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醉
德正屢進忠言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正恒以精神陵
逼人德正甚憂懼乃移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為退身之
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高德正其疾何似愔知帝內忌之
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正
見除書而起帝大怒謂曰聞爾病我為爾針親以刀子刺
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
起臨階切責桃枝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正
於門下省其夜開城門以氈輿送還家旦日德正妻出寶
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
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謝
又斬之并其子司徒東閤祭酒伯堅亦見害後文宣謂群
臣曰高德正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
元我今殺之為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冀州刺史諡
曰康嫡孫王臣襲爵藍田縣公給事中通直散騎侍郎德

正次子倩武衛將軍司馬平原郡守顥弟翻字飛雀有風度
位定州撫軍府長史天平中追贈冀州刺史子倩乾明中右
令闕位任城太守卒雅弟諒字修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
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孝文妙簡僚佐諒
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正光中加驍騎
將軍為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遇諒問之不從見
害贈滄州刺史又詔以諒臨危受命復贈使持節平北將
軍幽州刺史復授一子出身諡曰忠侯諒造親表譜錄四
十餘卷自五世以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祐從父弟
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翼山東

豪右即家拜勃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魏朝因置
東冀州以翼為刺史封樂城縣侯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
不行及尒朱兆弑莊帝翼保境自守卒中興初贈使持節
侍中太保錄尚書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曰文宣子乾
乾字乾邕性明悟俊偉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
俠長而脩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
稍遷員外散騎常侍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尒
朱榮入洛乾東奔於翼乾兄弟本有從橫志見榮殺害人
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於河濟間受葛榮官爵莊
帝遣右僕射元羅巡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

為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尒朱榮以乾前罪不應復
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
娛及榮死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
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鎮河北又以弟昂為通直散騎常
侍平北將軍令俱歸招集鄉閭為表裏形援帝親送於河
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
儻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援劍起舞誓
以死繼之及尒朱兆既弑害遣其監軍孫白鷂率百餘騎
至冀州託言括馬其實欲因乾兄弟送馬收之乾既宿有
報復之心而白鷂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內太

守封隆之隆之父先為尒朱榮所殺聞之喜曰國恥家怨
痛入骨髓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請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
勒壯士夜襲冀州城執刺史元嶷射白鷂殺之於葛榮殿為
莊帝舉哀素服乾升壇誓衆詞氣激揚涕泗交集將士莫
不戚憤欲奉次同為王次同曰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
隆之為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乾勃然作色拔刀將斫
隆之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俄而靈
助被尒朱氏所滅神武出山東揚聲以討乾為辭衆情
惶懼乾謂之曰高晉州雄材蓋世不居人下且尒朱弒主
肆虐正是英雄效節之時今者之來必有深計勿憂也

諸君見之乃明行與封隆之子子繪俱迎於滏陽因說神
武曰介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
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忠立則屈強之徒不足為明公
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
其計神武大悅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
叔乾旦日受令而去時神武雖內有遠圖而外迹未
宋羽生為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於封龍山舉
其城令乾率眾偽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偽為
羽生出勞軍彭樂側從馬上擒斬之遂平殷州又共
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侍中司空公是時軍國草創乾父喪

不得終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
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乾雖求退不謂便
見從許既去內侍朝政空闊居常快快孝武將貳於神武
欲乘此撫之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奕世忠良
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
殷勤逼之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對然非其
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孝武便有異志遂不固辭亦不啟
神武帝以乾為誠己時林園養部曲稍至千人驟令元士
弼王思政頻詣拔岳計又以岳兄勝為荊州刺史乾謂所
親曰難作不久禍必及吾乃密以啟神武神武召乾問之

乾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啟叔復
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仰委及頻請而帝不答乾懼變
神武求為徐州乃以乾為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將行
帝聞其與神武言怒使謂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反
覆神武聞其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啟以聞帝對
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異圖
更言臣反覆以匹夫加諸尚或難免況人主推惡何以逃
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
有知差無負於莊帝詔遂賜死於門下省年三十七臨死時
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諸弟

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
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高昂曰
若早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錄尚書事
冀州刺史諡曰文昭以長子繼叔襲祖爵次同樂城縣侯令
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
尚不同偏為父所愛歷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
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
鄉部曲數千自隨為政嚴酷又縱左右吏人苦之乾死仲
密棄州將赴神武武帝敕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
神武以為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迴避累遷御史

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慎所棄暹時爲文襄委任乃爲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也豔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之爲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常語久不歸李氏患之構之於慎遂被拉殺文襄聞其長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己遂罕所糾劾多行縱捨神武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爲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率衆東出敗於芒山慎妻子盡見獲神武以其家勳啓慎一房配沒而已仰密妻并口行中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慎爲侍中

司徒遷太尉慎弟昂

昂字敖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爲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俶儻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乾數爲劫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爲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謂

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及昂等並劫掠父次同常繫獄中唯遇赦乃出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人與我一鍬土耶及次同死昂大哭家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鍬土今被壓竟知爲人不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魏莊帝旨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與兄乾俱爲尒朱榮所黜免歸鄉里陰養壯士又行抄掠尒朱榮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送晉陽及入洛將昂自隨禁於馳牛署既而榮死莊帝即引見勞勉之時尒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縲紲被甲橫戈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

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閤將軍賜帛千疋昂以寇難尚繁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加平北將軍及聞莊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尒朱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千人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乾城守縋下五百人追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開門奉迎昂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裙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廢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爲大都督率衆從神武破尒朱兆於廣阿又討四胡於韓陵昂自

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三千人神武將割鮮卑兵
千餘人共相參合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
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乘之昂與蔡儁以
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大敗是日微昂等神武幾殆太
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為侯及兄乾被殺乃
將十餘騎奔晉陽神武向洛陽令昂為前驅武帝入關中
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崤陜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
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此位固辭不拜轉司
徒公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
督徑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

上之虎行經君所相決一醉時山道峻隘已為寇守險昂轉
鬭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將
數十人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棄衆
力戰全軍而還時昂為流矢所中創甚顧左右曰吾死無
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耳神武聞之馳驛啓季式為濟州
刺史昂還復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
練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焉昂與北豫州
刺史鄭嚴祖握槊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者曰枷
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
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

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營昂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
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
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常為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為
華言昂嘗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
知而不責性好為詩言甚陋鄙神武每容之元年進封京
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信於金墉與周文帝戰敗於
邙陰死之是役也昂使奴京兆候西軍京兆於傳婢強取
昂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
事賜殺其後夢京兆以血塗己籍而怒使折其二脛時劉
桃枝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捉棒知昂必

死遂奔高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
皆沒昂輕騎東走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隙閉門不
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
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
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為此奴所殺以告
盧武邦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棘捧會喪於
路神武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洛二百西魏賞斬昂首者布
絹萬段歲歲稍與之周亡猶未充贈太師大司馬太尉公
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西魏既得敖曹首猶可識
[illegible]家人購之及其首函至置正當

巢處無後其妻張氏常見敖曹夜來旦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歲餘乃絕其故吏東方老爲南兗州刺史追慕其恩爲立祠廟塑像旣成頭上圻裂改而更作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子突騎嗣早卒文襄復親簡昂諸子以第三子道豁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以道豁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爲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於黃州刺史

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太昌初累遷尚食典御尋加驃騎大將軍天平中爲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勳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境內賊盜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椿等攻陽平路叔文徒黨各爲亂季式並討平之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何勞遣私軍遠戰季式曰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亦無恨芒山之敗所親部曲請季式奔梁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而亡之不義是役也兄昂歿焉興和中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季式兄愼以武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奔告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都督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尋遷太常卿仍爲都督隨司徒潘樂征江淮間爲私使

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赦之四年夏發疽卒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之兄愼叛後少時解職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並閉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更索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方俱脫車輪更留一宿及消難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轝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此自昂起兵爲羽翼者有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有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等名顯可知者列之後云東方老安德鬲人與昂爲部曲文宣受禪封陽平縣伯位南兗州刺史後與蕭軌等度江沒李希光勃海脩人初隨高乾起兵後位儀同三司楊州刺史文宣責陳武帝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以天保七年三月度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蕭

軌與希光並爲都督軌中流矢猶勒兵張旗單舟揚波一
遇霖雨五十餘日致敗將卒俱死軍士得還者十二三
劉叔宗名業樂陵平昌人歸昂位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劉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驍果附昂兄弟位終大丞相
馬坐事死其餘並不知所終云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
以勇力稱爲尒朱氏守據薊神武使招之不從以昂相接
且來與從叔爲二曹曹儒同將田舍兒比國士遂率其族
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皂脛長丈六尺從
二稍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強舉之不終
遇疾悔聲聞於外卒古海神爲崇從送其徒五百人昂

斬衰亦齊卒潛散曹身長九尺鬚髮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
能拔樹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曾因疾猶
中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殺
弓於外蠕蠕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爲神力唯
曹與之角平常不勝醉則勝
論曰高乾踐危禍之機抗雷霆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難
卒悟明主保巳全名自非體隣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若
此冗光寵四世終乎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兼資
有閨門脩之義世稱令具而無道能無及乎子集學業優道
遠前世儒俊之風門猶不預德正受終之際契叶亂臣
雖鍾潘虚而名亦殆矣乾邕兄弟不階尺土之資奮於河
朔自致勤王之舉神武因之以成霸業但以非潁川元從
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啟疏假手天誅枉
濫之極莫或過此昂之膽力氣冠萬夫韓陵之下風飛電
擊然則舜氏元功一門而已其餘誼而義唱亦足稱云

列傳第十九　　北史三十一

方洽　周益　周之長　孫粹然　校止

列傳第二十　　　　北史三十二

崔鑒 兄孫伯讓

崔辯 孫士謙 士謙子彭 士謙弟說 說子弘度

崔挺 子孝芬 孫宣猷 曾孫仲方 仲方從叔昂 昂從子孝紓 挺族孫遊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吏部尚書曾祖懿字世茂仕燕位祕書監祖遹字景遇位鉅鹿令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范陽盧玄勃海高允趙郡李靈等俱被徵辭以母老固辭後為郡功曹卒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賜爵桐廬子出為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銅冶為農具兵人獲利卒贈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康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位終常山太守合弟康少有志氣陽平王頤之為定州康為衛軍府錄事參軍極令時甄琛為長史曾因公事言競之閒以拳擊琛墮床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行定州春康從行招致壯俠以為部下勰目之謂左右曰吾輩守護於此人累遷廣平內史大納財貨為清論所鄙後為燕州刺史為杜洛周攻圍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赴救譚敗康奔定州坐免官孝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以老病求解永熙三年去職卒贈尚書

令司徒公謚曰靖穆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以剋儀之賜東建謀尚書左丞孝莊帝初遇害河陰追贈殿中尚書冀州刺史忻弟仲哲早喪所生為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慷慨常以將略自許以軍功賜爵安平縣男及父康於燕被圍啟許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戰歿子長瑜位至開府中兵參軍長瑜子子樞學涉好文詞強辯有才幹仕齊位考功郎中參議五禮待詔文林館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兼知度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度支有受納風聞為御史劾遇赦免仕周位至上士預尉遲迥事被誅子樞次弟子端亦有才幹而文藻為優歷殿中侍御史卒於通直散騎侍郎子端弟子博武平末為河陽道行臺郎隋開皇末卒於洺州刺史子博弟子發有文才武平末祕書郎修起居注仕隋為秦王文學卒於國子博士長瑜弟叔瓚頗有學識性好直言其妻即齊昭信皇后妹也文宣擢為[illegible]尹丞爲蝗蟲為災帝以問叔瓚對曰案洪範五行志土功不時則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左右毆之又擢其髮以溷汁沃其頭曳以出由是廢頓久之後卒於陽平太守贈本州刺史仲哲弟叔彥位撫軍叔彥子孝通位司農少卿孝通子德立好學善屬文[illegible]

位滄州別駕季通弟季良風韻有則少有大學以征討
功賜爵蒲陰縣子累遷太尉長史及康東還鄉季良亦去
職歸養後位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先康卒於家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簡康弟習字貴禮有世用卒於河東太守贈并
州刺史監兄欄字洛祖行博陵太守欄子文業中書郎鉅
鹿太守文業子伯謙

伯謙字士遜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之曰
崔伯謙貞直奉公真良佐也轉七兵殿中左戶三曹郎中
弟仲讓為北豫州司馬與高慎同叛坐　免官後歷瀛州
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之晉陽勞之曰卿聘足瀛部已著
康歌督府務總是用相授臨別又馬上執手曰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寵要伯謙與之舊
寮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以雅道自居天保初除濟北太
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
壤伯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
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
古者所無誦人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德
人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
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以相府舊寮例有加授徵赴鄴百
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以弟仲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

除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
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
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問處上第徵
拜銀青光祿大夫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容止儼
然無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
為儀表卒贈南兗州刺史謚曰懿伯謙弟仲讓仕西魏位
至鴻臚少卿

崔鑒字神通暹之從祖弟也祖瑕字景龍行本郡太守父
綽贈兗州刺史鑒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拜中書博
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
史謚曰恭長子景儁雅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
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賜名為逸後為
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為孝文所
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
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子巨倫字孝宗幼孤
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楷為殷州巨倫仍為長史
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斂血存亡為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
欲用為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
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
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偵邏

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苟欲觀敕以未殺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夜陰失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即位除東濮陽太守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歲俗饑饉巨倫循資賑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祿大夫卒子子武襲初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蕭寶夤討關隴引為西征別將屢有戰功封槐里縣伯後行岐州事擊賊歿於陣永熙中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相州刺史模弟楷楷字季則為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斅黜唯楷與楊昱以數諫獲免後為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為中尉所劾事在甄琛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居猧郁買反獝孤櫛反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迺之便宜事遂施行孝昌初分置殷州以楷為刺史加後將軍楷將之

州人咸勸留身述職楷曰留身赴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夜出既而曰一朝送兒女將謂吾心不固遂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侍中儀同三司冀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冀州刺史長子士元沈雅有學尚州陷戰沒贈將軍幽州刺史子育王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字少有文才本州大中正士元弟士謙士謙孝昌初解褐著作佐郎後從賀拔勝出鎮荊州以士謙為行臺左丞孝武西遷士謙勸勝倍道兼行謁帝關右勝不能用州人鄧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奔梁士謙與俱行及在梁每乞師赴援梁武雖不為出軍而嘉勝等節遂許其還國乃令士謙先且通使好周文素聞其名見禮之賜爵千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長史以功進爵為子拜尚書右丞從周文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加安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李遷哲於魏興並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恭帝初轉利州刺史士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吏人畏而

愛之周保定二年遷總管安州刺史加大將軍進爵武康郡公天和中授江陵總管荊州刺史州既統攝遐長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鄰齊寇士謙外禦強敵內撫軍人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為天下之最屢有詔褒美焉士謙隨賀拔勝之在荊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為榮卒於州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嗣士謙性至孝與弟說特相友愛卒後弟位並高資產皆無私焉家僕牀服及說子弘度並奉其遺訓云曠小名雅大業末仕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淅州刺史曠

弟彭

彭字子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尚書並略通大義仕周累遷門正上士隋文帝為相周陳王純鎮齊州帝恐其為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請閒因顧騎士執而鎖之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左右愕然而去至拜上儀同及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再遷驃騎將軍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閣二十餘年當上在夜危坐終日未嘗有懈惰之容上每謂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為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為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得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莫不歎服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初平令彭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卒贈大將軍謚曰肅子寶德嗣士謙弟說

說本名士約少有氣槩膂力過人尤工騎射從賀拔勝攻荊州以為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封昌平縣子從周文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為侯除京兆郡守累遷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賜姓烏丸氏文帝賜名說焉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萬年縣公再遷總管涼州刺史說在政強毅百姓畏之後除使持節能和忠三州崇德等十三防諸軍事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贈鄜延等五州刺史謚曰壯子弘度

弘度字摩訶衍膂力絕人儀貌魁岸鬚尚偉性嚴猛年

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
山公訓為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
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歘然擲下
至地無所損訓大奇之後以戰功授儀同從平齊進上開
府鄴縣公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鄖公
韋孝寬經略淮南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
縣公及尉遲迥反弘度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所當
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
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曰今日
各圖國事不得顧私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迥擲

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自殺弘度顧弟弘昇使取迥頭進
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迥致縱
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為武鄉郡公開皇初以行軍總管拒
突厥於原州還拜華州刺史納妹為秦孝王妃尋遷襄州
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主
蕭琮來朝被征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荊州陳人憚之不
敢窺境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
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隸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於
素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亦優容之及還以
行軍總管檢校原州事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

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
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
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
曰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
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隱時有屈
突蓋為武候車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
見崔弘度寧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居家子弟班
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為當世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
河南王妃復被廢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
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

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使者反帝曰弘
度何所道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
憂憤未幾卒弘昇字上客在周為右侍上士從平尉遲迥
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隋文受禪進爵
為公授驃騎將軍歷慈鄭二州刺史襄州總管以戚屬故
待遇隆重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
州刺史信都太守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發遼東之
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帝還
發病卒
猷字宣猷挺從父弟也父鱗位濮陽太守猷幼孤居

喪盡禮少敦學五代同居後頗在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
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
釋卷鄉人有贈遺挺辭而後受仍亦散之舉秀才射策高
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
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
參議律令賜帛穀馬牛等尚書李沖甚重之李文以挺女
為媍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挺為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
肅為長史其被遇如此後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風化大
行及車駕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臨邊之略因及文
章帝甚悅謂曰別卿以來儵焉一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

今當給卿副本顧謂侍臣曰擁旄者皆如此何憂哉復還
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巡行風俗謂曰彝受使巡方採察謠
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
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
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
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虯龍倏忽豈一路乎遂
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雨所毀遂莫
能立眾以為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
重制一人犯罪逋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
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

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
賴孝文將辦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遙授挺本州大中正
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
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政
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船備載
光用果然送不肯受乃表送都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
隨縑帛送贈悉不納散騎常侍趙脩得幸宣武挺雖同州
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為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為司馬固
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怡然詳攝選眾人競稱
考第以求遷敘挺終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
擇郴

投一牒當為申請遂佑王恥獨為君子亦何故嘿然挺曰
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恆典至於自衒求進竊以
羞之詳大相稱歎其為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
優禮卒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
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赴八關齋追奉
冥福初崔光貧賤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
於童幼世稱其知人歷官三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
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欲諸子恭敬謙讓因以孝
為字及葬親故多有贈賵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有子
六人長子孝芬

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今當爲絕群耳挺曰卿自欲善其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不敢聞也後襲父爵累遷司空獨兗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遷廷尉少卿孝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敕孝芬持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遷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爲孝芬遂從恒農道南入蠻敵使奔散人還安堵明帝嘉勞之後以元叉之黨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又除孝芬爲廷尉

卿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案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時孝芬弟孝演率宗從在博陵爲賊攻陷遇害融密啓云孝演入賊爲逆遂見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還後梁將成景儁逼彭城孝芬兼尚書右丞爲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內頭元叉車內稱此嫗須了却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即此人於元叉親密過臣遠矣孝芬對之辭氣慷慨太后乃有愧色孝芬既至景儁等力屈退走以孝芬兼尚書爲徐兗二州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引南賊圍兗州行臺除孝

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與大都督刁宣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時相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梁永安中授西兗州刺史孝芬倦外役固辭不行仍爲太常卿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孝武帝入關齊神武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廞等並被誅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聞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榷古今聞以嘲謔聽者忘疲文章數十篇有子八人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普泰中兼尚書右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爲尚書令爾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爲世隆所知勉與季景內頗不

睦季景教世隆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啓用季景勉遂悵快自失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輔出入其家被收之際逃竄後見齊神武勞撫之天平初還勉送勤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爲哥李氏嫂亡勉哀毀過性遇病卒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子爲後勉弟猷

猷字宣猷少好學風度閑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略普泰初累遷司徒從事中郎以世難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慟左右爲之改容曰送往事居忠孝之道萃此一門即以本官奏門下事大統初兼給事黃門郎平原縣伯二年卒

黃門行事食貨奏授[illegible]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
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時祭
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上疏諫
書奏並納焉遷京兆尹時婚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
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請禁斷事並
施行與盧辯等刱修六官十一年除浙州刺史十四年侯
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周文與思政書曰崔
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
政初頓兵襄城後於潁川為行臺并致書於猷猷書曰襄
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
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
城為行臺所潁川置州遣郭賢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
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使人見周文具以啓聞周文令依猷
策思政固請且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為斷陸攻
請三歲為期限內有事不煩赴援過此以往惟朝廷所裁
乃許之及潁川沒周文深追悔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
周文賜以馬隨軍與之籌略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恭帝元年周文
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陸騰等五人開通車路
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于梁州即以猷為都督梁州刺史

及周文崩始利沙興等諸州阻兵為逆信合開楚四州亦
叛唯梁州境內人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遣兵
六千赴之信州被圍猷為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猷
第二女帝養為己女封富平公主周明帝即位徵拜御正中
大夫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為世有澆淳故
帝王因以沿革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
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明帝崩
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諱猷曰今奉遵遺旨君以為何如猷對
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
雖不行時稱其守正及陳將華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
公卿莫敢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
而瘡痍未復近者長星為災乃上玄所以垂鑒誡也豈可
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負哉議不從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
定等遂沒江南建德六年拜少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隋文帝受禪以猷前代舊齒授大將軍進爵汶郡公開
皇四年卒謚曰明子仲方嗣
仲方字不齊少好讀書有文武才略年十五周文帝見而
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隋文帝亦在其中由是與帝少相
款狎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參軍事轉記室遷司王大夫
與斛斯徵柳敏等同脩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

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時武帝陰有滅齊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後與少內史趙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下晉州又令仲方說下翼城等四城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郯國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宣帝嗣位為少內史會帝崩隋文帝為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帝並嘉納之又勸帝應天受命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德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依漢魏之舊並從之進

位上開府授司農少卿進爵固安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明年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期起為號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帝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至矣陳氏草竊起於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

陳亡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始廣運盡語跡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為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是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陳既主昏於上人讟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蠲比吳而稽天誅伏度朝廷自有宏謨竊有愚見冀申螢爝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

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授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

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隣望方涉題千碉小鐵圍山白男弱水等諸都諸賊悉平賜奴婢一百二十口黃金三十斤還代州總管後被徵入朝會文帝崩漢王諒黨據呂州不下煬帝遣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及令仲方代總其衆拔之進位大將軍歷戶部禮部尚書坐事免尋為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為信都太守後乞骸骨優詔許之卒於家子燾位定陶令宣猷弟宣度位齊王開府司馬恒農太守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位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略並早卒孝芬弟孝偉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後人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偉勸戶人多收之郡內乃安敦其人種殖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戶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厲百姓賴之卒郡贈瀛州刺史謚曰簡朝議謂為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一子昂

昂字懷遠七歲而孤事母以孝聞祖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是吾家千里駒也昂性端直頗綜文詞天平二年文襄引為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及輔國政召為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事時勳將親族賓客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密旨以法繩之未幾間內外齊肅尋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

平人吳賓為妄認繼嗣事被訴經文襄長史王曬郎中鄭述祖僧顗屬王敬寶等窮其始末積年鞫辯不獲實司徒婁昭付昂推問昂且詰根緒獲其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不如右府一長史所據甚以為愧武定中文襄普令內外極言得失昂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尚矣曹魏破蜀業以興師馬晉平吳兵因取給朝廷頃以懷朔兩邑隣接邊境薄屯豐稔糧儲已積推此而論龜鏡非遠幽安二州控帶奚賊蠕蠕徐揚兗豫連接吳越強隣密邇實藉糧儲轉輸之資常勞私糴之費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勸勵倉廩充實供軍濟國實謂在茲其次刑獄之重人命所懸須有官司綜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深未有寧大為小或以畏避嫌疑共相殘刻至如錢絹粟麥其狀難分經指為贓罪從此定乞勅群司務存獲實如此則有息將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後除尚書左丞其年兼度支尚書左丞之兼四書所掌未有朝野榮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轉輸利人之策付給新陳之法有利於人遂為常式右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司軍國之資以問昂昂曰亦既官煮須斷人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準關市薄為灶稅私館官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同賀魏帝閣右僕射崔暹尚書楊愔崔㥄邢邵散騎常侍

魏收御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渾曰可各言德績我致
所由次至昂昂曰吉凶由人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啟
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
帝為斂容後攝都官尚書上勸田事七條尋兼太府卿除
度支除散騎常侍兼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
理有術下無姦偽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十四條其年與
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式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
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
議定帝將幸晉陽將發敕遣相導率不若命昂以開府部
分科條校正今古手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號深

北史列傳二十　廿一

文世論不以平恕相許又與尚書令高隆之別典京畿詔獄並
有殘刻之聲至於推繩大事理可明言其猶不至實酷有
濮陽子沈子遐為僕射銀券告徐州都督府長史畢義雲
期舉兵應景又衛尉卿杜弼門生鄭子寬告弼謀叛并與
元子雄謀逆帝盛怒付昂窮鞫昂皆執正虛罔告者引妄
獲罪天保三年除度支尚書時有贓賄小吏因此投書
告事又別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昂窮檢昂奏聞得情
告者辭窮並引嫌狀於是飛書遂絕轉都官尚書仍兼都
官事食濟州北郡幹文宣幸東山謂百寮人多相為州當
用卿為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州不

可得也後九卿以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
謂皇太子曰此是國家名臣汝宜記之未幾復侍宴金鳳
臺歷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
妹夫俱省罪過于年除兼右僕射數日即拜為真未幾還
為兼楊愔少時與昂不平文宣崩後遂免昂右僕射除儀
同三司光祿勳皇建元年轉太常卿河清元年兼御史中
丞太常如故昂從甥李公統坐高歸彥事誅依律婦人年
六十以上免配官時公統毋年始五十餘而稱六十公統
舅崔賓求吏以免其姊昂弟知録尚書彭城王浟發其事
竟坐除名三年復為五兵尚書遷祠部天統元年卒贈趙

北史列傳二十　二二

州刺史昂有風調才識舊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探上情
感激時主或陳便宜彌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為文宣所知
賞朝之大事多以委之情尚嚴猛每行鞭撻雖苦楚萬端
對之自若前則崔暹李舒為之親援後乃高德正是其中
表常有俠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為名流歸服有五子第二
子液字君洽頗習文藻有學涉風儀器局為時論所許以
奉朝請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為中書侍郎孝偉弟孝賓
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甚偉少無宦情沈
浮鄉里位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脩禮起
逆遇害無子弟孝直以子士游為後孝直字叔廉自是八

天資以咏朔早有志尚稍遷直閤將軍通以散騎常侍余
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不出除衛將
軍 [illegible] 以家誡諸子曰吾才踈効薄於
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諡宜循吾意不得祗受若致干求
則非吾意子士順位太府卿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
亡號哭不絕見者為之悲慘長而貞介博學經史雅好辭
賦喪紀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位太尉汝南王悅
行參軍孝政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
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毀瘠見者傷之孝偉等奉孝芬盡
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

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
親愛有無共之孝芬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
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啟覲家事巨細
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
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
如同氣焉挺弟振

振字延根少有學行為家尊為宗族所稱為秘書中散在
內謹敕為孝文所知孝文南討自高陽內史徵兼尚書左
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為榮遷太子庶子景明初
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琇與

咸陽王禧同謀為逆禧敗事發振窮究之時琇內外親黨
及當朝貴要咸為言之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
獄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卒於河東太守
贈南兗州刺史諡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恆為稱職
議者善之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位侍
御史加平東將軍卒挺從父弟瑜字仲璉少孤有學業位
鴻臚少卿封高邑男贈瀛州刺史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
位廣平太守卒贈殷州刺史鎮東將軍諡曰康孟舒弟仲
舒位鄴縣令仲舒弟季舒最知名

季舒字叔正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

具年十七為州主簿為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齊
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
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
拜中書侍郎文襄為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季
舒善音樂故內伎亦回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
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詞繁雜季舒輒修飾通之
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答霸朝恆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
是我妳母轉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
歸心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身接禮
甚得名譽頗好勢利崔暹遷進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

謂曾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勳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
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爲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難文
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曰一日不朝其間
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
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列其過狀由是季
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
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
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服除
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度淮互市亦
有贓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
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大寧初追還引入甚蒙恩遇遷度支尚
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爲胡長
仁密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與臧於吏部被責免
官又以謟附廣寧王宅決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
泣之列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
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
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時論翕
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
以爲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
爲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

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
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
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
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
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
裴澤郭遵等爲首竝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
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
北邊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產季舒本
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
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厮養亦爲之療護焉
子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竝流於長城
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
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爲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
晉陽事敗長君等竝從戮六人之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
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
大將軍定州刺史挺從祖弟敬邕性長者爲左中郎將以
軍功賜爵臨淄男位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數百疋因
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卒於太中大夫贈
濟州刺史諡曰恭敬邕從弟㩀字顧賓容貌魁偉放邁自
高不拘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

及澄為本部接了無人王敬王所然容不之後為樂陵太
守還鄉里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既不為時知乃
著無談子論尋為廷尉正每有大獄多所據明有當官之
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
辭氣抑揚無上下禮入洛求解任後為洛陽令卒贈司徒
左長史纂兄糺字子和雅有度量州辟主簿糺子暹
暹字季倫少為書生避地勃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慎慎
後臨滄光二州啟暹為長史委以職事趙郡公琛鎮定州
辟為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神武與語悅之以兼丞相長
史神武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凡百後事一以屬暹握手

殷勤至于三四琛後以眾叛責暹亦以免尉景為并州起
暹為別駕尋轉為開府諮議仍行別駕事從文
襄鎮撫鄴都加散騎常侍遷左丞吏部郎領定州大中正
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人士言邢卲宜親重言論
之際卲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
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
不為嫌也高慎之叛與暹隙神武後知之欲發其事而
殺暹文襄苦救得止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
李愔崔瞻杜蕤嵇曄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史世稱
其知人文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後至

以殊禮遇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文襄分庭對揖暹
不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公少
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旬
日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為赤棒所擊
文襄回馬避之暹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
羨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司州牧咸陽王坦并州刺
史可朱渾道元冀州刺史韓軌孫騰與鄴下諸貴極言襃美
且誡屬之先是僧尼猥濫暹奏設科條篇沙門法上為昭
玄都以檢約之神武如鄴群官迎於紫陌神武握暹手勞
之曰小兒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直是中

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
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為擁之而受轡魏帝宴華林園
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
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
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
乞以回賜帝又褒美之於是文襄亦催暹酒神武親為之
折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神武將還晉陽又
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神
武崩未發喪文襄以暹為度支尚書監國史兼右僕射委
以心腹之寄仍為魏帝侍讀暹憂國如家以天下為己任

文襄盛寵王昭儀欲立為正室暹諫曰天命未改魏室尚
存公主無罪不容棄辱文襄意不悅苦請乃從之文襄車
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失暹每厲色極言文
襄亦為之止臨淮王孝友被文襄狎愛數歡舞虐暹正於前
顧目暹輒斂容而止有獄囚數百文襄盡欲誅之每催文
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文襄責暹暹免司州別駕司馬仲
粲中從事陽士偉並被文襄嚴辱付獄將餓殺暹汜食粲
為發言而釋之自出後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
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
或與沙門辯玄理夜久乃還寢一生不聞家產魏梁通和

北史列傳二十 二十九

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唯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繕
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然好大言調戲無節密
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子達拏年十三
令儒者權會教其解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拏為
坐開講同郡眭仲讓陽屈服之暹因仲讓為司徒中郎鄴
下為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仲讓官至右丞此皆暹之
短也文宣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言暹罪重
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糾察法官黜崔暹則得遠近人
意文宣從之及踐阼譖毀者猶不息帝令都督陳山提舍
人獨孤永業搜暹家甚貧匱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

多論軍國大事帝嘆賞之仍不免眾口流暹於馬城晝則
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鎖赴晉陽窮
驗無實免其奴文襄疑文宣任愚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
問暹暹曰常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
乃將舉手板按暹背者自指掖而撫視之以是知其寬[illegible]
不足慮也帝既鎖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
言明己功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
行太原郡事遷太常卿謂群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
等不及也初文襄欲以最小妹嫁與暹子達拏會崩遂寢
至是就於宣光殿群臣多在焉文宣謂暹曰賢子達拏甚

北史列傳二十 三十

有才學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勝朕諸妹思成大
兄宿志故欲成婚姻乃以主降達拏暹尋遷中書監兼尚
省右僕射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於剖決繫獄者千餘人
暹初十旬便了錄囚旬月間斷雪略盡文襄時欲封暹神
武亦欲封之暹固辭文宣數出遊多至暹宅以暹女為
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遷尚書右僕射儀同
三司時調絹以七丈為匹暹言之乃依舊焉帝謂左右曰
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發常山王杕謂暹曰
至尊或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犯
顏內外深相感愧十年卒帝撫靈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

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貞節達拏溫良清謹有識學位儀同三司司農卿周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鄴爲尉遲迥兵以爲總管司馬迥平伏誅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云甚相敬唯阿家憎兒文宣令宮人召達拏母入内而殺之投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讎暹兄謙閑從祖弟游字延叔少有風槩爲東郡太守郡有曉方常供州郡爲兵子孫見丁從役矜其勞苦乃爲表聞請聽更代郡内感之太學舊在城内游移置城南閑敞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勉號爲良守正光中除南秦州刺史先是州人楊松柏洛德兄弟數爲反叛游深加招慰兄弟俱至松柏既郡之豪帥感恩獎喻郡戚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爲逆數日後游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爲城人韓祖香等所攻游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爲群小所辱爲祖香等害永安中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子伏護

論曰崔鑒以文業見知利用之秋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辯奕世業著聞位不逮到遵德優官薄乃世游之慎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若此矣士謙昆弟非唯武毅見重忠公之稱亦見嘉云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聞見重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市朝可及人焉不絕至若宣猷之立入朝替務則嘉謀屢陳出撫宣條則威恩具舉仲方之兼資文武雅長謀算伐陳之策信爲深遠弈世載德夫豈徒然而智足立功能足幹事霸朝委遇良有以焉而謝彼仁心安茲苛政晚途遭躓理其宜也季舒蹈龍逢之節季倫受分庭之遇雖遭逢異日得喪不同考其遺迹而榮名一也蓋所謂彼有人焉

列傳第二十　北史二十二

列傳第二十一　　北史三十三

李靈 曾孫元忠 渾 渾曾孫德饒 弟子璵 公緒

李順 玄孫元操

李孝伯 兄孫謐 謐弟子士謙

李裔 子子雄

李義深 弟幼廉

李靈字武符趙郡平棘人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
趙魏間道武平中原聞其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
太守神䴥中太武徵天下才儁靈至拜中書博士再遷淮
陽太守以學優選授文成皇帝經加中散內博士賜爵高

邑子文成踐阼卒於洛州刺史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
簡子恢襲以師傅子拜長安鎮副將進爵為侯假鉅鹿公
後東平王道符謀反遇害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謚曰貞恢
弟綜事見於後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為伯卒悅祖
子瑾字伯瑜襲位大司農卿瑾子璨字王讓好以老而不仕卒贈
司空璨祖弟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
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以軍功賜爵
平棘子位河南太守贈安州刺史謚曰安
子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居喪以
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為營明堂大都督引為主
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既得盜即以與之在
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為我初元
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恕無貴賤皆為救
療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免責鄉人甚敬
之孝莊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
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
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
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槲樹下前後斬
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卻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
此連為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

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幽崩
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高祖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
箏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
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
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
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
歌闋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尒朱乎神武
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
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已見神武因紿曰從叔輩麤何肯
來元忠曰雖麤並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

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與言
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之策深見
嘉納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
藩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
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
明公之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時殷州刺史尒朱羽
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與大軍會斬之神武即令行殷州
事累遷大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
之魏孝武帝納神武女為后詔元忠致禮於晉陽每當讌
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寂無人問史

欲更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
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
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
不去因捋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後神武奉
送皇后仍田於晉陽元忠馬倒良久方蘇神武親自撫視
封晉陽縣伯後為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
表求賑貸被報聽用万石元忠以為少遂出十五万石賑
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後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初
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
關心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

遊遨里閈每言寧可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
少府豈欺我哉後以中書令復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
而多美酒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
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
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illegible]遂著
[illegible]前元以資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文
襄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練縑其見賞重如此孫騰司馬
子如嘗共詣元忠遇其方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
蕪曠使婢卷簾以資酒肉叫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
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受而散之後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卒

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數卷衣無餘裝未及賻至金蟬質
絹乃得斂焉贈司徒謚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
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
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性好工彈雅桐葉常出一孔摘撥
興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
襄命元忠彈之問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
丸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子搔嗣搔字
德況少聰敏有才藝嘗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
稱其思理武定末自祕書郎除河內太守有救載流人
書復代至有留遷等又先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為立碑頌

於儀曹郎擇財同大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為尼於居去鄴三百里往來恒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而已遂名嘗年脫衣求贖泣而隨之雞兔劃神入其山居房舍齊士後遭時大儉拯療於路異母弟有與族人孝衡爭地相毀辱曰我有地一家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為輕致忿訟宗偶等慚遂讓為閑田

渾字季初靈曾孫也祖綜行河間郡早卒父遵學良軌有業尚為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贈幽州刺史謚曰簡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後以四方多難求為青州征東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尒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以為知幾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衆踰二十萬共劫河間邢杲為主起自北海攻東陽青州刺史元世儁欲謀誅之州人遂猜貳渾乃與長史崔光韶具陳禍福由是唼血而盟上下還睦普泰中將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為都官尚書東北道行臺赴援社客諸城各自固保渾以社客賊之根本為合易離若銜枚夜襲便可禽殄如社客就禽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尚猶疑渾乃決行果禽社客斬首送洛陽海隅清定天平初丁母憂行喪家側殆將滅性武定初兼散騎常侍使梁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

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使還為東郡太守以贓賄徵還齊文襄王使武士提以入置諸廷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耶文襄笑而舍之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太常邢邵為少師吏部尚書楊愔為少傅論者榮之以參禪代儀注賜爵涇陽縣男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邵崔㥄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嘗謂魏收曰雕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尋除海州刺史後土人共圍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夏旱涸竭渾齋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為神應時奔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渾妻郭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卒于鄴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涇陽男渾與弟繪緯俱為聘使主客又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為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儁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煙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後敕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乂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騫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為錄議簡舉可觀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

爲君舉僚之首音詞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異又掌儀注武定初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問高相今在何處黑獺若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敷對明辯梁武稱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啟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鬭俱死於郡西咸以爲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獸因鬭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陽積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

倍增家給人足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爲繪立碑於郡街神武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郎中陳元康喻繪之河間太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嬾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時文襄使暹選司徒左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及文襄嗣業普代山東諸郡共特降書徵者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至補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逆賢冠覲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爲三公莫學侯景叛也及文宣嗣事仍爲丞相司馬天保初除司徒右長史

繪質性方重未嘗趣事權門以此久而沈屈卒贈南青州刺史諡曰景子君道有父風繪弟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兄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逮之位中散大夫聘梁使至付叶李神儁舉緯尚書南主客郎緯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鄴下爲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文襄輔政以緯爲司徒諮議參軍謂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梁謝藺來聘勞之藺問公諸崔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緯皆逸遊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

絕塵之意使還除太子家令　卒齊初贈北徐州刺史諡曰文

璵字世顯靈弟趙郡太守均之子也身長八尺五寸容貌魁偉受學於梁祚位中書郎雅爲高允所知初宋徐二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敕文復以璵參二府軍事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遂不降宋將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磕元令璵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說安都郎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璵勸元乘永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於是遂定淮

比沂瑯琊劉州里與張讜對爲兗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參定徐州功賜爵始豐侯卒諡曰懿子元茂襲爵元茂以寬雅著稱位司徒司馬彭城鎮副將人吏安之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諡曰順子秀之字鳳起襲爵位尚書郎秀之卒子霽字鳳昇子霽弟子明字鳳降子明弟子岳字鳳躋秀之等並早孤事母孝謹兄弟容貌並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鳳昇子道宗位直閤將軍道宗弟徽伯司徒中兵參軍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後兼定州大中正受鄉人財貨爲御史所劾除名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勳與游肇往復肇善之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葬贈齊州刺史諡曰惠子耀字脩遠性謹正頗涉書史位司徒諮議參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卒贈定州刺史子徽仕齊位尚書左丞徽子純隋開皇中爲介州長史

純子德饒字世文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弱冠仕隋爲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權貴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冤枉褒孝悌雖位秩未通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爲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後爲金河縣長未之官屬羣盜蠭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勃海有敕許其歸首謙等懼未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遙奏曰若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諭賊至冠氏會他賊攻陷縣城見害其弟德儉性貞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儉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儉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徹

弟公緒

公緒字穆叔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爲冀州司馬屬疾去官絕跡林皇山齊天保初以侍御史徵不就公緒沈冥樂道又不閑時務故誓心不仕尤明天文善圖緯之學嘗謂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十六齊亡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禮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並行於世公緒既善陰陽之術有秘訣傳之子孫而不好焉臨終取以投火子少通有學行公緒弟概字季節少好學然性倨傲每對諸兄弟露髻披

服略無少長之禮爲舜文襲大將軍府行參軍進側伏質云富春公主撰閑綏不任事每被譏訶除殿中侍御史修國史後爲太子舍人爲副使聘于江南江南多以傅寺侍客出入常袒露還坐事解後卒於并州功曹參軍撰戰國春秋及音譜並行於世又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丈人集其序曰達生丈人者生於戰國之世爵里姓名無聞焉外時人揆其行已強爲之號頗好屬文或颻葉叢帶持論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於然又曰人之性靜欲實泪之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欲是也故爲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情性之辯斷焉殊異故其身泰則均毳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者則屏除愛著擯落枝體收視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厄窮而不悶或出人間或栖物表道通寄託莫知所終

李順字德正鉅鹿公靈之從父弟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道武定中原以爲平棘令卒贈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計策神瑞中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從征蠕蠕以籌略賜爵平棘子太武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摠前驅之事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初浩弟娶順女又以弟子娶順女雖昏媾而浩頗輕順順又不伏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万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多後征統万昌出戰順破其左軍及剋統万帝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帝善之遷給事黃門侍郎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進爵爲侯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帝欲簡行人崔浩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順即其人也帝曰順納言大臣不宜方爲此使若蒙遜身執臣節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帝從之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四州諸軍事長安鎮都大將寧西將軍開府進爵高平公未幾徵爲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使涼蒙遜辭疾箕坐隱几無起動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握節而出蒙遜使中兵校郎楊定歸追順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曰爾拜爾跪而不承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公賜胙命曰伯舅無拜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蒙遜拜伏盡禮順還帝問與蒙遜往復辭及其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

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臣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帝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襲世之後早晚當滅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如聞燉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僉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為晚及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卿言蒙遜死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廄馬一乘寵待彌厚政無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二回太武稱其能而

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言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聽殺之浩並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將平河右計順以人勞既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之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為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帝大怒刑順於城

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太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至此由浩譖毀卿從兄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獻文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長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為中散與李訢盧度世等並以聰敏內參機密敷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秘書下大夫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秘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懸瓠降于時朝

議謂未必可信敷乃固執必然乃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餘人弟弈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獻文大怒皇興四年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為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謀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器業崇茂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為北州所稱美既致斯禍時人歎惜之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禍撫攜要心慮危禍常敕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然後度之既而使人卒至始云南過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

度太和初襲以例降爲伯拜秘書中散雅爲寺丞知賓後
拜趙郡太守趙脩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畢
之累跡不爲脩屈時人高之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
正光五年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尋爲中除征東將
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及梁平北大將軍元樹等來寇
憲力屈而降因求還國既至執付廷尉憲女婿安豐王監
據相州反靈太后謂憲必懷知爲遂詔賜死永熙中贈
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諡曰文靜子希遠字景冲早
卒希遠子祖牧襲祖昇希遠弟希宗字景玄性寬和儀
貌雅麗有才學位金紫光祿大夫齊神武擢爲中外府長

史文宣帝納其第二女爲皇后位上黨太守卒贈司空公
殷州刺史諡曰文簡希宗長子祖昇儀容瓌麗善手跡
文學足以自通位齊州刺史淫於從兄妻見殺祖昇弟祖
勳位給事黃門侍郎齊文宣以其女爲濟南王妃除侍中
封丹楊郡王尋改封公濟南即位降趙州刺史濟南廢還
除金紫光祿大夫武平中昭信后有寵於武成除齊州刺
史以贓賄狼籍坐免官復起爲光州刺史祖勳性貪慢兼其
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媼母元氏即祖勳
妻姨爲此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殿中尚書祖勳無才幹
自少及長居官無可稱述卒贈尚書右僕射武平中將封

后兄君璧等竝爲王還復封郡王尋其弟祖欽封竟陵王位
光祿卿祖勳第三弟祖收兄弟中最有識尚以經史被知
卒於散騎常侍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有學識卒於侍中太
子詹事子公統仕齊位員外郎高歸彥之反公統爲之謀
主歸彥敗伏法其母崔氏當沒官其弟寶賫行賕以籍注
老事發武成帝捶殺之肝腦塗地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
經史文章富贍位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尚書右丞以本
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後坐事免論者以爲非罪嘗贈親
友盧元明魏收詩云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
趣廷尉辯交情蓋失職之志云後除給事黃門侍郎卒其

文筆別有集錄齊受禪贈儀同三司諡曰文惠騫弟希禮
字景節性敦厚容止樞機動遵禮度起家著作佐郎脩起
居注歷位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魏尹事豫州刺史仍
居職曹與邢邵等議定禮律卒於信州刺史
子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與
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
矣孝貞對曰禮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妄有
名吾賢必當遠至閑靜不妄通接賓客射策甲科尋
中稍遷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騫使陳孝貞從弟則昭信
皇后從兄祖勳女爲廢帝濟南王妃祖欽女一爲後主嬪

英為琅邪王儼妃祖勳叔驥女為安德王延宗妃諸房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與帝室姻媾相繼兄叔以文學自達恥為外戚家事時黃門侍郎高孝玽親要用事求昏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為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武平中出為博陵太守不得志辭為司州別駕後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假儀同三司以美詞令敕與中書侍郎李若李德林別掌賓禮詔敕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小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隋文帝為丞相孝貞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

初拜馮翊太守為犯祖諱於是稱字元操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人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後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令李德林參典文翰元操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敕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為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元恭元操弟孝基亦有才學風詞甚美以衛尉丞待詔文林館位儀曹郎中孝基弟孝俊太子洗馬孝俊弟孝威字季重涉學有器幹兄弟之中最為敦篤位太尉外兵參軍脩起居注仕隋禮部侍郎大理少卿式弟彝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位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數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彝兄弟及誅命訪存問憲等一二家歲時賜以布帛彝弟冏字道度少為中散逃避得免後歷位度支尚書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勸帝去洛陽都之後孝文引見冏笑謂曰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使朕不廢東顧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冏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險以自固婁敬之言符於本旨今陛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帝大悅冏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駁公

卿無所迴避百僚皆憚之孝文常加優禮每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左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卒子植字長裕篤稱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累遷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順弟僑甚陳留太守卒子探幽高平太守探幽兄子洪之河間太守

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曾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並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敬叔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道武時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

敦為山東害知胄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
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鹿故趙郡謠曰
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荊州刺史栢
仁子諡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群言美風儀動有法度
從兄順言之太武徵為中散謂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秘
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昌子以軍國
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秘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
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真君末宋文帝開軍寇南
伐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太武至彭城登
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其俘蒯應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

恭等問姓士馬數曰中軍四十餘万宋徐州刺史武陵王
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帝明日復登亞父
冢遣孝伯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
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駝及貂
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
安北是人臣不縱為鄰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鄰國之臣
又何至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精甲十
万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彼休息兵士然後共修戰場
剋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何用廢橋杜門
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閉門

暢曰今往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
馬賜安北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帝
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
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療
腹脹氣懣細刮取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
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
人來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為人暢曰魏帝為
人久為往來所具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
一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帝大
悅進爵宣城公為使持節散騎常侍秦州刺史卒贈征南

大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
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景穆曾啓太武廣徵俊秀帝曰朕有
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
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事有所不足必手自書
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
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恐其所陳假有是非
終不抑折及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己善故
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
武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
人莫得而知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

虜使江南齊武帝謂曰北有李孝伯於卿遠近其為遠人
所知若此其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
納翟氏不以為妻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
所為也元顯志氣甚高為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人安
上並有風度安人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無子爵除安上
鉅鹿太守亦早卒安人弟豹子後追理先封竟不得襲孝
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位中書博士時尚書
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為軍司略地至陳汝淮北之人
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
祥太守流人歸者萬餘家百姓安業遷河間太守有威惠

之稱徵拜中書侍郎人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朝廷不許
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子安世幼聰悟興安
二年文成帝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俊者欲以為中書學
生安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祖父甚有
次第即以為學生帝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
至大不慮不富貴天安初拜中散以謹慎帝親愛之累遷
主客令齊使劉纘朝貢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
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為典
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
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

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
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與番禺耳時每有江南使至多
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
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
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
不愛寶故川無金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慚而罷
遷主客給事中時人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
疏陳均量之制孝文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為
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
人者為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為朝

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
𢷋親往討之大為波敗遂為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語
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
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
十餘人斬於鄴市州內肅然病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
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謐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強當世太師
高陽王雍表薦瑒為友時人多絕戶為沙門瑒上言三千
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
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

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
瑒為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
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
靈太后雖以瑒言為允然不免暹等意猶罰瑒金一兩轉
尚書郎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為統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
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
拊其背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
李公騎寶夤啟瑒為左丞仍為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
寶夤又啟為中書侍郎還朝除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
官建義初遇害河陰初贈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後又贈

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倜儻有大
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鬱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
而罷尚何用與經為老博士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
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朞年形骸毀悴人倫
哀歎之

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
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
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
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
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

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
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
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
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
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群儒紛糾互相掎摭就令其象
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
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
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
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群儒舛互並乖其實據
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

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
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
我愛其禮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
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
則顛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達失禮之旨也
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
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
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
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
制者雖眾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

考工之記以爲今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皆信嘗之論所稱述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典亦以其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實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王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

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旣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周禮義略可驗矣故撿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旣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

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刱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旣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旣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士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

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歛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

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其堂則明堂此左右言明堂則廟其左右个同制之證遷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能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鄭玄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

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記云四旁兩夾窗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眾涂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

俟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作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

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依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為戶數或闕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

見其制度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
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
重於當時即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為謬
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
矣余今省彼眾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為苟異但是古
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
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
儻或存焉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
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年三十
二遠近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

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鄰人
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二通孝經論語毛詩
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
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
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
秋叢林十有二卷為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
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
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
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
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暑

通宵雖仲舒不闚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
食方之斯人未足為喻謐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
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
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
時親識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於時常
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為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
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
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時但未薦李謐以此為朝
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
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

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
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
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准玄晏諡曰
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
曰孝義云
郁字永穆好學沈靖博通經史為廣平王懷友深見禮遇
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
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
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唯郁而已
謙虛寬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衛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二年
於顯陽殿講禮記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
談笑孝武及諸王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
侍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都督定州刺史
諡子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
歐吐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瑒深所嗟尚每稱此兒吾家
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
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為伽藍
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
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
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國子祭酒固辭得
免刺史高元海以禮辟致之稱為若隆隋有天下畢志不
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
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
高會極宴無不沉醉諠亂嘗集于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
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
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
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
人所疎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州里

有喪事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
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
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
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
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
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
去無為吏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屬
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
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
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士謙
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為之糜粥
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
子分給貧乏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
也仁心感物羣犬生子交共乳以年散穀至萬餘石合
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
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
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
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邪佛
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
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

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猛獸君子爲鵠
鶴小人爲猨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
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鳥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
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
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
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
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時爲詠懷
詩輒毀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
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
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

廿三

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左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
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刖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
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
召戎矣非求安之道也博弈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
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政體隋開皇八年終於家趙州
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
者萬餘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
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
氏亦有婦德及夫終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
李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

以賑窮乏免奴婢六十人士謙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
牧當秦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苗裔也左車十四世孫恢
字仲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
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並仕晉平字伯括爲樂平太
守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
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書
侍御史家于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芬勁叡輯字護宗
晃字仲黃芬字季黃勁字少黃叡字幼黃並以友悌著美
爲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二子慎敦
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

卅四

叡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充其後宣敦居柏仁子孫甚微義
南徙故壘世謂之南祖勗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
人指其所居因以爲目蓋自此也義字敬仲位司空長史
生東宮舍人吉字彥同吉生尚書郎聰字小時聰生眞字
義深事列于後勗字景賢位頓丘太守勗生趙郡太守顒
字彥祖顒生勰系曾各有令子事並列于前盛位中書郎
三子續纂闔續字緒業位太尉祭酒生四子誕休雙喜誕
字紹元假趙郡太守生四子建迴礎龜龜字神龜位州主
簿生二子鳳林秀林
李裔字徽伯以秀林小名檍性溫直太和中中書博士爲

頓丘桐家右長之景明初守博陵郡抑彊扶弱政以嚴
威爲名以母憂去職後爲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
夫卒贈齊州刺史萬出校伯父顯林孝昌中爲定州鎮軍
長史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齊潛引洛
周州遂陷及洛周特無綱紀至于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
曰市王驛王乃封齊定州王洛周尋爲葛榮所滅齊仍事
榮介朱榮命爲葛榮遊軍齊及書召辟僧敬卒以爲業於晉
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之卒初以齊神武大丞相諮議參
軍參定策功封固安縣伯爲候衞大將軍陝州刺史及周
文帝攻克州城見害東魏贈尚書令司徒定州刺史子子
旦襲子旦弟子雄
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陝州破因隨周軍入長安家世並以
學業自通子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譏之曰棄文尚武非
士大夫素業子雄曰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功
業者鮮矣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仕周累遷小
賓部後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破子雄所領
獨全累遷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谷渾於青海以
功加上儀同宣帝即位行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拜豪
州刺史隋文帝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功加位
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及晉王廣出鎮
并州以子雄爲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曰吾兒既少卿
兼文武之才今者推誠相委吾無北顧憂矣子雄與首流
涉晉以效命子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色王甚敬憚
吏人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齊從祖弟誕字令世誕弟休
之子也休字紹則散騎常侍誕與族兄鑒族弟熙等俱被
徵事在高允徵士頌誕位中書侍郎京兆太守誕從祖弟
晉見位趙郡太守善果子熙進位州主簿濮陽太守熙進
子晥字暉若位相州中從事步兵校尉贈殷州刺史晥子
晉濟學涉有名性和謹位濟北太守時人語曰入廣入細
李晉濟武定中位北海太守晥弟宣字仲遠位相州防城
別將以拒葛榮之功賜爵趙郡公後除金紫光祿大夫卒
贈都官尚書諡曰貞子子固嗣與從父兄晉濟並應秀才舉
時人謂其所居爲秀才村曾位太子舍人曾族叔齊字孝
邕位員外常侍初諂附豎以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
甞裸身被髮盡腹銜刀於隱屏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薦
爲黃門郎性酒狂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侍飲頗醉言
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爲有司彈劾太后恕之卒於
兗州刺史肅從弟燮字景林有學識位廷尉少卿贈齊州
刺史諡曰宣子慎武定中位東平太守慎從弟仲旋司徒
左長史恒農太守先是宜陽一世阻險爲害仲旋示以威

[illegible]歸伏景進右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鄴於鄴以仲從爲[illegible]精將進號衛大將軍出爲[illegible]州刺史還除將作大匠所歷並著聲績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子希良侍御史

璨字仲文小字醜璨中書侍郎紹弟鑒之後也隋字大彝位阜城令隆生嘉縣令謨謨生始平太守景名犯太祖元皇帝諱景生東郡太守伯雅伯雅生璨璨有幹用與酈道元俱爲李崇所知自州刺史穆羆孫代郡謀反璨以書侍御史與任城王澄推究之璨先驅至州宣旨曉喻乃執泰等景明初爲豫州刺史獨業以壽春歸附璨以司空從事中郎爲軍司馬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迎接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及刺史換勸救璨兼通直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梁州刺史時武興氐楊集起舉兵作逆敕假璨平西將軍督別將大破集起軍又破秦州賊呂苟兒於斬呂王揚定還朝遇患卒贈豳州刺史謚曰照子叡字希邕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愈乃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由是以醫術知名爲太朱兆弑逆與叔海高昂爲報復計後從神武封容城縣侯位襄州刺史

李義深字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字令才位中書侍郎父紹字[illegible]殷州別駕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胸險峭時人語曰

[illegible]義深初以殷州別駕爲鄴齊神武再遷鴻臚少卿見尒朱兆兵盛叛歸之兆平神武恕其罪遷[illegible]州刺史好利多所受納轉行梁州刺史爲陽平太守爲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卒於業所子騊駼有才行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陳人稱之後爲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同陷陳周末逃歸隋開皇中爲永安郡太守絳州長史卒子政藻明敏有才辯[illegible]時爲開府行參軍判集書有事便謝[illegible]解職居廢在喪禮人士稱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遷宜州長史騊駼弟文師歷中書舍人齊郡太守

義深弟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兼通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舉秀才再遷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子博士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豫席兼遣其朝士議其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illegible]卒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爲倦卒時人傷惜之神武亦嗟悼之贈瀛州刺史謚曰康

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以貪汙棄市幼舉弟之良有幹用位金部郎中

之良弟幼廉少有令名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每

之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拒擲之並州牧以其蒙幼而
廉故以名焉性聰敏累遷濟府文襄驃騎府長史文襄爲
濟州儀同府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齊神武行經冀部總合
河北六州文籍商搉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
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幼廉爲之區分成旨先期會爲諸
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卿等諸人作得李
長史一脚指不是時諸人並謝罪幼廉獨前拜因觀者咸
歎美之神武還并州以告文襄文襄亦喜謂人曰吾是知人
矣文襄嗣事除霸府掾時以并州王者所基求好長史舉
者多不見納後因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

幼廉即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常在文襄第內與隴西
辛術等六人號爲館客天保初除太原郡太守文宣言與
語及楊愔誤稱爲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累遷太
僕大司農二卿趙州大中正大理卿所在稱職後主時和
士開權重百寮盡傾幼廉高揖而已由是出爲南青州刺
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
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挺婢妾二十人幼廉不發封
殺之罷還鄴祖珽執政求紫石英於幼廉以其南青州
所出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珽銜有不平之言又
以告幼廉幼廉曰李幼廉結髮從宦誓不曲意求人

天生德于予若微其如予何假紛挫之過道向并州耳
時已授并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致敕追之齊未至
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霑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
覺爲榮孝貞啓吏部尚書以宗族弟叔卿幼有風成家業禮
學文善音樂撰集樂書近百卷後尚書左丞又有李孝貞
字孝端世居柏仁弱冠以文章知名除儀同東平太守後待
詔文林館除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梁晚節頗以貪酒爲累
資無居宅寄止佛寺中常著布帢以日對酒招致賓客屢
諷詠雅有才藻從兄子朗才辭清麗之亞有吏能位中書舍人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夫李孝伯兄弟並有焉重則有

應之旗道光師傅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伯風範鑒
略蓋亦過人各能克篤門業道風不殞餘慶之美豈非
之謂乎至如元忠之倜儻從橫功自平季初之家風素
業口案李彝若有彝之同雅道方振憲之子弟特盛衣纓豈
唯戚里是賴國亦文雅所得安世識具通雅早著時譽之良場
以英俊遠郁則儒博顯謚之高之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
第兄人從乘美子雄才不替門緒茂矣

北史列傳第三十一　北史三十三

方治　周益　周光務　校正

列傳第二十二　北史三十四

游雅 從祖弟明根

高閭

趙逸 兄子琰

胡叟

胡方回

張湛

段承根 宗胡

闞駰

劉延明

趙柔

索敞

宋繇 曾孫游道

江式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己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諡曰宣侯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祖鯤慕容儁樂浪太守父幼為馮跋假廣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為濮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羊毳傭人書字路邊畫地學之長安鎮將賈瑾異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汩渠坎為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為

中書學生性寡欲綜習經史文成踐阼為都曹主書帝以其敦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安樂侯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常使歡文時累遷東兗州刺史封新泰侯為政清平孝文時為儀曹長清約恭謹號為稱職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遷例降侯為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陳辭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仍為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等歸本

郡文賜安車兩馬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優
詔賜以穀帛杖太官備送珍羞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
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於家宣武舉哀
贈賵甚厚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
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
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
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字伯始孝文賜
名焉博綜經史孝文初爲內秘書侍御中散稍遷典命中
大夫車駕南伐肇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
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孝文欲令祿養出爲本

州南安王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
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
甚有聲績以父憂解任復授黃門侍郎遷侍中爲散騎內大
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
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
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百僚慴憚以肇
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
之宣武嘉其剛梗盧昶之在朐山也肇諫曰朐山蕞爾僻
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爲利如聞賊將屢以宿豫求易朐
山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帝

忻從之壽而昶敗還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
刺史張稷首以郁州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以爲不宜
勞師爭海島之地帝不納及大將軍高肇伐蜀肇又陳損
候後圖又不納明帝即位遷中書監相州刺史有惠政再
遷尚書右僕射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至於
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方正之
操時人服之及元义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
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
不可終不下署卒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
手不釋書善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

珪論詩賦表啟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曾撰儒碁以表其
志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爲廷尉時宣武嘗敕肇有所
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
意如此及明帝初近侍群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
下並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
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
才學襲爵新泰伯位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明帝以肇昔
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
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黃門侍郎
幽州刺史謚曰文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也五世祖原晉安北將軍上谷
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位州別駕父濟
字季穎位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幽州刺史固安貞
子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為車子送租至
平城脩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為謝中書監表明日浩
歷租車過驛為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為閭
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為中書侍郎文成崩乙渾擅權
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
中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
以功進爵為侯獻文即位徙崇光宮閭表上至德頌高允
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為獻文所知參論政事承明
初為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
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諫陳
四疑請時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
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閭表以
為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
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閭曰佞者飾
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
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
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

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
如箕之子某後事雖忠初非佞也閭曰子某諫紂初雖隨
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為佞也子某若不設初權後
忠無由得顯帝善閭對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
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
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
人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
臨事制勝則明賞罰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克北
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
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
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
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
常故也六鎮勢分倍眾不鬭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
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
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
長兵眾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
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
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
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
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

又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和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畢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詔曰比當與卿面論又詔閭為書與蠕蠕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敘凶事帝曰卿職典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免冠謝罪

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為非禮之事及還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大饗群官孝文親舞於太后前群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躬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帝大悅又議政於皇信堂閭曰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頗終成其業帝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為法何者為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對曰刑制之會軌物齊眾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帝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其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為政何者為事對曰政者君上之所行事者臣下之所綜後詔閭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粟牛馬等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雍州刺史曹武據襄陽請降帝親幸懸瓠閭表諫洛陽草創武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武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帝幸石濟閭朝於行宮帝詔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

征但冠士已集恐為幽王之失云容中止遂至淮南而役
諸將並到州鎮至無所獲責由一月日故耳閭曰古攻戰
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良
由兵少故也今京邑甫爾庶事艸創期頓陛下當從容伊瀍
使德被四海帝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
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賓然中州地略以
盡平豈可聖明之辰而闕盛禮帝曰荊揚未一豈得如卿
言也閭以江南非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帝曰淮海惟
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孝文
頻幸其州館下詔褒揚之閭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閭以

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
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從授幽州刺史令存勸課行恩法
並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政體不便表宜復
舊帝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為太常卿頻表陳
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迴師帝不納漢陽
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宣武踐阼閭累表遜位優詔授
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
見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為
之流涕優詔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
百僚餞之猶羣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北芒上望闕表以

示懇慕之誠卒于家謚文貞閭好為文章集四十卷其文
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閭強果敢直諫其在
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
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
好詈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及
老為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illegible]子元昌襲爵位遜
西博陵二郡太守閭弟悅篤志好學有美名閭早卒
趙逸字思群天水人也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
姚興歷中書侍郎後為赫連屈丐所虜拜著作郎太武平
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誰也速

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子雲美新固宜容之帝
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
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
十餘篇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為姚泓天水太守劉
裕滅泓遂沒於氐氐王楊難當稱藩太武以溫為難當府
司馬卒于仇池溫子琰字叔起初符氏亂琰為乳母攜
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孰之節必親調之至與
中京師儉婢酤粟糴之琰遇見切責敕留輕粃然後送于庭
冀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
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

人貴賴乃得剌六賴即命斬之遂入主乃主言之義而不受
琰命委之而去初為東荊州司馬轉圍城都副將還京為淮
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
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叔常拜哭未曾不輿悲卒事每於
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
遷窆無冀乃絕鹽菜斷諸飾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
洛陽子雍等乃還鄉葬焉雍弟昞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
聞於世位荊州刺史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為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
十三辯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披讀群籍再閱於目

皆誦於口好屬文既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
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
少閱典墳多蔑時才待叟不足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
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
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族一宿而
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敘中世有協時事而
末又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
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
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
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與其眾叛將加大辟叟聞之

即赴丹楊啓申其美遂得免復還蜀多成遊時寄私物價直千
餘匹叟一無所受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為
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群犬吠新客佞暗排疏賓
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
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
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也叟曰
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
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魏朝廷以
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
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

矣文成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劉義隆文舒文劣於叟遂
歸家不事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螟蛉以自
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
三四斛飲噉醉飽囊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
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贈叟以酒叟辭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
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為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為幽贄以
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被服
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曰李子今若相脫體上
襦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唯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
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

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
法儁携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
燉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
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
叟何其恪也潛曰我恪給祭者以其恂於孝思也論者以
潛為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
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
辦集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
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
匹贈之亦無辭愧閭作宣命賦叟為之序密雲左右皆祇

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無
子無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殯之於家葬於墓次即令
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武威將軍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
殊詭不相附其存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為
非必敦哀疏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也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仕赫
連屈丐為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為屈丐統萬城
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回入魏未為
時知後為北鎮司馬為鎮修表有所稱薦帝覽而嗟美問
知方回召為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

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子始
守道以壽終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也魏執金吾恭九世
孫為河西著姓祖質仕涼位金城太守父顯有遠量武昭
王據有西夏引為功曹甚器異之常稱曰吾之臧子原也
位酒泉太守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沖素有大志
仕沮渠蒙遜位兵部尚書涼州平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
男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敍曰燉煌張湛金城宗欽
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俊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
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為解注故為之解其見稱

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為
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浩詩頌多箴規之言浩
亦欽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燒之閉
門却掃慶弔皆絕以壽終兄銑字懷義閑粹有才幹仕沮
渠蒙遜位建昌令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
糲弗改崔浩禮之與湛等卒於征西參軍懷義孫通字彥
緒博通經史沈冥不預時事頓丘李彪欽其學行與之遊
款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沖沖召見甚器重之太和中
徵中書博士中書侍郎永平中又徵汾州刺史皆不赴終
於家通四子徹徽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徹字方明位

侍中衛尉卿封西平郡公子耽之襲位太中大夫樂陵郡
守爽字嘉雅位廣平太守爽子元愷位涼州刺史爽字孔鑒
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為儒者所稱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長
祚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奇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
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
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
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馬騰虛
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仕乞伏熾盤為輔國大將軍涼州
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熾盤子慕末襲位政亂暉父子奔

吐谷渾慕容璝內附暉與承根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
欲南奔云置金於馬鞍中帝密遣視之果如告者言斬之
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杜白奴斂暉德音夜竊其
尸瘞之枯井女為妣作張氏婦聞之乃詣長安收葬承根
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
奇之與同郡陰仲達俱被浩引以為俱涼土文華才堪注
述言之太武請為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承根文而
薄其行甚為燉煌公李寶所敬待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
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沮渠蒙遜為中
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太武平涼州入魏賜爵臥
樹男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答書并詩甚相褒美在
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闞駰字玄陰燉煌人也祖倞涼州有名於西土父玟位會
稽令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
之宿讀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沮渠蒙遜甚重之常侍
左右訪以政事損益拜祕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
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臺遷
尚書及姑臧平樂安王丕鎮涼州引為從事中郎王薨遷
京師家甚貧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
後

劉延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延明年十四就
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
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
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
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
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涼武昭王徵為
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
葺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
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

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稱每巾衣而入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太武詔諸年七十已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

延明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韭谷窟疾卒太和十四年尚書李沖奏延明河右碩儒今子孫沉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樂平王從事中郎燉煌劉延明著業涼城遺文在茲如或愆釁當宥數世之宥況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皁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歎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敦化厲俗於是有詔曰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爲金部郎太武平涼州內徙京師歷著作郎河內太守甚著信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采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爲當時俊僧所欽味又憑立銘讚頗行於世子默字沖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也爲劉延明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延明業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爲中書博士京師貴遊之子

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將葬舊同學生等爲請諡詔贈涼州刺史諡曰獻初敞之在涼州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屆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爲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對泣而別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賢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焉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世仕張氏父僚張玄靚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

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散常侍繇以業無遠略西奔涼武昭王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蒙遜將死以子牧犍託之牧犍以為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太武拜繇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及平涼

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諡恭公長子巖襲爵改為西平侯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咸陽太守蔭子季預性清儉居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遊道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為奴誣以構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為鎧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為府佐廣陽為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為訴得釋與廣陽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賊能討宋遊道孝莊即位除左兵中兵郎為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

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偽梁廣發士卒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邊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臣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琡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

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關書職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官以迎眾賊郎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趣捨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為私害政為臣此言或賜怒責其臣既不佞于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彧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詔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

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游道曰：飲高歡
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
於紫陌，神武執游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
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啟以游道為中尉。
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為御史中尉，以游道為尚
書左丞。文襄謂暹、游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
使天下肅然。游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
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
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
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

北史列傳二十二上　二十一

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
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
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游
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游道厲色挫辱，
己遂枉構，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
祖等上言曰：飾偽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
容。謹案尚書左丞宋游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
始，朝士亡散之際，叨竊臺郎，躡行諂言，肆其姦詐，空
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長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
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毀譽由己，憎惡任情，比因安平

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又
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為京畿送省，
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游道發怒曰：往日官府
成何物官府，將此為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
請問，游道並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
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況游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
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
與位積，雖贓汙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
禮據律，處游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分為游道不濟，而文襄
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

北史列傳二十二上　二十二

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
復吠狗。詔付廷尉，游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
逐我向并州，他經略不忍殺卿。游道從至晉陽，以為大行
臺吏部，又以為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為中尉，游道
以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文襄疑
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之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
棄屍路隅，游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
論及朝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
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
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

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杖遊
道而判之曰遊道稟性遒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疵
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
妄方共道習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
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
輒脫文襄聞而免之遊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遊道兼
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姦吏反誣奏
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便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
表不求贈謚贈瀛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
贈儀同三司謚曰貞惠遊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皆

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
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子貞預建
義勳意將含忍遊道疑陳元康為其內助密啓云子貞元
康交遊恐其別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
子貞又兗州人為遊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遊道別
劾童聿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遊存
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
男女孤弱為嫁娶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為司州綱紀與
牧樂昌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
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為佐史令弟

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既而獎為河間邢杲所害遊道為
其中正使者相錄以衣帢待之握手歔欷元顥入洛以獎為
命以使徐州都督收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遊道為獎訟
冤得申又表為請贈回己考一汎以益之又與獎舊結
交託獎弟剛於徐州殺趙紹後劉獻伏法於洛陽捽以徐
州叛官軍討平之禽捕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
百匹後聽收遊道時為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
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遊道杖市司
勒使速付騰聞大怒遊道乃理以抗之既收葬厚加贈
遺其孤二子攜訓君兒游道撫令其求二富人死事判免

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攜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
語曰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言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
無情禰衡因游道往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
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
與將與攜絕攜謝之翕然如舊游道死後攜為定州長史
游道第三子士遜為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攜
攜於禁所祭游道而訴焉士遜晝臥如夢者見游道怒色
曰我與攜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謗陷清直之士士遜
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游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
慎等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

諸子率父言柔和謙遜士流多之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
舍人超為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
同三司散騎常侍仍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
慎溫恭甚為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為刺史珽
奏以士素為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
除黃門侍郎共典機密士約亦以善士官尚書左丞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
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
世傳家業祖強字文威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
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拜中書博士卒贈

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為秘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
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
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
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冊除奉朝請仍符
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
三月式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
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迹別創文
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迹則百工以叙載之
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
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

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
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
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
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
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
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
或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
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
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
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

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
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書省字不
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
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
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
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
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
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
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
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

蟲書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牓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

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倣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䨲神虫為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

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
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
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
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
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
冀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
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
說文為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著作郎卒官贈巴州刺史
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
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

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眾未有如崔浩之妙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
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有乞
言之重拊乃曠世一時肇既聿脩克隆堂構正清梗謇顯
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
已遠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
重明主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趙逸文雅自業瑣加之
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代之
異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闞駰劉延明趙柔索敞等通
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
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數公能申終致顯達遊
道剛直自立任使為累江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列傳第二十二　北史三十四

方洽　周埜　周　之冕　孫　粹然　校正

王慧龍 玄孫松年 五世孫劭
鄭羲 孫述祖 從曾孫道邕 道邕子詡 羲從孫儼 儼族孫偉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緝之
子也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
不為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彬
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怱怱疑為王氏子孫彬[illegible]
為受業者乃免餓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荊州前
中從事習辟強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強與江陵令羅脩前
別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為盟主剋日襲
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為荊
州衆遂不果羅脩等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
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度江遂奔姚興自言也如此姚
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
而流涕天子為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
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
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
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
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
之齇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

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嘆服南人則有訕鄙
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
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并荊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
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
軍左長史及宋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為援慧
龍督司馬[illegible]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
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
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
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劒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
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招

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為善政其後宋將到彥之檀道
濟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
蕭思話書曰魯軌頑鈍馬楚粗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
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
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宋入邊因執安南大
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
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武欲相中害朕自知
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宋文計即不行復遣刺客呂
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為反間來屏人
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

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賊心未
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
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櫓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
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
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絶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
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
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眞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
軍武牢鎭都副將未至鎭而卒臨没謂功曹鄭曄曰吾羈
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埸效命誓願
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

國靈實亦俯慚后土脩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殁後乞葬河
内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
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曄等申
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諡穆侯吏人及將士
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呂玄伯感全
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爵寶興少孤事母
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
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爲親及昏浩爲撰
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
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没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

遐妻時官賜度斤鎭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物以贖
之以歸州辟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
襲爵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字世珍孝文賜
名焉太和九年爲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爲伯帝納其長女
爲嬪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有受納
響爲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刺
史去州歸京多年沈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
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
肯與以此久見抑屈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
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別所冢不即塞常於壙内哭泣

久之乃掩當時深怪之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
次見之令人笑愕後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
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
黃閤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否世哲出瓊乃下崇儉而
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常盛服寵勢
亦不足恨鎭軍元叉使奴遺瓊馬瓊并留奴王誦聞之笑
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鎭東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爲黃門郎故有此授卒贈征北
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
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

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
蠕蠕乃詣代京採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
延明等議定服章及光為帝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業錄
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
令陳郡袁翻尚書琅邪王誦並領給黃門郎號曰三哲時政
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和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
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
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
黃門柳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

北史列傳二十三　五

弟並交游時俊乃為當時所美及尒朱榮入洛兄弟在父
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之親相率奔迎俱見害河陰
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遵業有三晉記十卷
子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為主簿累遷通直散騎
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歷位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
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仍加杖罰末餘得免除臨漳令
遷司馬別駕本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
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遺詔
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宣訖號慟自絕
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

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
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
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晉陽之鄴
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第二子劭最
知名
劭字君懋少沈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
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
能得因劭問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
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
帝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

北史列傳二十三　六

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其書覽而悅之
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上古有鑽燧改
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
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
也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
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
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竹火草火麻荄火氣
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
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
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諸王食廚不可不依古法

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
物數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
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為已瑞
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
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見
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
啓聖實屬大隋午為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
月五日五合天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
初邵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
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為兩段有

楊樹之形黃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卜楊興
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
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
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
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
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鬭白
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鬭初見白氣
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
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
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鬭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

鬭之歲為亳州摠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鬭於熒陽者熒字
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
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昇天者當乾位
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感氣也又曰
泰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
與五黑龍鬭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為大隋而
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為
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為宮黃色者隋色尚黃
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
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為辰地白龍與黑龍鬭者亳州熒

陽龍鬭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為商至尊又辛酉
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
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滕五王一時
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為除凡
鬭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為言通也大也明
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干鄭玄注云
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
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亳熒坤靈圖所云字
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
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

和合風雨會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夜夜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昔爲陳留公世子應州總管逆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主高洋爲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枝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回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

年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也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鄣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命登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禮係人以義也拘人以禮係人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亨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隋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貧當爲真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城邑也西北地

劭星隨者皇天意去周授隋故也陽衛者言楊氏得
天衛助也𠂤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象作
故善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揔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
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
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
蓋至尊乎獲所乘騧騮馬也𠂤卦震下坎上震爲馬爲作足
坎爲馬爲美脊是故騧馬爲行由牽行則先作千里見也
數至者言歷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
隨叶靈皇河圖章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安樂被
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

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典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
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
北斗星名所謂旋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
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
矩衡神鄭玄注云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
應隋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
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
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紀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
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
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爲安樂者安下脫

一字言大道無爲安定天下樂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
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彼二皇
之法術也遂皇握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
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群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
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
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
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
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
而德優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
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群臣合

心輔佐以興政教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家特帝通紀
二篇大陳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於隋也上大悅以劭
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
遂附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
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
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
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卻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
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卻非虬
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
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

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
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
皆往往偶對於大王則有皇帝日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
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
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字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
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
也劭復廻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為誠賜帛
千匹劭於是採人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
經撰為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
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

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及文獻皇后崩劭復
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
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
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
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
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
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
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
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
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

鍾聲三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
時蜀王秀以罪廢上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
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二十五子
同姓者二餘各異姓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
有三監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腳
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
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
二人扶侍是為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
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誅劭上書曰
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

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碏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此皆經籍
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諱棄賊毒
被害之蠹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德不同則異姓故黃帝有
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為
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後遷
秘書少監卒於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
八十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
相從為其題目詞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
善惡之迹堙滅無聞初撰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
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

彭人視聽大爲有識所鄙然其指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
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有志學暨至暮齒篤好經史遺
略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
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
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擭之廚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
此遵業弟廣業性沈雅涉歷書傳位太尉祭酒遷屬卒於
太中大夫贈徐州刺史子乂有儀望以幹用見稱卒於南
鉅鹿太守廣業弟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位中書郎河
陰之役遂亡歿胄又無子贈齊州刺史延業弟季和位書
侍御史并州大中正贈華州刺史

鄭羲字幼驎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
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
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爲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
妻之文成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據
汝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赴之遣羲參石
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
汝北未即入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
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珍奇非意要
以全制爲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
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克城意益懈怠置酒嬉戲

無警防之虞羲勸石嚴兵設備以待其變其夜珍奇果使人
燒府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羲齎白鵲幡安
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又引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
超城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羲曰
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
而欲棄還長社超必脩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
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
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羲策淮北
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
擾亂京索以羲河南人望爲州郡所信遣乘傳慰喻羲到

宣示禍福衆皆散智度奔潁川尋見禽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孝文
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宋中山王叡
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羲爲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
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沖貴寵與羲皆婚姻乃就家徵
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羲
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建碑於廟門還
以使功仍賜侯爵出爲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羲多所受
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而西
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李沖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
令鄭伯孫鄄城令董騰別駕賈憐德中從事申靈度並在

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中表稱為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為
孝文納其女為嬪徵為秘書監太和十六年卒尚書奏諡
曰宣詔曰蓋棺定諡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政道明範羲雖
宿有文業而政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
諡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文
靈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位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
懿閑雅有政事才為孝文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
司徒左長史宣武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逆與弟通
直常侍道昭俱坐緦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出為齊州刺史
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清潔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卒贈

兖州刺史諡曰穆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
害齊神武伏誅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學綜覽羣言兼中
書侍郎從征沔北孝文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
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
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
馳誠混日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
正曆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
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
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
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孝文詔道昭曰自比遷

務雖猥與諸才儁不廢詠綴未若今日遂命邢巒揔集敘
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禍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
書郎累遷國子祭酒廣平王懷為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
卿元匡為州都督道昭上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為
本殷周創業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
須廢也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
四垠懷就日之美而秦蜀附而吳阻化江淑先帝是震怒
戎車不息而猶鑾駐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
與吏部尚書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崇學業澄等依
官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

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
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
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於此
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屢
發中旨敕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往年刪定律令
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請
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雖褒美之而尚未允遂
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
上未蒙一報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
既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

擢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若孔
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依令出不報遷秘書監滎
陽邑中正出歷光青二州刺史復入為秘書監卒諡曰文
恭道昭好為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
刑為吏人所愛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輕躁薄行不
脩士業孝武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
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為北豫州刺史還除鴻臚卿卒贈司
空公嚴祖弟仲禮少輕險有膂力齊神武嬖寵其姊火車以
親戚被昵擢為帳內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隨從頗任曾

俱好酒不憂公事神武責之胃懼潛通西魏為人糾告懼
遂謀逆事發公車欲乞哀神武避不見賴武明皇后及文
襄爭為之言故仲禮死而不及其家嚴祖更無子弟敬祖以
子紹元嗣紹元小字安都位太尉諮議趙郡太守卒子升
離字靈奕少有器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室
參軍尋遇齊亡歷周隋遂不仕所居滎陽三谷山傲誕不
自羈束或有所之逆乘驢衣韤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名
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
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納言楊素聞其名因使過滎陽迎
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禮重及歸言之朝廷累徵不至終

於家子誠二弟子騰天壽俱仕隋子騰位蔣州司馬天壽
開府參軍並以雅素稱嚴祖弟敬祖起家著作郎鄭儼之
敗也為鄉人所害子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
齊文襄引為館客歷隸中書舍人南主客郎中太尉諮議
參軍長廣樂陵二郡守待詔文林館太子中舍人崔昂後
妻元禮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
思道乃曰看元禮比來詩詠亦曾不減魏收思道答云未
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疎於婦弟元禮大象中卒於
始州別駕
敬祖弟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為先達所稱

譽釋褐司徒左長史尚書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長史齊天
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
子容為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
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為兗
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
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
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
何忍去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
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
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

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盛饍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
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
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
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貴足
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前後行瀛殷滄趙定
六州事正除懷兗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
所在皆有惠政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中書監北
豫州刺史謚曰平簡公述祖女為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
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
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
重宿舊君不得並之述祖子元德多藝術官琅邪太守述
祖弟尊祖秘書郎贈光州刺史尊祖弟順祖卒於太常丞
自靈太后豫政淫風稍行及元叉擅權公為姦穢自此素
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正昏宦無貶於時有識咸
以歎息矣羲長兄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
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謂之右雄小白位中書博士
子懷伯有當世器幹孝文納其女為嬪位東徐州刺史卒
於鴻臚少卿謚曰簡子希儁不官而卒子道育武定中開
封太守希儁弟幼儒好學修謹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
位司州別駕有當官稱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謚曰肅

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優其從兄
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為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
死復重死可為悲歎幼儒子敬道遂從仕西魏敬道位
巴開新三州刺史敬道子亙則仕周後州刺史儼伯弟平
城廣陵王羽納其女為妃位東平原太守性猖狂使酒為
政貪殘卒贈南青州刺史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
舉司州秀才歷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
遊款明帝釋奠詔伯猷錄義後為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
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節閔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轉護軍將軍賜爵武城子元
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令其侯王
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領軍將軍臧
盾與之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南青州刺史在官貪婪
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為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
逃散邑落空虛乃誣陷良善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
己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冤苦聲聞四方為御史糾劾
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誡厲朝士
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為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贈驃騎
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子蘊太子舍人陽夏太守伯猷
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仲衡弟輯之司徒諮議參

太寧中以軍功賜爵成皐男位金紫光祿大夫東濮北人
守肥城戍主卒贈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辯之第偉孝書
徒諮議齊大寧中仁州刺史洞林子敬叔滎陽邑中正濮
陽太守坐貪穢除名㺯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籍弟
瓊字祖珍有強幹稱位范陽太守頗有聲卒孝昌中弟儼
寵要重贈青州刺史瓊兄弟雖睦其諸婦妯亦咸相親愛
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子道邕
道邕字孝穆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歷經史父
叔四人並早歿昆季之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有如同生
閨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累以戰

功進至左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孝武西遷從入
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侯大統中行
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羆時爲雍州刺史欽其善
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逃散殆盡道
邕下車之日戶止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
四萬家每考績爲天下最周文帝賜書勞之徵拜京兆
尹及梁岳陽王蕭詧稱藩乃假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詧
爲梁王使還稱旨進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時周文東討
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鄉縣男軍次潼關命道邕與左
長史長孫儉司馬楊寬尚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掌衆務

仍令道邕引接關西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撫
納銓敘咸得其宜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周
孝閔帝踐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子歷
御伯中大夫御正宜華虞陝四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
績入爲少司空卒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曰貞
子詡嗣歷位納言爲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邵州
刺史詡弟調於隋文帝有翊贊功開皇初又追贈道邕大
將軍徐兖等六州刺史改謚曰文
譯字正義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有名於世
譯從祖文寬尚周文帝元后妹魏平陽公主無子周文命

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周文所親恆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
歲嘗詣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曰明
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調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
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
是爲武帝及帝即位爲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恆侍帝側
譯時喪妻帝令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爲御
正下大夫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特被太
子親狎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
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恆不自安建德二年爲聘齊使副後
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

勒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褻狎皇太子與王軌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俄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既以恩舊任遇甚重委以朝政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以其子善願為歸昌公元璹為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除名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隋文帝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隋文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為壽陽揔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隋文為揚州揔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悆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隋文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

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隋文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為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行內史上大夫事及隋文為大冢宰揔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揔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璹為儀同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隋文逾加親禮進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隋文陰疎之然以其有定冊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隋文寬喻之接以恩禮及帝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甚厚進子元璹成皐郡公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為刺史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

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帝
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戲
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
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
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
奏之帝嘉美焉俄拜岐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
帝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
其三良足美也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以疾卒年五十二謚曰
達子元璹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
封譯莘公以元璹襲元璹歷位右光祿大夫右候衛將軍大
業末為文城太守以城歸國璹弟儼儼字季然容貌壯麗
初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為靈太后所幸時人未知之
後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為友及太后反政儼請使還
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
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
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為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
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城陽
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散騎常侍車騎將
軍舍人常侍如故明帝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爾朱
榮舉兵向洛陽以儼紇為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

兄仲明欲據郡起眾尋為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京
陽子文寬從武帝入關西敬叔弟子恭燕郡太守孝昌中
因儼勢除衛尉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卒後贈尚書
右僕射謚曰貞叔夜子伯夏位東萊太守卒贈青州刺史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性嚴暴捶撻僮僕酷過
人理父子一時為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逃其第
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村義馳追之及河奴棄馬
投水思明止將從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合家壯之
叔之思明弟思和並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閤將軍坐第
思和同元禧逆從邊會赦免卒後贈濟州刺史子先護少

有武幹莊帝居藩先護得自結託及爾朱榮稱兵向洛
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即位於
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侯廣州刺史元顥入洛
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命莊帝還京進爵郡公
歷東豫廣二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及爾朱榮死徐州刺
史爾朱仲遠擁兵向洛詔先護與都督賀拔勝行臺楊昱
同討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眾逃散因奔梁尋歸為仲遠
所害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四州刺史子偉偉字子直少
倜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膂力過人爾朱氏滅
從梁歸國及孝武帝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

年河內公獨孤信既復洛陽偉乃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舉兵於陳留信宿間衆有萬人遂拔梁州擒東魏刺史鹿永及鎮城守將令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西附因是梁陳間相次降款偉馳入關西周文帝與語歎美之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從戰河橋及解玉璧圍偉□□□□□□侯景歸款周文命偉率所部應接及景叛偉全軍而還除滎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

防主杞賓王坐除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和六年為華州刺史偉前後居職皆以威猛為政吏人莫敢犯禁盜賊亦為之休止雖非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卒於州贈本官加少保都督司州刺史諡曰肅偉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遂牧豎問焉牧豎亦吃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己遂射殺之其□暴如此子大士嗣□□□□子雛有識尚操行清整仕至滕州刺史初齊文宣□□□□□子□其女為良娣雛時為尚書郎趙郡李徵昇兄弟徵相敬憚□□奏授雛趙郡太守祖昇兄弟具服至雛門投刺拜謁文宣聞之喜曰足得殺李家兒矣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間關□□□人□□□□□□珍寔有令子克播家聲松年之送終□□□有古人風矣劭爰自幼童□□□□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搢紳治聞□□□無不□□□□□□□□史官既撰□書□□陷□典好詭怪之說尚□□之說文詞鄙穢□□□□□□□蓋才無遠圖徒頌□□不足觀采經營符瑞雜以妖訛為河朔資流而乾沒榮利得不以道而類其家聲惜矣鄭羲誠明悟為時所許□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選共濟其美述祖德業克嗣家聲嚴祖仲禮大虧門素幼儒令問促年伯猷以賄敗德道邕撫寧離散□□□譽諱實

受顧託適足為敗及帝□明德義未簡在瞻□之寄固有攸歸吾追昔款內懷觖望恥居吳敵之末岳與等淮為伍事君盡禮既關於風心不受其親□彰於物議搭之名教君子所深尤也儼名編恩倖取辱前載偉麤暴剝□蓋知擇之士乎

列傳第二十三　　北史三十五

方洽　周益　問　之晃　孫　粹然　校正

列傳第二十四　　北史三十六

薛辯 五世孫端 端子胄 端從子濬 端從祖弟聰 聰子孝通 孝通子道衡 聰弟子▢ 嘉弟偉

薛寘

薛憕

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也曾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諡曰莊祖濤襲爵仕梁州刺史諡曰忠惠景都[illegible]以義烈著聞父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及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商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強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為書將以束馬聘強猛以為不可出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使主簿責之因慷慨而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強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尚書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諡曰宣辯幼而儁爽倜儻多大略由是豪傑多歸之強卒復襲統其營仕姚興歷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姚氏運衰遂棄歸家保鄉邑及晉將劉裕平姚泓辯即署相國掾除平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捍及裕北還辯遂歸魏授立功於河際位平西將軍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其年詔關明元深加器重明年方得旋鎮帝詔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算與朕為長安主人辯既還任務農教戰相以數千之眾拒抗赫連氏帝甚嘉獎之又除并州刺史徵授大羽眞太常七年卒於官帝以所圖未遂深悼惜之贈并雍二州刺史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高才博學隨劉裕度江位府記室參軍辯將歸魏密報謹謹遂亦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襲爵汾陰侯始光三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為其東平公乙斗棄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為一郡除平西將軍復為太守神䴥三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龍憑險作逆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討為都將討平之封涪陵郡公太延初征討及胡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儒道更興眞君元年徵授內都坐大官輔政

深見賞重每訪以政道車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
討與中山王辰等後期見殺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
史謚曰元公長子初古拔一曰車轂拔本名洪祚太武賜
名焉沈毅有器識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與君中書舉
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詔拔糾合宗鄉
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太
武南討以拔爲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氐仇
傉檀強免生年之文至興元年除散騎常侍尚文成女西河
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
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鎮西大
將軍開府儀同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兗州刺史謝明
根南平太守詔合等以善政徵詣京師獻文親自勞勉復
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康
長子佩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大將軍
河東公除懸瓠鎮將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後除立忠將
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俗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
家恃強憑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佩至郡即收
其奸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群盜懾氣郡中清肅卒
於郡謚曰敬子胤字豫孫襲爵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
伎以恣嬉游卒於洛州刺史子孝紬襲爵位太中大夫孝

紬立行險薄坐事爲河南尹元世儁所劾死後贈華州刺
史拔弟洪隆字菩提位河東太守長子驎駒好讀書舉秀
才除中書博士齊使至詔驎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卒贈河
東太守謚曰宣始拔尚西河主有賜田在馮翊驎駒徙居
之遂家於馮翊之夏陽長子慶之字慶祖頗有學業閑解
几案位廷尉丞廷尉寺鄰北城曾夏日寺傍得一狐慶之
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
之月宜待秋分二卿非延僞相鬥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
義可觀事傳於世後兼左丞爲并肆行臺賜爵龍丘子行
滄州刺史爲葛榮攻圍城陷尋患卒贈華州刺史慶之弟
英集性通率隨蕭寶夤在揚州以軍功累至書侍御史通
直散騎常侍卒英集子端
端字仁直本名沙陁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勵
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爲參軍賜爵平
陰男端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周文令
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降東魏東
魏遣行臺薛脩義督乙干貴周度據楊氏壁與宗親及家
僮等先在壁中脩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度端欲濟河會
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脩義亦追騎追端且戰
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貴

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并招喻村人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為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有功進爵為伯後改封文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強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周文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質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啟周文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周文深然之大統十六年大軍東討柱國李弼為別道元帥妙簡首僚數日不定周文謂弼曰為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真其才也乃請之轉尚書右丞仍掌選事梁主蕭詧曾獻瑪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摴蒱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至端乃執摴蒱頭而言曰非為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即以賜之魏帝廢近臣有勸文帝踐極文帝召端告之端以為三方未一遽正尊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龕翦僭偽然後備物文帝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既與我同身豈得與我異遂解所服紫袍玉帶以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

廢選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侯周孝閔帝踐阼再遷戶部中大夫進爵為公晉公護將廢帝召羣官議之端頗有同異護不悅出為蔡州刺史為政寬惠人吏愛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藉鎮撫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訴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誡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胄嗣

胄字紹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授開府隋文帝受禪歷遷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偽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為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

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
號為薛公豐兗渠胄以天下太平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
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鄆州刺史有惠政
徵拜衛尉卿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為稱職遷刑部尚書
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疎忌及王世積誅熲事與相連上因
此欲成熲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
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其將綦
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
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
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為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

也良乃釋去進圍黎陽及良敗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
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
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卒子筠孰知名端弟裕
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弱冠丞相參軍事時京兆韋
夐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酒肴候之談宴
終日夐遂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
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為世所知雖復栖遲後為營著
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
何其樂也裕曾宿宴于夐之廬後庭有井裕夜出戶若有
人欲牽其手裕便却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

向使卿不劇飲幸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墜井蓋小小耳
方當逾於此也人問其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奄卒
文章之士誄之者數人周文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
胄從祖弟濬字道賾父瑜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母以孝
聞幼好學有志行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位新豐令隋開
皇中歷尚書虞部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
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世榮之後其母疾病濬貌甚憂瘁
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華陽時隆
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
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為之傷痛州里賵助一無所受尋起

令視事上見其毀瘠過甚為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濬
哀毀不覺悲感傷悼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
謨時為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曰吾以
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
賴奉先人貽厥之訓復亦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
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
多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
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
兄弟俱被奪情苫廬靡申哀訴是用叩心泣血貫氣摧魂
有也既而創鉅釁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

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
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
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
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絕有司以聞文帝爲之
胥涕除叙州刑書弔祭濬性清儉死日家無遺財濬初爲
兒時與宗中兒戲淵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群童共視
了無見者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問之以實對時有胡僧
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兒之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
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後終於四十二六
七之言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洪隆弟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
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兄弟忿鬩鄰里爭訟者
恐湖聞之皆內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爲先正
召州郡再辟主簿州將傾心致禮竝不獲已而應之爲本
州中從事別駕除河東太守兄弟竝爲本郡當世榮之後
受詔爲仇池都將後罷郡終於家有八子長子聰知名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遊處雖在閑室終
日矜莊見者莫不懍然加敬博覽墳籍精力過人至於前
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是其所長遭父喪居喪有禮
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家室
恒不見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太和十五年
釋褐著作佐郎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
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論美之後遷書
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強御孝文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
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况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
累遷直閤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直閤如故聰
深爲孝文所知外以從容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
委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閤將軍群臣罷朝之後
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計謀動輒匡諫
事多聽允而重厚沉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

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
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
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
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
人呼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
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
其見知如此二十三年從駕南征兼御史中尉及宣武即
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人追思留其所
坐榻以存遺愛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謚曰簡懿侯魏前
二年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史子孝通最知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儁才蕭寶夤征關中引為驃騎大將
軍府事禮遇甚隆及寶夤將有異志孝通恐其敗託以拜
埽求歸乃見許同類咸怪之但笑而不答及還鄉里寶
夤後果逆命北海王顥入洛宗人薛永宗脩義等又聚
徒作亂欲以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
不能久住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聚滅族道也乃率
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固守及[illegible]平定元顥退
走預其事者咸罹禍唯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除員外
散騎侍郎尒朱天光鎮關右表為關西大行臺郎中深見
任遇關中平定預有其力以功賜爵汾陰侯莊帝既崩
元曄地又疎遠更議主社稷孝通以廣陵王恭高祖猶子
又在茂親風有令望不言多載理必陽瘖奉以為主天人
允叶世隆等並以為疑孝通密替天光察之廣陵王曰天
何言哉於是定册即節閔帝也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祿
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贈
亡兄景懋又言已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孚節閔覽而嗟傷
感以侯爵既重不容轉授乃下詔褒美特贈景懋撫軍北
雍州刺史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為節閔所知重普泰二年
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翔獻酒於帝因與元翌及孝通等

宴樂奏絃管命翔吹笛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翌等嘲以
酒為題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因曰好文
默就為萬國首帝曰卿所評甚得容徒然便命而嘲賜孝
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絕孝通即嘲以為歎帝曰卿不忘忠
臣之心翔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尊
本方亦及此翌翌曰朝賢既濟濟野苗又未荒帝曰君臣
體若水魚幹一華萼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萼
時孝通以其機警外參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謨加以汲
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俊多所輕忽
唯欽貴孝通每有著述必參同異孝通以裴宏放過甚每
譏誚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善其許經綸抑裴
傲也裴笑而不答宏放自若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
州刺史劉誕尒朱天光自關中討之孝通以關中險固秦
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為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
閔深以為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
周文帝有舊二人並先在關右因並推薦之乃超授岳岐
州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為左丞孝通
為右丞齎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相器重
待以師友之禮與周文帝結為兄弟情寄特隆後天光敗
於韓陵節閔遂不得入關為齊神武所廢孝武帝即位後

神武方得志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孝通乃謂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尒朱百萬之衆其鋒誠亦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俟深樊子鵠賈知斛斯椿大野胡也杖叱吕延慶之徒於尒朱之世皆其夷等韓陵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操之孔融馬騰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騰在闕下婁昭處尚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今觀之隙難未已吐萬仁雖復退逸猶在并州高王之計先須平殄今方綏撫羣雄安置內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事關中地也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之驍騎勝汝潁之奇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爲城雉因黃河而爲池壍退守不失封寇進兵可以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閱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樹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咸爲之憂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原免然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劒

履上殿表猶使爲文曾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揖手不拜頷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非禮將爲神笑拜者歎焉興和二年卒於鄴魏前二年周文帝追軫舊好奏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齊神武武平初又贈鄭州刺史文集八十卷行於時

子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産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即位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脩定五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世漸見親用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帝引爲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隋文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守邛州刺史文帝受禪坐事除名

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
騎常侍聘陳使主道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
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蕃帝
曰朕且含養致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
主尤愛彫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伐
陳拜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熲
夜坐幕中謂曰今段定克江東以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
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
者封域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
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

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彫牆
酣酒荒色其必克二也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
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
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
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
西自巫峽東極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
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熲忻然曰君言成
敗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
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除名配防
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遣從揚州路將奏

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
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
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
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帝每曰道衡
作文書稱我意然誡之以迂誕後帝謂楊素牛弘曰道衡
老矣驅使勤勞宜使朱門陳戟於是進上開府賜物百段
道衡辭以無功帝曰尒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尒宣行豈
非尒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好
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
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

襄州總管道衡一旦見出不勝悲戀言之哽咽帝愴然改
容曰尒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尒將攝令尒之去朕
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
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人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
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
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
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
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與相善
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
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當久行

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熲邪付執法者推之道衡自以非
大過促憲司早斷暨奏日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賓來
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
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
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後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
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為大文所有詩詠大致清遠
開皇中為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
寮多不便之卒於襄城郡掾所治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
友愛收初生即與孺為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
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
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
衡兄溫字尼卿沈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莊老仕周為
上黃郡守周平齊徙燕郡太守以蒯東歸宣政元年賜爵
齊安縣子卒於郡子邁嗣邁字弘仁性寡言以長者稱開
皇初襲爵齊安子改封鍾山歷位太子舍人大業中為刑
部選部二侍郎道衡從父弟道實位禮部侍郎離石郡太
守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俊才起家游騎尉佐魏澹修魏
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
德音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其文筆多行於世
弟和南營州刺史和子善

善字仲良少為司空府參軍事遷鹽池都將孝武西遷魏
改河東為秦州以善為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
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恒滿絃歌不絕而善獨恭己
率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
禮守河東周文帝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說崇
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為防城都督守
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亦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
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納軍入時預
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
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並固辭不受周文嘉之以善為汾
陰令善幹用強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羆美之令善兼督六
縣事尋為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
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
令善為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
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
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黃門侍郎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
進爵博平縣公再遷民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
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
乃殺軌以善忠於己引為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剖

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乃行司會出為隆州刺史尋拜
摠管府長史徵拜武威少府卒贈三州刺史帝以善吾(?)舂
執憲謚曰繆公子裒嗣官至高陽郡守
弟慎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裴諏
之柳虯范陽盧柔隴西李璨並友善起家丞相府墨曹參
軍周文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
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
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慎與李璨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
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璋河東裴舉
薛同滎陽鄭朝等十二人並應其選又以慎為學師以知
諸生課業周文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
於第內講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
是四方競為大乘學在學數年復以慎為宜都公侍讀累
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並
居清顯時人榮之周孝閔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封淮南
縣子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為湖州刺史界既雜
蠻夷恒以劫掠為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
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慎每見必殷勤勸誡及
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
史真人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

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
化人者也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蠻俗之失
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
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
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
大行有同華俗尋為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
集頗為世所傳
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彥魏河東郡守安邑侯父文清
河廣平二郡守寘幼覽篇籍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魏孝
武西遷封郃陽縣子孝閔帝元年領著作佐郎脩國史尋拜
中書侍郎脩起居注遷中書令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為
司錄軍中謀略寘並參之江陵平進爵為伯朝廷方改物
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斟酌古今共詳定
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為侯轉御
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寘與
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尋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出為淅州刺史卒於位吏人哀惜之贈虞州刺史
諡曰理所著文筆二十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
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寘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
至於溫凊之禮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

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
薛憕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值赫連之亂率宗
人避地襄陽憕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
籍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憕世與
貴仕解褐不過侍郎既羈旅不被擢用常歎曰豈能五十
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仰而向人也常鬱鬱不得
志每在人間輒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嘗趨世祿之門左
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躡
裾數參吏部憕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古人以為歎
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極慷慨但不遭時耳

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憕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
兗歸魏其子懷儁見憕甚相親善屬尒朱榮廢立憕遂還
河東止懷儁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
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抗禮懷儁每謂曰汝還鄉里
不營產業不肯取妻豈復欲南乎憕亦不介意普泰中拜
給事中加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憕乃東遊陳梁間謂
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
有霸王據之乃與孝通俱遊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為行
臺郎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
慰憕獨謂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

不遠吾屬今即為人所虜何慶之有乎聞者以憕言為然
乃有憂色尋而周文平悅引憕為記室參軍武帝西遷授
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
加安東將軍進爵為子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為
之頌文帝又造二欹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
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傾水灌
山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一為二荷同
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
而盈乎器為鳧鴈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處一
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形似

觥而方滿而平溢則傾椎各為頌大統初儀制多闕周文
令憕與盧辯檀翥等參定之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
室獨處常有戚容後坐事死子舒嗣官至禮部下大夫儀
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論曰薛辯朴業之初功業早樹門曆人爵無替榮名端以
沈敏見知衞以公平自命濟之孝悌素結之所得也道衡
雅道弈葉世擅文宗令望攸歸豈徒然矣而運逢季叔卒
蹈誅戮痛乎仲良任惟繫劇乩益流譽而陷齋語說以要
推鋒乃名爰絳斯首厓哉寘憕並學稱該博文擅彫龍或
抄物成池或著書藏閣咸君祿位各逞琳琅俱彼徐陳

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宵當時之良選也

列傳第二十四　北史二十六

周之冕　孫繹然　校正

列傳第二十五　北史三十七

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田益宗
孟表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李叔仁

韓茂字元興安定安武人也父耆字黃耇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謚曰成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明元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爲武賁郎將後從太武討赫連昌大破之以功賜爵蒲陰子遷侍輦郎又從破統萬平平涼當茂所衛莫不應弦而殪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後從征蠕蠕頻

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以茂為前鋒都將戰功居多
遷司衛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
從破薛永宗蓋吳轉都官尚書從車駕南征拜徐州刺史
遷拜侍中尚書左僕射文成踐阼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
大將軍茂沈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為將善於撫
衆勇冠當世為朝廷所稱太安二年領太子少師卒贈涇
州刺史安定王諡曰桓長子備字延德賜爵行唐侯歷太
子庶子寧西將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
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諡曰簡備第均字天德少善射
有將略初為中散賜爵范陽子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

以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歷定青冀三州
刺史甚有譽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界土曠人稀多有寇
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大將軍廣阿
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禁斷姦邪於是
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為業者均皆誘慰
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賓人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
為招懷之本新附人咸受優復然舊人姦逃者多往投焉
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獻文詔書誚
讓之又以五州人戶殷多編籍不實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
復授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卒諡康公

皮豹子漁陽人也少有武略太常中為中散太武時為散
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又拜選部尚書後除開府儀同三司
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年宋將
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太武徵豹子復其
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
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
禽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
不敢進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濁水擊禽崇之盡虜其衆仇
池平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為主以圍仇池古弼討平之
時豹子次下辯聞圍解欲還弼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

必求報復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為然尋除都督秦雍
荊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
節公如故宋復遣楊文德姜道盛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
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
顯伯悉俘其衆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
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出奔漢中宋以文德為武都王守
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人叛應文德詔
豹子討之文德阻兵固險以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文
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僚屬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
京師宋白水太守郭啟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大破之啟玄

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宋遣蕭道成等入漢中別令楊
文德楊頭等率氐羌圍武都豹子分兵將救之聞宋人增
兵益將表狀求助詔高平鎮將苟莫干率突騎二千以赴
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爲尚書出爲内都大官宋遣其將
殷孝祖修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
不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宋瑕丘鎮遣步卒
五千助戍兩當豹子大破之追至城下其免者千餘人而
已旣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討之不捷而
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爲内都大官卒文成追
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子道明襲道明第八弟懷喜文成

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孝文初吐谷渾拾
寅部落飢窘侵掠澆河詔假平西將軍廣川公與上黨王
長孫觀討拾寅又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拜使持
節侍中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
鎮將假公如故懷喜至中布恩惠夷人大悅酋帥率户歸
附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
大和元年宋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據仇池詔懷喜討
鼠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
守津道懷喜部分將士擊大黑走之追奔攻拔葭蘆城斬
文度傳首京師詔慰勉之又詔於駱谷築城懷喜表求待

來年築城詔責之曰若不時築豈亦成而不固以軍
法繩之南天水人柳旃據險不順懷喜討滅之後爲豫州
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就州
決以杖罰卒謚曰恭公子承宗襲
封敕文代人也本姓是賁祖豆位開府幽冀二州刺史關
内侯父涅侍御長贈定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敕文始光
初爲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開府領護西夷校
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敕文征吐谷渾
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制詔廣川公乙烏頭等
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敕文引軍入枹

罕虜拾歸妻子及其人户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枹
罕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據上邽東城南城攻逼西城
敕文先已設備賊乃退冏會復攻城氐羌一万屯南嶺休
官屠各及雜户二万餘人屯北嶺爲冏等形援敕文設奇
兵大破之斬冏衆復推梁會爲主安豐公閭根率軍助敕
文敕文又表求助未及報梁會欲謀逃遁先是敕文掘重
塹於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半會乃飛梯騰塹而走敕
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鬭從夜至旦敕文謂於衆曰困獸猶
鬭而況於人乃以白武幡宣告賊衆若能歸降原其生命
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敕文縱騎

騰蹈死者太半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眾攻城招引
休官屠各之眾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為秦地王敕文與臨
淮公莫真討破之天安元年卒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
時議者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
廷義而許之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
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焉慕容垂以
為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
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飢寒百姓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
克明緝我荒土人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溫

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位上黨太守有能名卒贈
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羅漢仁厚篤慎弱冠以武幹知
名父溫之為秦州司馬羅漢隨侍隴右氐楊難當寇上邽
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
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眾轉盛羅漢曰今不出戰示敵
以弱意頭善之即簡千餘人令羅漢出戰眾皆披靡難當
大驚會太武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還仇池意頭具
以狀聞徵為羽林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
為逆詔羅漢討擒之後從征縣瓠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
賜爵烏程子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文成之立羅

漢有力焉加龍驤將軍仍領將進爵野王侯拜司衛監遷
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後為鎮西將軍秦益二
州刺史時仇池氐羌反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
援於羅漢羅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氐羌大破之賊眾
退散詔書慰勉之涇州人張羌郎聚眾千人州軍討之不
能制羅漢擊擒之仇池氐羌叛逆其賊帥強廉符陝等皆
受宋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為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
破之擒廉陝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
數為叛逆自羅漢在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怗然孝
文下詔褒美之徵拜內都大官聽察多得其情卒官謚莊

公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為侯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魯郡公卒謚
曰康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進彭城公獻
文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宋遣將張永沈攸
之等擊安都安都請援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
尉元救之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
內時攸之吳喜公等率眾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
五十餘里伯恭密造火車攻其營水陸俱進攸之等既聞
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宋寧朔將軍陳顯達領眾溯清而
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眾擊永大破顯達攸

之閻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從淸西與彼之合戰大破之吳喜公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多獲万計進攻宿豫宋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大恒等南討淮陽宋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遂據淮陽皇興二年以伯恭為散騎常侍彭城鎮將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假東海公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桓伯恭弟伯邃襲父爵魯郡公位東萊鎮將東徐州刺史坐事免官卒子家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為四山蠻帥受制於齊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魏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既度淮北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景明初梁師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梁興之進至陰山關南據長風城逆擊大破之二十二年梁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漴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與興之掎角擊討破之獲其二城上表陳攻取之術宣武納之遣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斷梁人糧運破梁戍主趙文興舍米運舟焚燒蕩盡時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縣

皆沒於梁唯有義陽而已梁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克平益宗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人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亦慮之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啟益宗侵掠之狀詔之曰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恣橫殺擁伏小為彌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由加任使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以益宗為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帝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梁兵光城已南皆為梁所保世哲擊破之復置郡戍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顧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為恨表陳桃符讒毀之狀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為獄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答不許卒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少子纂襲爵位中散大夫卒魯生東豫州刺史益宗長子魯賢與從父位弋陽東汝南二郡太守益宗兄興祖位江州刺史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度仕齊為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

表拔郡歸魏除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
渦陽後為齊將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
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為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
鎮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
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闕會叔業圍城表後察
叔珍言色頗有異即推覈乃是叔業姑兒規為內應所攜
妻子並亦假妾於北門外斬之人情乃安孝文嘉其誠封
汶陽縣伯歷濟州刺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州刺史卒
贈兗州刺史謚曰恭

奚康生河南陽翟人也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為部落大

人祖直柔玄鎮將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
刺史謚曰簡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
服太和初蠕蠕頻寇康生為前驅軍主壯氣有聞由是為
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度齊將據渚斷
津路孝文募破中渚賊者以為直閤將軍康生應募縛筏
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煙直過飛刀亂斫投河溺死
者甚眾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勳除太子三校西臺直
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為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
分為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
突谷詐為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

數十人射殺辛支齊置義陽招誘邊人康生復為統軍從
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
之望樓射窗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為狂弩
齊將裴叔業率眾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元衍
等援之並敗退帝乃遣康生馳往一戰大破之及壽春來
降遣康生領羽林千人給龍廐馬兩匹馳赴之破走其將
桓和陳伯之以功除征虜將軍封安武縣男出為南青州
刺史後梁郁州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破禽之時梁聞康
生能引強弓故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
箭粗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

猶有餘力觀者以為絕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後梁遣都
督臨川王蕭宏勒甲十萬規寇徐州詔授康生武衛將軍
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驊騮御馬一匹
出為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以輒用官炭瓦為
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復之梁直閤將軍徐玄明戍郁州
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
張并棗柰果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
閒郁州刺史復叛及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邪趣綿
竹至隴右宣武崩班師後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
鞭石季龍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

錢一兒暴喪身亦遇疾丞以為季龍殺之斯徵拜光祿勳
領右衛將軍與元叉同謀廢靈太后遷河南尹仍右衛領
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叉妹夫也叉以其
通姻深相委託三人多宿禁內或迭出入叉以康生子難
為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叉稍憚之見於顏色
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二月明帝朝靈太后于西林
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為力士舞及於折旋
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嗔目頷首為殺縛之勢太后解其
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
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

東西更復訪問誰群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
而去康生大呼唱万歲於後近侍皆唱万歲明帝引前入
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
元思輔乃得定明帝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
為叉所執鎖於門下至曉叉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
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叉與
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
康生忻於免死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
為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
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叉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

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多
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每捨居宅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
建置死時年五十四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壻得停百日竟
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為行臺叉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
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為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
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於禍靈太后反政贈
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刺史謚
曰武貞又追封壽張縣侯子剛襲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驍捷跳走如飛然庶孽不
為宗親顧待不免飢寒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尚

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
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
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沖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
此者也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
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
從車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
六軍宣武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眾
先入以功封安成縣子除直閤將軍出為東荊州刺史時
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
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

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僚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梁武遣其將張惠紹總率眾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為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營州為兵永平中追其前勳起為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宣武慮梁人侵軼乃徵大眼為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於更用臺省門巷觀者如市後宜求將軍綿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明帝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荊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能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撫循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痍為之流泣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所遣督將皆憚其勇時傳言淮泗荊沔之間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為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為性移所致又

為荊州刺史常縛蒿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嘗有武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荊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甑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為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

謂甑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甑生等深以為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於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甑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焉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將射之甑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荊人畏甑生等驍武不敢苦追遂奔梁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少以武壯聞仕齊為緣淮游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魏常為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為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

莫不擗踊由是將士怡然無敵為退永平中轉幽州刺史
梁遣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詔延伯為別將
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瓮生
挾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
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
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軍
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征南將軍光祿大
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謂
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硤石公私慶快此乃
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筭
各出一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
下往無不剋延伯曰既對聖顏昔曰宜審水南水北各有
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思水兵之勤
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便可應機太后曰卿
之所言深是宜要當敕如請二年除并州刺史在州貪汙
聞於遠近還為金紫光祿大夫出為鎮南將軍行岐州刺
史假征西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
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男改封新豐子時莫折念生兄天
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禽賊衆甚盛進屯
黑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夤

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延伯曰今當仰為明
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度黑水列陣而進以向
賊營寶夤率騎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
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還
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親
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度轉運
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度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悅
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
寶夤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
夤為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
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万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強
諸將所憚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克敵詔
授右衛將軍餘如故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
州先是盧祖遷伊瓮生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
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
與寶夤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万鐵馬八千匹軍威甚
盛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
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
木別造大排內為鎖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
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

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寶夤延伯
謂其事實逡巡未閲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
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奔陣賊勢摧
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
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者將有二万寶
夤斂軍退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
進去賊彭阬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夤獨
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迸見兵人采掠
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
卒死者万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

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
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
武烈

李叔仁隴西人也驍健有武力前後數從征討以功賜爵
獲城鄉男梁豫州刺史毛超宗内侵叔仁時爲兼統軍隸
揚州刺史李崇遣叔仁討超宗大破之以功累遷
洛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後以軍功封陳郡公又除光祿大
夫湖州刺史齊州廣川人劉執清河太守邵懷聚衆反自
署大行臺詔叔仁爲都督討平之除鎮西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邢杲反於青州叔仁爲大
都督往討於淮失利而還永安三年坐事除名尋復官爵
節閔帝初加散騎常侍開府後除京州刺史坐通款
於東魏事覺見殺叔仁所用之槊長大異於常槊時人壯
之

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
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行要一戰
之利僥倖暫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益宗蠻夷首帥翻
然効款終於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有徒然
也夫人主聞鼙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
衝禦侮爲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熊武之姿當征伐

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也功名乎

列傳第二十五　北史三十七

方洽　周益　周之晃　孫梓然　校正

裴駿 從孫敬憲 莊伯 從弟安祖
裴延儁
裴佗 子讓之 孫矩 皇甫和
裴果
裴寬
裴俠 子祥 肅
裴文舉
裴仁基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也。父雙碩，位恒農太守、安邑子，贈東雍州刺史、聞喜侯，謚康。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為神駒，因以為字。弱冠，通涉經史，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眾應之，來襲聞喜。縣中憂懼，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赴之，賊退。刺史以狀聞。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敘事宜，帝大悅，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具，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宋使明僧暠來聘，以駿有才學，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卒，贈秦州刺史、聞喜侯，謚曰康。子脩字元悊，少清辯好學，歷位祕書中散、主客令，累遷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脩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卒，謚曰恭伯。宣武時，追贈東秦州刺史。脩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二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弟務早喪，脩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弈，咸所閑解。位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明帝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壻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為之。詢族叔景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祕書監，出為鄜州刺史。詢以凡司劾去。靈西田朴特地居要嶮，眾踰數萬，足為邊捍，遂表朴特為西鄜州刺史，朝議許之。梁將李國興寇邊，朴特與部曲為表裏聲援，鄜州獲全，朴特頗有力焉。徵為七兵尚書。武泰中，以本官兼侍中，為關中大使，未及發，於河陰遇害。贈司空公，謚曰貞烈。無子。

脩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稱。司空李沖有人倫鑒，見而重之。孝文初，徵為尚書主客郎，累遷太尉長史。宣上言：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戍役者，皆使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為益州刺史。宣至州，綏撫甚得戎羌之心。後曾詣史

賈益州政宣所莅爲南秦州宣家世以儒學爲業常爲郡
退而歎曰以賈誼之才漢文之世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
乃謂親賓曰吾本無當世之心直以諜子此祿厚養親劾
不光國可以言歸矣因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
以叙心焉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迷便剋亡日果如其言
贈豫州刺史謚曰定穆改爲穆子敬憲嗣
敬憲字孝虞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爲
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
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
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
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將之部朝賢
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爲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
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
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
相約束不得焚燒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
謚曰文
敬憲弟莊伯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愠不形於色
博識多聞善以約言辯物司空任城王澄辟爲行參軍甚
加知賞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亞
臨淮王彧北討引爲記室參軍委以章奏之事及聞敬憲
寢疾求假不許遂徑自還亦矜而不問扶侍兄病晝夜不
離於側形容憔悴因葬敬憲於鄉遇病卒年二十八兄弟
才學知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之永安三年贈通直散騎
侍郎謚曰獻兄弟並無子所著詞藻遂爲集錄從家獻
伯廷尉卿濟州刺史少以學尚風流有名京洛爲政嚴酷
不得吏人之和但以清白流譽卒於殿中尚書
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
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
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
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内欽服之後有人勸其仕
進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栖屑
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曾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
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
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
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
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孝文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
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以老病固辭詔給
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八十三卒於家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
也曾祖碩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東太守贈雍州

刺史諡曰順父山松州主簿行平陽郡守以平蜀賊丁虫
功贈東雍州刺史延儁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
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洗馬又
領本邑中正及太子向廢以宮官例免宣武即位為中書
侍郎時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致諫後除司州
別駕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
河王懌時典衆議覽而笑曰子故欲違衆得僕射也明帝時
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
有故戾陵諸堰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
旱不調延儁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

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
簿酈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為
天下最拜太常卿歷七兵殿中二尚書散騎常侍中書令
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
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
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子元直敬猷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
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
書僕射延儁從叔爰醜桃弓並見稱於鄉里子歆字豐興
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
澄有知人鑒每歎美歆以遠大許之位河北太守以恩惠

接下百姓感而懷之卒於郡三子訓訢訓字道鄰性
強正有學涉卒於廷尉卿歷居官清苦時論稱之贈東雍
州刺史子澤頗有文學稱孝昭初為并州帥奏舍人孝昭崩
魏收議為恭烈皇帝澤上書抗論曰魏收死後亦不肯為
恭烈之諡何容以擬大行且比皇太后不豫先帝殄衆失
常聖躬暇損今者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為孝昭因此忤旨
出為廣州司馬尋歷位中書侍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以漏
泄免後為散騎侍郎尋為誅毀大臣趙彥深等兼誣右僕
射徵以誣忌有人以奏武成武成決杖六十髡頭除名後
主即位為清河郡守與祖珽有舊珽奏除尚書左丞又引

為兼黃門執政疾其祖珽之黨與辨季舒等同見誅澤本
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
故頗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
妻亦從至性強立時人以為健婦夫止延儁從祖弟良
字元宥稍遷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逆
以良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
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
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又山胡劉蠡升
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以良
為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城人飢窘夜率

良奔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孝靜初為衛大將軍
大府卿卒於官贈吏部尚書諡曰貞又重贈侍中尚書僕
射子叔祉粗涉文學居官甚有清績位終司空右長史良
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正光末汾州
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為王聚至數萬詔慶孫
為募人別將招率鄉豪以討之慶孫每摧其鋒遂進軍深入
至雲臺郊大戰郊西賊衆大潰徵赴都除直後於是賊復
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兇徒轉盛以慶孫為別將從軹
關入討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
衿要之所明帝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為太守慶孫務安

緝之咸來歸業尒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度詔慶孫為
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
追還河內斬之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
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日逢歲飢凶四方遊客恒有百
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
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坐客恒滿是以為時所稱延儁從
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咸陽王禧為司州牧辟為
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
供帳朝於路側詔仲規曰饑郡望重卿何能自致此也仲
規曰陛下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羅馬長會貫功銘帝

籍且一郡而已孝文笑曰異卿以副此言駕還見咸陽王
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
望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
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統軍奏復本資於陣戰沒贈河
東太守諡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後之伯茂少
有風望學涉群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
西討引為鎧曹參軍南征絳蜀陳雙熾為行臺長孫承業
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
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為中書侍
郎永熙中孝武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寮以伯茂為文

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
為豁情賦天平初遷鄴又為遷都賦二年因內宴伯茂侮
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啓稱伯茂棄其本列
與監同行以物蒸擊案傷汙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
所司後竟無坐伯茂既出後其伯伯茂與兄景融別居景
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
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
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
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
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

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衞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齊武平末位中書舍人叔義亦有學行累遷太山太守為政清靜吏人安之還司徒從事中郎卒贈東秦州刺史謚曰宣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稍遷諫議大夫領著作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為錄事參軍弟景龍景顏被勑與尉瑾李騊駼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彈云其貪緣時進遂坐免官病卒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錄景顏頗有學尚孝靜初為司空長史在官貪穢為中尉崔暹所劾遇病死獄中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被孝文所知為北中府長史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事聿帶溫縣時人榮之卒於平秦郡太守贈洛州刺史子子袖入關西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勤貧清苦自立為汝南王悅郎

中令孝靜初卒於雍州刺史延儁從父兄宣明位華州刺史有惠政謚曰簡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為驥子景鴻為龍文景鸞位尚書行華州刺史子文端齊行臺郎四子願安憲弘振景鴻弟和夷郡守子叔卿博涉有孝行時人號曰裴留子隋貝丘令子神舉神符而神符最知名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也六世祖詵仕晉位太常卿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學顯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之父双周東州別駕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守為政有方威惠甚著狡吏姦人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荊州刺史郡人戀仰傾境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晏蠻首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賻襚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子讓之

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喪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

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
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
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
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
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
矣梁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弟諏之奔關右兄弟
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
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
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
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

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
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醞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
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
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欷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
爲黃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
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
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斂跡盜賊清靖期月之期翻更非速
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久吏姧猾多有侵削因事
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
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

不協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
比爲內官情非所願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
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
竟賜死於家讓之次弟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
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
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
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諏之頓作十餘墓
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和弟亮並知名於洛下
時人語曰諏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曰相屈爲
戶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爲記室

遷鄴後諏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諏
之爲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諏之居南山洛州刺史
王元軌召爲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
帝以爲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次讞之字士平
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曰河東
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
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爲忘
年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
禮皆能裁正爲許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人間
無所預代下日爲吏人所懷仕周卒伊川太守次謁之字

士令少有風格邢邵亦云我裴四武成爲開府以爲參軍掌書記次訥之字士言純謹有局量弱冠爲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爲孝感文宣踐阼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訥之與杜臺卿並爲齊帥領東宮管記轉太子舍人奏中書舍人事衛尉杜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死言誹訕時政并稱訥之與弼交好亦知之坐免官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長子曰熾出後讓之次子矩最知名

矩字弘大襁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由是始留情世事仕齊爲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文帝爲定州總管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及帝作相遣使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爲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敗之遂斬師

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戶部侍郎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由是數爲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人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功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四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

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
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
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
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
復部人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
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
餘淪沒埽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應天育物無
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
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采胡人
或有所疑即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

容止即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
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
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
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
踵西域爲傳戶人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有乖其實今
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
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爲三
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
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
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

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
波喝盤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
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
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
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燉煌是其咽喉之地以
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
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谷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
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
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
動兵車諸蕃既從突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

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
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
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西夷經略咸以委之遷黃
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
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
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之使
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
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儛諠
譟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
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

戎之俘歲委輸上供威振諸蕃慴懾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為神仙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啟人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啟人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地本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為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於突厥親見啟人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

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贓穢之響以是為世所稱後以楊玄感初平帝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頗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由其內多有群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

貢部矩宴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
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候蕃客以疾不
行及義兵入關帝遣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
變京畿不靜遙為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早還俄而驍
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
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為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
雖廝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
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
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
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為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
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
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即配之由是
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反矩晨起將
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
黃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
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為帝以矩為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化
及僭帝號以矩為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為
河北道安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為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
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為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建德起
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為之創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擬

於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敗時矩與其將曹旦等於洛州
留守曰旦長史李公淹及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
令矩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舉山
東之地歸降授左庶子轉詹事戶部尚書讓之第六弟
讞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
言者讞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讞
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
後世名帝投刀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
成爾名遣之後位至郡守卒於鄴闕
皇甫和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
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
正始二年隨其舅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勳書欲以
徽為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愧於心
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祉表其敦篤舉為府司
馬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
長深沈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濮陽
太守子謩道以幹局知名位廣平令隋大業初比部郎和
弟剋字君翼九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齊神武起義為大
行臺郎中充寧性任真不樂劇職除司徒東閣祭酒尋還
鄉里啓乞梁州牢中即本郡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

梁武不奪也至鄴無復宦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縱
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爲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以參撰
代儀注封摘中男亮疏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
常令餘司攝焉性脫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與於司
谷列勤遷亮三日不出有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
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疏誕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已所
居宅湫下標牓云三將冒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和
水淹不浅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清貫如此以
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以不稱免官後除任城太守病不
之官卒於鄴贈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遵齊
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爲陽平郡丞周文帝
曾使并州與果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
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
黃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
率其宗黨歸闕周文帝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從戰
河橋解玉壁圍摧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邙
山於周文前挺身陷陣禽東魏都督賀婁烏蘭勇冠當
時衆人莫不歎服以此周文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遷帥
都督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隨安陸以功加大都督

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爲政百姓畏之盜賊
亦爲之屏息遷司農卿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
部爲前軍開劍閣破李膺等降楊乾運等有功廢帝二年
授隆州刺史封冠軍縣侯俄而州人張道李拓聚衆百餘
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略以拒之賊便
退走於是出兵追擊果戰破之旬日之間州境清晏轉陵
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持節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歷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
斷決抑挫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爲稱職卒於位贈
本官加絳晉建州刺史謚曰質子孝仁嗣孝仁幼聰敏涉

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長寧鎮將扞禦齊
人甚有威邊之略歷建譙豪三州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侍郎河內郡
守父靜慮銀青光祿大夫贈汾州刺史寬儀貌瓌偉博涉
群書弱冠爲州里所稱親歿撫諸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
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
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數年十三以選爲魏孝明帝挽
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寬謂其諸弟曰君臣
逆順大義昭然[illegible]理無東面以虧臣節乃將家
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鎮洛[illegible]見焉時汾州刺史

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已從坐唯子粲
子奭先在洛當從坐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
奭合免因爾遂出子奭卒以伏法獨孤信知而責之寬曰
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
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
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侯景圍景密謀南叛偽親狎於
法保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
未可信若伏兵以斬之亦一時之功也如曰不然便須深
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
但自固而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

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
異之解鏁付館厚加禮遇寬乃栽所臥氈夜縋而出因得
遁還見於周文帝帝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
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
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
都督封夏陽縣男即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河南郡守
仍鎮孔城魏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
騎常侍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為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
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
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

邀擊無不剋之天和三年除溫州刺史初陳氏與周通和
每修聘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沔州既接敵境於是以
寬為沔州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陳人以勤寬
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鄴遂卒於江左子義
宣後從御正杜杲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隋開皇元年文
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義宣位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寬弟
漢字仲霄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
誦魏孝武初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
士曹行參軍轉墨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贍斷割
如流相府為之語曰日下粲爛有裴漢武成中為司車路

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太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
必有條理天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宿
疾恒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紳等
多諂附之以圖仕進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徙職性不飲
酒而雅好賓遊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以
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游從不聽琴
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
必躬自錄本至于疾亟彌年亦未嘗釋卷卒贈晉州刺史
子鏡人少聰敏涉獵經史為大將軍譚公會記室參軍累
遷春官府都上士仕隋位兵曹郎漢弟尼字景尼性弘雅

有器局位御正下大夫卒贈豳州刺史子文舉隋趙王招府
記室參軍之隋弟師人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參王
贊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寬族弟鴻少恭謹有幹略歷官
內外周天和初拜鄧州刺史轉襄州揔管府長史賜爵高
邑縣侯從衛公直南征軍敗遂沒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
豐資遂三州刺史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西
河郡守贈晉州刺史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群
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
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
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
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
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
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俠執其使人焚其敕書孝莊
嘉之授東郡太守帶防城別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
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
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
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
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欲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
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

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
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
木焉俠曰既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
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
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帝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
勇因命名俠焉以功進爵為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為長
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
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
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
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
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
庸為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
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
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
公為天下之最今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
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為獨立使君又撰
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
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為丞相府佐
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為俠曰夫
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

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
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
何言伯鳳等慚而退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陵
守孫暠鄀城守孫建並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暠目
動言肆輕於去就若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
狀周文曰裴俠有鑒深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貴鎮竟陵而
鄭城覓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暠遂以郢叛卒如俠言
尋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周孝閔帝踐祚除
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遷
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

俠在官勵精發摘數旬之內姦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
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
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
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費錢五百萬俠嘗遇疾沈頓士
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
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
鼓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許國公宇
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並來候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
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為起宅并賜良田十
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足搢紳咸以為榮卒於位贈太

子少師蒲州刺史諡曰貞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人等
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子祥性忠謹有理劇才少
為城都令清不及俠斷決過之後除長安令為權貴所憚
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也以毀卒祥弟肅
肅字神封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大和中
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
屬隋文帝為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
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文帝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
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貝州長史俱
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

黜遣使上書曰高熲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願錄其大功忘
其小過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
為若得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上謂楊
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
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意
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悅肅至京見上於
含章殿上謂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
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為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
收之意既已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
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

烝甚得吏人心歲餘卒吏徐思之爲立廟於鄣江之浦有
子尚賢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天水郡守贈平
州刺史父邃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挹大統三年東魏來寇
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爲
之鄉導多所降下周文帝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卒
於正平郡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文舉少忠謹涉獵經
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時周文帝諸子年幼盛簡賓友
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戲狎遷著作郎中
外府參軍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周孝閔帝踐阼襲爵澄
城縣子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爲司錄及憲出鎮劍南
復以文舉爲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
文舉答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
是以不爲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
謙遜辭多受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邃之任正平也以
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
百姓美而化之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
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爲孝寬
柱國府司馬六年入爲司憲中大夫進爵爲伯轉軍司馬

文舉少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
篤璣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己子時人以此稱之初
文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
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壟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
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柩西歸竟得合
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胄嗣位至大
都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禮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也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
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陷陣
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諒反仁基苦
諫見囚諒敗超拜護軍後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
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擊破吐谷渾
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
高麗進位光祿大夫李密據洛口帝令仁基爲河南道討
捕大使據武牢拒密仁基見强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軍
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止之衆咸怨懷靜懷靜又
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懼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
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授以爲絳郡公甚
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
將計仁基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

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偪東都世充却還我
曰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
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
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求郝兵馬有三不可當器
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鬬三也我按兵蓄力以
觀其弊彼求鬬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
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
難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基為世充所虜世充以仁基父
子並驍勇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為禮
部尚書行儼為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號萬
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之甚不自安遂與
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秘書丞崔
德本等謀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劫世充行儼以兵
應之事定然後輔越王侗事臨發將軍張童兒告之俱為
世充所殺

論曰裴駿雅業有 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
延儁器能位望有 聞伯茂才名亦時之良也元化以
文學傳業而又脩史 美譽讓之弟兄脩身勵行觀夫出處
之跡亦見稱平矩 經史頗有幹略至於恪勤匪懈夙
夜在公求之古人 有與濟政事多歷歲年雖與危

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望風旨使高昌入
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
矣果文長寬早知去就而寬淪迹異域蓋乃命乎崔和廉
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
加此庸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而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
知婺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之
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讓之風焉仁基以武略
見知自升顯級竟而蹈覆非所身名隳壞時也

列傳第二十六　北史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七　北史三十九

薛安都

劉休賓

房法壽　曾孫豹　族子景伯　景先　族人彥謙

畢衆敬　曾孫義雲

羊祉　子深　孫肅　弟子敦　烈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晉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廄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眞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宋在南以武力見敘遇宋孝武起江州遂以爲將和平六年宋湘東王殺其主子業而自立是爲明帝羣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宋明帝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降魏請兵救援遣第四子道次爲質獻文乃遣鎭東大將軍尉元等赴之拜安都鎭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中悔謀圖元等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於京師甚見禮重子姪羣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於門生無不收敘又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卒贈假黃鉞秦州刺史河東王諡曰康子道標襲爵位平州刺史政有聲稱歷相秦二州刺史卒道標弟道異亦以勳爲第一客早卒贈秦州刺史安邑侯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賜爵安邑侯位秦州刺史進河南公安都從祖弟眞度初亦與安都南奔及從安都來降爲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出爲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爲伯歷荊州東荊州刺史初遷洛後眞度每獻計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大爲帝所賞改封臨晉縣伯轉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眞度表輒日別出倉米五十斛爲粥救其甚者詔曰眞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歷華荊二州刺史入爲大司農卿正始初除揚州刺史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敷西子贈左光祿大夫諡曰莊有子十二人嫡子懷徹襲封初眞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幷樂器獻之宣武納焉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時事卒於汾州刺史懷吉本不厲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餉諸勝己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返既指授先期明人爲之歎云

右密已記錄儀而酒饌相尋留粟繼至連宇將別贈以錢
縑下及廝備咸過本望其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産相
朋因有憎愛與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
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也祖昶從慕容德南度河家于北
海都昌縣父奉伯宋北海太守休賓少好學有文才仕宋
爲兗州刺史娶崔邪利女生子文曄崔氏先歸寧在魯郡
邪利之降文曄母子與俱入魏及慕容白曜軍至休賓不
降白曜請崔氏與文曄至以報休賓又執休賓兄延和妻
子巡視城下休賓答白曜許待歷城降當即歸順密遣主

簿尹文達向歷城觀覘軍形勢文達詣白曜詐祗候白曜
令文達往升城見其妻子文曄哭泣以爪髮爲信文達回
復經白曜誓約而還見休賓休賓撫爪髮泣復遣文達與白
曜期白曜喜以酒灌地啓告山河誓不殺休賓文達還謂
休賓可早決計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聞慰固執不可遂
差本契白曜尋遣著作佐郎許赤彪夜至梁鄒南門告城
上人曰休賓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降何得無信於是城內
遂相維持欲降不得歷城降休賓乃出請命尋亦立平齊郡
乃以梁鄒人爲懷寧縣以休賓爲令延興二年卒文曄有
志尚綜覽羣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被徙

北邊孝文特聽還代帝曾幸方山文曄大言求訴申父功學
賞帝於是賜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律中郎卒於高陽
太守贈兗州刺史諡曰貞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生二
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卒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魏孤貧
不自立母子並出家爲尼僧既而反俗俱奔江南法武後
改名峻字孝標南史有傳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諶仕燕位太尉
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之遂爲東清河繹幕人法
壽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諸羣小爲劫盜宗族患之
弱冠州迎主簿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命常盜殺豬羊以

供母招集壯士恒有數百仕宋爲魏郡太守法壽從祖弟
崇吉母妻爲慕容白曜所獲託法壽爲計法壽與崇吉歸
款於白曜詔以法壽爲平遠將軍與韓騏驎對爲冀州刺
史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
師以法壽爲上客崇吉爲次客崔劉爲下客法壽供給亞
於薛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給以田宅奴婢性愛酒好
施親舊賓客率同飢飽坎壈常不豐足畢衆敬等皆尚其
通愛卒贈青州刺史諡敬侯子伯祖襲例降爲伯歷齊郡
內史伯祖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晧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
充後卒於幽州輔國府長史弟元光官卒子翼大城戍主莊帝宗

安太守襲爵壯武侯
翼子豹字仲幹體貌魁岸美音儀年十七州辟主簿王思政入據穎川慕容紹宗出討豹爲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促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智者上指麾以保万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爲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淸河中除謁者僕射拜西河太守地接周境俗雜稽胡豹政貴淸靜甚

著聲績遷博陵太守亦有能名又遷樂陵太守風教修理稱爲美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遂還本鄉立園自養頻被徵命固辭以疾每牧守初臨必遣致禮官位邑至皆投刺申敬終於家無子以兄熊子彥詡嗣彥詡明辯有學識位殿中侍御史千乘益都二縣令有惠政熊字子威性至孝聰朗有節槩州辟主簿行濟河廣川二郡事七子長子彥師最知名以魏勳門嫡孫賜爵永始縣子特爲叔豹所愛重豹卒彥師親送柩還鄉悲痛傷慟以爲賢當家之寶初彥師少時爲監館會接陳使江總及陳滅總入關見彥師謂弟彥謙曰公是監館弟耶因愴然曰昔因將命得申言款彥師所贈總詩今見載總集彥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鞠養長兄彥師雅有淸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沒之撫養甚厚後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其功之衰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於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時禁網疎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淸

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爲齊州中從事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劍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劍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隋文受禪之後遂優游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彥謙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

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
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
多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
高第卑諂巧宦翻居上等真偽混淆是非瞀亂宰貴既不
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
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準量人數半破
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
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
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褒秋
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獎賢能詞氣

侃然觀者為之動容衡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
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衡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
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後數日衡言於帝帝弗能用以秩
滿遷長葛縣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帝令持
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超授
鄀州司馬吏人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
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鄀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
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
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為人深加友敬及兼襄州總管辭
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

留連數日屑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
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
謙見衡當途而不能匡救以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
刑者所以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
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疏者也今國家祗承靈命作人
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夤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憂
人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
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為干紀則當原其本
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人疑惑之心若

審知內外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
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孥戮國有常刑
遂使籍沒流移恐為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
斯義安在昔叔向置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
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
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
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
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之據產祿承母弟之基不
應歷運之兆終無帝主之位況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
諒之愚鄙俚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

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
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
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人上
騁嗜奔欲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
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
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人庶呼嗟終
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
重賦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
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
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
才堪幹時於己非宜即加擯斥儻遇諂佞之輩行多穢匿
於己有益遂蒙薦導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
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載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
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
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祗
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為心惻隱是
務河朔強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人不思亂泰山之固弗
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晏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
衣事往形殘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
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陛

寰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撫綏淮海盜息
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纘膺用於寬仁已布率土含生
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人
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
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足下宜當重寄早預心膂粵
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
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
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憎刑罰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忝
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
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
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
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
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
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灹陵上侮下訐以為直刺史憚之
皆為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亢禮長揖有識嘉之灹亦不
恨大業九年從駕渡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莫
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頻為執政者所嫉出為涇陽令終
於官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為講說督勉之亹亹不倦
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
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

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常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孫斷
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
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
者皆寶翫之大原王邵北海高構蓨縣李綱中山郎茂郎
穎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為友
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
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
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尅不
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弘遠
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

之際其言皆驗貞觀初以子玄齡著勳追贈徐州都督臨
淄縣公諡曰定伯祖翼幼聰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
官居家忽閉門有客皆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為家犬所
囓卒

景伯字長暉法壽族子也祖元慶仕宋歷七郡太守後為
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宋明帝之殺廢帝子業弟
子勛起兵文秀後歸子勛元慶不同為文秀所害父愛親
獻文時三齊平隨例內徙為平齊人以父非命疏服終身
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
尚書盧陽烏稱之於李沖沖時典選拔為奉朝請累遷齊

州輔國長史會刺史亡敕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
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
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禽之既而署其子為西曹掾令諭
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制守令
六年為限限滿將代郡人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
復加二載後為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景伯性淳和涉
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蔬食終喪期年不內御
哀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期年哭
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
崔光韶好標榜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

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為水病積年不愈
卒於家贈左將軍齊州刺史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長史
與從父弟說祖並有名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
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
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子山基仕隋歷戶部
考功侍郎並著能名見稱於時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
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
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未許苦請乃
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遂大通贍
太和中例得還鄉郡辟揚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

當世儒宗歎其精博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侍中穆紹又
啓景先撰宣武起居注尋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
正所歷皆有當官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
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兄曾寢疾景先
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卒特贈
洛州刺史諡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與諸符
黨郎王神貴答之名爲辯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節閔帝
特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子延祐武
定末太子家令後隸魏收修史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
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飼餓者存濟甚衆平

原劉郁行經齊兗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呼
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
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
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景遠好史傳
不爲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養兄孤
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傅豎眼慕其名義啓爲昭武府功曹
參軍以母老不應豎眼頗恨之卒子家子敬道永熙中開
府參軍

畢衆敬小名奈東平須昌人也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
常於疆境盜掠爲業仕宋位太山太守湘東王彧殺其主

守舉兵而自立是爲明帝遣衆敬詣兗州募人到彭城刺史
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
共卿西從晉安衆敬從之東平太守申纂拒無鹽城不與
之同及宋明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有人發衆敬父基
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喪行服疑纂所爲弟衆愛爲薛
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都
以城入魏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
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
遣表謝宋宋明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他罪獨不
捨之衆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

用獨全及尉元至乃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
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
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爲東史慕容白曜攻剋無鹽獲申纂
將殺纂者而城中火起纂爲所燒死衆敬聞剋無鹽懽不殺
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酷由纂聞纂死乃悅二年
與薛安都朝京師賜甲第一區後復爲兗州刺史徵還京
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鬢
鬚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
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往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孝文賓
禮舊老衆敬與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

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
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彪
羊一枚仙人文綾一百匹文明太后與顯祖引見於皇信堂
賜以酒饌車馬綃等勞遣之卒於兗州子元賓少豪俠有
武幹涉獵書史與父同建勳誠至京師俱為上賓賜爵須
昌侯後拜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榮
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為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
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欣欣然
喜見顏色衆敬善持家業猶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賓
為政清平善撫人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畢中遙授

北史列傳二十七　十五

長兼殿中尚書卒贈衛尉卿諡曰平元賓入魏初娶東平
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
祖暉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
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
等三年終禮祖榮早卒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為侯
卒子僧安襲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涉獵經史好為文
詠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為伯以本州中正為統
軍隸邢巒討梁師以功封南城縣男歷散騎侍郎中書侍
郎神龜末除東豫州刺史祖朽善撫邊清平有信百姓稱
之後為瀛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兗州刺史無子以弟祖

歸子義暢為後襲爵義暢傾巧無士業營通時要位中書
侍郎兗州大中正後除散騎常侍坐事伏法祖髦以兄祖
朽別封南城以須昌伯回授之位東平太守卒於本州別
駕祖暉早有事幹為豳州刺史以全守勳封新昌縣子遷
蕭寶夤退敗祖暉棄城東趣華陰坐免官尋行豳州事
建義中詔復州爵後為賊宿勤明達所攻沒長子義顯襲
爵齊受禪例降義顯弟義雲
義雲小字陀兒少麤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
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
了計文案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

北史列傳二十七　十六

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為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減截并
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偽衆人怨望並無所問乃拘吏數
而斬之因此銳情訐數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書侍御史
彈射不避勳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橫不平頻
被怨訟前為汲郡太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
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
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
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為司徒左長史尚書
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姨祖
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

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
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開迎不敢備禮及義雲
成昏之夕𣪺禮備設克日拜閤鳴騶淸路盛列羽儀兼差
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昏誣罔干上
義雲貲産宅宇足稱豪室忽道孤貧亦爲矯詐又駕幸晉
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預前一日赴
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
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
歡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
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爲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

階詣州求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
論者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讌賞義雲
每予[illegible]後集見稍疎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
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
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
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爲此款密無
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顯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致疑
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
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
也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擧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

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鐃吹至於枝郡行游兩部並用
猶作書與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内不覺遺落給事中李
孝貞得而奏之爲此元海漸疎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
歸彥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
佗意爲人密啓及歸彥被擒又列其朋黨專擅爲此追還
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義性豪縱頗
以施惠爲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寠乏者多有
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
聲徧朝野爲郎時與左丞宋游道因公事忿競游道廷辱
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爲汝義雲一無所荅然酷暴殘忍非

人理所及爲家尤甚子孫僕隸恒瘡痍被體有子善昭
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搒掠無數爲其著籠頭繫之
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因善昭
所佩刀也遺之於善昭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
善昭怖懼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武成令舍人蘭子暢
就宅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
盧姦人所爲將加拷掠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
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
斬之於獄棄尸漳水初歸付建寧太守子義遠竹平原太
守義遠弟義顯義揖性並豪率天平以後梁使人還往經

凝於兗城前後州郡以義歸兄弟善營產器物尤華常稱
長史接宴賓客祖旋太尉行參軍卒贈都官尚書兗二
州刺史眾敬弟眾愛隨兄歸魏以勳為第一客賜爵鉅平
侯卒贈徐州刺史諡曰康子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
降為伯延昌初累遷清河內史固以疾辭後試守廣平內
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誅元叉聞慰斬其
使發兵拒之又以為忠於是遷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除
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為都督安樂王鑒軍司馬攻元法
僧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伯
如故諡曰恭子祖彥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為時所

知以侍御史為元法僧監軍法僧反被逼南入後還歷中
書侍郎襲爵鉅平伯卒贈尚書右僕射兗州刺史祖彥弟
祖暉秘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帷薄不脩為時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道武平中山纂祖
宣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仕宋為兗州刺史既敗子景
義入魏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
之宋任城令太武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
及其屬縣徐遜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
祉性剛愎好刑名為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侍中

公貲私營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遠徙後還景明
初為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為梁州軍司討叛
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
劍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為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
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為奴婢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
免高肇執政祉復被起為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
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宣武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
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為中尉元
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
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諡曰祉志存埋輪

不避強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
殊類[illegible]仁謹依諡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諡為景侍中
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駮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
假定諡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
聞暴聲頻發而禮官虛述諡之為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
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駮更議元端
臺龍上言竊惟諡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
司鑒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
寺依諡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
將何所準按祉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

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沒也又加顯贈言祉誠
著累朝勳彰出內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冊孫美無
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
剛而能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
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刺稱按祉歷官累朝當官
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准行易名褒謚依右爲謂無虧
體例尚書李韶又述奏以府寺爲允靈太后可其奏祉自
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然好
慕刑名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牧臨州竝
無恩潤兵人患其嚴虐子深

深字文泉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
儁同志相友自司空記室參軍再遷尚書駕部郎中于時
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
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明帝行釋奠之禮講孝經
深儕輩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
率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豳夏諸州北海王顥爲
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爲行臺右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
京頃之遷尚書左丞蕭寶夤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
作逆敕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承業共
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芒

山集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坐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顧
謂左右曰羊深眞忠臣也舉坐傾心莊帝踐阼除太府卿
又爲二兗行臺深與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尒朱
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爲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
外招梁寇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
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褒其忠烈令還朝受敕乃歸
京師除名久之除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
侍郎顥平免官普泰初爲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節閔帝敕深
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

有沙汰尋兼侍中節閔帝甚親待之時膠序廢替名教陵
遲深乃上疏請脩立國學廣延冑子帝善之孝武初除中
書令永熙三年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帝入關深
與樊子鵠不從齊神武起兵於兗州子鵠署深爲齊州刺
史天平二年正月東魏軍討破之斬於陣
深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閤祭酒以學尚知名乾明初
爲冀州中從事趙郡王叡爲巡省大使肅以遲緩不任職解
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爲武德
郡守祉弟靈引好法律李虔爲中丞以爲書侍御史固辭
虔頗銜之及爲三公郎坐兄祉事知而不糾虔劾奏免官

甚爲尚書令高肇所昵京兆王愉與肇深相嫌忌及愉出
鎮冀州肇與靈引爲愉長史以相間伺靈引恃肇勢每
折於愉及愉作逆先斬靈引於門時論云非直愉自不臣
抑亦由肇及靈引所致事平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諡曰
威
子敦字元禮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
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後爲備將軍
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
饑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
解衣質米以供之然政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

斛絹一百匹卒官吏人奔哭莫不悲慟贈儒大將軍吏部
尚書兗州刺史諡曰貞武[illegible]以敦及中山太守
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乃上言請加旌錄詔
各賞帛一百匹粟五百斛下郡[illegible]學字
靈珍兗州別駕從事子烈 好[illegible]能言名理
烈字信卿少通敏頗自儁立有 [illegible]山太守據郡起兵
以玄學知名魏孝昌末烈從兄 廣平太守[illegible]赴洛
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 [illegible]手令郎所存者
陽昔贊朝廷引加[illegible]賞烈[illegible]
大故不豈有幸從兄之敗以[illegible] 卒無所及天保中

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戶郎中在官 爲稱職除陽平太守
有能名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敕書褒美尋遷兗
祿少卿兗州大中正天平初除義州刺史以老還鄉卒于
家烈家傳素業閨門脩飭爲世所稱 門女不[illegible]醮魏大
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 並出家爲尼咸存
戒行烈天統中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 中正義雲盛稱
門伐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爲我家故吏烈云自畢軌被誅
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疆埸之上彼 此而得何足爲
言豈若我之漢河南尹晉朝太傅名德並 行百世傳美且
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義雲[illegible]雖薄[illegible]

烈弟脩有才幹卒於尚書左丞子玄武平 將作丞隋
開皇中戶部侍郎卒於隴西郡贊務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illegible]東南事 [illegible]
而竟保寵祿優矣休賓窮而委命著稱名重東南逢時 拓
落不羈克昌厥後畏伯兄弟儒素良可稱乎張敬舉世 紛
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羊祉剛酷之風得至爲
幸深以才幹從事舉迹可稱敦烈持己亦當於時彥也

列傳第二十七 北史三十九

方洽 周益 周之冕 陳 幸校正

列傳第二十八　　北史四十

韓麒麟　程駿　李彪 孫昶　高道悅　甄琛　高聰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也。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為東曹主書。文成即位，賜爵漁陽男。父亡，在喪有禮。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圖進趣，宜示寬厚。勍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與房法壽對為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万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須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停滯多年。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杖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表請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

備延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敘，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年，謂之太平。故躬藉千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為政之所先。今京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万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其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災，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人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卒官，遺敕

其子碩以素棺葬從儉約謝麟言性恬淡恒自律令孫瑩
傳臨終之日唯有俸錢數十千甚清貧如此詔賜錢帛特
燕郡公諡曰康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位秘書中
散卒贈漁陽太守子子熙字元雍少自脩整頗有學識為
清河王懌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
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
叔仲穆兄弟友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為懌所眷遇
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引用及元叉害懌久不得葬子熙
為之憂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
終身不仕後靈太后反政以叉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

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檦賓客張子慎伏闕上
書理懌之冤極言元叉劉騰誣罔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
子熙為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叉死子熙脩國史遷義初
錄其門為王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為叔顯
宗所撫養及顯宗之歸子伯華又幼子熙愛友等於同
生長猶共居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又上書
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為
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詣訴明廷明帝詔遣案檢弼遂
見詔讓介朱榮之為至京師帝欲之書
以為榮既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容見之介朱榮書

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知而不責及邢杲起遣詔子熙慰
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還坐付廷尉
論以大郡匙死免官孝武初領著作以奉冊勳封歷城縣
子天平初為侍讀兼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
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
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論者高之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娉王氏為
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嫂李氏姦合
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卒
遺戒不求贈諡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與宗弟顯宗字茂親剛直能
斷析理辯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
共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徧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
謬顯宗一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
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後兼中書侍郎既定
遷都顯宗上書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
山竊以為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成省
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今宜早還北京以省諸州
供帳之費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
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二曰昔聖帝必以儉約為亂

主亦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
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所營取譏前代
伏惟陛下損之又損之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
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
溝渠使寺署有別士庶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三曰竊
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
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
恐銜橛之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四曰竊惟陛下
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晷昃而食夜分
而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

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咸無疆之祚莊周
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
愚臣所不安也孝文頗納之顯宗又上言前代取士必先
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
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
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
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
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
之胤自墜於皁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
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

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
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
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政生人之命於是而在
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以播撻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
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
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
嚴刑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
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
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
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

宜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
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草
創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
稽古復禮於斯爲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謂之
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
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
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
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
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廝豎之邑臧獲顯於膏腴之里物之
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

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
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
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渾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
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齔任意所從其
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
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
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
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以士
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
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宦
塗得與膏粱華望接閈連甍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極光宅中
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
闕盛美又曰自南偽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
招誘邊人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
重名其數甚衆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
為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
郡縣昔以戶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又古者以天
下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
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

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為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
被綺羅僮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
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曰諸宿
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給其蒲博
之具以成褻狎之容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
禁止帝善之孝文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
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
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
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謂程靈虬曰
卿與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曰臣才第短淺比於
崔光實為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昔揚雄著太
玄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譚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日所撰
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觀
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帝曰假
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堯臣顯宗曰陛下齊蹤堯舜
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曰卿為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
也顯宗曰臣仰遭明聖直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
優於遷固也帝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帝曾
詔諸官曰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所為可復
以為不可宜校量之李沖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為

欲為膏粱兒地為欲益政贊時帝曰俱欲為人沖曰若欲
為人陛下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
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
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沖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
帝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耳沖謂諸卿士曰適欲
請救諸賢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為援意有所懷
敢不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若
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惟新
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監令之子
必為秘書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帝曰卿何不論

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
承貴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
拘此例後為本州中正二十一年車駕南征以顯宗為右
軍府長史統軍次赭陽齊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
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親戰斬法援首顯宗至
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王肅
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
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
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
帝笑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卿所對

求以顯宗為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上表頗自矜
伐訴前征勳詔曰顯宗進退無檢虧我清風付尚書推列
以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以白衣守諫議惡其得
効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為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
以申憤結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
景明初追赭陽勳賜爵章武男子伯華襲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
事流涼州祖父肇呂光人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
師事劉延明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延明謂門人曰舉一
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

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不可以經世駿意為不然夫
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
人若乖一則煩偽生爽性則沖真喪延明曰卿年尚幼言
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為東宮侍講太
延五年涼州平遷于京師為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為
著作郎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駿實史才方申
直筆請留之書奏從之獻文屢引駿與論易老義顧謂群
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
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
望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麗

王璉求納女於掖庭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持節如
高麗迎女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
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
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
駿從者酒食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獻文崩乃還拜秘
書令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
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群臣咸以為宜依舊事駿獨以
為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為帝王所貴山河為區夏之重是
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
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為長世之軌

乎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群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
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又詔曰
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門無挾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
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
太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為奢厚
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頗亦矯厲可斂以時
服明器從古初駿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
敕侍御師徐謇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為中
散從子靈虬為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太后傷惜之賜
東園秘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

憲所作文章自有集錄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也孝文賜名焉家寒微少孤貧
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
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
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
還鄉里平原王陸叡年將弱冠雖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
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
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朝貴李沖
禮之甚厚彪深宗附之孝文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散
騎常侍衛國子使於齊遷秘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已來

至於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為春秋體遺落
時事彪與秘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體創為紀傳表志之
目焉彪又表上封事七條曰古先哲王之為制也自天子
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
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
競侈無常守大為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夫
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
其妨男業害女工者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
王政可為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
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消而國有飢人今

三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非其誠
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此蓋朝制不宣人未
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下至於庶
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
用違經典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
嫡之粢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
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
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
協於黎蒸是以世統黎元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
弗以義方教厥冢子冢子於是習成兇德肆虐以臨黔首

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道在於師傅故禮云
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明
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
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
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
日年尚幼沖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
非唯予之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
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
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日躋及儲宮誕育
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詔

導太子幼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
華幸甚矣其三曰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
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
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
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困乃加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
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
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
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
糶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
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

一以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
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
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害
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
樂毅之冑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
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
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漢
制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
歲旱論者以不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致旱事下公
卿尚書陳寵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

應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始通雉雊雞乳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虫咸動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晝一之典恐猶或闕然今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崇古典自太和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於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皁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之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

吾遇子有禮故不使人執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下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安可陳謨言於朝且懸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得行恩當時不能垂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義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

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
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
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綏同節慶之醼傷人子之道虧
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
曠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敷奏而
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
事所宜行也帝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見禮遇詔曰彪
雖宿非清第代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
頗堪時用兼憂吏職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何以勸
獎勤能特遷祕書令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

匹牛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齊遣其主客郎
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向辭樂者卿或未
相體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
月晦朝臣始除縗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此固應具此
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
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
德報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不
終三年彪曰万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群議服變不
異三年而限同一朞可謂失禮繪言汝哉叔氏專以禮許
人彪曰聖朝自為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己聽

於冢宰万機何憂於曠彪曰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
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主上親攬蓋遠軌軒
唐彪將還齊主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
閑暇後歲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
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主惘然曰清
都可念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
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群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
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博後為御史中尉領著
作郎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
右屏氣帝常呼為李生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

之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帝宴群
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
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沖任城王
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沖等意議乖異遂形於
聲色殊無降下之心沖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
彪上表曰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
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加金璫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厲
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
坐輿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懼肆志傲然愚聾
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

廷尉獄沖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
時見其色厲辭辯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官位
升達參與言宴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侍筵之
次啟論於眾英之中賞識正理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
隱避臣雖下愚輒亦欽其正直及其始居司直執志徑行
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
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
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
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
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

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
右高聲大呼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
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時諸人以
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
遂心疑有濫知其威虐猶謂益多損少故不以申徹實失
為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
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己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
安居任城卑躬曲己其所欲者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
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投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
臣列無證宜放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帝在懸瓠覽

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恕之除名
而已彪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辭[illegible]稱草茅臣拜迎鄴南
帝曰朕以卿為已死彪對曰以仁在回何敢死帝憫因詔曰
朕期卿每以貞松為志歲寒為心卿應報國盡心為用近見
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謗為朕與卿為宰事為卿自取彪
曰臣愆由己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
無辜濫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皐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
清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
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用卿尋勅宋弁之言將復
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

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
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illegible]作彪自託
於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甄琛邢巒等詩書往來迭相
稱重因論求復舊職脩史官之事肅等許為左右彪乃表
曰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史官敘
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圮冊勳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
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
先后召名儒博達之士以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眾短采
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
詔臣曰平尒雅志正尒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

周然不試失於茲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
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
叡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和邦天資其
聰地發其靜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記曰善述者欲人
繼其行善繼者欲人繼其志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
然先皇之茂勳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
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
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參恩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
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
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

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
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者先皇
之智也燮伐南荊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
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兗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
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
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
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爲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
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
則與日月齊其明小則與四時並其茂故能聲流無窮義
昭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謹于

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亦言習之所得也竊謂
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是以談遷世事
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
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
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
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
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
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
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
穀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

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並以文才
見舉注述是同並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
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
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
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誡其子遷曰當世有美
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
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
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
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強欲爲知臣
竊謂今之所撰目名必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

之紹緒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
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錄庶不
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期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
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許之
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秘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
史宣武親政崔光表曰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
志力貞強若遂無稱或求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
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
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寵高班纖負微愆從
滴沈廢顧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宣武不許詔彪兼通直

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陽始彪
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脅腋氣絕
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凶渠皆鞭面殺
之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痛毒備極贈汾州刺史謚曰剛
憲彪在秘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
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餘著詩頌賦誄章奏別有集彪
雖與宋弁結管鮑交弁爲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
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爲恨弁卒彪痛之
無已爲之作誄及郭祚爲吏部彪爲子志求官祚仍
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游拔

之深用忿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非祚祚每曰爾與義和
至友豈能饑爾而飽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爲
雍州彪詣澄爲子求其府寮澄釋然爲彪得爲列曹行參
軍時稱澄之美志字鴻道早有才幹年十餘便能屬文
彪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鴻父與交
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
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
聞其名召爲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始彪奇志
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孝文所貴及
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廷後宮咸師宗之宣武崩後爲比丘

尼通習經義法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歷官所在著績坦叔
與外叛南荊荒毀領軍元叉舉其才任擢爲南荊州
刺史建義初叛入梁志弟游有才行隨兄志在南荊州屬
介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子昶
昶小名那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
洛陽初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制
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
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
應對明辯周文每稱歎之綏德公陸通盛選僚案請以昶
爲司馬周文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

決爲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
正敏雖處郎官周文恒欲以書記委之於是以爲丞相府
記室參軍著作郎修國史轉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又轉
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周文書曰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
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
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授敏爲
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爲侯
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錄保定初
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
清要盛選國華乃以敏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

公唐瑾等並爲納言尋進爵爲公五年出爲鄜州刺史在
州遇疾求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敏周
文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敏所作
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敏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
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十無一存唯留心
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
樂時論以此稱焉子昂嗣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新
昌侯祖育馮弘建德令太武東討率部歸命授建忠將軍
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

勃海蓨縣道悅少爲中書學生侍御主文中散後爲諫議
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強禦車駕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季
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御史主文中散
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
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
丞公孫良職綰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澄良等所居
官時道悅兄觀爲外兵郎中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孝文
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
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
鯁朕實嘉其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黯鮑也其以爲主爵下

大夫諫議如故車駕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
闕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
材以造舟檝道悅表諫以爲闕居宇之功作遊嬉之用損
耗殊倍又深薄之危古今共慎於是帝遂從陸路轉道悅
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
和二十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
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帝甚加悲惜贈散
騎常侍營州刺史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
事賻物千段謚曰貞侯宣武又追錄忠概拜長子顯族給
事中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顯族弟敬猷有

風度肅寶寅西征引為驃騎司馬及寶寅謀逆欲逃行
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洩見殺贈滄州刺史聽一
子出身道悅長兄萬年崐崘魏郡太守萬年弟觀清河太守
坐贓貨將刑於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為録尚書事雙多
納金寶除司空長史後為涼州刺史專肆貪聚以罪免後
貨高肇復起為幽州刺史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
未幾而卒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徽司馬南征
赭陽先驅而殁諡曰閔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邯之後也父凝州主簿
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學覽經史

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鮮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
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
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宦
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
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慚感遂從許叡李彪假
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
所陳亦為孝文知賞宣武踐阼以琛為中散大夫兼御史
中尉琛表曰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
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人而弗禁通
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

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鄣護在公更所以為人守之耳今者
天為黔首生鹽國為黔首鄣護假獲其利猶是富專口斷
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
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且每觀
上古愛人之迹時讀中業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
此近狹今僞擬相承仍崇關廛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
之輸是使遠方聞者莫不歌德謡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
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為災況
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願弛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
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付八坐議可否以聞彭

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但恐坐談則理高行
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為可竊惟大道既往恩惠生焉
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恒恐財不賙國澤不厚人故多方以
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貸山澤輕在人之貢立稅
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為身也
所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禁
此泉沙不專大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為後宮之資既潤不
在己彼我理一積而散之將焉所吝然自行以來典司多
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
至使朝廷識者聽營其間今而罷之懼失前旨宜依前式

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人亦世或不同
琛之表寔所謂助政毗俗者也可從其前計尚書嚴為禁
豪強之制也詔琛參八坐議事尋正中尉遷侍中領中尉
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者率多下吏於時趙
脩寵貴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為中散大夫弟僧林為本州
別駕皆託脩申達至脩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之日乃舉其罪
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殊
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
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
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

雖以言戲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錄尚書事北
海王詳等奏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
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趙脩侵公害私朝野切齒
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
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
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黃門郎李憑相為表裏憑兄叨封
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
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己力仰欺朝廷傲冒百司其為鄙詐
於茲甚矣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為叨越雖
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

脩是親是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
阿諛獎厲忠概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
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
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
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夫家路踰百里
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
琛母服未闋復丁父憂琛於塋兆內手種松柏隆冬負土
水土鄉老哀之感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
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
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

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
入厠帷幄孝文時琛兼主客郎迎送齊使彭城劉纘琛欽
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晰為朐山戍主晰死家屬入洛有
女年未二十琛乃納晰女為妻婚日詔給廚費琛所好悅
宣武時調戲之遷河南尹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國家居
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
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
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
四遠赴會事過代都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
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

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
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
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
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
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比之邊縣難
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為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先朝
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
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以
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
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

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為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
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
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為遊軍於諸坊巷
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後皆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
故及高肇死琛以黨不宜復參朝政出為營州刺史遷涼
州刺史猶以高氏之昵不欲處之於內久之為吏部尚書
未幾除定州刺史因辭曰陛下在東宮崔光為少傅臣為
少保今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公故僕射游肇
時為侍中與臣位階相似肇在省為僕射死贈車騎將軍
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臣今還為征北將軍定州刺史生而

亦不如死游肇聞而慰遣之琛後至鄉表論舊游大為鄙
薄政體嚴細甚無聲譽後徵光爵司徒之援也琛與光書頗相
抑揚內實附會光亦揣其意復書以悅之徵為車騎將軍
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
詔給東園祕器賻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
議諡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
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
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諡皆累其生時美惡
所以為將來勸戒也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
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

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諡列上諡不應法者博士坐如
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
不殷勤重慎以為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
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
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
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諡也雖窮文盡武無
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
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為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
非致號諡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
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

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諡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諡於例
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復諡謂宜依諡法慈惠愛人曰孝宜
諡曰孝穆公自今以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
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仍踵前來之失者
付法司科罪詔從之琛祖載明帝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
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
有幹具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明帝以師傅之
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
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
於世琛長子侃字道正位祕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劫交通

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爲司州所劾
淹在州獄琛大以慙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
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宣武敕懷寬放懷固執之久乃特
旨出侃自此沈廢卒家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更吏
事琛啓除祕書郎宣武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
飲戲免官後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明帝末丁憂
在鄉定州刺史廣陽王深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屬鮮
于脩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人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
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之僑舊
等聲云欲將此輩共爲舉動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

走收三州人中麤暴者殺之以威外賊及刺史元固大
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前害北人遂掘
其父屍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後齊
文襄以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卒贈驃騎將軍祕書監定州
刺史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疾世俗
貪競乾沒著[illegible]爲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
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中密以私財贖之良歸傾
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厄本不求報豈相贖之意
及葛榮侵擾河北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
全鄴勳賞安市縣子孝靜初爲衛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

出爲北徐州刺史卒官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
諡曰靖琛同郡張彝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
書道武平中山入魏卒於涼州刺史諡曰穆彝頗涉經史
雅有氣尚交結勝流爲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
至棄郡亡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定州刺史彝叔感
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子宣乾少孤事母以孝聞
累遷相州撫軍府司馬宣乾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
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功以功賜爵中山公後坐事死鄴
乾從弟元賓位奉朝請及外生高昂貴達啓贈瀛州刺史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人也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

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少隨其舅宋車騎將軍王玄謨征伐以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克東陽聰徙平城與蔣少游為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為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郎為高陽王雍傅稍為孝文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後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略自許孝文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帝故假聰輔國將軍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聰躁怯少威重又與賊交望風退敗孝文恕死徙平州行至

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兎將獻託聰為表帝見表顧王肅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宣武初聰復竊還京師說高肇廢大輔宣武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後加散騎常侍及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從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所聰為之詞趙脩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為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深用危虞而先以疏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

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如讎之讎聰又媚附茹皓相招命稱皓才識非脩之儔乃因皓啓請田宅皓被遂許及皓見罪聰以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皆如此侍中高顯為護軍聰代兼其任顯與兄肇疑聰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出為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為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寧待獄竟宣武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明帝踐阼以其素

附高肇出為幽州刺史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為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廢于家斷絕人事唯脩營園果世稱高聰梨以為珍異又唯以聲色自娛後拜光祿大夫卒靈太后聞其亡嗟悵良久贈青州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為妾以悅其情及病欲不適他人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為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長子雲字彥鴻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河陰遇害贈兗州刺史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遭見紀於齊士顯宗以文學自立而時務屢陳至於實錄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尚自守

榮過其器程駿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笈李彪生自微族
見擢明世輶軒騁指聲駭江南競筆立言遂爲良史逮於
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
九十彪之謂也高道悅謇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
可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
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
惜乎

列傳第二十八　　北史四十

方洽周益　周之冕　陳莘　校正

列傳第二十九　　北史四十一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津子遁 逸 謐 謐弟愔 燕子獻 鄭顗

楊敷 子素 孫玄感 素弟約 約從叔异 敷叔父寬 寬子文思 紀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眞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爲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人頌之稱爲選部給事中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脩飭奉養盡禮擢爲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頤等出漢北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還及車駕南討假前將軍從至鍾離師迴詔播爲圓陣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賊莫敢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蕭衍於鄧城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沔水上巳設宴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爲侯後爲

華州刺史至州借人田為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輔一門貴滿朝廷子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為錄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為內應邃已纂勒兵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脩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乃云錄事可造移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謂已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邃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承業乃奏侃為統軍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承業討之除侃為承業行臺左丞軍次恒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鬬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錄請為明公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叔仁等領騎與侃於恒農北度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人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焉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蒲寄移任此者正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除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敦勸縣公及車駕南還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功介朱榮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為顥屠榮將為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若今即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人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度勢顥知防何處一旦得度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介朱兆等於馬渚諸楊南度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以濟河功進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為秘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

直一千侃奏聽人與官並鑄五銖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
莊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衞將軍右光祿大夫莊帝將圖介
朱榮侃與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介
朱兆入洛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
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爲
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沒冀全百口侃赴
之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純陀襲播弟椿

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焉性寬謹爲內給事與兄
播並侍禁闈後爲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

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
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
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豫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初
武興王楊集始降於齊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貽書集
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
之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復拜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涇
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
守峽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攻之或云斬山木
縱火焚之椿曰並非計也賊深竄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
勿更侵掠賊必謂見嶮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

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伏以軍中驢馬餌之銜夜
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初獻文世有蠕蠕萬餘戶降附
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末叛走唯有一千餘家太中
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詔椿
徙焉椿上書以爲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
服之間正欲悅近來遠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
不安思謂不可時八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
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
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
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別格奏椿罪

應除名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既班不宜
雜用舊制詔依寺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平中山
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
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
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
八十四人椿在州因修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兵
爲御史所劾除名後累遷爲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
關西諸將還以疾頻啟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爲刺史
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寶夤必反狀爲不

依常處恐有異志遂面啓明帝及靈太后並不納及寶
夤逆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誣
建義元年爲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
元顥入洛椿子昱爲顥禽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保弟
子遁並從駕河內爲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
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或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
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上書頻請歸老詔
聽服侍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
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椿
奉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
元老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愴切椿亦歔
欷欲拜帝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
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
家入魏之始即爲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卹
甚多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寮必以
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譏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
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
韋帶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
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不聽興生求利又不
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漸華

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
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
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
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
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
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
能保守之將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
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
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
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
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
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
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
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間言
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
徽堂豫宴高祖謂諸王貴臣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
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
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
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
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

司徒太保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不嘗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憍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謗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為尒朱天光所害時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史

子昱

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游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酣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屈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

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時明帝在懷抱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比以來輕尒出入進無二傅導引之美退闕宮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從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敕勿令兒輙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叉靈太后令召叉夫妻

泣而責之叉深恨昱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叉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別居不聽遂懷憾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叉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云昱父椿叔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叉又構成其事乃遣夜圍昱宅收之並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構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叉搆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叉之廢太后也乃出昱為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又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

與同希旨就郡鎖昱赴鄴民訴百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後賊圍豳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豳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陳斬神達諸賊逆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顯軍稽緩遂免昱官爵尋除涇州刺史未幾以昱父椿為雍州徵昱除吏部郎中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於後太山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為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春秋貴之奈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群議還朝未幾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既擒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顥至執昱下責曰卿今死甘心不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顥帳前曰陛下度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下都袁昂為吳

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楊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莊帝還宮復前官爾朱榮之死昱為東道行臺拒爾朱仲遠會爾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奔免匿蠻中潛結梁州諸蠻謀報爾朱氏微服入洛為爾朱世隆所殺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孝莊帝初以功封三門縣伯位冀州刺史罷州還遇害太昌初贈太尉公錄尚書事相州刺史子辯字僧達位東雍州刺史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位正平太守弘農伯晨伯在郡有能名還京兄弟與父同遇害太昌初辯贈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仲宣贈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殺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順弟津

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改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沖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咳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閣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宗族姻表罕相參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

命多辭疾不往談者以為恨而津逾遠焉或謂之曰司徒
君之少也獨何自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
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孝文南征以津
為都督征南府長史後遷長水校尉仍直閤景明中宣武
遊於北芒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帝馳入華林時
直閤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
半為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豫此謀因拜津左右中郎將
遷驍騎將軍仍直閤出除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
有武功人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
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

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
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於是
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僚佐有濁
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
有犯法者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為華州刺史與兄播前
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
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
杯酒而出所輸少劣者為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
競相勸厲官調更勝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
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

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
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
眾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
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內津揮刃欲斬門
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
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津開門出戰賊退
人心少安尋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
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
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
時賊帥鮮于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

間津脩理戰具更營雉堞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
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
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喻之
并授鐵券許之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
云欲殺普賢又云賊欲圍城正為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
必須盡殺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
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送
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脩禮普
賢頗亦由此而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
衛將軍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葛榮以司

從說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
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逸突圍出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
賊逸日夜泣涕阿那瓌遂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出前
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入
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
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洛周相見對諸賊帥
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洛周大敗典守者以告洛周弗之責
及葛榮并洛周復為榮所拘榮破始得還洛永安二年兼
吏部尚書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為中軍大都督
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灑宮掖
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芒
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為司空加侍中尒朱榮死
使津以本官為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
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將從滏口而入遇尒朱兆等已克
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
既為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為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
沛津規欲東轉更為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度河而尒
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
於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穆將
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長子逸

逵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逵性靜退年
近三十方為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祿大夫
亦被害於洛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謚曰恭定逵弟遹字遵道有當世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
以功賜爵華陰男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遹獨往謁帝特
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
遹晝夜陪侍帝寢御牀前帝曾夜中謂遹曰昨來舉目唯
見異人賴卿差以自慰尋遷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
年二十九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
州刺史時災儉遹欲以倉粟振給而所司懼罪不敢
遹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
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
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貸二万詔聽貸五万遹既出
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粥飼之
將死而得濟者以万數帝聞而善之遹為政愛人尤惜豪
將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設
食者雖在闇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
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尒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
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
昌初贈都督瀛鄚二州刺史謚曰貞遹弟謐字遵和歷員

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恒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為尒朱兆所害大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謚第愔事列于後津弟暐字延季弘厚頗有文學位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儀同三司雍州刺史播家世純厚竝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竝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司空於時府主皆自引寮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為見問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竝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為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為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尒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為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害

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家無少長皆遇禍籍沒其家節閔悅悵久之

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奈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顏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為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為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為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縶未

滅又沒於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偽職愔乃託
疾密含牛血數合於眾中吐之仍陽喑不語榮以為信
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年十八元顥入洛時
愔從父兄侃為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
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度而潛南奔愔固諫止之
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
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
莊帝誅尒朱榮其從兄侃參贊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為并
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
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

鄲過楊寬家為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
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鞏榮貴防
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
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
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憐愍遂與俱逃
愔乃投高昂兄弟既潛竄累載屬神武至信都遂投刺
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誠規畫辭氣激揚涕泗橫集
神武為之改容即署行臺郎中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
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
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

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
愔及崔㥄出遭離家難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
哀毀骨立神武愍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
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
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
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中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
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
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
冬盛寒風雪嚴厲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
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為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

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郭秀
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
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
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跡又潛之光州因東入
田橫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
陰佑之神武知愔存遣愔從兄寶猗齎書慰喻仍遣光州
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
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
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為聘梁使主至碻磝戍
州內有愔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嘔血

數年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
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
仍典選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
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
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
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
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寮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濟南嗣
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
明元年二月為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
公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

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
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群從弟姪十
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飡之惠酬答必
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己
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市
瓜取其大者愔聞不以為意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
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
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
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
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為

士深士琛自言愔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玉自尚公主後衣
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為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
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又端揆綜機衡千端萬緒
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
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溫
辯神儀秀發百寮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
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
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鄰宅愔嘗見其門外有
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
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

地親逼深以後事為念愔與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侍
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並以二王威望
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
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
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
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
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解其
開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
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疏忌之跡盡告
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

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宮人李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與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白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為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為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寮愔等並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為忽有此慮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賀拔

相知并與諸勳胄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杯彼必致辭我一曰執酒二曰執酒三曰何不執爾輩即執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愔等於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

磚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為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默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耳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

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己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禿羖攊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尔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為愔也角文為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愔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

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籍沒錄王家王晞固諫乃
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遵彥死仍以中書令趙
彥深代拋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
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愔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
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万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曰使役在胡大
富貴在齊趙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
蠕蠕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神武見之大悅神武舊養
魏長廣姑爲女是爲陽翟公主遂以嫁之甚被待遇文宣
侍官至侍中濟南即位委任彌重除尚書右僕射子獻素

多力頭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禽
之子獻嘆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此天統五年追贈司空天
和事見兄元傳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太守自滎陽徙焉頤
聰敏頗涉文義而邪險不良初爲太原公東閣祭酒天保
世稍遷中書侍郎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
愔始輕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稍不可制欽道復
與濟南款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兼
中書侍郎二人權將楊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
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追

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
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楊敷字文衍播族孫也高祖暉洛州刺史贈恒農公謚曰
簡曾祖恩河間太守祖鈞博學強識頗有幹用位七兵尚
書北道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贈侍中司空公進封臨
貞縣伯謚曰恭父暄字宣和性通朗彊識有學位諫議大
夫以別將從廣陽王深征葛榮遇害贈殿中尚書華州刺
史敷少有志操重然諾人多慕之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
貞縣伯稍遷廷尉少卿斷獄以平允稱周孝閔踐阼進爵
爲侯天和中爲汾州刺史進爵爲公齊將段孝先率衆來

逼城陷見禽齊人方任用之敷不爲屈遂以憂憤卒於鄴
子素
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
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群絕倫非常之器非汝
曹所逮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
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
宰宇文護引爲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周武帝親
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
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
帝壯其言贈敷使持節大將軍淮廣復三州刺史謚曰忠

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令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相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宵遁為齊兵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尋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行東楚州事封弟慎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城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淮南及隋文帝為丞相素深自結納帝甚器之以為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應迥素不得進帝拜素大將軍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位柱國封清河郡公以弟岳為臨貞公及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妬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万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

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門之延洲素遣巴蜒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乃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邑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為儀同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万段粟万石加之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

拜納言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為亂以素為行軍
摠管討之帝命子[illegible]斬士婦背任人在陣免者
從賊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舟師
入自揚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
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
錫賊帥葉略又平之吳郡沈玄懀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
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眾援之玄懀勢迫走投南沙賊
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禽孟孫玄懀黟歙賊
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江浙賊高智慧自號東
揚州刺史吳州摠管[illegible]原公元契鎮會稽以其兵登而降

之智慧盡屠其眾[illegible]曰殺智慧有船艦千餘艘屯據要害
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破之智慧逃入海躡之從
餘姚汎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賊帥汪文進自稱
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
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
捕遺逸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
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上開府賜綵八千段素以餘寇未
殄恐為後患又自請行詔以素為元帥復乘傳至會稽先
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為亂自
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汎海奄至國慶遑

遽棄州走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
居水為亡命號曰遊艇子智慧國慶欲往依之素乃密令
人說國慶令斬智慧以自效國慶乃斬智慧於泉州自餘
支黨悉降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
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為儀同賜黃金四十斤
加銀瓶實以金錢綵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田百頃
宅一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疏
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
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臣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
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尋

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
側時聞鬼哭及宮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
人丁帝不悅素懼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
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上上
乃解於是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
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摠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
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
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
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
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

遁衆皆哭而去優詔賜縑二万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
位大將軍玄奬玄縱積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
應變無方然大抵取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每
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
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
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
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
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大
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二十年
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為

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
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
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
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
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
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柱國玄縱為淮南郡公
賞物二万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
詔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理百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
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
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

脤出師薄伐翦凶魁克平鋭卿頻稟廟筭揚旆江表每稟戎
律長驅塞垣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
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從橫語武
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
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塋兆安厝委素經紀然葬事依
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素素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
使幽明俱泰求保無窮以為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
理特須審慎乃遍歷川原親自占擇志圖元吉孜孜不已
遂得神皋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平戎
定寇比其功業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

義康郡公邑万户子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
十頃絹万匹米万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
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
异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
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
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為奴親
戚故吏布列清顯其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
秀與素謀之搆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
體國如賀若弼史万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
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

部尚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
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疏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
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
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已
下射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
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
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
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
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於上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
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

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
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
反遣茹茹天保往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并力拒
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
聃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
帝於是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
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
遣趙子開擁眾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
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奇兵深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
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

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
宗趙子開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退保并
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
賚手詔勞素素上表陳謝其月還京師從駕幸洛陽以素
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
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羅綺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
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師餘官
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
千五百戶其年病薨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
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

給轀輬車班劍三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
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立碑以彰盛美素嘗以
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上
為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
是乎集十卷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猜忌
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
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詣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
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
約曰我豈須更活邪素貪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
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磑田

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
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
也及長美鬚髯儀貌雄偉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
位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玄感
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
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纖介必
知吏人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拜
鴻臚卿襲爵楚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
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後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
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

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曰士
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
欲立威名陰求將領以告兵部尚書段文振文振以白帝帝
嘉之謂羣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
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令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武賁
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不時進發帝遣使者
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
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
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
以動眾乃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

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募男夫於是取帆布為牟甲署
置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令發兵會
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趙懷義為衛州
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有眾且一萬將襲洛
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戶部尚書樊子蓋
等勒兵備禦修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
汲郡南渡河從亂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眾至十餘萬子
蓋令河南贊務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父老競致牛酒玄
感屯兵尚書省每有誓眾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巨萬金
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為天下解倒懸

之急救黎元之命耳眾皆悅詣轅門請自効者日數千又
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
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
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
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
下乂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于天殄人敗德頻
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修營人力為之凋盡荒淫酒
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
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
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淮江

之間則鞠為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為我輔弼之惡子孫為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人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有咸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為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潸然言無所具遂進逼東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度瀍澗挑戰玄感偽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與前戶部尚書李子雄謀子雄曰屈突通曉兵事若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

軍於破陵玄感為兩軍西抗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與子雄計子雄勸之直入關中開永豐倉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為然留攻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盤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大敗之玄感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返走至葭蘆戍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為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為郡丞周旋玉所殺玄縱弟萬石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石弟仁行官至朝議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為梟氏詔可之玄感之亂有趙元淑者預謀誅又有劉元進亦舉兵應之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從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隋文帝踐阼恒典宿衛後

從晉王伐陳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爵少
本官賜物三千段元淑性踈誕不事產業家徒壁立後授
驃騎將軍拜官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
仕周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每求賢夫聞元淑請
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居
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及出連又致殷
勤元淑再三來宴饌更侈於前因問所須盡買與之元淑
至謝連復拜求以女妻之元淑感而納焉遂為富人從楊
素平楊諒以功進位柱國歷德州刺史潁川太守並有威
惠入為司農卿玄感有異志遂與結交遼東之役領將軍

典宿衛加光祿大夫封葛國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
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
淑出其小妻魏氏見之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受玄縱
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及魏氏
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元進餘杭人少好任俠為州里所
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
自以相表非常遂聚眾亡命會玄感起於黎陽元進應之旬
月眾至數萬將度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
兵有眾七万共迎元進元進奉以為主據吳郡稱為天子以燮
崇俱為僕射署百官又令將軍吐万緒光祿大夫魚俱羅

討之為緒所敗朱燮戰敗而緒俱羅並得罪江都郡丞
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
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
丈得一石徑丈餘數日失石所在世充度江元進遣兵人
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眾
懼燒而退世充大破之元進及朱燮俱為世充所殺世充坑
其眾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後董道沖沈法興李子通
等並因此而起素弟約
約字惠伯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為查所傷由是竟為宦者性
好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彊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為必先籌於

約而行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
文帝受禪歷位長秋卿鄭州刺史宗正大理二少卿時皇
太子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乃用張
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
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
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
年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
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矣
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
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

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
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以白於素素本凶險聞之大
喜乃撫掌曰吾智慧殊不及此賴汝起余約知其計行復
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
惟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
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
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
晉王入東宮引約為左庶子封脩武公進位大將軍及帝
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喪問煬
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

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右光祿大夫及帝在東都
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為憲
司所劾坐是免久之拜淅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為禮部尚
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憐分離形於顏色帝謂曰公比憂瘁
得非為叔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前立
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穆字紹叔暄弟也仕魏華州別駕孝武末第寬請以澄城
縣伯讓穆詔許之終于并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華州
刺史穆弟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位北雍州刺史政尚
寬惠吏人安之後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位開

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卒諡節
子昇字文殊美風儀有器局屬亂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
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
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除平鄴郡太守
甚有能名賜爵樂昌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爵為侯隋文帝
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
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昇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尋
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後歷宗正卿刑部尚書出為吳
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昇每歲一與王
相見評論得失規諫疑闕卒於官子虔遜

寬字景仁儉弟也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
之物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
奉朝請父鈞出鎮恒州請隨從展效乃授高闕戍主既而
蠕蠕亂其主阿那瓌奔魏魏帝詔鈞衛送寬亦從行時北
邊賊起攻圍鎮城鈞卒城人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乃
北走蠕蠕後討六鎮賊破寬始得還朝廣陽王深與寬素
相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孝莊時為侍中與寬有舊藏
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為大
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寬為左丞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
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婿李神軌謂顥曰匹夫猶不

司徒尋以從義士平乃止孝莊踐阼累遷洛州刺史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師未還屬元顥入洛莊帝出居河內天穆擢集諸將謀之寬勸天穆徑取成皋會兵伊洛天穆然之乃趣成皋令寬與爾朱兆為後拒亦以衆議不同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遂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去就者也吾當爲諸君明之言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遂出帳迎握其手曰是所望也與天穆俱詣孝莊於大行仍爲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陳慶之爲顥勸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頴欲相見不寬答僕兄既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須相見天穆聞之自此彌敬孝莊反正除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爾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捍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之節及爾朱兆陷洛陽因執孝莊寬還洛不可遂自成皋奔梁至建鄴聞莊帝弑崩寬發喪盡禮梁武義之尋而禮送還孝武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驍勇以增宿衛以寬爲閤內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累遷吏部

尚書錄從駕勳進爵華山郡公大統初遷太子太傅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刺史即本州也廢帝初爲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周明帝初拜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除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殿學士參定經籍寬性通敏有器幹頻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慶不協案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薨於州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史諡曰元子文恩

文恩字溫仁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行武都太守卜姓獠反文恩討平之復行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恩又討平之進驃賁守武康隆山等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承寧縣公許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墫井在陳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左旅下大夫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武陟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將李儁遂解懷州圍破尉遲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後爲魏州刺史甚

有惠政及去職吏人思之為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為戶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戶部尚書位右光祿大夫卒官謚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紀世多之

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仕周封華山郡公累遷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王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遇擊走之以功進開府入為度支部下大夫文帝為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歷荊州刺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本官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荊州總管卒謚曰恭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為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也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逢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愔雅道風流早同操致公望人物所推大處亂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奪進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鄙寵招禍朝廷之恥家既已甘義斷恩猜忌之塗無容推

心受劇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處道少而輕俠倜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屬隋文帝將清六合委以腹心之寄掃枎旁於牛斗江海恬波推驍猛於龍庭匈奴遠遁若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及其君騁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玄感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之失德當竭股心未議致身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昆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算為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不亦宜哉寬閑閑夷儉竟以功名自卒文思能以爵讓其殆仁乎

列傳第二十九　北史四十一

王肅　劉芳 孫逖 芳從子懋　常爽 孫景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父奐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祕書丞父奐及兄弟並為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帝

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詔曰肅丁荼虣世志等伍胥窮踰漸暮流

緦六改有司依禮喻之宜裁終禫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輟膳百寮詣闕帝在崇虛堂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群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旱以致災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聞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為少澤蒸庶未闕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答曰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

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為韓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使紓泄哀情孝文所遺詔以肅為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等參同謀議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兄弟並敬昵之上下稱為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己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恒降避之尋為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匹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黜闇於是乎在自百

務曠器西給千茲請依舊例者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
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
騎十万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遣胡松屯小峴交州刺史李叔
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叔獻[illegible]
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
國縣侯尋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
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
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
許護疏短於物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illegible]肅薨於
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爲舉哀給東園秘器朝服一稱錢三

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家口遣近臣
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歿窆於首陽司
空李沖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
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
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
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
詔諡宣簡明帝初詔爲肅建碑銘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
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朴略未能淳也肅明練
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紹字三[illegible]位
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理襲爵[illegible]

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
謝始攜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爲夫人明帝又納紹
女爲嬪肅弟秉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
子誦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
徐州刺史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
儁風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右將軍幽州刺史
長兼秘書監給事黃門侍郎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
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竦秀百寮傾屬莫
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曰
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康弟斌　性清雅頗有文才齊

文襄王中外府祭酒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位
光祿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
常卿出爲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爲介朱仲遠所禽以其
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
敕給東園秘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
有故人笱濟於西兗州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置於
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翊字士游肅次兄琛子也風
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
叉爲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
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史子瀚武定中儀同

開府記室參軍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祖納晉司隸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長史芳出後伯父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為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

寢至有易衣併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微愧於心會齊使劉纘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為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

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孝文宴群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縰笄總以此而言男子

有笄明矣孝文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芳從駕至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芳為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慚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起為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

蕭寶夤入寇徐州疆場之人頗懷去就帝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孝文崩於行宮及宣武即位芳手加衮冕孝文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練祭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振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校爲先唐虞以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今之祭酒則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教學爲

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子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既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可舛錯校尋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又云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

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曠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亦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寡欲無挽公私還

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脩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

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易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之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賈逵云南郊火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以迎秋於西郊盧植云

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

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壇此至如二十里郊準乎鄭玄所引數周二代之據退遠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爲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牢 縣邑令長侍祠舊祠

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緣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脩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不改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爲[illegible]今職司者詳循得失未舉議既無異端謂但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 先是 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

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脩理金石及八
音之器後崇為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
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
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垂之萬葉為不
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 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
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
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
雖示相酬荅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
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
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

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
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
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為畿
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
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
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
也又白虎通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職之也使人望見
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
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
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

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
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
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
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
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
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
社稷圖皆畫為樹唯誡社誡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
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
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松何

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
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宣武從之芳沈雅方正槩
尚甚高經傳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
東宮孝文欲為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帝歎其謙慎
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孝文乃為恂
娉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
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
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
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
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

撰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惟光表求以中
書監讓為宣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侯
長儁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
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並為行臺郎中使所歷皆有當
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鄴州事尋遷征南
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以弟徽以第三
子珍為後徽字景興好學強記善屬文當世高華之盛及清
河王懌為宰輔徽皆與其子姪交遊靈太后臨朝又與太
后兄子往還相好太后令徽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祿
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孝

武於顯陽殿講孝經徽為執經雖酬答論難未能精盡而
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卒兼都官尚書及兼殿中尚書及孝
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責徽誅之子闡字子昇少有風采頗
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徽之死闡率勒鄉部赴
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兵敗流涕出城復為當送
晉陽齊神武矜而赦之文襄以為儀同開府以闡為本州
大中正轉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聘前後受敕對其使一
十六人為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徽弟𢦟位金紫
光祿大夫𢦟子逖
逖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為事愛交遊善戲
謔齊文襄以為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逖遷鄴居於
鄴始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衣冠人士咸集
咸務於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離手遇有文籍所未見
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
工詩詠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事免十餘年不得調
其姊為任氏婦沒入宮敕以賜魏收所損傷後為開府
參軍及文宣崩文士並作挽歌楊遵彥擇之員外郎盧思
道用八首逖用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
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乾明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
使宋梁主蕭莊還遷兼三公郎中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逖附

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讒
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
復前憾曰高提兩下鞭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以兼散騎
常侍聘陳使主逖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同行時黃門
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沈密逖求以為副又逖姊魏
家者收時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逖恐其露亦
不逼焉還給事黃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除假儀同
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
斟酌古今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
三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改元議者各異逖請為武平私

謂士開曰武平反爲明輔逖作此以爲公士開悅而從之
時士開爲衆口所排斐定遠同輔政逖遂同附之使得西
兗州以餉定遠定遠外任逖不自安又陰結斛律明月胡
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
爲實初逖名宦未達時欲事相珽珽未原謂人曰我言彭
城楚子雖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逖乃爲
弟娶珽女以成婣好珽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逖
謀逖乃告二人故二人得爲之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
是逖解士開所嫌尋出爲仁州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
潛陷逖誣潛重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更戒逖而讓之
後被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發與
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子逸人關
府行參軍仕隋終於洛陽令芳從子懋
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
綜經史善草隸書識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中
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由叙
中郎裴翻常爲議主遷於從政掌中疑事咸所訪決尚書
李平與結英遊交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
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
法甚有條貫孝明初大軍攻硤石詔懋爲李平行臺郎中

援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引而近之曰劉
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
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賴尤重之令諸子師
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
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俊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
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撰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
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
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
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概雖家人僮隸未嘗
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
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太武西征涼土爽與兄仁國
歸款軍門太武嘉之賜仁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
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
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
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
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眞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
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
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
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
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
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寕越庸夫也講藝
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
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
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
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
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
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

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
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為之源故曰易不
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
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
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
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
餘年時號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子文通歷官至
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
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
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為律博士孝文親得其名

而用之為門下錄事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
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宣武季舅護軍高顯卒其兄
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
各作碑銘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奏景名位
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尚平陽
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官議
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
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
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
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為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為君

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為君者謂其有
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
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
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
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為臣之體原夫公主之
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
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並無關
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為純臣公主
不可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為君男子之為臣古禮所不
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為

之君以家令為之臣制服以斬乘縗而已又張虛景存妣
竊等未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北議亦毋衛那
求之名實理未為允竊謂公王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
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
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即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
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
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
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為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
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
尉錄事皆如故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

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為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
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先是太
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
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
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
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
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
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
大夫舍人如故時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
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為錄

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為美
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
訪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
今日為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而
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
京中書監高允為之娉妻給其資宅聰後為允立碑每云
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
才器先為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
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
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李韶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

敕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
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
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
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瓫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
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
虜將軍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
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
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
王延明為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眾軍討之既而
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計

敕景分兵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
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出討
詔景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
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
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
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為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強壯
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為之今求權發為兵明帝皆從
之進號平北將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
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險路之處悉令捍塞
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嶋都

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
結洛周有衆二万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
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
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為都督代譚
征下口降景為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為幽安玄四州行
臺賊既南出鈔掠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士卒邀擊破
之後賊將御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為賊所攻薊城
之北軍敗而死率厲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
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
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

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栗園邀其歸路大敗之
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
別將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擒斬及溺死者甚衆後洛
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尋為
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
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光
共參議正光壬子曆至是賜爵濮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
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貴乃安
慰京師顥入洛景乃仍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
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秘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

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
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
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假貸不問價之貴賤必
以得為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
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耽書太常方餓於栢谷耳遂與
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
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為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是時詔
下三日戶四十万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
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子方
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

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令年薨以善因人文終始若
與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嘗見其忿怒之容好飲
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覽
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為象贊而
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有朝隱大夫監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世頹利
重則身輕是故求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
信哉辭人之賦以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
地岳峻川渟誰其載之不私不異誰其踐之不陷不墜故
善惡異徵物固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

北史列傳三十　上　二十三

尚亦鏡鏡浩浩名位孰識其親辨之弗待聆之無聞故有
戒於顯而忌乎微好爵是貪聲華是甚其身陷於祿利言溺
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尚而勢溢
迫正方而邪諭財安有位極而危不卒邪榮而正不彰故
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大禍未加
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懼闇車覆而後改轍一悔無及故
狡兔先穴思患在前故遠罻易網君子則不然居盛則懷
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關之變遜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
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隆而心不係得喪於己
成懼衒於未敗雖盈而戒沖通而慮滯以知命為遐齡以

樂天為大患以默知而從時以保躬而游世此為累也
盡苟行之書曰淺知猶夜則思其可誦之曰亦慎之哉心
以賞其勢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群小無毀無譽高照
信於上帝故身與金石俱固名與天壤相敝其詳無替
優游獨逝夫如是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
形柳下三黜不慍其色子文三陟不悻其情而惑者見居
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接榮見直道可以脩己欲專道以
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置道之所宜高虛名然後名可
圖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持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
而懷道賢聖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舜道雖

北史列傳三十　上　二十四

高不得無方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乘勢累則富貴彫
功業進則身亦退如此則荊棘遂越憍傲自親情與道絕
事與勢隨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欲誘其性
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顯以之變禍難攜則智術無所
陳若然者雖靡榮爵帶香為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為待而
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脩亡之
術已生福祿交其於人事患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
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
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所著
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

列女傳各數十篇云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知一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之所致焉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常爽以儒素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列傳第三十　北史四十二

方洽　周崟　周之冕　孫梓然　校正

列傳第三十一　北史四十三

郭祚

張彝　孫晏之　曾孫乾威

邢巒　巒弟子昕　族孫臧

李崇　從弟平　平子獎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祖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為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彥逸妻之姪也共相賙恤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聖明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孝文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脩之

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為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
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孝文銳
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
為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
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
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
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初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
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沉吟曰此
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啟云伯石辭卿

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
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彪官也車駕南
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為伯孝文崩咸陽王禧等
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
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
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從之此則一人
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
永配舍者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
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
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

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又以此歸之出為使持節鎮北
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
州刺史祚逢歲不稔闔境饑敝矜傷愛下多所振恤雖斷
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入為侍中金紫光祿
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
中黃門參議刑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
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
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
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
祚持一黃瓜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

顯迭相脣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
弓僕射黃瓜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
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
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
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年之勤
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
舊來恒斷今未審從舊來之旨為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
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
尚書盧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
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

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
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一階不滿者除其汎以後考在
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盈和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
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
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
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
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並全無負殿之徒為依
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殿升退
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第隨前後
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為升降且負殿之章數成殿為差

此條以寡愆為最多愆為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等為
多愆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為一負
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
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
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
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令文已
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
云通考者據其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
何足復論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准其殿
者除之尋加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

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荊漢沔之間復須防捍
徵兵發衆所在殷繁多事之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
際興版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
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宣武末年每引祚
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劍杖
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
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宜敕揚州選
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使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朝法
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沖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為

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
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沖謂之曰人生有運
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十數年位秩
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
書志在封侯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
又為征西雍州雖喜於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
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
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
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
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

并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
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諡文貞
公初孝文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
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僞今自未辨我家何為滅之
然主上直信李沖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
祚為祟祚子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曆占候言事頗
驗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
事中郎以祚當世貴寵附託者號曰郭尖位中書侍郎卒
子四年貴尚弟慶禮位通直郎祚子元顯武定末東荊州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
歸魏賜爵平陸侯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爵又為東青州刺
史父靈真早卒彝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襲祖侯爵與
盧陽烏李安人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陽烏為
主客令安人與彝並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
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
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有所
巡檢彝常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
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為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
尋為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
城達家千里步從不乘車馬顏貌瘦瘠當世稱之孝文每
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
都之勳進爵為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
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勳遷尚
書坐舉元昭為兼郎中黜為守尚書宣武初除正尚書兼
侍中尋正侍中宣武親政罷六輔彝與兼尚書邢巒聞處
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為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武非兇
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
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制置於是出入直衛方伯
羽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

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
號撫軍將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
宣布新風革其殊俗人庶愛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皇
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
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
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
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與彝有隙因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
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
手腳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
大夫加金章紫綬彝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

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
雜事五百八十九宣武善之明帝初侍中崔光表彝及李
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
並為多而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
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
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
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
自強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
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

北史列傳三十一　八

微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
之間未能止足彝表在秦州預有開援漢中之勳希加賞
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
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
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
龜二年二月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
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懾懼莫
敢討抑遂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
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
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

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
釵為驗仲瑀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
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乃卒官為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
斬之不能窮誅群豎即為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
之將墜矣彝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
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猶漸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帛
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
侍臣曰吾為張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
若此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人為州裁千餘家後相依
合旋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彝表文比校天

北史列傳三十一　九

下人戶最為大州彝為黃門每侍坐以為言孝文謂之曰
終當以卿為刺史酬先世誠效彝追孝文往旨累乞本州
朝議未許彝亡後靈太后云彝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
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衞
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才幹有美
於父改陳壽魏書為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又著
冠帶錄及諸詩賦數十篇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
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
為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為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
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

在煙炭之間有燋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
謚曰孝子嵩之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嵩之弟晏之
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尒
朱榮平元顥賜爵武城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
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有武幹
無與岳帷幄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
嗟賞齊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晏之女爲妃令赴晉陽
成禮晏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云天下有道主
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慰

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眞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嘗奉
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製清德頌數篇乃歎
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還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
太常卿子乾威
乾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吾家
千里駒也仕齊位太常丞仕周爲宣納中士隋開皇中累
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爲
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
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藩邸之舊加開府拜
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務稱爲幹理乾威

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
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
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
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
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
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愼之至其廉愼皆此類也帝甚嘉之
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乾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
此見疏未幾卒官有子纂仕至蘭陵令乾威弟乾雄亦有
才器秦孝王俊爲秦州總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
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

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政績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也五世祖嘏石
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宗
敬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後拜中書侍
郎假通直常侍平城子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帝曰往憶
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安在司徒崔浩曰穎臥
病在家帝遣太醫馳驛就療卒贈定州刺史謚曰康子脩
年即巒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學負帙尋師家貧厲節遂
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累遷兼員外散
騎常侍使齊還拜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坐席孝文

出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巒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至此以來雖未能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為露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巒奏曰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彫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綵至乃以紙絹為帳扆銅鐵為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矜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近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受帝從之尋正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遣兵討之賊皆款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巒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巒表曰揚州

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政務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阻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眾喪魂四可圖也深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綂一臣以不才屬當戎寄上憑國威頗有薄捷瞻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經略臣便為無事之歸待養纖展為功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眾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鬭實力也況臣才絕古人何宜請二萬之眾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禽之物臣誠知征戎危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所以勉強者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之恩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宣武不從

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巒既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州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氐楊集起等反巒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巒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恩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姓藉為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拜度支尚書時梁人侵軼徐兗朝廷乃以巒為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宣武勞遣巒於東堂曰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自古

忠臣亦非無孝也巒曰願陛下勿以東南為慮帝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鄭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巒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兗州來平進圍宿豫平之帝賜巒璽書慰勉之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率衆會英巒以為鍾離天嶮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何容強遣巒既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為宣武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宣武以亮為侍中亮奏巒在漢中掠良人為婢巒懼乃以漢中

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為巒言於宣武言巒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為此獄帝納之高肇以巒有克敵之效而為昶等所排助巒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叛蕭衍遣將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以討之封平舒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臨東堂勞遣巒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巒曰今王師若臨士人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為慮帝笑曰卿言何其壯哉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

兼行五日次於鮑口擊賊大將胡孝智乘勝至縣瓠因即度汝水而大兵繼至遂長圍之詔巒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猶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將掎角攻之梁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巒曰此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會讓功而弗有度越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為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卒於官巒才兼文武朝野瞻

望士甚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附於漢魏
黃門郎鄭琛以爲前世勸也乃云瀛州纘武邑人情所欲
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儀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
琛淺薄諡曰文定子遜
遜學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爲後遷國子博士本州
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沈屈臣父屢爲大
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
憮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後位大司農卿與少卿元慶
和至相糾訟遜貪於財利論者鄙之卒贈光祿勳幽州刺
史子祖徽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誣及伏法祖徽弟祖勸狀

發有風尚仕齊卒於尚書郎祖勸弟祖儁開府行參軍闕
遵中位尚書都官郎中遵弟儁尚書郎中儁子昕
昕字子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有才情解褐彭城
冠將軍東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脩起
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
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祕書
監常景典儀注事武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
俱爲錄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
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孫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
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齊文襄使散騎常侍劉孝儀

等來聘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
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
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
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
學外游道有慚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
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鬭於江南齊文襄王
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
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諡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昕
弟安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位滄
州刺史爲政清靜吏人安之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

諡曰文貞安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啓
其孤弟子愼爲朝請子愼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
後爲滄州刺史撫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延未從官世
人以此多之子充字子高頗有文學位兼通直散騎常侍
使於梁時年二十八後爲中外府屬坐事死於晉陽叔
祖諧字宗諧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
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
刑簡百姓安之卒于官子聲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
孫遊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鄭縣子使
於齊雅仍世將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

朝廷嗟惜焉贈平州刺史樂城子諡曰宣祐從子虬字神
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
才上第為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
覲宴饗禮虬以經對大合上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
儀虬往往折以五經正禮為尚書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
然時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
虬駮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期親害親者
令不及子既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
永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
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敕

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
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後為光祿少卿母在鄉遇
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虬得一小船而度船漏
滿水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為時所稱卒贈幽州刺
史諡曰威虬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
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長子臧

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
舉秀才考上第為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為裴頠
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為本州中從事雅
為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為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

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人愛
之隴西李延實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啟臧為屬領
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
信厚有長者之風為時人所愛敬為特進甄琛行狀世稱
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友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
通之撰古來文章并敘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
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附錄於將軍定州刺史諡曰
文子恕涉學有識悟齊武平末尚書屯田郎隋開皇中尚
書侍郎卒於沂州長史

臧弟邵字子才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

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
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
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
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不暇勤業嘗霖
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
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
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罘河南陸道
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
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諸人有不認
詰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

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為忘年之交釋巾為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為領軍元叉所禮叉新除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叉令邵作謝表須臾便就以示諸賓神儁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彫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啟為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求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宏麗及尒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為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內省給御史令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太官先問其可不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邵請置學奏曰二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以彰則天之軌

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阬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觀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既任事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

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要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尚書令加侍中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魏收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爲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爲不可邵既不行復請還故郡武帝在京輔政徵之在第爲賓客除給事黃門侍郎與溫子昇對爲侍讀宣武富於春秋初攝朝政權臣每勸禮接名賢詢訪得失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宣武甚親重之多別引見邵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無所知解宣武還以邵言告暹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銜之邵奏魏帝敕用妻兄李伯倫爲司徒祭酒詔書已

出暹即啓宣武斥其專擅伯倫官事被發邵由是被疏其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州有善政桴鼓不鳴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其所以在任都不營生產唯向兗雜菜就濟陽食之邵善修觀宇頗爲壯麗皆爲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公私唯使兵力吏民爲立生祠并勒碑頌德及代吏人父老及媼嫗皆遠相攀追號泣不絕至鄴除中書令舊格制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射崔暹奏絕之邵云此格不宜輒斷句踐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母況以天下之大而絕此條舜藏金於山不以爲寶今藏之於民復何所損又準舊皆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爲不可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鬭人虞官不攝獄事豈使尹獄兼刀匕之役冢長侵鷹犬之功詔並從之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頃居三職並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及文宣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哀策後授特進邵率情簡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

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為世指南每公卿會議
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
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之
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
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
不脩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
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啖天姿質素特安
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
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
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

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
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疏未嘗內
宿自云嘗晝入內閤為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
賞又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
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
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為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
弔慰抆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
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孝子大
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

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孝
文初為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理崇
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
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
上洛宣詔綏慰人即帖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
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
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兗
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
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
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尒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

也後例降爵為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
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
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
之以為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為河南尹
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
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為使持節都
督隴右諸軍事率眾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
襲羣氐皆棄靈珍散歸靈珍眾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靈珍
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万據鷲峽龍
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峽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

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
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
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
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幷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
猷等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
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略
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
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宣武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
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聚
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先鎮此城

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
以討之蠻衆數万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
喜等俘万餘口於幽幷諸州宣武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
縣伯東荊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梁武遣兵應
之諸將擊之不利乃以崇爲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
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擒樊安進
討西荊諸蠻悉降尋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
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
算非一塗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
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

軍事坐敦威重遙運聲勢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
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
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
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
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
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
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
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
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

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
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
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
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
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
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
姓徐君脫矜愍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
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
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
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

乃云自許數日之間即便作亂人傳送崇召女巫視之鞭
各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
壽春城中有魚多從地湧出野鴨群飛入城與鵲爭巢五
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
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
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
于吾身一旦動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
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
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
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又
以洪水為災請罷解任詔曰夏雨汛濫斯非人力何得以
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脩復城雉
撫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
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眾在州凡十年
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
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
重衆無以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
郡公諸子皆為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
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為比梁武每歎
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壽明殘阼授賜攻焉及梁遣其游

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
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
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
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
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統
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
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紆麻
戍主陳平玉南引梁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
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梁堰上
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
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鬥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
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
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
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為橋北更立船樓
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治四箱解合賊
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
賊火栰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
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
徵拜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出為使持節侍中都
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徵拜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加

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貨販肆聚斂家資
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
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主手持
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
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腳時人爲之語
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蠕蠕主阿那
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
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
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崇
請改六鎮爲州兵編戶太后不許後北鎮人破落汗拔陵

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
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
黃門於顯陽殿詔曰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
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脩義以爲須得重貴鎮壓
恒朔總彼師旅備衛金湯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
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
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恒朔諸
人謂可爾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群望於是
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
鎮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

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
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
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
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
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爲徐州刺史以討之爲法僧所敗單
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
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
侍中將軍儀同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贈侍中驃騎大
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伐頗有將用爲三關

別將討群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
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 故世號爲李錐
爲相州刺史斥逐百姓遷徙佛寺 地部內患之崇
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 其宅表其罪過
後除涇州刺史驍騎衛國子李 冀州刺史世
哲弟神軌小名青肫襲父爵陳留 伐頗有將領
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遣臨 以外陰求悅人
神軌爲侍者所薦寵遇勢傾朝廷 干帷幄與鄭儼
爲蠻賊逼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 侍郎常領中書
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 北討都督

詔等討平之後於河陰遇害贈　侍中司空公相州
刺史諡曰烈崇從弟平
平字曇定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群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
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
孝稱後以例降爵彭城公累遷太子庶子平請自効一
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
人懷之徵行河南尹豪右權戚憚之宣武即位除黃門郎
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正尹長史如故車駕將幸鄴
平上表諫以為嵩都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
就代人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

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芳達京闕富者猶損太
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以來差
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一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
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
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不
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
刺史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
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為立贊
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
其下以示誡焉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

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為行臺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
以討之宣武臨式乾殿勞遣平因曰何圖今日言及斯事
歔欷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勃陛下不以臣不
武委以總督之任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俟侍
戮則鳴鼓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
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乃定遂
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眾遂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
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禽
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為尚書令高肇侍
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為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

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
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刺史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
奏不問真偽一以景明年前為限於是諍訟止息武川鎮
人飢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
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
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
但以性急為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勳靈太
后乃封武邑郡公賜縑二千五百匹先是梁遣其將趙祖
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
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

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郎從於晃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徵勸崇晃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晃憚之無敢乖互數日交戰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斬祖悅送首於洛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徐州表云梁堰淮水日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敕平前孝明手賜縑布百段平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帛七百匹靈太后為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文筆別有集錄長子獎襲

獎字遵穆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為相州刺史初元叉擅朝獎為其親待頗居顯職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孝武帝初獎故吏宋游道上書理獎詔贈冀州刺史子

揖字祖基少以方正見稱襲爵武邑郡公齊天保初降爵為縣侯位終太府卿贈吏部尚書揖早有名譽歷官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為名流所重子君右父風位尚書祠部郎中平弟尚通直散騎常侍獎弟諧

諧字慶和幼有風采起家奉朝請遇元叉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襲爵彭城侯文辯為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㥄為使主㥄曰文采與識㥄不推李諧口頰頗頗諧乃大勝於是以諧兼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清河崔贍為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儁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遵彥遇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為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遷秘

弟於大會上嘲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
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
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喪修素曾聘婢過前
退思二親言則流涕岳弟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歷位尚
書郎司徒掾以清辯知名常攝賓司接對梁客梁客徐陵
深歎美焉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
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業有効然後
樹鬚世傳諧門有惡疾以呼沲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
才在傍大笑除臨漳令魏書之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
其不平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書王瓊不善事以

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譏訟
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收遂白齊文宣庶等謗史
頭鞭杖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
漳縣門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
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己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
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
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
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庶起驚問
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
而嫁焉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專屬文詞

見李岳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然解誕跌放唯蔚能
自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坐兄庶事徙平州後還位尚書左
中兵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經將命皆重焉還
坐將人度江私市除名後卒於徐州士友悼惜之蔚弟
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兄庶事徙臨海
乾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親狎加儀同三司若性
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并使說外間世事可笑樂者凡
所語談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却劉若舉奏事之衆
和士開閤而奏之帝每狎弄之武成以斛律金舊老每朝
賜羊車上殿命曾使人奉啓若爲舍人誤奏云在閤下詔

命出羊車若重恩知金不至稱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
亦咲而不責又帝於後園講武令若爲吳將皇后背出引
若當前觀其進止俯仰事罷遣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長鸞
等忌惡之密構其短坐免官未幾詔復本官隋開皇中卒
於秦王府諮議諧從弟邕字脩穆幼而儁爽有逸才位高陽
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俊秀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在勤
勞之地及居任事可稱述焉張彝風力謇謇有王臣之氣
衍命攜孫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二子
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威可謂亡焉不絕邢巒以文武才

榮當軍國之任內參機務外寄折衝其經世之器歟子才
少有盛名皷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以任真情無
師猾疎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為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伏
之誇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為勇於文簡公見之
唯嘗矩崔暹頗為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
焉季舒風貌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
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贊務之材也諧風
流文藝蓋亦人望云

列傳第三十一　北史四十三

方洽　周益　周寬　孫粹然　校正

列傳第三十二　北史四十四

崔光 子勍 弟子鴻
崔亮 從弟光韶 叔祖道固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曠從慕容
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為樂陵太守於
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為東清河鄃人縣分易更為南平
原貝丘人也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
共拒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
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
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為
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
宗也以參贊遷都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故
兼太子少傅又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為陝西大使巡方
省察所經述敘古事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
謨之功進爵為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
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
二人並被掠為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
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
政而已孝文每對群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
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即位正除侍

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秘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

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上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人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眾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

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若衂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殁為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反荊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陛下為人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

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如罕宜宗或闕時應親享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愛發慈旨撫振貧窮罷關贖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荛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帝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案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蕭斧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

壞築工窮費損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欻構厥狀扶疎詭
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象然懼
災脩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
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鵄鵲巢于廟
殿梟服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
誡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人勞物悴
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
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御之膳養
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
四年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愉妾李氏群官無

敢言者敕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
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
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
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
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
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帝納之延昌元年遷中
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
王深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今為太子師
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令明帝出為從者十餘人敕以
光為傅之意令明帝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

蒙許明帝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
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
繡綵一百匹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祿大夫
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
忠迎明帝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
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
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
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
初崩太尉趙熹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
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

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
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
是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
遷特進以奉迎明帝功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乘步
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
朝從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
乃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
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
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
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敕賜羊車一乘時靈太

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
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
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不言王后夫
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
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為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
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
載馳竹竿所為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
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
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
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

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左右僕侍眾過千百扶衛跋涉袍
鉀在身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但帝族方
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
矩天下為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神養和簡
息游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神龜元年光表曰尋石
經之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
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顯隱漸加剝撤由是經石彌
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
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
曰此乃學者之根本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

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
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脩之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
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
上級佇蹕表剎之下祇心圓構誠為福善聖躬玉趾非所
踐陟臣庶恇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上
表諫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明帝親釋
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
位讓光四月以光為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
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鶖鳥於宮內詔以示光
光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鳥野

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廷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
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
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
善是以張臶惡鵩賈誼忌服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為至
誡況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為懼準
諸往義信有殊矣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飡
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
時有菜色陛下為人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
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為寒心
遠鑒殷宗近法魏祖脩德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

委少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即棄之池
澤又詔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
挽至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病
疾稍增而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帝親
臨光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為止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
勵為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姪等曰吾荷先帝厚恩
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殁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
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聞而悲泣中使
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
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

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為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講讀
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
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
陽王故事謚文宣明帝祖喪建春門外望轜哀感儒者榮
之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
彪彪為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
別為卷為百三卷焉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沉浮自
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為人故為氣概者所不重始領軍
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乂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
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

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婿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為
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
長兼別駕暫集京師明帝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為黃
門則讓宋弁為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為太常讓劉芳為少
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為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
為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
時情議者以為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
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
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每
為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二經

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疏略凡所為詩賦銘贊誄頌表
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子勵字彥德儀貌魁偉最
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為著
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叉為明堂大將
以勵為長史雖從兄鴻俱有名於世父光疾篤拜征虜將
軍兗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明每加存慰光葬
本州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襲父
爵建義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勗
誠字孝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
興和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

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
為齊文宣所知拜南青州刺史在任有政績入為祕書監齊州
大中正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
史在臺閣之中見稱簡正武成之世將禪位後主先以問
以為不可由是忤旨出為南兗州刺史代還重為度支尚
書儀同三司[illegible]除中書令加開府侍郎文林
館事修撰新書卒贈齊州刺史謚曰文貞初和
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胄
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㧑並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
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

立身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
莫不歎服㧑常恨魏收書更作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
就光弟敬友本州從事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
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遇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
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身恭寬接下脩身厲節自景明
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
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卒於家子鴻
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
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
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為三公郎

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
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
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豈拘
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
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
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
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
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
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霸儒學如王鄭
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

曹亦抑為一概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
行猶宜消息武帝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
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
宅之庭樹後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
加前將軍修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
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
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五年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
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
在史甫尒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
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

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

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屬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牂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為長蛇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人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內脩德政外抗諸偽并冀之人懷寶之士繦負而至者日月相尋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人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略闡曜威靈農戰兼

脩埽清氛穢歲並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代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乘會之道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為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諸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微唯任孤力至於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案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緝以長曆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

為實錄商較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皋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疏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悚

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
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焉。鴻經綜既
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為
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為在
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滅在元年。如
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秘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
稱：臣亡考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正
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
西蜀等遺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
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

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
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
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秘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
竄，會赦免。尋為其叔鶡所殺。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
從父於代都。聰敏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州刺史，以老還家。
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卒，贈齊州刺史，謚曰貞。子挺，字德林，
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為東郡太
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
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除東徐州刺
史。二年，為城人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

書、[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族弟榮先，字隆祖，
[illegible]經史，州辟主簿。子鍾，有文才，位中散大夫、歸羽
林監。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高祖瓌，為
慕容垂車騎屬。曾祖輯，南徙青州，因仕宋為太山太守。祖
脩之，清河太守。父元孫，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
明帝，使元孫討之，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攜亮依其叔祖冀
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桑乾，為平
齊人。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
沖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

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容
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
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怵迫
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為誦之，涕淚交零，聲韻
不異。沖甚奇之，迎為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
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
至。」沖薦之為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郎。孝文在
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群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
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
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為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

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孝文聞
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孝明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
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
決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
常侍仍爲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
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
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
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推治孝明禁懷不通賓
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
之即起於孝明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孝明曰廣平麤
疏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
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宦者左右郭神安頗被孝
明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
明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
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
加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
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帖然除安西將軍雍州
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
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
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

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
爲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
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
橋亮性公清敏於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孝
明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
吏部事孝明初出爲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
眾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
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督諸軍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
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祖悅復
於城外置二柵欲拒官軍亮焚擊破之與李崇爲水陸之
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靈
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
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禽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
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盪之
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
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
本任之雅算以功進賞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
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
輒還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令處亮死罪靈太后
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

御爲撰所據職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不見與事功於
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
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
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為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
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
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
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
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
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
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
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
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
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
乘時徼幸得為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耄老
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
不為貽厥之累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
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為汝論之吾兼正六為吏
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
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
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

北史列傳三十二上　十八

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
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
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
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
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
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
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
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
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
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
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
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左光祿
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甄氏傾身事之故
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
侍疽發於背明帝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
尋卒詔給東園秘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貞烈
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
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碾磨數十區其
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強幹善於

北史列傳三十二上　十九

當世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士和初為司空主簿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僚佐以為都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為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為念生所害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帝末荊蠻侵斥以士泰為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州刺史諡曰文貞子誠師襲爵誠師少孫玠長遂發郎更成謹厚孫猶純史頗有文思天平初以通直散騎侍郎為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為上賊崔迦葉等拘欲逼與同事崔師執志不動諭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而還崔師以從叔𡨴亨向延壽陷毋甚譏齊文襄嘗言崔師趣合參若問其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偽而不及江東左右曰崔師與鴻別族乃止天保初以參定律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卒始鄴下有占年者能相人言趙彥琛當貴崔師因問己答曰公門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光南陽太守子忠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卒冀州別駕敬默弟敬遠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光韶亮從父弟也父幼孫太原太守光韶事親以孝悌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沖為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國常侍尋敕光韶秘書郎掌校華林御書累遷青州中從事後為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為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還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敕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吏人畏愛之入為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為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厲敦好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為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人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為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為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

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
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
是欣乃斬顥使尋徵輔國將軍中散遷廷尉卿秘書監祖瑩
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
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為
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其一如何
反為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撥亂遂還鄉里光
韶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榷而論
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
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
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
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
光伯亡悉歸其妻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
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
韶之繼室兄女弼貪惏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
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
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爭詞色不屈會樊子鵠為東道
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
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深代
下疑懼謀為不軌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

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知復何討
深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
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卻埽吉凶斷絕誡子
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慚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
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為九卿且吾平生素
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
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
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
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
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
頃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
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贈散騎常侍驃
騎將軍青州刺史光韶弟光伯尚書郎別駕後以族弟休
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宜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
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計始封之君
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
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於禮不愆謂宜許遂
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
明帝詔曰光伯自蒞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
以侍養兄弟忠孝寬有所歸可更申三年以廣風化後歷

太傅諮議參軍節閔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
日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
光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可慰諭止也貴平逼之不得
已光伯遂出城未及曉喻為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子
滔武定末殷州別駕脩之弟道固
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
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人門户汝等何以輕之攸之
等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為徐兖
二州刺史以道固為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武事孝
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

如此豈可為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為歎息刺史
至州辟為主簿後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
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
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
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
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為冀州刺史
鎮歷城宋明帝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
業第子勛敗乃歸魏獻文帝以為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
明帝遣說道固以為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
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白曜送赴都

詔恕其死乃徙齊土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
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為太守賜爵臨淄子
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陰館之西延興中卒子景
徽襲爵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公
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僚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
固雖略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
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也
景徽字文叡卒於平州刺史諡曰定子休纂襲爵道固兄
目連子僧祐僧深坐兄僧祐與沙門法秀謀反徙薄骨律
鎮後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驥後薄房氏

納平原杜氏與俱徙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僧深得
還之後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驎伯驥與母
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
僧深卒伯驎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門祖龍剛躁與兄伯
驎訟嫡庶並以刀劍自衛若怨讎焉祖螭小字社客普泰
初反介朱仲遠討斬之祖虬少好學不馳競僧深從弟和
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堇
惜錢不買子軌字啓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至儀同開
府錯曹參軍坐貪汙賜死晉陽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考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

明主國紀臣也雅事二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
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
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
士乎崔亮既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
救弊未聞終爲國蠹無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
有國士之風矣

列傳第三十二　北史四十四

方洽　周益　周之冕　孫粹然　校工

列傳卷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張讜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
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
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末歷官
為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為寧蠻長史
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　事明帝輔政以為心腹使
領軍掩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為給事黃門侍郎
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鍾離拜叔業為徐州刺史以水軍
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誇
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為美麗但恨不晝游耳齊帝崩廢帝

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
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徙南
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
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為南兗州齊廢主嬖
臣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
業兄子植颺瑜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埸
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
換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為雍州刺史叔業
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
據襄淝輒當戮力自保若不亦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

武報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
當勒馬二百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
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
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
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
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宣武
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
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
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
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武公給

東園溫明祕器子蒨之字文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
子譚紹封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為小驚逆手自殺之然
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
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測字伯
源[illegible]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蒨之弟芬之字
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勳封
上蔡伯為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茌縣遷
岐州刺史為隴賊所圍城陷賊以其上邽為莫折念生所
害贈青州刺史芬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
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叔業長

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彥先封雍丘縣子位勃海相卒謚曰惠恭彥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敕為別將行勃海郡事城陷見害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府中兵參軍贈鴻臚少卿彥先弟約楊州中從事時楊州霖雨水入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約率城南人數千家泛舟南走高原謂崇已沒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梁崇勒水軍討之與潰見獲投水而死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秘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為兗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為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勳誠尋除揚州大中正出為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為無恆兗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為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黃

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野稱冤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帢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三五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凊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掃洒植弟瑜粲衍竝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為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為南司州刺史封義陽縣伯詔命未至為賊所殺進爵為侯宣武以颺勳効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封明帝初炯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伯炯字休光小字黃

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
散騎常侍揚州大中正進爵為侯改封高城縣兼尚書右
丞出為東郡太守為賊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諡
曰簡鵾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信邑豪殺
人免官後從封淮津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諡曰
定瑜弟頲字文奔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為笑
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頲頲不從雍
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為州
牧頲備謁雍含怒待之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而不
覺解及坐定謂頲曰可用為一行頲便下席為行從容而

出坐事免後宣武聞頲善自標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
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所以頲更恬
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
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頲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
尤責之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
進便屬暴雨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
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升講座雖
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為知音所輕後為
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為侍講轉金紫光祿大
夫元顥入洛以頲為西兗州刺史尋為濮陽太守崔巨倫

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為中書令後正月晦帝
小臨洛濱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覬覦
神器賴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情頲曰北海
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
甚愧來譽仍為命酌孝武初出為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
屬時亢旱士人勸令禱於海神頲憚違眾心乃為祈請直
據胡床舉杯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頲曰五岳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
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頲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
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頲云豈有此理左右

又言已入州門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
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為翔害送首於梁子含字文君
員外散騎侍郎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
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陵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
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詔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
祿執事後歷建興河內二郡太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
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為別
將與恒農太守王羆救荊州衍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
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
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嵇宗

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蠻平之除
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
葛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
業之歸魏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
閻慶胤柳僧習並預歸功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
守與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
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
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改封夏
陽縣子諧襲諧弟遠字季雲性麤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
柳顛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

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
聞亦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諧頗
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
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
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讎即叔業之妹夫也叔
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芬之爲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
陽太守坐事免後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告裴植
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
曰我不負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
髯善言笑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兄椿齡薛安都於彭城內

附除岐州刺史椿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位吏部郎性貪
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
婿爲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
大夫贈尚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地人叔業
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
初賜爵山桑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稱歷太
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爲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
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卒於京兆內
史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
郎出爲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閻慶胤天水人博
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於敦城太守柳
僧習見其子虬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
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婚求
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爲
南譙太守二家雖爲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
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梁以莊丘黑
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
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
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

遷乃擊饋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為
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曰書慰勉授持節散騎
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
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
為例宣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
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
狂昊陂之來希酬昔遇宣武曰卿建為山之功一簣之玷
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為微逡巡不拜乃改封濮陽縣侯
歲餘頻表解州宣武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
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所習又博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

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
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
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
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為政清
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
誠本由王秉與之許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太
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二百戶封
頗與會卒遂寢道遷不聽正室唯有子數人長子夬字元
廷歷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
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啖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

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
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
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
曰世寶為官少閒必攝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即召郎
去遣左右杖之三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悟流汗徹於
體以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
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夬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
道昭暴病卒夬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於是昏酣
遂昏醉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而心悶
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

鉅鹿太守初夬與南人辛諶庾道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
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
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其歆
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仍共酌飲時
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
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
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
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
悟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
竊盜咸有次緒夬妻裴植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閨

徹于公庭子籍等十餘歲戴相抃已數年卯之弟眷等言
其耻曰獨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吏同癥已丞紹欺此證其
籍承封道遷兄子抱丈位咸陽太守道遷之計又襄陽羅
道珍北海王安世頴川名誠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未道
珍爲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符璽郎永和王猛玄孫也
歷涉詩傳位北華州刺史銀青衛尉卒毗後也有文學位
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
泳亦善士性至孝時頴川庾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
參勳謀亦爲奇士頗覽史傳善占卜隸書輕財重義位梁右
中郎將及至洛陽還坊槃廬多與殺寡文舊積二十餘歲

殊無宦情後爲饒安縣令卒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璠及
孫沔志皆有名宦沈孫根仕慕容寶爲中書監根子後智
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
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入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
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
於簡牘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
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剋定元
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
州人聊出明圖爲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爲濫酷州內飢

儉兼諸掠奪獨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
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
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細作錢別者見
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侈十餘人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
骨消鑠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
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
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
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子會襲
正始中降爵爲子會頑騃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
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

子景冑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
娶元護弟靜性貪忍兄亡未斂便剝妓服玩及餘物歷齊
郡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
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拜豫
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
剋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爲別將出淮南欲
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十年恬靜自
安不競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和著稱又徙封秉氏
後卒於光祿大夫贈豫州刺史謚襄侯子貴通襲爵貴通卒子元

又兼路又父繼為司空引景通為掾卒贈衞尉少卿子醜
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
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為軍主
助戍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封慎縣
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為人所怨有受納之響為
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為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
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羅領軍元叉弟也曾過中
山謂曰二州刺史翻復為郡當恨恨耳世弼局儀同之號
起自鄴隴平北為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諡曰康長

子會汝陽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
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為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
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為亂兵所害
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避
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並為宋武所誅悅之少孤
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
仕齊為後軍將軍部曲稱眾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
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氐攻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大
破氐眾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

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孫元亮王孫天與等謀以梁州
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眾向州城遂圍南鄭悅之善
撫接躬自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退道遷克全勳款悅之有
力焉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
諡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
多歸之道遷之圖梁漢文遙贊成其計從道遷歸魏以勳除龍驤
將軍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
恩顏犇人爭附於是人所疾苦大盜姓名豪猾吏長無不
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息止政為雍州諸郡之最後為安州
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幽

燕已南悉沒唯文遙介在群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
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為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有
遺愛得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表莊帝嘉
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既而賊勢轉盛救援不
接果乃携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
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中
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國
之桓陵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
於路為群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

以淺得優賞州里之間無不稱嘆景明中自漢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驍騎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以不顧先後深冀勳爵乃固請當官以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監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眾數萬圍小劍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熾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贈益州刺史謚曰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也父邵之南史有傳文秀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州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靜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為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乃并力攻討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撾撻後還其衣為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見

雖有罪待為下客給以麤衣蔬食獻文重其節義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為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假吳郡公守清貧而政寬不能禁止盜賊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卒官子保沖後為徐州冠軍長史坐據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保沖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宣武時卒於下邳太守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文秀叛為長史督齊郡州府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師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秋卿父華

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兗讜乃歸順於尉元亦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為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賜爵平陸侯讜性開通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疎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眾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別爵昌安侯出為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

墓還屬清河初讓兄弟十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為合鄉令
歸降賜爵新昌侯卒於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讓妻皇甫
氏被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讓為宋冀
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
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
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讓令諸妾
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讓入魏讓兄子安世正始中
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為客積年出為東河間太守
卒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畋
畋為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畋拒足於
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畋畋怒將有異圖事發
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之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蜀計將軍
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次晉壽宣武晏駕班師
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
家耻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
切於時明帝幼沖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三秦反
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群
聚無資乃上書以為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
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
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飆至風起
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
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
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散於是詔苗為統軍與別
將淳于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為郎中仍領
統軍深見知待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與大
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尒朱榮從弟世隆
擁部曲還逼都邑孝莊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計無
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
効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為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

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船
俄然橋絕賊沒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
鬭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沒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梁州刺
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忠烈苗少有節操
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歎息謂
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咨嗟絕倒太保城陽王徽
司徒臨淮王彧並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
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今轉彰矣解鼓
琴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
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

衛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護襲爵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父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太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魏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守宰不能制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款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騣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為岐州以藻為岐州刺史轉秦

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皆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克果後車駕南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錄舊功拜藻為太尉司馬孝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啓為其國郎中令襲爵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魏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百姓父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為奉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除中書博士王

肅之為豫州又以永為王肅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曰已選傅脩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為事又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戒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祖等奔趣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

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肅援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銳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為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

及將迎納詔永為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沿淮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

永出箭復入軍大破之仙琕燒營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將何使傷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英深讚之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永求以為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為南兗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

光祿大夫卒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芒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沖王肅欲葬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勑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每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胡國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強從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奪已數十年矣棺為桑

根所遶東去地又餘甚崇周匝以斧斫出之參故時人咸
服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
角騎見者以為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傅豎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伷伷子遵石季龍太常祖父
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陽為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
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
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
人曰唯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
唯有傅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
曰唯有傅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才幹足以駕

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蟲之子有三靈此圖
讖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
謨寇碻磝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
為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還營遂與
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
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尹生之徒皆一當百
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
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
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
圖靈慶也既至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

氏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
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
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
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
父琰為冀州中從事乾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
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婚姻詐為夫婦投化以招之靈
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
乾愛出遣舡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知判
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所在期欲靈越殊不應答
乾愛不以為惡勑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

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
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著此當見南國方主
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刑揚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
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鄴靈
越意恒欲為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羹
采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為
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與孝武子子勛同逆子勛以靈越為前
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眾散乃為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
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賊生送詣宋
輔國司馬劉勔勔躬自慰勞靈越曰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

求活勵壯其意送詣建康宋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竪眼即靈越子也沈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為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竪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克捷竪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為魏人矣宣武甚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竪眼為持節鎮南軍司會法僧既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為憂乃驛徵竪眼於淮南以為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竪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竪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克捷蜀人聞竪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竪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竪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小劍大劍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

一匹寶劍一口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既得竪眼為牧人咸自賀而竪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為人害遠近怨望焉尋假鎮南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餘率眾三萬入寇直城竪眼遣敬紹總眾擊大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為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妻兄唐崐崘扇擾於外聚眾圍城敬紹謀為內應賊圍既合事泄在城兵眾敬紹白竪眼而殺之竪眼恚發疾卒永安中贈吏部尚書左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史長子敬和次敬仁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為益州刺史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為梁將樊文熾攻圍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權日盛令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為土賊掩襲棄城走遂廢棄於家卒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為字焉高祖悕為慕容垂尚書左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概時青州有崔纘伯茂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

號三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爲太子
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清石世
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詔侍臣
各舉所知者有申薦者帝曰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
時有會人意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順
陽太守烈到郡一日便爲戰守之備顯達攻圍之七十餘日
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高祖駕南討顯達遁走高祖親
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不遇陛下親駕臣不免
淪於寇手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
世宗即位追錄先勳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
年頻遭凶儉烈爲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
之明帝即位爲司空長史先是元叉父江陽王繼曾爲青
州刺史及叉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叉啓給事黃門
侍郎光祿大夫靈太后反政以叉黨出爲青州刺史時議
者以烈家產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有異志不宜出爲本州
改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人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
居怡然爲親類所慕卒於家烈先爲家誡千餘言并自叙
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碑
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藻位諫議大夫烈弟僧
皓字山客歷涉羣書工於談論有名於當世以諫議大夫

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並不起世號徵君好營產業孜
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
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弈戲不擇人是以獲譏
於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事敗
死於獄中

李叔虎勃海脩人也從祖金神䴥中與高允俱徵位征南
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
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並相親友三遷國子博
士本國中正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歷中書
侍郎太尉高陽王雍以其清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
爲吏人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穆叔虎子迅字道興
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册祭燕宣王廟
還除儀曹郎賜爵脩縣男稍遷興平太守卒子象字孟則
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初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光祿大夫
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象從容風素有名於時遇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恃慶有幹
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恃
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請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累遷定
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苦言卒贈左將

軍安州刺史諡曰襄子祖璧給事中侍御史弟仲信歷令並
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
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後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
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齊北平原二郡太
守以清嚴稱後爲東荆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
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爲奉
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弟
詮悅等並歷位清顯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慶並有學

問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群書爲司徒記室與武威賈
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
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孝昌
中爲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還東南道行臺卒贈齊
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郎永基性
通率輕財好施爲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永基與刺史
元孚同心防捍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
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東徐州刺史永熙中爲車騎將
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衞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illegible]

州爲吏人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子
義子智子義學涉有文風仕隋至尚書右丞
宋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閑解几案稍遷尚
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
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尋
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所
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錄令已下皆推
罪元旭入見御坐前面措校計寶夤支粮乃踰一年事乃
得釋後遷衞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
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
河內二界挾風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款戶除元旭義州

刺史卒官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嗌
叔業憂危逼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
其以大啓茅賦兼列旂旟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
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厲王江
雖在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竟
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嘉禮遂乃子免
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篤溫
流離亦仁智矣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毅過人臨難衡然舊

斯大節蹈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
藻傅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所以撫邊遐俗威
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叔虎早有聲
尚名華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雖道正路其殆務諸李
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鳳彩詞涉亦當年之俊乂房亮
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裴聿徐紇咸享名宦各有由也

列傳卷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方洽周益　周之冕　孫粹然　校正